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6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六卷

中短篇小说集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刘逢祺　刘文飞　刘宗次　臧仲伦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2-1863



赌赢了

（《赌徒》插图　H.阿列克谢耶夫作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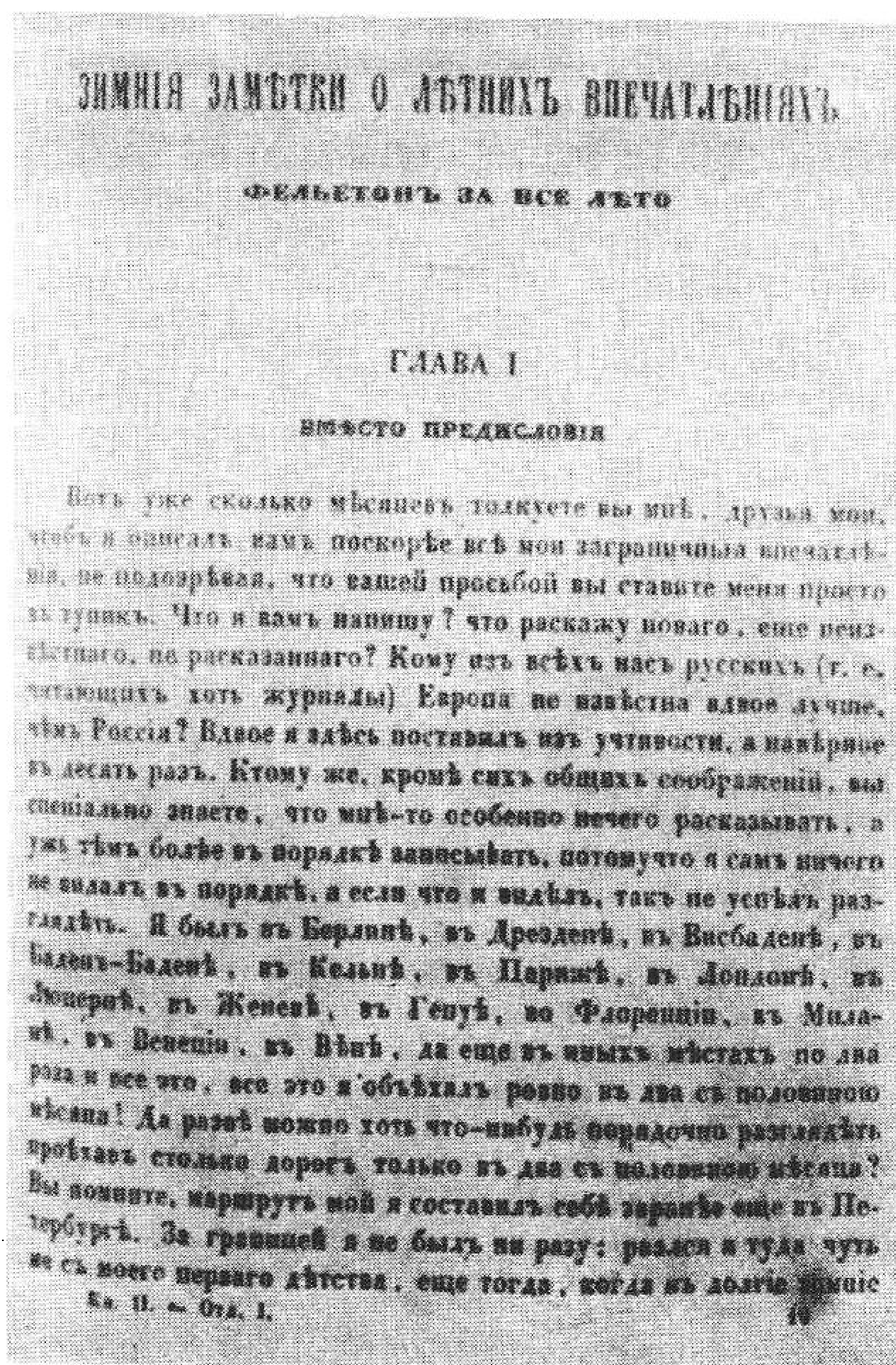
波琳娜扔钱

（《赌徒》插图　H.阿列克谢耶夫作　1930）



火车站上的一幕

(《永远的丈夫》插图　E. 萨莫基什-苏德科夫斯卡娅作　1895)



ЗИМНІЯ ЗАМѢТКИ О ЛѢТНИХЪ ВПЕЧАТЛѢНІЯХЪ

ФЕЛЬЕТОНЪ ЗА ВСЕ ЛѢТО

ГЛАВА I

ВМѢ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ІЯ

Вотъ уже сколько мѣсяцевъ толкуете вы мнѣ, друзья мои, чтобъ я описалъ вамъ поскорѣе всѣ мои заграничныя впечатлѣнія, не подозрѣвая, что вашей просьбой вы ставите меня просто въ тупикъ. Что я вамъ напишу? что раскажу новаго, еще неизвѣстнаго, не расказаннаго? Кому изъ всѣхъ насъ русскихъ (т. е. читающихъ хоть журналы) Европа не извѣстна вдвое лучше, чѣмъ Россія? Вдвое я здѣсь поставилъ изъ учтивости, а навѣрное въ десять разъ. Ктому же, кромѣ сихъ общихъ соображеній, вы спеціально знаете, что мнѣ-то особенно нечего расказывать, а ужъ тѣмъ болѣе въ порядкѣ записывать, потомучто я самъ ничего не видалъ въ порядкѣ, а если что и видѣлъ, такъ не успѣлъ разглядѣть. Я былъ въ Берлинѣ, въ Дрезденѣ, въ Висбаденѣ, въ Баденъ-Баденѣ, въ Кельнѣ, въ Парижѣ, въ Лондонѣ, въ Люцернѣ, въ Женевѣ, въ Генуѣ, во Флоренціи, въ Миланѣ, въ Венеціи, въ Вѣнѣ, да еще въ иныхъ мѣстахъ по два раза и все это, все это я объѣхалъ ровно въ два съ половиною мѣсяца! Да развѣ можно хо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порядочно разглядѣть проѣхавъ столько дорогъ только въ два съ половиною мѣсяца? Вы помните, маршрутъ мой я составилъ себѣ заранѣе еще въ Петербургѣ. За границей я не былъ ни разу; рвался я туда чуть не съ моего перваго дѣтства, еще тогда, когда въ долгіе зимніе

Кн. II. — Отд. I.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首页

(《时代》, 1863 年, 第 2 期)

ЗАПИСКИ ИЗЪ ПОДПОЛЬЯ

II

ПОВѢСТЬ

ПО ПОВОДУ МОКРАГО СНѢГА

Когда изъ мрака заблужденья
Горячимъ словомъ убѣжденья
Я душу падшую извлекъ,
И, вся полна глубокой муки,
Ты прокляла, ломая руки,
Тебя опутавшій порокъ;
Когда забывчивую совѣ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іемъ казня,
Ты мнѣ передавала повѣсть
Всего, что было до меня,
И вдругъ, закрывъ лицо руками,
Стыдомъ и ужасомъ полна,
Ты разрѣшилася слезами,
Возмущена, потрясена,..
И т. д. и т. д. и т. д.

Изъ поэзіи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ГЛАВА I.

Въ то время мнѣ было всего двадцать четыре года. Жизнь моя была ужь и тогда угрюмая, безпорядочная и до одичалости одинокая. Я ни съ кѣмъ не водился и даже избѣгалъ говорить и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забивался въ свой уголъ. Въ должности, въ канцеляріи, я даже старался не глядѣть ни на кого, и 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амѣчалъ, что сослуживцы мои не только считали меня чудакомъ, но—все казалось мнѣ и это—будто бы смотрѣли на меня съ какимъ-то омерзеніемъ. Мнѣ приходило въ голову: отчего это никому кромѣ меня 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смотрятъ на него съ омерзеніемъ? У одного изъ нашихъ канцелярскихъ

《地下室手记》的首页

（《时世》，1864年，第4期）

目　录

一件糟糕的事（1862）/刘逢祺　译…………（1）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刘逢祺　译……（69）

地下室手记（1864）/刘文飞　译…………（167）

鳄鱼（1865）/刘逢祺　译…………………（301）

［附］编辑部前言　柳　芭　译…………（349）

赌徒（1866）/刘宗次　译…………………（355）

永远的丈夫（1870）臧仲伦　译…………（533）

题解/刘逢祺　刘文飞　刘宗次　臧仲伦…（721）

件糟糕的事

这件可憎的趣事发生之际，正值我们亲爱的祖国以不可阻挡之势和天真感人的热情开始了复兴大业，她的全体英勇儿女憧憬着新的命运和新的希望。[①] 那是在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冬夜，大约十一点多钟，在彼得堡区的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里，三位十分可敬的先生坐在一间舒适、甚至装饰豪华的房间，正在正经而认真地谈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三个人都是文职将军。他们在一张小桌旁，每人坐着一张柔软而漂亮的安乐椅，一边谈着话，一边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喝着香槟酒。酒瓶放在桌上一个银质的冷酒器里。事情是这样的，房子的主人，六十五岁的单身汉，三品文官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尼基福罗夫在他刚购买的新房子里庆祝乔迁之喜，刚好同时庆祝他的生日，而在此前他还从未庆祝过自己的生日。其实，庆祝也不过如此而已，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只请了两位客人，即尼基福罗夫过去的两位同事兼属员：一个是四品文官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另一个是伊万·伊里奇·普拉林斯基，也是四品文官。他们大约是在九点钟来的，先喝茶，后来开始喝

---

① 这里指的是俄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奴制改革时期。

酒，而他们知道，十一点半整必须回家。主人平生喜欢保持规律性。关于他，需要在这里交代两句：他从一个贫困的小公务员开始自己的仕途生涯，安安分分地一连干了四十五年光景。他清楚地知道，他最好能爬到什么地位，绝不敢有上天摘星星的非分之想，尽管他的肩章上已经有了两颗星星，他尤其不愿意对任何问题发表个人的意见。他也很老实，就是说，他并没有做过任何很不老实的事情；他是单身，因为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他相当不笨，但是绝不愿意显露自己的聪明；他特别不喜欢邋遢、不喜欢不整洁，不欣赏遇事兴奋，认为过分兴奋是精神上的不整洁；而到了暮年，则完全陷入了某种安逸舒适的生活和日复一日的孤寂之中。虽然他本人有时也到好人家做客，但是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最不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最近以来，如果不摆纸牌算卦，他就满足于与座钟相伴，每天整个晚上，一面坐在沙发椅里打盹，一面静静地谛听着放在壁炉架上玻璃罩里的时钟的嘀答声。他的外表非常体面，脸刮得光光净净，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一些，保养得很好，有望长寿，而且保持着最严格的绅士风度。他的职位相当称心：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出去开开会或者签签公文。总之，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只有一种贪欲，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有一种热烈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宅第，确切说是过阔绰生活的房子，而不是要宽敞结实。他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在彼得堡地区物色了一套房子，就把它买了下来。的确，这地方远了点，不过这所房子带一个花园，建筑也很漂亮。新房主认为，距离远一点更好，因为他不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而为了走访做客或到办公室上班，他买了一辆漂亮的双座褐色马车，两匹矫健、俊美的小马，还雇了车夫米海。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用四十年慢慢积蓄下来的钱购置的，因此，他对这一切都

感到心满意足。由于这个缘故，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在购买了宅第并搬进新居之后，平静的心灵感到特别高兴，以至邀请客人来庆贺他的生日。而关于他的生日，在以前，就是对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严格保密的。他对所邀请的客人之中的一位还别有意图。他本人占了这所房子的二层，楼下的建筑和陈设与楼上完全一样，还需要招一个住户。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就对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打上了主意，当晚两次把话引到这个问题上，可是谢苗·伊万诺维奇对此默不作声。此人也是经过长期埋头苦干求得升迁的。他满头黑发，留着络腮胡，面部带有经常动肝火的表情；他已经结婚，是个性情乖戾，不爱出门的人，家里人都很怕他。在公职上他也很自信，清楚地知道他能升到什么地位，更了解他永远爬不上什么地位；他现在有一个很惬意的职位，而且坐得非常稳固。他虽然不无恼怒地看待已经开始实行的各种新办法，倒并不特别担心，因为他非常相信自己，同时不无嘲笑和气恼地仔细听着伊万·伊里奇·普拉林斯基对各种新问题发表的高谈阔论。其实，他们喝得都有点儿醉意，致使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也屈尊俯就普拉林斯基先生，与他就各种新制度发生了一些争论。关于普拉林斯基先生的情况，须要在这里说几句，况且他正是下边故事的主要人物。

四品文官伊万·伊里奇·普拉林斯基被人们尊为“大人”，总共不过才四个月，总之，是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是从年龄上来说，他也还不大，大约四十三岁，绝不会再大，看样子还更年轻些，而且他愿意显得年轻一些。这是一个漂亮的、身材高大的人，他讲究衣着，爱炫耀自己服装的考究和气派；他的脖子上十分显目地挂着一枚颇有分量的勋章。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善于效仿上流社会的某些派头；作为单身汉，他梦想找一位

富有的、甚至是贵族出身的新娘。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梦想，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愚蠢。他有时高谈阔论，甚至喜欢装出议员的姿态。他出身门第好，是一位将军的儿子，娇生惯养。在娇贵的童年时期，他穿的是绫罗绸缎，接受的是贵族学校的教育，虽然他从这里没有获得多少知识，但是他在公务中却官运亨通，并且爬到文职将军等级。上司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甚至看好他的前程。他在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手下开始官场生涯，几乎一直到擢升为文职将军，可是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一个顶能干的人，并且对他从来没有寄予任何期望。但他所喜欢的是，此人出身高贵门第，并拥有家产，就是说，他有一幢颇为出色的大住宅，还有一个管家。和他沾亲带故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副威严的仪表。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暗自指摘他想法不着边际而又行为轻率。伊万·伊里奇自己有时觉得自己过分自尊，甚至太爱面子。奇怪的是：有时他有某种病态的羞愧感，甚至对某些事有一点儿感到懊悔。有时他酸楚地、内心隐隐作痛地承认，他爬得根本没有像他想的那么高。这时，他甚至有点儿灰心丧气，特别是当他的痔疮发作时。他把自己的生活说成是 une existence manquée[①]，甚至不再相信（自然是自己心里）自己当议员的才能，而称自己是空谈家和好说漂亮话的人。虽则这一切无疑给他带来了许多荣誉，但是这绝不会妨碍他转眼间又趾高气扬起来，而且会更顽强、更高傲地打起精神，确信自己还能够飞黄腾达，不仅能谋到高官显宦，而且还能当上名垂青史的俄国政治家。有时，他甚至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为他立起的纪念碑。由此可见，伊万·伊里奇贪欲很强，虽然他是在内

---

① 法文：失意的一生。

心深处，甚至带些恐惧，隐藏着这模糊不定的幻想和希望。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好心人，甚且还有诗人的气质。近年来，他常常伴随一种痛苦的失望感。他变得特别爱生气，疑心重重，把任何一种反对意见都看做是一种侮辱。但是俄罗斯的复兴突然为他提供了远大的前程，而将军头衔更使他踌躇满志。他精神振奋，趾高气扬。他突然开始大发宏论，谈论最新鲜的题目，而这些问题是他以飞快的速度掌握到的，好像发了狂。他寻找机会讲话，跑遍了全城，在许多地方已被人们视为坚定的自由派，他对此非常高兴。就在今天晚上，他喝了四杯酒，说话就更加无所顾忌了。他想在所有问题上说服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在此前他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以前他一直尊重他，甚至凡事听从他。不知怎的，现在却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落后分子，并且对他进行猛烈抨击。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几乎没有予以反驳，只是狡狯地听着，虽然他对谈的问题是感兴趣的。伊万·伊里奇变得兴奋起来，假想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此刻他不时品一口酒，喝得过勤了。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却总是拿起酒瓶，立刻把他的酒杯斟满，这一下子不知什么原因，开始冒犯了伊万·伊里奇。再加上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在一边狡猾地一言不发，而且故意不停地露出轻蔑的笑容。伊万·伊里奇本来就特别鄙视他，而且对于他的无耻和刻薄甚至感到害怕。“他们好像把我当成了孩子！”伊万·伊里奇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

“不，到时候了，早已到时候了，”他激动地接着说道，“时间已经太晚了，而且，照我看来，仁爱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属员要仁爱，记住他们也是人。仁爱会拯救一切，使其免于灾难……”

“嘻——嘻——嘻——嘻！”从旁边传来了谢苗·伊万诺维

奇的笑声。

“可是，您何必这样责备我们，”斯捷潘终于带着亲切的微笑反驳说，“伊万·伊里奇，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您所说的是什么。您提出仁爱，这就意味着博爱，是吗?”

“是的，大概就算是博爱吧。我……”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几句。依我看，问题不单在这里。博爱永远是应该的。可改革并不仅仅以此为限。有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这里有：农民问题，司法问题，经济问题，赎买问题，以及道德问题……这类问题是说不完的。如果一下子把所有这些问题全提出来，马上就会产生巨大的所谓的震动。我们担心的正好在此，而不单是仁爱……”

“是的，需要把事情看得深刻些。”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对此我很清楚，谢苗·伊万诺维奇，请允许我提醒您，我根本不同意在理解事物的深度上我不如您，”伊万·伊里奇尖刻而又过分严厉地说，“不过，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我也要斗胆提醒您，您对我全不理解……”

“我是不理解。”

“但是，我恰恰坚持这种观点，并且到处讲这种观点：仁爱，就是对待属下要仁爱，从官员到录事，从录事到仆役，从仆役到庄稼汉，——我认为，这个仁爱，可说是当前改革的基石，一般说也是事物更新的基石。为什么？个中自有道理。就拿三段论法来说吧：我以仁爱对待人，人们就爱我；人们爱我，对我就有信任感；人们对我有信任感，就会信赖我；人们信赖我，就会爱我……不，我要说的是，如果人们信赖我，那他们也会相信改革，可以说，他们就会理解事情的本质，可以说，他们就会在精神上拥抱起来，友好而又认真地解决一切问题。您笑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您难道不理解吗?”

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默不作声地抬起眉头；他感到惊讶。

“我觉得我有点儿喝多了，”谢苗·伊万诺维奇挖苦地说，“所以我理解力迟钝，脑子有点儿糊涂。”

伊万·伊里奇全身抽搐了一下。

“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稍加思索后突然说。

“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伊万·伊里奇问。因为他对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突然说出的这个只言片语感到惊讶。

“是的，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显然，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不想再多说下去了。

“您指的是新酒和新酒袋[①] 吗？”伊万·伊里奇不无带点讽刺地反驳说，“不，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此时，时钟已经敲了十一点半。

“我们坐的时间不短了，现在要走了，”谢苗·伊万诺维奇一面说，一面打算站起来。但是伊万·伊里奇抢先一步，马上从桌旁站了起来，拿起放在炉壁架上的貂皮帽。看来，他不太愉快。

“谢苗·伊万诺维奇，怎么样，您要不要考虑考虑？”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在送客人的时候说。

“是说房子的事吗？我要考虑考虑，要考虑考虑。”

“您一旦考虑定了，请尽快通知我。”

“还在谈正事吗？”普拉林斯基先生带着几分奉承的样子说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2 章，第 22 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酒袋里。如果这样，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也就都坏了……”

道，同时摆弄着手里的帽子。他觉得，他好像给忘记了。

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抬起了眉头，沉默不语，以示不想挽留客人。谢苗·伊万诺维奇便匆匆告辞了。

“好吧……如果连很简单的礼貌都不懂，那以后就请便吧……”普拉林斯基先生暗自下定决心，然后似乎满不在乎地向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伸出了手。

伊万·伊里奇在前厅穿上自己那件名贵的轻软的皮大衣，并竭力不去理会谢苗·伊万诺维奇那件旧貂皮大衣，于是两个人就下楼了。

“我们的老头子好像生气了。”伊万·伊里奇对闷声不响的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不会，他干吗要生气呢？”另一个平静而冷淡地答道。

“奴才！”伊万·伊里奇心里想道。

他们走到了台阶，谢苗·伊万诺维奇那架由一匹毫不起眼的小灰马拉着的雪橇向他驶来。

“见鬼！特里丰把我的马车弄到哪儿去了！”伊万·伊里奇没有看到自己的马车，便喊了起来。

他四处张望，看不到自己的马车。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的下人对他的马车一无所知。问到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车夫瓦尔拉姆，得到的回答是：特里丰一直待在这儿，马车也停在这儿，可是现在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真是一件糟糕的事！”希普连科说，“要不要我送您回家去？”

“这个下流坯！”普拉林斯基愤怒地叫喊起来，“这个下流坯，他求我让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就在这儿的彼得堡区附近，他认得的一个什么女人要出嫁。我说死了不准他离开这里。现在我敢打赌，他准是到那儿去了。”

“是的，”瓦尔拉姆说，“他是到那边去了；不过他答应一会儿就回来，不会误事。”

“果真如此！我好像料到了会这样！我非教训他一顿不可！”

“您最好把他送到警察局好好抽他一两顿，他就会听您的吩咐了。”谢苗·伊万诺维奇一面说，一面把车毯盖在腿上。

“这个您不用费心，谢苗·伊万诺维奇！”

“那么您不用我送您回家。”

“一路平安，merci[1]。”

谢苗·伊万诺维奇走了，而伊万·伊里奇在木板路上走着，感到非常气恼。

“不行，你这骗子，我这回可要收拾你！我特意步行回家，要让你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要让你大吃一惊！等他回来，就会知道，老爷是步行回家的……这个坏蛋！”

伊万·伊里奇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人，但现在他确实非常生气，再加他又头晕脑涨。他本来是不喝酒的，所以，五六杯酒下肚之后，很快就发生了作用。不过，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虽然很冷，却没有刮风，安谧而平静。明亮的夜空，满天的星斗，一轮明月把淡淡的银色光波洒向大地。此刻感觉如此美好，所以他走了五十步光景，就差不多忘掉了自己的烦恼。不知怎的他倒变得特别高兴起来，何况人们有点儿醉意时，感想往往迅速变化。这时，就连这条空荡荡的街道上一座座破旧的小木屋也使他觉得喜欢。

“步行回家，倒也挺好。”他暗自想道，“这既可以教训特

① 法文：谢谢。

里丰，对我也是一种乐趣。真的，应当经常徒步走一走。这有什么呢？在大街上，我转眼就能叫到一辆出租马车。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看这一座座可爱的小房子啊！住在这里的想必都是小人物，那些小官吏……商人，也许……还有这个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他们这些人都是些顽固分子，头脑简单的老头儿！就是头脑简单，C'est le mot[①]。可是，他又是一个聪明人，具有 bon sens[②]，对事物有清醒而实际的了解。不过老啦，老啦！缺少那种……该怎么评说他呢！是的，缺少点什么……'我们不能坚持到底！'他这句话是想说什么？而且说这话时，他还沉思了片刻，其实，他根本没懂我的意思。可是，又怎么会没懂呢？听懂是很容易的，不懂那才难呢！主要是我确信不疑，真心实意地确信不疑。仁爱……博爱。使人恢复本来的自我……恢复他自身的尊严，那时……干起事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看来，这是一清二楚的嘛！是的！阁下，请允许我拿三段论法来举例：譬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官员，一个贫穷的、受欺凌的官员：'喂……你是什么人？'回答：'官员。'好，官员；接着又问：'你是做什么的官员？'对方回答说是做什么的官员；'现在还在任职吗？'——'还在任职！' '你愿意得到幸福吗？'——'愿意。'——'为得到幸福需要如何做呢？'需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为什么？'因为……瞧，只要三言两语别人就了解我了，这人就成了我的人，可以说，是入我彀中了，我要他怎样，他就会怎样，这也是为了他本人的利益。这个谢苗·伊万诺维奇是个讨厌的人！他那副嘴脸多么可憎……'送到警察局好好抽一顿，'他是故意这样说的。不，这是胡

---

① 法文：说得妙。

② 法文：健全的理智。

扯，让他自己去抽吧，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对特里丰，我要用话训他，用道理责备他，让他无地自容。这样，他就会醒悟过来。至于体罚，哼……这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1]，哼……难道要去找埃梅兰斯[2]不成？呸，活见鬼，这该死的道路！”他走着走着突然绊了一下，就大叫了一声，“这就是首都！还讲文明呢！能够把腿给折断。哼，我憎恨这个谢苗·伊万诺维奇；他那副嘴脸令人非常讨厌。刚才，当我说到‘在精神上拥抱起来’时，他就对我发出嘻嘻嘻的笑声。人家拥抱，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又不拥抱你，我宁可拥抱庄稼汉……如果碰到庄稼汉，我就和他聊一聊。不过，我是喝醉了，也许会有失言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也许说话用词不当……哼，以后再也不喝酒了。晚上说话太多，第二天会后悔的。还好，瞧，我走路没有摇晃……其实，他们都是骗子！”

伊万·伊里奇一面在路上走着，一面这样时断时续地评是论非。清新的空气使他逐渐神清气爽，他的精神为之振奋起来。要是再过几分钟，他就会平静下来，并且会打起瞌睡来的。可是，突然，离大街差不多只两步远的地方，传来了音乐声。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在街的对面，在一所破旧的、但却长长的单层木房里正在举行热闹的宴会。小提琴吱吱地响着，低音提琴轧轧地叫着，长笛发出刺耳的声音，共同奏出一支欢

① 谈的是当时现实中论争的问题。1859年，担任基辅学区督学的Н. И. 皮罗戈夫与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曾对是否应该在学校保留体罚问题进行论战。杜勃罗留波夫主张不仅在学校里，就是对农民也应废止体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他的看法，但责备他对皮罗戈夫的批评过于严厉。

② “埃梅兰斯”不详。

快的卡德里尔舞[①] 曲。窗外站着许多人，多半是身穿棉衣、头上包着头巾的妇女。他们竭力要从窗板缝里看到里面的情形。显然，大家兴高采烈。在街的对面，都可以听到跳舞的人们的踏步声。伊万·伊里奇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警察，便向他走了过去。

"老弟，这是谁家?"他问道，同时稍稍敞开自己贵重的皮大衣，正好让警察看到挂在脖子上的那枚显要的勋章。

"十四品文官，书记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家。"警察一眼看到了伊万·伊里奇的勋章，便立正回答。

"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家? 哦! 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家! ……他在做什么? 是娶亲吗?"

"是娶亲，大人，娶的是九品文官姆列科皮塔耶夫的女儿。九品文官姆列科皮塔耶夫过去在市参议会任职。这所房子给新娘做陪嫁。"

"这样说来，现在这所房子已经成了普谢尔多尼莫夫家的，而不再是姆列科皮塔耶夫的了?"

"大人，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过去则是姆列科皮塔耶夫的，而现在却成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了。"

"嗯，老弟，我所以问你，因为我是他的上司。我正是主管普谢尔多尼莫夫任职的那个部门的文职将军。"

"是，大人。"警察站得笔直，而伊万·伊里奇则好像在沉思。他站在那儿，思考着……

是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确实在他那个部门，正是在他的办公厅任职；他想起来了。这是个小官吏，月薪十来个卢布。因

① 或译"方阵舞"，俄罗斯一种民间交际舞。由四人组成两对，包含四个舞式。

为普拉林斯基先生不久前才接管这个办公厅，所以他还不能够一一记住自己所有的下属人员，不过，普谢尔多尼莫夫他却是记得的，这是由他那个姓氏引起的。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姓就注意到了，出于好奇心，他当时就对姓这个姓的人格外留意。他现在还记得这是一个异常年轻的人，长长的鹰钩鼻，有一头浅色的、一绺一绺的头发，身体瘦弱，看上去营养不良，上身穿一件不像样的文官制服，下身穿一条破旧得甚至有失体统的裤子。他记得，他当时还曾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在过节时给这个穷鬼十几个卢布的补贴？可是，因为这个穷鬼的面色郁郁寡欢，他的眼色不但不讨人喜欢，甚至令人讨厌，所以那个仁慈的念头就自然而然地打消了，结果普谢尔多尼莫夫就一直没有得到赏钱。然而，不到一个礼拜以前，就是这个普谢尔多尼莫夫却提出了准予结婚的请求，[①] 伊万·伊里奇为此感到惊奇，他记得他当时不知因为什么没工夫详细过问这件事，结果关于普谢尔多尼莫夫结婚的问题就匆匆忙忙做了决定。不过，他毕竟还清楚地想起了普谢尔多尼莫夫从新娘那儿得到一所木房和四百卢布现款，这一情况当时就使他感到诧异。他还记得，对于普谢尔多尼莫夫和姆列科皮塔耶娃这两个姓氏[②] 的结合甚至还说俏皮话挖苦了几句。这一切他都清楚地记起来了。

他记起这些，也就越来越陷入了沉思。大家知道，有时候，许多想法在我们脑海里一闪而过，而这种想法只具有某种感觉的形式，还没有形成人的语言，更不用说文学语言了。但

---

① 小官吏结婚，在当时须先得到长官的允许。

② 在俄文中，普谢尔多尼莫夫（Пселдонимов）这个姓和псевдоним（笔名）一词的发音近似；而姆列科皮塔耶娃（Млекопитаева）这个姓和млекопитающие（哺乳动物）一词的发音相近似，因此令人好笑。

我们还是要设法把我们的主人公所有这些感觉都表达出来，哪怕只把这些感觉的实质，就是说，把其中最重要的、近乎真实的东西告诉读者也好。因为我们的许多感觉要是形诸普通的语言，就会使人觉得全然不真实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感觉从来没有表达出来，但任何人都有这种感觉。当然，伊万·伊里奇的感觉和思想有些不大连贯。不过，个中原因你们是知道的。

“看吧！”他脑海里琢磨着，“我们总是谈哪，谈哪，可是一到做的时候，就没有结果了。例如，就拿这个普谢尔多尼莫夫来说吧：他刚举行过结婚典礼，怀着激动和希望的心情回到家里，等待着享受……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现在他正忙着招待客人，安排婚宴，婚宴虽则简单而寒酸，但却热烈、欢乐而情意真切……如果他得知，就在此时此刻，我，他的上司，他的主管上司，就站在他的房前，听着里边传出的音乐，会怎么样呢！事实上他会做何感想呢？不，如果我现在突然进去，他会怎么样呢？嗯……不用说，开头他会大吃一惊，惊慌得发呆，说不出话来。我会打扰他，也许会使一切陷入混乱……是的，其他任何一位将军而不是我，一进去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就在这里，任何一位将军进去都会如此，只要不是我……

“好哇，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刚才您不懂我的意思，现在就让我给您讲一个现成的例子。

“是啊，我们都高喊仁爱，可是我们却不能表现出勇气，不能做出壮举。

“是什么样的勇气呢？是这样的。请设想一下看：在世情冷淡的今天，我，唯独我在深夜十二点后去参加我的下属、每月拿十卢布薪水的十四品文官的婚礼。要知道，这可是反常的

举动，是心血来潮，是庞贝的末日①，是胡来！这是谁也理解不了的。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到死也不会明白的。因为他说过：‘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是的，你们是些老家伙，都是停滞不前、因循守旧之辈，而我却能坚持到底！我要把庞贝的末日变成我的属员最快乐的日子，把反常的行为变成正常的、质朴的、高尚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怎么做呢？要这样做。请你们注意听……

“好了……假定说，我一进去，他们吃了一惊，停止了跳舞，胆怯地望着我，向后退缩；是这样吧，可我马上就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照直走到惊慌失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面前，面带亲切的微笑，用最朴实的语言对他说：‘事情是这样，我刚才在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大人府上。我想你是认识他的，他就住在这附近，你们是邻居……’接着，我就顺便以嬉笑的口吻讲一讲特里丰的事。从特里丰再谈到我怎么步行……‘于是，我听到了音乐声，就好奇地向警察打听，知道老弟你在办喜事。我就想，让我顺便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下属，看一看我的属员是怎么办喜事……怎么办婚礼的。我想，你不会把我撵出去吧！’撵出去！我的下属怎么敢说这句话呢！干吗撵出去！他会像发疯一样赶快跑去拿一把靠椅让我坐下，而且高兴得全身发抖，开头甚至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

“试想，还有比这更朴实、更美好的行为吗？至于我为什么进去，这是另外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事情的道德方面。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

① 庞贝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古城，距维苏威火山约十公里。公元79年火山爆发，全城被湮没。俄国画家卡·帕·布留洛夫曾作《庞贝的末日》(1833) 一画。此处意为大灾难。

“唉……我刚才想什么来着？对了！

“当然，他们会请我同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一起，这些客人会是某个九品文官或者他们的亲戚，一个长着红鼻子的退休上尉……果戈理对这些人物做过出色的描绘。不用说，我要认识一下新娘，夸奖她一番，还要称赞他的那些客人。我请他们不要拘束，高兴地玩，继续跳舞，我说点俏皮话，开开玩笑。总之，我是和蔼可亲的。我满意自己的时候，总是和蔼可亲的。……嗯……是啊，看来我还是有点儿……不是醉，是有点儿晕……

“……当然，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而同他们平等相处，我绝不要求他们有任何特殊的表示……但是从精神上说，精神上那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会理解会看重这一点的……我的行为会在他们心里唤起一切高尚的感情……于是，我在这里坐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不用说，在晚宴之前我是要走的。他们却要张罗起来，又是烤，又是炸，还向我深深地鞠躬；而我只喝上一杯酒，表示祝贺，晚宴我是要谢绝的。我就说：有公事。我一说出‘有公事’，他们的脸上马上就露出尊敬而严肃的表情。我要利用这一点委婉地提醒他们，他们和我之间是有差别的，这是天壤之别。我并不想向他们灌输这种思想，但是应当这样……不管怎么说，甚至从道德上看这也是必须的。不过，我马上会微微一笑，甚至笑出声来，人们一下子就会活跃起来……我再和新娘开上一句玩笑；嗯……我甚至要向她暗示：正好再过九个月我作为干亲家还会来的，嘻——嘻！到那时，她想必会有一个小宝宝了。要知道小孩子会像家兔一样繁殖得很快。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而新娘的脸也一阵阵发红；我亲切地吻她的前额，甚至为她祝福……到第二天，我的壮举就会传遍整个办公厅。第二天，我仍然很严肃，仍然很严

厉，甚至铁面无情，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晓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了解我的心灵，了解我的本质：‘作为长官，他是严厉的，但是作为人，他却是善良可亲的！’于是，我取得了胜利：我通过一个随随便便、无关紧要的行动赢得了他们的心，而这个举动您是连想也想不到的。他们已经是我的人了；我是慈父，他们是孩子……嗯，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大人，您也来试试这样做吧……

“……您知道吗，您明白吗，将来普谢尔多尼莫夫会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起，在他结婚的大喜的日子里，一位将军亲自来参加他的喜宴，甚至喝了他的喜酒！而这些孩子们会向自己的儿子，尔后向自己的孙子讲起，一位大臣，一位政治活动家（到那时我会成为这样的人物的）为他们增光，把这看做是最荣耀的事……如此等等。我在精神上提高下层人的地位，让他恢复本来的自我……须知他每月只能拿到十个卢布的薪水！……要是我把这件事情或者诸如此类的别的事情做上五遍或者十遍，那我就名闻遐迩了……我就会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况且天晓得这个声望以后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运！……”

伊万·伊里奇就这样或者是几乎这样议论着（诸位，有时候一个人难免自言自语说点什么，特别是处于有点儿异常的状态时）。所有这些议论在他脑海里都是转眼之间一掠而过，当然，要是他满足于这样幻想一番，在脑海里把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羞辱一番，尔后非常平静地回家睡觉去，那样就好了！事情全坏在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一瞬间。

就在这一瞬间，在他得意的想象中好像故意似的突然出现了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和谢苗·伊万诺维奇两个人扬扬自得的面孔。

"'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一面重复说,一面露出傲慢的微笑。

"'嘻——嘻——嘻!'谢苗·伊万诺维奇发出最令人厌恶的微笑,随声附和。"

"那就让我们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底!"伊万·伊里奇坚决地说。他甚至脸都涨红了。他走下人行道,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大街,径直往自己的下属、十四品文官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房子走去。

在天上的星光照耀下,他兴致勃勃地走进没有关上的便门,讨厌地踢开嘶哑叫着向他跟前扑来的长毛狗。这狗对他狂吠,与其说是为履行职责,不如说是做做样子。他沿着木板路走到一个面向院子的门廊,上面有顶很像亭子;然后登上三级破旧的木台阶,走进一间不大的过厅。虽然一个角落里点着蜡烛头或是有盏灯,但伊万·伊里奇穿着套鞋的左脚还是整个儿踩到放在那里正在冷却的肉冻上。伊万·伊里奇弯下腰,好奇地瞧了瞧,看到这儿还有两盘肉冻之类的东西和两个器皿,看来里边盛的是牛奶杏仁酪。由于一脚踏在肉冻上,他感到难为情,于是瞬息之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否马上就悄悄溜走?可是他又认为这样过于有损身份。他一琢磨,谁也没有看到他,而且怎么也不会怀疑到他,于是,为了掩盖痕迹,他赶紧擦干净套鞋,然后摸到一个蒙有毡子的门,推开它,走进一个很小的前厅。前厅有一半完全堆的是制服大衣、男大衣、女大衣、风帽和套鞋;而另一半则坐着乐师们:两个拉小提琴的,一个吹长笛的和一个拉低音提琴的,一共四个人,不用说,这都是从街上临时雇来的。他们坐在一个没上漆的小木桌旁,借着一支蜡烛光,用像拉锯一样的声音拼命演奏着卡德里

尔舞的最后一段乐曲。从敞开的客厅的门里可以看到正在跳舞的人们，厅里尘土飞扬，烟雾缭绕。他们欢乐得有点儿发狂：可以听到哈哈的笑声、叫嚷声和女人的尖叫声；男舞伴们把脚跺得嗒嗒响，像骑兵队的马蹄声。在杂乱声中，舞会的主持人，一个举止非常随便、敞胸露怀的人发布命令：“男士们向前，chaîne des dames ，balancez![1]”等等，等等。伊万·伊里奇有些激动，他脱掉皮衣和套鞋，手里拿着帽子，走进客厅。不过，他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了……

起初，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他：大家跳卡德里尔舞已经跳到末尾。伊万·伊里奇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在一片混乱中，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女人的裙子，嘴里叼着烟卷的男舞伴……在他眼前闪过。一位太太的淡蓝色的头巾在他面前一晃，碰到了他的鼻子。在她身后是一个医科大学生，头发蓬乱，兴奋得发狂，飞速地旋转着，狠狠地撞了他一下。一位军官身材高高的，像电线杆一样，也在他眼前闪了一下。不知是谁踏着舞步飞快地旋转，一面发出极不自然的尖叫声：“来呀，普谢尔多尼莫什卡[2]!”在伊万·伊里奇的脚下，有一种带黏性的东西，很明显，地板是上过蜡了。其实，客厅并不很小，这里容纳了三十位客人。

不一会儿，卡德里尔舞跳完了，几乎立刻就发生了伊万·伊里奇走在木板路面上想象到的那种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喘过气来、擦掉脸上汗水的跳舞的人们，发出了嘈杂的谈话声和有点儿异常的窃窃私语声；一双双眼睛、一张张脸很快就转向了这位进来的客人。尔后，大家就马上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有

---

① 法文：女士们手挽手，男女配成对儿，跳起来吧！

② 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爱称。

些人没有发现客人到来，有人就急促地拉扯他们的衣角，提醒他们注意。他们看了看四周，就立即和其他人一起往后退。伊万·伊里奇仍然站在门口，没有挪动一步，于是，在他和客人们之间的空地越来越大，上面丢满了糖纸、碎纸片和纸烟头。突然，一个年轻人怯生生地出现在这块空地上，他穿一身文官制服，淡色的头发竖立着，有些蓬乱，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他向前走了几步，弯下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那副样子恰像一条被主人呼来准备挨打的狗。

“你好，普谢尔多尼莫夫，认得出我吗？……”伊万·伊里奇说。但他顿时感到，他这样说极不合适；他还觉得，这时这样做也许太愚蠢了。

“是大——大人您！……”普谢尔多尼莫夫嗫嚅地说。

“嗯，是的，老弟，我来你这儿是十分偶然的，这一点想必你自己也能够想象到……”

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然什么也想象不出，站在那儿目瞪口呆，愕然不知所措。

“我想，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不管愿意不愿意，就接待我这个客人吧！……”伊万·伊里奇继续说。但他觉得自己慌乱得已经有伤大雅，他想笑，可笑不出来；他觉得，这时要讲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和特里丰的可笑故事，是越发不可能了。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好像故意地仍然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活像傻子一样看着他。伊万·伊里奇非常不安，他觉得再这样过一会儿，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我在这儿是不是有点碍事……我还是走吧！”他吃力地说出这句话，右嘴角的神经抽动了一下。

不过，这时普谢尔多尼莫夫已经清醒过来了……

“大人，请宽恕……很荣幸。”他喃喃地说，一面急急忙忙

地鞠了个躬，“敬请坐下……”这时他的头脑更加清醒了，于是用双手给他指着一张沙发，沙发旁边原来有一张桌子，刚才因为跳舞，把它挪到一边去了……

伊万·伊里奇心里安定下来，坐到沙发上。这时，一个人急忙过来把桌子挪了回去。他匆匆看了看周围，发现只有他一人坐着，而其他人，包括太太们在内都在站着。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此刻提醒他们坐下，让他们不要拘谨，还不是时候。客人们仍然向后退缩，在他面前只有普谢尔多尼莫夫一个人还弯着腰站在那里，他仍然心神不定，不知所措，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情况非常使人难堪，简单地说，我们的主人公这时真是烦恼透了，为了实现信念，他这次对下属进行的哈里发哈伦·阿里·拉希德式的突然私访①，真可以说是一个壮举。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普谢尔多尼莫夫身边，并向他鞠躬。伊万·伊里奇一下子就认出他是自己办公厅里的股长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祖比科夫，这使他感到说不出的高兴，甚至幸运。他同这位股长虽然不熟，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办事认真、沉默寡言的官员。他马上站起来，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伸出了手，伸出的是整只手，而不是两个手指。而对方怀着深深的敬意用两个手掌将他的手握住。将军胜利了；窘态消除了。

的确，现在普谢尔多尼莫夫可以说已经不是第二个对话者，而是第三者了。伊万·伊里奇现在可以把他的故事直接讲给这位股长听了，出于需要可以把他当做一个熟人，甚至亲近的人；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只须默不作声，由于对将军崇敬得五

① 据阿拉伯传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阿里·拉希德（763—809）夜间微服出游巴格达，了解臣民生活。见《一千零一夜》。

体投地而战战兢兢。这样，一切都符合礼仪了。不过，事情经过还有必要讲，伊万·伊里奇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看到，所有的客人都在等待着什么，甚至全家的人都聚到了门口，而且为了看到他，听到他讲话，人们紧紧挤在一起，后边的人几乎爬到了前边人的背上。糟糕的是那个股长，由于愚钝，仍然站在那儿不坐。

“您怎么不坐下呀！”伊万·伊里奇说，同时不好意思地指着身边沙发上的空位置。

“那怎么可以……我就坐这儿好了……”于是，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赶紧坐到普谢尔多尼莫夫急忙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却仍然站着。

“事情是这样的，”伊万·伊里奇开始专门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说，声音虽然有一点颤抖，但已经不觉拘束了。他甚至放慢说话速度，一字一顿，每个音节都说得很重，不知怎的，字母 a 都被说成 э。总之，他感觉到自己是在装腔作势，但身不由己，外部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就在这一刻，他意识到许多东西，也深感痛苦不堪。

“您知道吗，我刚从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尼基福罗夫那儿来，大概您听说过，他是个三品文官。嗯……是这个委员会里的……”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整个身子恭敬地向前弯着说：“是的，听说过。”

“现在他是你的邻居了，”伊万·伊里奇出于礼貌，也为了随便一点，把头转向普谢尔多尼莫夫说，但马上又转了回来，因为他立即从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眼神里觉察到，他对此心不在焉。

“您知道，这个老头子一辈子都念叨着买一所房子……终

于买到了，而且是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今天碰巧又是他的生日，要知道，以前他可是从来不庆贺生日的，甚至把生日瞒着我们，这不过是吝啬罢了，嘻——嘻！可是现在，他对新房子非常满意，所以就邀请了我和谢苗·伊万诺维奇。您知道，他姓希普连科。”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又一次弯下身子，而且很卖力气！伊万·伊里奇感到些安慰。他本来想这位股长也许猜到了他此时是大人的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这样，那可就再糟糕不过了。

“嗯，我们三个人坐了一会儿，喝了香槟酒，谈了许多事情……东拉西扯……触及许多问题……甚至还争论了一番……嘿——嘿！”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恭恭敬敬地扬起了眉毛。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最后，我同他告别，这老头儿生活很有规律，睡得很早，您知道，他是老年人了。我走出门来……我的车夫特里丰不见了！我很着急，一再打听：‘特里丰把我的马车弄到哪儿去啦?’原来他觉得我会多坐一会儿，就去了一个相识女人或姐妹那里……不知是什么人办婚礼了，就在这儿彼得堡区的什么地方。而且顺便连我的马车也给赶走了。”出于礼貌，将军又看了一眼普谢尔多尼莫夫。后者立刻又弓下了身子，但完全不是将军所需要的。“这人没有同情心，没有心肠。”将军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真的吗?”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大为震惊地说。人群中一片轻微的惊讶声。

“您可以想象我的处境……（伊万·伊里奇瞧了大家一眼）没法子，我只好步行回家。我想，等走到大街上，就能雇到一辆马车……嘿——嘿！”

“嘿——嘿——嘿！”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恭敬地附和着。

这时，人群中又响起了一阵嘈杂声，不过，这已是欢乐的声音了。突然，壁灯上的玻璃罩啪地一声爆裂了。有一个人热心地跑过去修理。普谢尔多尼莫夫浑身一颤，紧张地朝灯看了看，而将军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我向前走着……而夜晚是这样美好、宁静。突然，我听到了音乐声、踏脚声，有人在跳舞。我好奇地向一位警察打听，说是普谢尔多尼莫夫在办喜事。是啊，老弟，你这舞会在整个彼得堡区都听得见呀！哈——哈。”他突然又把头转向普谢尔多尼莫夫说。

“嘿——嘿——嘿！是啊……”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应和着。客人们又发出轻轻的嘈杂声，最不懂事的是普谢尔多尼莫夫，他虽然又弯下身子鞠躬，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微笑一下，简直是个木头人。“他莫非是个傻子！”伊万·伊里奇心里想，“这蠢驴现在要是微笑的话，那一切就顺利了。”他心里非常着急，“我想，我就到下属家去看看吧，反正他是不会把我赶出去的……不管高兴不高兴，总会接待客人的。老弟，请你原谅。我如果对你有什么碍事的话，我就会走……因为我不过是顺便来看看……”

这时，大家渐渐地开始活动起来了。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露出甜蜜的笑脸，好像是在说：“大人怎么会打扰我们呢？”所有的客人都开始活跃起来，初步显露出无拘无束的样子。女士们几乎都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她们当中比较大胆一些的挥动起手帕来了。一位穿旧丝绒衣服的女士故意大声对一位军官说了些什么，这位军官本来也想大声地回答她，但是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大声说话，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男人们，大半是办事员，还有两三个大学生，都互相使眼色，好像互相敦促要随便些。他们有人开始咳嗽，甚至各自开始朝不同

方向迈出几步。其实，大家并不那么胆怯，只不过都怕见生人，几乎所有的人对闯到他们这里，破坏他们欢乐的不速之客都心怀敌意。那位军官为自己的怯懦感到害羞，现在开始慢慢地向桌子靠近。

“喂，老弟，请问你的名字和父名怎么称呼?”伊万·伊里奇问普谢尔多尼莫夫。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回答，并且瞪大眼睛，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把我介绍给新娘认识一下吧……带我去见一见……我……”

他本来想从沙发上欠起身子，可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急忙向客厅奔去。其实，新娘刚才就站在门口，可是一听到在说她，立刻就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普谢尔多尼莫夫拉着新娘的手来了。大家都闪开，给他们让出一条路。伊万·伊里奇郑重地欠起身来，脸上浮出亲切的笑容转向她。

“和你认识非常高兴，非常高兴，”他一面说，一面以上流社会的方式微微鞠躬致意，“特别是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

他狡狯地微微一笑，女士们高兴得激动起来。

“Шармé[①].”那个穿丝绒衣服的女人几乎大声说。

新娘和普谢尔多尼莫夫挺般配。这是一个瘦弱女子，最多不过十七岁，面色苍白，小小的脸庞，尖尖的鼻子。两个小眼珠滴溜溜来回转，丝毫没有羞怯的表情，相反，却直盯着伊万·伊里奇，甚至对他怀有某种怨愤的神情。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然并非因她漂亮才娶她的。她身穿一件雪白的薄纱衣，里面是粉红色衬裙。她脖子细长，身体干瘦，骨骼突出。对于将军

① 法语 charmé 的俄语音译：迷人。

的祝贺，她干脆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的新娘挺漂亮啊。”伊万·伊里奇低声说，好像只是对普谢尔多尼莫夫一个人说的，不过也是有意地让新娘听到。可是普谢尔多尼莫夫这时根本什么也没有回答，这次连身子也没有动一下。伊万·伊里奇甚至觉得，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眼睛里好像流露出某种冷漠的、隐而不露的东西，甚至在他心里有某种特别险恶的心情。但无论如何他要达到以情感人的目的，因为他正是为此而来的。

“真是一对儿！”他想，“不过……”

他又转向坐在他身边沙发上的新娘，问了两三个问题，而新娘对这些问题只是用“是”或“不”来回答，而这样的回答他并没有完全听清楚。

“她要是害羞也好，”他继续想道，“那样我就可以开开玩笑了。可现在我这处境真是毫无办法。”还有这个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好像故意似的，仍然一言不发，虽说是愚钝，但毕竟是不可原谅的。

“先生们！我是不是妨碍你们快活了？”他本来是要朝所有在场的人说的，结果只说了“先生们”。他觉得他的手心甚至都出汗了。

“不，不……大人，请放心，我们马上就开始，现在……我们歇口气。”那个军官答道。新娘满意地打量着他：这个军官年纪不大，身上穿着某个部队的制服。普谢尔多尼莫夫仍然向前倾斜着身子站在那儿，他那鹰钩鼻子看起来好像比原来更突出了。他站在那儿听着，看着，好像一个拿着主人的皮衣站着的仆人，正在等待老爷们说完道别的话。这是伊万·伊里奇本人做的一个比喻。他局促不安，觉得尴尬，非常尴尬，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好像进入了死胡同，眼前漆黑一团。

突然，大家闪开了一条路，接着一个身材不高，但体格结实的女人走了过来。她已过了中年，衣着简朴，尽管是已经打扮过了。她肩上披一条大围巾，在脖子下边用别针别着，头上戴一顶包发帽，看来，这对她来说是不习惯的。她双手托着一个不大的圆托盘，上边放着一整瓶刚打开盖的香槟酒和两个酒杯，不多不少，正好两个。显然，这酒只是给两个人喝的。

这个上年纪的女人径直走到将军面前。

"请别见怪，大人，"她一面说，一面鞠躬，"承蒙大人不嫌弃我们，屈尊光临我儿子的婚礼，那就敬请大人赏光喝杯喜酒吧！"

伊万·伊里奇见到她，好像得到了救星。她完全不是个老年人，不过四十五六岁上下。她的面容善良、红润、开朗，是一张圆圆的俄罗斯女人的面孔。她那和颜悦色的微笑，从容自在的鞠躬，使伊万·伊里奇几乎感到了安慰，觉得有了希望。

"那么您……您就是新郎的母……母亲？"他说着，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是我母亲，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有气无力地说，并且伸长了自己的脖子，这使他的鼻子又显得突出了。

"啊！很高兴，很高兴认识您！"

"那就请别嫌弃，大人，喝杯喜酒吧！"

"非常高兴！"

托盘放在桌上，普谢尔多尼莫夫急忙过来，斟满了一杯酒。伊万·伊里奇还站在那儿，他拿起了酒杯。

"我特别、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他开始说，"让我能够……借这个机会表示……总之，作为上司，我祝愿女士您（他转向新娘）和你，我的朋友波尔菲里，——祝愿你们婚姻美满，万事顺遂，永远幸福！"

他高兴地举起杯，一饮而尽，这是他今天晚上喝的第七杯酒了。普谢尔多尼莫夫严肃而又阴郁地看着他。将军开始对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憎恶。

“还有这个大个子（他瞥了一眼军官）老是讨厌地待在这儿。他哪怕能喊一声‘乌拉’也好啊！那一切就好办了……”将军心里想。

“还有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请您也喝杯喜酒为新郎新娘祝福吧，”老太太对着股长补充说，“您是他的上司，他是您的下属，我作为母亲请求您照看我的儿子。请今后别忘了我们，亲爱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您可是个好人。”

“这些俄罗斯的老太太多么好哇！”伊万·伊里奇想，“她使所有的人都高兴起来。我总是爱老百姓的……”

这时又往桌上端来一个托盘。端这个托盘的是个小姑娘，她穿一件新的、沙沙响的印花布衣服和一件用骨架撑起的钟式裙。因为托盘太大，所以她的双手是勉强端着的。托盘上放着许多小碟，碟子里装有苹果、糖果、水果软糕、果冻、核桃等等。这些食品一直放在客厅里招待所有的客人，主要是女士们。可是现在这些食品只放到了将军一个人面前。

“请不要嫌弃，大人，请赏光，有什么就吃什么吧！”老太太一面说，一面鞠躬。

“哪能呢……”伊万·伊里奇说，并且高兴地拿起一个核桃，用手把它捏碎。他下决心使自己彻底做一个大众化的人。

这时，新娘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

“怎么啦？”伊万·伊里奇面带微笑地问。他对这种富有活力的迹象感到高兴。

“您看，大人，是伊万·科斯捷尼基内奇惹我笑的。”新娘低着头答道。

将军果真仔细打量了那个浅色头发的青年，他长相不错，躲在沙发后边，坐在一张椅子上，对普谢尔多尼莫夫madame[①]悄悄说些什么。青年人站起身来，看来，他很羞涩，而且很年轻。

“我在对他们讲《圆梦书》[②]，大人。”他好像在为自己辩解似的低声说。

“什么样的《圆梦书》?”伊万·伊里奇问道，并无责备的意思。

“是一本新的《圆梦书》，大人，这是部文学作品。我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梦见帕纳耶夫先生，那么他的坎肩就会洒上咖啡。”

“多么幼稚。”伊万·伊里奇想，甚至有些恼火。这个年轻人讲这话的时候，虽然满脸通红，但是却因讲到了帕纳耶夫先生，而感到扬扬自得。

“是的，是的，我听说过。”大人应和说。

“不，还有更妙的事呢，”从伊万·伊里奇身边传来另一个声音，“一本新的辞典将要出版，因此，据说克拉耶夫斯基先生[③]准备写几个条目，其中有‘阿尔费拉基[④]’……和‘曝露

---

① 法文：太太。

② 在当时由俄国诗人尼·费·谢尔比纳写的讽刺性的作品《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圆梦书》中，写到记者、作家、批评家伊·帕纳耶夫，说：“如果有人梦到帕纳耶夫先生，那就预示这个人的新坎肩将会被咖啡溅污……”

③ 这里谈的是俄国学者和文学家编的《百科辞典》。该书第1卷出版于1861年，沽名钓誉的出版家A. A. 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竟把自己列为主编，因此引起文学界的愤慨和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诗与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1861)一文中也加以非笑。此书从第2卷起即改由他人任主编。

④ 塔甘罗格的一个商人（死于1860年），曾任“农业主”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1859年报刊上出现过他的名字。

文学①’……”

讲这番话的是一个青年人，他不仅不发窘，而且相当随便。他戴着手套，身穿白坎肩，手里拿着帽子；他没有跳舞，显出倨傲的神态，因为他是讽刺杂志《炭火》② 的撰稿人之一，是说话顶用的人。他作为普谢尔多尼莫夫邀请的贵宾来参加婚礼，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原来，他和普谢尔多尼莫夫生活都很贫穷，一年以前，两个人在一个德国女人那里共同租了一个栖身的“角落”，由此认识，不分彼此地“你”我相称。不过，这个人对伏特加情有独钟，因此，他多次溜走，到一个僻静的里间去，这里有喝的是人所共知的。对这个人，将军特别反感。

“其所以可笑，大人，”突然，那个浅色头发的青年兴致勃勃地插嘴说，就是他刚才曾讲到咖啡洒脏坎肩，因此引起了穿白坎肩的撰稿人对他的恼怒，“其所以可笑，大人，是因为那位作者认为，好像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连拼写法也不懂，并把‘暴露文学’写成了‘曝露文学’……”

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差一点儿没有把话说完。他从将军的眼神里看出来将军早就知道此事，因为他本人好像也觉得难为情，显然，因为他知道此事。这个年轻人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急忙到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并且在当晚此后整个时间都感到心情非常忧郁。与此相反，那个举止随意的《炭火》的撰稿人却走得离将军越来越近；看来，他打算找个靠近将军的地方坐下。这种举止放肆的情况使伊万·伊里奇觉得有点儿不耐烦。

---

① “曝露文学”为“暴露文学”之误。按：在俄文中“暴露”的第一字母为“o”，而他误写为“a”，因此此处译为“曝露”。

②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时代》杂志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讽刺刊物《星火》的嘲弄性称呼。

“是的！请问，波尔菲里，”为了打破沉默，他开口说，“我一直想亲自问你，为什么你姓普谢尔多尼莫夫而不姓普谢夫多尼莫夫？你的姓大概是普谢夫多尼莫夫吧？”

“这我可说不出准确的原因，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回答。

“这大概是他父亲刚任职时，在证明文件上把姓弄错了，所以直到现在就一直姓普谢尔多尼莫夫，”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应和说，“这是常有的事。”

“一定是这样，”将军急忙随着说，“一定是这样，这是有原因的，你们自己想一想，普谢夫多尼莫夫，这来自文学用语‘普谢夫多尼姆’[1]，而普谢尔多尼莫夫不表示任何意思。”

“这都是愚昧。”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补充说。

“什么是愚昧？”

“我是指俄国老百姓。由于愚昧，有时改换字母，随意地瞎读音。例如，他们常把‘因瓦利得’[2] 读成‘涅瓦利得’。”

“嗯，是的……涅瓦利得，嘿——嘿——嘿……”

“他们也说‘穆麦尔’[3]，大人。”那个高个子军官贸然说了一句。他早就忍不住了，想法要显示自己。

“‘穆麦尔’是什么意思？”

“‘穆麦尔’就是‘诺麦尔’的意思，大人。”

“啊，是的，把‘诺麦尔’……说成了‘穆麦尔’……噢，是的，是的……嘿——嘿——嘿！……”伊万·伊里奇不得不对军官也嘿嘿地笑了笑。

---

① 这是俄语“笔名”的音译。

② 是俄语 инвалид 的音译，意译是“残疾人”。

③ “诺麦尔”之误。“诺麦尔”是俄语 номер 的音译，意译是“号码”。

军官整了整领带。

“他们还说‘尼莫’。”《炭火》杂志撰稿人插嘴说。但是大人竭力不去听这个，他不能为所有的人赔着笑脸哪。

“把‘米莫’[1] 说成了‘尼莫’。”撰稿人又补充说。他显然恼火了。

伊万·伊里奇用严厉的目光看了看他。

“干吗纠缠不休?”普谢尔多尼莫夫对撰稿人低声说。

“这有什么，我愿意说说。难道连话都不能说。”撰稿人本想小声地和他进行争论，但没讲下去，憋着一肚子火走出了客厅。

他径直奔向那个吸引人的里间，这里放着一张铺着雅罗斯拉夫台布的小桌，从舞会一开始就在小桌上为男舞伴们准备了食用的东西。这里有：两种伏特加、鲱鱼、鱼子酱和一瓶国营酒窖的烈性葡萄酒。他憋着一肚子火，本想倒一杯伏特加喝，突然，那个头发蓬乱的医科大学生，在普谢尔多尼莫夫家舞会上会跳康康舞[2] 的头号跳舞能手跑了进来，迫不及待地抓起了酒瓶。

“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说完，又急急忙忙吩咐：“你来看吧，我要单独表演竖蜻蜓；晚饭以后，我要冒着危险跳鱼舞[3]。这也适合在婚礼上跳。可以说，这是对普谢尔多尼莫夫一种友好的表示……这个克列奥帕特拉·谢苗诺芙娜是个好样的，你随便跟她跳什么都行。”

“这是个顽固分子。”撰稿人一面喝酒，一面不高兴地说。

---

① 俄语 мимо 的音译，意译是“从旁边走过”。

② 法国游艺场中的一种下流舞蹈。

③ 一种民间舞蹈。屠格涅夫在《老一代人的肖像》(1881) 中曾描写过其中一个人物跳鱼舞的状况。

“谁是个顽固分子?”

“就是那个人，面前摆了糖果的那个人！我告诉你。”

“你得了吧!”大学生喃喃地说了一句，就奔出去了，因为他听到了卡德里尔舞的前奏曲。

这时只剩下撰稿人自己，为了壮胆和表示不受制于人，他又满了一杯酒，喝了下去，并吃了酒菜。四品文官伊万·伊里奇所藐视的《炭火》撰稿人，如今成了最仇恨他、一心要报复的敌视者。特别是撰稿人喝了这两杯伏特加之后。唉！伊万·伊里奇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他没有料到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情况，影响到大人和客人们之间后来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参加下属婚礼一事，虽然做了合情合理的、甚至详尽的说明，但是这种说明实际上没有使任何人信服，所以客人们仍然感到忐忑不安。可是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好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都安下心来，准备玩乐、嬉笑、尖声叫喊和跳舞，好像那位不速之客根本不在屋里一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宾间突然传开了流言飞语，说那位贵宾好像有点儿那个……有点儿喝醉了。乍一看来，这是最恶劣的诬蔑，但慢慢地似乎得到了证实，结果，忽然之间一切就全都一清二楚了。于是，大家顿时就有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卡德里尔舞，这是晚饭前的最后一场，那个医科大学生于是急急忙忙去跳舞了。

伊万·伊里奇刚想同新娘谈话，打算这次用语意双关的俏皮话来难为她，不料那个高个子军官一下子就跳到她跟前，单腿跪下了。她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和他一起飞跑着卷入卡德里尔舞的行列中。那位军官居然没有表示歉意，而新娘在走开时连看将军一眼也没有看，好像因能摆脱他而感到很高兴。

“不过，她实际上完全有这个权利，”伊万·伊里奇想，“何

况他们不懂得礼貌。”

“嗯……波尔菲里老弟，你可别客气，”他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说，“也许你有什么事……要料理什么……或者其他什么事……那就请便吧，别不好意思。”他说，但心里又想道：“他是要监视我还是怎么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伸长脖子，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令他感到不能忍受。总之，这一切都不对劲，根本不对劲，可是伊万·伊里奇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卡德里尔舞开始了。

“请问，大人，喝酒吗？”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一面问，一面恭恭敬敬地拿着酒瓶，准备往大人杯子里斟酒。

“我……我，真的，不知道，如果……”

但是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毕恭毕敬、笑容可掬地把香槟酒倒进杯里。斟满之后，他好像是悄悄地、诡秘地，踌躇和瑟缩着也为自己斟了一杯，但是没有斟满，整整还差一指，以这种差别来表示对大人的某种敬意。他像一个临产的产妇一样焦躁不安地坐在自己顶头上司的身边。确实，从哪里谈起呢？既然有幸与大人做伴，他就有责任让大人开心。香槟酒是打破沉默的手段，何况大人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为他斟酒感到高兴，不过这种高兴不是为了香槟酒，因为香槟酒没有冰过，是温的，而且纯粹是劣等货，只是因为精神上感到愉快。

“是这个老家伙想喝酒，”伊万·伊里奇想，“不过我不喝，他是不敢喝的。何必不让他喝呢？……而且酒放在我们面前不喝，是很可笑的。”

他喝了一口，觉得这样总比干坐着强。

“我到这儿来，”他拿着抑扬顿挫的腔调开始说，“我来这

儿，可以说，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参加这样的……聚会，可以说，是不——体——面的。”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没吭声，只是怀着胆怯的好奇心倾听着。

“我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实际上我并非为了喝酒到这儿来的。嘿——嘿！”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本想附和着大人嘿嘿地笑一笑，可是不知怎的没有张口，也根本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

“我到这儿来……可以说，是为了鼓励……向人们表现一种可说是道德的目的。”伊万·伊里奇继续说，同时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的愚笨感到沮丧。可是，突然他自己也不说话了。他看到这个可怜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好像犯什么过错似的，把眼睛垂了下来。将军有点儿局促不安，就又急忙喝了一口酒，这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好像得救了一般，抓起酒瓶又给大人斟上了酒。

“你这东西可不多呀。”伊万·伊里奇心想，同时以严厉的目光望着可怜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而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预感到了将军的严厉目光，更下决心不抬眼睛，沉默到底。这样，他们就面对面地坐了两分钟，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来说，这是难堪的两分钟。

现在，我们交代一下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的情况。他像母鸡似的温顺，守着严格的老派作风，养成了讨好献媚的习气，可同时又是个善良、甚至光明正大的人。他是彼得堡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也就是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彼得堡出生、长大和供职，而且还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彼得堡。这是完全特殊类型的一种俄罗斯人。他们对于俄罗斯几乎丝毫不了解，而且对此也完全没有感到不安。他们的全部兴趣只限于彼得堡，而

且主要只是他们供职的地方。他们所密切关心的无非是赌几戈比输赢的朴烈费兰斯纸牌游戏、小酒铺和月薪。他们对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和俄罗斯歌谣一无所知。只有《松明》这支歌曲是例外，不过这也是由于流浪乐师经常演奏它罢了。其实，他们还有两个重要的和固定不变的特征，根据它们您马上就可以把真正的俄罗斯人和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区分开来。第一个特征是：所有彼得堡的俄罗斯人毫无例外地从来不说《彼得堡公报》，而总是说《科学院公报》①。第二个特征同样重要，这就是：彼得堡的俄罗斯人从来不使用"завтрак"② 这个词，而永远说"фрыштик"③，并且把重音放在"фры"这个音节上。根据这两个基本特征，您就可以把他们区分开来。总之，这一类人都很温和，是最近三十五年间最终形成的。不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一点儿也不傻。只要将军提出什么适合他回答的问题，他就会回答并接着说下去，可对下属来说，回答将军刚才提到的那类问题是不得体的，虽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由于好奇极想详细些知道大人的真正意图……

这时，伊万·伊里奇越来越陷入了沉思，脑子里的念头来回打转。由于心不在焉，所以他不由自主地、连续不断地拿起酒杯喝酒。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也就很殷勤地随时给他斟满酒。他们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伊万·伊里奇开始看跳舞，他的注意力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被跳舞吸引住了。蓦地，一个情况使他感到吃惊……

舞会确实欢乐、热闹。兴致高的原因，是人们的想法很单

---

① 《彼得堡公报》，日报，从1728年起由科学院出版，因此通常称之为《科学院公报》。

② 俄文：早饭。

③ 这是德语"der Frühstück"的俄语音译，意译为"早饭"。

纯，只是为的乐一乐，甚至发一回狂。跳舞者当中高手很少；但是那些舞技不佳的人都非常用力地踏脚踢腿，以致可以把他们看做是跳舞高手了。那个军官跳得最好，他特别喜欢单独一个人像独舞一样做特技表演。这时，他弯腰的功夫非常惊人：开始时全身笔直地站着，突然，他向一侧弯下身子，眼看就要跌倒，但是又跳一步，他猛一下子又把身子弯到相反的方向，与地面形成同刚才一样的斜角。他的面部表情始终很严肃，充分确信大家会为他感到惊讶。另一个男舞伴因为在跳卡德里尔舞之前就喝醉了，所以跳完一小段便在女舞伴身边睡着了，结果这位女舞伴不得不独自一人跳舞了。有个年轻的记录员，在今晚跳的五场卡德里尔舞里和所有的花样舞中，始终和一个围蓝围巾的女舞伴在一起，而且总在玩同一个花样，就是跟在女舞伴后面，抓住她围巾的一角，趁调换对舞者的瞬间，匆忙地对着这围巾的一角吻个不停。而在他前面的那个女舞伴则飘然欲飞地跳着，好像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动作。那个医科大学生真地进行了双手着地、两脚朝天的单人舞表演，引起了大家狂热的欢呼，高兴得踏地和尖声叫喊。总之，大家随心所欲，了无拘束。由于香槟酒的作用，伊万·伊里奇本来开始露出了微笑，慢慢地心里却又萌生了某种痛苦的疑虑。当然，他非常喜欢大家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在他刚才看到他们都胆怯地往后退缩的当儿，他希望，甚至真诚地呼唤出现这种无拘无束的场面。可是现在他们却毫无拘束，肆无忌惮了。譬如，有一位女舞伴，穿一条倒了几手买来的蓝色丝绒裙子，当卡德里尔舞跳到第六段时，在裙子上别了几个大头针，结果裙子好像变成了灯笼裤。她就是克列奥帕特拉·谢苗诺芙娜。照她的舞伴医科大学生的说法，和她跳舞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至

于说到这位医科大学生，那可没得说，简直他就是福金[1]。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大家还畏畏缩缩，可转眼之间就放肆了起来！这种变化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总有点儿奇怪。这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人们好像完全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个伊万·伊里奇。当然，是他第一个哈哈大笑起来，甚至还毫无顾忌地鼓了掌。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也附和着他嘿嘿笑，虽然他是装出高兴的样子；他没有想到，大人的心里正感到一种新的不安。

"年轻人，你的舞跳得很出色。"伊万·伊里奇很勉强地对大学生说。这时卡德里尔舞刚跳完，大学生正从他身边走过。

大学生向着大人猛一转身，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把脸贴近大人，贴得非常近，简直有些失态，并且像公鸡一样扯着嗓子叫了几声。这太过分了。伊万·伊里奇从桌旁站了起来，尽管如此，紧接着就是抑制不住的一阵哄堂大笑，因为鸡叫学得太像了，而做鬼脸又完全出乎意料。伊万·伊里奇还在困惑不解地站在那里，突然，普谢尔多尼莫夫来了，他一面鞠躬，一面请大人出席晚宴。随后，新郎的母亲也来了。

"老爷，大人，"她一面说，一面鞠躬，"请赏个脸，酒席很简单，请别见笑……"

"我……真的，我不知道……"伊万·伊里奇开始说，"要知道，我可不是为喝酒来的……我正想要走……"

的确，他手里已拿起帽子，而且，他此刻下定决心，无论如何立刻走，不管怎么样也不留下来……可结果他却留了下

---

[1] 显然是指19世纪60年代在彼得堡红极一时的一个康康舞演员。俄国评论家A. M. 斯卡比切夫斯基在《文学回忆录》中曾提到他的名字。

来。过了片刻，他就第一个人席了。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母亲走在前边为他开路。把他让在贵宾席上，而且又一瓶未启封的香槟酒放在他面前，还摆着鲱鱼和伏特加。他伸手拿起伏特加，亲自斟了一大杯，一饮而尽。以前他从不喝伏特加。他觉得好像从山上往下滑一样，滑呀，滑呀，越滑越快，他想应当停住，抓住什么东西，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真的，伊万·伊里奇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奇怪了。这好像是命运对他的某种嘲弄。天知道就这么一会儿他出了什么问题。当他进来的时候，可以说，他张开了双臂，要拥抱全人类，拥抱他的所有属员。可是没有过了多少时间，他非常心痛地感觉到并且承认，他憎恨普谢尔多尼莫夫，诅咒他，诅咒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婚礼。不仅如此，伊万·伊里奇仅从普谢尔多尼莫夫的脸色和眼神上就已看出，普谢尔多尼莫夫本人也同样憎恨他，看样子，好像在说："滚开，你这该死的！真够缠人的！……"伊万·伊里奇从他的眼神里早就看到这一切了。

当然，伊万·伊里奇如今坐在贵宾席上，宁愿让人砍掉他的手，也不愿坦白承认事情确实如此，不但不愿当众承认，甚至对自己也不愿承认。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能保持某种精神上的平衡。可是他的心……心里已然感到痛楚！它渴望自由，渴望空气和自由。要知道，伊万·伊里奇可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知道，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早就应该走，不只要走，而是要逃脱困境。他知道这一切突然都走了样，与他刚才在路上想象的竟截然不同。

"我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到这里来难道是为了吃喝吗？"他一面吃着鲱鱼，一面问自己。他甚至否定自己了，在

他的心里对自己的“壮举”一瞬间闪现出嘲讽的念头。连他自己也开始糊涂，他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怎么能走呢？干好他想做的事情是不可能走的。“人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我是到有伤大雅的地方闲逛去了。如果不干好我要做的事情，情况实际上会就这样。譬如说，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谢苗·伊万诺维奇、办公厅的官员以及申贝尔家的人和舒宾家的人明天（因为明天事情就传开了）会怎么说呢？不，应当使大家都明白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应当把道德的目的体现出来，这样我才能走……”可是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他们甚至不尊重我，”他继续想，“他们都在笑什么？他们如此放肆，好像都是些麻木不仁的家伙……是的，我早就怀疑所有年轻一代都是麻木不仁的！无论如何要留在这里！……现在他们在跳舞，跳完舞后就聚集在桌子周围……那时我要向他们谈一些问题，谈改革，谈俄罗斯的伟大……我还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是的，也许，还根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常常就是如此。不过，要把他们争取过来，该从哪里做起呢？该用什么办法呢？我真着急，真是着急……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要求什么？……我看他们在挤眉弄眼，相视而笑，是不是在笑我呢，我的上帝！可我到底要求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又为什么走呢？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这样想着，同时一种受辱的感觉，一种强烈的、无法忍受的受辱的感觉越来越严重地撕裂着他的心。

然而，一切就是这么发展着，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他在桌旁坐下刚刚两分钟，一个可怕的念头就完全控制了他。他突然觉得自己醉得厉害，这不是像先前那样有点儿醉意，而是酩酊

大醉。其原因在于他喝了香槟酒之后又喝了伏特加，这伏特加很快就起了作用。他觉得全身瘫软无力，像散了架一样。当然就身不由己，不知检点了，但是他还没有失去意识，心里想："不妙，非常不妙，简直是丢人现眼！"不用说，醉汉的思绪是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突然，他脑子里出现了两种念头，他本人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种是全不在乎，渴望排除一切障碍，取得胜利，并且认定了自己还能够达到目的。另一种是，感到揪心的痛苦和折磨。"人们会说什么？这将怎样了结？明天可怎么办？明天，明天！……"

起初他是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在客人当中有人和他作对。"想必这是因为我来时就有些醉了。"他在疑惑的折磨中这样想。如今他根据无可置疑的迹象确信席上确有他的仇敌，这下他可不胜惊恐了！

"可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他想。在座的大约有三十位客人，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喝得醉醺醺，其余的人也已举止失态，难以自持。他们叫喊，大声说话，胡乱敬酒，男女舞伴们还用面包屑揉成团互相投掷。有一个身穿油渍斑斑的常礼服、其貌不扬的人刚入席就从椅子上倒下去，躺在地上，直到散席。另一个人正急急忙忙要爬上桌子去敬酒，可是那位军官抓住了他的上衣后襟，这才制止了他那过分的狂热。为了办喜宴，虽然还特地邀请了一个厨师——某位将军家的农奴，但是宴席却非常一般，这里有：肉冻、猪舌土豆、青豆肉饼以及鹅肉，最后是牛奶杏仁酪。水酒有啤酒、伏特加和白葡萄酒。唯一的一瓶香槟酒特地放在将军面前，这使他不得不也来为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斟酒，因为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在宴席上是不敢主动行事的。其他的客人干杯时喝的都是烧酒，或者碰到什么就喝什么。餐桌是由好多饭桌拼在一起的，其中还有一张牌

桌。餐桌上铺了许多台布，里边有一块雅罗斯拉夫尔产的花台布。在宴席上，男女宾客相间而坐。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不愿坐在席上，因为她要跑来跑去张罗和安排。这时，来了一个还没有露过面的、一脸凶相的女人，她穿一件淡红色的绸衣，腮上系着一块头巾，头上戴一顶很高的帽子。原来这是新娘的母亲，她最后才同意走出后屋，出席晚宴。在此之前她所以不出来，是因为她对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抱有不可调和的敌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她对将军则采取仇恨、甚至讥讽的态度，显然，她不希望别人把她介绍给将军。而伊万·伊里奇则觉得这个女人十分可疑。除了这个女人以外，其他几个人也看来可疑，这使他不由地感到担心和不安。他甚至觉得，他们互相勾结，在策划对付他的阴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感觉的，而且，在整个晚宴过程当中，他对这一点越来越深信不疑。具体地说，有个蓄着大胡子、放任不羁的可恶的艺术家，他看了伊万·伊里奇几眼，然后向邻座转过身去，对他悄悄地嘀咕了一阵。另有一个学生，确是完全醉了，但是从某种迹象看仍然是很可疑的。那个医科大学生也不怀好意，甚至那个军官也不很可靠。但是，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仇恨态度的是那个《炭火》杂志的撰稿人。他伸开四肢，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傲慢而又自以为是地看着他，旁若无人地发出呼哧呼哧的鼻息！对于这个在《炭火》杂志上只发表过四首小诗就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撰稿人，其余的客人不但丝毫未予理睬，甚至有点厌恶。当一个显然是针对伊万·伊里奇的由面包屑揉成的小团扔到他的身边时，他断然认定，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炭火》杂志的撰稿人。

当然，这一切令他大为光火。

可是，还有一种情况也使伊万·伊里奇恼火：他非常清楚

地感觉到，不知为什么他说话开始困难，吐字不清，有好多话想说，但是舌头转动不灵了。后来，他突然好像变得糊涂起来，失去了自持能力，奇怪的是，他竟无缘无故地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好笑的事。在伊万·伊里奇喝了一杯香槟酒之后，这种状态就过去了。这杯酒虽然是将军自个斟的，他并不想喝，可是不知怎的又突然喝了，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喝了这杯酒之后，忽然间他又差一点儿想哭。他觉得自己陷入了极不寻常的多愁善感的状态之中。他又生了爱心，爱所有的人，甚至爱普谢尔多尼莫夫以及那个《炭火》杂志的撰稿人。他想一下子拥抱他们大家，想忘掉一切，同他们言归于好。不仅如此，他还要开诚布公地把一切统统告诉他们，一切的一切，他要告诉他们，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好的人；他拥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他对祖国将多么有用；他多么会取悦女性，而主要的，他是一个多么进步的人，他多么愿意屈尊俯就，仁爱地对待所有的人，甚至最卑微的人；最后，他要坦率地告诉他们，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没有得到邀请就驾临普谢尔多尼莫夫家并且喝了两瓶香槟酒，由于自己躬逢其盛而使这一家蓬荜增辉。

“实情，神圣的实情，首先也意味着坦诚。我要以坦诚打动他们。他们会相信我，这我看得很清楚。现在他们甚至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但是当我向他们坦诚地说出一切时，我就会顺利地征服他们。他们会斟满酒，欢呼着为我的健康干杯。那位军官就会兴奋得把自己的酒杯在他的马刺上击得粉碎，我相信他会这样做。甚至他们还会高呼‘乌拉’！即使他们按照骠骑兵的方式把我抬起来向上抛几下，我也不会反对，还会觉得非常好。我要吻新娘的前额，她是蛮可爱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用说，普谢尔多尼莫夫以后也会

改好的。可以说，他缺乏那种上流社会的风度……虽然这整个新一代人内心不懂得这优雅的举止，但是……但是我要告诉他们俄国在当代欧洲列强中担当的使命。我还要向他们讲到农民问题，而且……他们大家定会喜欢我，我也将荣耀地离开这里！……”

当然，这些想望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但是令他扫兴的是，在这些玫瑰色的希望当中，伊万·伊里奇忽然又发现自己还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本事，这就是啐唾沫。唾沫突然不由自主地开始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他发现唾沫溅到了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的脸上，出于敬意，后者仍坐在那里，没敢马上把唾沫擦掉。而伊万·伊里奇却抓起餐巾，一下子就亲自给他把唾沫擦干净了。可是伊万·伊里奇立时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可笑，非常荒唐，以至他一声不吭并开始感到惊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虽说也喝了酒，却总是坐在那里像瘫痪了一样。伊万·伊里奇现在才发现，他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就某个最有趣的问题讲了差不多已有一刻钟，而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在听他讲话的时候，似乎不只是发窘，甚至感到有些害怕。普谢尔多尼莫夫与将军隔一个位子坐着，伸着脖子，把头侧向将军一边，脸上带着极不愉快的表情也在倾听着。他真像在监视他。伊万·伊里奇向客人们瞥了一眼，他看到许多人都照直盯着他，朝他哈哈大笑。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他这时却丝毫没有窘迫感，相反，他又喝了一口酒，突然大声说起话来。

“我已经说过了！”他开始说话，尽可能把嗓门提高。“诸位，我刚才已经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说过，俄国……是的，正是俄国……总之，你们明白我要说——说——说什么……我深信，俄国体现着仁——仁——仁爱精神……”

“仁——仁爱！”从桌子另一边传来声音。

“咕——咕！”

“嘘——嘘！”

伊万·伊里奇停了下来。普谢尔多尼莫夫站起身来，看看周围是谁在叫喊。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在暗暗摇头，好像是在羞辱客人。伊万·伊里奇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心里感到难受，但是没有做声。

“仁爱！”伊万·伊里奇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在这以前……就是在这以前，我曾对斯捷潘·尼基——基——福罗维奇说过……是的……所谓事物的革新……”

“大人！”有人从桌子的另一头大声高喊。

“有何见教？”伊万·伊里奇中断了讲话问道，并且要竭力看一看是谁向他叫喊。

“什么事也没有，大人，我听得津津有味，请讲下去！请接——着——讲下去！”又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

伊万·伊里奇哆嗦了一下。

“可以说，这些事物本身的革新……”

“大人！”又是那个人喊了一声。

“您要说什么？”

“问您好！”

这一次伊万·伊里奇忍耐不住了。他中止了讲话，把身子转向这个破坏秩序的捣乱者。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他喝得酩酊大醉，引起了将军的极大怀疑。他早就大叫大嚷了，甚至还打碎了一个酒杯和两个盘子，而且还硬说，在婚礼上好像就应当这样做。当伊万·伊里奇转脸面对这个学生时，那个军官就开始严声责备这个大声叫喊的学生。

“你怎么啦，叫喊什么？是要把你赶出去怎么的！”

“与您不相关，大人，与您不相关！请接着讲！”那个学生

开心地叫喊着，同时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请接着讲，我在听您讲话，您讲得非常、非常之好，我非常欣赏！值得称赞，值得称赞！”

“这是个喝得烂醉的毛小孩！”普谢尔多尼莫夫小声告诉说。

“我看出他醉了，可是……”

“我刚才给他讲一个有趣的笑话，大人！”军官说，“讲的是我们连队的一个中尉，他就是这样同首长讲话的；现在这个孩子就模仿他的样子。不管首长讲什么，那个中尉总要说：‘值得称赞，值得称赞！’就因为这句话，他早在十年前就被开除军籍了。”

“那个中尉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是我们连队的，大人，他就是因为‘值得称赞’这句话发疯了。起初，耐心规劝过他，后来才把他抓起来的……首长曾经像慈父般地劝说他；可他总是对首长说：‘值——得称赞，值——得称赞！’真是奇怪，这是一位骁勇的军官，身高两俄尺九俄寸①。原想把他交法庭审判的，可是后来发现他疯了。”

“就是说……这是个学生。对于学生搞的恶作剧不必那么严厉……从我这方面说，我愿意饶恕……”

“对他已经做了医学检验，大人。”

“怎么！对他进行过解——解——解剖？”

“哪能呢，他完全是个活人哪！”

起初客人们都是彬彬有礼的，这时客人中间爆发了一阵响亮的、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哄堂大笑。伊万·伊里奇被激得发

---

① 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

火了。

“先生们，先生们！”他叫喊起来，开头几乎还没有口吃。“我非常清楚，活人是不可以解剖的。可我以为他发了疯，就已经不是活人……就是说，他已经死了……也就是我想说……你们不爱我……然而我爱你们大家……是的，而且也爱波尔……波尔菲里……我这样说是降低身份的呀……”

这时，一大口唾沫从伊万·伊里奇嘴里喷吐出来，溅到桌布上最显眼的地方。普谢尔多尼莫夫急忙跑过去用餐巾把它擦干净。这新的灾难使伊万·伊里奇彻底泄了气。

“先生们，这是太过分了！”他绝望地喊道。

“这是一个喝得烂醉的人，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又一次悄悄提醒说。

“波尔菲里！我看得出你们……大家……是的！我说，我希望……对，我请你们大家说说，我是怎么降低身份的？”

伊万·伊里奇几乎要哭出来了。

“大人，求求您啦！”

“波尔菲里，我对你说……你看看，既然我到这里来……对……对……来参加婚礼，那我是有目的的。我想在精神上提高……我想使大家都感觉到。我现在问大家：我是不是在你们的心目中失了身份？”

死一般的沉默。糟糕就在这死一般的沉默上，而且又是这么个不容模棱两可地回答的问题。“嗯，此刻哪怕他们能喊叫一阵也好哇！”大人的脑子里闪了一下这个念头。而客人们只是面面相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死不活地坐在那里，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则吓得说不出话来，心里总在重复着他早就想象到的一个可怕的问题：

“发生了这一切，我明天会怎么样呢？”

喝得醉醺醺的《炭火》撰稿人，一直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突然直面伊万·伊里奇，眼睛炯炯发光，代表全体客人开始回答说：

“是的！”他以雷鸣般的声音喊起来，“是的，您降低了身份，是的，您是个顽固分子……顽——固——分子！”

“年轻人，你放明白点儿！你可知道在跟谁说话！”伊万·伊里奇愤怒地叫喊起来，然后又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是在跟您说话，再说，我不是年轻人……您到这里来故作姿态，纯属沽名钓誉！”

“普谢尔多尼莫夫，这是怎么回事？”伊万·伊里奇叫喊起来。

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这时已惊恐万状，猛然站起来，呆若木鸡般地立在那里，愕然不知所措。客人们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噤若寒蝉。那位艺术家和学生却鼓起掌来，连呼“好！好！”

这时，《炭火》撰稿人怒不可遏地继续喊道：

“是的，您到这里来为的是以仁爱自我炫耀！您破坏了大家的欢乐情绪。您喝的是香槟酒，您可知道，这对月薪只有十个卢布的公务员来说是多么昂贵！而且我怀疑您是那种对属下的年轻妻子不怀好意的长官！不仅如此，我还确信，您是包税制① 的支持者……不错，是的，是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伊万·伊里奇一面呼喊，一面向他伸出双手。这位上司觉得，《炭火》撰稿人的每句话都刺得他心如刀割。

“马上就把他赶走，大人，请您不要为之不安！”普谢尔多

---

① 这里指的是包收酒税制。

尼莫夫态度坚决地喊了一声，然后急忙跑到那个《炭火》撰稿人跟前，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桌子旁边拖了出去。真是不可预料，那么孱弱的普谢尔多尼莫夫，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不过，《炭火》撰稿人已经烂醉如泥，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则是完全清醒的。后来，普谢尔多尼莫夫在撰稿人的背上给了几拳，就把他推出门外去了。

“你们都是卑鄙的家伙！”撰稿人叫喊着，“明天我要把你们的嘴脸画成漫画放在《炭火》杂志上示众！……”

大家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大人，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他的母亲和一些客人都拥到将军周围，一起喊道：“大人，请息怒！”

“不，不！”将军喊道，“我丢尽了脸……我到这里来，可以说，是想来祝福的，竟是这么个结果，这么个结果！”

他坐在椅子上，似乎陷入昏迷状态，两只胳膊搭在桌子上，脑袋耷拉着一直碰到了盛着牛奶杏仁酪的盘子。见此情景，大家惊恐万状。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分明是想走，但身子晃了一下，被椅子腿绊住，往前猛一冲，就栽倒在地上，随着就打起鼾来……

不喝酒的人偶尔喝多了，就常有这种情形。这些人在醉倒前往往是清醒的，然后猝然像瘫了一样倒下去。伊万·伊里奇这时躺在地板上，完全失去了知觉。普谢尔多尼莫夫看到这情况，一下子抓住自己头发，吓得目瞪口呆。客人们急急忙忙散开了，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众说纷纭，各个看法不同。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钟左右了。

重要的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处境比能够想象到的要糟得多，尽管单单眼前的场面就已经相当糟糕了。现在，伊万·伊

里奇还躺在地上，普谢尔多尼莫夫站在他身边，一个劲儿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在这个当口，我们暂且把这故事放一放，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普谢尔多尼莫夫本人的情况。

就在离他结婚前不到一个月，普谢尔多尼莫夫处于穷途末路，陷入绝境。他是从外省来的，他父亲从前曾在那里任职，后因犯法在受审期间死去。普谢尔多尼莫夫在彼得堡度过了整整一年朝不保夕、到处奔波的日子。后来，在他结婚前五个月左右才找到一个月薪十卢布的差事。这样，他的身心本可以轻松下来，得以将息，可是，他的境况又恶化了。在这个世界上，普谢尔多尼莫夫家只有两个人：他和他的母亲。他父亲死后，他们就离开了该省。母子二人处境艰难，衣不保暖，食不果腹，胡乱吃些东西度日。有时候，普谢尔多尼莫夫拿着杯子亲自到方坦卡河去取水解渴。找到差事之后，他和母亲好歹找了一个栖身之地。母亲给人家洗衣服，而他拼命节省，总算用四个月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双靴子和一件外套。在办公厅，普谢尔多尼莫夫备受欺凌。他的上司常来到他面前，问他有多久没有洗澡啦？关于他还有流言飞语，说他的衣领下边臭虫成堆。不过普谢尔多尼莫夫性格坚强，表面上看，他既温顺又安详。他受教育极少，人们差不多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过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否思考问题，是否有过什么打算和计划，是否抱有什么希望？但是可以肯定，在他内心形成了某种本能的、下意识的、但却无可动摇的决心，要竭力摆脱困境，挣到相当的地位。他的性格顽强得像蚂蚁：你捣毁了它的巢穴，它立刻会把它重建起来，你再捣毁，它还会再建，就这样无止无休。他是一个能勤俭持家的人。你一眼就会看出，他能够闯出一条出路，会给自己安排好一个窝，甚至还会有所积蓄，以备

不时之需。在这世界上唯一爱他的是母亲，她爱他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是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勤劳而又慈善的妇女。如果他们母子不是碰到前任司库员、退职九品文官姆列科皮塔耶夫，使情况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很可能还要在自己那个窝里再待上五六年，过自己原来的日子。他们碰到的这个姆列科皮塔耶夫，从前任职外省，最近才携带家属定居在彼得堡。他认识普谢尔多尼莫夫，从前他曾受惠于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父亲。他现在攒了点钱，数字当然不大，毕竟还有一些。究竟有多少，可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妻子、大女儿以及亲戚们一概毫无所知。他有两个女儿，因为他任性胡来，嗜酒如命，又是个家庭暴君，再加身体有病，所以一时心血来潮，突然决定把一个女儿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他说："我了解他，他父亲是个好人，儿子也会是个好人。"姆列科皮塔耶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说到做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十分古怪的人。因为有病，双腿不能行动，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圈椅里度过的，但是这无碍于他喝伏特加。他整天在喝酒和骂人当中度过。他为人狠毒，非得不断地折磨人才行。为此，他在家里收留了几位女亲戚，这里有他的妹妹，是个爱唠叨的病女人；有他妻子的两个姐妹，也都是凶恶的长舌妇；还有一个他年老的姑母，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一根肋骨。此外，他还养着一个门客，一个俄国化了的德国女人，因为她能够给他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嘲弄这些不幸的食客，随时詈骂她们，而且骂得恶毒不堪；但是那些人，包括生来就患牙痛病的妻子，在他面前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他挑唆她们互相吵架，在她们之间拨弄是非，制造纠纷，看到她们几乎要打起架来，就为之哈哈大笑，十分开心。他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军官，她跟丈夫过了大约十年的苦日子，最后成了寡妇，当她带

着三个有病的孩子搬到他家的时候，他却非常高兴。对她的三个孩子，他很厌烦，但是他们的到来，为他每天做捉弄人的实验增添了材料，因此，老头子也感到十分惬意。这群凶恶的女人和三个病孩子同这个折磨他们的老头子一起挤在彼得堡的一个木房子里，忍饥挨饿，因为老头子吝啬异常，舍不得为他们花钱，可是伏特加他却照喝不误。夜里他们也不能睡个好觉，因为老头子患有失眠症，他要消遣取乐。总之，这一切使他们只好忍苦受穷，诅咒自己的命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相中了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长鼻子和温顺的外貌使他动心。当时，他那个身体孱弱、长相不佳的小女儿已满十七岁。虽说她过去上过一个德国的学校，但是，除了字母表外，她从这里几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后来，这个瘦弱的恶病体质的小姑娘，在双腿残废、嗜酒如命的父亲的手杖下，在家里那些彼此诋毁、互相监视和造谣中伤的一群乌七八糟的人中长大。她从来没有朋友，而且没有头脑。她很早就想出嫁。在外人面前她不敢说话，可是在家里，在妈妈身边和一群寄食者中间，她却凶狠、刁钻，像一把螺旋钻。她特别喜欢拧、打她姐姐的几个孩子，发现孩子们偷糖果和面包吃，就去偷偷告状。因此，她和她姐姐吵架、对骂就成了家常便饭。老头子自己提出把姑娘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尽管很穷，但他还是请求给他一些时间考虑考虑。他和他母亲琢磨了很久。但是想到新娘名下有一所房子，虽说是木房，虽说只有一层，而又破旧，毕竟还值几个钱。何况还能得到四百卢布的陪嫁，光靠他自己，何年何月才能积累这么多钱哪！“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招到家里来吗？”这个独断专行的醉鬼喊道，“首先，因为你们都是一些娘儿们，我厌烦了清一色的婆娘。我要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听我使唤，因为我是他的恩人。其次，

我所以把他招进门来，是因为你们都不愿意，你们都因此生气。我这样做，就是故意气气你们。我是说到做到！波尔菲尔卡[1]，她既然做你的老婆，你尽管打她；她生来就有七个魔鬼附身，你要把这些魔鬼全都赶跑，我给你准备好手杖了……"

普谢尔多尼莫夫默不作声，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还在没有举行婚礼之前，老头子就把他和他母亲接到家里，让他们彻底洗了个澡，给他们买了换洗的衣服和鞋子，还给了他们办喜事花费的钱。老头子之所以如此照顾他们，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全家人都仇视这母子俩的缘故。老头子甚至喜欢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所以十分克制，没有去嘲弄她。然而，还在举行婚礼之前一个礼拜，老头子就迫使普谢尔多尼莫夫本人在他面前跳了一阵子卡扎乔克舞[2]。跳舞结束后他说："好，够了，我只是想看一看你在我面前是不是听使唤。"他拿出用于婚礼的钱极少，仅够开支，可是却把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都请来；而普谢尔多尼莫夫这一方就只请了《炭火》撰稿人和贵宾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普谢尔多尼莫夫很了解，新娘非常厌恶他，她本来很想嫁给那个军官，而不是嫁给他。然而他忍受了这一切，这是他和母亲一起商量好的。在举行婚礼那一天，老头子从早到晚一面酗酒，一面用污言秽语骂个不停。由于举行婚礼，新娘一家人都挤到了后屋里，弄得拥挤不堪，臭味熏天。前面几间屋子是专供舞会和喜宴用的。新娘的母亲姆列科皮塔耶娃一整天对着普谢尔多尼莫夫母亲气恨得要死，而到最后，大约晚上十一点钟，当老头子喝得烂醉睡着之后，她决定不再赌气，采取宽厚的态度，出来参加舞会和喜宴。可是伊

---

① 波尔菲里的爱称。

② 哥萨克人的一种速度逐渐加快的民间舞蹈。

万·伊里奇的出现使一切都乱了套。新娘的母亲处境十分尴尬，于是怒火中烧，开始大骂当事人为什么不把邀请将军亲临婚礼的事预先告诉她。当大家劝说她将军是不请自来的时候，她却那么糊涂，根本不相信这一点。招待将军需要香槟酒，可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只有一个卢布，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则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只好苦苦央求那个凶狠的老婆子姆列科皮塔耶娃，求她拿钱买一瓶香槟酒，后来又买了第二瓶。母子俩恳求她考虑女婿与上司未来的关系，考虑女婿的前程，使她不好拒绝。她终于拿出了自己的钱，但是她却迫使普谢尔多尼莫夫吃了不少苦头，致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跑进那间放着合欢床的小屋，默默地抓住自己的头发，一头扑到供他享受天堂般乐趣的新床上，无可奈何地气得浑身发抖。是啊！伊万·伊里奇哪里知道今天晚上喝掉的两瓶香槟酒究竟价值几何，而他今天晚上的举止竟造成这样出人意料的后果，致使普谢尔多尼莫夫如此担惊受怕，如此痛苦，甚至如此陷入绝望！也许，他还会面临许多麻烦；任性的新娘的大哭大闹，她那些不明道理的亲戚们的种种责难，会扰得他整夜不得安宁。他的脑袋本来就已经涨痛，他的眼睛也已被弥漫的烟雾弄得昏花，而这时又要照料伊万·伊里奇，要在凌晨三点去请大夫或者找到一辆轿式马车把这个大人物送回府上，而且必须找轿式马车，因为这样一位人物，又处在这种状态中，是不能乘敞篷马车回家的。可是，即便雇一辆马车，到哪里去弄钱哪！姆列科皮塔耶娃早已勃然大怒，因为在宴席上，将军没有向她说过片言只语，甚至没有瞧她一眼，因此她已经声明，她现在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了，也可能她真的都没有了。到哪里去弄钱呢？该怎么办呢？的确他又怎么能不去揪自己的头发呢。

这时，伊万·伊里奇已经暂时被抬到饭厅里的一张小皮沙发上。当时大家正收拾完餐桌，把拼在一起的几张桌子拉开。普谢尔多尼莫夫连忙跑到各个角落去借钱，甚至还打算向仆人去借，可是结果谁也没有分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比其他客人都走得晚，普谢尔多尼莫夫居然鼓起勇气冒犯他，向他求借。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固然是个好人，但是一听说要借钱，他就变得困惑莫解，甚至惊慌失措，以致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废话。

“要是在其他时候，我愿意帮忙，”他喃喃地说，“可是现在……说真的，请原谅我……”

于是他拿起帽子，急忙跑了出去。只有那个好心肠的、说圆梦书的少年还帮了点忙，不过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他比大家走得都晚，由衷地同情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困难处境。最后，普谢尔多尼莫夫、他的母亲和这个小伙子共同商量，决定不去请医生，最好雇一辆轿式马车，把病人送回家去，而在没有雇来马车之前，暂且对病人试用一些家庭疗法，譬如：在太阳穴和脑袋上洒上冷水，在脑门上敷冰，等等。这一切都是由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来做，那个小伙子则跑出雇马车去了。这个时辰，在彼得堡区敞篷马车连一辆也找不到，他只好跑很远的客栈里边去，把车夫叫醒。他们讨价还价，说在这个时刻，雇一辆轿式马车就是五个卢布也还不够，最后商定给三卢布。将近四点的时候，当小伙子乘着雇来的马车来到普谢尔多尼莫夫家的时候，他们母子早已改变了主意。原来，一直没有恢复知觉的伊万·伊里奇现在病情加剧，连声呻吟，辗转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挪动他，把他送回家是根本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完全不知所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说。怎么办呢？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是把病人留在家里，那么

把他安放在什么地方？家里就有两张床，一张大双人床，是姆列科皮塔耶夫和他妻子用的；另一张新买的、仿胡桃木的双人床，是为新郎新娘准备的。这家所有其他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其他的女人，都胡乱地睡在地板上，多半都是睡在羽毛褥垫上，而这些褥垫有一部分已经破旧，并且发出难闻的臭味，就是说，很不像样，可是就连这样的褥垫，也仅仅勉强够用，再也没有多余的。这样的情况，能让病人躺在什么地方呢？也许还能够找到一个褥垫，就是说，在无可奈何时可以从谁的身下抽出一个来，可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看来只能放在客厅，因为这个房子离全家人起居的地方较远，而且还有一个单独的出口。可是放在什么上面呢？难道放在几把椅子上？谁都知道，用椅子搭的铺只能给那些节假日回家的中学生睡，如果让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物睡这样的床铺，未免太不恭敬了。要是第二天他看到自己躺在椅子搭的床铺上，他会说什么呢？普谢尔多尼莫夫根本不愿这样做。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他抬到新郎新娘的床上。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这张床放在紧挨饭厅的那间小屋里。床上铺着新买的崭新的双人床垫，干净的床单，四个粉红色枕头，外面套着镶有波纹饰边的薄纱枕套。一床粉红色的缎子被，上面绗着各种花纹。薄纱帐幔挂在金色环里从上垂落下来。总之，这里一切已是应有尽有，所有到过新房的客人对这里的陈设几乎众口一词地称赞。尽管新娘对普谢尔多尼莫夫十分反感，但是在整个晚会过程当中她曾多次跑过来特地偷偷地看一看新房。现在，当她听说要把一个好像染上霍乱的病人抬到她的新床上去，她的气愤和怨恨便可想而知了。新娘的母亲出来为女儿抱不平，她一边咒骂，一边答应女儿，第二天要向丈夫诉苦；而普谢尔多尼莫夫这一次却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坚持要这样做：把伊万·伊里奇抬到新床上，

而他们新婚夫妇则在客厅的椅子上搭铺。新娘啜泣着，真想狠狠地拧丈夫几把，但不敢不依，因为她爸爸有一根手杖，这东西她是非常熟悉的，何况她还知道爸爸明天一定会要求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向他汇报。使她感到宽慰的是，粉红色的缎子被和套着薄纱枕套的枕头搬到了客厅里。就在这时，出去雇马车的小青年乘着马车回来了。当他得知不需要马车时，他非常吃惊。因为他不得不由自己付车费，而他身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过十个戈比。普谢尔多尼莫夫则声明自己身无分文。他们试图说服车夫体谅他们的困难，而车夫则吵闹起来，甚至敲打起护窗板来。这件事情最后是如何了结的，详情我不大清楚。好像这小青年作为人质，乘着这辆马车到了佩斯基区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第四条街，因为他认识的一个大学生在这里的朋友家里过夜，他打算唤醒他，问他有没有钱？当新郎新娘留在客厅关上门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四点多了。整个晚上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都守在吃尽苦头的病人床边。她睡在地板上的小毯子上，盖着旧皮袄，可是她不能入睡，因为必须随时起来，照顾严重腹泻的伊万·伊里奇。普谢尔多尼莫娃是一个性格坚强、胸襟开朗的女人，她亲自给病人脱衣服，从他身上剥去所有的外衣，就像看自己亲儿子一样看护他，她把病人必需的容器从卧室里穿过走廊端出来，然后又端回去。然而，这一夜倒霉的事情远不是就此了结。

这对新婚夫妇单独关在客厅里还不到十分钟，猛然那儿传出了刺耳的叫声，这不是欢快的叫声，而是一种极其不幸的声调。紧随着这些叫声就传来了好像是椅子翻倒的噼里啪啦的嘈杂声，不一会儿，一群没有穿好衣服、惊慌失措的女人呼叫着急急忙忙闯进了黑黢黢的客厅。这些女人是：新娘的母亲、姐

姐（这时她丢下了自己三个有病的孩子）、新娘的三个姑母，还有那个折断了肋骨的老婆子，就连厨娘和那个讲故事的德国女食客也跟着进来。要知道，这个德国女人自备的褥垫从她身下硬被拉出来供新婚夫妇使用，它是这所房子里最好的一个褥垫，也是她的唯一的财产。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可敬的女人怀着难以理解的好奇心踮着脚尖从厨房出来，悄悄穿过走廊，在前室偷偷听了大约一刻钟。这时，有人急忙忙地点上了蜡烛，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出现在大家面前。支撑着大褥垫的几只椅子，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量，在重压之下就滑向了两边，于是褥垫就从几只椅子上滑下来，掉在了地板上。新娘气恼得哭了，这一次她真是生气了。完全陷入绝望的普谢尔多尼莫夫就像一个因干坏事而被当场抓住的罪犯似的站在那里。他甚至不打算为自己辩解。周围传来了一阵阵的哎呀声和尖叫声。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也迎着嘈杂声跑来了，而新娘的母亲这一次可完全占了上风。她开始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进行一连串的指责，这些指责是莫名其妙的，而且大都是不公正的，例如："我的老天爷，出了这种事，你还算什么丈夫？出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你还有什么用？"等等。最后，她一把抓住姑娘的手，把她从丈夫身边带到自己屋里，如果第二天严厉的父亲要求说明此事，她愿自己承担责任。其他所有的人一面叹气，一面摇头，跟着她们母女离开了客厅。这时，只有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还留在儿子身边，她试图安慰他，可是他立即把她赶了出去。

安慰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光着双脚，只穿着内衣，勉勉强强来到沙发跟前，坐了下来，忧郁不堪地陷入了沉思。百感交集，乱成一团。有时他下意识地环视客厅的四周，刚才客人们还在这里发狂般地跳舞，屋里还弥漫着吸烟留下的烟雾。烟头

和糖纸还散乱在弄脏、溅污的地板上。塌落的合欢床和翻倒的椅子都在证明人世间最美好、最真实的希望与幻想是多么短暂和易于破灭。他就这样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时，许多令人苦恼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际，诸如：他在公务上将面临什么情况？他痛苦地意识到，他无论如何是要换一个任职的地方，不能留在原来的位子上，这都是由于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后果。他也想到了姆列科皮塔耶夫，他明天大概还要迫使他跳卡扎乔克舞，以此考验他是否听话。他还想到，姆列科皮塔耶夫虽然给了他五十卢布用于办喜事，却已经花得干干净净，而那四百卢布的陪嫁钱还想不想给他，甚至连提也没有提起过。至于这所房子也还没有正式的赠与的契约。他又想到在他生活最紧要关头，置他于不顾的妻子和那个屈下一条腿跪在妻子面前的高个子军官。他已经觉察到了；他想到了她父亲亲口说的附在她身上的七个魔鬼和用以驱赶这些魔鬼的手杖……当然，他觉得自己能够承受住许许多多磨难，但是，命运却给他强加了这样种种意外的事情，终于使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怀疑。

普谢尔多尼莫夫痛苦异常。这时，蜡烛头的光很弱，快要熄灭了。摇曳不定的烛光直接照着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侧面，把他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显出了他的长脖子、鹰钩鼻和两绺竖立的头发，一绺竖立在额头，一绺竖立在后脑勺上。当早晨清新的空气吹来时，他终于站了起来，身子整个发抖，精神上麻木不仁，好不容易走到躺在几张椅子中间的褥垫跟前，他既没有整理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把蜡烛头的余焰熄灭，甚至也没有在脑袋下边放上枕头，一头倒在垫子上就睡着了，睡得沉沉的，死死的，大概被判处第二天要当众鞭打的犯人就是睡得这种样子的。

另一方面，又有什么能够与伊万·伊里奇在倒霉的普谢尔多尼莫夫新婚床上挨过的痛苦之夜相比呢！有一段时间，头痛、呕吐和其他最难受的感觉一刻也不停地折磨着他。这不啻是地狱里难挨的痛苦。他的意识虽然处于模糊状态，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自己面临着可怕的深渊，面临着极其令人悲观和令人厌恶的情况，倒不如不恢复知觉更好。其实，在他的头脑里，一切都是混乱不清的。譬如说，他认出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到她好像在善意地劝告他："要忍一忍，亲爱的，要忍一忍，老爷子，只要能忍受，等一会儿就会好的。"他认出来了，但是他无论如何弄不清楚，她怎么会来到自己身边。在他的眼前浮现出了几个讨厌的幻影，出现最频繁的是谢苗·伊万诺维奇，但是他稍稍凝神一看，却发现，这完全不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而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鼻子。在他面前闪现的还有放纵任意的艺术家，还有军官和那个脸颊上扎着头巾的老婆子。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高悬在他头顶上的那个金色的环，帐幔就是穿过它挂下来的。他借助蜡烛头昏暗的光线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挂环，而且他心里总在问：这个环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挂在这儿，这意味着什么？对此，他曾好几次问他身边的老太婆，但是他说出的话显然不是他想要说的，所以，不管他怎么努力解释，老太婆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终于，天快亮的时候，他的病情稳定了，于是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死，连梦也没有做。他睡了大约一个钟头，当他醒来的时候，脑子几乎完全清醒了，这时，他觉得头痛难忍，舌头好像变成一块绒布，口腔里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他在床上欠起身子，四面张望，开始沉思起来。微弱的晨曦透过护窗板的缝隙像一条狭长的带子在墙上颤动。这时大约是早晨七点钟左右。伊万·伊里奇忽然清醒过来，回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记起了喜宴

上发生的一切意外，记起了自己来访的壮举，还有席间的讲话，于是一下子非常清楚地想象到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以及人们现在对他会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环顾四周，终于看到了他把自己属员的喜床搞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啊，这时他简直羞愧难当，心里痛苦不堪，不禁叫喊起来，两手捂住脸，绝望地一头扑倒在枕头上。过了片刻，他从床上猛地站起来，一眼就看到他的衣服放在椅子上，而且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于是他抓起衣服，匆匆忙忙，好像非常害怕什么似的环顾着周围，很快地勉强把衣服穿上。在另一张椅子上放着他的皮大衣和帽子，帽子上放着他的一双黄色手套。他本想悄悄地溜走，正在这时，门突然开了，老太婆普谢尔多尼莫娃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个陶制的脸盆和一个盛水的瓦罐，肩上搭着一块毛巾。她把脸盆放下，没有多讲，只是说，脸是一定要洗的。

“老爷，当然得洗把脸，可不能不洗脸哪……”

在这一瞬间，伊万·伊里奇意识到，如果说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令他感到害羞和害怕的话，那就是这位老太婆。他洗过了脸。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当他在生活中感到苦恼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这次清醒后的全部情况，正如其他受到良心谴责的事情一样；会浮现出陶制的脸盆和盛满冷水、上面还浮着冰块的瓦罐，以及用粉红纸包装的、上面压出一些字母的椭圆形肥皂；这肥皂大概要值十五戈比，显然是为新婚夫妇买的，可现在不得不给伊万·伊里奇享用；此外还有左肩上搭着织花麻料毛巾的老太婆。冷水使他清醒起来，他擦完了脸，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也没有向自己这位“女护士”道一声谢，抓起帽子，顺手把普谢尔多尼莫娃递给他的皮大衣披在肩上，穿过走廊和厨房就跑了出去；这里有只猫在喵喵叫，而

厨娘则从草垫上欠起身来，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望着他的后影。他跑到街上急忙跳上了一辆路过的马车。这是一个严寒的早晨，模模糊糊的晨雾还笼罩着房屋和一切东西。伊万·伊里奇把大衣领翻上来。他觉得大家都在瞧他，大家都知道他，大家都会把他认出来……

伊万·伊里奇有八天没有出门，也没有去上班。他病了，病得很厉害，但是，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病，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病。这八天他过得完全是地狱里的生活，大概，他把这几天算作是在阴间度过的了。有时候，他曾想出家去当修士，确实，他有过这个想法。在这个时候，他的想象力就特别活跃。他想象到地下微弱的歌声，打开的坟墓，修道院单人修行小屋的隐遁生活，以及森林和山洞。可是，当他头脑清醒过之后，马上又意识到这简直是荒谬至极，简直是小题大作，并为此而感到惭愧。接着又为自己的 existence manquée 而开始揪心地痛苦。于是羞愧感重新在他心灵里燃起，并且一下子就笼罩了他的整个心灵，不但燃烧着一切，而且还引起了许多想法。他想象各种不同的情景，不由得浑身发抖。人们将会说他什么，会想些什么，他将如何进入办公厅，人们将怎样整整一年、十年以至终生在他背后窃窃私语。他的这件趣事将会传到他的子孙后代。因此，他有时甚至感到非常沮丧，以致想马上去见谢苗·伊万诺维奇，请他原谅，与他言归于好。他甚至不愿为自己辩解，他彻底否定自己，因为他没有找到辩解的理由，而且羞于辩解。

他也曾想立即提出辞呈，离群索居，去享受人生的幸福。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更换一批所有的朋友，以便根除掉有关自己的所有回忆。后来，他又感到这是胡思乱想，如果能更严

格地对待属员，一切都还能够挽回。于是，他开始感到有了希望，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最后，经历了整整八天的疑惑和折磨之后，他觉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遁世的生活，于是 un beau matin[①] 决定去上班了。

在这以前，当他坐在家里闷闷不乐的时候，他曾千百次翻来覆去想象他走进办公厅的情景：他非常确信，他必定会听到人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语，说些语意双关的话，必定会看到一张张轻薄的面孔，还会听到不怀好意的笑声。事实上，他想象的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这使他大为惊讶。大家见到他都向他鞠躬，毕恭毕敬，大家都很严肃，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当他悄悄地溜进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充满了喜悦的心情。

他立即十分认真地处理公务，听取了几个报告和说明，并做出了一些决定。他觉得他判断和决定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上午这样机智和干练。他看到，人们对他都很满意，大家都尊重他，对他怀有敬意。即使十分敏感、十分多疑也不能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总之，一切顺利。

后来，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也拿着一些文件来了。他的出现使伊万·伊里奇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直刺他的心胸，可这只是瞬间的感觉。接着，他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讲起公事，态度很认真，指示他应当如何做，并做了解释。不过，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避免过久地注视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害怕正视他。于是，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办完公事，就开始收拾文件。

“还有一件事请求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尽可能用较为冷淡的口吻说，“书记员普谢尔多尼莫夫请求把他调到部里工

---

① 法文：在一个美好的早晨。

作……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答应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他请求您美言相助，大人。"

"噢，他要调走。"伊万·伊里奇说，同时感到心上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看了看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在这一瞬间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好吧，就我来说……我将尽力而为，"伊万·伊里奇回答，"我同意。"

看来，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想尽快悄悄溜走，可是伊万·伊里奇由于高尚精神的驱动，决定最后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显然，他的精神又振奋了起来了。

"请转告他，"他开始说，同时把明亮的、寓意深刻的目光投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请转告普谢尔多尼莫夫，我对他没有恶意，是的，没有！……相反，我甚至愿意忘掉过去的一切，忘掉一切，一切……"

可是，伊万·伊里奇突然停住不说了，惊讶地看着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的奇怪举动。不知为什么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突然由一个明事达理的人变成了一个愚钝可怕的傻子。他不是倾听或不听完伊万·伊里奇的话，却是一下子脸变得通红，而且红得不可思议，接着他就开始急急忙忙地、甚至不成体统地一面朝大人频频微微点头，一面向门口后退。他那副样子像是要找个地缝钻了进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愿尽快跑到自己的办公桌旁。这时只剩下伊万·伊里奇一个人，他忸怩不安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照了照镜子，但是在镜子里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面孔。

"不，还得严厉，只能严厉再严厉！"伊万·伊里奇几乎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同时他的脸刷地一下子变得通红。他突然觉得羞愧不堪，心情异常沉重，这种感受就是在他八天患病期

间最难忍受的时刻也不曾体验过。“我真的坚持不住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刘逢祺 译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第一章　代　　序

朋友们，几个月来，你们一直要我尽快把我在国外所见所闻的印象写出来，但你们却没有料到，这个要求弄得我进退两难。我能给你们写些什么呢？我能给你们谈些什么新鲜的、大家还未知道的、别人还没有谈过的东西吗？我们所有的俄国人（就是说至少是那些能够阅读报刊的人），谁对欧洲不比对俄国了解得倍加清楚呢？这里我用了“倍加”两个字是出于礼貌，其实，恐怕是清楚十倍。何况除了这些一般的考虑之外，你们也非常清楚，我可是没有什么特别好谈的，尤其不能有条不紊地叙述，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循序地看过什么，即便看过，也没有来得及细细察看。我去过柏林、德累斯顿、威斯巴登①、巴登巴登②、科隆③、巴黎、伦敦、卢塞恩④、日内瓦、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维也纳，有些地方还去过两次，跑

---

① 在德国中西部，在法兰克福的西边。
② 在德国南部西边，与法国接壤。
③ 在德国中西部，与波恩邻近。
④ 在瑞士中部。

遍这么多地方大约只花了两个半月[①]！两个半月走了这么多的路程，难道还能把什么东西好好地看个仔细吗？你们都记得，我的旅行日程还是在彼得堡的时候就早已制定好的。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外。几乎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渴望去国外，那时我还不识字，在漫长的冬夜，父母在睡前给我读拉德克利夫[②] 的小说，我听得又高兴又害怕，张着嘴一动不动，由于小说里的故事作怪，入睡后兴奋得老说梦话。到四十岁时，终于出了国。不用说，我不但想尽可能多看看，甚至想一样不漏，尽管期限很短，一定要看全，可是我根本无法平心静气地选择地点。天哪，我对这次旅行是抱着多大的期望啊！我想："即使我什么也没有看得仔仔细细，但是我都要看看，什么地方都要走到，让我所见所闻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一幅总的图景。我仿佛一下子鸟瞰了整个'神奇的圣地'[③]，像从遥远的山头看到乐土[④] 一样。总之，我将获得一种新的、奇异的、强烈的印象。现在，我坐在家里回忆夏天的漫游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都没有看得仔细，而是几乎哪里都去过了；可是，比如说，没有去罗马，而到了罗马，我也许又没见到罗马教皇……"总之，一种强烈的渴望突然涌上了我的心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2年7月7日（旧俄历）从彼得堡出发前往柏林，同年9月14日前后回国。

② 安·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哥特式"小说（或"恐怖和神秘的小说"）创始者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1年7月31日，给亚·波隆斯基的信中说，"早在八岁时"他就读过拉德克利夫的小说，这些作品激发起他要去意大利一游的梦想。

③ 是俄国斯拉夫派作家、诗人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在他的诗《幻想》（1834）中对西方的称呼。诗的主旨叹息西方失去昔日的辉煌，呼唤沉睡的东方醒来。

④ 源自圣经，指迦南，即现今的巴勒斯坦一带地区。

头，渴望看到新的事物，渴望到各地参观，渴望获得一般的、综合的、全景的、高瞻远瞩的印象。在我如此坦率地说了之后，你们对我还能期望什么呢？我能给你们讲些什么，描绘些什么呢？是全景？是远景？还是鸟瞰图？大概你们首先就要对我说，我只是高空俯瞰，浮光掠影罢了。此外，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绝不愿撒谎，即便作为一个旅行者也是如此。可是我即便只给你们描述一个全景，我也不得不瞎说，这绝不是因为我充做一个旅行者，只不过是因为在我所处的境况下不可能不瞎说。你们自己想一想，譬如说，柏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坏，我在那里总共只待了一昼夜。现在我知道，我对不起柏林。我决不敢断言，柏林似乎给人留下的只是坏印象，至少是好坏参半，而不单单是坏印象。我怎么会犯这个大错误呢？这完全是因为我是一个患着肝病的人。在灰蒙蒙的雨天里我乘了两昼夜的火车来到柏林；到柏林之后，由于睡眠不足，脸色发黄，疲惫不堪，浑身像散了架，蓦然抬头一望，柏林活脱就是一个彼得堡。同样笔直的街道，同样的气味，同样的……（顺便说一句，所有相同的东西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哎，我的天哪，我心想，为了来看这个与我刚刚离开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城市，在火车上折腾两天两夜，犯得上吗？我甚至见了街道两旁的椴树也不喜欢。可是柏林人为保护这些树木能够牺牲他们一切最宝贵的东西，甚至连他们的宪法也可能置之不顾[1]。而对柏林人来说，有什么比宪法更可珍贵呢？而且，柏林人无一例

[1] 这里是在讽刺德国国会议员，由于他们的纵容，普鲁士政府经常破坏宪法，并于1862年通过了违反宪法的军事预算案。——俄编注

外地与其他德国人都是同样一副神情，烦得我甚至连考尔巴赫[①]的水彩壁画都没去参观（真糟糕！）就尽快跑到德累斯顿去了。当时，我心中抱着这样一种十分深切的信念：应当特别适应一段才能与德国人相处，否则在大群的德国人中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在德累斯顿，我甚至错怪了德国女人。我刚一走到大街上就突然感到，再没有比德累斯顿的女人更讨人嫌的了，即使是爱情的歌手，最自信、最快活的俄国诗人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②]本人，到了这里也会手足无措，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使命。当然，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在胡扯，他任何时候也决不会对自己的使命产生疑问的。两个钟头之后，我一切恍然大悟，因为回到旅馆房间，对着镜子伸出了舌头一看，我确信对德累斯顿女人的想法简直是最恶毒的诽谤。我的舌苔发黄，说明我在生病……我想："难道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就这样完全受自己肝脏的左右吗？多么贱哪！"我聊以自慰地这样想着动身去了科隆。老实说，我对大教堂[③]怀有很多的期望，还在青年时代学习建筑时[④]，就满心虔敬地描绘过大教堂。而现在，即一个月以后，当我从巴黎返回，再次路经科隆时，我又一次看到了大教堂，我曾想"跪下请求它宽恕"，因为在第

---

① 威廉·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油画家和素描画家。这里指他创作于1845—1865年间的柏林新博物馆楼梯上的宏伟画作。

② 弗·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俄国诗人，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以诗作与几个中篇小说得到好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多次讽刺性模拟他的色情诗和剧本。

③ 指科隆大教堂，这是德国哥特式建筑最宏伟的代表作。1248年奠基，多次中断，直至1880年底全部正式建成。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38—1842年在军事工程学校学过建筑课程，1843年8月毕业。

一次看到它时我没能看出它的美，完全像卡拉姆津[①] 出于同样的原因对莱茵河的瀑布下跪一样。虽然如此，当第一次见到大教堂时，我根本不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它无非是一种装饰花边而已，除了花边没有别的，一个高达七十俄丈[②]、特别巨大的精美工艺品，宛如办公桌上的一个吸墨器。“气势不够雄伟！”我这样论断。这正像当年我们的先辈论断普希金的作品一样，说他“写得过于肤浅，不够高雅”。我猜想，我的第一次判断，是在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第一就是香水。“让-马里亚·法林纳”[③] 就在大教堂旁边，不管你住在哪个旅馆，不管你的心情如何，也不管你怎样躲避你的仇敌，特别是躲避“让-马里亚·法林纳”，一定会有它的代理人找到你，对你说：“香水 ou la vie[④]”，二者必取其一，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不能十分确切地断定，他们大声叫喊的正是这几个字：“香水 ou la vie!”谁知道呢，也许就是这几个字。我记得，我那时好像总听到这样的声音。第二个因素是新建的科隆大桥[⑤]，它使我恼怒并做出了不公正的判断。桥不用说是十分出色的，这个城市有理由为之骄傲，可我觉得未免骄傲得过了头。所以，我当即勃然大怒。再说，站在这奇妙大桥入口处的收费人员，完全不应该摆出这副样子向我收取合理的过桥费，好像我

---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前面引文就是他的话。

② 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四米。

③ 让-马里亚·法林纳（1686—1766），第一个发明香水的意大利化学家和工场主。在科隆有他的分店，贩卖著名的“科隆水”。

④ 法文：或生命。“香水或生命”是一种香水的名称，此处讽刺把香水视同性命。

⑤ 莱茵河上的科隆大桥，饰有哥特式钟楼和雕像，于 1861 年 4 月通车。

犯了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过错，向我收取罚款。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德国人过分傲慢。“准是他猜出了我是个外国人，而且正是个俄国人。”我这样想。至少，他的眼睛差不多在说：“看见我们的大桥了吧，怪可怜的俄国人，在我们这座大桥面前，在我们每一个德国人面前，你不过是一条蛆，因为你那儿没有这样的桥。”你们会同意，这叫人感到屈辱。当然，德国人根本没有说这种话，甚至他心里也没有这样想，不过，反正都一样。当时我确信，他正是想说这种话，所以立刻火冒三丈。我想：“见鬼去吧，我们也发明了茶炊[1]……我们有许多杂志……我们正在制造第一流的东西……我们有……”总之，我气愤极了，买了一瓶香水（无论如何也推辞不掉），立即奔赴巴黎，盼望法国人能够热情得多，也有趣得多。现在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我能自我克制，在柏林不是待一天，而是待一个星期，在德累斯顿也待上这么久，在科隆哪怕待上三天，哪怕两天，那我就一定会以另一种眼光把同样的事物看上两遍、三遍，那我对它们就会了解得好一些。甚至阳光，普普通通的阳光，在这里，也起很大作用：如果它像我第二次到科隆来时那样照耀着大教堂，那么这座建筑一定以它真正的光彩夺目的本来面貌展现在我的眼前，而不会像那个阴云弥漫、细雨蒙蒙的早晨那样，只能使我那受到伤害的爱国心突然勃发。当然，决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只有在坏天气才能产生爱国心。所以，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不可能非常准确地把什么都看清楚，因此我不能向你们报道最准确的情

---

① 几乎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在屠格涅夫小说《烟》里（1867）遭到非难。《烟》中波图金说：“就连茶炊、草鞋、车轭、马鞭这些我们有名的产品，也都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况。我有时不由得说不真实的话，因此……

这时，你们会不让我说下去。你们会说，这一次你们并不需要什么准确的材料，必须时你们可以在赖哈尔德[①] 游览指南中找得到；反之，假如每一个旅行者所寻求的主要不是绝对的准确（这几乎是永远不能达到的），而是力求坦诚，有时甚至不怕坦言个人的观感或意外奇遇，即使这样不会给他带来令誉；而且也不去查阅著名的权威著作来核对自己的结论，那也完全无妨。总之，你们所需要的，只是我自己的、出自内心的观感。

“啊！”我喊道，“这样说来，你们所需要的是随便的闲聊，轻率的描述，走马观花的个人观感。”对此我很同意，立时去查阅我的笔记本。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做到老老实实。只是请你们记住，我现在给你们写的文字，可能夹杂着很多错误，当然，不会全都带有错误。譬如说，巴黎有大教堂[②] 和巴尔·马比尔[③]，这些事实是不可能搞错的。特别是后者，在此之前，所有描写过巴黎的俄国人都曾经证实过，对它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件事上，我也许不会搞错，不过，严格地说，我也不能为此担保。有人说，到过罗马而没有看到圣彼得大教堂[④]是不可能的。可你们看，我到过伦敦，却没有看到圣保罗大教

---

① 亨利希·赖哈尔德（1751—1828），德国作家，所著德国旅游指南自 1805 年至 1861 年出过十九版。

② 指巴黎圣母院中的大教堂，始建于 12 世纪，改建于 13 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巴黎时，正值大教堂翻修。

③ 准确些应称“马比勒”，是举办公开舞会（马比勒舞会），跳康康舞的场所。赫尔岑在《法意书简》（1847—1852）中，屠格涅夫在《幽灵》中都认为它属于巴黎资产阶级。

④ 建于 15—17 世纪，有意大利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米开朗基罗（1475—1564）、拉斐尔（1483—1520）等著名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参与。

堂[①]。真的，没有看到。圣保罗大教堂我没有看到。当然，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是有区别的，不过，这对一个旅行者来说，毕竟不太体面。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无益于我名誉的第一个意外情况（确切说，我也许是从远处，在二百俄丈之外望见过，由于正急于去班顿维勒，就漫不经心地错过了）。不过，还是谈正事，谈谈正事吧！你们是否知道，我并非总是在路上奔驰，鸟瞰式地观看（鸟瞰式地观看并不等于居高临下地浮光掠影。你们知道，“鸟瞰”是一个建筑学术语）。在一个月当中，除了八天在伦敦游览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巴黎度过的。我现在就来给你们写些巴黎的见闻，因为对那儿我毕竟观察得比圣保罗大教堂或者德累斯顿的女士们更仔细些。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谈。

---

① 是欧洲第三大教堂，其建筑风格接近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由赫里斯托夫尔·弗列恩设计，于1710年竣工，位于市中实业区。

第二章 在火车上

“法国人没有理性，而且他们会认为理性对自己而言是最大的不幸。”[①] 这句话是冯维辛早在上个世纪写下的。我的天哪，写下它时他想必是非常开心。我敢打赌，他在斟酌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心满意足，舒服痛快。而且谁能知道，也许在冯维辛之后经过了三四代人，我们大家现在读到这句话也还不无某种快感。所有这类挖苦外国人的话，即便是现在遇到了，也总令我们俄国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喜悦。当然，这种感觉只能是深沉的秘密，有时连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个秘密。这里面可以感觉到是对过去不悦的某种报复。这种感情恐怕并不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深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差不多都有这种东西。如果有人怀疑我们有这种情绪，不用说，我们会同他吵起来，而且这时我们也绝非装模作样。与此同时，我认为别林斯

---

① 引自俄国作家丹·伊·冯维辛（1745—1782）致 П. И. 帕宁（1721—1789）的信（1778 年 9 月 18 日），但略有出入。原文为：“法国人没有理性并会认为有理性是自己生活的不幸，因为理性在他能玩乐的时候逼着他思考。”

基本人在这方面也是个隐蔽的斯拉夫派[①]。记得大约十五年前我认识别林斯基的时候，当时有这么一小批人怀着五体投地的崇敬心情膜拜西方，主要是法国。在 1846 年[②] 的时候，法国成了时髦。倒还不是说当时人们崇拜乔治·桑[③]、蒲鲁东[④] 等人，或者像路易·布朗[⑤]、赖德律-洛兰[⑥] 等人[⑦]。不，他们所崇拜的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渺小家伙，日后轮到他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就胆怯了，就是这样一些人被推崇备至，期待他们将来造福人类，干出某种伟大的事业。人们还虔敬地悄悄

① 这一说法有相当程度的假定性，因为别林斯基讲到欧洲各民族时，总是优点与缺点并提的。例如别林斯基 1847 年写信给瓦·彼·鲍特金说："我尊敬德国人的节俭和认真，但不喜欢他们。我喜欢两个民族：法国人和俄罗斯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8 年致信阿·尼·迈科夫说："我绝不相信已故的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所说的，别林斯基最终可能成为一个斯拉夫派。"

② 别林斯基早在 1841—1845 年间是倾心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至 1846 年底他的观点有了变化，他说："我们应该在自己这里，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周围……寻找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于 1846 年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影响颇大，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于 1847 年初起成为该小组成员。

③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

④ 蒲鲁东（1809—1865），法国政论家、社会学家。

⑤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⑥ 赖德律-洛兰（1808—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任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

⑦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于 1876 年在《作家日记》中指出，当时在欧洲名噪一时的新作家里，乔治·桑在俄国几乎是名列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时，在他住处搜出了蒲鲁东著的《复活的庆典》一书，显然是借自彼得拉舍夫斯基。在 1873 年《作家日记》中说："蒲鲁东的文章和小册子，力求在饥饿而心胸坦然的工人中同时也传播……对私有财产继承权的深恶痛绝。" 路易·布朗的《十年历史》（1841—1844）一书，引起了别林斯基等人特别的重视，被认为是对法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控诉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借过《十年历史》阅读。

谈论其中的某些人……其结果呢？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有遇到过比别林斯基感情更为激烈的俄国人，虽然在他之前也许只有恰达耶夫[①]像他那样大胆而有时也像他盲目地抨击我们本国的许多事物，显然是瞧不起俄国的一切。我据一些材料如今体会到并且记起了这一切。可谁又知道呢，也许连别林斯基有时都会觉得冯维辛的这句话并不很荒唐。不是常有这样的情形吗，甚至最得体地最合法地去监护什么东西，也并不招人喜欢。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以为爱祖国就得骂外国人，不要以为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根本没有这样想，也不打算这样想，甚至正好相反……不过很遗憾，现在我没有工夫解释得再清楚些。

顺便说说，你们是否以为我丢下巴黎去谈俄国文学呢？以为我是在写评论文章呢？不，我所以谈起了这些，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

按照我的记事本来说，我现在正坐在火车上，准备明天到

---

① 彼·雅·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思想家，在其《哲学书简》（第1封，1836）中，他猛烈抨击俄国的农奴制。赫尔岑视《哲学书简》的出现为一种挑战，一个觉醒的标志。他不同意恰达耶夫所说俄国的过去“是无益的，现在是白费力，未来则无任何希望”，但指出恰达耶夫“心灵”充满了“悲哀”，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为的充满“对一切俄国事物”的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撰文说，《哲学书简》的作者指望俄国有更好的未来，不然“不会把我们的现在说得那么凄苦”。60年代初人们关注恰达耶夫，是由《俄国导报》1862年11月号发表M. H. 隆吉诺夫回忆文章引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一向重视恰达耶夫的历史哲学观点，而且对他的人品一直表现出很大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罪人传》的构思，《少年》中韦尔西洛夫形象的刻画，都同恰达耶夫有一定联系。

达艾德库能①，也就是将获得出国的第一个印象，所以我的心有时激动得怦怦直跳。我现在终于要看到欧洲了，过去徒然梦想欧洲几乎已达四十年，从十六岁起我就非常执著地，像涅克拉索夫诗里的别洛比亚特金一样，

想奔往瑞士②，——

但并没有成行，如今终于进入了“神奇圣地”，进入了我朝思暮想之地，无限信赖之地。“天哪！我们哪里是什么俄国人哪！”坐在这列火车上，我脑子里时而闪过这个念头。“我们真的是俄国人吗？为什么不管我们是什么人，欧洲都会给我们如此强烈的魔幻般令人着迷的印象？我现在说的不是待在国内的那些俄国人，不是那号称五千万之众的俄国老百姓；对他们，我们这十万人至今还不屑一顾，而我们那些地道的讽刺杂志至今还耻笑他们不刮胡子。不，我现在说的是我们这一小批拥有特权的人。要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发展，科学、艺术、公民性和人道主义等等，等等，全都来自那个神奇的圣地！要知道，我们从幼年起的整个生活就是遵照欧洲方式安排的。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难道能够抗拒这种影响、诱惑和压力吗？可我们怎么还没有脱胎换骨全变成欧洲人呢？我们并没有脱胎换骨，对此我想大家是同意的。一些人为此感到高兴，另一些人不用说由于我们没能脱胎换骨而感到愤怒。但这是另一回事了。我说的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影响

① 19世纪靠近俄国与普鲁士边界的普鲁士一个小地方，也是个火车站。

②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饶舌者，彼得堡居民别洛比亚特金的笔记》(1843—1845)。

之下，我们也没有脱胎换骨。我也无法理解这个事实。要知道，这可不是有奶妈和保姆保护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脱胎换骨。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奶妈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①]，我们可能就不会有普希金，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既可悲又可笑的。这可是无稽之谈。难道这不是无稽之谈？如果真的不是无稽之谈，又说明什么呢？现在许多俄国孩子被送到法国去受教育，如果把另一个普希金送到那里去，在那里既没有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和他在一起，而且从小就听不到俄语，那又会怎样呢？那普希金就不是俄国人了吗！普希金是贵族子弟，但他了解普加乔夫[②]，他深入了解普加乔夫的灵魂，而当时任何人都对普加乔夫一无所知。普希金是个贵族，但他却把别尔金[③] 融入自己的灵魂。他依靠艺术的力量摆脱了自己的环境，并通过奥涅金这个形象，从人民的精神出发对这个贵族阶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是一位先知和预言家呀[④]。难道人的精神和祖国乡土真的形成一种化合物，使人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乡土，即使离开了，最终还得回去吗？要知道，斯拉夫主义的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尽管它后来形成了莫斯科的意图，但其基础比莫斯科

---

① 普希金的奶娘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是俄罗斯农妇，她能说生动的民间语言，又记得许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她给童年时代的普希金讲述这些民间创作，对诗人的成长起很大作用。普希金在《缪斯》（1821）一诗中写的可能就是她。

② 普加乔夫（约 1742—1775），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希金曾在《上尉的女儿》中描写过这个人物。

③ 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叙述者。

④ 对普希金创作的这一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关于普希金的演说中（见《作家日记》，1880）做了发挥。演说中指出：普希金的出现对我们所有俄国人来说，都意味着某种无可怀疑的预示。

的公式要广泛些[1]，而且在一些人的心里影响之深，要比乍看起来厉害得多，即使在莫斯科人的心里，其影响也比他们的说法要广泛。就是对自己要想一下子把意见讲清楚也是非常困难的。有些富有生命力的、强大的思想，就是经过三代人也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有时结尾与开端便完全不同……”瞧，在前往欧洲的火车上，所有这些无聊的思想不由地总来纠缠我；其实，部分是由于寂寞和空闲。应当实话实说嘛！在我们这里，直到如今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唉，坐在火车里是多么枯燥无聊哇！这与在俄国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那种无聊之感完全一样。虽然火车载着你，有人照顾你，有时候甚至摇晃着你入睡，使你觉得似乎再好不过了，可仍然感到枯燥无聊，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自己没事可做，因为照顾太周到了，而你只消坐着并等火车把你送到目的地。说真的，有时我简直想从火车里跳出去，用双脚跟着火车跑，即便结果很糟，即便由于不习惯搞得筋疲力尽，甚至摔倒，这又算得了什么！但我毕竟是在用自己的脚走路，毕竟找到了事情做，而且万一两列火车相撞，整个车身翻倒，那我也不至于关在里面

① 斯拉夫派不赞同彼得大帝的改革，不赞同俄国走西方的道路。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同于西欧，其特点是，彼得改革前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当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从国君、贵族、官吏到农民都是协调一致的。斯拉夫派因此曾自称莫斯科学派，这里所谓“莫斯科意图”和“莫斯科公式”当由此而来。斯拉夫派学说产生的原因，别林斯基早在1847年就首先讲过。他认为斯拉夫派的出现证明“俄国充分利用了、结束了”彼得一世开创的“改革时代”，进入了“独立自主地自我发展”的阶段。他一方面指出斯拉夫派积极的纲领有其弱点，反对他们那种神秘的预感，如“东方将战胜西方”，因为“现实十分明显地表明这种预感毫无根据”；但同时他又承认，斯拉夫派对俄国欧洲主义的批评，包含许多中肯的见解，“不能不表示同意，至少是一半同意”。

代人受罪……

天知道有时闲着没事会想到哪里去！

这时，天开始黑了下来。车里点起了灯。我对面坐着一对夫妇，都上了岁数，是地主，看样子都是好人。他们要赶往伦敦去参观一个博览会[1]，只安排了几天的时间，家属都留在家里。我右边坐着一个俄国人，他在伦敦一直生活了十年，是在一个商行做生意。这次因为办事回到彼得堡，两个星期后就走，看来完全没有思乡之情了。我左边坐的是一个浑身整洁的纯血统的英国人，棕红色的头发，英国式的分头，表情十分严肃，整个旅途中没有和我们任何人用任何语言交谈过只言片语。白天，他手不释卷，读一本英国出版的极小开本的书。这种小书只有英国人才能够忍受，并称赞携带方便。晚上一到十点，他就马上脱掉皮靴，换上便鞋。大概，他一生这样过惯了，所以在火车上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不久，大家开始打起盹来，火车的汽笛声和咕咚咚、咕咚咚的车轮声像催眠曲一样，引起了不可抗拒的睡意。我坐着，想啊，想啊，不知怎的，想起了本章开头所说的“法国人没有理性”那句话。说真的，趁着快到巴黎的时候，我很想把我在火车上思考的内容告诉你们。算是为了公道吧，既然我在火车上感到枯燥，现在也让你们体会一下枯燥的味道。不过应当避开其他读者。因此，我把所有这些思考的内容特地纳入单独一章，叫做多余的一章。你们呢，就尝尝枯燥的滋味吧。而其余的人，可以把这“多余的一章”抛开不读。对读者需要谨慎小心，以诚相待，而同朋友就可以随便一些。我们就开始谈吧。

---

① 指1862年在伦敦开幕的世界博览会。

第三章　完全多余的一章

其实，这并不是思考，而是一些冷眼旁观的印象，是漫不经心的认识，甚至只是些“东想西想，其实啥也没想”[①] 的遐想。第一，我返回了古代，首先想到了说出上引关于法国人理性的警句的那个人[②]。此人在当时曾是个大自由派。他虽然一辈子不知为啥总是身穿法式长袍，头扑香粉，为了表示自己骑士出身（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出身的人），也为了在波将金[③] 的会客室里维护个人的名誉，腰佩宝剑，然而一到国外，就用圣经的一切经文祈祷，免受巴黎之害，断言“法国人没有理性”[④]，并说他们认

---

① 这两句来自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中法穆索夫说的话，但变动较大。

② 指上文谈到的冯维辛。

③ 格·亚·波将金（1739—1791），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1729—1796）的宠臣。在（1787—1791）俄土战争中任俄军统帅。

④ 就是在 1777—1778 年从国外写给 П.И.帕宁的信里，冯维辛表达了对法国性格某些方面的否定态度。法国哲学家们的“全部理论体系”就在于“使人们能不靠宗教而品德高尚”，冯维辛在信中讲到与这些哲学家的辩论时说：“的确，毫无必要去同他们解释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宗教不配成为人类伦理行为的基础，所以承认上帝的存在会妨碍人们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可是只消看一看当今哲学家先生们自己，就能明白人离开了宗教要成什么样子，而后便可得出结论：整个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宗教会变得充满罪恶。”

为理性对自己而言是最大的不幸。这里你们是否以为，我讲到宝剑和法式天鹅绒男袍，是为了责备冯维辛？绝对不是！他总不能穿粗呢外衣吧，就是现在有些要做俄国人、并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先生们，也不穿这种粗呢外衣呀，却想出了一种舞蹈服装[①]，这倒不全是俄国民间歌剧中那样的服装，与热恋头戴盾形饰物的柳德米拉[②] 那个乌斯拉德上台穿的略有不同。其实，对于穿法式天鹅绒男袍，当时的老百姓至少是较易理解的，正所谓："看得出是老爷呢，老爷总不宜穿粗呢外衣吧。"不久以前我听到这样一件事，当代某某地主，为了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也穿上了俄国式的服装，打算穿这种衣服去参加农民集会。可是农民在远处一看到他，就相互谈论开了："这个化了装的人干吗到我们这儿来闲逛？"结果这地主还是没有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不，"另一位先生对我说，"不，我可毫不退让。我要故意刮掉胡子，如果必要，我还要穿上燕尾服。我要做实事，而不是装出样子，要同他们打成一片，我要做主人，要做一个吝啬和精打细算的人，如果必要，甚至还要去欺诈或勒索。这样，他们会更加敬重我。要知道，最主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得让别人真正地尊敬你。"

"呸，见鬼去吧！"我想，"这简直是要去对付什么异族人。完全是开军事会议的劲头。"

"哎呀，"第三个人，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先生对我说，

---

① 例如斯拉夫派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就穿着俄国皮靴、偏领男衫，戴顶古俄罗斯的小帽。这帽子成了西欧派不断讥笑的对象。

② 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女主人公，这里泛指俄国民间歌剧中的女角。

“我要是参加了个什么组织，可到农民集会上，村社突然因为什么事宣判对我实行笞刑，那该怎么办?”

“即便是这样，”我马上想说，可是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畏缩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直到如今我们有时还害怕说出我们的某些想法?)“即便是这样，”我暗自心想，“即便对您实行笞刑又有什么?美学教授把这种事态叫做生活的悲剧，不过如此而已。难道只为了这个您就离群索居，与人断绝往来吗?这可不好，要是和大家在一起，就完全一起生活，要是只身独处，就完全只身独处。在别的地方，人们所受的苦还不止于此，而且还有那羸弱的老婆和孩子也都受苦。”

“得了吧，和妻小有啥关系!”我的对手会冲着我喊叫道，“就因为一头牛闯进人家的菜园子，村社就可能会无缘无故地对我实行笞刑，可是在您看来这都是很一般的事。”

“当然，这很可笑，事情本身就很可笑，是很不光彩的事，我不愿把我的双手弄脏。甚至连谈这件事都不体面。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最好让他们全都挨鞭子，反正打的不是我。而我，从我这方面来看，无论如何对村社判决这个事我敢担保，我那位十分讨人喜欢的争论对手绝不会挨一点鞭子，即便村社可能判决他缴纳罚款。‘罚他一些钱吧，弟兄们，因为这样办对他是体面的，而笞刑他是不习惯的。我们弟兄就不同了，我们的屁股天生就是为了挨鞭子的。’村社会学着谢德林《外省散记》中一个村长的话，做出这么个决定……”①

“真是顽固!”有人读到这里，叫喊起来。“居然拥护笞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政论家。在他的《外省散记》中村长抱怨说：“德国佬可大动肝火了，把所有的人都抽打了一顿才完事，还说什么你长着屁股就是为了挨鞭子的……”

刑!”(天哪,难道由此能得出结论说我拥护笞刑吗。)

“等一等,您这是扯到哪去了,”另一个人会说,“您想说一说巴黎,可是转到笞刑上去了。这哪是什么巴黎呀?”

“这是怎么回事,”第三个人会补充说,“您自己说这一切都是刚刚听到的,可您出国旅行是在夏天。您那时在火车上怎么会想到这些呢?”

“这倒真是一个问题,”我回答说,“不过,听我说,要知道这讲的是冬天里追记夏天的印象啊!所以就把冬天的事给掺和到冬天的回忆里去了。再说,当火车驶进艾德库能的时候,我记得自己特别琢磨起家乡的事,思考为去欧洲而留在国内的一切。我还记得,我的有些想法就类似我刚才说的这些。我当时思考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欧洲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它是怎样逐渐以自己的文明来我们这里闯关做客的,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变得文明了,迄今为止我们共有多少人已经文明开化了?现在我自己也明白,所有这些好像都是多余的话。我可是预先就告诉你们了,整整这一章都是多余的。那么,刚才我说到哪里了呢?对了!我们说到法式男袍。就是从这里扯开去的!”

是这样,在那些穿法式男袍的人当中,有一个当时写了部作品《旅长》[①]。在当时看来,《旅长》可说是一部惊人之作,并且产生了特殊的效果。波将金本人曾说过:“丹尼斯[②],你死而无憾了,你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了。”大家好像都如梦方醒。“怎么,难道在当时,”我不由自主地继续想,“人们就厌烦了,什么事也不干,只被别人牵着走?”我讲的不单是当时被法国

① 冯维辛于1769年写的俄国最早的一部社会讽刺喜剧。

② 冯维辛的名字,他的全称是:丹尼斯·伊万诺维奇·冯维辛。

牵着走，我还想补充一句：我们是一个过于轻信的民族，原因就是我们心地太善良。譬如，我们大家都袖手坐着没事干，突然觉得有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觉着有了点气氛，找到了事干，于是大家一拥而上，而且相信事情马上就能干起来。一只苍蝇飞来，我们却以为是走过了一头大象。这就像年轻人没有经验，加之精神上如饥似渴。这种情况几乎在《旅长》之前就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当然，那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但一直延续到目前：一找到了事情干，就兴高采烈，尖叫起来。兴奋得尖声大叫，冲动一番，我们也只会这样。瞧吧，过不了两年，我们重又垂头丧气，散伙了事。可我们乐此不疲，哪怕开始一百遍也是这样。至于说到其他影响，那么在冯维辛时代大多数人中没有谁怀疑这些是最神圣的、最欧式的时尚，是最可靠的监护。当然，现在也很少有人怀疑。我国整个急进派，拼命地维护外国的引导。而当时，啊，那时是如此信赖一切外来的引导，令人惊讶，我们当时怎么没把高山移走，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山岳，诸如阿劳恩高原、帕尔戈洛沃山岭、瓦尔代高地等迄今还在原地巍然耸立。不错，当时有位诗人讲到一个英雄人物时写道：

躺到高山上，山崖崩裂，

还写道：

抬手把一座高塔抛上云霄。[①]

---

① 这是俄国诗人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歌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的诗。

然而，看来这不过是隐喻而已。诸位，顺便说一句，我现在只是谈文学，而且只是谈美文学。我想在这方面研究一下欧洲对我们国家逐渐产生的、良好的影响。也就是说，看一看当时（在《旅长》出现前后）我国出版和阅读了一些什么样的书籍，想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感到某种程度的高兴和自负。现在我们有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叫科济马·普鲁特科夫①，这是我们时代的光荣。他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种难以理解的谦虚，直到现在他的全集还没有问世。不过，在很久以前，有一次在《现代人》杂志的杂谈栏里发表了《我爷爷的笔记》这篇文章。请想一想，这位见过世面、参加过朝觐、在奥恰科夫附近打过仗，回到世袭领地着手写回忆录的胖胖的、年届古稀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爷爷，当时写了什么呢？的确，他写的东西想必都是很有趣的。这个人经历得太多了！可你瞧，他写的竟是下面这种趣闻：

侍从官德·蒙巴宗的机智回答：很久以前，一位年轻的十分标致的姑娘在国王面前冷静地问侍从德·蒙巴宗："阁下，是什么挂到什么上了？是狗挂到尾巴上了，还是尾巴挂在狗身上了？"对此，这位能言善辩的侍从官毫不慌张，相反，却用沉着的声调回答说："小姐，任何人都不妨抓狗的尾巴或抓狗的脑袋把它逮住。"这个回答让国王大为满意，而侍从官也因此获得了奖赏。

① 俄国诗人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合署的笔名。《现代人》杂志1854年第4期在"文学杂谈"栏中发表了普鲁特科夫写的《我爷爷的笔记》一书片断。原书中这一段的标题不是"侍从官德·蒙巴宗机智的回答"，而是"什么挂到什么上了"。这里是大意的转述。

你们会认为，这都是胡说，是废话，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老爷爷。可是我向你们发誓，当我在童年十岁的时候，读过一本叶卡捷琳娜时代出版的书，书里讲了一段奇闻非常吸引我，所以我记得特别熟，迄今没有忘记：

> 侍从官德·罗昂的机智回答：大家知道，侍从官德·罗昂患有口臭的毛病。有一次，德·孔德王子起床时他在跟前，王子对他说："请离我远一些，侍从官德·罗昂，因为您的臭味很厉害。"对此，这位侍从官立即回答说："王子殿下，发出臭味的不是我，而是您，因为您刚起床。"①

不妨请你们想象一下，这么一个地主，一个老兵，也许还丢了一只胳膊，和老伴儿一起，有一百个奴仆，一群像米特罗凡努什卡② 的孩子，每星期六去澡堂洗蒸汽浴，被蒸汽熏得昏昏然。就是这么个人，鼻梁上架着眼镜，郑重其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这类趣闻，而且还把这一切看做是真正的杰作，认为阅读这种作品几乎等于尽自己的公职。人们当时多么天真地看待欧洲这类趣闻的实际意义和必要性啊！所谓"大家知道，侍从官德·罗昂患有口臭的毛病"……谁知道呢，为什么要知道呢，唐波夫省的哪一些笨蛋知道这个呢？再说又有谁想

---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与资料》（第 4 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凭记忆说的，而且是记错了。实际上这并非德·罗昂公爵的故事，而是德·罗克洛尔公爵的故事。德·罗克洛尔（1617—1676）在法国以怪诞闻名，同时又是当代一个最机智和俏皮的人。按：德·罗昂公爵（1579—1638）是著名的法国将领，著作家，于 1603 年封公爵。

② 冯维辛剧作《纨绔少年》中的人物。

知道这种事？然而这类带有自由思想的问题并没有使老爷爷感到为难。他怀着天真的信念认为，这种《机智语句汇编》在宫廷里是尽人皆知的，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是的，当时我们很容易效法欧洲，当然是指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自然，不用鞭子是不行的。穿上丝袜，戴上假发，佩带宝剑，这不就是欧洲人了吗。这一切对人不但没有任何妨碍，反而受人欢迎。一切实际上仍然一如既往：他们照样把德·罗昂（对他也仅知道有口臭而已）撇开一边，摘掉眼镜，严厉地惩罚自家的奴仆，照样以家长制作风对待家里人；对于说话无礼的邻居小地主，照旧把他关进马厩毒打；在显贵面前，则照旧奴颜婢膝。农民反倒比较了解他们，因为他们较少鄙视农民，较少挑剔农民的生活习惯；他们更了解农民。在农民看来，他们不大像外国人，不大像德国人。至于说在农民面前大摆架子，老爷哪能不摆架子呢，不然怎么会是老爷呢！即使他们把农民拷打得死去活来，老百姓仍然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在的地主更为可亲一些，因为他们更像自己人。总之，所有这些老爷们都很单纯，很实在，凡事不追根究底，他们搜刮、勒索、盗窃，也会感动得点头哈腰，在“实在而又幼稚的放荡生活中”[①] 优裕而安宁地度过一生。我甚至觉得，即使对待德·罗昂和蒙巴宗之类的趣闻，所有这些老爷爷们也根本不是那么幼稚天真。

可能，他们有时甚至是特大的骗子，对于当时自上而下的一切欧洲影响，他们都是心中有数。所有这些荒唐无稽的事，这些假面舞会，这些法国式长袍、硬袖、假发、宝剑，这些硬套进丝袜的肥胖笨拙的大腿和当时那些戴德国假发和穿鞋罩的士兵——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大骗局，都是自下而上奴

---

① 引自莱蒙托夫《咏怀》(1838) 中的诗句。

颜婢膝的欺骗，以致就是老百姓有时也都发现并且都很了解。当然，可以既是小官吏、骗子、旅长，同时又天真、动人地相信德·罗昂公爵正有着最“高尚的完美之点”。[①] 可这并不碍事，因为格沃兹季洛夫[②] 们还是照旧乱打人，我们的波将金之类人物则在自家的马厩里抽打我们的德·罗昂们，而蒙巴宗们既抽打活人，也抽打死人，用穿硬袖的拳头砸人的后脑勺，用穿丝袜的脚踢人的脊梁骨，而侯爵们在觐见时则滚倒地上：

勇敢地牺牲后脑勺。[③]

总之，当时从彼得堡开始，从这个最离奇的城市[④]、这个在举世城市中有着最离奇历史的城市开始，我国举国上下，或自觉或被迫地效法欧洲，舒舒服服、相安无事。现在我们都可算欧洲人了，都茁壮成长了。如今格沃兹季洛夫非得打人的时候，也会掌握分寸，也会遵守礼节，成了法国的资产者；再过不久，就会像美国南部各州里的北美人，引经据典为买卖黑人的必要性进行辩护了[⑤]。其实，引经据典为自己辩护的做法，

---

① 见果戈理：《死魂灵》，第 4 章。

② 冯维辛的剧本《旅长》里的人物，在这里是双关语，因为这个姓的词根在俄文里有“乱打人”之意。

③ 这是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 2 幕，第 2 场）中恰茨基说的话，讽刺他们为了逗人发笑。

④ “离奇的”（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亦可译为“不实际的”或“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改革颇有微词，因此对彼得堡也时常使用贬义的形容词。

⑤ 1861 年美国分裂的南方诸州制定了自己的宪法，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并在政府声明中宣布：“新的联邦政府的基础，是如下的伟大原则：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他们的奴隶地位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状况”。这一声明引起了俄国进步人士的愤慨。《时代》杂志 1862 年第 1 期就有政治评论进行抨击。

现在正从美国各州急剧传到欧洲。所以我要去那里，亲眼看一看那里的情况。从书本里是永远学不到亲眼看到的东西的。这里再顺便谈谈格沃兹季洛夫。在冯维辛的剧本《旅长》里，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话，为什么冯维辛不是通过喜剧中受过高尚的、人道的、欧洲式教育的代表人物索菲娅来说出，却通过傻女人、旅长太太的嘴说出来呢，而这位太太被描写成一个傻女人，况且还不是普通的傻瓜，而是一个顽固落后的傻瓜，于是一切底细全都暴露无遗了；她所说的一切蠢话，好像不是她说的，而是另一个躲在她身后的人说的。冯维辛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在必须说出实话的时候，这实话毕竟还是让旅长太太说出，而不是索菲娅。原来，冯维辛不但把旅长太太描写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而且还把她描写成了一个丑女人。让一个文质彬彬、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索菲娅说这些话，他毕竟怕不合适，甚至认为这在艺术上也是不行的，而让一个普通的、愚蠢的女人去说这段话，似乎更自然些。下面就是值得提一提的这段话。这段话极其有趣，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意图和不可告人的东西，而是天真，甚至是无意中说出来的。旅长太太对索菲娅说：

“……我们团里第一连有一个大尉，姓格沃兹季洛夫，他老婆是个长得满不错的少妇。他常常因什么事发脾气，大多是喝得烂醉；信不信由你，他常常把她毒打，打得死去活来，只剩一口气，他可不说是为了什么打。我们是外人，不好管，可是看着她，你就会痛哭一场。”

索菲娅　“太太，请您别再说这些激起人类公愤的事了。”

旅长太太　“哎呀，大姐，这样的事你连听都不想听，可大尉

太太怎么忍受得了哇？”[①]

这位富有教养而感情细腻的索菲娅就这样在一个普通女人面前撒了谎。这是作者一个令人惊异的回应（反驳）。在冯维辛的作品里，没有比这更中肯更人道和……更出人意料的话了。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最先进的活动家当中，还有许多这样感情细腻的进步人士呢，他们非常满意自己的感情细腻，却没有任何更高的要求。然而，最有趣的是，格沃兹季洛夫直到现在还在打他的妻子，打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快意。的确如此。据说从前这样做多半都是出于爱心！我爱谁才打谁。人们说，妻子如果不挨打反倒惶惶不安，因为不打就意味着不爱她[②]。不过，这一切都是原始的，自发的，代代相传的现象。如今这事也有了发展。如今格沃兹季洛夫殴打妻子，几乎是出于某种原则的要求。而且这也因为他还是个糊涂人，就是说还是旧时代的人，不懂得新规矩。按照新规矩，不动拳头打人，倒是能够把事情解决的。我现在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格沃兹季洛夫，是因为关于他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发表很深刻而又很有人情味的见解，又写得那么多，甚至读者都感到腻烦了。尽管对他写了种种评论，他在我们这里还是流传不衰，甚至会垂之永远的。的确，他还活着，而且很健康，能吃能喝，整天醉酒饱餐。现在他既没了条腿，又没了只胳膊，像戈贝金大尉一样，“在某种

① 引自冯维辛的喜剧《旅长》（第 4 幕，第 3 场），不同字体的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标出的。

② 这里是发挥法国作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波斯人信札》（1721）中的一个话题。一位驻莫斯科维亚（这是 16—17 世纪外国对俄国的称谓）的波斯使节，根据他对俄罗斯妇女的禀性的观感，写信给自己在巴黎的友人说：“如果丈夫不打妻子，妻子就不会相信丈夫的心是属于她的。”（见该书第 51 封信）

意义上说是流过血的"[①]。他的妻子早已不是从前那个"长得满不错的少妇"，她衰老了，面容消瘦而又苍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和痛苦的印记。可是当她的大尉丈夫失去胳膊，卧病在床的时候，她片刻不离，彻夜不眠，守护并抚慰他，为他热泪横流，称他为"我的亲人"、"我的善良的好汉"、"我的矫健的鹰"，称颂他是"勇敢的军人首领"。这从一方面来说，很让人义愤填膺，但就由它去吧。从另一方面来说：俄罗斯妇女万岁！在我们俄罗斯，没有什么比俄罗斯妇女这种宽恕一切的爱更可贵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再说，如今格沃兹季洛夫有时头脑清醒，也不打妻子了，就是说打的次数减少了，注意体面了，有时甚至还对她说些亲热的话。因为他人老了，感觉到离了她是不行了。他精于计算，是个资产者，现在打妻子都是在喝醉了的时候，或是因为苦恼时积习难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进步，毕竟也是一种安慰。我们可是特别盼着得到安慰呀……

是的，我们现在完全得到了安慰，真可自我安慰了。就算我们周围的一切现在还不十分称心如意，可我们自身都已极为美好，极为文明，极像欧洲人了，以致老百姓见到我们就不免恶心。现在老百姓把我们完全看做了外国人，对于我们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种思想，他们都毫不理解，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种进步吧。现在我们十分鄙视老百姓，鄙视人民的本原那程度之深，令我们对老百姓产生了连蒙巴宗和德·罗昂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某种新的、空前的厌恶心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吧。但同时，我们现在又是多么自信

① 见果戈理：《死魂灵》，第 10 章"戈贝金大尉的故事"，引文与原书略有出入。

能肩负传播文明的使命，多么傲慢地解决各种问题，而且是多么困难的问题啊；没有根基，没有人民，民族性只不过是一种人头税制度[①]，而灵魂则是 tabula rasa[②]，是可以马上用以塑造出真人的蜡块，塑造全世界一般的人，霍穆库尔[③]，这只消应用一下欧洲文明的成果，读上两三本书就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心安理得，十分心安理得，因为对任何东西都不怀疑，一切都可解决了，一定都确定无疑了。试看，我们是多么平静而又扬扬自得地痛斥屠格涅夫，因为他胆敢扰乱我们的平静，对我们了不起的个性居然还不满足，不肯承认这是他的理想，却去寻找什么比我们更好的东西。能比我们更好，真是上帝保佑！在这世上可有什么东西能比我们更美好、更正确的呢？为了一个巴扎罗夫[④]，这个虽有虚无主义却深感不安和苦闷（这是伟大心灵的标志）的巴扎罗夫，屠格涅夫遭了一番责难。我们甚至还为库克申娜[⑤]，为这个进步的虱子而痛斥屠格涅夫，因为他从俄国现实中捉出了这么个虱子给我们看；我们还给他加上了一个反对妇女解放的罪名。不管怎么说，这也总是一种进步吧。现在，我们怀着军曹的自信，一副文明看守的态度，高踞老百姓之上，看起来煞是威武：双手叉腰，目光傲慢，自命不凡地看着；一边看着，一边吐着唾沫星子说："什么民族

---

① 可能因为俄国当时有人头税。这一制度 19 世纪末才废止。

② 拉丁文：洁白的底板，白板。

③ 音译，来自拉丁语 homunculus，为中世纪炼金术士幻想中可以人为地制造出的人。

④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虚无主义者。

⑤ 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里的一个女性，一个丑化了的女虚无主义者。针对《父与子》，当时有人著文称屠格涅夫诽谤青年一代。《时代》杂志发表评论，赞同屠格涅夫和他的主人公巴扎罗夫，但强调子辈的"虚无主义"终将被生活本身所战胜。

性，什么人民性。如果实际上不过是保守落后，摊派人头税，别无其他，那么我们能向你粗野的乡下佬学习些什么呢?”当然，我们总不该受各种偏见左右吧！哎呀，天哪，现在顺便……诸位，姑且假定我已经结束旅行，回到了俄国。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个插曲。在今年秋天，有一次，我拿到一张最进步的报纸，一看，有一条来自莫斯科的新闻。栏目标题是："野蛮遗风”（或者诸如此类的字样，不过措词很厉害。很遗憾，现在我身边没有这份报纸)。里面讲的是这样一件趣闻：今年秋天，有一次在莫斯科，一清早看到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喝醉了的媒婆，用缎带打扮得挺漂亮，嘴里还唱着歌。车夫身上也打着许多花结，而且也喝得醉醺醺的，嘴里也哼着什么歌曲。甚至给马也打了许多花结，不过不知道它喝醉了没有？大概它也喝醉了。媒婆手里捧着一个小包裹，分明是她从度过幸福的新婚之夜的新婚夫妇那里拿来给有关人看的。不用说，包裹里包着几件亵衣。老百姓有个习惯，在结婚第二天通常要把这衣服拿给新娘的双亲去看。人们看到媒婆的样子，都乐了。这种情况实在可笑。这份报纸愤怒而又傲慢地以鄙视的态度讲述这件闻所未闻的不文明行为，“尽管文明在所有方面取得了胜利，但是直到如今还保留着此类不文明行为!”诸位，实话对你们说，我简直笑得不亦乐乎。噢，请不要认为我是在维护原始的野蛮行为，亵衣和妇女薄衫等等。这种现象很丑，有失体面，野蛮不堪，是斯拉夫习俗，这我知道，我同意，虽说这一切当然并非出于恶意，刚好相反，是为了对新娘表示祝贺，是好心肠，是因为不懂有更好的、更高雅的欧洲风俗。不，我笑是另有原因，就是说，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贵妇人和我们的时髦服装店。当然，文明的贵妇人现在已经不把亵衣送给双亲看了。可是，譬如说，当她们到时装店定做衣服时，她

们是多么机灵、多么深思熟虑又多么内行地知道在漂亮服装的某些地方塞上棉花呀！为什么要塞棉花？当然是为了漂亮，为了美观，pour paraître[1] ……此外，她们的女儿，这些天真无邪、刚刚离开寄宿学校的十七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也都懂得填塞棉花，诸如棉花有啥用处，棉花该填在哪里，该填在衣服的哪一部分，又是为什么要填，就是说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些她们都知道……你看，我笑着想道，这种操劳，为塞棉花而自觉地操心，比起把倒霉的亵衣送给新娘双亲过目，天真地相信这很必要，这才道德，难道就更贞洁，更道德，更纯真吗？……

我的朋友们，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认为我现在忽然想大发宏论，要证明文明并不意味着发展；正好相反，在晚近的欧洲，文明反而以鞭子和监狱阻碍了一切发展！切莫认为我要证明：在我们国家，人们野蛮地把文明与真正正常的发展法则混为一谈；也别认为我要证明：文明在欧洲早已受到谴责，在那里只有私有者为保全自己的财产才拥护文明，虽然在那里大家都是私有者，或者都想成为私有者；切莫认为我要证明：人的灵魂不是 tabula rasa，不是那种可用以塑造一般的人类的蜡块；也别认为我要证明：首先需要的是天性，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独立自主的、基础深厚的、无拘无束的生活，还有对自己民族潜力的信心。切莫认为我会对你们说：我仿佛不知道我们的进步人士（虽说远非所有的进步人士）绝对不拥护塞棉花，并且完全加以非笑，正像非笑向双亲呈示亵衣一样。不，现在我想说的只是：这篇文章不是别无用意地指责和痛斥亵衣

① 法文：为了炫示。

的，它不光是指出这是野蛮行为，而显然是在揭露老百姓的、民族的、自发性的野蛮行径，以此来反衬我们上层贵族社会的欧化文明。这篇文章装腔作势，它似乎不愿意知道揭发者本人可能要坏一千倍，糟糕一千倍；我们只不过是把一种偏见和卑鄙行径去替换另一种更大的偏见和卑鄙行径罢了。这篇文章好像没有看到我们自身的偏见和卑鄙行径。我们何必对老百姓这样盛气凌人，双手叉腰而且要吐唾沫呢！……要知道，深信这样揭露是正当而无可厚非，是可笑的，而且是极其可笑的。这种信念要么纯粹是对老百姓的傲慢与鄙视，要么是对欧洲文明形式的盲目的、奴性的崇拜，后者就更加可笑。

可又怎么办呢！要知道，这类事每天可以碰到上千件。请原谅我讲这一个故事。

其实，罪过在我，是我有错！因为我过快地从爷爷辈一下子跳到了孙子辈，中间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请回忆一下恰茨基[①]，他既不是又天真又狡狯的爷爷，也不是盛气凌人、主宰一切、扬扬自得的后生。恰茨基，这是我们俄国的欧洲人[②]的一个完全独特的典型，是一个可爱的、热情洋溢的、受苦的、眷恋俄罗斯和乡土的典型，但当他必须寻找一个——

可以安慰他饱受凌辱的感情的角落[③]

---

① 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原是正面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以他作为脱离人民“根基”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因为认为他是下文说的“俄国的欧洲人”。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地方把接受西欧文化的人叫“俄国的欧洲人”。

③ 引自《智慧的痛苦》，第 4 幕，第 14 场。

的时候，他还是去了欧洲。总之，这是一个现在毫无用处，而从前某时曾是非常有用的典型。这是一个空谈家，饶舌者，但却是一个诚实的空谈家，为自己一无用处而在良心上感到苦闷的空谈家。现在，他在新一代人中重新诞生了，而且我们相信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相信他很快就会重新出场，但却不再像在法穆索夫[①] 家中舞会上那样歇斯底里大发作；他将作为一个骄傲有力的、温和而富有爱心的胜利者重新出场。不仅如此，到那时他会意识到他那饱受凌辱的感情能得到抚慰的地方，并不在欧洲，可能就在眼前，而且会找到他该做的事情并着手付诸行动。你们知道吗，我确信即使现在我们国家里也不只是有文明的看守和崇欧的固执狂；我相信并坚决认为：青年的一代人已经诞生了……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关于恰茨基我倒是想再说几句。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恰茨基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②]，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能找不到事情做呢？而且像恰茨基这样的人，一连有两三代都没有找到事情做。这是事实，面对这个事实，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出于好奇提出这个问题并不碍事。我就是弄不明白，一个聪明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处于什么情况下，怎么能找不到事做。据说，

---

① 《智慧的痛苦》中的反面人物。

② 普希金和别林斯基认为，聪明的是《智慧的痛苦》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称恰茨基是“聪明而心地善良的青年”。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在《时代》杂志著文说，恰茨基“首先是个诚实而又积极做事的人，又有着战斗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完全赞同阿·格里戈里耶夫的见解，他责备恰茨基做事消极，并解释说原因在于“怕脏怕累”。

这一点是颇可争论的，可我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他[1]。既然是个聪明人，就得争取自己要达到的目的，不能走一俄里，那就走一百步，这样总好一些，总是离追求的目标近了一些。如果必得一步达到目标，在我看来，这根本就谈不上聪明了，甚至可以说这是懒汉的做法。我们不愿劳动，不习惯一步一步地走，却妄想一步到达或者一步变成雷古卢斯[2]。这就是懒汉的想法。然而恰茨基做得很好，他又悄悄溜到国外去了。如果当时稍一耽搁，也许就得往东边去，而不是往西边去了[3]。在我们这里，人们都喜欢西方，一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大家都会到那里去。瞧，我现在就是去那里。“Mais moi c'est autre chose.”[4]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人数很多，数不胜数，他们所有的人都好像在寻找可以安慰他们饱受凌辱的感情的角落。至少，他们都在寻求什么东西。在法穆索夫家庭舞会之后，而且一般说是舞会结束的时候，恰茨基这一代的男男女女到那里去的可就增加很多了，多得像海边的沙粒一样。到那里去的也不仅是恰茨基一类的人，他们全都从莫斯科到那里去了。现在那里有很多的列彼季洛夫、斯卡洛左布之流，他们都已经退休，老而无用就来到海滨疗养地以度残生。娜塔里亚·

---

① 这里作者是在反驳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在《多余的人和容易动气的人》(1860) 一文中，坚持必须区分在尼古拉反动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多余人和自愿形成的多余人，后者也就是当代无所事事的主人公。但作者同时又部分地同意赫尔岑，强调在多余人中有一种类型，过去曾经是极其有用的人，现在则毫无用处了。就是赫尔岑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多余人的争论，主要的参与者是《钟声》报和《现代人》杂志。

② 雷古卢斯 (? —约前 248)，罗马政治家和统帅，以勇敢著称。

③ 这里暗示，恰茨基在独白中表现出十二月党人的情绪，因此可能会像十二月党人一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④ 法文：我可是另当别论。

德米特利耶芙娜和她的丈夫都是那里的常客。甚至赫列斯托娃伯爵夫人每年都要去那里。这些老爷、太太们[①] 连莫斯科都感到厌倦了。但只有莫尔恰林[②]不走，他留在家里，另有打算，而且只有他单独留在家里。他献身祖国，可以说是献身父母之邦[③] ……如今他可是不容易见到了。他连自家的前厅也不放法穆索夫进去，他说："那都是乡下的邻居啦，到城里就不和他们交往了。"他有自己的事业，找到了自己的事情做。他在彼得堡，并且……并且官运亨通了。"他了解俄罗斯，俄罗斯也了解他。"是的，俄罗斯对他了如指掌，久久不会忘记。他现在甚至也不再沉默寡言了，相反，只听他一个人说个没完。他也读起书来了……可是干吗老说他呢！我是讲他们所有的人都到欧洲寻找安乐窝，的确，我原以为他们在那里过得要舒适些。可是他们脸上总是显得忧郁……这些可怜虫！他们的内心总是那么骚动不安，总是处于一种病态的、苦闷的动荡之中！他们带着游览指南到处跑，在每一个城市贪婪地参观各种名胜古迹，的确像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像是在继续完成国家的公务。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哪怕只有三个窗口的宫殿，只要游览指南上标出就去看；也不放过任何一幢跟莫斯科或彼得堡

---

①② 上面列举的都是《智慧的痛苦》里的人物。

③ 这里是把人所共知的一个文学人物移用到另一时代、另一种环境里。后来萨蒂科夫-谢德林在讽刺作品《在温和谨慎的环境里》(1874—1876) 的第 1 部，就是用这种手法描绘了官场上平步青云的那些莫尔恰林老爷们。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这部作品，在《作家日记》(1876 年，10 月号) 中的《两起自杀》里写道：我"知道《智慧的痛苦》这本书已经快四十年，只是到今年才真正理解这个喜剧中一个最鲜明的典型，就是莫尔恰林"，是萨蒂科夫-谢德林"突然在自己一部讽刺作品里再现了这个人物"，从而给我"解释清楚"了这个主人公。

最普通的房屋十分肖似的市长官邸；他们仔细观看鲁本斯[①]所画的牛肉，相信这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三女神，因为游览指南让人相信这个；他们再跑到西斯廷教堂的圣母像前[②]，站在那里傻等，以为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什么人从地下钻出来，驱散他们毫无来由的忧愁和疲惫。而离开时却颇为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可不是英国旅行男女那种自满的、完全机械的好奇心，他们很少看名胜古迹，而主要是看游览指南，也不期待见到任何新鲜的、惊人的事物。他们关心的不过是检查游览指南上记载的对不对：某个东西到底高多少英尺，重多少磅？然而我们的好奇心却是某种古怪的、神经质的、非常贪婪的；而且自己早就知道，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消说这是指没有听到丁点儿事故的时候。而只要飞来一只苍蝇，马上就又骚动起来了……我现在说的只是指那些聪明人。其他的人用不着操心，上帝会保佑他们。我也不是说那些永久定居、渐渐忘掉自己的语言、开始听天主教神父传教的人。要是说到全部这些人，只可以这样讲：我们一越过艾德库能，就立刻变得极像失去主人到处乱跑的不幸小狗。你们以为我是怀着嘲笑写这些吗，我是在责怪什么人吗，比如说："目前正值如何如何之时，您却到国外去了！现在出现了农民问题，您却到了国外！"等等，等等。噢，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再说，我算老几，有什么资格责怪人家？凭什么责怪，责怪谁

① 鲁本斯（1577—1640），著名的佛兰德斯画家。这里指的是他的名画《帕里斯的评判》（1635）或《三美神》（1638—1640），两画均为三裸体女神像。

② 这里指拉斐尔（1483—1520）名画《西斯廷圣母》（1515—1519），收藏于德国德累斯顿画廊。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这幅作品。

呢？“我倒愿意做些事，可是没有事可做，就是有，轮不到我们就有人做了。职位都被人占去了，是盼不到空缺的。人家不用你，何苦到处去钻呢！”这都是借口，没有什么别的。这种借口我们都背熟了。不过，这讲的是啥呀？我扯到哪里去了？我在国外哪里见得了许多俄国人哪？要知道，我们才刚刚驶进艾德库能……难道已经开过去了？真的，柏林、德累斯顿、科隆——都已经过了。我虽说一直坐在火车上，可眼前见到的已不是艾德库能，而是亚尔凯林，我们已经进入法国境内了。巴黎呀巴黎！我本想说说巴黎，可是把它给忘了！只顾思考我们俄国的欧洲人了。当你亲自到欧洲的欧洲去做客的时候，出现这种思考也是可以原谅的。其实，何必请求原谅呢，要知道这一章本来就是多余的呀。

第四章 对旅客而言并非多余的一章

关于法国人"是否真的没有理性?"的最后答案

不，法国人为什么没有理性？我一面端详着刚刚走进我们车厢的四位法国乘客，一面询问自己。这是我在他们国土上首先遇到的法国人，如果不把我们刚离开的亚尔凯林的海关人员计算在内的话。海关人员非常有礼貌，办事效率很高，所以我怀着在法国旅行一开始就感到满意的心情走进了车厢。火车到达亚尔凯林之前，在有八个座位的包厢里还只来了两个人，我和一个瑞士人。这是个纯朴和气的中年人，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交谈者，我和他一口气聊了约莫两个钟头。现在我们有六个人了，可是奇怪的是，来了四个新的旅伴之后，我那位瑞士朋友突然变得沉默不爱说话了。我本想和他继续刚才的谈话，可他显然急于打住话头，就含含糊糊地、冷淡地、几乎是生气地说了两句什么，然后把脸转向窗口，开始观赏风景了。过了片

时，他拿出一本德文的游览指南，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我立时丢下他，默不作声地开始盯着我们这四位新旅伴。这是几位有点儿古怪的人。他们上车没带行李，完全不像旅行的人，没有带一个包裹，甚至穿的衣服也不像是去旅行。他们都穿着单薄的常礼服，非常破旧，只是比我们军官的勤务兵或乡间中等地主的仆人穿着稍强一些。他们身上衬衣脏兮兮的，颜色鲜艳的领带同样很脏。其中一人的脖子上缠着一个破烂的丝头巾，看来十多年一直缠在脖子上，已经积了一俄斤[①] 的油垢。此人袖口上还嵌着几颗胡桃大小的假钻石纽扣。然而他们举止蛮潇洒，甚至还显出一些雄赳赳的样子。这四个人看来年龄仿佛三十五岁上下，面孔虽然各不相同，但彼此非常相像。脸色都显得疲惫不堪，嘴上蓄着法国人常见的小胡子，彼此也都十分相似。显然，这些人饱经沧桑的脸上总是摆出一副苦涩却非常干练的表情。我还觉得他们彼此是熟识的，不过我不记得他们相互说过一句话没有。看样子他们对我们，亦即对我和那个瑞士人好像不屑一顾，只是随随便便地吹着口哨，随随便便地坐在座位上，十分冷漠可却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我点了一支烟，闲得没事就仔细地看着他们。我脑子里真的闪过一个问题：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说工人不是工人，说资产者不是资产者。莫非他们是退伍军人，某种 à la demi-solde[②]，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我对他们并没太注意。过了十分钟，火车刚到下一站，他们四人就立时接连跳下了车。然后，车门砰的关上，火车又往前飞驰。在这条铁路上各站几乎没人等车，一般停两分钟，多则三分钟，就继续往前开了。这趟车很好，就是说开得

---

① 一俄斤约等于四百一十克。
② 法文：领半薪的。

特别快。

当车厢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个瑞士人立刻合起游览指南，放到一边，表现出满意的样子看了看我，显然是想和我继续谈话。

“这几位先生在车上没待多久嘛。”我一边说，一边好奇地望着他。

“是的，他们就坐一站。”

“您认识他们？”

“认识他们？……要知道，他们都是警察……”

“怎么？有这样的警察？”我吃惊地问。

“正是……我一眼就马上看出您没有料想到。”

“这样说来……难道他们是密探？”（我还是不愿意相信。）

“可不是。他们是因为我们才上车的。”

“您真的知道？”

“啊，这个毫无疑问！这条路我来过几次了。早在税关检查我们护照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指给他们看，把我们的名字等等都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上车来，监送我们一程。”

“可既然他们已经看到我们了，何必还要监送我们呢？您不是说在前面的车站上已经把我们指给他们看了吗？”

“是的，而且把我们的名字也告诉了他们。不过，这还不够。现在他们可把我们一一仔细研究过了：脸样呀，服装呀，提箱呀，一句话，您身上的一切都是他们注意的对象，连您的领扣、袖扣都注意到了。您拿出一个烟盒，他们也要把您的烟盒记下，要知道，一切细节，特征，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特征都记下来。在巴黎，您可能销声匿迹，改名换姓（就是说，如果您是个嫌疑分子的话），那时这些细节就可以帮助他们去查找您。而且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一切从那个车站用电话告诉巴

黎，在巴黎就会把这一切保存在该存放的地方备查。除此以外，旅馆老板还应当把外国人的一切情况，包括细节，统统报告上去。”

“可是何必来这么多人，一下子来了四个。”我仍然有些困惑不解，接着又问。

“噢，他们在这里有很多人。大概这一次外国人不多，如果多的话，他们就要分头去各个车厢。”

“可他们根本连看也没有看我们，一直在向窗外瞧。”

“啊，您用不着担心，他们把一切全都看在眼里……他们就是专门为了我们才上车的。”

“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法国人没有理性’啊。”我心里这样想，而且（我不好意思地承认）用有点不信任的目光睨视这个瑞士人：“老弟，你莫非也是这种人，只不过在装样子罢了。”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只不过一瞬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虽荒唐，却是不由自主地就这样想，有什么办法呢……

那个瑞士人没有骗我。在我落脚的那个旅馆里，立时有人把我全部细小特征记录下来，报告了有关部门。从记录的准确和细致来看，可以断定，你进旅馆后的全部生活，你的每一步都会分毫不差地观察并记录下来。不过，我第一次住的那家旅馆，对我本人还没有找太多的麻烦，自然，除了根据登记簿向我提出和需要我写明的问题，如姓名、乘什么车来的、从哪里来，以及此行目的等外，关于我的其他情况，则是暗地记下来的。可是，当我去伦敦逗留了八天回来之后，由于原来的 Hôtel Coquillière[①] 没有房间，而住到另一家旅馆时，这家旅

① 法文：贝壳饭店。

馆可就坦率得多了。总的说，这一家 Hôtel des Empéreurs① 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更纯朴一些。老板和老板娘确实都是好人，都很客气，他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对自己的房客照顾得非常周到。在我投宿的当天晚上，老板娘在门廊里叫住我，请我到那用做账房的房间里去，她丈夫也在场，很明显，这里的业务都是由女主人经管的。

"请原谅，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的特征。"她客客气气地开始说。

"我可都告诉过你们……我的护照在你们那里。"

"是的，可是……votre état?"②

这个"votre état"是个相当复杂的东西，我从来就不喜欢它。怎么写好呢？写"旅行家"吧——太抽象。写"Homme de lettres"③ ——人们就不会怎样敬重你。

"最好写'propriétaire'④，您看如何？"老板娘问我，"这再好不过的了。"

"对，这是最最合适的。"丈夫随声附和说。

"写好了。那么现在请问，为了什么事您到巴黎来？"

"我是个旅行者，路经此地。"

"噢，是的，pour voir Paris⑤。请问，麦歇⑥，您的身材？"

"什么身材？"

"您身体有多高？"

---

① 法文：帝王饭店。
② 法文：您的身份，或社会地位。
③ 法文：作家。
④ 法文：业主。
⑤ 法文：为了参观巴黎。
⑥ 法语音译：先生。

“您看，是中等身材。”

“是这样，麦歇……不过想知道得详细些……我想，我想……”她继续说，但有点窘，于是用眼神问丈夫的意见。

“我想有多高……”丈夫一边说出数字，一边目测我的身高。

“你们为什么要知道我的身高呢?”我问。

“噢，这是必——须的！……”老板娘答道，口气亲切地把“必须”这两个字拉得很长，然后把我的身高记到了登记簿上。“麦歇，还有您的头发？淡黄色的，嗯……颜色很浅……是直发……”

她把头发也记上了。

“对不起，麦歇，”她继续说，同时放下笔，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露出很亲切的表情走到我身边。“请到这边来，往前两步走到窗边上。得看清楚您眼睛的颜色。嗯，浅色的……”

她又用眼色征询丈夫的看法，显然，他们彼此非常亲爱。

“更像是灰色的，”丈夫特别认真地、甚至是以很操心的神气说。“Voilà①，”他指着自己眉毛上方，对妻子眨了下眼睛，可我非常清楚他指的是什么。我额头上有一个小伤疤，他要妻子把这个明显特征也记下来。

“请允许我问一下，”当全部检验结束以后，我对女老板说，“难道要求你们做如此精确的报告吗?”

“噢，麦歇，这是必——须——的！……”

“麦歇!”丈夫带着特别庄严的神情随声附和说。

“可是在 Hôtel Coquillière，可没有这样问我。”

“不可能，”女老板赶忙接下去说，“他们对此负有很大的

---

① 法文：这儿。

责任。大概是不声不响地端详清楚了，那是一定的，一定把您看了个够。我们对我们的房客比较随便，比较坦率，对他们像对亲人一样。您对我们会满意的，您会知道的……"

"噢，麦歇！……"丈夫庄重地证实说，脸上甚至出现了动人的表情。

这是一对令人感到非常正直、非常殷勤的夫妇，至少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可是说"必须"两字时，完全没有请求原谅，也不用缓和的语气，而是把这看做完全必要的事，几乎与他们个人的信念完全一致。

就这样，我待在巴黎……

第五章 巴　尔[1]

就这样，我到了巴黎……不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会给你们讲很多巴黎本身的事。我想关于巴黎你们已经从俄文书里读过多次，甚至已经读厌烦了。况且，你们亲自到过巴黎，一定比我观察得更清楚。在国外，按照游览指南，按照规定和为旅行者指定的地方去参观，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因而有些地方我漏看了许多东西，对此，我说起来都感到惭愧。的确，我在巴黎忽略了许多东西，尽管我也说不出究竟漏看了什么，但是可以说一点：我给巴黎下了一个定义，给它找到一个形容词，而且坚持用这个形容词。这就是，巴黎是地球上最讲道德、最有德行的城市。多么有秩序！何等有理智，何等明确而又稳定的关系。一切都那么有保障，那么按部就班，大家都那么称心如意，都竭力自信自己一切称心如意，非常幸福；而且……而且……也就到此止步，再往前可就无路可走了。你们会不相信他们到此止步；你们会大声嚷嚷，说我过甚其词，说我火气太

---

① 有多种解释：一说为古代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之神；另一说为古代闪族司农业丰收之神；后来被认为是皇权的保护神。但据本书俄编注则是天神、太阳神。祭祀它时要用肆无忌惮的淫荡形式，并以人为牺牲。

盛，因为爱国心而诽谤人家，说什么实际上什么事物也不可能完全停留在原处不动。可是，我的朋友，要知道，我在这篇札记的第 1 章事先就告诉过你们，我可能连篇瞎说。请你们别打搅我。你们大概也知道，如果我是瞎说，那我自信绝非有意扯谎。依我看，有这一点就足够了。那么，就请你们让我无拘无束地说下去吧。

是的，巴黎是一个奇异的城市。这里多么称心惬意，对有权享受舒适的人来说，这里是多么舒适，有着多种多样的舒适！而且我要再说一遍，多么井井有序！可以说，是寂静的秩序。的确，过不了多久，这个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巴黎就会在寂静有序中变成某种呆板的德国大学城，类似海德堡[①] 之类的城市。看来是朝向这方面发展。就不能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海德堡吗？这里是何等地循规蹈矩呀！请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倒还不是外部的规矩限制，这种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是相对而言）；我说的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巨大的约束。巴黎正变得窄小，像是自愿地、出于爱好地在收缩，令人感动地蜷缩起来。在这方面，例如伦敦就迥然不同！我在伦敦一共逗留了八天，至少在表面上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有非常开阔的画面，非常鲜明的风貌，即独特的、不拘一格的布局。一切都由于独特而显得如此宏伟和鲜明，简直能为这种独特性而陶醉。每一种鲜明的特点，每一个矛盾都和它的对立物同时共存，固执地携手并进；它们虽然彼此矛盾，但看来绝不互相排斥。所有这一切好像都在顽强地维护自身，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看来彼此并行不悖。其实这里也在进行着同样顽强的、无声的而且是由来已久的殊死斗争：一方面是

① 德国城市，有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建于 1386 年）。

整个西方普遍的个性原则，另一方面是必须设法相安共处，无论如何要形成一个群体，同住一个“蚁冢”。哪怕是变成一个蚁冢，也得能相安无事，彼此不致残杀，否则就变成了吃人的生番！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一点上伦敦和巴黎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由于绝望而拼命要保持 statu quo①，彻底抛弃一切愿望和希望，诅咒那种连进步领袖们也不能坚信的未来，从而对巴尔② 顶礼膜拜。然而，请你们不要醉心于夸夸其谈：所有这一切只是有理解力的先进者心里才能自觉地意识到，而在大众的生活机体中则是不自觉地、本能地流露。可是，例如巴黎的资产者几乎是自觉非常满足，并且相信一切都理应如此，如果你们怀疑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甚至会揍你们一顿。他所以要揍你们，是因为直到现在他仍然有点担心，尽管非常地自信。伦敦虽然也是如此，但那里是非常广阔、令人惊异的画面，即便在外表上同巴黎也截然不同。这是一个日夜忙碌的、像大海一样辽阔的城市，这里有机器的轰鸣声，有从屋顶上通过的铁路（不久就会铺在房屋底下③），有大胆的进取精神，有貌似没有秩序而实为极高度的资产阶级秩序，那污浊的泰晤士河，那弥漫着煤烟的空气，那一个个出色的街道花园和公园，还有那像白教堂区④ 那样挤满衣不蔽体、粗野和经常饥饿的穷人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市角落。这里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财富和世界

---

① 拉丁文：现状。
② 此处用在转义上，意为收敛、捞取暴利之神。
③ 指 1860—1863 年在伦敦兴建的第一条地下铁路，它长达三点六公里。
④ 伦敦的东区，19 世纪这里居民主要是穷劳工。

性贸易的伦敦金融中心区，有水晶宫[①]和世界博览会……的确，博览会规模异常惊人。你会感觉到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它能把世界各地前来的无数人“合成一群”[②]；你们会意识到一种非常巨大的思想；你们会感觉到某种目标在这里已经达到，这里是胜利，是凯旋。你们甚至好像开始害怕起什么东西来了。不管你们怎样我行我素，但你们不知怎的感到害怕。“这难道真是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吗？”你们会这样想，“这里就是终点吗？这真的就是‘合成一群’吗？”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当真认作是十分正当的，而可以完全默认？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庄严，如此得意，如此足以自豪，以至使你们激动不已。你们看着这些从全球恭顺地来此的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他们抱着同一种思想，平静地顽强地默然挤在这个巨大宫殿里，你们就会感觉这里正完成着某种最后的事，事情不但完成了，而且达到了终结。这是某种像圣经的景象，是近似巴比伦[③]的故事，是《新约全书·启示录》[④]上的某种预言在你们眼前实现了。你会感觉到，只有在精神上不间断地加以抗拒和否定，才能免受影响，才不会屈服于印象，拜倒在事实面前，才不会对巴尔崇拜得五体投地，也就是说，才不会把现存的事物视做自己的理想……

---

① 由建筑师约翰·帕克斯顿设计，1851 年建于伦敦市内，后于 1853—1854 年迁至市郊，1851 年和 1862 年伦敦举行的两届世界博览会均以它为主要的展馆。

②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0 章，第 16 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③ 为公元前 2 千纪初至前 539 年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的首都，以其豪华的建筑物等著名。

④ 是现存基督教文学作品中最古老的著作，其中包含有关世界与人类的命运的预言。

你们会说："嗯，这是胡说，是病人的呓语，是神经质，夸大狂。任何人也不会关注这个，任何人也不会把这个当做自己的理想。何况饥饿和奴役是极其无情的，它定要激发否定情绪和产生怀疑主义。那些饱食终日、悠闲游荡的浅薄之徒，当然可以想象《新约全书·启示录》中的种种情景，并且竭力夸张，为寻找刺激不惜在任何现象中制造强烈的感觉，来安慰自己的神经……"

"那好吧，"我答道，"就算我是被外表的景象所吸引，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你们能看到创造这种巨大的外表景象的强大精神是多么骄傲，看到这种深信自己胜利和成功的精神是多么骄傲，那么你们定会因它的骄傲、顽强和盲目而为之发抖，替这种受骄傲精神所笼罩和统治的人们而发抖。由于统治一切的精神是那么强大，那么骄傲，由于这种精神的创造物达到了如此庄严的结果，即使饥饿的心灵也常常惊呆、屈服、顺从，到杜松子酒或淫荡中寻求解脱，并开始相信：一切就应该是这样的。事实逼人，民众麻木，沾染上中国人的习气①；即便产生了怀疑，也只会怏怏地咒骂着，到摩门教② 之类的东西中去寻求出路。在伦敦你们可以看到大众活动的巨大规模和动人景象，这是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不会真正见到的。例如，人们告诉我，每逢星期六夜晚，五十万男女工人带着孩子像海洋一样泛滥于整个城市，大多数人挤在某些街区，他们通宵达旦地欢庆休息日，也就是像牲口似的大吃大喝一通，来补偿一个

① 19世纪中期俄国人常用"中国习气"来形容停滞落后，俯首听命于专制暴君的习气。

② 1830年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宗教，创立者为新英格兰贫农之子史密斯。其主要组织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的"先知"宣扬极端神秘主义，敌视进步。

星期的辛劳。这一切要花去自己整个星期的积蓄，花去繁重劳动和诅咒赚得来的钱。肉店和食品店里的煤气灯射出粗大的光柱，街道给照得通明，很像是为这些白皮肤的黑人举办一场舞会。人们都挤在敞着门的小酒馆里和街道上，大家边吃边喝；酒店装饰得像宫殿一样；全都喝得烂醉，但却并不快乐，而是忧郁、苦恼，而且不知怎的总是很怪地默不作声。只是有时詈骂和流血殴斗才会打破这令人费解的、郁闷窒息的沉默气氛。大家都急忙忙地很快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女人也不甘落后于男人，她们跟自己的丈夫一起，也喝得烂醉如泥；孩子们则在他们中间乱跑乱爬。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一点多钟时我迷路了，挤在数不清的忧郁人群中，在街上溜达了许久，几乎全靠打手势向人问路，因为我全不懂英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归路，但我所目睹的印象，此后一连三四天一直在折磨我。人民到处都是人民，可这里一切是如此宏大，如此鲜明，使你们好像感触到了以前只能想象的东西。你们在这里看到的甚至不是人民，而是意识的丧失，而且这种意识丧失是一贯的，心甘情愿的，受到鼓励的。你们看着所有这些社会贱民时，心里会感到，对他们来说，实现预言还早着呢，把棕树枝和白衣[①]赐给他们也还早着呢，而他们还必须长久地向万能上帝呼吁：'上帝呀，要等到几时呢?'[②] 他们自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暂时通过地下的摩门教徒、震颤教徒[③] 以及巡礼香客等，替自己向社会实行报复。……我们惊讶人们何以愚蠢地加入震颤教徒和巡礼香客的行列，却没有料到这是要摆脱我们的社会轨

① 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7章。
② 引自《新约全书·启示录》，第6章，第10～11节。
③ 基督教的一派，祭神舞蹈时皆作颤抖之状。

道，是一种固执的、无意识的出于本能的摆脱；是为寻找出路而无论如何要摆脱；他们是厌恶我们而又心怀恐惧地要摆脱。这些被遗弃的、被从人间筵席上排挤出来的千千万万的人，被他们的兄长投入黑暗的地下，在这里互相挤压、倾轧，到处摸索大门，寻找出口，为求不至于在黑暗的地下窒息而死。这是最后的、绝望的挣扎，要挤回自己的一群中去而摆脱一切，甚至摆脱人的形象，只要能够按自己的意思生活，只要不同我们在一起就好……”

我在伦敦还看到过一种与此相类似的人群，那规模之大，除了伦敦在任何地方你们也看不到。从某一点上来说，这也是外表诱人的东西。凡是到过伦敦的人，大概会有一个夜晚去一趟干草市场。每天夜里，在这个区的几条街上，聚集着成千上百的妓女。街道用煤气灯照得一片片通明，这灯景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用玻璃和金箔装饰起来的漂亮的咖啡店到处都是。这里既可以聚会，又可以留宿。来到这群人当中，简直令人害怕。可这人群的成分真让人纳闷：这里既有老太婆，也有叫你停步吃惊的美女。全世界都没有像英国女子那样类型的美人。这些人密密麻麻，拥挤不堪地聚在各条街上。人行道上容纳不下了，就挤满了整条街道。人人都在渴望获得猎物，一遇到什么人，就厚颜无耻地扑了上去。在这里，有人服饰华贵，有人衣衫褴褛；年龄则彼此相去悬殊，全都混在一起。在这堆可怕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的有醉醺醺的流浪汉，也有拥有爵位的富翁。这里可以听到谩骂声、吵架声、拉客人的嬉笑声，以及还有点腼腆的美女的悄悄恳求声。而这有时又是怎样的天姿绝色，那容貌活像从美人画上描下来的！记得我有一次走进一个

casino[1]，那儿有人在洪亮的乐声中翩翩起舞，许许多多人挤在那里，场内陈设富丽堂皇。可是英国人就在欢乐时刻也离不了那阴沉沉的性格：他们跳舞也板着脸，甚至很忧郁，挪动舞步仿佛是在尽义务。在楼上的走廊里，我遇到一个姑娘，简直惊异得立即站住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理想美女。她同一个青年坐在一张小桌旁，年轻人像是一个富有的绅士，从多方面看来，他并非经常涉足游乐场的常客。也许，他是来此找她，两人终于见面，或者他们是约好在此见面的。他同她讲话不多，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时断时续，好像他们所讲的话并非两人想说的，谈话常常中断，出现长时间的沉默。她十分忧郁，她的面容细嫩、清秀，在她妩媚而有点高傲的眼光里，有某种隐秘和忧愁，有种沉思、苦闷的神情。我觉得她患有肺病。她的素养一定高于、而且不能不高于这一群不幸的女人，否则人的相貌岂不毫无意义了吗？这时，她正喝了杜松子酒，年轻人为她付了钱。最后，他站起身来，握了握她的手，两人就分开了。他离开了游乐场，她因为喝了酒，苍白的脸上密密的斑点变得绯红，也走开并消失在拉生意的女人堆里了。在干草市场，我看到一些做母亲的，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去营生。有的十二三岁的女孩，抓住你的手，让你跟她走。记得有一次在街上，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年龄不超过六岁，衣衫褴褛，浑身泥污，光着双脚，瘦骨嶙峋，是被人毒打过的，透过她破烂的衣服露出了她满身伤痕。她似乎不省人事，漫无目的地慢慢走着，谁知道她为什么混在人群里；也许她是饿了，可任何人也没理睬她。而最使我惊讶的是，她走着，脸上流露出一副悲痛的、无可奈何的绝望神情。看着这么小的人就已承

---

① 英文：游乐场。

受如此的不幸和绝望，心中不是滋味，痛苦极了。她总是向两边摇晃着头发蓬乱的脑袋，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并且抬起两只小手打着手势，然后又双手交叉一起，紧紧按在赤裸着的胸前。我转回身来，给了她半先令。她收起钱，然后非常惊讶地露出胆怯而又惊慌的表情看了看我，猛然拼命向后跑去，好像怕我把钱从她手里夺回似的。还是一股孩子气……

一天晚上，在一群荡妇和色鬼中间，有一个女人急急忙忙从人群中钻出来，叫住了我。她一身黑衣服，脸差不多都给帽子遮住了，我几乎还没能看清，只记得她那凝视的目光。她用蹩脚的法语说了些什么，我丝毫没有听懂，接着她把一张小纸头塞到我手里，就匆匆地往前走了。我在一家咖啡店的有亮光的窗子前把这张纸头看了一遍，这是一张方形的小纸片，一面印着："Crois-tu cela?"[①] 另一面也印着法文："复活在我，生命也……"[②] 之类尽人皆知的经文。你们都会同意，这也是相当新奇的事情。后来人们告诉我，这是随处散布、坚持不懈的天主教的宣传品。他们要么在大街上散发这种小纸片，要么散发印有摘引福音书和圣经上经文的小册子。他们无偿地散发这些东西，硬塞给人，强人接受。传道者人数极多，有男有女。这是一种巧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宣传。天主教神父会亲自跟踪盯住一个工人，钻到他穷苦的家里。譬如说，他看到一个病人，躺在湿漉漉的地上一堆破烂里，周围有几个因挨饥受冻、野性发作的孩子，还有一个饥饿的、而且还常常是醉醺醺的老婆，神父就供给他们吃，供给他们穿，让他们能够取暖，并且

---

① 法文：你信不信这个？

② 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25 节。全文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给有病的治病、买药，做他们家的朋友，最后，使他们都成为天主教徒。然而，有时神父给病人治好病之后，却被人家连骂带打地赶走。可是，他并没有失去耐心，再到另一家去。这儿又把他赶了出去；可他一切都能忍受，最后总会抓住机缘，吸收某个人加入天主教。英国圣公教的牧师是不去穷人家里，也不允许穷人进教堂的，因为穷人拿不出付座位的钱。工人之间的婚姻，以至总的说来，穷人之间的婚姻，差不多往往是不合法的，因为举行婚礼费用昂贵。顺便说说，这种家庭里许多丈夫总是毒打他们的妻子，甚至把她们打成残废，以至死去活来，而且用的多半是在壁炉里拨煤块的通条，这在他们手中已经成了专门打人的工具。至少报刊上每逢叙述家庭吵嘴、受伤和凶杀时，总是提到这种通条。他们的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就常常到外边去，和闲人混在一起，结果就不回到父母身边来了。英国的牧师和主教都非常傲慢和富有，他们生活在富有的教区，都感到心安理得，一个个都长得胖乎乎的。他们都是些读死书的人，很有学问，自命不凡而又认真地相信自己那种呆板的品德，相信自己为了阔人有权进行平静而自信的道德说教，有权发胖和过富裕生活。这是富人的宗教，而且没有蒙着假面具，至少这是合理的，并无欺骗。这些信奉宗教而甚至于神智不清的教授们有一个独特的乐趣：即传教。他们走遍全世界，并且深入非洲腹地去说服一个野蛮人信教，但却置伦敦数以百万计的野蛮人于不顾，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可是，有钱的英国人，那里所有的公子哥儿，全都笃信宗教，而这种信仰是阴沉、忧郁的，与众不同的。英国诗人们自古以来就喜爱歌颂在乡间笼罩着橡树、榆树等百年古木的牧师住宅的美景，以及他们善良的妻子和金发碧眼的美艳女

儿。[1]

可是，当黑夜消失，白昼开始的时候，那种骄傲而又忧郁的精神，重又堂而皇之地君临这座大城市的上空。它既不为夜间发生的事情不安，也不为白天在四周见到的事情操心。巴尔统治着一切，他甚至不要求人们俯首听命，因为他深信人们是会俯首听命的。他对自己信心十足。只是为求排除麻烦，他鄙薄而平静地来点有组织的施舍，此后再也不可能动摇他的自信心了。巴尔并不像在巴黎那样，对某些粗野的、令人疑虑和不安的生活现象视而不见。但大众的贫穷、苦难、怨声和麻木不仁，丝毫也没有使他感到惶恐和焦虑。他满不在乎地让所有可疑虑的、凶险的现象与自己生活在一起，让它们大白天在身边与自己并存。他不像巴黎人那样怯懦而又努力地说服自己，鼓励自己，提醒自己说：一切平安无事。他不像在巴黎那样把穷人藏到什么地方，免得他们打扰自己，平白无故地惊扰自己的好梦。巴黎人像鸵鸟一样，喜欢把脑袋钻到沙里，这样就可以看不到追捕它的猎人。在巴黎……可是，我这是怎么啦！我又没有在巴黎……诸位，我什么时候才能养成说得有条不紊的习惯……呢？

---

① 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哥尔斯密（1728—1774），在《威克菲牧师传》（1766）里写农村中的一个穷牧师普伦姆罗斯和他的家庭，过着牧歌式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大约就是指的这部小说。

第六章　试论资产者

这儿一切为什么总是踌躇退缩，为什么总愿意在小钱上耗费精力，总是羞羞答答，总想不为人知；"我并不存在，世上根本没有我这个人；我躲藏起来了，请从我身边走过去吧，不要注意我，就装作没有看见，走吧，走吧！"

"您是在说谁呀？是谁踌躇退缩呀？"

"是说资产者。"

"得了吧，他们是巨头，他们就是一切，le Tiers Etat, c'est tout[①]，而您却说他们踌躇退缩！"

"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会依靠拿破仑皇帝[②]的庇护？他们为什么忘记了以前非常喜欢的众议院里高雅的文体？为什么有人提及很久以前的往事时，他们什么也不愿回忆，只是向人们摇手？为什么有人当面敢于说出愿望的时候，他们的头脑、眼神和语言中立刻就出现惶惶不安？当自己一时兴起想得到什么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哆嗦起来，开始画十字说：'老天爷，我这是怎么啦！'并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本着良心，以勤奋和顺

---

① 法文：第三等级就是一切。

② 指拿破仑三世。

从来努力改正自己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一边瞧着，一边差点儿没说：‘瞧，今天在小铺里做点小买卖，上帝保佑明天再做点买卖，后天，如果老天爷再大发慈悲……嗯，自今以后，以后，只要能快些积蓄起一点钱来，那么——après moi le déluge![①]’干吗他们把所有穷人全都撵到某处，却让人相信，根本没有穷人？干吗他们只满足于公式化的文学？干吗他们拼命想让自己相信，他们的刊物是不会被收买的？干吗他们同意花那么多钱去雇用密探？干吗他们不敢对远征墨西哥[②]说个不字？干吗在剧院舞台上丈夫都表现得十分高尚而且有钱，情夫则都衣衫不整，既无地位，又无靠山，是某些店员或艺术家，全是些最最无用的废物？干吗他们觉得妻子都是绝对忠实，家庭[③]总是美好幸福，pot-au-feu[④]是用最美好的炉火煮的，而头发式样好得简直难以想象？关于发式绝妙，这早成定论，是约定俗成的看法，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是人们自然而然约定了的，尽管随时会有放下窗幔的出租马车在林荫道上驶过，尽管到处都有为一切诱人欲念提供的场所，尽管妻子们衣着打扮的花费常常超出丈夫钱袋承受的能力，可是，这一切就是这样定下的，是这样订过约的，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干吗这么定下来，这么订好约呢？当然啰，如果不这样看，人们也许认为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巴黎还不是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人们可能还希求什么，从而，资产者本身也还不完全满意他们所捍卫并迫使大家接受的秩序；表明社会上还有必须

---

① 法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按：这句广泛流传的名言据说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说的。

② 当指 1861—1862 年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武装入侵墨西哥。

③ 原文为 Фойе，来自法文 foyer，壁炉，此处当是指家庭。

④ 法文：汤。

弥补的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资产者要用墨水把皮鞋上的窟窿涂黑的缘故，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被人看出破绽！巴黎的太太们嘴里嚼着糖果，手上戴着手套，这使远在彼得堡的俄国小姐们羡慕到几乎要歇斯底里。这些太太们炫示自己纤细的双腿，在林荫大道上婀娜多姿地稍稍提起自己的裙子。对于美满幸福的生活来说，还需要什么呢？所以，诸如《妻子·丈夫和情夫》[①]之类小说的标题在当前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现在没有情夫，也不可能有情夫。纵使在巴黎情夫多如海边沙粒（那儿也许还要多些），但是讲起来可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是约定了这么说的，人人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须要让人人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如果晚上十一点以前去看一看皇宫前面宏伟的大广场，就一定会激动得下泪。难以胜数的丈夫跟难以胜数的他们的妻子手挽着手散步，他们那些可爱的规规矩矩的孩子在他们周围活蹦乱跳地玩耍，喷泉发出嗖嗖的响声，水柱的单调音响使人联想起悄悄地、静静地、永不停止的海德堡的生活。在巴黎，不光是这儿喷泉发出这样嗖嗖的响声，喷泉有许多，处处如此，这景观使你心醉神迷。”

在巴黎，对美德的要求没有止境。现在法国人很严肃，很稳重，甚至常常也会深深感动。可是我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十分恐惧，尽管他们享有法国引以为荣的 gloire militaire[②]，而 Jacques Bonhomme[③] 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巴黎人酷爱做买卖，可让人觉得他们虽然做买卖，在店里把你们搜刮得一干二净，却并不像从前那样只是为了赚钱；他们这

---

① 法国作家保尔·德·科克（1794—1871）的小说。
② 法文：军事荣誉。
③ 法文：杰克老乡。这是对法国农民的戏称。

样做，是出于美德，出于某种崇高的需要。积累财产，拥有尽可能多的物品，这成了巴黎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和基本信念。这一点以前也是如此，可现在呢，现在不妨说这具有了某种极其神圣的外观。从前除了金钱以外，至少有些东西是为人承认的，所以一个人尽管没有钱，但却具有其他品质，也可指望受到某种尊重。可是现在却绝对行不通。现在定要积累金钱，弄到尽可能多的财物，这样才能指望受到某种尊重。要不然，非但别指望受到他人尊重，甚至自己也不会尊重自己。巴黎人如果觉得自己口袋里一文不名，他就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而这是出于自觉，本乎内衷，而且抱有坚定的信念。只要有钱，您就能得到异常美妙的东西。可怜的苏格拉底① 只是一个不高明的、有害的清谈家，大概只有在剧院里才能受到尊重，因为资产者在剧院里还是喜欢尊重美德的。这些资产者真是怪人，公开宣扬金钱是最高尚的美德，是人人所应尽的责任，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乐于装出一副极其高尚的样子。所有法国人外表都极其高尚。一个最下贱的法国佬，可以为了两角半钱把亲爹出卖给您，而且不等您讨价还价，他自己还会另外给您添上点什么，可就在出卖亲爹的同时，他装出十分庄严的姿态，使您简直感到莫名其妙。您到商店去买点什么，就是最不怎么样的店员也会把您镇住，简直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尚气度把您镇住。这些店员也就是可供我们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② 里的最高尚的完美人物做模特的那种人。您感到气馁，似乎自己在什么事上得罪了这位店员。譬如，您只想在商店里花十个法

---

①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前 399），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哲学的基本任务是论证道德理论，使人们认识永恒不变的道德概念，认识绝对的善。他最后因被判处死刑，服毒自杀。

② 即现在的彼得堡小歌剧院，当时那里经常演法国轻松歌剧。

郎，可是人家把您当做德汶郡[①]的勋爵来接待，您立刻觉得不知怎的非常不好意思，于是您想尽快让对方知道，您根本不是什么德汶郡的勋爵，不过平平常常，是个普通旅游者，到商店里来，只打算买十法郎的商品。而这个年轻人具有非常招人喜欢的外貌和难以言喻的高尚气度，看到他时您甚至会认为自己是下流坯（因为他是如此高尚）。他向您摆出高达几万法郎的商品，很快就为您堆满了整个柜台。您心想，他这个可怜虫在您走后，不得不重新把这些东西归拢。他这个格兰狄生[②]、亚西比得[③]、蒙莫朗西[④]一般的人物，是在谁走后这样归拢呢？是在您走后！是您这个举止粗鲁的人，外表不讨人喜欢，而且还有种种恶习和缺点，只带着可怜的十个法郎，就来打扰这样的一位侯爵。当您这么想的时候，您立刻就会在柜台前情不自禁地感到极端自卑。您后悔莫及，并诅咒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您口袋里现在仅有一百法郎呢；接着您把这一百法郎扔到柜台上，并用眼神请求不要见怪。可是人家宽宏大量地为您把这微不足道的一百法郎的货物包扎起来，对您给店里带来的烦扰和麻烦表示原谅，于是你急急忙忙赶快溜走。回家之后，您会很惊奇，原来只想花十个法郎，却花去了一百个法郎。有多少次，当我经过有许多大百货店的林荫道或者 Rue Vivienne[⑤]时，我就暗自幻想：要是让俄国的小姐们来这里，那该……还想，接下去是什么情况，对此了解最清楚的是奥尔洛夫省、唐

---

① 英国的一个郡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当是泛指英国著名的古老的伯爵和公爵家族的代表人物。

② 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查理士·格兰狄生伯爵的故事》（1754）中的主人公。

③ 亚西比得（公元前 450—前 404），雅典统帅。

④ 蒙莫朗西（1492—1567），法兰西元帅。

⑤ 法文：维维安大街。

波夫省和其他各省的店员和领班们。俄国人总是想在商店里显示他们有用不完的钱。然而，世界上也有恬不知耻的人，例如英国女人。当某个阿多尼斯[①] 或威廉·退尔[②] 为她们把商品摆满整个柜台，而且把整个商店折腾得乱七八糟，她们不但不感到难为情，甚至还要——多可怕！——为了十个法郎而讨价还价。而威廉·退尔也决不肯吃亏，他会为自己翻箱倒柜而进行报复，一条价格为一千五百法郎的围巾，他却索取一万二千法郎的高价，而且还要使她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如此，资产者还是极其喜爱那种难以言喻的高尚气度。在剧院里，还一定得给他们演那种不图私利的人物。居斯塔夫[③] 只应沐浴着高尚的光辉，资产者会因此感动下泪。要是没有高尚的气度，资产者就睡觉也不安心。至于一千五百法郎的商品他要卖人家一万二千法郎，这甚至是应尽的责任，是出于美德才这样收取的。盗窃是可恶的、卑鄙的；盗窃者应该罚去服苦役。资产者情愿宽恕许多事情，但不能宽恕盗窃行为，哪怕您或您的孩子们饿死也是活该。但是，您如果是出于美德而盗窃，噢，那时对您的一切完全可以饶恕。因此，您愿意 faire fortune[④]，积聚许多财物，也就是履行大自然和人类赋予的责任。所以在法典里关于盗窃清楚地规定了两条：一是出于下贱的目的而进行盗窃，也就是为了一块面包而进行盗窃，一是出于高尚美德而进行盗窃。后者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到非常可靠的有计划的

---

① 原为腓尼基的主宰自然界之神。至公元前 5 世纪，他受到希腊人的崇拜。在希腊神话中，他是一个美少年，是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他的名字后来成为美男子的同义词。

② 原为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后来他成为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同名剧本（1804）中的主人公。

③ 是法国人的名字，这里泛指法国人。

④ 法文：发家致富。

鼓励。

我再回到前边提出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资产者至今好像还惧怕什么，好像情绪不佳？他们又为什么惴惴不安呢？是怕演说家、清谈家吗？要知道，他们一抬脚就会让这些人立时见鬼去；是怕纯理性的论据吗？要知道，理性在现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就是那些非常理智的学者自己现在都开始告诉大家，没有纯理性的论据，世上不存在纯理性，抽象逻辑不适用于人类；有的是伊万的理性、彼得的理性和居斯塔夫的理性，而纯理性根本没有过①，这不过是 18 世纪毫无根据的杜撰而已。那么到底害怕谁呢？是害怕工人吗？要知道，工人从天性来说也都是私有者，他们的全部理想就是成为私有者，尽可能多地积累财物，他们的天性就是这样。天性不是轻易就有的。这一切都是常年培育、常年陶冶的结果。民族性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自古沿袭下来溶入血肉的生活习惯不是可以轻易放弃的。是害怕农民吗？要知道，法国农民是极端的私有者，最顽固的私有者，也就是能想象得出的最地道、最彻底的私有者范例。是害怕共产主义者？或者是害怕社会主义者？可要知道，这种人当时已经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资产者在心里是十分鄙视他们的，可是尽管鄙视，毕竟又害怕他们。是的，他们

①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指的是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 19 世纪 30—60 年代曾受到实证主义者的批判。1860 年 П. Л. 拉夫罗夫在其论著《实用哲学问题概论》(1860) 中发挥了康德哲学的一些观点，在俄国报刊上引起争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文争论说："……可以认为伊万善良，彼得凶狠。但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某个人，而不适用于泛指的人。"皮萨列夫在一篇文章中也认为："……见解不可能有正确的和谬误的，只有我的、你的，第三种的、第四种的等等。哪种正确呢？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对……"——俄编注

至今惧怕的是这种人。其实他们怕什么呢？西哀士[1]神父在其著名的小册子里就预言过：资产者就是一切。“Tiers Etat[2]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切。”结果，事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在当时人们所说的所有的话里，只有这几句话兑现了，只有这几句话保留下来。可是资产者对此仍然不太相信，虽然除了西哀士这几句话之外，其他一切说过的话都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破灭了。事实上，在他之后不久，就宣布了 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3]。这非常好。什么是 liberté？这就是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大家都有为所欲为的同样自由。什么时候能够为所欲为呢？当你拥有百万财富的时候。自由能否给每个人百万财富？不能。没有百万财富的人会怎么样呢？没有百万财富的人，就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摆布。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除了自由还有平等，这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关于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只能说一句话：就现在实行平等的情况看来，每一个法国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平等看做对自己个人的侮辱。那么在这个公式中还有什么呢？博爱。可这是最滑稽可笑的一条，应当承认，在西方迄今这仍是最主要的绊脚石。西方人谈论博爱时是把它当做人类伟大的推动力，但却没有想到，如果实际上没有博爱，那就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博爱。那怎么办呢？无论如何要做到博爱，可博爱原不是做出来的，因为它是

---

① 埃·约·西哀士（1748—183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在大革命前发表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表达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意向。

② 法文：第三等级。

③ 法文：自由、平等、博爱。这是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自然地形成，存在于人的天性当中。然而在法国人的天性中，以至在一般西方人的天性中，这种博爱是不存在的，有的是个人原则，是独来独往的原则，即围绕自己这个我加强自我保护、自我关怀和自我做主的原则，就是自己之我作为自身权利的独立因素，作为同他身外一切完全平等并具有同等价值的因素，而与大自然和所有他人相对立。可是从这种自主自决中是不能产生博爱的。为什么？因为在博爱之中，在真正的博爱之中，不应是独立的个人即自己之我来谋求自己与其余所有的人具有同等价值和同等权利，而应是这其余所有的人主动来关心这个要求权利的个人，来关心这个独立之我，并且不待他提出要求，就主动承认他与自己、就是与世界上其余所有的人具有同等价值和同等权利。不仅如此，这个因不平而诉求的个人，首先应当把自己整个的我，把自己整个献给社会，并且不仅不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相反，把自己的权利无条件地献给社会。可是西方人不习惯这样的作法。他们大声疾呼地提出要求，要求权利，他们想分享权利，这样就不会产生博爱了。当然，不是可以脱胎换骨吗？可是，脱胎换骨这是几千年才能实现的事，因为这种思想首先应当融化于血肉之中，然后才能成为现实。你们会说，照这么说，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得不要个性吗？难道消除了个性才有生路吗？我说，恰恰相反，不但不应当消除个性，而且正应当做有个性的人，甚至是比西方现在更高的个性。请理解我的意思，自愿地、完全自觉地、不为任何人强制地为大众利益而牺牲自我，这在我看来是个性最高的发展，是个性最大的威力，是最高的自制力，是个人意志的最大自由。为大众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大众而自愿去背十字架，去受火刑，这只有在个性得到最好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做到。高度发展的个性完全相信自己有权成为个性，自己没有

任何恐惧，从个性出发也只能把自己整个献给大众，使其他所有的人都成为同样具有自我权利的、幸福的个性，此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这是自然法则，正常的人莫不如此。不过，这里可能会有一根头发，很细很细的头发，它如果掉进机器里去，整个机器立刻就会爆裂，遭到破坏。具体说，这里哪怕为自己的利益有一点小打算，那可就糟了。譬如我为大家奉献整个自己，那就应当完全、彻底地牺牲自己，而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绝对不能这样想：我为社会牺牲整个自己，那么社会本身也应百分之百地报答我。做牺牲就应当是这样：要把一切奉献给社会，甚至不希望有任何回报给你，也不希望任何人为你受到任何损失。怎么才能办到呢？这就同不要想起白熊是一样的。你们试着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想起白熊，可你们偏会看到，这该死的东西总是不断地浮现在你们的脑海里。怎么才能办到呢？怎么也办不到。其实应当使博爱自然而然地形成，使它存在于天性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整个民族的天性之中。总之，要有博爱的、爱他人的原则——应当去爱。应当使自己本能地去追求博爱，追求共同相处，追求和睦，尽管民族遭受了世代的苦难，尽管民族内部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野蛮、粗鲁和愚昧，尽管自古沿袭下来奴性，有过外国人的入侵。一言以蔽之，要使人的天性中就具有兄弟般友好共处的要求，要使他生来就具有这种要求或者使他养成这种世世代代素来有的习惯。如果改用理智的、易懂的语言来说，博爱包括什么内容呢？这就是，使每一个人不受任何强制，不求任何个人利益地对社会说："我们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力量。如果你们需要我，就把整个的我拿去。当你们颁布法律的时候不要考虑我，丝毫不要顾及我，我要把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你们，请你们来支配我吧！为你们牺牲一切，而不要你们为此受到任何损失，这是我

最大的幸福。我可以消失，可以融化，这完全无所谓，只要你们的博爱能够发扬光大并永世长存！”反过来，博爱应该对他说：“你给了我们太多的东西。你给我们的，我们没有权利不接受，因为你自己说，你的全部幸福就在于此。可是我们也一直为你的幸福感到担心，那怎么办呢？你也从我们这里把一切都取走吧！我们将不断地竭尽全力使你得到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和尽可能多的自我发挥才能的机会。你现在不必害怕任何敌人，不用怕任何人，不用怕自然界。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一边，我们大家都保障你的安全，我们不倦地为你尽力，因为我们是兄弟，我们大家都是你的兄弟，我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请你完全放心，振作精神，什么也不用害怕，可以依赖我们。”

这样一来，不用说，没有什么可分的了，在这里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分享。大家彼此相爱，这一切都随之圆满解决了①。

诸位，这实际上是乌托邦啊！一切都是靠感情和天性，而不是靠理智。这甚至好像是对理智的侮辱。您以为如何？这是不是乌托邦呢？

如果在西方人心里没有博爱的原则，相反有的却是独自的、个人的原则，越来越软弱，以至手持刀剑要求取得自己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者可该怎么办呢？因为看到没有博爱，社会主义者就开始说服人去实行博爱。既然没有博爱，他就想制造和得到博爱。要做成米饭，首先要有米。现在没有米，就是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2 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约就是据此而说这段话的。

说现在没有容纳博爱的天性，没有相信博爱、自然而然追求博爱的天性。在绝望之中，社会主义者开始制造和规定未来的博爱，他周密计算，用利益诱惑人，进行解释与教导，告诉人们将会从博爱中得到多少好处，占多少便宜；确定每个人该怎样做，对博爱倾心到什么程度，并预先对人间财富的如何使用进行计算；谁应获得多少财富，每一个人又必须为共同生活自愿付出个人多少牺牲。可是，如果预先划分并规定谁应获得多少财富，每人应当做什么，这还算什么博爱呢？其实，已经宣布过一个公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用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公式了，再说整个公式是从一本众所周知的书里摘引出来的①。可是将这个公式付诸实施之后，过了六个月，人们就把博爱的倡导人卡贝告到了法院②。据说，傅立叶主义者们花去了自己仅有的九十万法郎③，仍在试图推行博爱的主张。最后毫无结果。当然，即使不是生活于博爱基础之上，而完全生活于理智基础之上，那也是很大的诱惑，就是说您的一切都有保障，只要求您工作和赞同，那是很好的呀。可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难题：看起来一个人完全得到了保障，答应给他吃，给他喝，给他工作做，反过来只要求他为共同利益牺牲自己一点点个人自由，只是很少一点点。可是不行，他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因为这点点牺牲对他来说也难办到。他

①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1788—1856）于1840年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宣扬"和平的共产主义"思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该书扉页上的题词。按：该书中译本（商务版）上没有此题词。

② 卡贝在1847年曾在美国进行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公社）的试验，他因此募捐。某些公社成员虚构罪状，污蔑他诈骗，并控告他。

③ 指傅立叶主义者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共产公社的事。

总是愚蠢地认为这是监狱的生活，还是自己单独过舒服，因为这是完全的自由。可是自由的时候有人打他，不给他工作，甚至饿得要死，自己也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但他偏不，这个怪人总觉得自己能做主最好。不用说，社会主义者势必唾弃他并对他说，他是一个傻瓜，还没有觉悟，还不成熟，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就是一只蚂蚁，一只不会说话的、微不足道的蚂蚁也比他聪明，因为在蚁冢里一切都非常好，一切都有条不紊，大家都吃得饱饱，过着幸福的日子，每只蚂蚁都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情。总之，人远不如蚂蚁①！

换句话说，即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实现，也决不是在法国。

于是，在彻底绝望之中，社会主义者终于宣告：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 ou la mort②。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资产者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既然资产者获得了胜利，那么西哀士的公式也就完全兑现了。这样，资产者就是一切，可是他们为什么惴惴不安呢？为什么畏缩不前，有所惧怕呢？大家都胆怯了，面对资产者大家都已无能为力。从前，例如在路易-菲力普③时代，资产者完

---

① 法国作家伏尔泰在其近乎幻想小说的《密克罗梅伽斯》（或《罕见的巨人》1752）中，称人类社会为蚂蚁窝。（该小说主人公密克罗梅伽斯是外星人，他和一个土星人来到地球，他身长三十八公里，他觉得地球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土块。）但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莱辛，他的时代，他的生平与活动》（1856—1857）一文中引述的莱辛的见解，即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蚁窝。在蚁窝中每个蚂蚁都干着自己有益的事，“拖拉东西，堆筑着什么”；而且它们不仅不互相妨碍，甚至能互相帮助。

② 法文：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

③ 路易-菲力普（1773—1850），出身法国波旁王朝的支系——奥尔良家族，公爵。1830年七月革命后查理十世逊位，他继任国王，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全没有这样不安和惧怕，那时他们不也处在统治地位吗。是的，不过他们当时还在斗争[①]，预感到他们面前有敌人，最后在6月的街垒战中用步枪和刺刀击溃敌人[②]。战争结束了，资产者突然发现，世上只有他们自己了，任何人比不上他们，他们就是理想，他们现在不须像从前那样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就是理想，而只须镇定庄严地摆出人类至美至善的样子给全世界看。不管怎么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局面。拿破仑三世[③]挽救了这个局面。他好像是作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和当时的唯一救星，从天上跌到了资产者怀里。正是从那时起，资产者就过起了平安幸福的生活，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惧怕一切，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切。当你得到一切的时候，最痛苦的事就是失去一切。我的朋友们，由此正好得出结论：最害怕的人，也就是那最最平安幸福的人。请你们别笑。瞧，资产者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

---

①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多半同别林斯基1847年底阐发的思想相一致。别林斯基认为，在确定资产阶级的社会作用时，应考虑它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上。他强调："斗争中的资产阶级与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是不一样的……它起初的活动是直率的，那时它没有把自己的利益同民众的利益分开。"那时资产阶级"争取权利不只为自己，也为了人民"。接着别林斯基讽刺说，可是资产阶级竟以为：人民有了权利即使没有面包也能饱肚子。他认为，当资产阶级去为人民争取没有面包的权利时，它的进步作用也就完结了。胜利了而不再斗争的资产阶级"展示给民众的是饥饿和资本"。——俄编注

②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以及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

③ 拿破仑三世（1808—1873），即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1848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里大约是指他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1852年12月称帝并建立法兰西的第二帝国。

第七章 续前一章

为什么资产者当中有那么多奴才，而外表却都这么高贵？请不要责备我，不要叫喊说我夸张、诽谤，心怀仇恨。仇恨什么呀？仇恨谁呀？为什么要仇恨呢？确实有许多奴才，事实如此。奴性越来越渗透到资产者的天性中去，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德。在目前情况下，也必然如此。这是合乎情理的结果。而主要的，主要的是天性使然。我还没有说，在资产者中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密探习性。我的见解是：法国的密探习性，不是普通的而是熟练的习性，是一种天赋的、达到艺术境界并且具有科学方法的密探习性，所以能获得异乎寻常的发展，是由天生的奴性造成的。哪一个高尚的居斯塔夫①，只要他没有财富的话，为了一万法郎能不立刻把自己情妇的情书交出来并把她出卖给她的丈夫呢？兴许我也把这件事夸张了。可是，我说这话或许有某些事实根据呢。法国人非常喜欢抢先跑到权势者眼前，对他奴颜婢膝，这样做甚至完全是无私的，并不期待马上得到什么奖赏，而是作为一种赊欠，先记在账上。不妨回想一下过去法国历次政府更迭时那些谋求职位的人。请想一想他们

① 泛指妻子的情夫。

玩了怎样的诡计和花样，后来自己又招认了什么。请回忆一下巴尔比耶[①]为此所写的一首抑扬格的诗。有一次我在咖啡店看到一张7月3日的报纸，上面有一篇维希[②]通讯，说皇帝那时到维希出巡，无疑也带了宫廷随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郊游。记者描写了这一切，他是这样开头的：

> 我们有诸多高超骑手，你们能立时猜出其中最出色的一位。陛下每日由侍从簇拥着外出郊游，等等。

这可以理解，让他热心去讲皇帝的优秀人品好了。可以崇拜皇帝的聪明才智、深思熟虑和至美至善等等。对这种醉心于皇帝优秀品质的先生，您不能当面说他是弄虚作假。“我的信念就是如此。”他会这样回答您，完全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记者回答你那样。要知道他是有恃无恐的，为了堵您的嘴，他总有话回答您。良心和信念的自由，是世界上首要的和主要的自由。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回答您什么呢？他此刻无视于现实的规律，践踏任何的真实性，而这样做完全是故意的。可是，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做呢？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他呀。这位骑手本人大概不会读这篇通讯，即使能读到，难道写这篇 correspondance[③] 的法国人，刊登这篇通讯的报纸，该报编辑部，所有这些人竟如此愚蠢，想不到君主根本不需要法国第一骑手的荣誉，他在垂暮之年也根本不指望获得这一荣誉，如果有人

---

① 巴尔比耶（1805—1882），法国诗人。他的《讽刺诗集》(1831)，愤怒抨击法国资产阶级在1830年起义日子里胆怯和贪婪。

② 法国中部城市，矿泉疗养区。

③ 法文：通讯。

说他是全法国最熟练的骑手，自然他也不会相信。据说他是一位十足聪明的人。不，这里含有另外的用意：纵然这不真实，这可笑，纵然君主本人对此报以厌恶和轻蔑，但他倒可以看到盲目的恭顺，看到无限 padam do nóg[①]，这虽是奴性、愚蠢、不大真实，但终归是 padam do nóg，这一点是主要的。现在请您判断一下，如果这不符合民族精神，如果这种卑鄙的阿谀奉承不被看做是完全可行的、司空见惯的和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冠冕堂皇的，难道巴黎的报纸上能发表这样的通讯吗？除了在法国之外，您还能在哪个国家的报纸上能看到这种阿谀奉承的现象呢？我所以讲是民族精神，是因为并非一家报纸这样做，可以说，除了两三家不完全依赖于人的报纸之外，几乎所有的报纸全都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在饭店吃饭，不过这并非在法国，而是在意大利，一起吃饭的有许多法国人。大家在谈论加里波第[②]。当时到处都在谈论加里波第。这是阿斯普罗蒙特事件[③] 发生的两个星期以前，自然，大家谈论时显得有点神秘莫测。有的人保持沉默，不愿完全说出自己的意见；另外有的人只是摇头。谈话总的意思是：加里波第在干一件冒险的、甚至不明智的事；当然，这个意思并没有完全明说出来，因为加里波第完全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甚至一般人认为非常冒险的事情，在他身上却可以是合乎理智的。慢慢地大家把话题转到加里波第的个性上去了。大家列举了他的许多品质，最后做出了对这位意大利

---

① 波兰文：忠实的奴仆。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③ 1862 年 6 月，加里波第进军罗马，企图使其从教皇统治下得到解放。8 月在阿斯普罗蒙特附近与意大利国王的军队作战中，受伤被俘。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指的就是这次战争。

英雄人物非常有利的判断。

“不过，在他身上只有一点使我感到惊讶，”一个法国人大声说道，此人外表魁梧，讨人喜欢，年龄约莫在三十岁左右。他脸上流露出所有法国人共有的近乎傲慢的高贵表情，这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是他最最使我感到惊异的唯一的一件事。”

不用说，大家都好奇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讲话人身上。

能在加里波第身上发现新的品质，理应是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事。

“在1860年有个时期，他在那不勒斯享有无限的而且是不受监督的权利。他手里掌握着两千万法郎的公款！他无须向任何人交代这笔钱的用法。他可以从这笔钱里随便支取，随便花费，任何人也不会向他追究！但他一分钱也没有私吞，把所有的钱直到最后一个苏① 全部交给了政府。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当他谈到两千万法郎时，他的眼睛甚至都闪亮发光了。

关于加里波第，当然随便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把加里波第的名字同掠夺公款联系起来，不用说只有法国人才做得出。

可他说这番话时是非常天真，非常真诚的。凭了这份真诚，自然一切都可以原谅，甚至对他丧失了理解和感受真正荣誉的能力也是可以原谅的。可是看一看他提到二千万法郎时那张兴奋异常的脸，我就完全不由自主地想道：

“老弟，假如当时不是加里波第，而是你掌握了公款，事情会怎么样呢？”

你们会对我说，这又不对了，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我们国家也同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为所有法国人担保。当然

---

① 法国铜币，是法国货币的最小单位。二十苏合一法郎。

是这样，我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人。到处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高尚行为，也许在我们国家情况甚至要糟糕得多。可是为什么把这个抬高为高尚的美德呢？一个人甚至是个无赖，也可能并没有丧失正义感。可是在那里虽说有很多诚实的人，但却都完全丧失了正义感，因此，他们卑躬屈节，不知道美德为何物。第一种人自然是品行不够端正，可是后一种人，不管怎么说，是更令人鄙视的。美德处于这种基本状况，对民族生活来说可不是好的征兆。至于说是个别情况，我不想同你们争论。甚至整个民族不也全是由个别的情况构成的吗，不是吗？

我甚至是这样想的。我说资产者畏缩不前，他们仍然害怕什么，在这方面也许我错了。说畏缩不前，他们确实畏缩不前，也真还有点恐惧，但是说到底资产者的生活是完全幸福的。尽管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尽管他们不断地对自己说一切称心如意，然而，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保持外表上的自信。不仅如此，甚至当他们大发脾气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自信的。这一切是如何在他们身上同时并存互容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一般说来，资产者绝不愚蠢，但是他们的头脑有点简单，思考问题好像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储存着很多现成的概念，就像储存很多木柴准备过冬一样，而且他们确实准备一千年都抱着这些概念不放。其实，谈不上一千年，除了有时夸夸其谈这么说，资产者是很少想到千年大计的。“Aprés moi le déluge”[①] 这句话倒是用得更多，经常用到实际的事情上去。他们对待一切是那么无动于衷！他们的兴趣是那么短促无聊！在巴黎，我有一次去拜访一个人家，当时前前后后来了许多人。他们对一些不很寻常的事，比较重要的事，还有大家

① 法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普遍关心的事，如一些社会问题，似乎都害怕谈到。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害怕密探的缘故，只不过是人们再也不会认真地思考和议论了。其实，我在那里遇到过一些人，他们非常想知道巴黎给我的印象如何，我是怎样地景仰巴黎，怎样地感到吃惊，怎样地心情压抑而无地自容。法国人直到现在还认为他们能在精神上压垮人，使人感到无地自容。这也是一个相当滑稽可笑的特点。我特别记得一个非常可爱、非常亲切、非常善良的老人，我真心地喜欢他。他一个劲儿地盯着我，询问我对巴黎的看法，当我并没有表示特别高兴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非常伤心的样子，甚至在他和善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的确是痛苦的表情，我并没有夸张。噢，亲爱的 m-r Le M-re[①]！你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法国人，亦即巴黎人（因为在本质上所有法国人都是巴黎人），使他们放弃这样的看法：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其实，除了巴黎之外，他们对全世界了解得非常之少，而且，他们也极不愿意去了解。这是法国人的民族本性，甚至是最突出的民族本性。不过，法国人最突出的本性还是爱好辞令。他们对于辞令的爱好非特历久不衰，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强烈。我非常想知道，对于辞令的这种爱好在法国究竟始于何时。当然，主要是从路易十四[②] 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一切都是从路易十四开始，确是这样。可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整个欧洲，一切也是从路易十四开始的。这个国王靠的是什么本事，我真不明白！要知道，他并不比以往所有其他国王有特别高明之处。只不过“L'

---

① 英文：莱姆莱先生。

②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在位时间为 1643—1715），执政期间法国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Etat, c'est moi"[1] 这句话是他第一个说的。这句话非常受欢迎，当时传遍了整个欧洲。我认为他就是因这句话而著名的，甚至在我们国家这句话也非常迅速地就家喻户晓。这个路易十四是最具有民族精神的国王，最富有法兰西精神。因此我很不理解，在法国怎么能够发生那些小小的闹着玩的事儿……就是说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2]。人们闹了一阵，又恢复到过去的传统；事情就是这样。可是，辞令，辞令，啊！这是巴黎人越不过的绊脚石。他们甘愿忘掉过去的一切，一切，甘愿进行最富理智的对话，做最顺从、最勤奋的学徒，可是，辞令，只有辞令，他们直到现在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怀念和迷恋辞令；他们常常想起梯也尔、基佐、奥迪隆·巴罗，[3] 当时才真是能言善辩呢，他们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开始沉思起来。拿破仑三世了解到了这个情况，立刻决定不能让雅克·博诺姆只是沉思，于是逐渐又把辞令提倡起来。为了达到开展辞令的目的，立法议会设有六个自由派议员，即六个固定不变的、真正的自由派议员，[4] 就是说这些议员如果要实行收买怕也是收买不了的，但是，他们毕竟只有六个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六个人。请放心，不会增加，但也不会减少。乍一看，这是极其狡猾的把戏。可是，实际上事情简单得多，况且又是借助 suffrage universel[5] 来实现的。当然，为了防止他们胡扯得没

---

① 法文：朕即国家。
② 隐指 1789—1793 年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③ 梯也尔（1797—1877)、基佐（1787—1874)、奥迪隆·巴罗(1791—1873)，都是法国重要的政治家。梯也尔和基佐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④ 当时立法议会只有五位议员。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六位”，实为暗指拿破仑三世在幕后操纵。——俄编注
⑤ 法文：普选权。

边儿，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过空谈一阵是可以的，每年在必要的时候，就要讨论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于是巴黎人都甜滋滋地，很激动。他们知道要有一番高谈阔论[①] 了，所以都很兴高采烈。当然，他们清楚得很，这只是一通高谈阔论，再没有别的什么，有的全是空话，空话，空话，从这些空话中绝对产生不出任何结果。然而，仅仅这一点就使他们十分满意了。而且法国人首先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明智的。在这六位议员当中，有些人的演讲特别受欢迎。议员们总是乐意发表演讲来让听众开心。奇怪的是：有的议员本人也完全相信，他的演说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再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无害的游戏，是假面舞会，但他还是要说，接连说上好几年，而且说得很漂亮，甚至兴致勃勃。而听他演讲的所有议员，甚至还高兴得口水直流。“这个人讲得多好！”不管是议长还是所有法国人，都是口水横流。议员的演说结束了，接着一位教师——这些品行端正的可爱孩子们的老师——站了起来，他庄严地宣称：一篇命题作文《日出》由这位可敬的议员做了非常出色的发挥和润色。他说，我们对这位可敬的演说家的天才，对他的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所表现的端正品格感到惊讶，我们都极为欣赏……可是，虽然这位可敬的议员完全应该获得题有“表彰品行端正和学术成就”的奖状，但是，诸位，按照某些更高的标准来说，这位可敬的议员的演说是不成样子的。诸位，我希望你们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这时，他面向所有议员，目光里闪烁着严峻的表情。流着口水的议员们立即对这位教师报以狂热地鼓掌，同时，他们又很感动地同自由派议员握手，感谢他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愉快，并请他下一次取

---

① 这里的“高谈阔论”与上下文的“辞令”在俄语中是同一词。

得教师的允许，再给他们带来领教自由思想的愉快。教师好意地答应了。对作文《日出》进行发挥和润色的那位作者怀着因自己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的心情离开了，议员们也都极端羡慕地离开；回到家里，晚上还高高兴兴地和妻子携手在皇宫前面散步，倾听优美的喷泉的溅水声。而教师则向有关方面作了全面报告之后，向全法国宣布，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当发生更加重要的事情时，这场演出也更郑重其事。有一次开会，把拿破仑王子[①] 也邀请来了。不料拿破仑王子突然扮演反对派角色，所有青年学生为之大吃一惊。满堂神色庄严，鸦雀无声。拿破仑王子发表了自由主义的言论，他不同意政府的措施，按照他的意见，应当这么做那么做。王子批评了政府。总之，王子说的正是教师暂时离开课堂时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据推测）可能说出来的那些话。不消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说得也是很有分寸；而且这种推测是荒谬的，因为这些孩子全都教养得如此之好，即便教师离开他们整个星期，他们也不会动一动的。于是，当拿破仑王子结束发言的时候，教师站起身来，郑重声明，这篇命题作文《日出》被这位尊敬的演说家进行了非常出色的发挥和润色。我们惊叹无上仁慈的王子殿下的才华、他的高谈阔论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我们准备授予他“勤奋和学术成就”奖状，可是……接下便是重复方才说过的话了；当然，全班学生狂热地向他鼓掌，王子给送回家了，品行端正的学生们像真正品行端正的听话的好孩子一样，出了课堂各自走开，晚上偕同妻子在皇宫前面散步，倾听优美的喷泉水声，等等，等等。总之，秩序非常

① 指约瑟夫·波拿巴（1822—1891），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拿破仑三世当政时为参政员。

美好。

一次，我们在 la salle des pas perdus[①] 走错了路，原来要去刑庭，结果却来到了民庭上。一位鬈发的律师，披着斗篷，戴着帽子，正在发表议论，真是口若悬河，字字珠玑。审判长、法官、律师和听众们都如醉如痴。周围一片肃静，我们踮着脚尖走了进去。这里正在审判一宗遗产案。这个案子把几个僧侣也卷了进去。现在主要因为一些遗产案，僧侣们接连不断地牵连到诉讼里面来。一些最丢脸、最丑恶的事件暴露出来；可是听众默不作声，很少捣乱起哄，因为僧侣现在有相当的权力，而资产者的品德都是非常端正的。神父们越来越认定财富胜于一切，比所有的幻想以及别的东西都更宝贵，只要积攒起一点钱财，也就有了势力，否则辞令又有什么用！现在只靠辞令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据我看，他们这里是有点弄错了。当然，钱当然是很好东西，不过辞令也使法国受益匪浅。太太们大半屈服于僧侣的权势，而较之过去现在却是愈演愈烈了。资产者有可能也向这方面转变。这个案子说明了僧侣们是如何通过常年的、狡猾的、甚至是深奥的（他们对此有一套学问）诱惑方法，使一个漂亮的、非常富有的太太的灵魂就范，他们如何诱惑她到他们修道院去住，在修道院又如何以各种恐吓手段，千方百计地、以循序渐进的奥秘方法逼得她生病，直至歇斯底里，最后，如何逼她成为病人，成为白痴，并且告诉她，和亲属会晤是对上帝犯下很大的罪过，于是逐渐使她完全离开了亲属。“就连她的侄女，一个纯洁幼小的灵魂，纯洁无瑕的十五岁小天使，也不敢走进她所崇敬的姑母的禅房，姑母爱她胜于世上的一切。但由于有人施了狡猾的奸计，姑母竟不能拥

① 法文：法院的候审厅。

抱她，吻她那个纯洁的白天使 front virginal[1]，因为那儿是纯洁天真的白天使端坐的地方……”总之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一切美好极了。发言的律师因自己讲得如此娓娓动听，显然高兴得飘飘然，审判长也飘飘然，听众同样也飘飘然。只是由于辞令，僧侣们败诉了，当然，他们并没有丧气，因为他们一次败诉了，会有十五次胜诉。

“律师是谁呀?”我问一个大学生，他是那群虔敬得顶礼膜拜的听众之一。这里有许多大学生，而且都是些品行端正的人。他以惊异的眼光看了看我。

“Jules Favre!”[2] 他终于以一种鄙夷和惋惜的表情回答说。我当然感到很难为情。我就是这样一来有缘在所谓的辞令主要发源地认识法国许多善于辞令的精英。

可是，这种发源地非常之多。辞令侵蚀到了资产者的骨髓中。有一次，我们到先贤祠去参拜伟人。当时不是开放的时间，所以要收我们两法郎。然后，一个衰老而可敬的残疾老人拿上钥匙领我们到教堂里的墓穴去。一路上他说话还像常人那样，只是由于掉了几颗牙，吐字不清，说得含含糊糊。可一下到墓穴，他刚把我们领到第一个墓前，就立刻唱起来了：

“Ci-gît Voltaire[3]，伏尔泰，这是卓越的法国的伟大天才。他根除偏见，消灭愚昧，与黑暗势力作斗争，高举启蒙的明灯。法国虽然已有高乃依[4]，但伏尔泰的悲剧却达到了伟大的

---

① 法文：处女的前额。

② 朱尔·法夫尔（1809—1880），法国政治家和律师。上面法庭上的发言，当是作者对他雄辩口才的讽刺性模拟。

③ 法文：这里葬着伏尔泰。按：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的悲剧，承袭高乃依和拉辛的古典主义传统。

④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

高度。”

显然，他是按照背熟的解说词说的。这是有人给他把长长的解说词写在纸上，于是他把这些内容背得朗朗上口，终生不忘。当他向我们宣讲他那高雅的语句时，在他那衰老而善良的脸上甚至闪烁着满意的神色。

“Ci-gît Jean Jacques Rousseau,”① 他走到另一个墓前接着说，“Jean Jacques，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②

我突然感到很可笑。用这种高雅的腔调可以把一切都庸俗化。而且也可以看到，当说到 nalure 和 vérité 时，这个可怜的老头儿绝对不懂得说的是什么意思。

“真怪！”我对他说，“这两个伟大人物，一个终生把另一个叫做撒谎者和坏人，而另一个则干脆把前者叫做傻瓜。在这儿他们却几乎是并列一起。”

“麦歇，麦歇！”残疾人本来想反驳，可是没有这样做，就匆匆忙忙又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墓前。

“Ci-gît Lannes③，朗④ 元帅，”他又一次唱了起来，“法国历来有许多英雄，他是法国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不仅是伟大元帅，也是除伟大皇帝外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但他还十分幸福，他的友人是……”

“是的，他是拿破仑的朋友。”为了缩短谈话，我接着说。

“麦歇，请让我说。”残疾人好像有点儿气恼地打断了我

---

① 法文：这里葬着让-雅克·卢梭。

② 法文：让-雅克·卢梭是一个自然的，真实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引海涅(《论德国》)的话，说卢梭的《忏悔录》并不完全真诚。

③ 法文：这里葬着朗。

④ 朗（1769—1809），拿破仑手下杰出的统帅之一。

的话。

“您说，您说，我听着。”

“但他还十分幸福。他是伟大皇帝的朋友。在所有元帅当中，没有任何人这样有幸成为这个伟人的朋友。只有朗元帅一个人获得这一伟大荣誉。当他在沙场为祖国作战行将死去的时候……”

“是的，他的两条腿都给炮弹炸断了。”

“麦歇，麦歇！请您让我自己来说吧，”残疾人几乎用可怜巴巴的声调叫喊道，“也许，您也知道这一切……可是请让我来解说！”

这个怪人非常喜欢自己解说，虽然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

“当他在沙场为祖国作战行将死去的时候，”他接过话头继续说，“当时皇帝陛下十分伤心，为这巨大损失而痛哭……”

“前来跟他诀别。”我不由得又打断了他的话头，可马上觉得自己不该如此，甚至感到害臊。

“麦歇，麦歇！”老头儿一边说，一边用可怜的责备眼光望着我，同时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麦歇，我知道，并且相信这一切您都知道，也许比我更了解。可是，既然您让我来给您讲解，那就让我自己来说。下边剩下没有多少了……”

“当时皇帝陛下十分伤心，为他、为军队、为整个法国的巨大损失而痛哭（唉，这是于事无补），他走近朗元帅病榻前，用最后的诀别来减轻这位统帅弥留时的剧烈悲痛。C'est fini, monsieur[①].”他补充了一句。然后用责备的眼光看了看我，又往前走去。

---

① 法文：完了，先生。

“这又是一个坟墓；而这是……quelques sénateurs。[①]”他冷淡地再说了一句，然后又随随便便地向不远处的几个坟墓点了一下头。他的全部辞令都用在伏尔泰、卢梭和朗元帅身上了。可以说，这就是所谓民间爱好辞令的一个直接的例子。在人民几乎是直接参与并由此受到再教育的国民会议、国民大会和俱乐部当中，各种演讲人的所有演讲在人民身上莫非仅仅留下了这点点痕迹——为了辞令而爱好辞令吗？

---

① 法文：几个参议员。

第八章　小鸟和小鹿[①]

太太们如何呢？前边已经说过，太太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顺便说一句，你们会问，我下笔时为什么说太太，而不用妻子一词呢？因为是高雅文体，诸位先生，这就是原因。资产者如果用高雅文体说话，总是说：mon épouse[②]。虽然在社会其他阶层，到处都一样，干脆说：ma femme[③] ——我的妻子。但是，还是遵从大多数人的民族精神，用高雅的表达为好。这种表达更有代表性。况且还有其他许多称呼。当资产者十分动情或者要欺骗妻子的时候，他总是叫她：ma biche[④]。反过来，当爱妻优雅地撒娇作态时，就会把自己心爱的资产者叫做bribri[⑤]，而资产者就因此高兴得不得了。称呼“小鸟”和“小

---

① 这个标题原为 Брибри и мабишь，据俄编注，这是法语 bribri 和 ma biche 的俄语音译。俄编者说两者的意译为小鸟、小鹿。但查法语词典，并无 bribri 一词；而 ma biche 则为我的母鹿。此处参考俄编注，并避免生硬和求容易上口，略作变通，译为“小鸟和小鹿”。下文多处均依此。

② 法文：我的夫人。

③ 法文：我的女人。

④ 法文：我的母鹿。文中均译为小鹿（参阅本页注①）。

⑤ 在法语词典中并无此词。此处据俄编注，译为小鸟（参阅本页注①）。

鹿”向来十分时兴，而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时兴。除此以外，人们不约而同，认为（几乎是无言默认）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小鹿”和“小鸟”应当作为社会美德、社会和谐和人间天堂的典范，以此抨击怪诞的流浪汉、共产主义者的卑劣梦呓，不仅如此，“小鸟”在夫妇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随和了。但是，资产者明白，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怎么安排，都不能把“小鹿”守住，因为巴黎女人生来就是要有情夫的，而丈夫几乎不能不戴绿帽子。当然，当他钱财还少，家产不多的时候，暂时闷声不响。可是，当钱财和家产都富有的时候，“小鸟”的要求就高了，因为他变得极其自尊。这时，他对待居斯塔夫的态度也就不同了，尤其是对方穿着寒酸，没有多少财产的话。一般说来，巴黎人只要稍稍有钱，要想结婚，就要找一个也有点钱的新娘。不但如此，还要预先计算一番，如果双方钱财和家产相当，才能结为婚姻。固然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如此，只是在这里钱袋相当的法则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习。譬如说，新娘哪怕只多一分钱，那她决不会嫁给一个钱比她少的求婚者，定要找一个更好些的“小鸟”。除此以外，基于爱情的婚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并且差不多被看做是不体面的。像这种钱袋相当，资产结婚的明智习俗，极少有人违反，而且我认为，即使有人违反，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资产者很会占用妻子的钱。所以对“小鹿”的风流艳遇，资产者情愿装作没有看到，听之任之，不去注意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要不然，一旦发生争吵，嫁奁问题就会闹得很不愉快。而且，如果“小鹿”着装打扮超出了财力，那么“小鸟”尽管全都看在眼里，也情愿默默忍受，因为这样一来妻子购置服装就不会向他多要钱了。于是，“小鹿”就变得比较听话了。最后，由于婚姻通常是财产婚姻，彼此很少关心相互间的爱恋之情，于是

“小鸟”也不妨在“小鹿”之外另寻新欢了。因此，最好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扰。从而家庭也多了一些和睦气氛，“小鸟”和“小鹿”这类迷人的称呼以动听的亲昵声越来越经常地回响在夫妻之间。最后，如果说到底的话，“小鸟”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能使自己得到极好的保障。警察局长任何时候都可为他效劳，他可以按自己定的规矩行事，要是他碰上一对情人 en flagrant délit①，在万不得已时，他可以杀死他们二人，而无须负任何责任。“小鹿”知道这一点，自己也称赞这一点。长期的监护使得“小鹿”不但不抱怨，也不会像在其他野蛮、可笑的国度那样，譬如幻想到大学去学习，以及到俱乐部去开会或当议员。她宁愿待在现在这种十分轻松的状态中，可以说是金丝鸟的状态中。别人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她戴漂亮的手套，带她出去散步，她可以跳舞，吃糖果，表面上人们把她当皇后一样看待，男人们在表面上对她也倾慕得五体投地。这种形态的关系安排得非常成功，也非常得体。总之，骑士风度得到了维持，还有何求呢？她的居斯塔夫是不会被人夺走的呀。至于什么高尚的道德的生活目标等等，对她来说并不需要，因为实质上她也和丈夫一样是个女资产者和吝啬鬼。当金丝鸟的华年消逝，就是说怎样不能再自我欺骗、硬说自己是金丝鸟的时候，当她无论怎样狂热自怜地想象，寻找新的居斯塔夫也已显得荒谬之极的时候，这时“小鹿”就会突然从根本上迅速变丑。于是卖弄风情，奇装艳服，轻浮浅薄都不见了。她多半会变成一个凶恶的主妇，到处上教堂，和丈夫一起攒钱，忽然之间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厚颜无耻。她会突然感到疲惫不堪，心情不快，露出粗野的本性，生活里盲无目的，讲话不堪入耳。其

① 法文：当场作案。

中有的人甚至变得邋遢起来。当然，并非全都如此，不用说，也有另一种较好的表现。当然，到处也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不过……在这里一切表现得更有根基，更奇特，更不一般，也更充分。一切在这里都更具有民族性。这里便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起源和胚胎，而这种社会形态作为对伟大民族的永恒性模仿，现在已风行于全世界了。

是的，表面上看“小鹿”是皇后。很难想象在社交界，在大街上，她到处遇到的是多么周到的礼遇和殷勤的关照。那繁琐劲儿是惊人的，有时竟发展成为玛尼洛夫[①]气质，简直让正直的人忍受不了。这种明显的欺骗会使他内心感到受了侮辱。可是，“小鹿”本人就是大骗子，所以……这正是她所需要的……而且她总能达到目的，总是宁愿欺骗也不愿实话实说。这样做在她看来更有效，又要要更多的技巧。要知道，要手腕和搞阴谋，对“小鹿”来说就是一切，就是最主要的手段。看看她们如何穿着打扮吧，如何在大街上走路吧！“小鹿”装腔作势，扭扭捏捏，浑身都不自然，可正是这一点迷惑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脑满肠肥，生活堕落，对鲜艳的自然美丧失兴趣的人。“小鹿”根本没有受过好的教养，她的头脑和心灵说不上好，但是她婀娜多姿，通晓种种骗人诡计和矫揉造作的秘密，致使你拜倒在她面前，并且像追随诱人的尤物一样寸步不离。这种人甚至很少是长得漂亮的，脸上还带点凶相，但是这没有关系，而这张脸活泼、轻佻，深懂模仿情感和气质的秘密。也许，你喜欢她，并不是因为这种模仿达到了逼真的程度，而是因为模仿过程吸引了你，是其艺术迷惑了你。对于大部分巴黎人来说，真正的爱情也好，装得很像的爱情也好，一

①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

切全不在乎。兴许更喜欢装出来的爱情。在巴黎，对女人越来越采取某种东方的看法。风流女子越来越时髦。“钱你拿去，可你得好好侍候一番，就是说，你得来模仿一番爱情。”这就是对风流女子的要求。对妻子几乎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到此至少便满足了，于是居斯塔夫也就得到了宽容和默许。况且资产者知道，“小鹿”到老年就会全心全意关注他的利益，就会成为他积累钱财的最忠实的助手，甚至在年轻时也是他很好的助手。她有时就经营自家的买卖，招揽顾客。总之，她是他的左右手，是他的大掌柜。这样，居斯塔夫自然就可以得到宽恕。在街上，女人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也不会侮辱她，大家都会给她让路，不像我们这里，稍微年轻一些的女人在街上走，就会有寻衅或好色之徒探到帽檐底下打量她，并提出和她结识一下。

其实，尽管可能有居斯塔夫，“小鸟”和“小鹿”之间的关系，平日在礼仪上还是相亲相爱的，甚至常常是十分天真的。一般说来，外国人——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几乎都比俄国人天真，无法比拟的天真。这一点很难细细说明，需要自己去领会。Le Russe est sceptique et moqueur①，法国人是这样说我们的，事实确是如此。我们更多的是怀疑派，我们不大珍惜自己的东西，甚至不珍爱自己的东西，至少不特别加以尊重，而且不了解它是怎么回事。我们热衷欧洲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而“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②。因此，很自然，我们对待一切事情都比较冷漠，好像履行义务一样，而且总是很抽象。

---

① 法文：俄国人是怀疑派和嘲讽家。

② 引自法国作家德·屈斯蒂纳：《1839 年的俄国人》。1847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纪事》中曾同屈斯蒂纳的这本书进行辩论。——俄编注

其实，我也离远了话题。“小鸟”有时是十分天真的。譬如说，在喷泉旁边散步时，他就会给“小鹿”讲，喷泉的水为什么向上喷，给她讲大自然的法则，而且在她面前夸奖布洛涅森林[①]的美丽、五彩的灯光、凡尔赛的 les grandes eaux[②]、拿破仑皇帝的成就，以及 gloire militaire[③]，表现出了民族的自豪感。他对她的好奇心和满足感感到高兴，对此深感满意。同时，最狡猾的“小鹿”对待丈夫也很温柔，这不是模仿出来的温柔，而是真诚无私的温柔，尽管已经给丈夫戴上了绿帽子。当然，我并不奢望像勒萨日小说中的魔鬼[④] 那样，把房顶揭开[⑤]。我所讲的不过是我眼见的一些事情，我的一些感觉。“Mon mari n'a pas encore vu la mer,”[⑥] ——有的“小鹿”对您说，而且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真诚而天真的遗憾。这就是说，丈夫还没有到布雷斯特[⑦] 或者布洛涅[⑧]随便什么地方去看过海。要知道，资产者有一些异常天真又异常认真的需要，这需要几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同的习惯。譬如，资产者除积聚钱财和辞令的要求以外，还有两个要求，是普遍习惯所认定的两个最合法的要求，他们对待这些要求是非常认真的，几乎是充满激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 voir la mer ——看海。巴黎人有的在巴黎度过

---

① 这是巴黎西郊的一个大公园。
② 法文：大喷泉。
③ 法文：军人的荣誉。
④ 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跛腿魔鬼》（1707）中的一个人物。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了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勒萨日描绘的是乔装成西班牙人的法国资产阶级。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看，他们正是来自第三等级的窃贼，来自沉湎于浪荡寄生生活的贵族间的窃贼。
⑥ 法文：我的丈夫还没有见过海。
⑦⑧ 法国西部港口城市。

一生，做一辈子买卖，却没有看过海。他们为什么要看海？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他们的愿望是强烈的、感人的；由于通常为工作所耽搁，年复一年地推迟行期，他们常常为此而苦恼，妻子也真诚地为他们分担这种苦恼。一般地说，这里甚至有许多感人的因素，而我是很尊重这一点的。最后，他们终于能找到些时间和经费，外出几天去“看海”。回来之后，他们就会绘声绘色、兴高采烈地向妻子、亲戚和朋友讲述自己获得的印象，而且一辈子都会愉快地回忆他们看海的往事。资产者，特别是巴黎资产者另外一个同样强烈的合法要求，就是 se rouler dans l'herbe①。情况是这样的，巴黎人要到城外去，非常喜欢在草地上躺躺，认为这是一种责任，甚至以庄严的态度来完成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样是 avec la nature② 融合，而且，这时如果有人观看他们，他们就特别高兴。一般地说，巴黎人到城外认为自己刻不容缓的责任就是立即变得更加无拘无束、更加活跃，甚至更英姿勃勃。总之，看上去更像是自然的、更接近 la nature③ 的人，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④！资产者对自然界的这种强烈的景仰恐怕是从卢梭时代就表现出来了吧？其实，巴黎人提出“voeir la mer 和 se rouler dans l'herbe”这两种要求，大多数只是在他们积有钱财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他们开始尊重自己，为自己而骄傲，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看待的时候。如果是躺在自己以劳动得到的钱购买的土地上，那么“se rouler dans l'herbe”就会加倍地甜蜜，甚至十倍地甜蜜。一般说来，资产者退休之后，都愿意在什么地方买一

---

① 法文：在草地上躺着。
② 法文：同自然。
③ 法文：自然。
④ 法文：自然人和真实人。

块土地，盖起自己的房屋，修造自己的花园，砌上自己的围墙，饲养自己的母鸡和自己的乳牛。假如这一切的规模很小，那也没关系。资产者就会怀着稚气的、十分感动的喜悦说："Mon arbre，mon mur"。[①] 关于这一点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对自己的所有应邀而来的客人说个不停，甚至终生如此。这里，"se rouler dans l'herbe" 真是无比的甜蜜。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在房子前面置一片小小的草坪。有人讲过，某个资产者在自家留做草地的那块地上，怎么也种不出草。他培植、浇水、把从别处挖来的草皮铺上。可这却是沙地，什么也长不出来，什么也不生根的。这房子前面正好碰上了这样一块地方，于是他大概就会买了一块人工假草坪；为这件事他还特地去了巴黎，在那里定购了直径有一俄丈的圆形草坪，每天下午把这块绿草般地毯铺在地上，虽则是用以自我哄骗，却也能满足自己的合法要求，经常在草地上躺着。资产者在最初陶醉于自己购置的财产时，也许就会这样做，从精神上说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不过关于居斯塔夫还要再说几句。当然，居斯塔夫同样也算是资产者，就是说像管家、商人、官吏、homme de lettres[②] 和军官一样。居斯塔夫没有结过婚，却同样是"小鸟"。不过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居斯塔夫现在穿着打扮如何，现在看上去像什么，现在他的形象怎么样。居斯塔夫的理想，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舞台上总是把他表演得和在社会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资产者特别喜看轻松喜剧，尤其喜欢看传奇剧。简单、愉快的轻松喜剧是巴黎唯一的艺术作品，它几乎不能移

① 法文：我的树，我的墙。
② 法文：作家。

植到任何别的土壤上去，而只能生长在它的出生地——巴黎。它虽然能博得资产者的赞赏，但却不能使他们完全满意。资产者终究认为它无多价值。他们需要崇高的内容，需要难以形容的高贵气度和多情善感的东西，而传奇剧能兼收并蓄这一切。没有传奇剧巴黎人就不能过生活。只要资产者还存在，传奇剧就不会绝迹[①]。有趣的是，现在甚至轻松喜剧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虽然仍旧是轻松愉快、令人乐不可支，但是现在已经加进了许多其他因素，那就是道德说教。资产者现在非常喜欢一有机会就对自己和“小鹿”进行训诫，并认为这是自己最神圣、最需要的工作。况且，资产者现在有无限的权利，是一种威力；而写作轻松喜剧和传奇剧的蹩脚文人永远是奴仆，总是要取悦于权贵。这就是为什么资产者现在扬扬得意，尽管被人们说成是很可笑的样子，而最后总是有人向他们报告，说诸事顺遂。应当认为，这类报告确实可以使资产者放心。任何一个意志薄弱、不完全相信自己事业成功的人，都有一种痛苦的需求：增强自信心，鼓励自己，安慰自己。他们甚至开始相信种种吉兆。这里也是如此。在传奇剧里，就有高尚的品行和高尚

① 这里是讽刺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戏剧。这些作品粉饰资产阶级现实，迎合庸俗的小市民的口味，因而颇有影响。较有代表性的是奥克塔夫·弗耶（1821—1890）的长篇小说《一个贫苦青年的故事》(1858)，它写这个有教养的青年得到一个有钱的未婚妻。此外还有各种生活喜剧，善意地取笑资产阶级的小小的失意，颂扬资产阶级的健全思想及其道德。这类喜剧的重要作者有埃米尔·奥吉耶（1820—1889）和弗朗索瓦·蓬萨尔(1814—1867)，他们是“健全思想”派的代表人物。与他们近似的还有维多里安·萨尔杜（1831—1908）。谢德林曾写过一篇讽刺这些作家的文章，题为《法国的寄生剧作家》（1863）。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类似看法。当时《时代》杂志上一些作者的述评也与此一致。

的教导。这里没有幽默；这里所看到的，是“小鸟”非常爱好和喜欢的一切都获得了激动人心的胜利。他最喜欢的是政治上的安定和为建立自己的安乐窝而积聚钱财的权利。现在，许多传奇剧就是根据这种特点写作的。居斯塔夫现在也具有这种性质。从居斯塔夫身上，总可以测出“小鸟”现在认为最高尚的理想是什么。很久以前，居斯塔夫曾是一位诗人、艺术家，是被驱逐、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不被承认的天才。他进行了值得称赞的斗争。而结果总是这样，那个偷偷为他受苦、但却遭到他鄙视和冷遇的子爵夫人把他和自己的养女谢西尔撮合一起，而她的养女以前不名一文，后来却突然腰缠万贯。居斯塔夫通常是大发脾气，拒绝接受金钱的。可是在一次画展中，他的绘画作品获得了成功。于是，马上有三位可笑的绅士到他家里来，提出以十万法郎求他画一幅画。居斯塔夫以鄙视的态度嘲笑他们，并以痛苦和绝望的声调宣布：所有的人都是卑鄙之徒，不值得他为之挥笔作画，他不能把神圣的艺术让那些至今不认识他伟大的凡夫俗子拿去糟蹋。这时子爵夫人闯了进来，告诉他，谢西尔对他爱得要死，因此，他应当拿起笔来作画。现在居斯塔夫才悟到，他以前的敌人，使他的作品没有一幅能够入选展览会的子爵夫人，却在偷偷地爱着他，同时又由于忌妒曾对他进行报复。不用说，居斯塔夫马上接受三位绅士的钱，然后又把他们辱骂了一番，这却使他们感到非常满足，后来，他跑到谢西尔那里去，答应接受她的一百万法郎，并且也宽恕了已经到自己世袭领地去的子爵夫人，他同谢西尔结成了合法婚姻，开始生儿育女，在他的身上穿上了法兰绒的衣服，头上戴上了 bonnet de coton[①]，每天傍晚和“小鹿”一起

① 法文：棉帽。

在优美的喷泉旁散步，这喷泉静静的喷溅声无疑会使他联想到他在人世间的幸福生活的恒久、牢固和平静。

有时候，居斯塔夫不是什么掌柜，而是某个被驱逐的、备受折磨的孤儿，不过心灵却充满了无法形容的高贵气质。可是，忽然之间发现他根本不是孤儿，而是罗特希尔德[①] 的合法儿子，可获得好几百万法郎。然而居斯塔夫以傲慢而又鄙视的态度拒绝这几百万的法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为了展示自己的辞令需要这样做。这时银行家的妻子鲍普莱太太闯了进来，她爱上了居斯塔夫，而居斯塔夫却在她丈夫手下当差。她对居斯塔夫说，现在谢西尔对他爱得要死，要他去搭救她。居斯塔夫意识到，鲍普莱爱上了他，于是他收下了几百万法郎，并用最下流的字眼破口大骂，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像他那样的不可言喻的高贵气质，之后他就到谢西尔那里去了，并和她结合到了一起。银行太太到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去了。鲍普莱获得了胜利，因为曾经濒临堕落的妻子终究保全了纯洁和贞操，而居斯塔夫则生儿育女，每天傍晚到优美的喷泉旁散步，这喷泉的喷溅声使他联想到……

如今这不可言喻的高贵气质，经常体现在军官身上或者军事工程师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身上。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在军官身上，而且这军官一定还佩带荣誉团勋章[②] 的绶带，这是“用自己鲜血换来的”。顺便说一下，这绶带是非常吓人的。佩绶带的人由于这条绶带而非常自傲，致使别人不得同他见面；不管是同他坐一个车厢，不管是同他在剧院并排而坐，也不管是在饭店同他相遇，这都是不可能的。他只差没有向你们啐唾

① 在德国法兰克福起家的欧洲大银行家家族。

② 拿破仑一世所设立的勋章。

沫了，他厚颜无耻地对你们颐指气使，他气喘吁吁，张狂得喘不过气来，终于使你们开始觉得恶心，肝火上升，不得不去请医生。可是，法国人很喜欢这个。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剧院里现在对鲍普莱先生也格外关注，至少比以往关注得多了。不用说，鲍普莱腰缠万贯，购置了许多产业。他直爽、单纯，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习惯和作为丈夫的身份而显得有点可笑；但是，在他怀疑“小鹿”对他不忠而感到痛苦的一幕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正直、宽宏大量和非常高尚的人。他终于宽宏大量地决定宽恕她。毫无疑问，实际上她像鸽子一样洁白，她迷恋过居斯塔夫，这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而对她来说，以自己的宽宏大量征服她的“小鸟”才是最可贵的。当然，谢西尔还和从前一样一文不名，不过这只是在第一幕里。后来她拥有了一百万法郎。居斯塔夫像往常一样骄傲，高贵，瞧不起人，只是越发放肆了，因为他是军人出身。对他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他用鲜血换来的十字勋章和“L'épée de mon père”[①]。关于他父亲的这口宝剑，他到处不厌其烦地讲，很不合时宜；你们甚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破口大骂，啐唾沫，可是大家却向他鞠躬，而观众则一面流泪，一面鼓掌（的的确确在流泪）。不用说，他不名一文，这是 sine qua non[②]。当然，鲍普莱太太爱上了他，谢西尔也爱上了他，可是他没有料到谢西尔的爱情。谢西尔在整个五幕戏演出过程当中为了爱情一直都在唉声叹气。最后下雪了，或者发生了诸如此类的情况。谢西尔想从窗口跳下去。可是窗下传来两下枪声，大家都跑出来；居斯塔夫脸色苍白，一只手缠着绷带，慢慢地走上舞台。用鲜血

① 法文：我父亲的剑。
② 拉丁文：必备条件。

换来的绶带在他的大礼服上闪着光。诽谤和诱骗谢西尔的人受到了惩罚。最后，居斯塔夫忘记了谢西尔爱着他，而这一切都是鲍普莱太太搞的鬼。鲍普尔太太脸色苍白，惊慌失措，所以居斯塔夫猜测她是爱他的。可是这时又传来了枪声。这是鲍普莱由于绝望而自杀。鲍普莱太太突然叫喊起来，急忙向门口扑去，但这时鲍普莱本人出现了，拿着一只被打死的狐狸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提出了一个教训："小鹿"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她紧偎在"小鸟"怀里，"小鸟"就宽恕了一切。谢西尔这时突然拥有了一百万法郎，而居斯塔夫仍然表示反抗，他不愿意结婚。居斯塔夫故作姿态，用下流的话破口大骂。一定要使居斯塔夫用下流的话破口大骂，并对一百万法郎嗤之以鼻，否则，资产者就不会饶恕他。仅有不可言喻的高贵气质还不够。请不要认为资产者会自相矛盾。请不要担心，这对幸福的夫妇不会错过这一百万法郎，这是不可没有的，这一百万法郎最后总是以对美德进行奖励的形式出现。资产者不会背叛自己。最后，居斯塔夫取得了谢西尔的一百万法郎，然后又是不可避免的喷泉，棉帽，喷泉的水溅声，等等，等等。这样一来，既有许多动人的感情因素，又有许多不可言喻的高贵气质，既有胜利的、以自己的家庭美德而令所有人折服的鲍普莱，又有，这是主要的，以天命和自然法则的形式出现的一百万法郎以及随之而享有的全部名誉、光荣和崇敬，如此等等。"小鸟"和"小鹿"走出剧院感到非常满足，非常平静，非常高兴。居斯塔夫一面陪他们出去，一面把别人的"小鹿"搀上马车，同时偷偷地吻了一下她的手……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的。

刘逢祺 译

地下室手记

第一章 地 下 室[①]

一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丝毫不懂得我的病情，我确实不知道我有病。我不去治病，也从未去治过病，虽说我是尊重医学和医生的。再说，我还极其迷信，当然，我还没有迷信到不尊重医学的地步（我受过足够的教育，能让我不迷信，可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赌气而不愿去治病的。你们也许

---

① 《手记》的作者和《手记》本身，自然都是杜撰出来的。然而，若是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赖以形成的那些环境，像《手记》作者这样的人，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我欲以一种较平常更为醒目的方式将不久前的一个人物带至公众面前。这是尚且活着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在这个题为“地下室”的片段里，这个人物将介绍他自己和他的观点，似乎还想对他出现和一定会出现在我们之中的原因进行解释。在随后的一个片段中，就将是这个人物关于他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真正的“手记”了。——作者注

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却是明白的。自然，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这是在和谁赌气；我也一清二楚，我不去医生们那里决不会使得他们“难堪”；我比谁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害自己，而不会殃及他人。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去治病，这毕竟是在赌气。肝脏在痛，那么，就让它痛得更厉害些吧！

我早就这样生活，已有二十来年了。如今我四十岁。我从前任过公职，如今却不再任职了。我曾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曾粗暴无礼，并因此感到愉快。要知道，我是不收受贿赂的，也许，单凭这一点，我就该奖励自己。（一句蹩脚的俏皮话；可我却不打算将它抹去。我把这句话写了出来，认为它一定会是非常好笑的；而此刻，我自己也已看出来了，我不过是在卑鄙地炫耀自己，——可我偏不将它抹去！）每当有人走近我的办公桌请我开证明时，我就会对他们龇牙咧嘴，而当发现有人因此感到难受时，我便会获得一阵难以抑制的快感。我几乎每次都能获得这样的快感。大部分来人都是胆怯的：明摆着嘛，他们都是来求人的。但是，在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中，有一位军官特别使我讨厌。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屈服，还极其可恶地把军刀弄得铿锵作响。就为了这把军刀，我和他斗了一年半。最终，我赢了。他不再弄出铿锵之声了。不过，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但是，先生们，你们知道我的恶毒之处主要是什么吗？全部都在于，最为可恶的一点就在于，我经常地、甚至是在最为愤怒的时刻，也会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恶毒，甚至还是一个凶不起来的人，我不过是在吓唬吓唬麻雀并以此自慰罢了。我满口白沫，但只要给我一个什么洋娃娃，或是给我一杯糖水，我也许就会安静下来，我甚至会心软下来。虽说此后，我也许会对自己龇牙咧嘴，还会羞愧得好几个月都睡不着觉。这就是我的脾气。

我说我曾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这是在说谎。我因赌气而说谎。我只是在和那些请求者、和那位军官闹着玩，事实上，我一直无法凶狠起来。我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许多与凶狠截然对立的成分。我能感到，这些对立的成分正在我的体内蠢动。我知道，这些成分终生在我的体内蠢动，企图冲出我的身体，可是我不放它们出去，不放它们，故意不放它们出去。它们那么可耻地折磨我，弄得我浑身痉挛，它们简直让我厌恶，厌恶透顶！先生们，你们是否觉得，我马上就会在你们的面前忏悔什么、就会求你们原谅什么了？……我相信你们觉得是这样……但请你们相信，即便你们觉得是这样，我反正无所谓……

我不仅不能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能成为任何一种人：无论是凶狠的人还是善良的人，无论是无赖坏蛋还是正人君子，无论是英雄还是昆虫。如今，我在自己的角落里过日子，我用来自我解嘲的，是这样一个恶毒的、毫无用处的宽慰：一个聪明人是无法真的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而能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的只有傻瓜。是啊，19 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就道德意义而言也必须是个无个性的人；而有个性的人、活动家，——则大多是才智有限的人。这是我四十年来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要知道，四十岁，这就是整整一辈子啊，要知道，这就是垂暮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就是不体面、庸俗和不道德的了！请你们老老实实回答：有谁活过了四十岁？我来告诉你们，只有傻瓜和恶棍才会活过四十岁。我就要这样说，冲着所有的老头儿、冲着所有这些可敬的老头儿，所有这些银发苍苍、散发着香味的老头儿这样说！我要冲着整个世界这样说！我有权这样说，因为我将活到六十岁。我要活到七十岁！我要一直活到八十岁！……等一等！让我喘口气……

先生们，也许，你们以为我是想逗你们发笑吧？你们又错了。我绝对不像你们认为或者你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但是，如果你们已经被这些废话所激怒（而我已经感觉到，你们被激怒了），想要问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就会回答你们：我是个八等文官。我曾供职，为的是有碗饭吃（仅仅为了这一目的），去年，当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立下遗嘱留给我六千卢布时，我便立即退职，在自己的角落里定居了。我以前也住在这个角落，但如今是在这儿定居。我的房间又破又脏，位于城市的边缘。我的女仆是个乡下女人，年纪很大，又蠢又凶，身上还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越来越有害了，还说我手头钱少，在彼得堡生活费用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清楚，胜似那些经验丰富、聪明绝顶的点头示意[①]、出谋划策的人。但是我要留在彼得堡，我不会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会离开……唉，反正我离不离开，都完全无所谓。

然而，一位正派人谈什么事最最愉快呢？

答案是：谈自己的时候。

好吧，我也来谈谈自己。

二

先生们，无论你们是否愿意听，我现在都要对你们讲一

① “点头示意的人”原文是 покивател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民间语言 киватель 一词衍生出来的词，是指以点头或递眼色向人示意的人。

讲，我为何甚至成不了一只昆虫。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我曾有许多次想要成为一只昆虫。然而，甚至连这件事也未能做到。先生们，我向你们起誓，过多的意识，就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十足的病。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具有普通人的意识就已足够足够了，也就是说，只需要具有我们这个倒霉的19世纪中一个文明人意识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就足够了，而且，这位文明人还极其不幸地居住在彼得堡这整个地球上最最远离实际、最有预谋的城市[①]里（城市通常分为有预谋的和没有预谋的）。比如，有了那些所谓直来直去的人们和活动家们赖以生活的意识，就完全足够了。我敢打赌说，你们一定以为，我写下这一切，是出于炫耀，意在讽刺活动家们，而且，是出于卑劣的炫耀，我像我那位军官把军刀弄得铿锵作响一样。但是，先生们，有谁会炫耀自己的病态、并借此而耍威风呢？

不过，我又怎么啦？大家都在这么做吗；大家都在炫耀自己的病态，而我也许比大家做得更厉害。我们不要争论；我的反驳是荒谬的。但是，我仍然坚信，不仅过多的意识是病，甚至任何的意识都是病。我坚信这一点。对此我们暂且不谈。请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我们常说的“一切美与崇高”[②]的所有微妙之处时，是的，恰好在这样的时刻，像是故意似的，我偏偏意识不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颇不赞成彼得大帝改革，因此对彼得堡也常常用此类贬义的形容词。

② 这一概念源出18世纪的一些美学著作，如伯克（或译柏克、博克）的《关于崇高与美两种观念根源的哲学探讨》（1756）、康德的《简论崇高与美的感情》（1764）等，在俄国1840—1860年间对“纯艺术”美学的再评价之后，这一概念便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

到，反而做出了那样一些不光彩的事情，那样一些……好吧，一句话，就是那样一些也许人人都在做的事情，可轮到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像是故意似的，却偏偏是在我最清楚地意识到完全不该去做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我越是意识到善和所有这一切“美与崇高”，便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潭，越是难以自拔。但是，主要的问题却在于，在我的身上，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倒像是理应如此的。似乎这便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不是疾病，不是过失，因此，我最终便丧失了与这一过失作斗争的欲望。其结果，我几乎相信（也许真的相信）这也许就是我的正常状态。而在开头，在起初，我曾在这样的斗争中经受过多少痛苦啊！我不相信，别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此，我终生将这一点蕴藏内心，当做一个秘密。我曾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仍感羞愧）；我羞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能感受到某种隐秘的、反常的、有点下流的快感；这快感就是，在某个最令人厌恶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角落，往往强烈地意识到今天又做了件卑鄙的事情；而做过的事情又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挽回的，这时，心里便会暗自因这一点而对自己咬牙切齿，责骂自己，折磨自己，直到那痛苦最终转变成了某种可耻的、该诅咒的乐趣，最后，它竟变成了明显的真正的快感！是的，变成了快感，变成了快感！我坚信这一点。我之所以说了出来，是因为我想确切地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这样的快感呢？我来给你们解释：这里的快感，恰恰来自对自己的屈辱之过于鲜明的意识；这恰恰是由于，你自己已经感觉到，你已撞在南墙上了；这很糟糕，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已别无出路，你永远也变不成另外一种人；而且，即使还有时间和信念可以变成别的什么，你自己也许不想再变了；即使想变，也什么都做不成，因为事实上，也许本来没什么可变的。归根结

底，主要的一点就是，发生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分强烈的意识之正常的和基本的规律，由于直接源自这些规律的一种惯性，因此，这里不仅没什么可变的，而且简直就毫无办法。强烈意识的结果，比如说就会是这样的：是的，一个恶棍，当他自己感觉到他真的是一个恶棍的时候，对他来说便似乎成了一种安慰。但是，够了……唉，胡说八道了一大通，又解释清楚了什么问题呢？……怎么解释这一快感呢？我还是要解释清楚！我要刨根问底！正是为此我才拿起笔来……

比如说，我是非常自尊的。我生性多疑，气量很小，像驼子或矮人那样。但事实上，我也常有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也许竟会因此而感到高兴。我是认真说的：也许我能由此获得某种快感，自然，这是一种绝望的快感，但是，就在这绝望之中，常常会有最强烈的快感，尤其是在你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毫无出路的时候。挨了这记耳光，你立即就会受到一种意识的压迫，像是被碾成了一团油膏。主要的是，无论怎样琢磨，结果是我在所有方面都成了第一个罪人，最最难堪的是，我是无辜的罪人，可以说是由于自然的规律而成了罪人。我之所以有罪，首先是因为我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聪明些（我常常认为自己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聪明，有的时候，你们信吗，我甚至会因此而感到惭愧。至少，我一生都侧目旁视，从来不敢正眼看人）。我之所以有罪，最后还因为，即使说我心胸豁达，那么也只是由于意识到了这豁达大度的无用，我承受了更多的痛苦。要知道，我也许因自己的豁达而无法做出任何事情：我不能宽恕，因为那欺负我的人也许是遵循自然规律来揍我的，而自然规律是不能宽恕的；我不能忘记，因为，即使是自然规律，也终究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最后，即使我想变得心胸十分狭隘，反而想去报复欺负我的人，那我也

无法以任何方式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因为即便能够去做，我也许难以下定决心去做什么。干吗下不了决心呢？关于这一点，我想特别说上两句。

三

比如说，那些能够替自己复仇的人和那些一般来说能够捍卫自己的人，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假设，一旦他们被报复的感情所控制，那么，这时在他们的整个身心中，除了这一感情之外便别无它物了。这样的先生会像一头发疯的公牛一样，低下犄角，向目标直冲过去，除非有堵墙能挡住他。（顺便说一句，在一堵墙的面前，这样的先生们，也就是那些直来直去的人和活动家们，是会心悦诚服的。对于他们来说，墙可不是一种借口，比如说，可不像对于我们这些耽于思考、因而是无所作为的人那样；墙可不是走回头路的托词，我们的兄弟通常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托词，但总是会因有这一托词而感到非常高兴。不，他们会诚心诚意地服输的。对于他们来说，墙具有某种慰藉的作用，是道德所允许的，是终极的、也许甚至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不过，关于墙我们下文再谈。）好吧，我且将这样一种直来直去的人当做实在的、正常的人，大自然这位温情的母亲亲切地将他生在大地，就是想看到这样的他。对于这样的人，我羡慕之极。他是愚蠢的，在这一点上我不与你们争论，但也许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是愚蠢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也许，这甚至是非常美妙的。我尤其坚信这种可以说值得怀疑的事，因为比如，若拿一个正常人的对立面，亦即一个有强烈意识的人来说，当然这人不是出自大自然怀抱，而是来自

蒸馏瓶（这已近乎于神秘主义了，先生们，但是对此我也怀疑），那么，这个蒸馏瓶的人有时也会在其对立面的面前服输的，他会带着他那全部的强烈意识，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一只耗子，而非一个人。即使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可毕竟还是一只耗子，而对立面却是人，因此……如此等等。但主要的一点，是他自己，要知道，是他承认自己是一只耗子；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样做；而这可是重要的一点。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只耗子的作为吧。比如说，我们假设，它也遭受了屈辱（它几乎总是遭受屈辱的），它也想报复。它心头积聚起的仇恨，也许比 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①] 身上的还要多。他欲对欺负他的人以恶还恶，这一恶劣的、卑鄙的愿望在他的心中燃烧，也许比 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 心中燃烧得还要炽烈，因为，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 生来愚蠢，以为自己的报复纯粹是正义的行为；而耗子由于强烈意识的结果，在这里却否定正义。最后到了行动的时候，到了复仇的时候，不幸的耗子，除了它初始弄出的污秽之外，又在其周围弄出表现为问题和怀疑形式的其他许多污秽；从一个问题又引发出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它的周围会不由自主地聚集起某种祸水，某种难闻的垃圾。在这些祸水和垃圾里面全是这耗子的疑虑和激动不安，最后还有那些直来直去的活动家们吐向它的唾沫，那些活动家们庄严地站在四周，装成法官和独裁者的样子，亮开嗓门，冲着它哈哈大笑。当然，对于这一切，耗子只能挥挥爪子，面带连它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装蔑视的微笑，羞愧地逃进了自己的洞穴。在那里，在自己又脏又臭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蒙受屈辱、挨了打、受到嘲笑的耗子，

---

① 法文："自然的和真实的人"。按：这是卢梭最早提出的概念。

立即沉浸在冷酷、恶毒、而主要是无休无止的仇恨之中。他将一连四十年记住自己的屈辱，连那些最细小、最耻辱的细节也牢记不忘，而且，每次他还要自己添加一些更为耻辱的细节，用自己的想象来恶毒地嘲弄、刺激自己。它将为自己的想象而感到羞愧，但是，它仍然记着一切，清点一切，为自己杜撰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并借口说这些事是可能发生的，因而它什么都不原谅。看来，它就要开始报复了，但却是断断续续地、零敲碎打地、偷偷摸摸地、躲躲闪闪地进行，它既不相信其复仇行动的正义，也不相信其复仇行动的成功，它事先就知道，由于所有那些报复的尝试，它自己将比那受报复的人还要痛苦百倍，而那个被报复的人则可能一点儿也不恼怒。在濒死的时候，它仍然记得所有这一切，以及在这段时间里变本加厉地感受……但是，也正在这冷漠的、可憎的半绝望和半信仰之中，在这由于痛苦而将自己活活埋进地下室达四十年之久的自觉的行为中，在这竭力编造却仍然有些可疑的绝境之中，在这刻骨铭心、未能满足的愿望的鸩毒里，在已做出永恒决定、旋又反悔的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冷热病中，——正是在这里，蕴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奇特的快感的琼浆。这一快感非常微妙，有时很难为意识所捕捉，以至于目光稍嫌短浅的人，甚或那些神经坚强的人，都毫不理解。"也许，"你们会咧嘴大笑着补充道，"从来没有挨过耳光的人，也理解不了。"你们这是在有礼貌地向我暗示，我一生中或许也挨过耳光，因此我说起来像是很内行。我敢打赌，你们肯定是这样想的。但是，别担心，先生们，我没有挨过耳光，虽说我对此我是无所谓的，随你们怎么想好了。我一生中也很少扇别人耳光，为此我或许还有些遗憾呢。但是够了，关于你们极感兴趣的这个话题，我一个字也不再多说了。

我现在要平心静气地继续谈论那些神经坚强、不理解快感之微妙的人们。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先生们虽然也会像公牛般亮开嗓门吼叫，虽然，这样做或许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崇高的荣誉，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一旦面临不可能性，他们还会立即妥协的。不可能性，是指一堵石墙吗？是什么石墙呢？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如说，要有人向你证明，你是由猴子变来的[①]，那你也别皱眉头，全盘接受好了。再有人向你证明说，事实上，你自己身上的一滴油脂会比十万个你这样的人还要珍贵，那些所谓的美德、义务及其他一些谬论和偏见，最终都将迎刃而解了。对此，你也全盘接受好了，没什么说的，因为二乘二等于四，这是数学。你们试着来反驳吧。

"得了吧，"有人会向你们喊道，"这是无法反驳的，因为二乘二就等于四！大自然不会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自然可不管你们的愿望，也不管你们是否喜欢其规律。你们却不得不接受大自然的本来面貌，因此，也得接受它的一切结论。墙就是墙……"上帝呀，当我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乘二等于四的时候，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又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我真的无力，我是不会用脑袋去撞开石墙的，但我也不会仅仅因为面临的石墙，而我却没有足够的力气善罢甘休。

这样的一堵石墙仿佛真的是一种安慰，真的能令人心平气和，仅仅因为它就是二乘二等于四。哦，这可真是荒谬透顶啊！最好呢，是能理解这一切，意识到这一切，意识到所有不

---

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查理·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一书的非笑，该书俄译本出版于1864年，当时俄国报刊围绕人的起源问题曾展开热烈争论。

可能和所有的石墙；如果你们讨厌妥协，那就不要和任何一种不可能、任何一堵石墙妥协；要通过最必然的逻辑组合，引出关于一个永恒主题的最令人恶心的结论：那就是甚至连那堵石墙的存在，仿佛也是你自己的罪过，虽说你显然完全无罪，于是，你默默无语，无力地咬牙切齿，懒洋洋地消极地发呆，幻想着就是要出口恶气，结果却没有可发泄的对象；找不到对象，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可这里是偷梁换柱，是颠倒是非，是招摇撞骗，这简直是浑水一潭，——不知是何物，不知是何人，但是，尽管混沌不清，黑白颠倒，你们仍然会感到痛苦，你们越是茫然无知，也就越是痛苦。

四

"哈，哈，哈！这么说，您从牙疼里也能找到快感啦！"你们会笑着喊道。

"那又怎样？牙疼中也有快感的，"我将回答说，"我的牙疼了整整一个月；我知道，这里有快感。在这种时候，当然，人们不是在默默地发狠，而是在呻吟；但是，这不是痛痛快快的呻吟，而是满怀恶意的呻吟，问题的全部就在于这恶意之中。正是在这呻吟中，表达出受难者的快感；如果他没有从牙疼中获得快感，他也许是不会呻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生们，我要对此加以发挥。这些呻吟首先表明：对于我们的意识而言，你们的疼痛是不体面的，无目的的；这又表明：大自然有其全部规律性，对于这规律性，你们当然要啐上几口，但你们毕竟会因这一规律而吃苦头，而大自然却不会。这还表明：你们意识到，你们没有找到敌人，而疼痛却是实在的；你

们也意识到，无论你们有多少位瓦根海姆[1]，你们仍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有人愿意，你们的牙就不会再疼了，要是他不愿意，你们的牙就还得疼上三个月；最后，如果你们老是不赞同而仍要反抗的话，那么，你们用来自我安慰的方式，就只有抽自己一顿或是用拳头更猛地砸你们的那堵墙，此外就别无他法了。这不，由于这些血腥的屈辱，由于这些不知来自何人的嘲弄，终于出现了快感，有时，这种快感竟然近乎于性高潮。我请求你们，先生们，什么时候来听听 19 世纪一位有教养的人因为牙疼受罪而发出的呻吟，这已是他犯病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已经不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了，也就是说，他的呻吟已不仅仅是因为牙疼；他已不是像一个粗鲁的农夫那样呻吟了，他的呻吟倒像一个受进步和欧洲文明所感染了的人，像一个如今常说的那种"脱离了根基和人民本原"的人。他的呻吟变得有些可恶、卑鄙而又狠毒，白天黑夜地连续不断。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呻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他不过是在徒然地折磨或刺激自己和别人；他知道，甚至连他拼命地对之呻吟的人们以及他的整个家庭，都已经在厌恶地听他呻吟，他们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他们心里都明白，他本可以换一种方式，呻吟得简单一些，不带花腔，不怪里怪气，他们认为，他是在故意地、恶毒地捣乱。瞧，在所有这些意识和耻辱中，正包含着快感。"据说，我打扰了你们，我伤了你们的心，我不让全家人睡觉。那么，就请你们别睡了，就请你们每一分钟都感觉到我的牙在疼吧。对于你们来说，我如今已不是我从前曾想充当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卑鄙的

---

① 是牙医的姓氏。据说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彼得堡有八位姓瓦根海姆的牙医。

人，一个 chenapan①。就这么着吧！我很高兴你们看透了我。听着我那些下流的呻吟，你们觉得恶心？那就恶心去罢；我这就给你们哼出一段更恶心的花腔来……”现在你们明白了吗，先生们？不，看来，要理解这一快感的全部微妙，还须大大提高智力和领悟力！你们在笑？我很高兴。先生们，我的玩笑自然不佳，有好有坏、乱糟糟的，自相矛盾。但要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尊重自己。难道一个有意识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地尊重自己吗？

五

但是难道、难道一个甚至试图在自己的屈辱感中寻找快感的人，也能多多少少地尊重自己吗？我此刻这样说，并非出于某种有些肉麻的忏悔。而且，总的说来，我根本讨厌说什么：“请您原谅，神父，我今后决不这样了。”这并非因为我不会这么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太善于这么说了，到了什么程度呢？时常，在我毫无过错的情况下，我却偏偏得这么说。这是最糟的事情。每逢此时，我还从内心受到感动，我还会悔过，流泪，自然，还要生自己的气，虽说完全不是假装出来的。好像心灵被玷污了……在这里，甚至连自然规律也不能去责怪了，虽说还是自然规律一直在不断地欺辱我，欺辱我整整一生。回忆起这一切心情很糟糕，而且当时原本就很糟糕。要知道，在那一分钟之后，我便常常已经在气愤地想，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谎言，是讨厌的、矫揉造作的谎言，也就是说，

① 法文：坏蛋，无赖，恶棍。

所有这些忏悔，所有这些感动，所有这些改过自新的誓言，都是谎言。你们会问，我干吗要糟蹋自己、折磨自己呢？答案是：因为袖手闲坐非常无聊；于是，我便来个装腔作势。的确是这样。你们最好关注一下自己，先生们，那样的话，你们就会明白，的确如此。我曾给自己臆想出一些奇遇，编造出一种生活，只是为了找个方式混日子。我有好多次，嗯，比如说，心里委屈起来，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成心自找的；要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也清楚，你会毫无缘由地感到委屈，你是在装腔作势，可末了竟真的感到自己确实受了委屈。不知为何，我一生都热衷于炮制这样的玩笑，于是，最终我竟难以控制自己了。另一回，我曾想强迫自己去恋爱，甚至强迫过两次。结果我受到恋情的折磨，先生们，我对你们说的是实话。在灵魂深处，我并不相信这是在受罪，还有一丝嘲笑掠过，但我毕竟是在受罪，而且还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受罪；我满怀忌妒，难以自控……这一切都由于无聊，先生们，一切都由于无聊；是惰性在压迫人。要知道，意识产生的直接、合理的结果，就是惰性，也就是说，是有意识地袖手静坐，无所事事。这一点前面我已经说到了。我再重复一遍，认认真真地重复一遍：所有那些直来直去的人，那些活动家们，之所以喜欢活动，就因为他们愚蠢笨拙，目光短浅。这一点当如何解释呢？是这样：由于目光短浅，他们将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成了初始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便能比他人更快、更轻易地确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那不容置疑的根据，于是感到心安理得；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点。要知道，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不能有任何的疑虑。然而，像我，怎么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呢？我所凭借的初始原因何在呢？根据何在呢？我从哪儿能找到它们呢？我便思考起来，于是，我的每一个初始的原因就

会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来，就这样逐一引申，以至于无穷。这正是每个意识和思维的本质所在。也许，这又是自然规律。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请你们回想一下我前不久关于报复所说的话（或许，你们不曾留意）。我说过：一个人去复仇，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这就是说，他找到了初始的原因，找到了根据，即正义。于是，他在方方面面都很心安理得，而由于在确信自己正在进行一桩正当的、正义的事业，他便坦然地、顺利地去复仇了。可我却不认为这是正义的，也不认为其中有任何美德可言，因此，如果说我也开始报复的话，那就仅仅是出于怨恨了。怨恨自然能压倒一切，压倒我的一切疑虑，也许，正因为怨恨不是原因，所以它才完全成功地充当了初始原因。但是，假如我连怨恨也没有（前不久我就是从这一点谈起的），那又怎么办呢？由于这些该死的意识规律，我的怨恨又是处于化学分解之中。瞧，对象在挥发，理由在汽化，罪魁祸首找不到了，欺辱不再是欺辱，而成为天命，变成了某种类似牙疼的感觉了，牙疼时谁都没错，因此，剩下的仍然是那条老路——往墙上撞得更凶吧。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找不着初始的原因。还是试一试盲目地沉浸于自己的感觉，不加思考，不问初始原因，一时抛开意识；可以去恨，可以去爱，只要不是袖手静坐就行。那么到后天，这是最后的期限，你就将因为明知故犯地欺骗自己而开始蔑视自己。其结果就是：只有泡沫和惰性。噢，先生们，要知道，我一生什么都开始不了，也什么都完成不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自视为聪明人。就算、就算我是个饶舌鬼吧，一个无害而又令人厌恶的饶舌鬼，和我们大家一样。不过，如果每个聪明人的直接的与唯一的使命就是饶舌，也就是有意地、喋喋不休地说废话，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

哦，但愿我仅仅是由于懒惰而什么都没做。上帝呀，那我就会尊重自己了。我之所以会尊重自己，是因为我至少在自己身上还能够拥有懒惰；因为我的身上，至少还有一种我还能自信的、似乎是良好的品质。人若问起：这是个什么人？便可答道：一个懒汉；要知道，能听到别人这么说起自己，一定是极其愉快的。这就是说，我得到了正面的肯定，这就是说，关于我是有话可说的。“懒汉！”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头衔，一种使命，这也是一种出息啊。你们别笑话，就是这样的。这样，我便有权成为一名头等俱乐部的成员，便可以无休无止地以尊重自己为乐事。我认识一位先生，他毕生都以自己善于品味拉斐特酒[①] 而自豪。他将此视为自己真正的长处，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他死的时候，他的良心不仅坦然，而且还是扬扬自得，他是对的。因此，我也会为自己选择一个行当：我可以做一个懒汉和饕餮，但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懒汉和饕餮，而是一位对一切美和崇高怀有同情心的懒汉和饕餮。你们觉得如何？我早这样幻想了。在我四十岁时，这一“美与崇高”狠狠地撞上了我的后脑勺；但这是我四十岁上的事，而那时——哦，那时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先往自己的酒杯里滴上几滴眼泪，然后再为一切美与崇高的事物把酒喝干。那时，我会将世上的一切都变为美与崇高；我会在最丑恶、最无可怀疑的肮脏之中找出美与崇高。我会变得眼泪汪汪，像一块湿海绵。比如，一位画

① 法国拉斐特地区出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家画了幅“盖伊”的画[1]。我立即便会为这位画出了“盖伊”的画家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热爱一切美与崇高的事物。一位作者写了《随您的便》一文[2]；我会立即为“随便什么人”的健康干上一杯，因为我热爱一切“美与崇高的事物”。为此，我要别人尊重自己，我将折磨那不尊重我的人，心情坦然地生活着，扬扬自得地死去，——这才是美妙，绝顶的美妙啊！那样，我便会长成那么一个大肚皮，堆出那么一个三层肉的下巴，给自己隆起那么一个通红的酒糟鼻来，为的是让每个遇见我的人都会看着我说：“真棒！这才是地道的正面人物呢！”先生们，随你们的怎么说，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否定的时代[3]，能听到这种评语的确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呀。

七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金色的幻想。哦，请问诸位，是谁第一个声明，是谁第一个宣称，说一个人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才去做坏事的；还说，如果启发他，让他发现自己真正的、正常的利益，他便会立即停止干坏事，摇身一变成为一

---

① 指俄国画家尼·尼·盖伊（1831—1894）的《最后的晚餐》一画，该画于1863年展出后，引起报刊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宗教题材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的独创性的理解问题。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撰文肯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持相反意见。他后来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里说：“在盖伊……先生……画里表现出做作和偏见，而一切做作都是虚伪的，都已经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了。”

② 此文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63年，第7期，作者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③ 指当时是有许多虚无主义者活动的“时代”。

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因为，一旦受到启发，知道了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就会在善行之中发现自己的利益，而众所周知，谁也不会明知故犯地违背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于是，可以说他就会必然地开始行善啦？哦，幼稚的人哪！哦，纯洁无邪的孩子！首先，有史以来的这几千年里，究竟何时人只为自己的利益才行动呢？不是有千百万个事实在证明，人们是明知利害的，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却将这些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而奔向另一条道路，去冒险，去撞大运，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在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似乎只是不愿去走已然指明的道路，而是顽固地、任性地要闯出另一条艰难的、荒谬的路，他们几乎是在黑暗里摸索着这条道路。对这千千万万的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呢？要知道，这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这种顽固和任性的确是更为愉快的事情，胜过各种各样的利益……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否担保，你们对什么是人的利益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定义吗？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场合希望自己处于不利而非有利的地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又如何是好呢？如果这样的话，只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所有的规则都将荡然无存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有这种情况吗？你们在笑；笑吧，先生们，但是要请你们回答：人的利益是否都计算得完全精确呢？有没有那些不仅未归入、而且也无法归入任何一种分类中去的利益呢？因为，你们，先生们，据我所知，你们那张写着人的利益的清单，不过是你们从统计数字和经济学公式中得出的平均数而已。要知道，你们说的利益，就是幸福、财富、自由、安宁等等，等等；因此，一个人，比如说，他要公然地、明知故犯地违反这整张清单，在你们看来，嗯，对，当然在我看来也是一样，他就是一位蒙昧主义者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疯

子，不是这样吗？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统计学家、智者和人类的热爱者们在计算人的利益时，为什么总会忽略一种利益呢？甚至在计算时，他们没有把这种利益以其该用的形式包括进去，而整个计算的成败却正取决于这一点。如果抓住了这一利益，径直把它列入清单，倒也不算大错。但头疼的是，这一深奥莫测的利益却难以归于任何一种分类，难以列入任何一份清单。比如说，我有位朋友……哦，先生们！他也是你们的朋友啊；而且对谁，无论对谁他都是朋友！只要一着手做事，这位先生便会立即夸夸其谈而又清清楚楚地向你们说明，他正好需要怎样遵循理性和真理的规律来行事。不仅如此，他还会怀着激动和狂热对你们谈起真正的、正常的人的利益；他会带着嘲笑去指责那些目光短浅的蠢人，说他们既不明白自己的利益，也不明白美德的真正意义；可刚过片刻，没有任何突如其来的外在的缘由，而正是由于一种比其他所有利益都更为强大的内心的原因，他会转向完全另一方面，也就是说，他会公然站出来反对自己原先所宣称的：他既反对理性的规律，又反对个人的利益，唉，一句话，反对一切……我得事先声明，我的这个朋友，是一个集合形象，因此，很难仅仅责怪他一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们，是不是真的存在某样东西，它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都比他们那些最好的利益更加珍贵，或者（为了不违背逻辑）存在着一种最为有益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被漏掉的那一种利益），它比所有其他的利益都更为重要、更为有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人会为了这一利益而奋起反对所有的规律，也就是反对理性、荣誉、安宁、幸福，一句话，会去反对所有这些美好的、有益的东西，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一初始的、最有益的利益，这利益对于他来说胜过一切。

“可那毕竟也是利益呀，”你们打断了我的话，“对不起，

我们还将解释，问题不在于文字游戏，而在于，这一利益之所以出色，正因为它打破了我们所有的分类，打破了人类的热爱者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构建出的所有体系，它不断地加以破坏。一句话，它在妨碍一切。但是，在向你们道出这一利益之前，我想不惜自己的名誉，大胆地宣称，所有这些美好的体系，所有这些向人类解释其真正、正常利益的理论（解释的目的在于使人类必须努力获得这些利益，从而便会立即变得善良、高尚），——所有这些理论，目前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一种逻辑斯蒂[①]！是的，不过是一种逻辑斯蒂！要知道，肯定这种借助人类自身利益的体系来更新整个人类的理论，在我看来，几乎就等于……比如说，跟在巴克尔的后面断言，人由于文明而变得温和了，因此逐渐变得不嗜血、不好战了。[②] 从逻辑上说，他似乎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但是，人过分热衷于体系和抽象的结论，就会甘愿有意歪曲真理，甘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一味地为自己的逻辑辩护。我之所以以此为例，是因为这个例子非常鲜明。请你们举目环顾四周：血流成河，而且如香槟酒一般流得欢畅。这便是巴克尔也曾生活其中的、我们整个的

---

① 亦称数学逻辑或数理逻辑，或称符号逻辑。最早提出数学逻辑思想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1847 年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布尔（1815—1864）发表《逻辑的数学分析》后，数理逻辑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它是研究推理、特别是研究数学中的推理的科学。但它对推理的研究，只是研究推理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形式关系，而这种形式关系又是由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命题的逻辑形式决定的。而且，它对推理的研究是借助于数学的方法进行的，因此也可以说，数理逻辑就是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问题。

②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他在其《英国文明史》（1857—1861）中认为，文明的发展将导致民族间战争的终止。该书于 1861 年即有俄译本。

19世纪，这便是拿破仑——那个伟大的拿破仑和当代的拿破仑。[①] 这便是北美——一个永恒的联邦。[②] 最后，这便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③] ……怎么谈得上文明使我们变得温和了呢？文明不过是在人的身上培养出多重复杂的感觉……别无其他。而通过这一多重复杂性的发展，人甚至还会落到在血腥中寻找快感的地步。要知道，这样的事已经在人的身上发生过了。你们是否曾经注意到，那些最最嗜血成性的人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些最文明的先生们，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阿蒂拉[④] 们和斯坚卡·拉辛[⑤] 们，有时都无法与他们相比，如果说他们并不像阿蒂拉和斯坚卡·拉辛那样显眼，那只是因为他们太常见、太普通了，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人没有因文明而变得更嗜血，那么起码他嗜血时也大概会比从前更坏、更丑恶。以往，人视流血为正义，心安理得地去消灭那该被消灭的人；而如今，虽然我们也认为流血是丑恶的勾当，可我们却仍在干这勾当，甚至比从前干得还要多。哪种情况更坏呢？你们自己去评判吧。据说，克娄巴特拉[⑥]（请原谅我举了

---

① 分别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1769—1831）和拿破仑三世（1808—1873），他们两人在位时都曾多次发动战争。

② 指1861—1865年间的美国南北战争。

③ 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与荷尔斯泰因伯爵的领地原为两个独立的地区。1386年荷尔斯泰因伯爵将两地统一，1460年它同丹麦合并为君合国。此处指1863—1864年间普鲁士与奥地利同丹麦为争夺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战后该地区曾分属普鲁士与奥地利，最后，至1949年后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州。

④ 阿蒂拉（？—453），匈奴王（434—453），曾率军远征拜占廷，入侵巴尔干、高卢等地。

⑤ 即斯捷潘·拉辛（？—1671），顿河哥萨克，于1667—1671年他领导俄国农民起义，失败后被杀害。

⑥ 克娄巴特拉（或译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末代女皇（从公元前51年起）。

一个罗马史上的例子）喜欢用金针去扎女奴的乳房，并在她们的叫喊和痛苦的抽搐中获得快感。你们会说，这些事都发生在相对而言的野蛮时代；你们会说，如今仍然是野蛮时代，因为（同样是相对而言）如今还有人挨针扎；你们会说，人如今虽然已学会了观察，有时能比野蛮时代看得更清楚一些，可是，他还远远没有学会像理性和科学所指引的那样去行动。但你们毕竟完全相信，当某些陈旧、恶劣的习惯完全消失的时候，当正常的理智和科学完全改造并正确地指引人的天性的时候，人是一定能够学会的。你们坚信，到那时，人自己也不再会自愿地犯错误，也可以说，他便会不由自主地不再让自己的意志与自己的正常利益脱节了。不只如此：你们还会说，到那时，科学本身将教导人（虽然在我看来，这已是奢望），无论是意志或任性，在人的身上实际上都不存在，而且也从来不曾存在过，人自己不过是某种类似钢琴琴键或管风琴琴销的东西。[①]你们还会说，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自然规律；因此，无论人做什么，都根本不是按照他的意愿进行的，而是自然而然地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的。所以，只要发现这些自然规律，人便用不着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他便能非常轻松地生活了。那时候，自然而然地，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依照这些规律计算出来，用数学的方式，像对数表一样，数到十万零八千，然后载入历书；或者比这更好，将会出现某些善意的出版物，就像如今的百科词典一样，其中，一切都得到了精确的计算和

① 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者狄德罗（1713—1784）在他的著作《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1769）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赋有感受性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琴键，我们周围的自然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译文据陈修斋等译：《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

定义，于是，世界上便再也不会有意外的行为和事情了。

那时，——这都是你们说的，——将出现新的经济关系，它们完全是现成的，同样经过数学的精确计算，于是，在一刹那之间，形形色色的问题都将消失，这只是因为已然能够得出形形色色的答案。到那时，水晶宫便将建立起来。[①] 到那时……好吧，一句话，到那时，幸福鸟[②] 就将展翅飞来。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担保（这已是我说的了），到那时，比如说，就再也不会感到乏味透顶（到那时一切都将是根据图表计算好了的，那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然而，一切都将极其合乎理智。当然，出于乏味无聊，有什么事儿想不出来呢！要知道，金针就是由于无聊才用来扎人的，但这一切好像都无关紧要。糟糕的是（这又是我说的），到那时，恐怕金针还是能让人开心呢。因为，人是愚蠢的，极其愚蠢。也就是说，人即便完全不愚蠢，也是忘恩负义的，难以找到例外。因为，比如说，在普遍地合乎理智的未来，突然无缘无故地冒出来一位什么绅士，他生着一张并不高贵的面孔，确切些说，是一张顽固落后的、嘲笑的面孔，他两手叉腰，对我们大家说道：怎么样，先生们，我们是否来把这理智整个儿地一脚踢开，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对数表都见鬼去，让我们重新按照我们愚蠢的意志来生活！——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的。这倒一点儿都没什么，但令人气恼的是，总能找到一批追随者：人的秉性就是这样。而所有这一切都源自那最

---

①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薇拉的第四个梦”里曾出现“水晶宫”的形象。

② 原文为 каган，是古代中亚某些国家的王或汗，也可译为王鸟。каган 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于西伯利亚时在民间听说的，见他的“西伯利亚笔记”。

无根据的原因，这一原因或许根本不值一提：这正是因为，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他是何许人，都喜欢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去行动，而绝对不想按照理智和利益所吩咐的去行动；他想要的可能违反自己的利益，有时候甚至是就应该这样（这已是我的观念了）。自身的、随意的、自由的意愿，自身的，即便是最野蛮的任性，自己的，有时甚至达到疯狂的想象，——这一切便是那个被遗漏的、最有利益的利益，正是它不适于纳入任何一种分类，而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解体。所有这些智者们说什么，人需要具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意愿，这是从何谈起呢？他们说什么，人必定需要合理的、有益的意愿，这又是从何谈起呢？人需要的只是一种独立的意愿，而无论这一独立性的代价多高，无论这一独立性会导致什么结果。可是，鬼才知道这一愿望是什么……

八

"哈，哈，哈！要知道，这个意愿，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也许实际上是没有的！"你们哈哈大笑着打断了我的话，"如今，科学已经可以精确地解剖人了，所以我们也已知道，意愿和所谓的自由意志不是别的，而是……"

"等一下，先生们，连我自己也本想这样开始说的。我承认，我甚至胆怯了。我刚才就想喊出声来，说鬼知道意愿是取决于什么，它是什么，也许要谢天谢地，我又想起了科学……于是便没说下去。而就在这时，你们却说了起来。要知道，其实，嗯，要是人们什么时候真的找到了我们所有意愿和任性的公式，也就是说，知道它们取决于什么，它们遵循什么样的规

律产生，它们如何发展，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趋向何方，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数学公式，——要是这样的话，人也许马上就不会再有意愿了，而且，也许一定不会再有了。按表格提出意愿有什么意思呢？不仅如此：他还会立即由一个人变成管风琴的琴销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一个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意愿的人，不是管风琴上的琴销又能是什么呢？你们怎么想？我们来计算一下可能性，看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嗯……”你们解释说，“我们的意愿大部分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我们的利益所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有时要听那种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是我们由于愚蠢，竟在这些胡言乱语中看到了一条能获得某种预期利益的捷径。那么，当这一切都在纸上得到了解释和计算（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先就认定有些自然规律是永远不能认识的，那太令人厌恶，也毫无意义了），那时，当然就不会再有所谓的愿望了。要知道，如果意愿什么时候与理性完全撞车，那么，我们就只能进行推理，而不能想望什么了。因为，比如说不可能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又想望无意义的东西，并因此有意地违反理性，有意地想给自己带来危害……由于所有的意愿和推理都真的能够计算出来，因为人们迟早会发现所谓的我们自由意志的规律，这样一来，也许真的可以建立起某种类似表格的东西，那我们也就真的可以按照这张表格提出意愿了。假如什么时候有人为我计算出来，并且证明，如果我向某个人做出了一个侮辱的手势，那恰是因为我不能不这么做，我还非得伸出某个指头来比划，倘若如此，我身上还能剩得下什么自由的份儿呢？更何况，如果我还是一位学者，并曾在某处修过科学课程。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便能够提前三十年计算出我的整个一生。总而言之，如

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便将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反正不得不接受一切。而且总的说来，我们得不怕厌倦地对自己重复说，肯定在某一时刻某种环境中，大自然不会来请示我们；我们应当接受本来面目的大自然，而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大自然；如果我们真的渴求拥有表格和历书，而且……哪怕是渴求拥有蒸馏瓶，那也没什么可说的，就得接受蒸馏瓶！否则的话，用不着我们，蒸馏瓶自己也会来的……"

"是啊，这正是我的难处哇！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的一番玄论；都怪这在地下室中度过的四十年！请允许我来想象一下吧。要知道，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却只是理性，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活的表现，就是说，它是人的整个生活的表现，包括理性和所有伤脑筋的事情在内。即便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表现中时常显得很糟，但它毕竟还是生活，而不仅仅是开方求得的平方根。比如说我吧，十分自然地想活着，为的是满足我所有的生活能力，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即不是为了去满足我整个生活能力中的那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理性只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对于有的东西，理性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尽管不是一种安慰，但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是能调动它所有的能力，整个地活动着的，不管是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即便是在说谎，它也是在生活着的先生们，我怀疑你们正在面带遗憾地看着我；你们反复对我说，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不可能有意想要什么不利于自己的东西，这像数学一样清楚。我完全赞同，这的确就是数学。但是，我却要向你们重复一百遍，只有一种情形，只有在一种情形下，人才会有意地、自觉地渴望那甚至是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愚蠢之极的东西。这便是：

为了有权利去渴望那甚至是愚蠢之极的东西，而不愿受到约束，而只能渴望聪明的东西。要知道，这是愚蠢之极，这是自己的任性，事实上，先生们，在地球上的万物之中，这也许是对于我们的兄弟最为有益的东西，在某些情形下尤其如此。而其中，比一切利益都更为有益的东西，甚至有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当它给我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并与我们的理性有关利益所得出的最为缜密的结论相矛盾的时候，——因为，这样至少能为我们保全最主要最珍贵的东西，亦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有些人会肯定地说，对于人来讲，这的确是最为珍贵的；当然，如果愿意的话，意愿是可以与理性融为一体的，尤其是当它不是被滥用而是适度运用的时候；这是有益的，有时甚至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经常地、甚至是在大多数时间内，意愿都是与理性完全地、执拗地相矛盾的，而且……而且……你们是否知道，这也是有益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先生们，我们假设人并不愚蠢。（事实上，无论如何不该说人是这样的，哪怕只由于这样一个理由：即如果人是愚蠢的，那么还有什么是聪明的呢？）但是，如果说人并不愚蠢，那么，他也仍是极其忘恩负义的！绝对地忘恩负义。我甚至认为，对人的最好定义就是：一种两条腿的忘恩负义的生物。但这还不是全部；这还不是人的主要缺点；人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那始终一贯的品行不端，这种恶劣品行始终一贯，从洪水时代[①] 直至人类命运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期。品行不端，因此也就是不明智；因为，人们早就已知的

---

①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6～7章）：耶和华所造的人和禽兽、昆虫罪恶很大，因而使大地洪水泛滥，毁灭天下，使“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是，不明智并非源于其他，而是来自品行不端。请你们来看一看人类的历史吧，你们会看到什么呢？壮丽吗？也许，可以说是壮丽的，比如说，仅仅罗得岛上的那尊雕像[1]，就好生了得！无怪乎阿纳耶夫斯基先生证实说，一些人认为这尊雕像是人类双手的产物，而另一些人则断言它是大自然本身的造物。[2] 绚烂多彩吗？也许可以说是绚烂多彩的；只要将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文武官员的礼服研究一番，就好生了得，而若去研究文官制服，就肯定会累得趴下；没有一位史学家能受得了。单调乏味吗？也许可以说是单调乏味的；人们在打呀，打呀，现在在打，从前打过，将来还要打，——你们会赞同说，这甚至是过于单调乏味了。一句话，一切，一切可能在混乱的大脑中冒出来的想法，都可用来谈论全世界的历史。唯一不能说的，就是明智，亦即不能说历史是明智的。第一个字没出口，你们便打住了。在这里，甚至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形：要知道，在生活中经常会出现那样一些有道德、有理性的人，那样一些智者和人类的热爱者，他们为自己立下宗旨：一生都要尽可能品行端正，而又明智，也就是说，要用自己来照亮他人，为的就是向他人证明，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可以过着品行端正、合乎理性的生活的。结果如何呢？众所周知，许多有此爱

---

① 罗得岛是爱琴海中的一座希腊岛屿，岛上有一尊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铜像，建于公元前 292—前 280 年，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公元前 225 年因地震倒塌，公元 653 年阿拉伯人劫掠罗得岛时将其击碎。据记载，它高七十肘尺，合三十二米；但后来在塑像基石上发现其铭文记载，是十肘尺的八倍，因而当为三十六点五米。

② A. E. 阿纳耶夫斯基（1788—1866），一位平庸的俄国作家，19 世纪 40—60 年代经常成为报刊的嘲讽对象。上引的几句话是他在 1854 年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的。

好的人，或迟或早，在生命行将结束时都背叛了自己，闹出了一些趣闻逸事，有时甚至是最最不体面的趣闻逸事。现在我请问诸位：对于人，这一被赋予如此奇怪品质的生物，又能指望什么呢？你们就是向他倾注所有尘世间的幸福，就是让他从头到脚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像是整个没在水里，只有些吐出的气泡冒出幸福的表面；就是让他经济上十分宽裕，使他除了睡觉、吃甜饼和为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而操心之外，完全不用再做任何事情，——即使这样，他也还是那样的人，仍会仅仅由于忘恩负义，仅仅为了诽谤而对你们干出卑鄙的勾当。他甚至会拿甜饼来冒险，有意做出最为有害的胡作非为，最不合算的荒谬行径，仅仅是为了在这正确的理智之中掺进其有害的幻想成分。他要坚持自己的那些古怪离奇的幻想，那些极其庸俗的蠢事，仅仅是为了向自己证实（似乎这非常必要），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尽管自然规律亲手在那些琴键上弹奏，但也有可能弹得人们除了历书再也不能指望别的什么。而且，更有甚者：即便人真的变成了琴键，即便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向他论证了这一点，他也不会醒悟的，仅仅是出于忘恩负义，他就会有意做出相反的举动来；说实在的，他只是为了固执己见。当他缺乏手段时，他就会制造出破坏和混乱，杜撰出各种各样的苦难，以此固执己见！他满世界散布诅咒，因为只有人才会诅咒（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的特权），要知道，他也许单凭诅咒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他真的确信，他是人，而不是琴键。如果你们说，混乱呀，黑暗呀，诅咒呀，这一切都可以根据表格计算出来，那么单凭预先可以计算出来就能防止这一切，理性便会占了上风，——可如果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故意变成疯子，为的是不要理性而能坚持己见！我相信这一点，我能对此负责，因为人类所

有的问题，看来的确就在于：人在持续不断地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琴销！虽说是现身说法，但他却在证明着；虽说方式是原始的，但他却在证明着。这样一来，他怎么能不做坏事，怎么能不夸口说这样的事情还不曾有过，怎么能不说现在鬼才知道意愿究竟是怎么来的……”

你们会对我叫嚷（如果说我还能博得你们叫嚷的话），说并没有任何人来剥夺我的意志，说人们不过是设法使我的意志能够自愿地与我的正常利益、自然规律和算术相吻合。

“唉，先生们，当事情已经弄到了表格和算术的地步，当普遍只讲二乘二等于四的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呢？就是没有我的意志，二乘二也等于四。难道那也算自己的意志吗！”

九

先生们，我当然是在开玩笑，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玩笑开得并不成功，但是，并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是玩笑。我也许是在咬牙切齿地开玩笑。先生们，有些问题令我苦恼；请你们为我解答。比如说，你们想使人抛弃旧的习惯，并按照科学和健全思想的需要来矫正其意志。但是，你们怎么知道，人不仅可能、而且需要做这样的改造呢？你们是从哪儿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意愿应当做那样的矫正呢？一句话，你们怎么知道这样的矫正真能给人带来益处呢？还有，如果说到底，你们为何如此坚定地相信，不背离那些为理智的论据和算术所保障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对人来说就真的是永远有益呢，而且这对全人类来说就是一条规律呢？要知道，这暂时还只是你们的假设。我们假设这是一条逻辑的规律，但也许根本算不上是人类

的规律。你们，先生们，没准认为我是个疯子吧？请允许我说明一下。我同意：人是一种动物，是一种主要具有创造性的动物，他注定要自觉地追求一个目标，要从事工程技艺，也就是说他会永远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不管朝着什么方向。然而，他时而也想朝旁边弯一下，但这也许正因为注定要由他来打通这条道路，也许还因为，一位直来直去的活动家无论多么愚蠢，终究偶尔会想到，道路几乎永远得朝着什么方向延续下去的，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道路通向何方，而在于要让道路直通下去，要让品行端正的孩子别轻视工程技艺而沉湎于那有害的游手好闲，众所周知，游手好闲可是万恶之源。人喜欢创造，喜欢开辟道路，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为何同样酷爱破坏和混乱呢？这一点你们倒说说看！但关于这点，我本人也想特别地申说两句。他之所以喜欢破坏和混乱（要知道，这是无可争议的，他有时非常地喜欢，确实如此），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本能地害怕达到目的，害怕建完他所建造的大厦？你们怎会知道，他也许只是在远处、而绝非在其附近喜欢那大厦；也许，他只是喜欢建造这座大厦，而不是在其中居住，此后他会把大厦送给 aux animaux domestiques[①]，送给蚂蚁、绵羊，等等，等等。蚂蚁的趣味则是完全别样的。它们有一座与此类似的、奇异的、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大厦——即蚁冢。

可敬的蚂蚁们以蚁冢开始，大概也以蚁冢告终，这使它们以始终不渝和积极认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是，人却是一种轻浮的、不体面的生物，也许他就像棋手那样，喜欢的只是达到目的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而且，有谁知道呢（没法儿担保），也许人类在地球上所追求的全部目的，仅仅就在于抵

① 法文：家畜。

达目的之过程的这一持续性，换句话说，就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自然，这一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二乘二等于四，也就是说，是一个公式，但是要知道，先生们，二乘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端。至少，人不知为何总有些害怕这二乘二等于四，我现在也还害怕。我们假设，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寻求这个二乘二等于四，他飘洋过海，在这一寻求中牺牲着生活，可他不知为何又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因为他感到，他一旦找到，就再没有什么可寻求的了。工人们在结束工作后，至少可以领到钱，接着上酒馆，然后进警察局，——这便是一周的活动。而人又能去向何方呢？至少，每次，当他达到诸如此类的目的时，在他身上都可以发现某种难堪的表情。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却不完全喜欢达到目的，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一句话，人的秉性是滑稽的；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显然包含着一种双关的俏皮话。然而，二乘二等于四毕竟是一个极其讨厌的东西。二乘二等于四，这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蛮不讲理。二乘二等于四扬扬自得地双手叉腰，挡住了你们的去路，啐着唾沫。我同意，二乘二等于四是十分美妙的东西；但是，假如要赞扬一切，那么，二乘二等于五有时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东西呢。

为什么你们如此坚定、如此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句话，只有幸福才于人有益呢？在利益问题上，理智不会出错吗？要知道，也许人所喜欢的并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欢苦难？也许，对他来说，苦难和幸福完全是同样有益的？人有时会非常地爱苦难，爱之成癖，这是事实。这是用不着去查阅世界史的；只要您是一个人，只要曾经稍稍地生活过，问问自己也就可以了。至于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仅仅爱幸福甚至有些不体面。不论是好是

坏，反正有时破坏一种什么东西也是非常愉快的。这里我并不是在维护苦难，也不是在维护幸福。我是在维护……维护自己的任性，维护那在我需要的时候能为我提供保障的东西。比如说，轻松喜剧中就不允许有苦难，这我是知道的。在水晶宫中苦难也是不可思议的：苦难就是怀疑，就是否定，如果在水晶宫中还会产生怀疑，这还叫什么水晶宫呢？可我同时相信，人永远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因为苦难便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虽然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意识是人最大的不幸，但是我知道，人喜欢意识，他不愿用任何的快乐来替换意识。比如说，意识就无限地高于二乘二。承认了二乘二之后，当然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不仅无事可做了，甚至连可以认知的东西也没有了。到那时，可做的一切，就是堵塞自己的五官，沉湎于潜思默想。而在意识的过程中，虽说也可能有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也可能无事可做，但是至少有时还是可以责备一下自己的，而这毕竟能使人振作。即便是落后，毕竟胜于无所作为。

十

你们相信那座永远不能摧毁的水晶宫大厦，亦即那种既不能偷偷向它伸舌头，也不能在暗暗地向它做侮辱性手势的东西。可我却害怕这样的大厦，也许因为它是水晶的，是永远不能摧毁的，也许因为甚至不能偷偷地向它伸舌头。

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那宫殿而有个鸡窝，而天上正好下起了雨，我也许会钻进鸡窝避雨的，但是，我却不会因感激鸡窝而将它视为宫殿。你们在笑，你们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下，

鸡窝和宫殿是一码事。我回答道：是一码事，如果活着仅仅是为了不给雨淋湿的话。

但是，如果我固执己见地认为，人们活着并不仅仅为了这个；如果我认为，人们活着，但不仅以此为目的，要生活的话，就该生活在宫殿里，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是我的意愿，这是我的愿望。你们只有改变了我的愿望，才能将它从我的脑中铲除。好的，请你们来改变我吧，用其他东西来诱惑我，给我另一个理想吧。而暂时，我还不会将鸡窝当做宫殿。就算水晶宫大厦是一种幻想的海市蜃楼吧，按照自然规律它是不应存在的，就算我把它臆想出来，仅仅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某些陈旧的和非理性的习惯。但是，它该不该存在，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它存在于我的愿望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存在于我的愿望存在的时候，还不都是一码事吗？也许，你们又笑了？笑吧；我能承受所有的嘲笑，反正我不会在我想吃东西的时候说我的肚子是饱的；反正我知道，我不会只因为它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存在的，而且是真的存在着，便满足于折中，满足于不断循环的“零”。我不会将一座大房子——它的房间都按千年的合同租给贫穷的房客，还可以挂上牙科医生瓦根海姆招牌以备万一——视为自己至高无上的愿望。请你们毁掉我的愿望，抹去我的理想，给我指出什么更好的东西来吧，那样的话，我就会跟你们走。也许你们会说，不值得同我打交道；若是这样，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们。我们在严肃地谈论；而你们却不愿理睬我，那我也不会卑躬屈节的。我有自己的地下室。

但是只要我还活着，还有愿望，——那么，哪怕我给那座大房子添上一小块砖，就让我的手烂掉好了！尽管刚才我亲口否定了水晶宫大厦，仅仅是因为不能向它吐舌头，可我这样

说，压根儿不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伸出我的舌头。也许，我所恼火的只是，在你们所有的建筑物中，至今还找不到一座能让人不冲它吐舌头的。反之，只要能盖成那让我自己永远也不想再向其吐舌头的建筑物，那么，即使仅仅是出于感激之情，我也把自己的舌头完全割掉。而如果盖不出这样的建筑，只能满足于那些房子，这又关我什么事儿。为什么我生来就会有这种愿望？难道我生来仅仅是为了引出这样的结论，说我的整个生存都只是一种欺骗？难道全部目的就在于此？我不信。

此外，你们要知道：我坚信，必须对我们这位住地下室的兄弟严加管制。他虽然能够闷声不响地在地下室里待上四十年，但是，他一旦来到光天化日之下，张口说话，那他就会说呀，说呀，说个不停……

十一

归根结底，先生们，最好还是什么都不做！最好是自觉的懒惰！所以说，地下室万岁！我虽然说过，我非常非常地羡慕正常人，但是，以我看见他们的那情况而论，我可不愿做他那样的人。(虽说我仍在不停地羡慕他们。不，不，地下室终归是更有益些！）在那里，至少可以……唉！要知道，我这也是在撒谎！我撒谎，因为我自己像二乘二得四一样地知道，绝不是地下室好，而完全是别的什么地方，是一种我所渴望、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地方！让地下室见鬼去吧！

如果在我此刻所写的这些东西中，我自己能够随便相信些什么，那也好了。我向你们起誓，先生们，在我此刻匆匆写出的东西中，我连一个字都不信！也就是说，我似乎也相信，但

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我又感到并且怀疑自己是在蹩脚地撒谎。

“那么您为何要写这一切呢？”你们对我说。

“假如我让你们无所事事地待上四十年，四十年之后我去地下室看你们，看你们变成什么模样了？难道可以让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单独待上四十年吗？”

“真不害羞，真恬不知耻！”也许，你们会依然不屑地摇着脑袋对我说，“您渴望生活，并用一团混乱的逻辑来解答生活问题。您的行为多么讨厌，多么粗鲁，但同时您又是多么地害怕啊！您胡言乱语，并由此感到满足；您说粗鲁的话，自己却又在不断地为这样的粗话感到害怕，并请求别人原谅。您要人相信您什么也不怕，与此同时，您却在奉承我们的意见。您要人相信您在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您却在说俏皮话逗我们发笑。您知道，您的那些俏皮话并不高明，但是，您却显然因其有文采而扬扬得意。您也许真的受过苦难，但是，您却丝毫也不尊重您的苦难。您有些真理，可是缺乏高尚的品德；您出于极其渺小的虚荣心，炫耀您的真理，使得您的真理蒙受耻辱，将您的真理带向市场……您真的想说点什么，但是，由于忧虑，您又隐藏了您的最后的话，因为您没有决心和盘托出，却胆怯得厚颜无耻。您夸耀自己的意识，可您却一直在摇摆不定，因为您的头脑虽然在活动，您的心灵却被放荡行为所腐蚀了，而没有纯洁的心灵，就不会有充分的、正确的意识！您身上有多少令人厌恶的东西，您是那样纠缠不休，您是那样装腔作势！谎言，谎言，全是谎言！”

当然，你们所有这些话，都是我此刻自己编出来的。这也同样是出自地下室。在那里一连四十年，我一直在透过缝隙偷听你们的这些话。我自己编造出这些话，但也只能编造出这样

的话。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些话已经牢记在心，并具有了文学的形式……

但是，难道、难道你们真的会如此轻信，真的以为我会将所有这些发表出来，并供你们阅读？我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说明：实际上，我为何要称你们为"先生们"呢，为何要像真的对待读者一样对待你们呢？我存心道出的那些自白，是不会发表出来的，是不会让别人读到的。至少，我没有那样的决心，也不认为有这种必要。但你们要知道：有一个幻想突然来到我的脑海中，我无论如何都想要实现它。事情是这样。

每个人的回忆中都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能向众人公开，而只能向朋友袒露。另有一些东西，就是对朋友也不会公开，而只有对自己坦诚，并且讳莫如深。最后，还有一些东西，甚至害怕对自己公开，而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体面的人那里都积累得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一个人越是体面，他所积累的这类东西就越多。至少，我自己就是不久前才决心回忆我先前那些奇遇的，而在此前，我总是回避它们，甚至还有点惴惴不安。而此刻，当我不仅在回忆、甚至还决定做出笔录的时候，此刻，我正想体验一下：有可能完全做到坦白吗，即便是面对自己？有可能不怕全部真相吗？我要顺便指出：海涅断言，真实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肯定会撒谎。他认为，比如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就无疑对自己撒了谎，甚至是出于虚荣而有意撒的谎。[①] 我相信海涅是对的；我非常清楚地懂得，有时，仅仅是出于虚荣，就可能给自

---

① 德国诗人海涅在其《自白》中曾写道：刻画自己的个性，不仅是一件令人为难的工作，而且是一件简直不可能的工作；卢梭就在《忏悔录》中做了许多欺骗性的表白，为的是用这些表白来掩饰自己真正的过失。

己扣上整套整套的罪名，我甚至还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虚荣可能是什么性质的。然而，海涅评判的是那种在公众面前忏悔的人。而我却只是为自己一个人写作的，我要一劳永逸地声明，如果说我的写作仿佛是为读者的，那么这也仅仅是为了摆摆样子，因为这样我便可以更轻松地写下去。这是一个形式，一个空洞的形式，我永远也不会有读者。我已经声明过了……

在编辑我的手记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受到拘束。我将不安排什么顺序和体系。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

好吧，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会抠字眼儿，可能会问我：如果说您真的不考虑读者，那么现在您干吗还要在纸上对自己做这样一些交代，说您不会安排什么顺序和体系、您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等等之类的话呢？您为何要解释呢？您为何要道歉呢？

“你看怪不怪！”我回答。

这里可是很大的心理学问。也许因为我只是一个胆小鬼。也许因为我有意想象自己的面前有公众，使我自己在书写手记的时候规矩一些，原因可以有上千个。

但是，问题又来了：我自己究竟为何想要写作呢？如果不是为了公众，那么，本可以将一切都记在脑中，而用不着写到纸上呀？

是这样的：写在纸上要显得庄重一些。在这里，有某种感人的东西，能更多地评判自我，增添些文采。此外，也许由于书写手记，我真的获得了解脱。比如说，此刻，一个不久之前的回忆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还在几天前，我就清晰地忆起了它，从那时起，它便像一个烦人的、不愿离去的音乐主题一样，留在我的心中。然而，应当摆脱它。这样的回忆我有数百个；但是，有时从这上百个回忆中会凸现某一个，压在我的心

头。不知怎的，我相信，如果我将它记录下来，便可摆脱它。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很无聊，我经常什么也不做。书写手记却真的似乎是一件工作。据说，由于工作，人会变得善良和诚实。这至少是一个机会。

此刻正在下雪，雪几乎是潮湿的、昏黄的、肮脏的。昨天也下了雪，这几天都在下雪。我感到，由于湿雪，我回忆起了那段至今一直困扰着我的逸事。下面便是这篇由湿雪引起的故事。

第二章　由于湿雪[1]

当我用信念的炽热话语
将一个堕落的灵魂拯救，
使它步出了迷误的黑暗，
你，满怀着深深的苦愁，
搓揉着双手，在将那
纠缠着你的恶习诅咒；
当你用回忆来谴责
那遗忘了往事的良心，
你向我讲述了在我之前
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突然，用手捂住脸，
你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你在愤恨，你在颤抖，
你流出了不尽的眼泪……

① 在俄国“自然派”作家的作品里，“细雨和湿雪”常被用来作为彼得堡典型的风景特征。

等等，等等，等等。

——尼·阿·涅克拉索夫[①]

一

那时，我只有二十四岁。当时，我的生活已经很忧郁，很混乱，孤独到了极点。我不与任何人交往，甚至避免说话，越来越深地躲进了自己的角落。上班时，在办公室，我甚至竭力不去看任何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同事们不仅视我为怪人，而且——我始终这样觉得——还似乎带着某种厌恶在打量我。我不禁想道：为什么除了我，谁也没有觉得别人在厌恶地打量自己呢？在我们办公室的人员中，有一个人生着一张令人讨厌的麻脸，那脸甚至像是一张强盗的脸。我若是生了这样一张不体面的脸，也许会不敢朝任何人看上一眼的。另一个人的制服又脏又破，以至于在他身旁竟能闻到一股臭味。然而，这些先生没有一位感到难为情，——无论是因为衣服，是因为脸，还是由于精神上的什么原因。无论是这一位还是另一位，都不会想到，有人会带着厌恶打量他们；即便他们想到了，他们也无所谓，只要别让上司看见就行。此刻，我完全明白了，由于自己无限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对自己的苛求，我在看待自己的时候常常带有发狂般的不满，这不满发展为厌恶，由此，我便在想象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了每一个人。比如说，

① 涅克拉索夫的这首诗写于1845年，发表于1846年，诗中的“你”为一“堕落”的女人，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牺牲品——妓女。

我恨自己的脸，发现它很可憎，我甚至怀疑这脸上有什么下流的表情，因此，每次上班时，我总要竭尽全力使自己显得尽可能地独立不羁，以免别人怀疑到我的下流，而脸上的表情也要显得尽可能地高贵。“就让脸蛋不漂亮好了，”我在想，“但是要让它显得高贵，富有表情，主要的是，要让它显得非常聪明。”然而，我确切地、痛苦地知道，我永远也无法用我的脸表达出所有这些优点。但是，最为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的脸真的是愚蠢的。而我本来在心里是可以完全不予计较的。我甚至承认表情有些下流，只要与此同时我的脸能让人觉得是极其聪明的就行了。

自然，我恨我们办公室里所有的人，从上到下的每一个人，我蔑视所有的人，但同时似乎又害怕他们。常有这样的情形，我甚至会突然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这时我便会时而蔑视他们，时而认为他们高于自己。一个有修养的、体面的人即使有虚荣心，也不会不严以律己，有时甚至蔑视自己到了憎恨的地步。但是，蔑视他人也好，抬高他人也好，我在遇见每一个人时几乎都会垂下目光。我甚至做过试验：看我能否顶住某个人射来的目光，结果，总是我首先垂下目光。这使我痛苦得要发疯。我也怕显得可笑，怕到了病态的地步，因此，我奴性地崇拜一切涉及外貌的成规陋习；我心甘情愿地循规蹈矩，从心底里害怕自己有任何古怪的举动。可我哪里能坚持得住呢？我像一个我们时代的人所应该成为的那样，可他们所有的人却都是愚蠢的，彼此就像羊群中的羊那样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常常觉得，我是个胆小鬼和奴隶；而这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有教养的。然而，这不仅是觉得，而且事实上果真如此：我是个胆小鬼和奴隶。我这么说，并无任何的难堪。我们时代的每一个正派人都是、并且一定是胆小鬼和奴

隶。这是他的正常状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生来如此，他们的秉赋就是这样的。一个正派人就一定是胆小鬼和奴隶，不仅当今如此，也不仅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境况所导致的，而且，在所有时代都是这样。这是世界上所有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正派人中间偶尔有人鼓起勇气要有所作为，那也无法以此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因为他在别人面前还是会感到胆怯的。这便是唯一的、永恒的出路。只有蠢驴及其低能杂种才会胆大妄为，但要知道，它们也会在某一堵墙面前停步的。他们是不值得关注的，因为他们渺不足道。

当时，折磨我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没有一个人与我相像，我也不像任何一个人。“我是孤身一人，而他们却是全体。”我这样想，便沉思起来。

由此可见，我还完全是一个小毛孩。

也时常出现相反的情况。有时去办公室上班我也感到讨厌：结果到了这样的地步，许多次下班回家，我竟像个病人。但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又会袭来一阵怀疑和冷漠的情绪（我什么都是一阵一阵地），于是，我自己也会嘲笑自己的过于偏执和喜爱挑剔的毛病，也会指责自己的浪漫主义。我时而不想和任何人谈话；时而又甚至会不仅要交谈，而且还想朋友般地与他们交往。所有的挑剔突然之间就会无缘无故地一扫而光。也许，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挑剔，这挑剔是假装的，来自书本的，谁会知道这一点呢？直到今天，我仍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我甚至完全与他们交上了朋友，开始拜访他们的家，一起玩牌，喝酒，谈工作……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说一段离题的话。

一般而言，我们俄国人从来不曾有那种外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蠢的、超然世外的浪漫主义者，没有任何东西能对

这些人产生影响，即便是大地在他们脚下裂开，即便是整个法国都死在街垒上，——他们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甚至是为了体面，他们会依旧唱着自己超然世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死，因为他们都是傻瓜。在我们这儿，在俄国的土地上，却没有傻瓜，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正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国家如德国等的地方。因此，我们没有这些纯粹超然世外的天性。我们当时那些“积极的”政论家和批评家们，抓住了科斯坦饶格洛们① 和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叔们②，便愚蠢地将他们当做我们的理想，臆造出我们的这些浪漫主义者来，认为他们就是那些超然世外的人，就像是在德国或法国那样。相反，我们的浪漫主义者的品质是与超然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截然不同，任何一个欧洲的尺度在我们这里都不适用。（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这个古老的、可敬的、名实相符和众所周知的字眼。）我们的浪漫主义者的品质就是：理解一切，看见一切，而且看得无比清晰，常常胜过我们那些最最积极的智者们；不与任何人和任何东西相妥协，但与此同时，也不嫌弃任何东西；不回避一切，不事事让步，对待一切都很得体；时刻不忘有利的、实际的目的（某些公家住宅、退休金、勋章），——越过热情和一卷卷抒情诗集来注视这一目的，与此同时，至死都毫不动摇地怀着“美与崇高”，而且还顺便完整、精心地像保藏某件珍宝那样保全自己，虽然，比如说，这样做还是为了有利于那个“美与崇高”。我们的浪漫主义者是一个豁达不羁的人，是我们所有骗子中的头号骗子。我要让你们相

①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第2部（1852）中的人物，是一个勤劳的地主。

② 冈察洛夫的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中的人物，以思维健全、办事认真而出众。

信这一点……甚至是凭经验来说。自然，这一切是假定浪漫主义者是聪明的，也就是说，我说的是什么话呀！浪漫主义者永远是聪明的，我仅仅想指出，虽然我们也有过傻瓜浪漫主义者，但这是不算数的，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还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就彻底变成了德国人，为了更方便地保存自己的珍宝，他们移居到了那儿的某个地方，大多数都迁到了魏玛或黑林[①]。比如我，真心蔑视自己的公务，只是出于需要才没有唾弃它，因为，我自己坐在那里，因此而领到钱。结果，——请你们注意，我便始终没有唾弃。我们的浪漫主义者是宁愿发疯（不过，这也是很少发生的）也不会唾弃的，如果他没有另一个职业、又从未有人赶他走的话，除非他以“西班牙国王”的身份被送进疯人院，即便这样，也要等到他已经疯得非常厉害的时候。[②] 但是，要知道，在我们这里，只有纤弱的人和浅色头发的人才会发疯。无数浪漫主义者后来都成了高官，其兴趣是多么广泛而又多面哪！适应各种最最矛盾的感受的能力又多强啊！我当时曾深感欣慰，就是此刻仍怀有同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这么多“豁达开朗的天性”。他们甚至在彻底堕落时也从来不会丧失自己的理想；虽然他们为了这理想甚至不愿动动指头，虽然他们是些十恶不赦的强盗和窃贼，但他们还是尊重自己最初的理想，在内心也异常地诚实。是啊，只有在我们中间，彻头彻尾的恶棍才可以在内心完全地、甚至是崇高地保持诚实，同时又毫不妨碍他仍然是个恶棍。我再重复一遍，要知道，在我们这些浪漫主义者中有时会连续不断地出

---

① 均为德国地名。魏玛系文学艺术中心；黑林山多矿泉疗养地。
② 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1835）中的主人公波普雷欣曾认为自己是西班牙国王。

现能干的坏蛋（我爱用“坏蛋”这个词），他们会突然惊人地表现出对现实的嗅觉和对积极事物的认识，使得吃惊的上司和公众只能惊呆地对着他们咂嘴。

这多面性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天晓得这多面性将会转变成什么，在随后的环境下又将修炼成什么，在我们的未来它又将向我们预示出什么？一种不坏的材料啊！我这样说话，不是出于某种可笑的爱国主义或是克瓦斯爱国主义[1]。不过，我相信，你们准又认为我是在开玩笑。谁知道呢，也许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你们相信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如何，先生们，你们的两种意见都将被我视为荣誉，视为一种特殊的快感。而这段离题的话还请你们原谅。

当然，我没能保持与我的同事们的友谊，很快就与他们吵翻了，由于当时还年轻，没有经验，甚至连招呼也不再跟他们打，像是绝交了。不过，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总的说来，我一直是一人独处的。

在家的时候，首先，我做得最多的事是阅读。我想用外在的感觉来压抑自己内心中不断积聚起的东西。而对于我来说，获取外在感觉的唯一可能就是阅读。阅读当然是很有帮助的，——它使人激动，使人欢乐，使人痛苦，但有时也会非常枯燥。我总是好动，于是，突然之间，我陷入了阴暗的、地下的、肮脏的放荡，——不是放荡，而是淫荡。我的情欲由于我那常有的、病态的激奋而非常强烈、炽热。常常有歇斯底里的发作，还伴有眼泪和抽搐。除了阅读之外，我也无处可去，也

---

① 克瓦斯是俄国人爱饮的一种发酵饮料；“克瓦斯爱国主义”指那种珍重自己民族的一切（包括落后的东西在内）、盲目排斥所有外来东西的夜郎自大的态度。

就是说，那时在我的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敬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我。此外，苦闷又日益郁积，出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矛盾和对立的渴望，于是，我便听任自己放荡起来。要知道，我此时说了这么多话，绝对不是在为自己辩护……然而，不！我是撒谎！我正是想为自己辩护。先生们，我这是为自己而记下来的。我不愿撒谎。我答应过的。

我的放荡是单独地，是在夜间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卑鄙龌龊地进行的，我感到羞耻，这羞耻感在最丑恶的时刻也没有离开我，在那样的时刻它甚至会发展成为诅咒。我那时在心灵里就已有一个地下室。我非常害怕，怕有人看到，怕有人碰上，怕有人知道。我常在各个黑魆魆的地方走动。

有一次夜间，在路过一家小酒馆时，透过灯光明亮的窗户，我看到几位先生正在台球桌边挥着球杆打架，其中的一位被人从窗户扔了出去。换一个时候，我会感到非常厌恶的，但那时却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竟羡慕起这位被扔出来的先生，羡慕得甚至走进酒馆，来到了台球室，心想："好吧，我也来打一架试试，叫他们也把我从窗户扔出去。"

我并没有喝醉酒，可你们让我怎么办，——苦闷竟能逼得人如此歇斯底里！结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也没有能力从窗户跳出去，于是没有打架就走开了。

可我在那儿刚刚迈出第一步，就有一位军官拦住了我。

我站在台球桌旁，无意中挡了道，而那位却要经过这里，他扳住我的肩膀，一声不吭地——既不提醒一下，也不做解释，——将我从我原来站立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而他自己则走了过去，仿佛什么也没看见。而我就是挨了一顿揍，甚至也能原谅，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这样的事：他将我挪了地方，却连看也不看一眼。

鬼才知道，我当时能用什么来挑起一场真正的、更为正当的争吵，一场更为体面、亦即更有文学意味的争吵！别人像对待一只苍蝇那样对待我。这位军官身高两俄尺十俄寸左右；[①]我却是又矮小，又虚弱。不过，吵还是不吵，却取决于我：只要我提出抗议，当然，我就会被扔出窗外。但是，我更改了主意，认为上策还是……怀着怨恨偷偷地溜走。

我又羞又恨地走出小酒馆，直接回到家，而在第二天，我则比先前更胆怯、更畏缩、更忧愁地继续着我的放荡生涯，眼中似乎满含着泪水，却仍然继续放荡。但是，你们不要认为，我怕那位军官是出于胆怯：我在内心里从来不是一个胆小的人，虽说事实上我总是很胆怯，但是，请你们先别笑，对此我会做解释的；在我这里，一切都会得到解释的，请你们相信。

唉，如果这位军官同意与我决斗就好了！但是不，他恰恰是这样的先生（唉！这种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中的一员，他们宁可动用台球杆，或者，就像果戈理笔下的皮罗戈夫中尉那样，按上级的意思行事。[②] 他们是不会来决斗的，他们认为，和我们这类老百姓决斗，至少是不体面的，而且，一般而言，他们也认为决斗是某种不可思议的、充满自由思想的、法兰西式的东西，而他们自己则可以心满意足地欺负别人，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两俄尺十俄寸身高的情况下。

我之所以害怕，不是出于胆怯，而是出于漫无止境的虚荣心。我惧怕的不是两俄尺十俄寸的身高，不是被痛打一顿并被扔出窗外；实际上，肉体上的勇敢也许是足够的，精神上的勇

① 一俄寸等于四点四五厘米，一俄尺等于十六俄寸，故此军官的身高约为一点八六米。

② 皮罗戈夫中尉是果戈理的小说《涅瓦大街》（1835）中的人物，他在受到欺负后首先想到的是去向将军汇报。

敢却不足。我怕的是，当我提出抗议并用文学性的语言与他们谈话时，所有在场的人，从这个无赖记分员，到那个浑身臭气、满脸粉刺、领子上满是油腻、在此阿谀奉承的小官吏，都会理解不了，并且都会笑我。因为，关于荣誉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关于荣誉本身，而是关于荣誉问题（point d'honneur[①]），除了文学性的语言之外，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来谈论。在平常的语言中是不会提及“荣誉问题”的。我绝对相信（虽说有全部的浪漫主义情绪，却还有对现实的嗅觉），他们所有的人只会笑破肚皮，而那位军官却不只简单地揍我一顿，也就是说，不会不带恶意地揍我一顿，他一定会用膝盖顶住我，以这种方式揲着我绕台球桌转上一圈，然后，等他发了慈悲之心，就会把我扔出窗外。当然，我这件小小事儿是不会就这样结束的。后来，我常常在街上遇见这位军官，我清楚地认出他来。我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来。也许，他没有认出来；我是根据某些迹象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但是，我，我，——却带着愤恨和憎恶看着他，就这样持续了……数年！我的愤恨甚至在逐渐积累，与年俱增。起初，我悄悄地开始打探关于这个军官的事。这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是有一次，当我像拴在他身上似的远远跟着他时，有人在大街上叫了他的姓氏，于是，我知道了他的姓。又一次，我跟踪他一直到他的住所，付出十戈比，我从守院人那里了解到了他住在哪儿，住几楼，是一个人还是和什么人住在一起，等等，——一句话，我从守院人那里了解到所能了解到的一切。一天清晨，虽说我从未有过文学上的尝试，可还是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以揭露的方式、用漫画和小说的

① 法文：与名誉有关的问题。

形式来描写一下这位军官。我带着快感写起这篇小说。我揭露了，甚至还造谣中伤；我起初虚构了一个姓氏，人们一看这个姓氏便能猜出是谁，后来，经过深思熟虑，我更换了姓氏，将小说寄给了《祖国纪事》[1]。但是，该刊物那时没有揭露性的东西，我的小说于是没有发表出来。这让我很气恼。有时，愤恨简直要将我憋死。最后，我决定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写了一封优美动人的信给他，要他向我道歉；我相当坚决地暗示，若遭到拒绝，将进行决斗。这封信写得如此之好，如果那位军官稍稍懂得一些“美与崇高”，他就一定会跑到我的面前，搂住我的脖子，表现出他的友谊。这该有多好啊！这样我们就会和好了！就会和好了！“他会用他的官相来保护我；我也会使他高尚起来的，用我的修养，还有……思想。还可能会有许多交情啊！”请你们想想，当时，从他欺负了我的那一天算起，已经过去两年了，我的挑战是一个最不成体统的时间倒错现象，尽管我那封信写得非常巧妙，对时间的倒错有所解释和掩盖。但是，谢天谢地（至今，我仍在含着眼泪感激上帝），我并没有寄出我的那封信。一想到如果我寄出了信便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阵寒意便会掠过我的皮肤。可突然……可突然，我以一种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复了仇！一个明亮的思想突然映亮了我。有时，在节日的时候，我会在四点钟走向涅瓦大街，在有阳光的一侧散步，也就是说，我完全不是在散步，而是在体验无数的痛苦、屈辱和苦涩；但是，这大约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像泥鳅一样，以一种最不优雅的方式，曲折穿行在

① 1839—1884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月刊，创办者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别林斯基一直主持该刊的批评栏，当时该刊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至1846年，因别林斯基退出，该刊倾向有所变化，声誉也随之大减。

行人中间，不停地给人让路，时而让路给将军们，时而让路给骑兵军官们，时而让路给太太们；在这些时刻，一想到我衣着寒酸，一想到我在躲躲闪闪让路时身影的寒酸相和猥琐模样，便会感到心上一阵痉挛性的疼痛和背上的一阵滚热。这是一种折磨人的痛苦，一种无休止的、难以承受的屈辱，引起这痛苦和屈辱的是一个想法，这想法转变成一种无休止的、直接的感觉，即我是一只苍蝇，在这整个世界面前，我是一只肮脏的、淫秽的苍蝇——比所有人都更聪明，比所有人都更有修养，比所有人都更高贵，——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却是一只要不停地给所有人让路的苍蝇，一只遭受所有人侮辱、遭受所有人欺凌的苍蝇！我为什么要让自己遭受这样的痛苦呢，我为什么要到涅瓦大街上去呢，——我是不清楚吗？但是，总有什么东西在吸引我，只要一有可能就去那里。

那时，我已经开始体验我在第 1 章中提到过的那些快感了。在与军官有关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被更强烈地吸引到了那里：正是在涅瓦大街上，我能最为经常地遇见他，我就在那儿将他欣赏。在节日里，他也更多地去到那儿。虽说，在将军们的面前，在一些大官们的面前，他也要闪身退让，也要像泥鳅一样在他们之间曲折而行，但是，面对我们的兄弟这样的人，甚至是面对那些比我们的兄弟更有身份的人，他却简直要践踏上来；他径直走向他们，仿佛他的面前是一片空旷的空间，无论如何也不让路。我满腔愤恨，盯着他，却……每一次都愤恨地给他闪开了道。使我感到痛苦的是，甚至是在大街上，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他平起平坐。“你为何一定要首先闪开身去呢？”有时，夜里两三点钟醒来，在疯狂的歇斯底里之中，我会这样对自己发问。“为什么恰好是你，而不是他呢？要知道，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法律呀，要知道，哪儿也没写着

这一条呀！还是要让他平等待人，就像有礼貌的人相遇时通常所做的那样：他让一半道，你让一半道，彼此相互尊重，你们便过去了。”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的，闪开身体的总是我，而他甚至没有觉察到我给他让了路。有一个最惊人的想法突然抓住了我：“如果，”我在想，“我遇见他而……不给他让路，那又会怎样呢？有意不让路，甚至撞上他也不让，那又会怎样呢？”这个大胆的想法渐渐强烈地抓住了我，竟使我不得安宁。我不停地、可怕地幻想着这一点，故意更频繁地走上涅瓦大街，以便更清楚地设想，我该怎样做，我在什么时候做。我充满了喜悦。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打算是可行的，可能的。“当然，不要完全撞上，”我在想，由于欢乐我已经事先就心生善意了。“仅仅是不要闪到一旁，撞他，也不要撞得太凶，肩膀碰碰肩膀，恰好在能保持礼貌的范围内；他以多大的力撞我，我就以多大的力撞他。”最终，我完全下定了决心。但是，准备工作却花去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实行计划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更体面的外表，需要关心一下服装问题。“比如说，万一形成一件公众事件（而此处的公众是考究的：有伯爵夫人在行走，有Д公爵在行走，有整个文学界在行走），那么就必须穿着出色；这能使人产生一种感觉，能以某种方式使我们在上流社会看来是处在平等地位上的。”抱着这一目的，我申请预支了薪水，在楚尔金处买了一副黑色的手套和一顶体面的帽子。我觉得，这副黑色手套比起我起初想要的那副柠檬色手套来，要更庄重、更雅致一些。“颜色太刺眼了，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想要探出头来。”于是，我没有买柠檬色的。一件缀有白色骨制纽扣的漂亮衬衫，我早就预备下了；可是，外套却耽搁了很久。我的那件外套原本是不错的，很暖和；但是，它却是件棉外套，领子是浣熊皮的，这就有些卑琐的味道了。无论如何，

必须换一个领子，弄一个假獭绒的，像军官们所穿的那样。为了这事，我去了商场，经过几番挑选，我相中了一块便宜的德国假獭绒。这种德国假獭绒虽然很快就会穿坏，会变得非常地难看，但一开始，当它还是崭新的时候，看上去却甚至是非常体面的；要知道，我也只需派它一次用场。我问了问价：仍然是很贵的。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卖掉我的浣熊皮领子。不足的部分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我决定去向我的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契金借钱，他是一个和气的人，却又很严肃、庄重，从不借钱给任何人，但是，在我刚刚来上班的时候，给我派定工作的那位要人曾特别对他介绍过我。我感到非常苦恼。去向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契金借钱，这使我感到是奇异的、羞耻的。我甚至有两三夜都没睡着觉，而在当时，我一般都是睡得很少的，得了寒热病；我的心脏似乎常常不知不觉地停止跳动，要不，就是突然猛烈地跳动起来，跳哇，跳哇！……安东·安东内奇起初很是吃惊，然后皱起眉头，然后又判断了一阵，还是借给了钱，他要我立一个字据，要在两个星期后从我的薪水中收回借款。就这样，一切终于都准备停当了；漂亮的假獭绒代替了肮脏的浣熊皮，我也开始慢慢地着手工作了。不能在第一次就下定决心，那是枉然的；这件事需要技巧，也就是说，需要慢慢来。但是我承认，在许多次尝试之后，我甚至都开始绝望了：我们无论怎样也撞不上，总是这样！也许是我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是我没能拿定主意，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相撞了，可是我一看，——我又让开了道，而他则走了过去，并未注意到我。在走近他的时候，我甚至做了祈祷，求上帝赐给我决心。有一次，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可结果，只不过是我倒在了他的脚边，因为，在最后的一刹那，在两俄尺左右的距离中，我就缺乏勇气了。他平静地从

我身上迈了过去，而我则像一个球一样飞到了一旁。这天夜间，我又得了寒热病，不停地说胡话。可是突然，一切却都再好不过地结束了。此前一天的夜里，我已彻底决定不再实施我那个有害的计划了，就让这一切算是一场白忙吧，怀着这一目的，我最后一次走向涅瓦大街，只是为了看一看：我是怎样让这一切成为一场白忙的？突然，在离我的敌人三步远的地方，我意外地下定了决心，我眯起眼睛，于是——我们肩膀碰肩膀，结实地撞了一下！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上一眼，他装出一副没有察觉的样子；但他只是在做样子，我对此深信不疑。直到今天，我仍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当然，我被撞得更厉害一些；他更强壮，但问题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也没有退让，在大庭广众之下使自己与他处在平等的社会地位上。我走回家去，彻底地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做出了报复。我非常高兴，我扬扬得意，唱起了意大利咏叹调。当然，我不会向你们描述三天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如果你们读了我的《地下室手记》第1章，你们自己也能猜得出。那位军官后来被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如今，我已经有十四年左右没有见到他了。他，我的小鸽子，如今怎么样了？他如今正在欺压什么人呢？

二

但是，我的放荡时期结束了，我变得非常心烦。开始悔恨了，我驱走它：因为它太烦人了。然而，我渐渐地对此也习惯了。我能习惯一切，也就是说，不是习惯，而像是自愿地同意承受。但是，我有一条能顺应一切的出路，这就是：躲进“一

切美与崇高”之中，当然，是在幻想之中。我非常爱幻想，一连幻想三个月，缩进自己的角落，请你们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我可不像那位心慌意乱地在自己外套的领子上缝了一块德国假獭绒的先生。我突然成了一位英雄。那时，我甚至不会让我那位身高二俄尺十俄寸的中尉前来拜访。那时，我甚至想不起他来。我的幻想是什么样的，我又是怎么会满足于这些幻想的，——这一点此刻很难说清，但那时，我是对此感到满意的。而且，就在此刻，我仍然对此多多少少感到满意。在放荡之后，我的幻想更甜蜜更强烈，夹杂着后悔和泪水，夹杂着诅咒和欣喜。有过这样一些真正陶醉的时刻，这样一些幸福的时刻，以至于我内心里甚至没有感到丝毫嘲讽的味道，的确是这样。有过信念、希望和爱情。也就是说，我那时曾盲目地相信，会有某种奇迹，某种外在的条件会突然将这一切扩展开来；那高贵的、美好的、且主要是完全现成的（究竟是怎样的，我也从来不清楚，但主要的是，是完全现成的）个人活动的地平线，会突然呈现出来，于是，我突然步入世间，几乎还身骑白马，头戴桂冠。对于次等的角色我甚至不能理解，因此，在现实之中，我便心安理得地居于极端的角色。要么是一个英雄，要么是一堆污泥，中间状态是不存在的。正是这想法毁了我，因为，当置身于污泥中时，我宽慰自己说，我来日是一个英雄，而英雄就遮得住自己的污泥。据说，一个普通人会因为沾上了污泥而羞愧，而一位英雄则由于他过于高大而不至于完全受到玷污，因此，他沾上些污泥也无所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一切美与崇高”的思绪，是在我放荡的时候涌来的。当时，我已处在了最底层，这些思绪纷至涌来，像此起彼伏的闪电，似乎在提醒别人不要忘记它们，但是，它们却没有用自己的出现去消灭放荡，恰恰相反，它们仿佛在用对比煽动

放荡，它们涌来，其数量也恰好与通常所需的上好调味汁的数量相等。这种调味汁由矛盾和苦难构成，由痛苦的内心分析构成，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痛苦却使我的放荡具有了某种逗趣的味道，甚至使我的放荡具有了意义，——一句话，它们完全起了上好调味汁的作用。所有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刻内涵。可我又怎能赞同这简单的、庸俗的、直截了当的、抄写员之流的放荡呢，怎能独自承受所有这些污泥呢！那污泥之中有什么能诱惑我、使我在夜间跑到大街上去呢？不，对于这一切，我有一个高贵的脱身之计……

然而，在我的这些幻想之中，在这一切“美与崇高中的救助”之中，我体验到了多少爱呀，上帝呀，有多少爱呀。虽说是来自幻想的爱，虽说是事实上永远不能运用于人类的任何事物，但是，这爱却如此之多，到后来，甚至连运用它的需要也感觉不到了，因为这爱已成了多余的奢侈品。不过，一切总是以慵懒地、陶醉地沉湎于艺术而顺利告终，也就是归于那些优美的、完全现成的生活形式，从诗人和浪漫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它们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当然都已化作灰烬，都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所有的美德，而我也原谅了他们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和宫廷侍从，我恋爱了；我获得了万贯资产，又立即将资产全都给了人类，并在众人面前忏悔自己所有的耻辱，当然，那些耻辱也不全是耻辱，其中也包含有非常之多的“美与崇高”，包含有某种曼弗雷德[1] 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哭泣，

---

[1] 是英国诗人拜伦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主人公，他离群索居，遗世独立，最后高傲地死去，是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典型体现。

都在吻我（不然他们怎么会是傻瓜呢），而我则赤着脚、饿着肚皮前去宣传新的思想，并在奥斯特尔利茨① 附近击溃了反动派。然后，奏起进行曲，宣布大赦，教皇同意离开罗马去巴西；② 然后，是在博尔杰泽别墅为整个意大利举行的一场舞会，别墅建在科莫湖的岸上，因为科莫湖为了这件事被特意移到了罗马；③ 然后，是灌木丛中的一幕，等等，等等，——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会说，在我自己坦白出的那些陶醉和眼泪之后，再将这一切带向市场，这是卑鄙的、下流的。为什么是下流的呢？难道你们认为，我会为所有这一切而感到害羞吗，所有这一切会比你们这些先生们的生活中随便什么都更加愚蠢吗？请你们相信，我这里还留有一些完全不坏的东西……并非一切都发生在科莫湖上。不过，你们是对的；的确，这既卑鄙，又下流。而更为下流的是，我此刻发表了这个意见。不过，够了，要知道，这样说下去就没个完了：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下流的东西……

三个多月来，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连续地幻想下去，而开始感觉到一种难以遏制的需求，想闯入社会。闯入社会，在我就意味着到我的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契金处去做客。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位永久的熟人，如今，连我自己都因这个情况而感到吃惊。但是，只有当我的幻想发展成为幸福、因而一定需

---

① 现为捷克的斯拉夫科夫市；1805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曾在此地大败俄奥联军。

② 此处的教皇指庇护七世，他于 1800 年起为罗马教皇，1804 年为拿破仑举行加冕礼，后与拿破仑发生冲突，实际上沦为后者的囚徒，直到 1814 年才返回罗马。

③ 指为庆祝法兰西帝国的建立而于 1806 年 8 月 15 日（拿破仑的生日）举行的庆祝活动；博尔杰泽别墅建在罗马，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

要马上与人们与整个人类拥抱的时候，我才会去他那里；为了这拥抱的事，就至少需要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在场。不过，安东·安东内奇那儿必须逢周二（他的日子）去，因此，拥抱整个人类的需求就必须永远安排在周二。这位安东·安东内奇家住五角地[①]，住在四层楼上四个低矮的房间里，那些房间一个比一个小，具有最经济、最愁苦的特征。他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位不停地斟着茶的孩子们的姨妈。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两个都是翘鼻子的小姑娘，我在她俩面前很害羞，因为她俩总是窃窃私语，哧哧发笑。男主人通常坐在书房里，坐在一张皮沙发上，面对书桌，和他坐在一起的常有一位白发客人，一位我们部门的官吏，或者甚至是一位其他部门的官吏。除了这两三位一成不变的来客外，我从未在那里见到过别的客人。宾主谈论消费税，谈论参政院中的交易，谈论薪水，谈论公事，谈论上级大人，谈论得宠的窍门，等等，等等。我耐心地像个傻瓜似的在这些人身旁坐到四点钟，听他们谈话，自己却不敢、也不会与他们扯起任何话题。我呆坐着，有几次要流出汗来，我有麻痹瘫痪的危险；但是，这也有好处和益处。回到家之后，我便会将我那拥抱整个人类的愿望搁置上一段时间。

不过，我仿佛还有过一位熟人，他叫西蒙诺夫，是我过去的同学。我的同学恐怕有很多都在彼得堡，但我却不与他们来往，甚至在大街上也不再打招呼了。我转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也许，就是为了不与他们在一起，为了与我那整个可恨的童年一刀两断。我诅咒那所学校，诅咒那些可怕的、苦役般的岁月！一句话，我刚一走向自由，便立即与我的同学们分道扬

---

① 彼得堡的一处地名。

镳了。我在遇见时还与其打招呼的同学，只剩下两三位了。西蒙诺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我们学校中一点儿也不出众，他性格稳重、安静，但是，我却在他的身上分辨出了性格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诚实。我甚至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远见的人。我与他之间曾有过一些相当灿烂的时刻，但是，那样的时刻持续得并不长久，不知为何又突然蒙上了一层迷雾。显然，这样一些回忆使他感到沉重，他似乎总是害怕我旧事重提。我怀疑他很讨厌我，但我仍然经常去他那里，我尚未确信他是否讨厌我。

一次，在周四，我忍受不了自己的孤独，又知道安东·安东内奇家的门在周四是锁着的，便想起了西蒙诺夫。爬上四楼去见他时，我想到的却是，这位先生会因为我而感到苦恼的，我的到来是多此一举。但是，事情又总是这样结束的：诸如此类的想法却似乎是有意地使我更深地滑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此，我便走了进去。在此之前，从我最后一次见西蒙诺夫算起，几乎已经有一年了。

三

在他那里我还遇见了我的两位同学。看来，他们是在谈论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几乎谁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关注，这简直是奇怪的，因为我与他们已经数年未晤面了。显然，我被他们当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苍蝇似的东西。在学校时他们甚至都没这样瞧不起我，虽说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憎恶我。我当然知道，如今，他们会蔑视我，由于我仕途上不走运，又由于我很堕落，加之衣着寒碜等等，而这一切在他们的

眼中构成了我之无能和无足轻重的标志。但是，我仍然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对我藐视到如此地步。西蒙诺夫甚至对我的到来而感到惊异。在此之前，他也总是为我的到来而感到惊奇的。所有这一切使我很难堪；带着点烦恼我坐了下来，开始听起他们的谈话。

谈话是严肃的，甚至是热烈的，谈的是一次送别宴会，这些先生想在次日共同为他们的一位将要远赴外省担任军官的同学兹维尔科夫饯行。兹维尔科夫先生也是我的同学。从高年级起，我开始非常恨他。低年级时，他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机灵的孩子，大家都喜欢他。不过，就因为他是个又漂亮又机灵的孩子，我在低年级时也恨他。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很差，而且越来越差；然而，他却顺利地毕了业，因为他有靠山。在上学的最后一年里，他得到一份遗产，有两百个农奴，由于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穷得很，因此他甚至能在我们面前大吹起牛皮来。这是一个极端的下流坯，但他又是一个好小伙子，就连在吹牛时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在表面上、在幻想里和夸夸其谈时显得正直和自尊，可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家甚至都会在兹维尔科夫的面前讨好献媚，他的牛皮也就吹得更厉害了。我们讨好他倒不是觊觎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是个天之骄子，秉赋不凡的人。而且，兹维尔科夫还被我们公认为十分机灵和风度翩翩的人才。后一点尤其令我生气。我恨他那刺耳的、自信的嗓音；恨他卖弄他的俏皮话，他的那些俏皮话非常愚蠢，虽说他的嘴皮很厉害；我恨他那张漂亮却又带点蠢相的脸（可我却情愿用自己这张聪明的脸去换他那张脸）；恨他那种40年代的放肆的、军官式的举止；我恨他畅谈他将来与女人交往时会取得的成功（他尚未下决心开始与女人们交往，他还没有军官肩章，他正在急切地盼着那肩章）；我恨他谈到他将时时准备进行决

斗。记得有一次在课间休息时，兹维尔科夫与同学们谈起了将来的风流韵事，最后，他就像阳光下的一只小狗崽似的神气活现起来，突然宣称，他将不会放过他村子里的任何一位村姑，这就叫 droit de seigneur[①]，要是农夫们敢于反抗，他就将用鞭子抽打所有那些大胡须的坏蛋，并加倍地收租。这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我却突然和兹维尔科夫争论起来。我们那些下流坯在拍手喝彩，而我却与他争论起来，我之争论完全不是由于怜悯那些姑娘及其父亲们，而仅仅是因为，有人在为这么一个小子拍手喝彩。我当时占了上风，兹维尔科夫虽然愚蠢，但是很开心、很大胆，他甚至只是付之一笑。事实上，我并没能完全占得上风：笑留在了他那一方。后来，他又有好几次占了我的上风，但并非心怀恶意，而像是开玩笑，顺便嘲笑嘲笑。我则愤恨地、蔑视地没有答理他。毕业时，他曾经稍稍接近过我；我也没有过于反对，因为这使我得到了满足；但是不久，我们就很自然地分了手。后来，我听说了他那军中尉官的成就，听说他在纵饮作乐。后来，又传来了一些消息，说他在军中干得很出色。在大街上，他已经不与我打招呼了，我怀疑，他是怕与我这样的小人物点头致意会有损他自己的名声。还有一次，我在剧院里见到了他，他坐在三楼包厢里，军服的肩部已经有了穗带。他正在一位老将军的几个女儿面前大献殷勤，死气白赖地追求她们。三年之间，他变得非常邋遢了，虽说还像从前一样地相当漂亮、灵巧；他有些浮肿，开始发福了；显而易见，到三十岁时他便会完全虚胖起来的。我的同学们举行宴会，就是为了这位将要离去的兹维尔科夫。这三年来，他们经常与他来往，虽说他们内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对这

---

① 法文：初夜权。

一点我确信无疑。

西蒙诺夫的两位客人中，有一位叫费尔菲奇金，是一个德裔俄国人，他个子矮小，又长着一张猴脸，这是一个喜爱嘲弄别人的笨蛋，他从低年级开始就是我最凶恶的敌人，——一个下流、大胆、爱吹牛皮的家伙，他总要摆出一副颇为自负的神情，当然，尽管他内心里是个胆小鬼。他是兹维尔科夫的崇拜者之一，这些崇拜者装出奉承兹维尔科夫的样子，并常常向他借钱。西蒙诺夫的另一位客人，特鲁多柳博夫，是个不显眼的人物，一个青年军人，他身材高大，脸上冷冰冰的，他相当诚实，但他崇拜一切功名，也只会谈论升迁。他是兹维尔科夫的一个远亲，说来可笑，这一点竟使他在我们中间具有了某种意义。他总是不把我当回事；他的态度虽说不十分礼貌，但尚可承受。

“好吧，如果每人出七卢布，”特鲁多柳博夫说道，“我们三个人就是二十一卢布，可以好好吃上一顿了。当然，兹维尔科夫是不用出钱的。”

“那当然喽，既然是我们请他。”西蒙诺夫说道。

“难道你们以为，”费尔菲奇金自以为是、满怀热情地插话说，就像是一个无耻仆人吹嘘他的将军老爷的勋章一样。“难道你们以为，兹维尔科夫会只让我们付账吗？出于客气他是会接受的，但是，他会拿出半打酒来的。”

“我们四个人哪里喝得了半打呢？”特鲁多柳博夫说道。他只注意到了“半打”这个词。

“就这样吧，三个人，加上兹维尔科夫是四个，二十一卢布，在 Hôtel de Paris①，明天五点。”被推举为组织人的西蒙

① 法文：巴黎饭店。

诺夫最后做出了决定。

“为什么是二十一卢布呢?”我说道，带着某种激动，看来甚至还带有抱怨，“如果算上我，就不是二十一卢布，而是二十八卢布呀。”

我觉得，我这样突然介绍出自己，甚至是干得非常漂亮的，他们所有人都会一下子被镇住，都会敬重地看着我。

“难道您也想加入?”西蒙诺夫不满地说道，似乎还没拿正眼瞧我。他对我了解得很透彻。

他对我了解得很透彻，这使我非常生气。

“为什么不呢?要知道，我好像也是一个同学呀，老实说，你们躲开我，这甚至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我又一次冲动起来。

“哪儿找得见您呢?”费尔菲奇金粗鲁地插话道。

“您和兹维尔科夫也一向合不来呀。”特鲁多柳博夫皱着眉头说道。但是，我已经抓住了话头，我是不会罢休的。

“我认为，关于这样的问题，谁也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我嗓音颤抖着反驳道，像是发生了天大的什么事。“也许，正因为从前合不来，我现在才想加入。”

“唉，谁又能理解您的……这种高尚……”特鲁多柳博夫笑了笑。

“算上您吧，”西蒙诺夫转向我，做出了决定，“明天五点，在 Hôtel de Paris，可别弄错了。”

“钱呢!”费尔菲奇金的脑袋冲我这边点了点，低声对西蒙诺夫说道。但他说了半截就停下了，因为连西蒙诺夫都感到难堪了。

“得了，”特鲁多柳博夫说着，站起身来，“既然他非常想去，就让他去罢。”

“可我们是朋友间的小聚呀，”费尔菲奇金愤愤地说道，也

拿起了帽子。“这可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也许，我们完全不想让您……”

他俩走了；费尔菲奇金离开的时候，根本没跟我打招呼，特鲁多柳博夫稍稍点了点头，也没看我一眼。单独与我在一起的西蒙诺夫，有些懊丧地犹豫不决，奇怪地看着我。他没有坐下，也没有请我坐下。

“嗯……好的……就明天。钱您是现在交吗？我是想确切地知道。”他有些尴尬地嘟囔道。

我火了，但就在冒火的时候我想起，很久之前曾从西蒙诺夫那里借了十五个卢布，那笔债其实我从未忘记，可也一直没还。

“您是知道的，西蒙诺夫，在来这儿的时候，我不可能知道……我非常抱歉，我忘了……”

“好吧，好吧，反正都一样。明天您在吃饭时付吧。我只是想知道……您，请……”

他说了半截就停下了，开始带着更多的懊丧在房间中踱步。他又边走边停，脚跟碰脚跟，这样一来脚步声就更响了。

“我耽误您的事了吗？”在两分钟的沉默之后，我问道。

“噢，不！”他突然抖动了一下，“不过，说实话，是耽误了。您瞧，我还得出趟门……不远……”他用抱歉的声音说道，模样有些难为情。

“啊，我的天！你为什么不明说呢！”我拿起帽子，喊了起来。不过，我的神情是非常随意的，天知道我的这副神情是哪里来的。

“这又不远……就两步路……”在送我至前厅时，西蒙诺夫又重复说，显露出一种与他绝不相称的慌乱神情。“说定了，明天五点整！”他在楼梯上向我高声喊道。他为我的离去而感

到非常满意。我却气得发疯。

“干吗要跳出来呢，干吗要跳出来呢?”我咬牙切齿地走在大街上，“就为了这么个恶棍，这么个小猪崽兹维尔科夫！当然，不应该前去；当然，该啐上一口：我与他有什么关系？明天我就通过市邮局通知西蒙诺夫……”

但是，我之所以大怒，恰恰是因为我明确无误地知道：我是会去的；我是有意要去的；越是不相宜，越是不体面，我却越是要去。

甚至连不要前去的实在障碍都是存在的：没有钱。我总共只剩下九个卢布。但其中的七卢布明天得作为月薪付给我的仆人阿波罗，他住在我这里，七卢布是供他自己起伙用的。

根据阿波罗的性格来判断，不付钱给他是不可能的。不过关于这个坏蛋，关于我的这个脓包，后面我找个时间再谈。

不过，我清楚，我终究是会不付给他薪水，而一定要前去赴宴的。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些荒唐至极的梦。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整个晚上我都沉浸在关于学校生活那些苦役般岁月的回忆中，我无法摆脱它们。把我塞进这所学校的，是我的那些远亲，我曾依靠他们而生活，我从入学起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概念了，——他们将一个已被他们的斥责所弄垮的、已能够思考的、默默无语的、野性地看待一切的孤儿塞进了学校。同学们以恶毒、无情的嘲笑迎接我，因为我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像。但是，我却忍受不了嘲笑；我却不能轻易地与人相处，不能像他们彼此之间那样和睦相处。我立即便仇恨起他们来，我脱离所有人，陷入一种胆怯、屈辱、过度的高

傲。[①] 他们的粗鲁使我愤慨。他们无耻地嘲笑我的长相和我麻袋一样的身材；可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长相却是多么愚蠢哪！在我们学校里，面部表情不知为何尤其会变得愚蠢起来，会发生变化。进入我们学校的，有许多漂亮的孩子。几年过后，他们却变得面目可憎了。早在十六岁的时候，我便忧郁地为他们而吃惊了；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思维之浅陋，他们行事、游戏、谈吐之愚蠢，就已使我感到惊讶了。他们不懂得那些最为必需的东西，他们对那些给人以教益、使人激动的事物毫无兴趣，因此，我不由得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不是遭受屈辱的虚荣心促使我这样想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不要冒失地向我发出那些腻烦到恶心程度的官腔，说什么我只是在幻想，而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明白了现实的生活。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不明白任何现实的生活，我敢起誓，这一点最使我对他们感到愤慨。相反，对于最显而易见、最刺眼的现实，他们却幻想般愚蠢地接受，并在当时就已习惯于只崇拜成功。对一切正义的、但却遭受了屈辱和迫害的东西，他们都要铁石心肠地、可耻地加以嘲笑。他们将官衔奉为智慧；他们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谈论起各种肥缺。当然，这里的许多东西都是由于愚蠢，由于那一直环绕着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的坏榜样。他们放浪不羁，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当然，这里更多的是外在的东西，更多的是假装出来的无耻；当然，即便是在放荡时，他们身上也会闪现出青春和某种清新；但是，甚至连他们身上的清新也没有吸引力，而表现为某种胡闹。我非常恨他们，虽说，我或许

① 此处所说的情况，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后的长篇小说《少年》中所叙述的主人公阿尔卡季在图沙尔寄宿中学受同学欺侮的情况。

比他们还要坏。他们也回敬我同样的仇恨，并不掩饰对我的厌恶。但是，我已经不指望他们的爱意了；相反，我却经常渴望他们的侮辱。为了摆脱他们的嘲笑，我有意尽可能出色地学习，并终于名列前茅。这激起了他们的反应，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渐渐地明白，我已经阅读了那些他们无法阅读的书籍，我已经懂得了那些他们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些事情还没有被列入我们的专业课）。他们野性地、嘲笑地看着这一点，但在精神上却服输了，而且，由于这一点，甚至连教师们也对我另眼相看了。嘲笑停止了，但恶意却依然存在，形成了一种冷漠、紧张的关系。最终，我自己坚持不住了：对于人际交往和友谊的需求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我试着开始与他人接近，但是，这种接近结果总是不自然的，因此也就自动地结束了。我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在内心中已是一个专制暴君；我想无限地统治他的灵魂；我想使他产生对于他周围环境的蔑视；我要他与这个环境做出高傲的、彻底的决裂。我这充满激情的友谊吓坏了他；我把他弄得泪流满面，浑身抽搐；他有一个天真的、奉献的灵魂；但是，当他整个儿地奉献于我的时候，我却立即恨起他来，将他推开了，——似乎，我需要他，仅仅是为了战胜他，仅仅是为了要他屈服。但是，我却无法战胜所有的人；我的朋友同样是一个与谁也不相像的人，是一个最罕见的例外。走出学校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扔下我自己给自己派定的那件特殊事务，以便斩断所有的乱麻，诅咒过去，让它化为灰烬……鬼才知道，在这之后，我为何又追上了这么个西蒙诺夫！……

清晨，我早早地起了床，激动地一跃而起，似乎所有这一切马上就要开始实现了。但是我相信，我生活中的某个根本性的转折正在到来，且一定会在今天到来。也许是由于不习惯

吧，在我的一生中，每当碰到一个外在的、哪怕是最小的事件，我也总会感到，我生活中的某个根本性的转折马上就将到来。不过，我仍像平时一样出门去上班，但为了做准备工作，我提前两小时溜回家来。我想，主要的是，我不要第一个到达，否则他们会认为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诸如此类的主要事情成千上万，它们搅得我无法招架。我亲手又擦了一遍靴子；阿波罗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擦两遍靴子，他认为擦两遍是不合规矩的。为了不让阿波罗发觉，不让他日后看不起我，我从前厅偷来鞋刷，擦了起来。随后，我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发现它竟然完全破旧不堪了。我是太邋遢了。制服也许还是完好无损的，但是，不能身着制服去赴宴哪。而主要的问题是，在裤子上，恰好就在膝盖上，有一块巨大的黄色污渍。我预感到，仅仅是这块污渍，就已能将我的尊严抹去十分之九。我也知道，我这样想是非常卑贱的。“但是，现在顾不上想来想去了；现在，现实正在到来。”——我一想，便泄了气。其实我当时很清楚，这些事都被我给无限地夸大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在忽冷忽热地颤抖。我在绝望地想象：这个“恶棍”兹维尔科夫将如何倨傲地、冷漠地迎接我；傻瓜特鲁多柳博夫将带着怎样愚蠢的、无论如何也难以抗拒的蔑视看着我；小人物费尔菲奇金将如何下流地、大胆地嘲笑我，以博取兹维尔科夫的欢心；西蒙诺夫则会清楚地明白这一切，并将蔑视我卑下的虚荣和胆怯。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卑微的，不文雅的，平常的。当然，最好是绝对不去。但是，这却已是一件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了：只要有什么吸引了我，我便会从头到脚地完全沉浸其中。然后，我也许会终生地戏弄自己：“怎么样，你害怕了，害怕现实了，你害怕了！”相反，我非常想向所有这些“废物”证明，我完

全不像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是个胆小鬼。此外，在胆怯的冷热病最剧烈地发作时，我总是幻想占据上风，幻想战胜他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并迫使他人爱自己，——哪怕仅仅是“为了思想的崇高和明确无疑的机智”。他们会抛弃兹维尔科夫，他将坐在一旁，默默不语，满脸羞愧，而我将打垮兹维尔科夫。然后，我也许会与他和解，以你相称地干上一杯。① 但是，对于我来说最可恶、最可气的就是，我当时就知道，就完全地、确凿地知道，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要，实际上并不需要，实际上我完全不希望打垮他们，征服他们，吸引他们，而如果我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也许会首先看不起自己的。啊，我在拼命地祈求上帝，以便让这一天尽快过去！在难以表达的忧愁中，我走近窗户，打开气窗，望向那朦胧的昏暗，潮湿的雪在密密地飘落……

最终，我那只陈旧的挂钟敲了五下。我抓起帽子，竭力不朝阿波罗看上一眼，——他从清早起就一直在等我给他发薪水，但由于高傲而不想首先提出来，——打他身旁闪出大门，乘上我故意花出最后半个卢布雇来的马车，老爷般地向 Hôtel de Paris驶去。

四

我还在昨晚就知道，我是会第一个到达的。但是，问题还不在于先到。

不但他们一个也没到，而且我甚至连我们订的房间也没找

① 在俄语中，以“你”相称，有两种含义，这里是表示关系亲近。

见。餐桌也还没有完全摆好。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多次询问之后，我终于从侍者那里了解到，宴会订在六点，而不是五点。柜台里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要是细问下去，甚至是害羞的。时间刚刚才五点二十五分。如果他们更改了时间，那无论如何也得通知一声呀；市邮局可办此事，也不至于使我在自己……甚至在侍者的面前蒙受“耻辱”哇。我坐下来，侍者开始摆餐桌；当着他的面，不知为何我越发感到难堪。快到六点的时候，除了点燃的几盏灯外，房间里又拿进来几支蜡烛。然而，侍者却没有想到在我来到之后立即拿进这些蜡烛。隔壁房间里，有两位面色阴郁的顾客分别坐在不同的餐桌上就餐，他们看上去是在生气，默默不语。远处的一个房间里非常地喧闹，甚至有人在喊叫；可以听见整整一帮人的哈哈大笑；可以听到一些用蹩脚的法语发出的尖叫声：那是一桌有太太们在场的酒席。总而言之，非常地难受，我很少有过比这更为糟糕的时刻，因此，当他们在六点整一下子全体出现时，我在一开始竟因他们而高兴起来，将他们当做了救星，而几乎忘了做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兹维尔科夫第一个走了进来，显然是领头的。他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笑；但是，看到我后，兹维尔科夫便端起了架子，他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微微弯着腰身，像是在故意卖弄，他向我伸过手来，温情地，但也不十分温情，显出某种谨慎的、近乎将军般的客气，似乎他伸过手来是在保护自己，防范着什么东西。我所设想的与此相反，我原以为，他一走进屋便会哈哈大笑起来，发出他从前那种细嗓的、伴有尖叫的大笑，一开口就会冒出他那些平庸的笑料和俏皮话。从昨晚起我就在准备对付他的方式，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种居高临下的、这种大人物般的温情。也许，如今他已经完全认为他在一切方面都

无与伦比地高过我了吧？如果他仅仅想以这样一种将军派头来欺负我，倒还没什么；我想，我会以某种方式加以唾弃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任何欺负人的愿望，如果他那颗羊脑袋里真的有这样一个念头，认为他无与伦比地高过我，他只能以一个庇护者的眼光来打量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仅仅由于这样一个猜测，我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我惊奇地得知，您也想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开了口，他的发音变了样，他压低声音，拉长话音，这都是他从前所不曾有的。“我们有很久没见面了。您总躲着我们，没必要哇。我们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可怕嘛。好吧，无论如何，很高兴恢——复——联——系……”

他随意地转身将帽子放在窗台上。

“您等了很久吗？”特鲁多柳博夫问道。

“我是五点整到的，是你们昨天通知我的时间。”我大声地答道，带有一种即将爆发的不满。

“你难道没有通知他改时间了吗？”特鲁多柳博夫问西蒙诺夫。

“没通知。我忘了。”这一位回答道，但他没有任何的懊悔，甚至也没有向我道歉，就跑去点凉菜去了。

“这么说，您在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唉，可怜的人哪！”兹维尔科夫嘲笑地喊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解，这件事的确应该是非常可笑的。紧随着他，下流坯费尔菲奇金也发出了下流的、尖细的声音，就像狗崽子的叫声一样。就连他也很为我的处境而感到可笑和难堪。

“这完全不可笑！”我越来越气愤，向费尔菲奇金喊道，“有错的是别人，而不是我。别人也不屑于通知我一声。这——这——这……简直荒唐。”

“不仅荒唐，而且还有点什么，”特鲁多柳博夫埋怨道，他在天真地为我鸣不平。“您也太软蛋了。这简直是不礼貌。当然，也不是有意的。西蒙诺夫怎能这样……唉!”

“如果跟我玩这一手，”费尔菲奇金说道，“我就会……”

“您就会给自己点上些吃的，”兹维尔科夫插话道，“要不就不等了，干脆吩咐上菜。”

“请你们相信，我本来也可以这样做，并不需要任何准许，”我打断了他们的话，“如果说我在等，那是……”

“入席吧，先生们，”走进门来的西蒙诺夫喊道，“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负责香槟，酒冰得很棒……要知道，我不知道您的住处，哪儿找您去呢?”他突然转身对我说道，但还是没瞧我一眼。显然，他是有些借口的。看来，他昨天就想好了。

众人入席，我也坐了下来。餐桌是圆形的。我的左手边坐的是特鲁多柳博夫，右手边是西蒙诺夫。兹维尔科夫坐在我的对面；费尔菲奇金坐在他身边，坐在他和特鲁多柳博夫之间。

“请——问，您……是在哪个厅里上班?”兹维尔科夫继续关照着我。见我一副窘态，他真的想到应该来抚慰我一下，也就是说，要让我振作起来。“他是怎么啦，他难道想让我朝他扔酒瓶不成。”我疯狂地想道。由于不习惯，我有些不自然地立刻生起气来。

“是在……一家……办公室里。”我眼睛看着盘子，断断续续地说道。

“这……您……合算吗？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丢下了先前的工作呢?”

“我愿意丢下先前的工作，就是这促——使的。”我的拖腔有他的三倍长，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费尔菲奇金鼻子哼了一声。西蒙诺夫嘲讽地看了看我；特鲁多柳博夫停止吃东西，

也开始好奇地打量着我。

兹维尔科夫受了气，但他不愿表露出来。

“那——么，您的工资怎么样？”

“什么工资？”

“也就是薪——水。”

“您干吗要考问我？”

不过，我还是立即说出了薪水的数目。我的脸羞得通红。

“不多。”兹维尔科夫一本正经地指出。

“是啊，还不够下馆子吃一顿的呢！”费尔菲奇金无耻地添了一句。

“我认为，这甚至就是贫穷。”特鲁多柳博夫严肃地说道。

“所以，瞧您瘦的，瞧您的变化……从那时起……”兹维尔科夫又说道。他已经不是不怀恶意的了，带着某种无耻的惋惜，他在打量着我和我的衣服。

“别再不好意思了。”费尔菲奇金哧哧地窃笑着，喊了起来。

“阁下，您要知道，我并没有不好意思。”我终于脱口而出，“请您听着！我在这里就餐，在这‘馆子’里就餐，用的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而不是别人的钱，请您注意这一点，monsieur 费尔菲奇金。”

“怎——么！谁不花自己的钱在这里就餐？您好像……”费尔菲奇金反驳道。他满脸通红，愤怒地看着我的眼睛。

“是——啊，”我答道，我感觉到自己已走得太远。“我认为，我们最好来点聪明的谈话。”

“看来，您是打算来展示您的智慧喽？”

“请您别担心，在这里完全用不着什么智慧。”

“您在这里瞎扯些什么呢，我的先生，啊？您是在您的

'停'里弄出神经病来了吧?"[1]

"够了,先生们,够了!"兹维尔科夫威严地喊道。

"这太愚蠢了!"西蒙诺夫埋怨道。

"真的,愚蠢,我们友好地聚会,来给一位好朋友饯行,您却来胡闹,"特鲁多柳博夫只冲着我一人粗鲁地说道,"昨天是您自己要参加我们聚会的,请您不要扰乱大家和谐的气氛……"

"够了,够了,"兹维尔科夫喊道,"别再吵了,先生们,这不合适。现在,最好还是我来给你们讲一讲,三天前我差一点结了婚……"

于是,一段关于这位先生三天前差一点结了婚的笑话开场了。但是,故事中并没有一个字是关于结婚的,出现的尽是些将军、校官,甚至还有宫廷侍从,而兹维尔科夫在他们中间似乎是个头儿。响起了赞许的笑声;费尔菲奇金甚至发出了尖叫。

大家抛下我不理,我坐在那里,像是一个败下阵来的人。

"上帝呀,这就是我的伙伴!"我在想,"我在他们面前简直像个傻瓜!我可是过多地忍让了费尔菲奇金。这些糊涂家伙认为,他们让我坐在这桌上是赏脸给我,可他们却不明白,是我,是我在赏脸给他们,而不是他们在赏脸给我!'瘦了!衣服!'哦,该死的裤子!兹维尔科夫刚刚注意到我膝盖上的那块黄色污渍……这又有什么!此刻,我也许马上就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拿起帽子,一句话也不说,扬长而去……出于蔑视!哪怕是明天进行一场决斗也罢。恶棍们,要知道,我并不可惜那七个卢布。也许,他们会认为……见鬼!我并不可惜那七个

---

① 费尔菲奇金有意将"厅"说成"停",以示讽刺。

卢布！我马上就走！……”

当然，我留了下来。

出于悲伤，我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拉斐特酒和核列斯酒①。由于不习惯，我很快就醉了，而气恼则在随着醉意的增长而增长。我突然想以一种最大胆的方式将他们全都侮辱一下，然后走开。抓住时机，显示一下自己，——就让他们去说：这人虽说可笑，倒也聪明……还有……还有……总之，见他们的鬼去！

我用醉醺醺的眼睛无礼地扫了他们一下。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他们那边很是喧哗，热闹，开心。兹维尔科夫一直在说着什么，我仔细听了起来。兹维尔科夫谈的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他最后向她表白了爱情（当然，他是在撒谎）。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一位密友帮了他很大的忙，他的这位密友叫科里亚，是个公爵、骠骑兵，拥有三千农奴。

“不过，这位拥有三千农奴的科里亚，为什么没在这里给您饯行呢？”我突然介入了谈话。众人一时沉默不语。

“您现在已经醉了。”终于，特鲁多柳博夫朝我搭了腔。他轻蔑地斜眼看着我这边。兹维尔科夫默默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只小甲虫。我垂下了眼睛。西蒙诺夫赶忙斟起香槟来。特鲁多柳博夫举起酒杯，除了我，众人皆随着他举起了杯子。

“为你的健康干杯，祝你一路平安！”他向兹维尔科夫叫喊道，“为过去的岁月，先生们，干杯，为我们的未来，乌拉！”

众人干了杯，还跑去和兹维尔科夫接吻。我没有动，满满的一杯酒原封不动地摆在我的面前。

“您难道不准备喝吗？”失去了耐心的特鲁多柳博夫凶狠地

① 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面对我，叫喊道。

“我想来一通我的演说，尤其是……然后我就会喝的，特鲁多柳博夫先生。”

“讨厌的恶棍！”西蒙诺夫抱怨道。

我坐在椅子上挺直身体，颤抖着拿起酒杯，准备做出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将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Silence![1]”费尔菲奇金叫道，“就要出智慧啦！”兹维尔科夫严阵以待，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兹维尔科夫中尉先生！”我说了起来，“您知道吗，我恨漂亮话、说漂亮话的人和穿紧身衣的腰身……这是第一点，接下来是第二点。”

他们全都沉不住气了。

“第二点：我恨风流的事和风流汉子。尤其恨风流汉子！

“第三点：我爱真理和真诚，”我几乎是机械地继续说道，因为我由于恐惧已经开始感到手脚冰凉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话……“我爱思想，兹维尔科夫先生；我爱真正的友谊，要平等相待，而不是……嗯……我爱……不过，干吗说这些呢？我要为您的健康干杯，兹维尔科夫先生。您去勾引契尔克女人吧，您去向祖国的敌人开枪吧，还有……还有……为了您的健康，兹维尔科夫先生！”

兹维尔科夫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鞠了一躬，说道：

“非常感谢您。”

他深感屈辱，甚至连脸都发白了。

“见鬼。”特鲁多柳博夫吼道，一拳砸在桌上。

“不，为这该揍他的脸！”费尔菲奇金喊道。

---

① 法文：安静！

“该把他赶出去！”西蒙诺夫抱怨道。

“别说话，先生们，别动手！”兹维尔科夫庄重地喊道，制止住了众人的愤怒。“我感谢你们大家，但是我自己能够向他证明，我是多么地看重他的那些话。”

“费尔菲奇金先生，为了您刚才这些话，明天您得满足我的一个要求！”我郑重地转向费尔菲奇金，高声对他说道。

“就是要决斗喽？请吧。”那人回答道。但是，也许是我在提出决斗时的样子太可笑了，也许这与我的体形不相称，他们所有的人都笑得要死，连费尔菲奇金也跟着他们笑了。

“好了，当然，别去理他！他已经完全醉了！”特鲁多柳博夫厌恶地说道。

“让他参加了进来，为这事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西蒙诺夫再次抱怨道。

“现在我就把酒瓶向他们扔去，”我想着，拿起了酒瓶，然后……给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酒。

“……不，我最好在这里一直坐到结束！”我继续在想，“如果我走开了，先生们，你们就会感到高兴的。这可不行。我偏要坐在这里，一直喝到结束，以此来表明，我根本就看不起你们。我将坐在这里喝酒，因为这里是酒馆，而我已经为进这酒馆付过钱了。我将坐在这里喝酒，因为我把你们都看成是小卒子，一些并不存在的小卒子。我将坐在这里喝酒……还要唱歌，是的，如果我想唱，我就要唱，因为我有这样的权利……唱歌……嗯。”

但是，我没有唱歌。我仅仅在竭力不去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摆出一副最为独立的姿势，焦急地等待着他们首先与我搭话。但是，唉，他们就是不来搭话。此时，我是多么、多么地想与他们和解呀！时钟敲了八下，最后是九下。他们从桌边

挪到了沙发上。兹维尔科夫躺倒在沙发上，将一条腿架在圆桌上。葡萄酒也被搬到了那里。他果然向他们提供了他自己的三瓶酒。当然，他没有请我喝那酒。众人都围着他，坐在沙发上。他们听着他的话，几乎是恭恭敬敬的。看来，他们都喜爱他。“为什么？为什么？”我暗自在想。时而，他们会出现带有醉意的喜悦，于是便互相接吻。他们在谈高加索，谈什么是真正的情欲，谈卡里比克牌[①]，谈职务上的肥缺；他们在谈他们谁都不认识的骠骑兵波德哈尔热夫斯基有多少收入，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那个人的收入很多；他们在谈他们同样谁也没有见过的公爵夫人 Д 那非凡的美丽和优雅；最后，他们一直谈到了莎士比亚的不朽。

我轻蔑地笑了一笑，在房间的另一边踱着步，在沙发的正对面，贴着墙壁，在桌子和壁炉之间来回走着。我想尽一切力量来证明，我没有他们也能行，而且，我还有意跺着靴子，后跟磕后跟地站下。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竟毫不在意。我有耐心就这么走下去，正当着他们的面，从八点走到十一点，一直在这个地方，从桌边走到壁炉，又从壁炉走回桌边。“我就这样走，谁也无法制止我。”走进屋里来的那个侍者，好几次停下来看着我；由于频繁的转向，我的脑袋发晕了；有几个片刻，我觉得自己是在梦中。在这三个小时中，我出了三次汗，又焐干了三次。时而，怀着最深刻的、恶毒的痛苦，我心里想到：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再过四十年，甚至是再过四十年，我仍然会带着厌恶和屈辱回忆起我整个一生中这些最卑鄙、最可笑、最可怕的时刻。这样昧着良心、这样心甘情愿地侮辱自己，已是无以复加了，我也完完全全地明白这一点，可

① 一种狂热的牌戏。

还是继续在桌子和壁炉之间来回走着。“啊，但愿你们能知道，我具有怎样的感情和思想，我有多好的修养啊！”我不时想到，并在想象中转向那张我的敌人们坐于其上的沙发。但我的敌人们却毫不理会，似乎房间里根本没有我这么个人。一次，只有一次，他们向我转过身来，当时，兹维尔科夫刚好谈到了莎士比亚，而我突然轻蔑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十分做作、凶狠地用鼻孔哼了一声，以至于他们全都一下子停止交谈，默默不语地看了我两三分钟，他们神情严肃，没有发笑，看着我沿着墙壁，从桌子走向壁炉，看到我丝毫没有注意他们。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搭话，两分钟后，他们再次将我抛开了。时钟响了十一下。

“先生们，”兹维尔科夫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叫道，“现在，我们全都去那儿吧。”

“当然，当然喽！”其余的人都说道。

我突然转向兹维尔科夫。我痛苦、难受到了极点，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结束这一切了！我在时冷时热地颤抖；汗湿的头发又干了，紧贴在前额和太阳穴上。

“兹维尔科夫！我请求您的原谅。”我生硬地、坚决地说道。“费尔菲奇金，也求您原谅，求大家原谅，求大家原谅，我有辱大家了！”

“啊哈！决斗可不是好玩的呀！”费尔菲奇金恶毒地说道。

我的心被刺痛了。

“不，我并不怕决斗，费尔菲奇金！我准备明天就与您决斗，在讲和之后。我甚至坚持这一点，您不能拒绝我。我要向您证明，我并不害怕决斗。请您先开枪，而我会把子弹射向天空。”

“他是在自我安慰。”西蒙诺夫说。

“简直是在说梦话!”特鲁多柳博夫附和着。

“请您让我们过去，您挡着道了! ……嗨，您要干什么?”兹维尔科夫轻蔑地回答。他们全都脸色通红，眼睛泛光，都喝多了。

“我请求您的友谊，兹维尔科夫，我侮辱了您，但是……”

“侮辱了? 您——您! 侮辱了我——我! 知道吗，阁下，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侮辱不了我!”

“您也够讨厌的了，滚吧!”特鲁多柳博夫说道。“我们走。”

“奥林匹娅是我的，先生们，说定了!”兹维尔科夫喊道。

“我们不争! 我们不争!”他们笑着回答他。

我屈辱地站在那里。这帮人吵吵嚷嚷地走出房间，特鲁多柳博夫拖长声音哼着一首无聊的歌。西蒙诺夫为了给侍者们小费，稍稍耽搁了一会儿。我突然走到了他身边。

“西蒙诺夫! 给我六个卢布!”我坚决地、绝望地说道。

他用那双呆呆的眼睛非常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他也醉了。

“难道您也要和我们一起去那儿?”

“是的!”

“我没有钱!”他简短地说道，轻蔑地笑了笑，走出了房间。

我抓住了他的外套。这是一场噩梦。

“西蒙诺夫! 我看到您有钱，您干吗拒绝我呢? 难道我是一个恶棍吗? 拒绝我，您可要当心：如果您能知道，如果您能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求您的! 全都取决于此呀，一切东西，我的整个未来，我的所有计划……”

西蒙诺夫掏出钱，几乎是将它扔给我的。

“拿去吧，如果您这样无耻的话!”他残忍地说了一句，就

跑去追赶其他人了。

我一个人站了一会儿。混乱，残羹剩饭，地板上打碎的酒杯，溢出的酒，烟头，脑袋中的醉意和睡意，心中痛苦的忧愁，最后，还有那个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并在好奇地看着我的眼睛的侍者。

“到那儿去！”我喊了一声，“要么是他们全都跪下，抱着我的腿，祈求我的友谊，要么……要么是我给兹维尔科夫一记耳光！”

五

“这下，这下终于和现实发生冲突了，”我嘟囔着，一口气跑下了楼梯。“就是说，这已不是离开罗马迁往巴西的教皇了；就是说，这已不是科莫湖上的舞会了！”

“你是个恶棍！”一个声音在我的脑中掠过，“因为你现在还在嘲笑这件事。”

“随便吧！”我高喊着，在回答自己。“要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完了！”

他们已经没了踪影；但是，反正都一样：我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台阶边孤零零地站着一个赶夜间车的车夫，他穿着粗呢外衣，全身落满了一直飘落不止的潮湿的、似乎还是温暖的雪。天又湿又闷。车夫那匹毛茸茸的花斑小马也落满了雪，在喷着响鼻，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我跳进树皮制成的雪橇；但是，就在我抬起脚来刚想坐下的时候，却忆起了西蒙诺夫刚才扔给我六个卢布的事，这使我心灰意冷，我像个口袋似的躺倒在雪

橇里。

“不！为了挽回这一切，要做很多事！”我喊道，“但是，要么是马上挽回，要么是在今夜立即死去。走！”

我们的马车动了起来。一阵旋风在我的脑中打转。

“跪下来祈求我的友谊，他们是不会干的。这是幻影，卑鄙的幻影，是令人讨厌的、罗曼蒂克的、虚妄的幻影；就像科莫湖上的舞会一样。因此，我应当给兹维尔科夫一个耳光！我必须打。就这样，决定了；我现在就冲过去给他一个耳光。”

“快赶哪！”

车夫拉紧了缰绳。

“我一走进去，就打。在打耳光之前要不要说上几句话作为开场白呢？不！干脆一走进去就打。他们全都会坐在地板上，而他会和奥林匹娅一起坐在沙发上。该死的奥林匹娅！她有一次嘲笑过我的脸，还拒绝过我。我要揪住奥林匹娅的头发，而对兹维尔科夫则要揪那两只耳朵！不，最好还是只揪住一只耳朵，揪住一只耳朵拖着他在整个房间里打转。也许，他们会一起来打我、搡我的。这甚至是确定无疑的。就让他们来打我吧！毕竟是我首先打了一个耳光：是我挑的头，而从有没有尊严来说，这一下子就行了；他已经蒙羞了，除了决斗，他无论怎样出拳也洗刷不了自己脸上的耳光了。他必须进行决斗。现在，就让他们打我吧，就让这些卑鄙的人来打我吧！特鲁多柳博夫会打得很凶的：他是那样有力；费尔菲奇金会从侧面抓住我，他一定会揪头发的。但是，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吧！我就是冲这个来的。他们的羊脑袋最终也不得不在这里尝一尝悲剧性的滋味了！在他们将我拖向门口的时候，我会冲他们喊叫，说他们实际上还抵不上我的一个小拇指头。”

“快赶，车夫，快赶哪！”我向车夫喊道。

他甚至颤抖了一下，抖了抖鞭子。我的喊声已是非常野性的了。

“我们将在黎明时决斗，这事已经决定了。与厅里的事情算是结束了。刚才，费尔菲奇金还把‘厅’说成了‘停’。但是，哪里去弄手枪呢？废话！我预支薪水，然后去买。火药呢，子弹呢？这是决斗助手的事了。这一切在黎明之前还来得及做好吗？我到哪里去找决斗助手呢？我又没有熟人……”

“废话！”我喊道，更加上火了。“废话！”

“我要向在大街上遇见的第一个人提出请求，他必须做我的助手，就像他必须从水中拖出一个溺水者一样。一些极其离奇的情况也应该允许出现。也许，我明天甚至会去求我的科长做决斗助手，仅仅是出于一种骑士情感，他就应该同意，并保守秘密！安东·安东内奇……”

问题在于，就在这一时刻，我比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更鲜明地意识到了我的那些意图之最下贱的荒诞不经，意识到了所有的消极后果，但是……

“快赶，车夫，快赶，浑蛋，快赶哪！”

“哎，老爷！”那车夫答道。

一阵寒意突然笼罩了我。

“最好……最好……现在就直接回家？哦，我的上帝！我昨天干吗、干吗要来参加这个宴会呢！但是不，不可能不来！干吗在桌子和壁炉之间散步三个小时呢？不，是他们，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应该与我算清这散步的账！应该由他们来洗去我的这个耻辱！”

“快赶哪！”

“如果他们把我送到警察局去，怎么办呢？他们不敢！他们害怕出丑闻。如果兹维尔科夫出于蔑视而拒绝决斗，怎么办

呢？这甚至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会向他们证明……在他明天动身的时候，我会冲向驿站，在他登上马车的时候，我会抱住他的腿，扯下他的外套。我要用牙咬他的胳膊，我要咬他。‘大家都来看哪，一个绝望的人会被逼到什么样的境地呀！’就让他打我的脑袋好了，而他们全都会紧随其后。我要向所有观众喊道：‘你们看哪，这个小狗崽子，他要脸上带着我的吐沫去勾引契尔克斯女人了！’”

“当然，在这之后，一切就都完蛋了！行将从地面上消失。我会被抓起来，我会遭到审判，我会被赶出机关，会坐牢，会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去。没关系！十五年过后，当我被释放出狱，我会身穿破衣烂衫，像个乞丐似的跟踪他。我将在一个外省城市中的什么地方找到他。他已经结婚，很幸福。他有了一个成年的女儿……我会说道：‘看，恶棍，你看我这瘦削的面颊和这破烂的衣衫！我失去了一切——仕途，幸福，艺术，科学，心爱的女人，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你。手枪就在这里。我来这里是为了卸空我的手枪……并原谅你。’于是，我向空中开了一枪，后来，我就无踪无影了……”

我甚至哭了起来，虽说在这一时刻我十分确切地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西尔维奥① 和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突然，我感到非常羞愧，羞愧得使我让马车停了下来，我走出雪橇，冒雪站在大街上。车夫叹着气，吃惊地看着我。

“怎么办？去那儿是不行的，那会是胡来；把事情搁下来也不行，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上帝！怎能将这事搁下呢！而且是在遭受了这样的屈辱之后！”

“不！”我喊道，又重新坐回雪橇。“这是事先注定的，这

① 普希金的小说《射击》中的主人公。

就是命运！快赶，快赶，到那儿去！”

急不可耐之中，我朝车夫的脖子上揍了一拳。

“你干吗，干吗打人？”车夫喊道。但他还是给了那匹劣马一鞭子，使得那马尥起蹶子来。

潮湿的雪鹅毛般地落着；我敞开胸口，已顾不上落雪了。我已忘记了其余的一切，因为我已经最终决定去打耳光，我恐惧地感觉到，这件事无疑马上就会发生，现在就会发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它阻止。寂寞的街灯在雪夜的昏暗中忧郁地闪亮，就像是葬礼上的火把。雪花钻到我的外套、礼服和领带的里面，并在那里融化；我并没有拢紧胸口的衣服：要知道，就是没有这些雪花，一切反正也都已丧失殆尽了！终于，我们到了地方。我跳下车，几乎已失去知觉，我跑上楼梯，手脚并用地敲起门来。我的腿非常无力，尤其是在膝盖部位。不知为何，门很快就被打开了；似乎有人知道我将前来。（的确，西蒙诺夫事先通知了，说也许还有一个人要来，而来这里是必须事先通知的，通常是要事先防范的。这里是当时那些“时髦商店”中的一家，那些“商店”如今早就被警察局取缔了。白天，它真的是商店；而到了晚上，只有得到介绍的人才能前去做客。）我快步经过阴暗的店堂，来到我熟悉的、总共只点着一支蜡烛的大厅，但我却犹豫不决地站下了：他们一个也没在。

“他们在哪儿？”我问一个人道。

但是，他们当然已经成功地散去了……

我面前站着一个人，面带愚蠢的微笑，是女老板本人，她有点认识我。一分钟后，她打开门，另一个人走了进来。

我什么也不去注意，只在房间里踱着步，好像还在自言自语。我似乎死里逃生了，我的整个身体都快乐地预感到了这一

点：要知道，我原本是要来打耳光的，我一定、一定会打耳光的！可是现在，他们却不在……一切全都消失了，一切全都改变了！……我环顾四周；我还没能想明白；我机械地看了一眼那走进屋来的姑娘：一张清新的、年轻的、有些苍白的脸闪现在我的眼前，那张脸上有两道直挺的乌眉，有一道严肃的、似乎略带惊讶的眼神。我立即喜欢上了这一切；如果她在微笑，那我是会讨厌她的。我更仔细地打量起来，也似乎是在更使劲地打量，因为思想还没能完全集中起来。在这张脸上，有着某种淳朴的、善良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严肃得令人奇怪的东西。我相信，她由于这一点在这里是要吃亏的，那些傻瓜中没有一个人能看中她。而且，她也难以称为美人，虽说她身材修长、健壮，四肢匀称。她的穿着非常简朴。某种下流的东西吞噬了我；我径直向她走去……

我偶尔扫了一眼镜子。我那张惊恐的脸庞令我感到非常厌恶：这是一张苍白的、凶狠的、下流的脸，披着又长又乱的头发。“让它去吧，我喜欢这样，”我想到，“我就是喜欢让她觉得讨厌；这使我感到高兴……”

六

……在隔板后面的什么地方，像是遭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压迫，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一座钟在嘶哑地响着。在悠长得不自然的嘶哑声之后，紧接着传来一个尖细的、可恶的、突然来自近处的声响，像是有人突然向前冲了出来。钟敲了两下，我醒了过来，虽说我并未睡着，而只是在迷迷糊糊地躺着。

在这狭窄、拥挤、低矮的房间里，在这堆满了巨大的衣

橱、废弃的纸盒和各种破布烂衣的房间里，几乎完全没有亮光。在房间尽头的桌子上，一支燃尽的蜡烛头已经熄灭了，只偶尔闪出一星微微的亮点。几分钟后，就将是一片黑暗了。

我刚刚恢复知觉；可我却毫不费力地马上就回忆起了一切，似乎有什么在监视我，以便再次冲过来。而且，就是在昏迷时，仿佛仍有一个无论如何也难以忘怀的点永久地留在记忆中，在这个点的周围，我那些惺忪的幻想在沉重地徘徊。但奇怪的是：此刻，在我苏醒的时候，我感到，这一天里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我对这一切的经受，仿佛已经很久很久了。

脑中充满了冲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上方掠过，在触动我，召唤我，使我不安。忧愁和苦恼再次翻腾起来，在寻求发泄。突然，在我的身边，我看到了两只睁着的眼睛正好奇地、固执地看着我。那目光冷漠，忧郁，好像完全是旁观者的目光；那目光令人难受。

一个忧郁的思想在我的脑中诞生，并像某种讨厌的感觉一样传遍了全身，这就像你走进潮湿、腐朽的地下室时的那种感觉。这两只眼睛恰好在此刻想到要开始仔细地将我打量，这是有些不自然的。我又回忆起，两个小时间，我没有和这个人说过一句话，也不认为有说话的必要。不久之前，这不知为何甚至让我感到高兴。此刻，我突然清楚地产生一个荒唐的、像蜘蛛一样讨厌的放荡念头，这种放荡没有爱情，既粗野又无耻，它只能直接来自真正的爱情消失之时。我们就这样久久地相互对视着，但在我的注视之下，她并没有垂下自己的眼睛，也没有移开自己的视线，最后，我不知为何竟感到害怕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结结巴巴地问道，为的是早些结束这一切。

“丽莎。”她几乎是耳语似的答道，但不知为何完全是冷淡的，她还移开了眼睛。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的天气……下雪……讨厌！”我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又忧郁地将一只手垫在脑后，看着天花板。

她没有答话。这一切都很不像样。

“你是本地人吗？”过了一会儿，我把脑袋稍稍地转向她，几乎是带着气恼地问道。

“不是。”

“从哪儿来的？”

“从里加来。”她不大情愿地说。

“是德国人？”

“俄罗斯人。”

“早就来这里了？”

“来哪儿？”

“来这座屋子。”

“两个星期。”她的话越来越不连贯、越来越不连贯了。蜡烛完全熄灭了；我已无法看清她的脸。

“有父母亲吗？”

“是……不……有。”

“他们在哪儿？”

“在那儿……在里加。”

“他们做什么？”

“没什么……”

“什么叫没什么？他们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市民。”

“你一直和他们住一起？”

“是的。”

“你多大了?”

“二十。”

“你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

“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意味着:别再纠缠了,讨厌。我们沉默起来。

天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走开。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厌烦,越来越忧愁。过去这一整天的形象,不知怎么竟自动地、不受我的意志控制地、杂乱无章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突然忆起了早晨在街头看到的一幕,当时我正心怀恐惧地去上班。

“今天有人抬棺材出门,还差点儿掉了下来。”我突然说出声来。我完全不是想挑起话头,而几乎是无意之中脱口而出的。

“棺材?”

“是的,在干草市场上;是从地窖里抬出来的。”

“从地窖里?”

“不是从地窖,而是从地下那层楼里抬出来的……嗯,你知道……在那地下……从那家妓院里……四周全是污泥……蛋壳,垃圾……臭气……真脏。”

沉默。

“今天下葬可糟了!”我又说道,只是为了不再沉默。

“有什么糟的?”

“下雪,太湿……”(我打了一个哈欠。)

“反正都一样。”一段沉默之后,她突然说道。

“不,不好……”(我又打了一个哈欠。)“掘墓人想必要骂人的,因为下着湿雪。坟坑里想必也有水。”

“坟坑里为什么会有水呢?”她带着某种好奇问道,但她的

发音比先前更含糊、更不连贯了。突然有什么东西挑逗我说下去。

“怎会没有呢，水，在墓坑底部，有六俄寸深。在沃尔科夫公墓，你连一个干燥的墓穴也挖不出来。”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那块地方多水。那儿到处是沼泽。人们只好把棺材放在水里。我亲眼见到过……好多次……”

（我一次也未见到过，而且，我也从未到过沃尔科夫公墓，我只是听别人说过。）

“难道你觉得死活反正都一样吗？”

“我为什么要死呢？”她答道，像是在自卫。

“你总有一天要死的，就像刚刚死去的那位姑娘一样。她也是……也是一位姑娘……是得肺病死的。”

“妓女最好是死在医院里……”（“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想到。她说的是“妓女”，而不是“姑娘”。）

“她欠老板娘的账，”我反驳道，越来越想争论。“她为老板娘干活，几乎一直干到最后一刻，虽说还得了肺病。周围的车夫和士兵们都在谈论这事。想必他们是她的老相识。他们在笑。他们还打算在酒馆里为她举行丧宴呢。”（我在这儿撒了许多谎。）

沉默，深深的沉默。她甚至一动也不动。

“你是说，最好是死在医院里？”

“反正还不是一样？……可我为什么要死呢？”她又生气地添了一句。

“现在不会，以后也会的？”

“以后怎么啦……”

“不这样才怪呢！你现在年轻、漂亮、鲜艳，所以你还有

身价。再过一年这样的生活，你就不再是这样的了，你就会枯萎的。”

“再过一年？”

“至少，再过一年，你的身价会降低的，”我幸灾乐祸地继续说道，“你得离开这里，搬到另一家更低一等的院子去。再过上一年，又会搬到第三家院子去，档次越来越低，七八年过后，你就会走进干草市场上的地窖。这还算是好的，而糟糕的是，除此之外，你若是得了什么病，比如说，胸口的病……或是感冒，或是其他什么病，在那样的生活中，病是很难好的，染上了，也许就摆脱不掉了。那你就会死的。”

“那我就死吧。”她非常愤恨地回答道，并迅速转动了一下身体。

“这很可惜呀。”

“可惜谁？”

“可惜生命。”

沉默。

“你有过未婚夫吗？啊？”

“关您什么事？”

“我又不是在盘问你，不关我的事。你干吗生气呢？你自己当然会有不快的事。关我什么事？只不过可惜罢了。”

“可惜谁？”

“可惜你。”

“没什么……”她用勉强能听见的声音低语道，并再次动了动身体。

我立刻给激怒了。怎么！我对她那样亲切，可她却……

“你是怎么想的？你是走在正道上吗，啊？”

“我什么也没想。”

“你什么也没想，这就糟了。趁着还有时间，清醒清醒吧。时间还是有的。你还年轻，也很漂亮；你也许会恋爱，出嫁，做个幸福的……”

“出嫁的人并不都幸福。”她打断了我，用先前那种难辨的急促语调说道。

“当然，并不都幸福，但总比在这里好得多，好得没法比啊。有了爱情，就是不幸福也可以生活下去，就是在痛苦中生活也是好的，活在世上就是好，甚至不论怎样地生活。可这里，除了……臭气之外，还有什么？呸！”

我厌恶地转过身去；我已经无法冷静地大讲道理了。自己也开始感觉到了我所谈的东西，不由大为光火。我已在渴望将自己那些隐秘的、藏在角落中的念头表达出来。有什么东西突然在我心中燃烧起来，某个目标“出现”了。

“你别看我在这里，我不是你的榜样。我可能比你还要坏。不过，我是喝醉酒才来这里的。”我还是在赶紧为自己辩护，“再说，男人跟女人也完全不一样，是两回事；我虽说是作践了自己，弄脏了自己，但我却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来了，又走了，便没有我了。我抖一抖身上的东西，便又换了一个人。可你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女奴。是的，一个女奴！你交出了一切，交出了所有的自由。之后你再想来扯断这锁链，但是已经不行了，那锁链会将你捆得越来越紧。这是一种该诅咒的锁链。我了解这东西，其他的事我就不说了，说了你或许也不明白。你倒说说：你想必是欠老板娘的钱吧？唉，瞧！”虽然她没有答话，只是默默地、全身心地听着，我还是又补充道，“这就是你的锁链哪！你永远也偿还不清了。他们会这样干的。这等于把灵魂交给了魔鬼……”

“……再说，我……也许同样是一个不幸的人，这你怎么

知道呢。也许我是有意往污泥里踩，同样出于痛苦哇。要知道，人们由于痛苦才喝酒，唉，我来这里，也是由于痛苦。你说说，这里有什么好呢：我和你……碰到一起……刚才，我们相互之间一直没说过一句话，后来你才开始像个野兽似的打量我；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打量你。难道人们就是这样相亲相爱的吗？难道人与人就应该这样交往吗？这实在不像话，真是这样！”

“是的！”她尖声地匆忙附和了我的话。这一声“是的”如此脱口而出，甚至使我感到惊讶。这就是说，也许在她刚才打量我的时候，同样的思想也徘徊在她的头脑中？这就是说，她也能够有一些思想了？……“见鬼，这倒是有趣，这就是性格相近，”我想到，几乎兴奋得搓起手来，“这样一颗年轻的心灵怎么会驾驭不了呢？……”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装样子演戏。

她转过头来，更贴近我了，黑暗之中我觉得，她是用胳膊撑着身体半躺在那里。也许，她在看我。真是遗憾啊，看不清她的眼睛。我听见了她深深的呼吸。

“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道，已经带点权威的声调了。……

“没什么……”

“待在父亲家里多好哇！又温暖，又自由；自己的家嘛。”

“如果家里更坏呢？”

“话要投机才行，”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光靠感动也许弄不出太大的名堂。”

不过，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敢发誓，她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何况，我又是身体虚弱，有些多愁善感。要知道，狡诈是很容易与感情掺和在一起的。

“谁说的!”我急忙答道，“什么事都会发生。我反正相信，是有什么人欺负了你，他们更对不起你，不是你更对不起他们。我对你的身世还一无所知，但是，像你这样的姑娘，想必是不会自愿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她用勉强能听见的声音低语道。但我还是听清了。我想：“见鬼，我是在奉承人了。这很卑鄙。但也许是好事……”

她沉默不语。

“你看，丽莎，我来谈谈我自己吧！如果我从小就有一个家，我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常常想到这一点。要知道，无论家里怎么坏，可那毕竟是父母，而不是敌人，不是外人，哪怕父母一年中只对你表达过一次爱也行啊。你毕竟知道，你是在自家人的身边。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却一直没有家庭；也许因此，我才成了这样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我又在等待她的反应。

“也许，她没明白，”我想，“这也可笑，竟谈起了道德。”

“如果我是个父亲，我有一个女儿，我也许会更爱女儿的，超过爱儿子，真的。”我旁敲侧击起来，像是在谈另一件事，目的是引她高兴。我承认，我的脸红了。

“为什么呢?”

啊，看来，她在听着呢！

“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丽莎。你瞧，我认识一个做父亲的，那是一个严肃、厉害的人，可在女儿面前，他却跪在地上，亲她的手和脚，百看不厌，真的。女儿在晚会上跳舞，父亲就一连五小时地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他爱女儿爱得发狂；这我清楚。女儿夜间感到疲倦，就睡着了，而父亲醒来，还要去亲吻熟睡的女儿，并画十字为她祝福。父亲自己

穿一身沾满油污的衣服，对所有的人都很吝啬，却愿为女儿花光最后一分钱：他给女儿各种各样的礼物，如果女儿喜欢那礼物，父亲便会感到开心。父亲总是比母亲更爱女儿。姑娘生活在家里是快乐的！而我，也许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人的。”

“为什么呢?”她问道，淡淡地笑了笑。

“说实话，妒忌呗。唉，她怎么能去爱另一个男人呢？怎么能去爱另一个人、超过爱父亲呢？想到这一点就会感到难受。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当然，每个父亲最终都会醒悟的。可是我，在嫁出女儿之前，也许会只为一件事而苦恼：怎样能让所有的未婚夫都落选；但最终，我还是会将女儿嫁给她自己所爱的人。要知道，女儿自己所爱的那个人，父亲总是感觉是最坏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家庭中出现的许多不幸，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有些人却高兴把女儿卖掉，而不是体面地嫁出去。”她突然说道。

啊！是这么回事！

“丽莎，这样的事出在那些既不信上帝又没有爱的家庭里，”我热烈地说道，“而没有爱的地方，也就没有理智。的确有这样的家庭，但我谈的不是这样的家庭。看来，你在自己家里没见过善良，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确实是个不幸的人。嗯……这多半是因为贫穷。”

“老爷家里的情况难道就好些吗？诚实的人就是贫穷也过得很好。”

“嗯……是的。也许。丽莎，可还有一点：人只爱记着自己的痛苦，却不去记住自己的幸福。人若能客观地衡量，他就会看到，他既有痛苦也有幸福。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家庭里一切顺利，上帝赐福，丈夫很棒，爱你，疼你，一步也不离开

你！在这个家庭里多好哇！有时，甚至一半幸福一半痛苦也仍然是好的。要知道，哪里没有痛苦呢？也许，等你嫁了人，你自己就会明白了。你嫁给了你所爱的人，就拿那婚后最初的时候来说吧，那就是幸福哇，有时真是无比地幸福哇！幸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最初的时候，甚至连与丈夫的争吵也能很好地结束。有的妻子，她爱得越深，与丈夫的争吵就越多。是这样的；我知道这种女人：'瞧，我爱你，就是说，我非常地爱，我要出于爱而折磨你，你来感受吧。'人会出于爱而去有意折磨人，你清楚吗？这大多是女人。女人会暗自在想：'反正将来我会爱他、疼他的，现在折磨折磨他也算不了什么。'于是，全家人都会为你们而高兴，家中充满了和睦、欢乐、宁静和真诚……另一些女人常常也会是妒忌的。我认识一个女人，要是她男人去了什么地方，她就会难以忍受，她会在半夜跳起来，悄悄跑出去张望：是在那儿吗，是在那一家吗，是和她在一起吗？这就糟了。她自己也知道这很糟，她的心充满慌乱，在备受煎熬；要知道，她是爱他的呀。这一切都是出于爱。争吵之后俩人和解，她自己在他的面前认错或是请求原谅，这又是多么地好哇！俩人是那么地好，一切突然之间变得那么地好，似乎他们又重新相遇一次，重新结了一次婚，他们的爱情又重新开始了。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丈夫和妻子之间发生的事情，只要他们彼此相爱就行了。无论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争吵，也不应该叫自己的亲娘来评断是非，也不应该彼此说长道短。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官。爱情，是神的秘密，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爱情都应该躲开一切他人的眼睛而保守秘密。爱情由于这一点而越是神圣，便越好。彼此之间更多地相敬相爱，而许多事情都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既然有了爱情，既然由于爱情而结了婚，爱情怎会用完呢！难道不能留

住爱情吗？留不住爱情的情况是很罕见的。比如说，一个善良的、诚实的人做了丈夫，那么爱情怎么会过去呢？起初那种新婚的爱情是会过去的，的确，但还会有一种更好的爱情到来。那时，心灵会融为一体，所有的事情都会齐心协力地去做；彼此之间将不再有秘密。而一旦有了孩子，每一个时刻，哪怕是最困难的时刻，也会显示出幸福来的。只是要爱，还要有勇气。这样的话，工作就是愉快的，这样的话，当你有时将面包省给孩子们吃的时候，也是愉快的。要知道，他们往后会因此而爱你的；也就是说，你是在为自己做积累。孩子们长大了，你感到自己就是他们的榜样，你就是他们的靠山。等你死去后，他们会终生保持着你的感情和思想，因为他们是从你身上获得这一切的，他们将继承你的形象和相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责任。这怎能不使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更加亲密呢？有人说过要孩子是艰难的？是谁这样说的？这是天国的幸福啊！你喜欢小孩子吗，丽莎？我非常地喜欢。你知道吗，一个粉嫩粉嫩的小男孩，含着你的乳房，丈夫专心地面向妻子，看着她抱着他的儿子坐在那里！粉嫩粉嫩的、胖胖的婴儿，四肢伸展地躺着；小手小脚肉乎乎的；小手指甲又小又干净，小得能让人感到可笑；一双小眼睛睁着，好像他什么都明白似的。他吃着奶，小手揪着你的乳房，玩耍着。父亲走进来，他便放开乳房，整个身子朝后仰着，看着父亲，笑着，——似乎只有上帝才明白有多么可笑，——然后，又重新、重新吃起奶来。而如果他已经长出牙来的，他就会咬住母亲的乳房，还要斜着小眼睛看着母亲：'瞧，我咬住了！'丈夫、妻子和孩子，三人同在一起，这一切难道不就是幸福吗？为了这样的时刻，许多东西都是可以原谅的。不，丽莎，必须自己先学会生活，然后才能去指责他人！"

“用画面，必须用这样的画面来说服你！”我暗自在想，虽然，说实话，我是怀着感情说话的，我的脸突然红了。“可是，如果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则往哪里逃呢？”这个念头使我发狂。在我的话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急躁起来，自尊在此时不知为何受到了伤害。沉默在延续。我甚至想推她一把。

“您好像有点……”她突然开了口，但又停住了。

但是我已经明白了一切：在她的声音中，已有某种别样的东西在颤抖，那东西已不像先前那样刺耳、粗鲁和倔强，而有些柔和、腼腆了，它腼腆到了那样的程度，竟使我自己也突然在她的面前感到腼腆，感到负罪了。

“有点什么？”我带着温情的好奇问道。

“您……”

“什么？”

“您……像是在背书。”她说道。在她的声音中，突然之间仿佛又能听出某种嘲讽的味道来了。

这个看法刺痛了我。我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反应。

我当时没有明白，这是她故意装出的嘲讽；腼腆的、心地纯洁的人们，当别人要笨拙地、固执地探究他们内心时，他们最后就使出这种手段；出于高傲，他们直到最后一刻也不会服输，他们害怕在你们面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出于胆怯，她已数次拿起嘲笑这件武器来了，只是在最后，她才决定表露自己，这我本来是应该能猜透的。但是，我没有猜透，一股气恼的情感控制了我。

“等着瞧吧。”我想到。

七

“得了吧，丽莎，还谈什么书不书的呀，我自己在一旁也感到厌恶。还不光是在一旁。如今这一切已经在我的心中苏醒了……难道、难道你自己在这里不觉得厌恶吗？不，看来，习惯的作用很大呀！鬼知道，习惯可以将一个人变成什么。但是，难道你真的认为，你永远也不会衰老，你永远漂亮，你会永远被留在这里吗？我所说的并不是这里的龌龊……不过，我现在要来对你谈谈这件事，谈谈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虽说年轻、漂亮、好看，有热情，有感情；可是，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刚才一醒过来，马上就因为和你一起待在这里而感到厌恶了！要知道，只有在酒醉后才会来这里。如果你是在别的地方，像好人那样生活，也许，我就不会这样轻浮地追你，而只会爱上你，会因为你的一道目光而感到高兴，更不用说你的话语了；我会在门边守候你，我会跪在你的面前；我会看着你，像是看着自己的未婚妻，并以此为荣。我绝不敢对你有什么不纯洁的想法。而在这里，要知道，只要我吹一声口哨，你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跟我走，我用不着考虑你的意志，你却得考虑我的意志。最次的农夫受雇当了长工，可他仍然没有使自己完全沦为奴隶，他还知道他是有期限的。可你的期限在哪儿呢？你只要想一想：你在这里出卖的是什么？你在使什么沦为奴隶？是灵魂，是灵魂，你已经主宰不了灵魂，你使灵魂和肉体一起沦为奴隶！你把自己的爱情交给任何一个醉鬼，供他侮辱！爱情！要知道，这就是一切；要知道，这就是宝石，这就是处女的宝藏。爱情啊！要知道，为了获得这爱情，有人准

备付出生命，走向死亡。而你的爱情如今值多少钱呢？你已经全被人买下了，完全被买下了，当没有爱情也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去获取爱情还有什么用处呢？要知道，对于姑娘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屈辱了，你明白吗？我听说，为了安慰你们这些傻瓜，他们允许你们在这里找情人。但要知道，这只是在演戏，只是欺骗，只是对你们的嘲笑，可你们却相信了。那位情人，他会真的爱你吗？我不相信。如果他知道，别人此刻就能把你从他的身边叫走，他又如何能爱呢？在此之后，他便是一个下流的人了！他能对你有一点一滴的尊重吗？你与他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他在嘲笑你，他在盗窃你，——这便是他所有的爱情！如果他不打你，就算是好的了，但也许他还要打人的。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情人，你问一问他会不会娶你；如果他不啐你、不打你的话，也会当着你的面哈哈大笑起来，而他自己也许总共只值几分钱。你想一想，为了这些，你就在这里葬送自己的生活？他们为什么给你咖啡喝、让你吃饱饭呢？要知道，他们让你吃饱饭，目的是什么呢？在另一位诚实的姑娘那儿，这样的饭她是一小口也咽不下去的，因为她知道让她吃饱饭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里欠下了债，那你就会一直欠下去，欠到最后，直到客人们开始讨厌你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到来，你可别依仗自己年轻。要知道，在这里，一切都是迅速逝去的。你会被推出门去的，而且，还不仅仅是被推出门去，在此前很久，他们就会开始找碴，开始指责，开始责骂，——似乎不是你将自己的健康交给了女老板，白白地为她毁掉了青春和灵魂，而似乎是你害了她，是你使她成了乞丐，是你掠夺了她。你别指望会得到支持：其他一些你的女友为了讨好女老板，也会来攻击你的，因为，在这里，一切都是受奴役的，良心和怜悯早已丧失殆尽。他们非常卑鄙，世上再也没

有比这更下流、更卑鄙、更侮辱人的了。你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给这里，把健康、青春、美貌、希望都留在了这里，你在二十二岁时看上去就将像是三十岁，如果没得病，就算是好的了，你要因此而祷告上帝。要知道，你此刻也许认为，你没有工作可做，就放荡吧！但是，过去和现在，世上都没有比这更沉重、更艰难的工作。好像，整个心灵都在声嘶力竭地哭泣。当他们将你从这里赶出去的时候，你连一个字也不敢说，连半个字也不敢说，你会像一个罪人一样走掉。你会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是第三个地方，然后再搬到其他什么地方，最后到了干草市场。而在那里，他们是要开始打人的；打人就是那里的温情；那里的客人不打人就没有温情。你不相信那里有多可恶吗？去吧，什么时候去看一看，你也许就会亲眼看到了。有一次，新年的时候，我在那里，在门口，看到过一位女人；他们把她推了出来，还嘲笑地说要让她冻上一小会儿，因为她号得太厉害了，他们在她身后关上了门。才早上九点钟，可她已经完全醉了，披头散发，半裸着身体，身上到处是伤痕。她脸上搽着粉，眼圈却是黑的；她的鼻子和嘴里流着血：那是被某个车夫刚刚打出来的。她坐在石头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条咸鱼；她号啕着，抱怨着自己的‘苦命’，并在台阶上拍打着咸鱼。台阶边聚集着一些车夫和喝醉酒的士兵，他们在戏弄她。你不相信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我也不愿相信，可你怎能知道呢，也许，十年或八年之前，这个手拿咸鱼的女人，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鲜艳的，像小天使一样，还是天真的，纯洁的；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恶，听到每个字时都会脸红。也许，那女人也像你一样，骄傲，爱抱怨，和别人不一样，爱像女王一样看着别人；自己知道巨大的幸福正在等待着一个人，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他。瞧，结果怎么样呢？如果在这个

时候，当她用咸鱼拍打着肮脏的台阶，醉醺醺的，披头散发，如果在这个时候，她回忆起自己在父亲家中那些纯洁的往日岁月，那时，她还在上学，邻居的儿子在半道上等到她，他发誓说要终生爱她，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她，他们共同发誓彼此永远相爱，一等长大就结婚！不，丽莎，如果你能像前面说到的那个女人一样，得上肺病，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在一个角落里尽快地死去，那就是你的幸福，你的幸福啊。你是说，要死在医院里？好的，他们把你送到医院，可如果你还欠女老板的债呢？肺病是一种怪病，这不是寒热病。得了这种病，人到了最后一刻还会抱有希望，并说自己是健康的。病人是在自己安慰自己，可这对女老板倒是有利。别担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灵魂都已经卖出了，可还欠着债，就是说，你是不敢说个‘不’字的。你要死了，可所有人都会抛弃你，所有人都会转身而去，因为，从你身上还能得到什么呢？你还会受到指责，说你白占了地方，没有立即死掉。你讨点水喝，他们却会投来一阵辱骂：‘我说，你这个下贱女人，什么时候咽气啊？你吵得人睡不着觉，哼哼唧唧的，客人们都烦了。’这是真的；我自己就听到过这样的话。他们会把快要死去的你塞进地下室里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那里又黑又湿；你一个人躺在那里，那时候，你会想什么呢？你刚一死去，他们就会赶忙来收拾，是陌生人的手在收拾，还带有抱怨和不耐烦，没有一个人会为你祝福，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叹一口气，只求能尽快地丢掉你这个包袱。他们买上一个木箱子，把你抬出去，就像今天抬出那个可怜的女人一样，有人会在酒馆里举行一个追悼宴会。墓坑里是泥泞、垃圾和潮湿的雪，——对你难道还用得上客气吗？‘把她放下去，瓦纽哈；这也是个苦命人，把她倒放进去，就这样。把绳子弄短点，冒失鬼。’‘好了。’‘什么好了？她还斜躺

着呢。好歹也是个人哪，是不是？这下好了，填土吧。’他们不想为了你而更多地骂人。他们匆匆地填上潮湿的、发蓝的黏土，就去酒馆了……这就是你的人间记忆的终点。在他人的墓前，有孩子、父亲、丈夫前来，而在你的墓前，却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怀念，没有一个人，在整个世界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人会来到你的墓前；你的名字将从大地上消失，仿佛你从未存在过，从未诞生过！泥泞和沼泽，夜间，当死人们都站起身来的时候，你也只能在那里敲一敲棺材盖：‘好人们哪，放我到人间去生活一下吧！我活过，却没见到过生活，我的生活成了一块抹布；他们在干草市场的酒馆里喝掉了我的生活；好人们哪，请放我到人间再活一次吧！……’”

我来了情绪，甚至连喉头都要抽搐起来，可……突然，我停了下来，恐惧地欠起身子，畏缩地垂着脑袋，心里忐忑不安地细听起来。我的窘态是有原因的。

我早就预感到，我已经扰乱了她的灵魂，击碎了她的心，我越多地意识到这一点，便越是想尽量迅速、尽量有力地达到目的。演戏，演戏吸引了我；不过，还不仅仅是演戏……

我知道，我的话说得紧张、做作，甚至有种书卷气，一句话，除了“照本宣科”之外，我不会别的方式。但是，这并未使我感到发窘；要知道，我明白，我预感到，我的话是能被理解的，这种书卷气也许更能于事有助。但是此刻，在收到效果之后，我却突然胆怯起来。不，我还从未、从未见过这样的绝望！她俯卧在那里，双手抱着枕头，脸紧紧地贴在枕头上，她的胸部起伏不止，她那整个年轻的身躯都在颤抖，像痉挛一样。憋在心中的号啕在压迫她，撕扯她，突然，这号啕大声地冲了出来。这时，她更紧地贴着枕头：她不想让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了解到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

着枕头，还把自己的胳膊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要不，就将自己的手指插进她那已经散开的辫子，就这样憋着气，咬着牙，使劲地僵在那里。我想对她说点什么，请她安下心来，可我又觉得我做不到，于是，我浑身突然像打寒颤似的，几乎是心怀恐惧地，摸索着爬起来，想尽快走开。房间里很黑：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很快结束一切。突然，我摸到一盒火柴和一支完整的、还没点过的蜡烛。只是在烛光映亮了房间时，丽莎才突然跳了起来，她坐着，脸有些扭曲，带着半疯狂的笑容，近乎茫然地看着我。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双手；她缓过神来，向我靠来，想要抱住我，却又没敢动，便在我的面前静静地垂下了头。

“丽莎，我的朋友，我不该……请你原谅我。”我开口说道。可她却用她的手攥着我的手，她攥得如此之紧，使我猜出自己的话说得不合适，于是，我便住了口。

“这是我的住址，丽莎，来看我吧。”

“我会去的……”她语气坚决地低声说道，但一直没有抬起头来。

“现在我要走了，别了……再见。”

我站起身来，她也站了起来，突然，她满脸通红，浑身颤抖，她抓起椅子上的一块头巾，披在肩上，一直遮到下巴。做完这件事后，她又病态地笑了笑，红了脸，并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感到难受；我赶紧溜走了。

“请等一等。”她突然说道。在我已经走到门厅的时候，她拉着我的外套拦住了我，喘着气放下蜡烛，跑开了，——看来，她想起了什么事情，或者，想要把什么东西拿给我看。跑开时，她满脸通红，眼睛放光，唇边露出微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由自主地等着。一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她的目

光像是在请求人们原谅她的什么事情。这已完全不是刚才那张脸了，已不是刚才那种忧郁的、怀疑的、固执的目光了。她此刻的目光是乞求的、柔和的，同时也是信任的、温存的、胆怯的。孩子们总是这样看那些他们喜欢的、他们对其有所求的人。她的眼睛是淡褐色的，这是一双很美的眼睛，充满生机，其中能反映出爱和忧郁的恨。

她没有对我做任何解释，——仿佛，作为一个高级生物，我应该不经解释便能理解一切，——就把一张纸递给了我。在这一刹那间，她的整个脸庞闪现出了最天真的、近乎孩子般的喜悦。我展开那张纸，这是某个医科大学生或诸如此类的人写给她的一封信，———一段词藻十分华丽、但却非常恭敬的爱情表白。现在，我已想不起那些词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崇高的文体间显露出了真正的、装不出来的感情。我读完信的时候，碰上了她投向我的那道热烈的、好奇的、孩子般迫不及待的目光。她的眼睛盯着我的脸，焦急地等待着，看我会说什么。她仿佛有些高兴，仿佛感到骄傲，她很快地、三言两语地向我解释道：她曾参加过一次跳舞晚会，是一个家庭舞会，那儿尽是些“非常、非常好的人，有家的人，在那里，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完全一无所知，”——因为她还是新来这里的，仅仅……还没有完全决定留下来，而且，等债一还清，她是一定要离开的……“就在那儿，出现了这位大学生，他整晚都在与她跳舞、谈话。原来，早在里加，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认识她，他们曾一起玩耍过，只不过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认识她的父母，但关于这件事他却一无所知，也毫不怀疑！于是，舞会后的第二天（就是三天之前），他通过与她一起参加过舞会的一位女友送来了这封信……这就是一切。”

在说完话的时候，她有些害羞地垂下了她那双闪亮的

眼睛。

可怜的姑娘，她像保存珍宝一样保存着这个大学生的信，她跑去取来她这唯一的珍宝，想让我在离开之前知道，有人在真诚地爱着她，有人在充满尊敬地与她交谈。也许，这封信注定要毫无结果地一直躺在首饰盒里。但是，反正都一样；我相信，她会终生保存这封信，将它视为自己的珍宝、自己的骄傲和自己的辩护，所以在此刻，她想到了并拿来了这封信，为了天真地在我的面前自豪一番，在我的眼中恢复自我，为了让我看到这一点，为了让我夸奖她。我什么话也没说，握了握她的手，就走了。我非常想离开……一路上我一直在步行，尽管潮湿的雪始终在鹅毛般地飘落。我感到惊讶和失败，我处在彷徨之中。但是，彷徨之中已经闪现出了真理。讨厌的真理！

八

不过，我并没有立即承认这一真理。第二天早晨，在数小时沉沉的、铅一般的睡梦之后醒来，我立即对昨日的一整天做了思索，我甚至为我昨天对丽莎的感伤情感、为所有这些“昨日的恐惧和怜悯”而感到吃惊。“是那种女人式的神经失常，呸！”我断定，“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地址硬塞给她呢？如果她来了，该怎么办呢？不过，好吧，就让她来罢；没什么……”但是，显而易见，主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此刻并不在于此：无论如何，也应尽快地挽救我在兹维尔科夫和西蒙诺夫心目中的名誉。这才是主要的事情。我忙乎起来，在这个早晨，我甚至完全忘记了丽莎。

首先，必须立即还清昨天欠给西蒙诺夫的钱。我决定采取

一种绝望的方式：去向安东·安东内奇借整整十五卢布。好像是有意安排下的，他这天早晨心情极好，我刚一开口他就给了钱。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在字据上签字时，我带着一种豪放的神情，漫不经心地对他说道，昨天“与几个朋友在 Hôtel de Paris大吃了一顿；我们是送一个同学，甚至可以说，是送一个从小就认识的朋友；您知道吗，他可是一个大酒鬼，一个被宠坏了的人；当然，他出身名门，非常有钱，仕途光明，很机智；据说，很会与那些太太们来往；您知道吗：我们还喝干了另加的‘半打’，而且……”要知道，没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说得非常轻松、随便、得意。

回到家里，我立即给西蒙诺夫写了一封信。

直到今天，回忆起我那封信中真正绅士式的、宽宏大量的、开诚布公的语气，我仍自得不已。巧妙而又高贵，而主要的是，完全没有多余的话，我在所有方面都进行了自责。我自我辩护道：“如果我还能被允许做一番自我辩护的话，”那都是因为我完全不习惯喝酒，我从第一杯酒开始就醉了，那杯酒（似乎）是在他们到来之前喝下的，当时我在 Hôtel de Paris 等他们，从五点等到六点。我首先请求西蒙诺夫的原谅；又请求他向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兹维尔科夫转达我的解释，对于兹维尔科夫，“仿佛是在梦中，我记得”，我像是伤害了他，我又补充道，我自己本来是要去看大家的，可是脑袋痛，而最大的障碍，则是难为情。我尤为满意的是这种“少许的轻松”，它甚至近乎于漫不经心（不过，却完全是礼貌的），这种“轻松”突然从我的笔端涌出，它能迅速地、比所有可能的理由更好地使他们明白，我对“所有这些昨日的恶劣行为”都有着相当独立的看法；我完全、完全没有被一下打死，不像你们这些先生们可能会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我就像一个自尊的绅士那

样，在平静地看待这一切。常言道，同好汉不算旧账吗。

“要知道，这甚至是某种侯爵式的俏皮吧?”我将信笺重读了一遍，自鸣得意道，“而这全是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的、有教养的人！其他的人若是处于我的位置，也许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而我却摆脱了，并让自己快活起来，这一切都因为我是个‘当代有教养的、成熟的人’。也许，这一切都是由于昨天的酒才发生的。嗯……不，不是由于酒。在五点到六点之间，在等他们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喝过酒。我骗了西蒙诺夫；我昧着良心骗了他；就是此刻，我仍不觉着难为情……”

不过，去它的吧！重要的是，我已经摆脱了。

我往信封里放进六个卢布，封好信，让阿波罗将信送给西蒙诺夫。知道信中有钱之后，阿波罗恭敬了一些，同意前去。傍晚，我出去散步。我的脑袋还在痛，脑袋从昨天起就一直是晕乎乎的。但是，夜晚愈近，夜幕愈浓，我的印象便愈是纷乱，印象之后则是思绪。在我的体内，在心灵和良知的深处，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死去，也不想死去。它体现为一种钻心的愁苦。我多半是走在一些行人最挤、店铺最多的街道上，沿着市民街、花园街，贴着尤苏波夫花园。我一直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走在这些街道上，正是在黄昏时分，那些街道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行人和手艺人，他们的脸色忧虑到了极点，为了每日的工钱，他们在各幢房屋间奔走。我所喜欢的，正是这种廉价的奔忙，这种无聊的平庸。这一次，这街头的拥挤则更强烈地刺激了我。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调整好自我，无法理清头绪。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中不断地、痛苦地升腾，升腾，不愿平息。在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完全心绪不佳了。就好像我的灵魂中负载着某种罪行。

丽莎可能会来，这一想法一直在折磨我。使我感到奇怪的

是，在所有那些昨天的回忆中，关于她的回忆不知为何却在特别地、突出地折磨着我。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忘掉了其余的一切，我挥了挥手，一直为写给西蒙诺夫的那封信而十分地满足。但在这里，我却有了某种不满。好像，我是在由于一个丽莎而经受折磨。“如果她来了，怎么办?”我不断地在想。“那有什么，没关系，让她来好了。嗯。糟糕的只是，比如说，她将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昨天，我在她面前摆出那副样子……一副英雄的样子……可此刻呢，唉！再说，我的情绪如此低落，也是糟糕的。房间里一贫如洗。我昨天竟决定穿着那样的衣服去赴宴！而我的漆布沙发，连内瓤都露了出来！而我那件长衫，用那长衫是遮不住的！这么些破烂……她会看到这一切的；阿波罗会看到的。这个畜生，他也许会欺负她的。他会找她的碴的，为的是对我无礼。而我，自然，会照例感到害怕，在她面前不停地倒换着叠起双腿，用长衫下摆遮挡自己，并开始微笑，开始说谎。唉，真恶劣！然而，最恶劣的还不在于此！这里还有某种更为主要、更为卑鄙、更为下流的东西！是的，更为下流的东西！又将再一次、再一次地戴上这个无耻的虚伪面具！……”

想到这里，我立刻火冒三丈：

“为什么是无耻的呢？有什么无耻的呢？我昨天说的话是真诚的。我记得，我心里所怀有的也是真实的感情。我只是想在她身上唤起高尚的情感……如果说她哭了，那么这便是一件好事，说明我的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我仍然无论如何也难以宽下心来。

这整个晚上，当我已经回到家里，已经九点过后，当我断定丽莎无论如何也不会来了的时候，我仍然像是隐约地见到了她，而且主要的是，我所忆起的她一直保持着同一种姿势。在

昨天的印象中，我特别清晰地记着的正是这一时刻：当时，我划着火柴照亮房间，看见了她那张苍白的、扭曲的脸，以及那道受难的目光。在那一时刻，她那个微笑是多么可怜、多么不自然、多么扭曲呀！可我当时还不知道，十五年后我所记得的丽莎，仍然带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过的那种可怜的、扭曲的、多余的微笑。

第二天，我又已准备将这一切都视为胡言乱语，是神经病发作，而主要的，是视为一种夸张。我总是能意识到我的这根脆弱的弦，有时还非常害怕这根弦："我总是夸大一切，这就是我的毛病。"我时时刻刻地对自己重复说。但是，再说，"再说，丽莎或许还是要来的"，——这便是我当时所有那些推理结束时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我非常不安，有时竟会达到疯狂的地步。"她会来的！她一定会来的！"我常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叫喊道，"她今天不来，明天准来，她会找来的！所有这些纯洁的心灵都充满这类该死的浪漫主义！这些'可恶的感伤灵魂'就是这样，哦，卑鄙，哦，愚蠢，哦，狭隘！唉，怎么不明白呢，怎么能不明白呢？……"但就在这里，我的思绪自己停下了，甚至怀有极大的慌乱。

"只需要很少的话，很少的话，"我顺便想到，"为了立即让人的整个灵魂自愿地转个身，只需要很少的话，只需要很少的田园诗（而且还是虚假的、书本上的、瞎编的田园诗）。这就是少女般的纯洁呀！这就是土壤的清新气息呀！"

有时，我也想自己到她那里去，"向她说出一切"，求她不要来我这里。但刚刚这样一想，我又涌起一阵强烈的怨恨，以至于，如果丽莎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也许会掐死这个"该死的"丽莎，也许会侮辱她，啐她，轰走她，打她！

然而，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她没

来，我开始感到放心了。我非常地精神抖擞，在九点之后出去散步，有时，我甚至开始了相当甜蜜的幻想："比如说，我在拯救丽莎，因为她常来我这里，而我对她说……我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上了我，热烈地爱着。我假装不明白（不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假装；也许，是一种点缀）。最后，害羞而又美丽的她，颤抖着，痛哭着，扑倒在我的脚下，说我是她的救星，说她爱我超过世界上的一切。我感到吃惊，但是……'丽莎，'我说道，'难道你以为我没有觉察出你的爱情吗？我看到了一切，我猜透了一切，可我不敢首先图谋占有你的心，因为我对你有过影响，我怕你是出于感激才强迫自己回应我的爱情，在你的心中勉强唤起那种也许并不存在的感情，我不希望这样，因为这是……专断独行……这是不光彩的。（一句话，我在这里信口开河起来，带着某种欧洲式的、乔治·桑[①] 式的、神秘高贵的细腻感情……）但是现在，现在，你是我的了，你是我的创造物，你纯洁、美丽，你——是我美丽的妻子。

…………

请你像丰腴的女主人那样，
大胆、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②]'

"然后，我们便过起日子来，一同出国，等等，等等。"一句话，我自己感到了卑鄙，于是，我便以对自己的嘲弄结束了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善于在小说中塑造"温柔甜美的形象"，认为"艺术的使命就是情感与爱的使命"。
② 此为第2章开头处所引的涅克拉索夫一诗的最后两句。

这一切。

“可他们是不会放走她这个‘坏女人’的！”我想到，“要知道，她们似乎很难被放出来散步，尤其是在晚上（不知为何，我肯定地认为，她会在晚上来，而且——准是在七点钟）。不过，她说过，她在那里还没有完全沦为奴隶，她享有特权。这就意味着，唉！真见鬼，她会来的，她一定会来的！”

幸好，在这个时候，阿波罗以他的粗暴无礼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简直难以容忍这个人！这是天意派遣给我的一个祸害，一个灾星。我经常和他吵架，一连数年，我恨他。我的上帝，我多么仇恨他呀！一生中，我似乎还从未像恨他这样痛恨过任何一个人，我痛恨他，尤其是在某些时候。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爱摆架子，有时做点裁缝活。但不知为何，他很蔑视我，甚至超越了一切限度，他总是居高临下地看我，让人难以忍受。不过，他也居高临下地看待所有人。只要看一眼这个淡色头发的、梳得光光的脑袋，看一眼他在自己额头上梳得高高的、并涂满素油的鸡冠型发式，看一眼这张结实的、总是抿成三角形的嘴，你们便能感觉到，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从不怀疑自己的家伙。这是一个最高级别上的教条主义者，是我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大的教条主义者，而且，他还具有那种只有马其顿王亚力山大[①] 才会具有的自尊。他爱自己的每一粒纽扣、每一个指甲，他的确这样爱着，他带有这样的眼神！他对待我的态度非常专横，他极少与我交谈，如果他偶尔看我几眼，他的目光也是坚决的，庄重自信的，并常常是嘲笑的，有时，这种目光会令我发疯。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他的模样

① 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公元前 356—前 323），公元前 336 年为马其顿王，经过征战，曾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君主国。

却好像是在赐予我最崇高的恩惠。然而，他几乎不为我做任何事情，甚至完全不认为他有做些什么的义务。毫无疑问，他认为我是整个世界上最笨的傻瓜，如果说他还“将我留在身边”，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每月都可以从我这里领到工钱。他同意“什么事都不做”，每月从我这里得到七卢布。因为他，我犯下了许多过失。有时我竟恨到这样的地步，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会浑身抽搐。但是，我最讨厌的还是他的低语。他的舌头比常人的要稍长一截，要么，就是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他常常发出一些模糊、刺耳的声音，似乎，他还以此自豪，认为这赋予了他非常之多的优点。他说话时声音很轻，从容不迫，将两只手背在身后，眼睛垂向地面。使我尤其愤怒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在隔壁自己的房间里诵读赞美诗的时候。因为这事，我同他多次争执。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在晚上轻声地、声调平稳地诵读，他拖长声音，像是在追悼死者。奇怪的是，他后来的出路正是这样的：现在，他受雇为死人诵读赞美诗，与此同时，他也消灭耗子，做鞋油。但当时，我却无法赶走他，似乎他与我的生活化学反应般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无论如何，他自己也是不同意离开我的。我无法住在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我的房间是我的独宅，我的硬壳，我的套子，我藏身其中，躲开了全人类，可是鬼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阿波罗是属于这房间的，我整整七年都没能赶走他。

比如说，想要晚发给他工钱，哪怕是晚两天，哪怕是晚三天，也是不可能的。他会闹出那样的事情来，弄得我不知去何处躲藏。但是，这些天里，我非常地仇恨一切人，于是，出于某种原因，为了某种目的，我决定惩罚一下阿波罗，再晚两个星期再给他工钱。早在两年之前，我就曾打算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向他表明，他不应该在我的面前摆架子，只要我愿

意，我就可以永远不给他工钱。我决意不对他谈起这一点，甚至还有意地沉默不语，目的是战胜他的骄傲，迫使他自己首先提起工钱的事。到那时，我就将从箱子里拿出七个卢布，向他表明，钱我是有的，但钱是有意地扣下了，是我“不愿，不愿，就是不愿给他工钱，我不愿意，就因为我不愿意”，因为这是“我老爷的意志”，因为他不够恭敬，因为他粗鲁无礼；但是，如果他恭恭敬敬地来求我，我也许会心软的，会给钱的；否则的话，他就得再等上两个星期，等上三个星期，等上整整一个月……

但是，无论我怎样发狠，他到底还是赢了。我连四天都没能挺过去。他以他这种情况下惯用的方式开始了行动，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有过多次了（而且，我得指出，我事先就知道了所有这一切，我对他卑鄙的战术一清二楚），他的方式就是：他开始干了，时常向我投来非常严厉的目光，一连盯上好几分钟，尤其是在迎我回家或送我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挺住了，装出一副没有察觉到这些目光的样子，他便会向往常一样沉默不语，进行下一步的折磨。时常，当我在房间里踱步或阅读的时候，无缘无故地，他会突然轻轻地、从容地走到我的房间，在门口站下，一只手背在身后，伸出一只脚，死盯着我，那目光已经不是严厉的、而完全是蔑视的了。如果我突然问他有什么事，那他什么也不会回答，只继续再把我盯上几秒钟，然后，有些特别地抿着嘴唇，一副意味深长的样子，在原地缓慢地转过身去，缓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两三个小时之后，他会突然再次到来，再次以同样的模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有时，狂怒的我已经不会去问他有什么事了，而干脆自己也果断地、凛然地抬起头，也开始盯起他来。时常，我们就这样彼此对视上两三分钟；最后，他便缓慢地、庄重地转过身去，两

个小时后，他会再次前来。

如果我仍然理解不了这一点而继续大发脾气的话，他就会突然叹息起来，他会看着我，久久地、深深地叹息，似乎全靠这叹息来测量我道德堕落的深度，于是，自然而然地，最终的结果便是他的彻底胜利：我发狂了，叫喊着，但是，那件事情还是不得不去履行。

这一次，那“严厉目光”的惯常手法刚一开始，我就立即失去了自制，我在狂怒中向他扑去。没有这件事，我本来已够上火的了。

“站住！”当他缓慢地、默默地转过身去，一只手背在身后，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的时候，我疯狂地喊道，“站住！回来，回来，我在说你呢！”也许是我的喊声非常地不自然，所以他才转过身来，看着我，甚至带有某种惊奇。不过，他还是继续地沉默不语，这使我感到愤怒。

“你怎敢不等发话就来我这里，你怎敢这样看着我？快回答！”

但是，他静静地看了我半分钟，又开始转身了。

“站住！”我逼近他，咆哮道，“别动！就这样。现在你快回答：你干吗要过来看着我？”

“如果您这会儿对我有什么吩咐，我就好去完成我的事情了。”他还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答道，轻轻地、匀称地发着嘶音。他抬起眉毛，平静地将脑袋从一个肩膀晃向另一个肩膀，——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可怕的平静。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的不是这个，刽子手！”我气得浑身颤动，喊了起来，“我来告诉你，刽子手，你干吗要来这里：你见我没有给你工钱，出于高傲你又不愿磕头，也就是张口要钱，于是你就跑来用这种愚蠢的目光惩罚我，折磨我，你

也不想——想——看，刽子手，这多么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哪！”

他又要默默地转身了，但我一把抓住了他。

“听着，”我对他喊道，“你瞧，这就是钱；钱就在这里！(我从小桌子里掏出钱来。）整整七个卢布，可你却得不到它们，你得——不——到，除非你带着那颗有罪的脑袋，恭恭敬敬地走来请求我的原谅。听到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他带着某种不自然的自信回答道。

“会这样的！”我喊道，“我向你发誓，会这样的！”

“我也没什么要请求您原谅的，”他继续说道，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我的叫喊，“由于您把我说成是‘刽子手’，我凭这就可以到警察分局去告您。”

“去吧！你告去吧！”我咆哮起来，“你现在就去，此时此刻马上就去！而你就是一个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但是，他只看了我一眼，然后便转过身去，已不再听我那些喊叫，头也不回地稳步走进了他的房间。

“如果没有丽莎，就绝不会出这样的事情！”我暗自想道。接着，我又庄重地、凯旋般地站上了一会儿，但心脏却在缓慢、有力地跳动着，然后，我自己则绕过隔板，向他走去。

“阿波罗！”我轻声地、慢条斯理地说道，但同时却又在喘着粗气。“你现在就去找分局长吧，一刻也别耽误！”

这时，他已经坐在了自己的桌边，戴上眼镜，缝起什么东西来。然而，听到我的命令之后，他却突然笑了起来。

“现在就去，马上就去！快去，否则的话，你想象不到会出什么样的事！”

“您真的是疯了，”他说道，甚至没有抬起头来，照样缓慢地发着嘶音，继续穿着针。“哪儿见过为了反对自己而去找长

官的人呢？说到害怕，您不用嚷个不停，因为——不会出什么事的。”

“你去！”我抓住他的肩膀，叫道。我感到，我马上就要揍他了。

可是，我没有听见，就在这时，前厅的门突然轻轻地、缓慢地被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地打量起我们来。我望了一眼，由于羞愧而傻了，便冲回了自己的房间。在房间里，我两手揪着自己的头发，脑袋抵着墙，就以这种姿势僵在了那里。

两三分钟之后，传来了阿波罗那缓慢的脚步声。

“那边有个女人要见您。”他说道，非常严厉地看着我，然后闪开身，放进了——丽莎。他不想走开，面带嘲讽地看着我们。

“走开！走开！”我惊慌失措地命令他道。就在这时，我的钟憋足了劲，哧哧咔咔地敲了七下。

九

…………

请你像丰腴的女主人那样，

大胆、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

——尼·阿·涅克拉索夫

我站在她的面前，垂头丧气，像蒙受了污辱似的，极其害羞，我好像是笑了一下，并竭尽全力地裹紧了我那件破旧棉长

衫的下摆，——恰恰像我不久前在心情懊丧时所表现出的那个样子。阿波罗站着看了我们两三分钟，就走了，可我却并不觉得轻松。最为糟糕的是，突然之间她同样也害羞起来，其害羞的程度甚至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自然，她一直在看着我。

“请坐。”我机械地说道，把桌边的椅子挪给她，自己则坐在沙发上。她立即顺从地坐了下来，睁大着眼睛看着我，显然是在等着我立刻说话。这种天真的等待使我疯狂，但是我克制住了自己。

在这里，本该努力不去注意任何东西，就像一切都和平常一样，而她却……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因为所有这一切，她会向我付出很大代价的。

“你在一个奇怪的场合下撞见了我，丽莎。”我结结巴巴地开口说道。我也明白，谈话不该这样开头。

“不，不，你别在意什么！”见她突然红了脸，我便喊道，“我并不为我的贫穷而感到不好意思……相反，我很自豪地看待自己的贫穷。我是贫穷，可是我高尚……人是可以贫穷却高尚的，”我嘟囔道，“不过……你想喝茶吗？”

“不……”她开了口。

“等等！”

我跳了起来，朝阿波罗跑去。总该找个地方躲一躲。

“阿波罗，”我用发烧似的急语轻声说道，并把那一直握在我手心里的七个卢布扔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你的工钱，瞧，我给你了；但是，你也要救一救我：赶快到饭馆里去要点茶，要十块面包干。你要是不愿意去，那就会使一个人遭到不幸的！你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就是一切！你也许有些什么想法……但是你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已经坐下来干活、已经又戴上了眼镜的阿波罗，起初并没有放下针，只默默地斜视着那钱；然后，他没有给我以丝毫的注意，也没有回答我一个字，仍继续在穿那根一直没穿进针眼的线。我等了三四分钟，à la Napoléon① 抱着双手，站在他的面前。我的两个太阳穴上满是汗水；我面色苍白，我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谢天谢地，看着我，他一定是起了怜悯之心。穿完线后，他缓慢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缓慢地挪开椅子，缓慢地摘下眼镜，缓慢地点了点钱，最后，梗着脖子问道：是要整份的茶点吗？然后，缓慢地走出了房间。当我返回丽莎那儿时，半道上冒出一个念头：是否就这样，穿着长衫，随便跑到一个地方去，管它会出什么事呢。

我重新坐了下来。她看着我，有些不安。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我要杀了他！"我突然喊了起来，用拳头狠狠地擂了一下桌子，使墨水瓶里的墨水都被震了出来。

"哟，您这是怎么啦？"她颤抖了一下，喊道。

"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我擂着桌子尖叫着，完全疯狂了，同时也完全不明白，这样的疯狂是多么地愚蠢。

"你不明白，丽莎，这个刽子手对我来说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我的刽子手……他现在买面包干去了；他……"

突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一阵情感发作。在这阵阵哭泣之中我感到非常羞愧；但是，我已经克制不住自己了。她吓坏了。

"您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她叫喊着，围着我转了起来。

① 法文：拿破仑式地。

“水，给我点水，在那边！”我嗓音微弱地说道，可我心里意识到，我没有水也完全能行，我也完全能不用微弱的嗓音说话。但是，为了挽救面子，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这是在装疯卖傻，虽说那阵情感发作倒是真的。

她把水递给我，惊慌失措地看着我。就在这时，阿波罗端来了茶。我突然感到，在这一切发生之后，这种普通的、平庸的茶是非常不体面、非常寒酸的，于是我的脸红了。丽莎看着阿波罗，甚至有点恐惧。他走了出去，并没有看我们一眼。

“丽莎，你蔑视我吗？”我问道，眼睛紧盯着她，由于迫切想知道她的想法，我浑身颤抖不止。

她害羞了，什么话也答不出来。

“喝茶！”我气恼地说道。我恨我自己，但是，该恨的人当然是她。一股针对她的可怕怨恨，突然在我的心里沸腾起来；我仿佛想杀了她。为了报复她，我暗暗发誓，在这整段时间里不和她说一句话。“她就是这一切的起因。”我想道。

我们的沉默已经持续了五六分钟。茶摆在桌上，我们都没有动它：我是有意不愿开始喝茶的，目的是以此加重她的负担；她若自己先开始喝茶，那是不合适的。她面带忧郁的迟疑神情，看了我好几眼。我却固执地沉默不语。主要的受难者，当然还是我自己，因为我完完全全地意识到了我这愚蠢的怨恨的全部极其可恶的卑鄙性质。可与此同时，我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自己。

“我是从那儿来……我想……彻底离开。”为了想办法打破沉默，她开口说道。哦，可怜的姑娘！在这原本已够愚蠢的时刻，对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已够愚蠢的人，最不该提到的恰恰是这一点哪。出于对她的笨拙和多余直率的怜悯，我的心甚至感到一阵忧伤。但是，某种丑恶的东西立即压倒了所有的怜悯；

那东西甚至还在更起劲地煽动我：让世上的一切都完蛋吧！又过了五分钟。

“我碍您的事了吗?”她胆怯地、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并站起身来。

但是，一见到这被侮辱的尊严的第一阵爆发，我便由于恶意而颤抖起来，话也立即脱口而出。

“你干吗要来我这里呢?你告诉我，请。”我喘着气说道，甚至没去考虑我的话的逻辑顺序。我想一下子、一口气道出一切，我甚至不在乎从哪里说起。

“你干吗要来?回答！快回答!”我叫了起来，几乎失去了理智。“你干吗要来，我来告诉你吧，大姐。你来这里，是因为我当时对你说了那些抱怨的话，所以你动了感情，还想再听那些‘抱怨的话’。可你知道吗，知道吗?我当时是取笑你的。我现在还是在取笑你。你干吗发抖呢?是的，我是在取笑！有人在那之前欺负了我，在吃饭的时候，就是那几个在我之前到了你们那儿的人。我去你们那儿，是为了去痛打他们中间的一个军官；但是没打成，没碰见他们。我需要找个人报复一下，出口气，你出现了，我就冲你发作，对你发泄仇恨，取笑你。有人侮辱了我，所以我也要去侮辱人；有人将我当做抹布，所以我才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利……就是这样的，可你却以为我当时是有意去拯救你的，是吗?你是这样以为的吗?你是这样以为的吗?”

我知道，她也许会糊涂了，不理解详细的情况；但是，我同样知道，她能非常出色地理解本质。果然这样。她的脸像头巾一样苍白，她想说些什么，她的嘴唇病态地扭曲着；但是，她像是被一把斧头砍倒了，跌坐在椅子上。在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里，她一直在听着我的话，她张着嘴，睁着眼，因极其害怕

而不停地颤抖。厚颜无耻，是我的话语的厚颜无耻，压倒了她……

“拯救！”我继续说道，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在她的面前来回走动。“干吗要拯救！也许，我自己还不如你呢。当我对你长篇大论地训话时，你为何不对我迎头痛击地说：‘你自己干吗来我们这儿？是来用道德教训人的吗？’权利，我当时需要权利，需要游戏，需要获得你的眼泪，让你屈辱，让你歇斯底里，——这就是我当时所需要的！要知道，当时我自己也受不了了，因为我是一个废物，我害怕了，鬼知道我干吗一时糊涂把地址给了你。后来，还没到家，为了这个地址，我就已经把你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已经在恨你了，因为我那时对你撒了谎。因为，我只是在玩弄词句，只是在脑袋里幻想，而我真正需要的，你知道吗，就是让你们都滚开，就是这样的！我需要安宁。为了不让别人来扰乱我的安宁，我情愿立刻将整个世界以一戈比的价钱卖掉。是让世界毁灭呢，还是让我喝不成茶？我要说，让世界毁灭吧，为了我能永远有茶喝。你知不知道这一点？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下流坯，恶棍，自私者，懒汉。怕你会来，这三天来我一直害怕得发抖。你知道吗，这整整三天里尤其使我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吗？那就是，我当时曾在你的面前扮演过那样一个英雄角色，可在这里你却突然看到了一个身穿这件破长衫的贫穷、肮脏的我。不久前我对你说过，我不因自己的贫穷而害羞；可是你要知道，我是害羞的，害羞到极点，害怕到极点，我就是做了贼也不会如此害怕的，因为，我的虚荣心很重，重得像是被剥去了一层皮，只要吹过一阵风来，我也会感到疼痛。难道你甚至到现在还没有猜透，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撞见了身穿这件长衫的我，撞见了正像疯狗一样扑向阿波罗的我。一个能让人复活的

人，一个过去的英雄，却像一只癞皮狗一样扑向自己的仆人，而那个仆人还在嘲笑他！我还像个感到害羞的女人那样，没能控制住自己而在你的面前流下了那些眼泪，由于那些眼泪，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还有，由于我此刻对你所做的这些表白，我也永远不能原谅你！是的，你，只有你一个，必须为所有这一切负责，因为你撞见了，因为我是个下流坯，因为我是世上所有蛆虫中最龌龊、最可笑、最渺小、最愚蠢、最贪婪的一只。世上所有那些蛆虫绝不比我好，但是鬼知道为什么，它们从来不感到害羞；而我却一生都将由于每一个虱子卵而碰钉子——这就是我的特征！你对此一无所知，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你会不会死在那里，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相干呢？我现在对你说了这些话，可我会恨你的，就因为你在这里待过、听过，你明白吗？要知道，人一生中只有一次会这样说话，而且是在歇斯底里的时候！……你还要什么？在所有这一切之后，你干吗还站在我的面前折磨我，而不走开呢？”

但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我一直习惯于按照书本来思考、想象一切，一直将世上的一切都想象为我在此之前所杜撰出的情景，因此，我当时甚至难以理解那个奇怪的情况。情况是这样的：遭到我的侮辱、被我压倒的丽莎，她的理解能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她从所有这一切中理解到了，如果一个女人在真诚地爱着，她永远能首先理解问题，而此处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是不幸的。

她脸上恐惧、屈辱的表情开始为痛苦的惊讶所取代。当我将自己称为恶棍和下流坯的时候，当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的时候(那整段话我都是含着泪水说出的)，她的整个面孔都因某种抽搐而扭曲了。她想站起身来，让我停下；当我的话说完时，她并没有在意我那些“你干吗在这里、你干吗不走开”的叫喊，

她所注意到的是，我在道出这些话时，自己也许是非常沉重的。她受到了虐待，她是可怜的。她认为我无限地高于她；她又如何能动气、抱怨呢？带着一阵难以遏制的冲动，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整个身体都探向我，但是，她仍然胆怯，不敢离开原地，只朝我伸出双手……立刻，我的心也翻腾开来。这时，她突然向我扑来，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哭了起来。我也憋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我还从未这样哭过……

“人家不让我……我不能做……善人！”我吃力地说道，然后走到沙发边，脸朝下倒在沙发上，在真正的歇斯底里中号啕了一刻钟。她来到我身边，拥抱着我，她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拥抱着我。

但是，问题毕竟在于，歇斯底里总是要过去的。于是（要知道，我所写的是令人厌恶的真实），我死死地趴在沙发上，脸紧贴着我那个破旧的皮枕头，我开始慢慢地、由远及近地、不由自主地、但难以遏制地感觉到，我此刻去抬头直视丽莎是不合适的。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不知道，可我就是感到羞愧。我的慌乱的脑袋里还想到，角色如今是彻底地转换了，她如今成了英雄，而我则像是一个被侮辱、被压倒的造物，就像四天前的那个夜晚我面前的她……就在我趴在沙发上的那几分钟里，我就已想到了所有这一切！

我的上帝！难道我那时已在羡慕她的角色了吗？

我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无法断定，而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当然比现在还要少。要知道，没有对于他人的权利和虐待，我就无法活下去……但是……但是要知道，用推论是解释不了任何问题的，因此，也就没什么可推论的了。

然而，我却战胜了自己，抬起了脑袋；脑袋迟早是要抬起来的……于是，我至今仍相信，正是因为我羞于看她，我的心

中才突然燃烧、迸发出了另一种情感……一种统治和占有的情感。我的两眼闪烁出欲望，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我是多么地恨她，在这一时刻，她又是多么地吸引我啊！一种情感在强化另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近乎于复仇感！……她的脸上起先出现了一种近似忧郁、甚至近似恐惧的神情，但只是在刹那之间。她兴奋、热烈地拥抱了我。

十

一刻钟过后，我非常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并时而走近隔板，透过缝隙看看丽莎。她坐在地板上，脑袋垂向床铺，像是在哭。但是，她并未走开，这使我气恼。这一次，她已清楚了一切。我彻底地侮辱了她，但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她猜到了，我的情欲勃发就是一种报复，就是对她新的侮辱，而且，在我先前那种几乎没有对象的仇恨中，如今又添加上了一种对她的个人的、忌妒的仇恨……不过，我还不能肯定，她是否已经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一切；但是，她已经彻底明白了，我是一个卑鄙的人，更主要的是，我是无法爱她的。

我知道，人们会对我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会成为一个像我这样恶毒、愚蠢的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或许，人们还会补充道，不去爱她，或者至少是，不去珍重这一爱情，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为什么是难以置信的呢？首先，我已经无法去爱了，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我来说，爱就意味着虐待，就意味着精神上的超越。我甚至终生都无法去想象另一种爱情，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如今我时常会认为，爱情就是被爱对象自愿提供的对它施行虐待的一种权利。我在

自己那些地下室的幻想中，永远把爱情想象为一种斗争，我总是自仇恨开始爱情，用精神的征服来结束爱情，而之后如何处理那被征服的对象，则是我所无法想象的了。这又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呢，既然我已在精神上堕落到如此地步，既然我与“活生生的生活”已如此疏远，以至于在她刚才来我这里想听“抱怨的话”时，我却想因这件事去指责她，羞辱她；可我自己却没有猜到，她来这里完全不是为了听抱怨的话，而是为了爱我，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所有的复活，所有摆脱各种灭亡的获救，所有的再生，都包含在爱情之中，除了爱情，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不过，当我在房间里踱步并透过缝隙往隔板那边看的时候，我已经并不很恨她了。我只是因她的在场而感到难耐地沉重。我希望她消失。我希望“安宁”，希望一个人留在地下室里。“活生生的生活”令人不习惯地压迫着我，甚至使我的呼吸也困难起来。

但是，又过了几分钟，她仍然没有站起身来，像是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没良心地轻轻敲了敲隔板，为了提醒一下她……她突然抖动一下，从原地跳起来，冲过去找她的头巾、帽子和大衣，好像是要躲开我去什么地方……两分钟过后，她缓慢地步出隔板，沉重地看了我一眼。我带有恶意地笑了一下，不过是勉强做出的，是为了体面，然后，我躲开了她的目光。

“再见。”她说了一句，向门口走去。

我突然跑近她，抓住她的手，掰开她的手掌，塞进……然后再拢紧她的手。然后，我立即转开身，尽快地跳到另一个角落，为了至少不看到……

我此时本想撒个谎，想写道，我是无意中这样做的，我失去了常态，才糊糊涂涂地做出这件蠢事。但是，我不愿撒谎，因此，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掰开她的手掌，在那手掌里放

了……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当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她坐在隔板后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要这样做了。但是，我现在也许可以说出口的是：我做了这件残忍的事，虽说是有意的，但促使我这样做的却不是我的心，而是我那颗愚蠢的脑袋。这件残忍的事非常做作，非常刻意，是有意臆想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因此，甚至连我自己也忍受不了一分钟，——我先是跳向角落，以免看见，然后却羞愧、绝望地跑去追丽莎。我打开通向前厅的门，听起动静来。

“丽莎！丽莎！”我在楼梯上喊道。但是，我没敢大叫，而是压低嗓门地……

没有回答，我觉得，我听到了她踏在楼梯最低几级上的脚步声。

“丽莎！”我更大声些地叫道。

没有回答。但就在这时，我听见下面那扇紧关着的、朝外开向大街的玻璃门沉沉地、吱呀地开了，然后又紧紧地闭上了。一阵响声顺着楼梯传了上来。

她走了。我沉思着回到了房间。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我停在桌边，靠着她坐过的那把椅子，漫无目的地看着眼前。过了一分钟，突然，我全身颤抖了一下：就在我的面前，就在桌子上，我看到了……一句话，我看到了一张揉皱的、蓝色的五卢布钞票，这正是一分钟前我塞到她手心里去的那张钞票。这就是那张钞票，不可能有第二张；家里没有第二张钞票。也许，是在我跳向另一个角落的时候，她将钞票扔在了桌子上。

这有什么？我能够料到她会这样做的。我能够料到吗？不能。我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我实际上非常不尊重别人，因此，我甚至想象不到她会这样做。这使我难以承受。瞬间之

后，我像一个疯子一样，冲过去穿衣，披上匆忙之间抓到手里的一件什么东西，便赶紧跑出去追她了。当我来到大街上的时候，她还未走出两百步。

四周一片寂静，雪花纷落，似乎在垂直地降下，在人行道和空旷的大街上铺下了一层雪白的软垫。看不见一个行人，听不到一个声音。街灯在忧郁、无用地闪烁着。我跑了两百来步，来到十字路口，站下了。

“她去哪儿了？我为什么要追她呢？为什么？跪倒在她的面前，悔过地痛哭，吻她的脚，乞求原谅！我想这样；我的整个胸膛被撕成了碎片，我永远、永远也不会无动于衷地回忆起这一时刻。但是，为什么呢？”我不由地想道，“难道，我因为今天吻了她的脚，明天就不会仇恨起她来吗？难道我能给她幸福？难道我今天不是第一百次地看清了自己值几个钱？难道我不会折磨死她！”

我站在雪地中，看着朦胧的昏暗，在想着这一点。

“那不更好些吗，那不更好些吗，”回到家里之后，我还在幻想，在用这些幻想压抑心中活生生的剧痛。“那不更好些吗，如果此时她永久地带走了屈辱？屈辱，这可是一种净化；这是一种最锐利、最痛苦的意识！不然明天我也许会玷污她的灵魂，劳累她的心。而屈辱如今却永远不会在她的心中消失，无论那等待着她的那片泥泞是多么肮脏，——屈辱却使她升华，使她净化……以仇恨的方式……嗯……也许，还以宽恕的方式……不过，由于所有这一切她将会感到轻松些吗？”

而事实上，我此刻是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聊的问题：什么更好一些呢，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是的，什么更好一些呢？

当我那天晚上坐在家里，由于内心的痛苦而半死不活的时

候，我就在这样幻想着。我还从未领受过这样多的苦难和悔恨；不过在我跑出住所时，对我不会从半道上返回家这一点难道能有任何的怀疑吗？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丽莎，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我还要补充一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因说过屈辱和仇恨如何有好处那句话而自满得意，尽管，我自己当时几乎由于忧愁而得病。

甚至在此刻，那么多年过后，回忆起这一切，我仍觉得非常地不好。我如今回忆起许多事情来，都觉得不好，但是……是否该就此结束《手记》呢？我感到，我动手写了这篇《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我一直在写这个故事，这使我感到羞愧：也许，这已不是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要知道，比如说，叙述几个长长的故事，说我如何虚度了自己的一生，由于角落中精神的堕落、环境的缺陷、与活生生的一切的相脱离和地下室中虚荣的怨恨，——真的，这会是兴味索然的；小说中要有主人公，可是在这里，却有意地集中了一位非主人公① 的所有特征，而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引发出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生活，都是瘸腿的。甚至，我们过分地远离生活，以至于会立即感觉到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的某种厌恶，因此，当人们向我们提起那生活时，我们便会无法忍受。要知道，我们竟走到了这样的境地，我们几乎将“活生生的生活”当成了劳动，几乎当成了职业，我们也全都暗自赞同，按书本行事要更好一些。我们为何蠕动，为何胡闹，为何请求？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胡闹的要求得到履行，我们将会更糟。嗷，试一试吧，

---

① 非主人公（Антигерой），过去一般译为“反英雄”或“反主人公”，欠妥。

啦，比如说，给我们更多的自主性，解开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双手，放宽他的活动范围，减轻管束，于是，我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立刻请求再返回到管束之中去。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而生我的气，你们会跺着脚喊道："您说的是您自己一个人，说的是您那些地下室里的渺小可怜的情况，可您不敢说'我们大家'。"对不起，先生们，要知道，我并不是在用这个大家替自己辩护。至于说我在这里谈的是我自己，那么，要知道，我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达到了极端，而你们却连我的一半也不敢达到。而且，你们还将自己的胆怯当做明智，并以此来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这样一来，也许，我结果会比你们"更活生生些"。请你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吧！要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活生生的一切如今生活在何处，它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名字。把我们单独留下，不带书本，我们立刻就会迷失方向，不知所措——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将奔向何方，我们将依靠什么，我们将爱什么恨什么，我们将尊重什么蔑视什么。我们甚至耻于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有着自己血肉的人。我们会为此而羞愧，会视此为耻辱，并竭力要去做什么一种不曾有过的一般的人。我们是死胎，而且我们早已不是活生生的父亲所生，我们为此而越来越感到高兴。我们对此产生了兴趣。很快，我们就将想要从观念中诞生了。但是，够了；我不想再写这《地下室手记》了……

不过，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至此仍未结束。他没有停下，还在继续地写。但是，我们却认为，可以在这里打住了。

刘文飞　译

鳄鱼

——罕见的事件，又名游廊商场里的怪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一位某种年龄和某种外貌的先生如何被游廊商场里的鳄鱼活生生地整个吞食以及由此引发的事件。

Ohé，Lambert！Où est Lambert?
As-tu vu Lambert?①

① 法文：哎，朗贝尔！朗贝尔在哪里？你可曾见到朗贝尔？

一

今年，1865年1月13日中午十二点半，我的一位学识渊博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差不多还算远亲的伊万·马特维伊奇，听夫人叶连娜·伊万诺芙娜说想去看在游廊商场售票展出的鳄鱼；伊万·马特维伊奇身上正带着出国护照（他出国要说是为了看病，不如说是想去见见世面），因此可算在休假，不须上班了，加之他这天下午根本没事，不但对妻子这一强烈的愿望没有阻止，连自己也突然萌生了看看鳄鱼的好奇心。“好主意，”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去看鳄鱼！在去欧洲之前，先在本地看一看从那儿移居来的动物也蛮不错。”说罢他挽着妻子的胳膊，立即同她一起去游廊商场。我呢，作为要好的朋友，也就照例跟他们一起走了。在我永远难忘的这天上午，伊万·马特维伊奇的情绪是那么好，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的确，我们是难以预料自己命运的！进入游廊商场之后，他马上对宏伟的建筑物大加赞赏，当走到展出刚运来首都的那个怪物的展室门口时，他自愿向鳄鱼主人为我付了二十五戈比的门票钱，这对他来说是空前的事。我们走进不大的展室，发现这里除了鳄鱼之外，还有几只外国种的白鹦鹉，此外，展室尽头一个特制的笼子里还关着一群猴子。在紧靠门口的左边墙根，放着一个形

似澡盆、罩着结实铁丝网的大铁箱，里边的水有一俄寸[①] 多深。就在这汪浅水里，养着一条极大的鳄鱼，它像一根原木一样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看来，由于我们这里难以适应的多雨的气候，它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这个怪物开头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勾起特别的好奇心。

“这个就是鳄鱼!”叶连娜·伊万诺芙娜颇为遗憾地拉着长声说，“我还以为它是……别的什么样子呢!”

想必她认为鳄鱼是钻石一样的东西。这时，一个德国老板走到我们跟前，这是鳄鱼的主人，他用颇为高傲的表情看着我们。

“倨傲也有道理。”伊万·马特维伊奇悄悄对我说。因为他知道，目前在整个俄国展出鳄鱼的只有他一个人。

我认为，伊万·马特维伊奇会有这种极其荒谬的看法，是因为他今天受宽厚的心绪所左右的缘故，换种情况他却是一个非常爱忌妒的人。

“我觉得，您的鳄鱼是死的。”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又说。她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德国人傲慢态度刺痛了她，可是为了降服这个粗鲁无礼的家伙，她又对他莞尔一笑，这是女人所特有的伎俩。

“噢，不，太太。”德国人用蹩脚的俄语答道，并且马上半掀起箱子上的铁丝罩，用棍子戳鳄鱼的头。

这时，这个狡猾的怪物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死，就稍微动了动自己的爪子和尾巴，微微张了张嘴，并发出某种类似出气的呼哧声。

“喂，别发火，卡尔亨!”德国人用亲昵口气说道。他因为

---

① 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

没有丢面子而十分得意。

“这条鳄鱼非常叫人恶心！甚至使我大吃一惊，”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更加娇媚地说，“往后我会梦见它的。”

“不过在梦里它是不会咬您的，太太。”德国人虚情假意地接着话茬儿讨好说，并且首先因得意自己的俏皮而笑了起来。可是我们中谁也没有理他。

“我们走吧，谢苗·谢苗内奇，”叶连娜·伊万诺芙娜特地对我说，“我们最好去看一看猴子。我非常喜欢猴子。有些猴子是很招人喜欢的……而鳄鱼却很吓人。”

“噢，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伊万·马特维伊奇在身后对我们大声喊道，他很乐意在自己妻子面前显得很勇敢。“这个生长在法老王国[①] 的瞌睡虫不会对我们有任何伤害。”说着待在铁箱旁边不走。他还拿自己的一只手套去挠鳄鱼的鼻子。后来他承认为的是使鳄鱼再次发出呼哧声。而鳄鱼的主人则像通常跟在太太后面一样，跟在叶连娜·伊万诺芙娜身后向关猴子的笼子走去。

这样，一切都很美好，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叶连娜·伊万诺芙娜看着猴子很开心，甚至高兴得要跳起来。看来，她完全被猴子迷住了。她兴高采烈地大声叫喊，并且滔滔不绝地同我说话，对鳄鱼的主人好像不屑理睬，她觉得这些猴子像是她可爱的朋友或熟人，并为自己这一发现哈哈大笑。我也乐了起来，因为的确太相像了。那个德国人这时很尴尬，不知是笑好还是不笑好，所以临了他就阴沉着脸，闷闷不乐。就在这刹那间，一种可怕的，甚至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喊声突然响彻了整个展室。我不知所措，起初，木然待在原地。但我

① 这里指的是埃及，法老为古代埃及国王的称号。

旋即发现叶连娜·伊万诺芙娜也在叫喊，就赶紧转过身去，可我看到了什么呀！我看到了，——天哪！我看到可怜的伊万·马特维伊奇正在鳄鱼那血盆大嘴里挣扎，他被鳄鱼拦腰吞住，举在半空中，两条腿在空中拼命地乱踢。转眼间，他就给整个吞下去了。不过，我要对此做详细的描述，因为我当时始终站在那里没动，对在我面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我当时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是我从未有过的。在那悲惨的一刻，我曾想："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而不是在伊万·马特维伊奇身上，那我该是多么不幸啊！"不过，现在且谈正事。那条鳄鱼先把伊万·马特维伊奇在它那可怕的大嘴里转了个过儿，使他的两只脚朝里，这样就先把他的两条腿吞了进去；然后，鳄鱼一打嗝，把伊万·马特维伊奇吐出来一点儿，而伊万·马特维伊奇这时就拼命向外挣扎并用双手紧紧抓着铁箱边缘，鳄鱼就又一次把他往嘴里吞，吞过了腰部。后来，鳄鱼再一打嗝，又把他吐出一点，接着又吞了进去，这样一共反复了三次。于是，伊万·马特维伊奇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眼看着渐渐消失不见了。终于，鳄鱼吞下了最后一口，把我这位学识渊博的朋友整个吞了下去，干净利索，什么也没有剩下。这时，从鳄鱼的外形上可以看出伊万·马特维伊奇的整个身形在鳄鱼肚子里移动的状态。我正要再一次大声叫喊，可是命运又一次险恶地捉弄我们：鳄鱼大概被它吞下去的庞然大物噎得喘不过气来，又一次张开了它那可怕的血盆大嘴，这时伊万·马特维伊奇的脑袋忽然从鳄鱼的嘴里最后一次被打嗝打了出来，就一眨眼的工夫，他的脸上带着绝望的神情，同时他的眼镜也一下子从鼻子上掉下来，落在铁箱里。这个绝望的脑袋又突然冒了出来，好像只是为了最后看上一眼外界的一切事物，并在内心里同人世间的一切欢乐诀别。可他还未来得及了却心愿，鳄鱼重又使劲

一咽，他那颗脑袋转眼之间又消失了，这一来是再也见不到了。一颗活生生的人头这样出现而又消失，实在令人惊悸，而与此同时，不知是因为动作来得迅速和出人意外，抑或由于眼镜从鼻子上掉落下来，不免让人感到好笑，致使我完全出乎意料地扑哧一声突然笑了，可是我立即意识到，作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在这样时刻发笑是很不像样的，于是我马上以同情的口吻对叶连娜·伊万诺芙娜说：

"现在，咱们的伊万·马特维伊奇完了！"

我简直不能描写，在这一事故的整个过程中，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激动到何种程度。起初，在听到第一声叫喊之后，她好像就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无动于衷、而眼睛却瞪得圆圆地看着发生在眼前的惨剧；接着，她突然撕心裂肺地大声惨叫起来，而我就抓住了她的双手。在这一瞬间，那个也被吓呆了的德国人突然双手一拍，仰着头叫喊起来：

"啊，我的鳄鱼，啊，我的心爱的卡尔亨！太太，太太，太太！"

应着这个叫喊声，展室的后门打开了，一位德国太太出现在门口。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头戴包发帽，脸色红润，可是衣着不整，尖叫着扑向她的丈夫。

展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发疯似的只是反复喊着一句话："劈开！劈开！"同时奔向那个德国主人和他的太太，看来，她极其激动，是在恳求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而把什么东西劈开。而德国人和他的太太则根本不理会我们，他们两人像两头牛犊一样在铁箱旁边哀叫着。

"它要完蛋了，马上会撑死的，因为它把一个当官的整个地吞下去了！"鳄鱼的主人用蹩脚的俄语叫喊着。

“我们的卡尔亨，我们心爱的卡尔亨要死了。”[①] 女主人哀叫着。

“我们无依无靠了，也没有饭吃了！”鳄鱼男主人接口说。

“劈开，劈开，劈开！”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扯着德国人的常礼服大哭不止。

“他细（戏）弄鳄鱼，您的丈夫为什么要细（戏）弄鳄鱼？”德国人叫喊着进行反驳，“要是卡尔亨撑死，您要赔我的钱，——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唯一的儿子！[②]”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跑江湖的德国人如此自私和他那个不修边幅的太太的心肠如此冷酷无情，我极为愤慨；然而，叶连娜·伊万诺芙娜不断地反复叫喊“劈开，劈开”的声音更使我心如火焚，最后，她的叫喊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使我惊骇不已……在这里我要事先说明，我完全误解了。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异常的惊叫，我以为她一时失去了理智，但仍然要为她亲爱的伊万·马特维伊奇之死报仇，为了得到应有的满足，而要鞭打[③] 鳄鱼以示惩罚。实际上她说的完全是另一种意思。我颇为窘迫，回头看着门口，并且开始央求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冷静些，主要是不要使用“鞭打”这个颇易引人误解的字眼。因为这里是游廊商场和知识界聚集的中心，两步之外，便是拉夫罗夫[④]先生此刻可能正在当众公开演讲的大厅，因此，在这里提出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不可思

---

①② 这句话原为德语的俄语音译。

③ 俄文“劈开”（вспороть）一词也有“鞭打”的意思。

④ 彼·拉·拉夫罗夫（1823—1900）俄国学者和哲学家，俄国革命的民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为了替“文学基金会”筹款，曾在游廊商场作演讲，以 1860 年 11 月的题为《哲学的现代意义》的三次报告影响最大。——俄编注

议，这样，随时都可能引起有教养的人士对我们的嘘声，或者斯捷潘诺夫[1] 先生的漫画讥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我这种胆怯的顾虑马上得到了应验：用以隔开鳄鱼展室和卖票处的帷幔忽然被人掀开，门口出现一个人，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顶制帽，他向前弯着身子，而又极其小心地使他的双脚保持在鳄鱼展室的门外，以免要他买门票。

“太太，这种不合理的要求，”陌生人说道，并竭力在门外站稳，免得一不小心跨到我们这边来，“不会给您脸上增光，这说明您的大脑有问题。您这种做法很快就会在进步报纸的新闻栏和我们的讽刺刊物受到非议……”

但是他没能把话说完，因为鳄鱼的主人明白过来以后，惊奇地发现一个人在鳄鱼展室里说话而竟然未付分文，一时怒火中烧，扑向这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陌生人，并挥动拳头，把他赶了出去。转眼之间这两个人的身影就不见了。这时我才明白，整个这场混乱其实毫无道理；问题完全不在叶连娜·伊万诺芙娜身上，因为她根本没想对鳄鱼进行过时的、不光彩的鞭笞惩罚，像我开始所想的那样，她只是希望让人把鳄鱼的肚子劈开，好救伊万·马特维伊奇一条命。

“什么！您向（想）杀死我的鳄鱼！”又进入展室来的鳄鱼主人叫嚷起来，“不，让您的丈夫先去死吧，然后才是鳄鱼！……我的斧（父）亲展出过鳄鱼，我的祖斧（父）展出过鳄鱼，我的儿子将来要展出鳄鱼，我也还要展出鳄鱼，我们鳄鱼世家在全欧洲都有名，而您在欧洲是无名之辈，您要赔偿我。”

---

[1] 尼·阿·斯捷潘诺夫（1807—1877），俄国漫画家，具有民主倾向的讽刺杂志《星火》和《闹钟》的编辑和出版者。

“对，对！”那个凶恶的德国女人附和道，“我们不会方（放）过您的，如果卡尔亨撑死了，您是要赔偿的！”

“劈开鳄鱼肚子也无济于事，”我平静地补充说，希望尽快让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回家去。“因为我们亲爱的伊万·马特维伊奇想必现在已经到那边极乐世界去了。”

“我的朋友，”这时，伊万·马特维伊奇出人意料地说话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我的朋友，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要直接通过警察局来解决，因为非得有警察局出面，德国人才会明白事理。”

这几句话说得很坚决，掷地有声，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使我们大吃一惊，甚至我们起初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不用说，大家立即都跑到放鳄鱼的铁箱旁边，不敢相信，又满怀敬意地注意听这位不幸的身陷鱼腹者的话。他的声音模糊、细弱、甚至是刺耳的，好像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又好像一个人跑到另一个房间开玩笑，用枕头捂住嘴叫喊，使原来房间的人听起来觉得是在野外或隔着一个深深的峡谷两个庄稼汉彼此呼应一样，——有一次在圣诞节期间我曾在一个朋友家里欣赏过这种声音。

“伊万·马特维伊奇，我的朋友，这么说，你还活着！”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断断续续地说。

“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伊万·马特维伊奇回答说，“感谢上帝，我被整个吞进来，并没有受到伤害。我唯一担忧的是，不知道上司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因为我领到出国签证，却身陷鱼腹，这可真是不妙……”

“可是，我的朋友，不要考虑妙不妙了，现在首先应当设法把你从鱼肚子里挖出来。”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打断他的话说。

“挖出来！”鳄鱼主人叫嚷起来，“我不会让你们把鳄鱼肚子波（破）开。现在来参观的人会费（非）常地多，我将要卖fünfzig[①] 戈比一张票，而且卡尔亨的肚子是撑不破的。”

“Gott sei dank！”[②] 女主人也在帮腔。

“他们说得对，”伊万·马特维伊奇平静地说，“经济原则高于一切。”

“我的朋友，”我嚷道，“我要马上向上司报告，而且我要去控告，因为我看得出，光我们几个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也是这样看的，”伊万·马特维伊奇说，“不过不付出代价而想白白地剖开鳄鱼肚子在我们这个商业危机的时期是很难行得通的，因此就提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鳄鱼主人为这条鳄鱼要索取多少钱？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来付这笔钱？因为你知道，我是没有财产的……”

“恐怕只有靠薪水。”我胆怯地说。可是鳄鱼主人马上打断我的话：

“我不埋（卖）鳄鱼，就是三千我不埋（卖）鳄鱼，四千我也不埋（卖）！现在会有很多人来看鳄鱼，我五千也不埋（卖）！”

总之，他表现得非常傲慢，让人难以忍受；眼睛里闪烁着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火花。

“我走了！”我气愤地高声喊道。

“我也不待在这儿，我也要走！我要去找安德烈·奥西佩奇，我要用眼泪打动他。”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拖着哭腔说。

---

① 德文：五十。
② 德文：谢天谢地。

“别这样做，我的朋友，”伊万·马特维伊奇急忙打断她，因为他早就对自己的妻子喜欢安德烈·奥西佩奇怀有忌妒之心，而且他知道，她愿意在学识渊博的人面前哭哭啼啼，因为她哭起来十分妩媚动人。“还有你，我的朋友，”他又接着对我说，“不要贸然直接找上门去，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你今天最好作为私人拜访去找季莫费·谢苗内奇。他是个守旧的人，不大聪明，但可以信赖，主要的是他为人直爽。你代我问候他，并把事件的详情细节给他讲清楚。上次打牌我还欠他七个卢布没有还，你这次顺便把这笔钱还给他。这会感动这个严肃的老头子。不管怎样，他出的主意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现在你先把叶连娜·伊万诺芙娜送回家……别担心，我的朋友，”他接着又对她说：“这一阵叫喊和娘儿们的吵闹让我感到很累，我想睡一会儿。这里倒也暖和柔软，虽然我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栖身之地还没有来得及观察一下身边情况……”

“观察！难道你那里明亮吗？”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十分高兴，喊了起来。

“我周围一片漆黑，”这个倒霉的囚徒回答说，“不过我可以抚摸，就是说，用手来摸索……再见，放心吧，你务必要消遣消遣，散散心。明天见！而你，谢苗·谢苗内奇，晚上到我这里来一下，因为你心不在焉，记性不好，所以要打上一个结系在腰带上，记住……”

说实在的，我也很想走开，因为我累坏了，而且也有点不耐烦；而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则情绪低落，但由于心情紧张却变得比以前更加妩媚了，于是我挽起她的手臂，赶快一起走出鳄鱼展室。

“晚上入场还得买二十五戈比的门票！”鳄鱼主人在我们身后喊道。

“我的天，他们可真是爱财如命！”叶连娜·伊万诺芙娜说。同时在走过游廊商场时，她在墙上挂的每一块镜子面前都要照一下自己，显然她也感觉到自己比先前更加妩媚多姿了。

“这是经济原则呀！”我有点激动地回答说，并在过往行人面前为身边有这样一位太太而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

“经济原则……”她拖长着悦耳的嗓音说，“伊万·马特维伊奇所说的这个经济原则真讨厌，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我回答说，并且马上给她讲述我国引进外资所得到的种种益处，而这些都是我早上在《彼得堡消息》和《毛发报》[1] 上刚刚看到的。

“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她听了一会儿就打断了我的话，“别再说了，您这个讨厌的人，尽胡说些什么……请问，我很漂亮吗？”

“您非常漂亮，而且不单单是漂亮！”我借机恭维她。

“大滑头！”她自鸣得意地低声说道，“可怜的伊万·马特维伊奇，”片刻之后她补充说，然后风情万种地把脑袋歪向肩头，“说真的，我可怜他。唉，我的上帝！”她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您说，他在那里今天怎么吃饭呢，还有……还有……如果他需要干什么的话，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倒没有预料到。”我也不知所措地回答说。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想过。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时，女人比我们男人要实际得多呀！

“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怎么竟这样落进鳄鱼肚子里去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实际是隐指 В. Ф. 科尔什（1828—1883）主编的《圣彼得堡新闻》和 А. А. 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呼声报》。在俄文里“毛发”一词（волос）和“呼声”（голос）一词只相差一个字母。

了……里面很没趣，而且漆黑一团……真糟糕，我竟然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这样一来，我倒像是个寡妇了，”她带着迷人的微笑补充说，显然，她对自己新的处境还是颇为满意的。“嗯……我终究还是可怜他的！……”

总之，这表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对死去的丈夫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情理的怀念之情。最后，我把她送到了家里，安慰了她一番，与她共进午餐，后来喝了一杯芳香四溢的咖啡，到六点钟，我就动身到季莫费·谢苗内奇家去了，我估计，在这个时间，凡是有某种职业并有家室的人都会坐在家里或没事躺着休息。

我在前面写第1章，用的是与所述事件相适应的笔调，下边我打算采用另一种文体，虽然不那么高雅，但更为自然，就此预先敬告读者。

二

尊敬的季莫费·谢苗内奇接见了我，但是有点匆忙，好像还显得慌张。他把我领到狭小的书房里，把门严实地关好，“以免孩子们来打扰”，他说话时，神情明显不安。然后让我坐在一张靠书桌的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安乐椅上，把旧棉袍的前襟裹紧，摆出了一副心怀警惕、一本正经、甚至几乎是严峻的样子，他虽然根本不是我或伊万·马特维伊奇的上司，只不过是一般的同事或熟人而已。

“首先，”他开始说，“请您注意，我不是上司，而同您以及同伊万·马特维伊奇一样，都是属员……这与我无关，我不想插手任何事情。”

我感到惊讶，看来他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事情的全过程又详详细细地给他叙述了一遍。我说话时甚至很激动，因为我这时是在履行一个真正朋友的义务。他听了我的话，并没有特别惊奇，但却抱着明显的怀疑的态度。

“您知道吗，”听完我的话之后他说，“我向来认为，他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为什么，季莫费·谢苗内奇，这件事本身完全是非常事件哪……”

“这我同意。可是伊万·马特维伊奇在整个任职过程中，正是向这个结果发展的。他很机灵，甚至非常傲慢，满口的‘进步’词句，满脑子各种古怪的思想，瞧，这就是‘进步’把他带去的地方！”

“可这件事太非同寻常了，这里不适用衡量所有进步分子的一般尺度……”

“不，这完全在情理之中。您相信我的话，发生这种事情看来就是因为知识太多，因为知识太多的人总是到处走走，而且人家越是没有请他们去的地方，他们越是想去走走。其实，您可能比我更清楚，”他补充说，听起来像是在抱怨。“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而且已经老了；我是军人出身，到今年我已经任职五十年了。”

“不，季莫费·谢苗内奇，您说到哪里去了，正好相反，伊万·马特维伊奇渴望得到您的指点，渴望得到您的教导，可以说，他甚至是含着眼泪恳求您。”

“‘甚至是含着眼泪，’哼，那是鳄鱼的眼泪，不能完全信以为真。那么，请问，他为什么想出国？而且花的什么钱呢？要知道，他可是没有财产的呀？”

“他用的是自己最近的奖金攒下的钱，季莫费·谢苗内奇，”我怨艾地回答，“他总共只想去三个月，——去瑞士……到威廉·退尔[①] 的故乡去。”

“威廉·退尔的故乡？哼！”

“他想在那不勒斯过春天，参观博物馆，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看看各种动物……”

---

① 原为瑞士民间传说中的勇敢的英雄，后来他因德国戏剧家席勒写他的同名戏剧（1804）而闻名于世。

"嗯，看各种动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自我炫耀罢了。看什么动物？动物？难道我们国内动物不够他看吗？我们有许多动物园、博物馆和骆驼。彼得堡附近就有狗熊。他自己不是已经到鳄鱼肚子里去了吗？……"

"季莫费·谢苗内奇，行行好吧，人家现在遇到不幸，来找您是把您作为朋友，作为年长的亲友，渴望您出主意，而您——却责备人家……就算您可怜可怜不幸的叶连娜·伊万诺芙娜也好哇！"

"您这是在说他的太太吧？这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女人，"季莫费·谢苗内奇说，他的态度明显变得温和了，然后又津津有味地闻了一下鼻烟。"是个娇里娇气的人儿，长得真够丰满，而且她那小脑袋喜欢一歪一歪的……非常讨人喜欢。安德烈·奥西佩奇前天还提起过她。"

"还提到过她？"

"提到过，说的全是赞美的话。他说，她那胸脯，那眼神，那发式……还说，她简直是一块糖，而不是女人，把大家说得一下子都笑了起来。他们还都是些年轻人嘛！"季莫费·谢苗内奇擤了一下鼻子，声音很响亮。"不过，他虽说年轻，可是官运却不错呀……"

"这话题可说得远了，季莫费·谢苗内奇。"

"是的，是的。"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季莫费·谢苗内奇？"

"可是，我又能够干些什么呢？"

"您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作为亲友，您就出一出主意，想一想办法吧！该采取什么措施？要不要去请示上司，或者……"

"请示上司？这绝对不行，"季莫费·谢苗内奇急忙说道，

“如果要我出主意，那么首先把这个纠纷案压下，就是说以私人的形式行事。这事令人生疑，而且前所未有，主要是前所未有、没有先例，而且名声不好……所以首先要谨慎行事……现在先让他在那里待着吧。应当等待，要等待时机……”

“怎么能等呢，季莫费·谢苗内奇？要是他憋死在那里，可怎么好？”

“怎么会呢？您刚才好像说过，他在那里面不是相当舒服的吗？”

我又把事情的全过程述说了一遍。季莫费·谢苗内奇沉思了起来。

“嗯！”他手里玩弄着鼻烟壶，开口道，“我看，他没有出国，暂时待在那里面，不失为一件好事。让他闲着没事考虑考虑问题，当然，不应当让他在那里憋死，所以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他健康，就是说，在那里面不要咳嗽，别患其他疾病……至于说到那个德国人，根据鄙人的看法，他是在理的，甚至比对方更有理，因为是伊万·马特维伊奇未经许可钻进了他的鳄鱼肚子，而不是他未经许可钻进了伊万·马特维伊奇的鳄鱼肚子，当然，据我所知，伊万·马特维伊奇自己是没有鳄鱼的。况且，鳄鱼是私有财产，所以，没有代价是不能把它开膛的。”

“这是为了救人哪，季莫费·谢苗内奇！”

“这就是警察局的事了，应当到那里去接洽。”

“要知道，我们还是需要伊万·马特维伊奇的。可能会要他办什么事呢。”

“需要伊万·马特维伊奇？哈哈！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在休假，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考虑这一点，让他在那里去观赏欧洲风光好了。如果他逾期不归，那另当别论，到那时我们就可以

探问他，打听他的情况……”

“假期可是三个月哪！季莫费·谢苗内奇，帮帮忙吧！”

“他这是自找苦吃。难道是有人把他塞进去的吗？这么说，还得用公款雇个保姆看着他吗，可按照他的职位，这是不合适的。主要是，鳄鱼属于私有财产，所以，这里起作用的是所谓经济原则。而经济原则压倒一切。前天，在卢卡·安德烈伊奇家的晚会上，伊格纳季·普罗科菲伊奇讲了一番话，您认识伊格纳季·普罗科菲伊奇吗？他是个资本家，事业兴旺，而且要知道，他讲得有条有理：‘我们需要工业，因为我们的工业很差，应当发展工业，应当积累资本，就是说应当形成中产阶级，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缺乏资本，这就应当吸引外资。首先应当准许外国公司收购我们成片的土地，现在国外到处都是如此。我们的村社所有制是一种毒药，这是绝路一条！’要知道，他讲得热情洋溢；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合适的，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而不是职员。他说，在我们村社条件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不能得到发展。他说，应当让外国公司尽可能买下我们的全部土地，大片大片地购买下来，然后再把这些土地尽可能分散开，分成一片片小块土地，不错，他说得就是这样果断：要——分——散！然后卖出去，变为个人耕种的土地。不，不是卖，只是租。他说，当全部土地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那时地租就可以任凭人家确定，这样一来，农民为了糊口，就得加倍地干活，而且他们随时都有被赶走的可能。这就是说，他们就会意识到，要听话，要勤奋，并且拿同样的工钱干加倍的活儿。可是现在在村社里他们怕什么呢？他们知道自己反正饿不死，所以就偷懒，就酗酒。而现在我们既能引进外资，又能积累资本，资产阶级也会发展起来。英国一家政治和文学性的报纸《泰晤士报》对我国财政状

况进行过分析，不久前发表评论说，我国财政状况之所以得不到改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产阶级，没有资本家，没有甘心效劳的无产者……伊格纳季·普罗科菲伊奇讲得很好，真是个演说家的材料。他想亲自把这个评论送给上司，然后刊登在《彼得堡消息》上，这可不像伊万·马特维伊奇写的那种歪诗……”

“那么伊万·马特维伊奇到底怎么办呢？”让这老头子唠叨完了之后，我插嘴说。季莫费·谢苗内奇有时喜欢高谈阔论，以此来表示自己能跟上时代，对所有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至于伊万·马特维伊奇怎么办嘛？我现在就要转到这个话题上来。我们自己目前正忙着把外国资本引进国内，现在您想一想，我们引进的鳄鱼主人，刚刚借助伊万·马特维伊奇把资本增加了一倍，而我们，不仅不去保护外国资本，反而要把这个最主要的‘资本’打开肚皮，这样合理吗，嗯？据我看来，伊万·马特维伊奇用自己的身躯使鳄鱼的价值增加了一倍，也许是两倍，作为祖国的忠诚儿子，他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和骄傲。对于引进外资来说，这是必要的。一个人发了财，马上就会有第二个人把鳄鱼运进来，而第三个人就会一下子把两三条鳄鱼运进来，这样他们就能够积累许多资本。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因此我们应当对此进行鼓励。”

“您得了吧，季莫费·谢苗内奇！”我大声叫喊起来，“您这明明是要求可怜的伊万·马特维伊奇做出无谓的自我牺牲啊！”

“我可什么也没有要求，而且我首先请您——我已经有言在先——弄明白，我不是上司，因此我不能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我这是作为祖国的儿子说话的，我不是说是作为《祖国之子》① 来说话，而不过是作为一个祖国的儿子说话的。再

① 是1862年在彼得堡创刊的政治、文学和学术性的日报。

说，谁让他钻到鳄鱼肚子里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担任某个官职和有家有室的人，突然之间，竟闹出了这样的事！这像话吗？”

“可是，这样的事是出乎意外的呀！”

“这谁知道呢？而且，请问，拿什么款子来赔偿鳄鱼主人呢？”

“用他的薪水来支付好不好，季莫费·谢苗内奇？”

“这够吗？”

“不够，季莫费·谢苗内奇，”我怀着忧郁的心情回答说，“鳄鱼的主人开始时害怕把鳄鱼撑死，后来他确信一切顺利，他还可以把参观鳄鱼的票价提高一倍，于是就傲慢起来，沾沾自喜。”

“也许能提高两倍、三倍！从现在开始，观众会挤破脑袋，鳄鱼主人可都是狡猾的人。况且正是开斋期，大家都想玩一玩，寻个开心，所以我再说一遍，首先要让伊万·马特维伊奇注意隐姓埋名，让他不要着急，就算大家知道伊万·马特维伊奇在鳄鱼肚子里边，但是他们并没有确确实实地知道。从这一方面来说，伊万·马特维伊奇现在甚至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被认为是出国了。有人会说他是在鳄鱼肚子里，可是我们都表示不能相信。这件事就可以这样糊弄过去。现在主要的是，要让他耐心等待，而且他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可是，假使……”

“请放心吧，他的身体挺结实……”

“不过，以后怎么办？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这个嘛，不瞒您说，这件事可是挺麻烦的。简直难以搞清楚，主要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是很糟糕的。假如我们有先例可循，不管怎么样，还是好办的。可是现

在怎么能做出决定呢？要把事情想清楚，那就得拖延一阵啰。”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好主意。

“可否这样处理，”我说，“既然伊万·马特维伊奇命中注定要待在鳄鱼肚子里，而且天意要保全他的性命，那么他是否可以提出申请，算他正在供职？”

“嗯……除非算作不带薪的休假……”

“不，是不是可以保留工资？”

“那理由是什么呢？”

“就算他出差……”

“那是为什么出差，出差到哪里呢？”

“是钻进鱼腹，出差去鳄鱼腹内……可以说是为了进行考察，为了实地研究实际情况。当然，这是一件空前的事儿，不过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这也说明是关心教育问题……”

季莫费·谢苗内奇开始沉思。

“派遣一个专门的官员钻到鳄鱼肚子里去完成特殊的任务，”他终于说话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是荒谬的，从人员编制的规定上说，这样安排也是不妥的。再说到那里去能完成什么任务呢？”

“这是为了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进入活动物体内对自然界进行实地研究。现在自然科学，如生物学……都发展起来了。他就住在那里边，报道……比方说鳄鱼的消化状况，或者它的生活习性什么的，以便收集各种实际材料。”

“就是说，这是属于统计学范围了，这方面我可是孤陋寡闻，况且我也不是哲学家。您说到实际材料，这本来就多得要把我们埋起来了，我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们。再说嘛，这样的统计学也很危险……”

“有什么危险？”

“是很危险的嘛！而且，您也会承认，他，可以说，是侧身躺着报道实际材料。难道可以侧身躺着上班吗？这可又是一桩新事物，而且也是危险的；这同样也是没有先例。哪怕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先例，那么，依我看来，也许可以说派他去出差。”

“因为在这以前并没有人把活鳄鱼运到我们这里来过，所以也就没有先例呀，季莫费·谢苗内奇！”

“嗯，这倒也是……”他又陷入沉思，“您这种反驳是有道理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可以作为这桩疑案日后诉讼的理由。不过有一点您还要考虑到，如果今后随着活鳄鱼不断运来，公职人员都陆续不见了，然后，由于鳄鱼肚里又暖和又柔软，便都要求到那里边去出差，然后就只管侧身躺着……这样，您自己就会承认，这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因为，如果这样，大概所有的人都要钻到鳄鱼肚子里去白拿钱不干活了。”

“帮一帮忙吧，季莫费·谢苗内奇！噢，对了，伊万·马特维伊奇要我把他玩牌欠您的七个卢布还给您……”

“噢，这是前几天在尼基福尔·尼基福雷奇家打牌时他输给我的！我没忘记。那天他高兴极了，还逗着玩呢，可是现在，您瞧！……”

老头儿真是被感动了。

“帮一帮忙吧，季莫费·谢苗内奇！”

“我去奔走一番，以个人名义私下说一说，打听打听。同时，您也私下不经意地从侧面了解一下，到底要多少钱鳄鱼主人才同意卖这条鳄鱼？”

看来，季莫费·谢苗内奇变得和善一些了。

“一定照办，”我回答说，“并且回头马上向您报告。”

“那么他的夫人……现在就一个人？她觉得寂寞吧？”

“您去看望看望她吧，季莫费·谢苗内奇。”

“我是要去看望的，不久前我还这样想过，而现在这个理由也比较合适……他这是怎么鬼使神差地要去看鳄鱼！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自己也愿意去看一看。”

“他这个可怜的人，您去看看他吧，季莫费·谢苗内奇！”

“我要去看他的，不过，我不愿别人对我此举抱多大希望。我是要以私人身份去的……好吧，再见，我还要到尼基福尔·尼基福雷奇那里去；您去吗？”

“不去啦，我要到正在受苦受难的伊万·马特维伊奇那里去。”

“好的，现在就去看那个受苦受难的人！……唉，这就是轻浮的后果！”

我辞别了老头儿。这时我思绪万千。季莫费·谢苗内奇是一个善良和极其正直的人，可是从他那里出来，我却为季莫费·谢苗内奇供职已经满了五十年，而且在我们那里像他这样的人极为稀罕而感到高兴。当然，我要马上到游廊商场去，把全部情况告诉可怜的伊万·马特维伊奇。而且我还满心好奇，他在鳄鱼肚子里情况怎么样？在那里面怎么能够生活呢？而且真地能够在鳄鱼肚子里活下去吗？有时我真觉得这一切好像是一场噩梦，而且涉及的正是一个巨大的恶兽……

三

然而，这并不是梦，而是真正的、不容置疑的现实。否则，我何必在这里白费口舌呢！那么我现在就接着讲下去……

我赶到游廊商场，时间已经晚了，将近九点钟。我不得不从后门进入鳄鱼展室，因为德国人今天关门比平日早些。他在家常打扮，穿一件旧上衣脏兮兮的，悠闲地踱步，不过比起上午来高兴多了。显然，他什么也不必担心了，况且“观众赖（来）得很多”。他太太后来也出来，很清楚，这是为了监视我。那个德国人和他太太不断交头接耳。尽管展室已经关门了，但是他仍然向我要了二十五戈比。真是太精于计算了！

“您每次都得埋（买）票，观众得埋（买）一个卢布的票，就您一个人埋（买）二十五戈比的，因为您是他的毫（好）朋友的毫（好）朋友，而我是尊重朋友的……”

“还活着没有，我那位学识渊博的朋友还活着没有？”我一面大声喊着，一面向鳄鱼走去，希望我的话从远处就能让伊万·马特维伊奇听到，好让他的自尊心得到慰藉。

“平安无事，”他回答说，那声音像是从远处或是床下传来的，其实我就站在旁边。“平安无事，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故意装作没听清他的问题，开始以同情的态度急切地询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在鳄鱼肚子里干什么呢？感觉如何？鳄鱼肚子里总的来说是什么境况？这样问既是出于友情，也属于通常的礼节。然而他却毫无道理地、懊恼地打断了我的话。

“事情办得怎么样？”他大声喊道，一如平时对我发号施令，声音尖细，可这次叫人觉得特别讨厌。

我把同季莫费·谢苗内奇谈话的全部内容统统告诉他。说话的时候，我尽力露出几分抱怨的语气。

“老头儿说得对，”伊万·马特维伊奇像平常对我那样很生硬地说，“我喜欢讲究实际的人，受不了那种甜言蜜语、优柔寡断的人。不过，我认为，你说的那个出差的主意并非完全是荒谬的。的确，不管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我可以报道许多东西。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具有新的、意想不到的形式，犯不上光是为薪俸问题去东奔西走。你注意听着，你现在是坐着吗？”

“不，我站着。”

“随便坐在什么地方，坐在地板上也好，注意听我说。”

我很恼火地拿了一把椅子，确定了安放的位置，就没好气地砰地一声把椅子放在了地板上。

“你听着，”他用命令的口吻说，“今天来参观的人难以胜数。到傍晚参观的人都挤不下了，所以有警察来维持秩序。晚上八点钟，鳄鱼主人就比平常提前关了门，停止展出，以便结算门票收入，为明天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知道，明天会挤得水泄不通，所以，可以预料，首都的文人墨客、淑女闺秀、外国使节、法律界人士以及其他名流都会一批一批地到这里来参观。除此以外，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喜欢猎奇的帝国，许多外省人都将会前来。这样，我将为大家所注目，虽然身处鱼腹

之内，但也会一举成名。本人要教训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由于本人阅历丰富，所以要在大庭广众之前显得豁达从容、乐天知命！本人可以说是一个讲坛，我要教化人类。本人现在栖身鱼腹，将要报道此间的情况，仅这些科学资料就弥足珍贵。因此，本人非但不抱怨不久前发生的这件意外事件，而且还坚信自己必将前程万里。”

“您真的不感到厌烦吗?”我恼怒地说。

最使我气愤的是，他自称时几乎完全不用“我”字，而代以“本人”二字，多么傲慢。这一切真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个轻举妄动的人为什么这样傲慢?”我咬着牙小声地自言自语，“在这种情况下，只应痛哭，而不应妄自尊大，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不!”他生硬地回答我说，“因为本人现在完全具有伟大思想，只有现在，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本人才能考虑改善全人类命运的问题，现在，从鱼腹中将会发出真理的光辉。毫无疑问，本人将发明关于新经济关系的一种崭新的、独到的理论，并将为此而感到自豪，这个任务以前由于公务繁冗以及灯红酒绿的世俗生活所拖累而无暇完成。本人将推翻一切旧的理论而成为新的傅立叶①。还有，你把七个卢布还给季莫费·谢苗内奇了吗?”

“用我的钱还了。”我回答说，在口气上特别强调了“用我的钱”这几个字。

“我们以后再清账，”他傲慢地回答说，“这回给本人加薪

---

①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于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问世之后，在俄国杂志上引起热烈讨论。

是毫无疑问的，如不给我加薪，还能给哪个人加薪呢？现在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源源不断。不过，现在说正事，请问妻子怎么样？”

“你大概是问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吧？”

“妻子怎么样？！”这回他甚至带着有点刺耳的声音大声叫喊起来。

真没办法！我平静地、但仍然咬着牙把我和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分手以前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甚至没有听我把话说完。

“本人对她的期望特别大，”他急切切地开始说，“如果本人在这里边扬名的话，那么也希望她在外边扬名。许多科学家、诗人、哲学家、路过这里的矿物学家以及政府要员上午和本人谈话之后，到了晚上将去拜访她的沙龙。从下星期开始，她应当每天晚上举行沙龙集会。本人薪俸将增加一倍，可供招待客人，如果只用茶水招待客人，而且仆人又是临时雇来的，那么这种晚会就不会持续下去。不管是在这里边还是在外边，本人都将成为谈论的焦点。本人早已渴望成为大家谈论的对象，但终因本人是无名之辈而未能如愿。现在幸蒙鳄鱼张口轻轻一吞，终于实现了本人的夙愿。从现在开始，本人的每句话，大家都会洗耳恭听，本人的每句名言，大家都会认真体会，争相转告，并通过报刊广为传播。本人要让大家刮目相看！他们最后会明白，他们竟让一个如此多才的人消失在鱼腹之中。‘此人本可担任外交部长，或治理一个王国。’有人会这样说；这样的人竟没有派去治理国外的王国，另一些人会这样说。请问，我哪里比不上加尔涅·帕热斯①之流以及诸如此类

① 加尔涅·帕热斯（1803—1878），曾参加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1864年后成为法国政治活动家。——俄编注

的人呢？……本人的妻子应当与本人 pendant[①] ——本人有智慧，她容貌秀丽，风度文雅。'她美艳超群，所以才成了他的妻子。'一些人会这样说。'因为她是他的妻子，所以她才美艳超群。'另一些人会纠正说。要让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明天就去买一部由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百科辞典[②] 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她以后对任何问题都能评头论足地谈论一番。要让她经常阅读《彼得堡消息》的社论，并且逐日把它和《毛发报》相对照。本人认为，鳄鱼主人有时会同意把本人连同鳄鱼一起运到我太太豪华的沙龙里去。本人将待在置放豪华客厅当中的铁箱里，滔滔不绝地说出从大清早开始准备的各种俏皮话。向政府要员报告本人的各种打算；同诗人说话时合辙押韵；同女士们谈话就得妙趣横生并在精神上博取她们欢心，——因为本人对她们的丈夫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而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本人将是一个乐天知命的楷模。本人将使自己的妻子成为出色的文坛女杰，并要使她出头露面，把她介绍给公众。作为本人的太太，她应当具备极其崇高的尊严，如果把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称为我们俄国的缪塞[③] 是恰当的话，那么用我们俄国的图尔[④] 来称呼本人的太太就更为恰如其分。"

说实话，所有这些胡说八道倒有些像平常的伊万·马特维伊奇的言论，可是我仍然认为他这时是在发烧说胡话。其实，这毕竟还是平时的那个伊万·马特维伊奇，不过是透过二十倍

① 法文：相似。

② 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只是《百科辞典》的发行人，但他却自己担任《百科辞典》（第 1 卷）的主编，曾激起舆论不满。

③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出版商 A. A. 克拉耶夫斯基与缪塞相比，寓有讽刺味道。

④ E. 图尔（笔名，真名是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萨利阿斯·德·图尔涅米尔）（1815—1892），俄国女作家。

的放大镜来看他。

“我的朋友，”我问他，“你是不是希望长生不老？总的说来你身体情况如何？你怎样吃？怎样睡？怎样呼吸？我是你的朋友，你也得承认，此事是极其反常的，因此，我感到好奇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这不过是出于悠闲无聊的好奇心而已，”他以教训的口吻回答说，“可是你会得到满足的。你问我在鳄鱼肚子里情况如何？首先，令我惊奇的是，鳄鱼体内竟然是空空如也。它的肚子好像是用橡皮做的巨大的空口袋，这同豌豆街、海洋街以及——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常见的橡皮制品一样。你想，要不然我能在鳄鱼肚子里待得下去吗？”

“这哪可能？”我大嚷起来，这样惊讶是可以理解的。“难道鳄鱼肚子完全是空无一物的？”

“完全是空空的，”伊万·马特维伊奇严肃而又有力地肯定说，“很可能它是根据自然本身的规律形成的。鳄鱼真的只有一张长满锋利牙齿的大嘴，还有一条相当长的尾巴，这就是全部。在头尾两端之外的中间部分，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空间，周围就是类似橡胶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就是橡胶。”

“那么它的肋骨、胃、肠子以及肝和心脏呢？”我甚至是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

“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而且大概从来就没有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不加思考的旅行家们无聊的空想。就如同给痔疮病人用的气垫打气，使它鼓起一样，我用自己的身躯把鳄鱼肚子撑了起来。鱼腹的伸缩性大得简直不可思议。你作为我的亲密朋友，如有勇气和我一同待在这里，地方也是绰绰有余的。我甚至想在必要的时候让叶连娜·伊万诺芙娜也到这里来。其实，像鳄鱼这样的腹中空空的东西完全符合自然科学。因

为，比方说，你要造一条新的鳄鱼，你自然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鳄鱼的基本特性是什么？答案很明确：吞人。那么怎么样才能使鳄鱼具有这种吞人的条件呢？这答案就更加清楚了：把它造成空心的。物理科学早已证明，自然界不能忍受空虚。正因如此，鳄鱼就不能是空腹腔，这样一来，它就得把吞下嘴边的一切东西来填满肚子。这就是一切鳄鱼所以要吞噬我们的唯一合理的理由。而人的构造却不是这样。拿人的脑袋来说吧，脑袋越是空虚的人，就越不想加以充实，这是一般规则中的唯一的例外。现在我对这一切都非常清楚了，而且这是本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弄清楚的，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是处在大自然的深层，在它的熔炉之中，可以仔细倾听它脉搏的跳动，甚至词源学与我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因为鳄鱼这个名称本身就是贪吃的意思。鳄鱼，即 crocodillo，显然，这是个意大利语词，可能出现于古埃及的法老时期，来自法语词根 croquer[①]，意思是吃、食，一般说就是进食。我准备把这些问题作为向聚会在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沙龙里的客人们第一次演讲的内容，不过这要等把我连同这个水箱一同运到那里去。”

“我的朋友，你现在该吃一点泻药了吧！”我情不自禁喊了起来，“他发烧了，发烧了，真是发烧了！”我惊骇地自言自语重复说。

“胡扯！”他以轻蔑的口吻回答说，“要知道，在我当前的处境，这是极不方便的。其实，我多少已经想到，你会谈到泻药的。”

“我的朋友，你现在怎样……怎样吃饭？你今天吃饭了没有？”

① 法文：大口咬，大口嚼。

“没有，但是并不饿，很可能今后永远不再吃饭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用自己的身躯撑满了鳄鱼的肚子，使它永远不饿了。现在可以几年不喂它。另一方面，我把它撑饱了，它自然也把体内所有维系生命的营养输送给我；这就像那些十分讲究的卖俏女子夜晚用生肉片贴在身上，第二天晨浴后就会变得容光焕发，富有弹性，娇艳迷人。这样一来，我以自己的身躯为鳄鱼提供营养，反过来又从鳄鱼身上获得营养；因此，我们彼此依赖，相依为命。不过，就是对鳄鱼来说，要消化像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是很困难的，不用说，它这时应该感到胃里负担过重，——其实，它是没有胃的，——正是因为避免这个怪物感到过分疼痛，所以我很少翻身，虽然我是可以翻身的，但是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这样做。这是我目前处境中的唯一不足之处。从比喻的意义来说，季莫费·谢苗内奇是对的，因为他把我称作是一个爱躺着的懒汉。但是我要证明，侧身躺着，而且只有侧身躺着，才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报刊上所发表的各种伟大的思想和潮流，显然都是出自一些侧身躺着的人之手。人们所以称之为书斋里的见识，原因就在于此。不过，随便称它们什么，都没关系！我现在要发明一整套的社会体系，而且轻而易举——对此信不信由你！只要单独一个人远远躲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钻到鳄鱼肚子里，闭上眼睛，立刻就可以为全人类创造一个真正的乐园。今天上午，你们刚一走，我马上就开始设计，并且现在已经发明了三套体系，我还正在构想第四套体系。的确，首先得否定一切。不过在鳄鱼肚子里否定一切是非常容易的；不仅如此，从鳄鱼肚子里看这一切，好像看得更加清楚……不过，我现在的处境还有些不足之处，尽管微不足道，也就是鳄鱼体内有些潮湿，好像有层黏液，此外多少还有点儿橡胶的味道，全像我去年买的那

双胶皮套鞋的气味。就是这些，再没有任何缺陷了。”

“伊万·马特维伊奇，”我打断他说，“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我真难相信。难道你这一生就不想吃饭了吗？”

“瞧你尽操心这些琐事，真是个游手好闲、无所用心的人！我在给你讲伟大的思想，可你……要知道，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伟大的思想，这些思想照亮了我周围的黑暗。对了，善良的鳄鱼主人和他好心的太太刚刚已经商量好了，决定以后每天上午把一根像笛子一样的弯曲的金属管塞进鳄鱼嘴里，这样我就可以从管子里吸食咖啡和泡着白面包的肉汤。管子已经在附近订购了，不过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浪费。关于寿命嘛，我希望至少能活一千年，如果鳄鱼确实能活一千年的话。幸亏想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你明天找本自然史查阅一下，然后把结果告我，因为我可能弄错，把鳄鱼和另一种古生物的寿命混淆了。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使我感到有点不安：我身上穿着呢子衣服，脚上穿着皮靴，这样，很显然，鳄鱼是无法消化我的。不仅如此，我是个活人，所以我会顽强地抗拒这种消化；这很显然，我不愿意像一切食物一样，经过消化以后变成那种东西，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极大的屈辱。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我的礼服的呢子不幸是俄国货，在千年当中可能完全烂掉，到那时我就变得赤身露体，一丝不挂了，就算我怒火中烧，可能也免不了要被消化掉。虽然白天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但夜里睡着了，当人失去意志、身不由己的时候，我可能会遭到与土豆、甜饼或者小牛肉之类同样的最丢面子的下场。想到这里我简直要发疯。仅凭这一个原因，就应当改革税率，鼓励英国呢料进口，因为英国呢料比较结实，一旦落入鱼嘴，它抗腐烂的时间要长。因此，一有机会，我会把这个想法告诉首先碰到的任何国务要员，同时也要告诉彼得堡各日报撰写政论的

作者，让他们去大声疾呼吧。本人希望，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将不只这一点。而且本人预料，今后每天早晨他们将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带着编辑给的二十五戈比的门票钱。他们会团团挤在我身边，洗耳恭听本人对头一天的电讯发表见解。简单地说，我面前有个美好的前景。”

“烧糊涂了，烧糊涂了！”我小声地自言自语。

“我的朋友，可是你自由吗？”我说道，希望详细了解他的看法。“要知道，你现在可以说是身陷鱼腹，可是人是应当享受自由的呀！”

“你太笨了，”他回答说，“粗野之人爱好独立，明哲之士爱好秩序，而秩序之不存……”①

“伊万·马特维伊奇，得了吧，够啦！”

“住嘴，听我说！”他愤怒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作。我在鱼腹里只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咱们这里大型杂志的文学评论和讽刺报章的冷嘲热讽。我担心那些思想浅薄的来访者、庸人和忌贤妒能之辈，还有虚无主义者把我当做笑料。不过我是要采取对策的。我急不可耐地等着明天见报的公众反应，而主要是报纸的看法。你明天就把报纸上的看法告诉我。”

“好吧，我明天就拿一大捆报纸给你。”

“明天要得到报纸的反应还为时过早，因为公告见报也要过三天。不过从今天起你每晚都来一趟吧，走院子里的后门。我打算让你给我当秘书。报纸和杂志上的消息由你读给我听，

---

① 引自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说《市政官夫人马尔法》(1802)，但稍有改动。原书为：“粗野之民族爱好独立，明哲之民族爱好秩序，而秩序之不存，盖由于缺乏专制政权。”——俄编注

我要把自己的看法口授给你，有些事委托你去办。特别是各种电讯不要忘了，每天都要把欧洲所有的电讯给我带来。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现在大概想睡觉了，回家去吧。你不必多想我刚才对你说的关于文学评论的问题，对于它我并不害怕，因为它自己的处境就岌岌可危。只要为人明智慈善，就一定能流芳后世。如果不做苏格拉底①，也会做第欧根尼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就是我将来对人类要起的作用。"

伊万·马特维伊奇就是这样在我面前信口雌黄，不顾别人硬是（他的确在发烧）急着说出了这些话。他这样子就像常言所说的意志薄弱的婆娘：嘴边没有把门儿的。而且我觉得他所告诉我的关于鳄鱼的全部情况，都是十分可疑的。鳄鱼的腹腔怎么能够是空的呢？我敢打赌，他这样胡诌是虚荣心作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戏弄我。他的确是病了，而对病人是应该尊重的。不过，坦白说，我向来非常厌烦伊万·马特维伊奇。我从童年起就一直希望摆脱他的照顾，可总不能如愿。有多少次我曾想和他彻底吵翻，可是每一次又是我想去找他，好像我仍然希望向他证明点什么，并对他进行某种报复。这真是奇怪的友谊！可以肯定地说，我同他友好，其中多半是出于怨恨。但我们这次分手时，却很动感情。

"您的朋友是个很崇（聪）明的忍（人）。"德国人准备送我时，小声对我说。刚才他一直都在认真听我们谈话。

"A propos③，"我对他说，"差点儿忘记问了，万一有人想

---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0—约前325），古希腊犬儒哲学家，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并故作怪僻行为，传说他住在一个大木桶里。

③ 法文：顺便说说。

买您这鳄鱼，得要多少钱呢？”

伊万·马特维伊奇听到我的话之后，好奇地等待着答案。看起来，他不大愿意德国人少要钱；不管怎样，他在听到我提的问题之后，有点儿特意地发出了一声干咳。

起初，德国人对这个问题连听都不想听，甚至还生气了。

“任何人也休香（想）买属于我的鳄鱼！”他愤怒地大声叫喊起来，满脸通红，活似煮熟的龙虾。“我不远（愿）意卖鳄鱼。给我三百万马克银币我也不卖。我今天门票卖了近四百马克银币，明天我可以收入三万马克银币，以后每天有三十万马克银币的收入。我不香（想）卖掉它！”

伊万·马特维伊奇甚至高兴得嘿嘿笑了起来。

我压住心头的怒火，以冷静而又理智的态度，——因为我在尽一个真正朋友的义务——提醒这个癫狂的德国人：他的计算方法并不完全正确，如果他每天收入三十万，那么四天之内整个彼得堡的人就都到这里来看过了，以后他就收不到任何人的钱了。我同时指出，生死全凭天意，鳄鱼随时都可能撑死，而伊万·马特维伊奇也可能得病死去，等等，等等。

德国人沉思起来。

“我会买咬（药）水给他喝的，”他想了好久之后对我说，“这样您的朋友就死不了啦。”

“药水是药水，”我说，“不过您也要考虑有可能吃官司。伊万·马特维伊奇的妻子可能要求归还她的合法丈夫。您想发财，可是您想不想给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支付一笔抚恤金？”

“不行，不香（想）付！”德国人严厉地断然答道。

“不行，不香（想）付！”老板娘也恶狠狠地附和着说。

“这样的话，您何不现在一次性地要一笔钱，虽说数目不会太大，但是可靠，稳拿到手，这不比前途未卜好些吗？我认

为有必要再补充一点，本人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只是出于好奇和闲着没事干。”

那个德国人拉上老板娘到一个角落里去商量，那个角落里有一只笼子，里边关着一只猴子，这是这里最大而且最难看的一只猴子。

“你就瞧好吧！”伊万·马特维伊奇对我说。

至于说到我，当时怒火中烧，恨不得先狠狠地把德国人揍一顿，然后更狠地揍一顿老板娘，随后最狠地揍伊万·马特维伊奇，惩戒他那极端的虚荣心。但是这些想法与贪婪的德国人的回答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德国人和老板娘商量过后，对卖鳄鱼提出如下条件：五万卢布最近发行的有奖公债券，豌豆街上开着私人药店的一幢砖房，此外，还要授予他俄国上校的官衔。

“你瞧！”伊万·马特维伊奇得意扬扬地大声喊道，“我是对你说过的！除了最后这条要当上校是无理要求之外，他做得对极了，因为他完全了解他展出的这个怪物现在有多大的价值。经济原则是高于一切的！”

“别发疯了！”我愤怒地对德国人叫喊起来，“您为什么要当上校？您立过什么战功，担任过什么职务，获得过什么军人的荣誉？您是不是发疯了？”

“发疯了！”德国人抱怨地叫喊起来，“不，我是很聪明的人，您才是不聪明呢！我应该当上校，因为我展出的鳄鱼里有一个活的 hofrat①，可是俄国人没有装着活 hofrat 的鳄鱼！我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我很香（想）当上校！”

“那就再见吧，伊万·马特维伊奇！”我大声喊道，气得浑

① 德文：官员。

身咳嗽，几乎是跑出了鳄鱼展室。我觉得在这儿再多待一分钟，简直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这两个蠢家伙想入非非的欲望，让人无法忍受。外面清新的空气使我的精神一爽，怨气也消了几分。最后我向街道两旁狠狠地啐了十几口唾沫，然后雇了一辆马车回到家里，脱了衣服，扑到床上就睡了。最使我气恼的是，我竟成了他的秘书。要履行真正的朋友的义务，每天晚上在那里真会把人闷死！我真想为此事揍自己一顿。熄了灯，盖上被子之后，我也真的在自己头上和身上的其他地方揍了几拳。这使我感到一阵轻松，后来我就入睡了，而且睡得相当死，因为我太累了。整整一夜，我做梦看见的都是猴子，不过快天亮的时候，我梦见了叶连娜·伊万诺芙娜……

四

据我猜测，我梦见猴子，是因为鳄鱼主人把它们关在了笼子里；可是梦见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却是另一回事。

我得预先说明，我喜欢这位太太，但是我得赶紧声明，而且是特急声明，我是像父亲那样喜欢她，喜欢得很有分寸。我这样总结我的喜爱，是因为我已经多次情不自禁，差点儿吻了她的前额或是绯红的面颊。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去实现这一愿望，可是老实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也不反对吻她的嘴唇。而且何止吻嘴唇，还要吻牙齿，因为当她莞尔一笑的时候，总要迷人地露出那两排美妙整齐宛如珍珠的贝齿。而且她又格外地经常爱笑。伊万·马特维伊奇在抚爱她的时候就把她叫做“可爱的小淘气”，这个称呼是最恰当和最说明特征的。她真是一位甜如蜜糖的太太，除了甜美再没有别的。因此，令我莫名其妙的是，那个伊万·马特维伊奇现在为什么竟然把自己的太太想象成我们俄国的叶夫根尼娅·图尔？不管怎样，我夜里做的梦，如果抛开猴子不说，给我留下了极为愉快的感受。所以在喝早茶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昨天发生的一切，并且决定在上班的路上马上去一趟叶连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其实，作为关系亲密的朋友，我也应该这样做。

在朋友的家里，卧室前有个小房间就是所谓的小客厅，虽然他们的大客厅也并不大，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在那里身穿一件对襟的轻薄如纱的晨衣，坐在漂亮的小沙发上，面前摆了张小茶几，她手里拿一只盛着咖啡的杯子，一面往里边浸泡小块面包，一面喝咖啡。她这时显得漂亮迷人，但是我也觉得她神不守舍，好像在想什么？

"啊，是你呀，淘气鬼！"她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请坐，冒失鬼，请喝咖啡。您昨天干啥去了？参加化装舞会了吗？"

"莫非您参加了？我可没有去……再说，我昨天去看望了咱们的囚徒……"

我叹了口气，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喝着咖啡。

"看望谁？什么囚徒？噢，是他！可怜的人！那么，他怎么样，寂寞吗？可是，您知道……我正想问您……我现在可以提出和他离婚吗？"

"离婚！"我愤愤地喊了起来，差点儿把咖啡洒了。"这是那个黑皮肤的家伙搞的！"我愤怒地想道。

有一个黑皮肤、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在建筑部门供职，是他们家的常客，而且特别会逗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开心。老实说，我讨厌他。毫无疑问，他昨天一定在化装舞会上或者甚至可能就在这里同她相会了，并且向她灌了许多迷汤！

"那又怎么样，"叶连娜·伊万诺芙娜像学舌似的突然慌慌张张地说道，"他要待在鳄鱼肚子里，大概一辈子也不回来了，我却得在这里等着他！丈夫应该住在家里，而不是在鱼肚子里……"

"不过，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事啊。"我开始说，而且情绪非常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

“啊，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她大声叫喊起来，突然大发脾气。“您总是和我对着干，真讨厌！和您在一起什么事也办不成，您什么主意也不帮我出。别人对我说，我准能离婚，因为伊万·马特维伊奇如今已经领不到薪水了。”

“叶连娜·伊万诺芙娜，这还是您说出的话吗？”我充满感情地大声叫喊起来，“这是哪个败类对您说的？要离婚，就凭没有薪水这一条理由不够充分，是根本不行的。而那个可怜的伊万·马特维伊奇对您可以说是爱得火热，就是在鱼腹之中仍然这样。不仅如此，他还像糖块一样正甜蜜地陶醉在爱情之中。就在昨天晚上，当您在化装舞会上尽情欢乐的时候，他还说，有机会的时候，他可能会叫您以合法妻子的身份到他所在的鱼腹中去，而且鱼腹不仅能容下两个人，甚至容纳三个人也绰绰有余……”

这时我就赶紧把昨天晚上和伊万·马特维伊奇谈话的全部饶有兴趣的部分都对她说了。

“怎么，怎么！”她吃惊地喊了起来，“您是想要我也爬到伊万·马特维伊奇身边去吗？亏您想得出来！何况我头戴宽檐帽，身穿钟摆裙，哪能爬得进去呀？天哪，真是想入非非！再说，我如果往里爬，就得做爬的姿势，而且那时可能还有人围观……这真是可笑！再说，我在那里吃什么呢？……而且……而且如果我在那里要……怎么办呢？哎呀，上帝，他们是怎样胡思乱想啊！……还有，那儿有什么娱乐活动？……您不是说那里有橡胶味吗？假如我在那儿同他吵开了又该怎么办，难道仍然和他躺在一块？呸，这多么让人讨厌！”

“我同意，我同意您的所有意见，亲爱的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我打断了她的话，竭力想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时的我心里充满着一种兴奋情绪，而这种情绪是任何人觉得他握有真

理时都会有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所有这些意见当中，有一点您没有估计到，既然他要您去，那就是说，没有您，他就不能生活。这就是爱情，是热烈的、忠贞不渝的、渴望得到的爱情……您不珍惜爱情，亲爱的叶连娜·伊万诺芙娜，您不珍惜爱情！”

“我不想听，不想听，丝毫不想听！”她挥动着那只娇小的手，那手上粉红色指甲刚刚洗刷得发亮。“您这个讨厌的东西！您会逼出我的眼泪的。既然您觉得好，那您自己爬进去吧！您是他的朋友，出于友谊，您就同他并排躺在一起，跟他一辈子争论什么干巴巴的科学问题吧！……”

“您这样嘲笑他的设想是不应该的，”我严肃地打断了这个轻浮女人的话头，“伊万·马特维伊奇本来就让我到那里去。当然，您去是尽妻子的义务，而我去则不过出于慷慨的精神。但是，伊万·马特维伊奇昨天对我谈到鳄鱼腹腔有非常大的伸缩性时，做了非常明确的暗示，不仅你们夫妇二人，甚至加上我这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三个人一起也容纳得了，如果我愿意去的话，所以……”

“怎么，一共三个人？”叶连娜·伊万诺芙娜一面大声叫喊，一面惊讶地望着我。“我们怎么能够……能够三个人一起待在那里？哈哈哈！你们这两个蠢货！哈哈哈！我到那里可要不停地拧您呀，您这个讨厌的东西，哈哈哈！哈哈哈！”

她仰头靠在沙发背上，哈哈大笑得流出了眼泪。不管是她的眼泪还是笑声，都非常富有魅力，我忍不住急忙凑过去冲动地吻她的小手，她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揪了揪我的耳朵做出顺从的暗示。

后来，我们两个人很开心地说笑起来，我还把伊万·马特维伊奇昨天讲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对于举办晚会和开

放沙龙的想法很感兴趣。

“不过，我必须制作许多新衣服，”她说，“所以伊万·马特维伊奇应当尽快把他的薪水尽可能多地给我……不过……不过怎么样，”她沉思后补充说，“不过怎样能把他连同铁箱运到我这里来呢？这太可笑了。我不愿意让人把我丈夫装在铁箱里运来运去。这会使我在客人面前羞死的……我不愿意，不，我不愿意。”

“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昨天晚上季莫费·谢苗内奇来过您这里吗？”

“噢，来过了，他来安慰我。要知道，我跟他一直在玩纸牌。他拿糖果做赌注，要是我输了，他就吻我的手，这个讨厌的东西，您想想，后来他差点儿没跟我去参加化装舞会。真的！”

“令人倾心的人哪！”我说，“您这么迷人，谁不对您倾心哪！”

“瞧您，说起奉承话来了！等一等，让我拧您一把再走。我现在学会了拧人，而且非常在行。怎么样，不错吧！对了，我顺便问一下，您说伊万·马特维伊奇昨天曾多次提到我，是吗？”

“不——是，次数并不很多……实话告诉您，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人类的命运问题，他想……”

“那就由他想去吧！您别再说了！的确，他是非常无聊的。不管怎样我得去看看他。明天一定要去。今天可不行，我现在头疼，而且那里会有很多观众……他们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会拿我取笑……再见吧！您晚上还要……到那里去吧？”

“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他让我去的，还让我带些报纸给他。”

“这好极了。您就到他那里去吧，给他读读报。不过今天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我感觉不舒服，也许还要出去做客。好啦，再见吧，淘气鬼。”

“今天晚上那个黑皮肤的家伙会来找她的。”我心里想。

在办公室里我当然没有让人看出我正在为这件事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今天上午我们这里的几家最进步的报纸在同事们手里飞快地辗转传阅，而且同事们阅读的表情又特别认真。最先传给我的是一张《小报》[①]，这份报纸没有特别的倾向性，只是很有些人情味，因此，大家虽然都读，但多数人却看不起它。我在报上读到了下边这样一段，感到有点惊奇：

昨天在我们这个幅员广大、建筑漂亮的首都，有一桩奇闻广泛传播，上流社会一位著名美食家 N 某，大概吃腻了博雷尔餐厅[②]和某俱乐部的菜肴，昨天来到游廊商场，这里正在展出不久前运来首都的一条大鳄鱼，他要求把这条鳄鱼杀了给他吃。和鳄鱼的老板讲好价钱之后，他马上将其宰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当然是吃鳄鱼，而不是吃非常安分、办事认真的德国老板）。他用小刀把鲜美的鳄鱼肉切成一个个小块，急急忙忙吞食着，很快就把整条鳄鱼吞进了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不仅如此，他还想吃一只一直与鳄鱼为伴的非洲獴[③]，大概他认为獴肉也同样鲜美可口。我们根本不反对这种新食品，因为这种食品对外国美食家来说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了。对这种新食品的出现我们甚至还做出了预言。在埃及，英国

---

① 此处指《彼得堡小报》，1864 年创刊。
② 彼得堡一家高档餐馆。
③ 哺乳动物，头小，喙尖，体长，四肢短小，以蛇、蛙、鼠、鱼、蟹等为食物。

贵族和旅行家成批地捕食鳄鱼，用它们的脊背肉做成炸肉排，加上芥末、葱头和土豆调配起来吃。跟随雷赛布[1]来到埃及的许多法国人，则喜欢把鳄鱼爪放在炭火上烤着吃。其实他们这样做是故意刺激那些讥笑他们的英国人。对这两种吃法我们俄国人大概都会赞同的。就我们来说，我们欢迎这种新的产业，不过这在我们强大而物产丰富的祖国远还没有普及。大概，随着第一条鳄鱼被彼得堡这位美食家吞食之后，要不了一年，将有成百上千条鳄鱼进口到我国来。可是为什么我们俄国不养殖鳄鱼呢？如果说涅瓦河水对这种招人喜欢的异国动物过于寒冷的话，那么首都有许多池塘，城郊还有许多河流和湖泊，都可做它们的栖息之所呀。比方说，为什么不在帕尔戈洛沃，或者巴夫洛夫斯克，还有莫斯科的科普列斯尼亚地区的池塘里，萨莫焦克等地繁殖鳄鱼呢？鳄鱼不但为我们讲究口味的美食家们提供佳肴，同时还可以增加来这里游玩的太太小姐们的游兴，对儿童进行博物学教育。鳄鱼皮可用来制作匣子、皮箱、香烟盒和钱包。俄国商人们可能会用鳄鱼皮制作的皮包装进他们最喜欢的大量油迹斑斑的钞票。对于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希望还会再做探讨。

我虽然料想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文章，但这则新闻如此信口胡诌，仍然使我感到震惊。由于找不到人可以交换看法，我就把目光投向我对面坐着的普罗霍尔·萨维奇。我发现他早已在注视我了，而且手中拿着一份《毛发报》，好像是要转交给我的。他一声不响地接过我手里《小报》，同时把《毛发报》递给我，并用指甲使劲划了一下上边的一篇文章，可能是叫我注

[1] 雷赛布（1805—1894），法国企业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篇小说时，他正在埃及负责开凿苏伊士运河。——俄编注

意。这个普罗霍尔·萨维奇在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这是一个老单身汉，寡言少语，和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往来，在办公室里差不多不跟任何人交谈，对所有的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见解，可从来不会告诉别人。他过着独居的生活，我们中几乎任何人也没有去过他家。

下边就是我在《毛发报》上读到的被划出的那篇文章的内容：

众所周知，我们是求进步，讲人道的，并且想在这方面与欧洲看齐。本报虽然为此竭尽全力，但是我们距离“成熟”还差得很远[①]，昨天发生在游廊商场的令人愤慨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对此我们早有预言。不久前，一个外国老板来到我们首都，带来一条鳄鱼在游廊商场公开展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有益的行业，而在我们强大而丰富多彩的祖国尚未普及，所以立即受到欢迎。可是昨天下午四点半，一个非常肥胖、醉意蒙眬的人突然出现在外国业主的展室前，买票入场，接着未做任何说明立即钻进鳄鱼血盆大口之中。鳄鱼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窒息身亡，不用说，只得把他吞了下去。这位陌生人身陷鱼腹之后，立即酣睡。任凭外国老板怎么叫喊，也不管他那惊慌万状的太太怎么呼号，甚至人们以报警相威胁，他全然不为所动。只听他在鱼腹中哈哈大笑，并声言要用树条抽打它，以示惩罚（sic[②]），而这个可怜的、被迫吞下庞然大物的哺乳动物枉然流出了眼泪。不速之客比鞑靼人更糟糕。话虽这样说，那个寡廉鲜耻的人却不肯钻出来。我们不知道，对这种证明我

① “我们仍然远未‘成熟’。”是经济学家叶·伊·拉曼斯基（1825—1902）说的，这句话在19世纪60年代曾广泛流传。

② 拉丁文：原文如此。

们幼稚、并在外国人面前玷污我们形象的野蛮事实，应该做何解释。俄国人豪迈不羁的本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请问，这位不速之客想干什么？是想找一个暖和舒适的栖身之地吗？要知道，在首都有许多十分漂亮的住宅，这里不仅有租金低廉、居住舒适的套房，不仅有从涅瓦河引来的用水，而且楼梯都有煤气灯照明。此外，往往还有房东雇来的看门人。我们还要请读者注意虐待家畜的野蛮行为：这条外来的鳄鱼当然很难一下子消化掉这个庞然大物，现在肚皮鼓得像一座小山一样躺在那里，正在不堪忍受的痛苦中等死。在欧洲，不能仁慈对待家畜的人早已受到法庭的审判。而我们虽则已经有了欧洲的照明设备，有了欧洲那样的人行道，有了欧式的建筑，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丢掉代代遗传下来的种种偏见。正所谓：

屋宇簇新，偏见如故。①

甚至房屋也不是新的，至少楼梯是旧式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在本报提及，在彼得堡市区，在商人卢基扬诺夫家的房子里，木板楼梯转弯处有的阶梯已经腐烂下陷，早已对在他家当女仆的士兵妻子阿菲米娅·斯卡皮达罗娃构成了危险，因为她必须经常上下楼梯，提水或者运柴。我们的预言终于不幸而言中：昨晚八点半钟，阿菲米娅·斯卡皮达罗娃端着汤碗从楼梯上摔下，一条腿骨折。我们不知道卢基扬诺夫现在修好了楼梯没有。俄国人都是事后明白，而俄国人侥幸心理的牺牲品却被送进了医院。同样，我们将坚持不懈地要求维堡大街的清道夫们在清扫木板人行道的垃圾时，不应该弄脏行

① 这是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 2 幕，第 4 场）中主人公恰茨基所说的话。

人的鞋，应当像欧洲人擦靴子时那样，把垃圾归成堆……

“岂有此理！”我一面说，一面有点困惑不解地看着普罗霍尔·萨维奇，“真是岂有此理！”

“您指的是什么？”

“您瞧，他们不怜悯伊万·马特维伊奇，却怜悯那条鳄鱼！”

“这算什么？我们甚至连动物，连哺乳动物都很怜悯。我们还有什么地方不同于欧洲呢？在那里对鳄鱼也是非常怜悯的。嘻嘻嘻！”

普罗霍尔·萨维奇这个怪人说完就埋头处理公文，再也不说别的什么了。

我把《毛发报》和《小报》塞进了口袋，并且还尽可能多地收集了一些旧的《彼得堡消息》和《毛发报》，准备给伊万·马特维伊奇晚上消遣。虽然现在到晚上还有一些时间，但这一次我却早点溜出了办公室，以便到游廊商场去看看，即使从远处看看那里发生的情况，听听那里的各种舆论及其倾向也好。我预料那里人一定很多，所以我就用大衣领子严严实实遮住脸，以防万一被人看见，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都非常不习惯在大众面前抛头露面。而且我觉得，对这个如此引人注目、如此古怪的事件，我是没有权利表达自己平庸无奇的感受的。

刘逢祺　译

[附]

鳄鱼——从它发生了什么事情/罕见的事件①，或者是游廊商场里的怪事，讲述一位某种年纪和某种长相的先生被游廊商场的鳄鱼一点不剩地整个活活吞下的真实故事，以及此事的后果。谢苗·斯特里若夫提供②

编辑部前言③

编辑部怀着惊奇的心情刊登这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唯一的理由是，这一切不管怎么说，也许确实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故事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有相当年纪和某种外貌的先生，在游廊商场被鳄鱼吞掉，而且什么也没有留下；

---

① 这个笑话与那位我们本年在有关《时世》出版的声明中提及的、并希望年末在我们这里发表作品的作家丝毫没有关系。——作者注

②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世》杂志上发表小说《鳄鱼》时的附识，斯特里若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名。

③ 这是《时世》杂志发表《鳄鱼》时所附的，它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笔。

在被吞进去之后，他不但还活着，而且身陷鱼腹之中竟安然无恙，看来还是心满意足地活了两个礼拜。这时，他不但受到许多无事可做、爱寻开心的公众的参观，同他们进行交谈，而且还谋求提高工资，同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也不断发生变化（肉体上指的是不断翻身，精神上的变化则表现在行为方面），最后由于无所事事和苦闷，他竟成了一位哲学家。如果不是作者说话的语气非常真挚，使编辑部做出有利于他的决定，那么这篇极端荒谬的胡说八道肯定是不真实的东西。此外，这里还非常详细地引用了几乎所有报上因鳄鱼吞人而发表的文章甚至诗句，以及激烈的争论。所有这些无稽之谈由编辑部的主要撰稿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带到了编辑部。不过这个故事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还不知道。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不在家（因一些与读者无关的事出门），他家来了一位陌生人，并在他的书桌上留下了一份手稿和一封短信，但并没署名。在这封信里，他简单地、但是毫不客气地请求把这个稿子在《时世》上发表。可是这篇作品也没署名，于是编辑部就授权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篇稿子上权且署上自己的名字，同时为了真实起见，还选了一个对无名作者合适的笔名。这样，无名作者就被叫做谢苗·斯特里若夫——不知为什么取这个名字。[①] 至于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他也乐意署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有理由认为，如果读者喜欢这部作品，这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家会认为这是他写的；如果读者不喜欢这部作品，那么只要他说一句：这不是他写的，就万事大吉

① 俄语斯特里若夫的词根是стриж，意思是雨燕，当时《现代人》杂志曾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雨燕”，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故意使用这一笔名。

了。

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编辑部并没有隐瞒读者，这就是不管编辑部如何努力，如何想法找到任何能够说明游廊商场发生这一闻所未闻事件的材料，最后都没有结果！

关于鳄鱼吞人的事件，任何人，绝对是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一句、也没有读到丝毫与此有关的东西，虽然有许多人到游廊商场来参观过鳄鱼。总之，编辑部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扫兴，因为根本没有发生鳄鱼吞吃活人的事情。编辑部曾试图找到那几天的报纸以及作者所说的报上刊登的那些文章。但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本来就没有刊登这种文章的报纸。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即相信一切，并且，虽然迫不得已，但却心安理得地断定交来手稿的陌生人不可能撒谎，所以，他所报道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万一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说，在我国文学中至今没有比这更加不可思议的捏造了，只有柯瓦辽夫少校的鼻子除外[①]。大家知道，一天早晨，柯瓦辽夫少校的鼻子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后来这个鼻子穿着制服，头戴有羽饰的帽子在塔夫里达公园和涅瓦大街走来走去。不管怎样，编辑部非常希望读者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读者不相信，就会责备编辑部在进行捏造，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我们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有必要坦率地说，在我们编辑部内部，有一些人对我们居然相信这样一个（好像）荒谬绝伦的故事而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为弄清这个在观众眼前发

---

① 这里说的是果戈理的短篇小说《鼻子》里的故事，柯瓦辽夫是该小说里的主人公。

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尽管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少数人仍然激烈指责我们。他们不理会我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大喊大叫，显然离了谱。他们说，无名作者的故事不但违反自然科学，而且也违反解剖学，因为要吞掉一个有相当年龄、可能有二俄尺七俄寸高、而且主要的是，这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这对鳄鱼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等等，等等。他们一个劲地吵吵嚷嚷，没完没了，简直小题大做，何况多数人的意见对编辑部是有利的。于是断定，要弄清事实真相，采取多数人意见的原则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为了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编辑部仍然愿意倾听少数人的呼声。于是为了查清游廊商场事件的真相，编辑部立即派出了四个常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调查，要求他们四人一起到鳄鱼展室去，了解鳄鱼的情况，就地查明一切。被派出的有：编辑部的两个秘书，其中有一个带公文包，一个不带公文包，此外，有一位评论家，一位小说家。编辑部不惜破费，给他们每人二十五戈比，用以买展室的门票。所有这些钱都是编辑部不可剥夺的财产，是编辑部以合法手段获得的，与其他编辑部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钟头以后，被派出的人怀着满腔的愤怒回来了，不但如此，甚至都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可能是由于愤怒的缘故，他们都在注视不同的方向。最后，他们终于为编辑部同仁的热情所征服，打破了沉默，并直截了当地、但粗略地汇报说，根本没有必要派他们到游廊商场去，在那里第一眼就看到了全部的荒谬性，鳄鱼不可能把整个人吃掉。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那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这种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片面的看法，起初真使编辑部无所适从。尽管如此，可是一切问题又非常迅速而彻底地得到了解决。第一，如果“说不定那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那么，那里就确实能够发生这样的事；第二，

从出差人调查的情况来看，非常清楚，无名作者的故事所讲的，绝不是现在游廊商场里展出的那条众所周知的鳄鱼，而是另一条别的鳄鱼，这条鳄鱼好像也在游廊商场展出过。正如从故事中所了解到的，这条鳄鱼在这里待了三四周之后就被运回了它的祖国德国。当然，这条鳄鱼的体积和腹腔可能比现在的这两条鳄鱼都大。因此，它为什么不能吞吃这位有相当年龄，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呢？

这样的看法彻底解决了编辑部的所有疑惑。主要是成功地保住了这篇小说，并得以在杂志上发表，虽然编辑部没有这篇小说也完全可以，因为我们有这一期杂志所需的足够的文章，而且正好够我们允诺读者的每期《时世》杂志所应有的页数，但是编辑部并没有受这种允诺的限制，就为刊登这篇小说又增加了一些篇幅。既然世上有“多余的人”，为什么杂志上就不能有多余的页数？

匿名者致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您，《时世》杂志的编辑，一件最最不同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凡的事情，它的奇特性或许不仅能够使您们的《时世》，而且可以使我们整个时代丰富多彩。恳请您立即将它公之于众。

匿名的作者

柳　芭　译

赌徒

（一个年轻人的笔记）

第一章

离开两星期之后我终于回来了。我们的人在卢列坚堡已经三天。我本以为他们对我简直是望眼欲穿，其实不然。将军做出一副毫无所求的样子，很傲慢地对我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到他妹妹那里去了。显然，他们已从别处搞到了钱。我甚至都觉得，将军有些羞于望着我。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正忙得不可开交，只随便敷衍了我几句话；不过，钱还是收下了，而且数了数，并听了我报告全部经过。他们正等客人来吃午饭，有梅津佐夫，有个法国佬，还有个什么英国人。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有钱，马上就设宴请客，并且是莫斯科式的。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见我就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但没等我答话她就走开了。显然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其实我们之间应该谈谈，心里积攒着的话太多了。

我被安排在旅馆四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将军的随员。从种种迹象看来，他们已经亮明了身份。这里人人都把将军看成非常有钱的俄国显贵。午餐前，除了几件杂事之外，他还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我在旅馆的账房里兑换了。现在，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会被当做百万富翁。我本来想带米沙和娜佳去散步，走到楼

梯上又被叫到将军那里去。他竟然心血来潮，询问我要把孩子们领到哪里去。这个人根本不敢正眼看我。他倒是很想这样，不过我每次都报之以直勾勾的、也就是颇为不敬的眼光，使他似乎很难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自己也不知所云，无非是要我领孩子们到公园去散步，离游艺场远些。末了他又大发脾气，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

“要不然，您大概要领他们去游艺场，去轮盘赌场哩！请您原谅，”他补充说，“但我知道，您做人还相当不稳当，很可能去赌。虽然我不是您的监护人，而且也不想担任这个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有权利表示这种愿望，希望您总不至于有损我的声誉……”

“您知道，我手头又没有钱，”我平静地回答说，“要输钱总得先有钱才行！”

“您马上就会得到钱。”将军回答时有些脸红了。他在写字台上找出账本看了看，他欠我的钱约有一百二十卢布左右。

“我们要清账的，”他开口说，“要换成德国马克。您先拿一百塔勒① 吧，一个整数。余下的当然也不会短您的。”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话。

“请您别对我的话生气，您太小心眼了……我如果对您有所指点，也是……怎么说呢？希望您多加小心而已。我当然也多少有点权利这样做……”

我带孩子们回去午餐时，看到整整一列出游的车马队。原来他们是去参观什么废墟遗址，两辆豪华的马车，一匹匹出类超群的骏马！Mademoiselle Blanche② 和玛丽娅·菲利波芙娜与

---

① 德国曾使用过的一种货币，约合三马克银币。
② 法文：布朗什小姐。

波琳娜乘一辆马车，那个法国佬、英国人和我们这位将军都骑马。来往行人都为之侧目止步。排场则够排场矣，不过将军要吃苦头的。我算了一算：我带来四千法郎，再加上他们显然是到此后才搞到的钱，统共也只不过七八千法郎；对 mademoiselle Blanche，这个数目可是太小了。

Mademoiselle Blanche 也住在我们这家旅馆，和她母亲一起。那个法国佬好像也下榻于此。仆人们都称他为“monsieur le comte”[①]，mademoiselle Blanche 的母亲也自称“madame la comtesse”[②]。也许真的是 comte et comtesse[③] 吧，管它呢！[④]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聚齐入席时，monsieur le comte 装作并不认识我。将军当然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互认识，或是起码把我介绍给他。Monsieur le comte 本人去过俄国，知道他们称之为 outchitel[⑤] 的角色有多大分量。其实，他和我很熟。不过，说实话，我在这个宴席上是不速之客。将军好像是忘了吩咐，否则一定会打发我去餐厅吃 table d'hôte[⑥]。我是自己来的，所以将军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是好心人，马上给我安排了一座席。幸亏我在这里遇到了阿斯特列先生，这帮了我的忙。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跻身于这些人的圈子中了。

这个英国人很奇怪，我第一次与他相遇是在普鲁士境内的火车上。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那次我是去追赶我们那些人。后来我又在进入法国境内之前在瑞士遇到他。我们在两个星期

---

① 法文：伯爵先生。
② 法文：伯爵夫人。
③ 法文：伯爵和伯爵夫人。
④ 原文如此。作者后又改称这个法国人为侯爵。
⑤ 法文：此词系俄语“教师”的法语音译。这里指的是家庭教师。
⑥ 法文：公共客饭。

内相遇两次，现在又与他在卢列坚堡不期而遇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腼腆的人。他简直腼腆到愚蠢的程度。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一点也不蠢。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宁静的人。在普鲁士和他初次见面时，我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他今年夏天去了诺尔德卡贝，他还很想去观光一下尼日哥罗德的集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认识将军的。不过我觉得，他热恋波琳娜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一走进来，他顿时面颊绯红得像彩霞一般。他很高兴我们的席次相邻，好像已视我为至交好友了。

饮宴之间，那个法国佬谈笑风生，活跃异常，显得旁若无人，神气十足。我可记得，当初他在莫斯科大吹过一阵肥皂泡。他侃侃而谈财政和俄国的政治。将军间或也斗胆反驳两句，但是语气谦恭之至，只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并未完全失掉身份而已。

我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心境之中。自然，午餐还未进行一半，我又像往常那样暗自向自己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何苦与这位将军纠缠，干吗不尽早一走了之?"我偶尔向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瞥几眼，它竟全然不理睬我。我终于恼怒了，决意要无礼一番。

事情从此开始：我突然莫名其妙、不问情由地在别人说话时大声插进去，我主要是想和那个法国佬吵一架。我把脸对着将军并忽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今年夏天俄国人根本没法在旅馆餐厅里吃公共客饭，我好像是打断了将军的话，他用诧异的眼光瞪着我。

"如果您是个有自尊心的人，"我发挥说，"肯定会遭人斥骂和碰大钉子。在巴黎、莱茵，甚至在瑞士，吃公共客饭的波兰佬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太多了，您如果是俄国人就得免开尊

口。”

我这番话是用法语说的。将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不知道对我如此忘乎所以应该发脾气还是仅仅表示惊讶为好。

“那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被人家教训了一顿吧？”法国佬随便而又轻蔑地说。

“在巴黎起先我是和一个波兰人吵架。”我回答说，“后来又和一个法国军官吵，因为他支持那个波兰人。但后来一部分法国人转而支持我了，因为我对他们讲，我有一次想要往罗马教长的咖啡里啐一口。”①

“啐一口？”将军装出傲然而又大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还环顾四周。法国佬则以不相信的眼光打量着我。

“正是这样，”我答道，“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天，确实为了办妥我们的事可能不得不去一趟罗马，于是我去教皇驻巴黎使馆办事处办理护照签证。接待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教士，浑身干瘦，脸若冰霜。他彬彬有礼而又非常冷淡地听我讲完话后，请我稍事等候。我虽然很急，当然也只好坐下来等，并拿出一张‘Opinion nationale’②报来看，上面尽是辱骂俄国的不堪入目的言论。这时我听见有人经过隔壁房间到教长那里去。我还看见这位教士对他鞠躬不止。我于是再一次请求他，他要我再等等，态度更加冷淡。过不久又进来一个陌生人，是来办公事的，好像是奥地利人，他们听完他的话以后立刻送他上楼去。当时我非常恼火，于是站起来走到教士面前，并以坚决的

---

① 俄语中“啐一口”与“根本不理会”是同一词，视后面的前置词而定。此处有双关语意味。

② 法文：《国民评论》，系法国自由派波拿巴主义者主办的政治性日报。1859年创刊，至1879年止，一直在巴黎发行。——俄编注

语气说，既然教长现在会客，也可以和我把事谈完。教士这一惊非同小可，忽然倒退了好几步。在他看来，一个微不足道的俄国人竟然胆敢把自己放在与教长的客人平等的地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以最放肆无礼的方式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似乎为能侮辱我而高兴不已，并且叫着说：'难道您竟以为教长会为了您而丢下咖啡不喝吗?'于是我也吼了起来，而且声音比他还大：'老实告诉您，我才不管您的教长喝不喝咖啡！如果你们现在不立刻给我办好护照，我就找他本人。'"

"什么？当他那里坐着大主教的时候?"教士喊道。他惊恐万状地从我身旁跑到门边，双手像十字架似的摊开，做出一副宁肯一死也决不放我进去的样子。

于是我对他说：Que je suis hérétique et barbare①，什么大主教、大教长、教长诸如此类的名堂，对我来说统统都是那么回事。总而言之，我做出了决不罢休的样子。教士恶狠狠瞪了我一眼，一把抓过我的护照，拿上楼去。一分钟以后签证就办妥了。"诸位有意看看吗？这就是。"我掏出护照，把罗马签证印章指给他们看。

"您这样，不过……"将军本来要说下去……

"您是幸亏宣称自己是异教徒和蛮族，"法国佬冷笑着说，"Cela n'était pas si bête②。"

"大家不就是这样看这里的俄国人吗？他们坐在这里一声都不敢吭，大概都巴不得否认自己是俄国人呐。我把和这个教士吵架的事给大家讲了以后，至少在巴黎，在我们住的旅馆里，对我们的态度要注意得多了。有一个胖胖的波兰地主，他

① 法文：我是个异教徒和蛮族人。
② 法文：这个办法倒不算笨。

是吃公共客饭的人中对我最敌视的一个，从那以后不大在人前露面了。有一次我说我看见过一个在1812年被法国骑兵开枪打伤的人，这个骑兵开那一枪仅仅是为了把枪膛里的子弹放出来。被打伤的人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一家没来得及从莫斯科撤出。那些法国人连我说这些话也忍着听下去了。”

“这根本不可能，”法国佬暴跳如雷了，“一个法国士兵决不会向一个孩子开枪！”

“可这是事实，”我回答说，“这是一位很可敬重的退伍大尉对我说的，我也亲眼看见他面颊上的子弹伤疤。”

法国人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将军起先要附和他，但我建议他至少去读一读1812年曾被法国俘虏的佩罗夫斯基将军写的《札记》[1] 中的片断。最后玛丽娅·菲利波芙娜说起别的事，把话题岔开了。我和法国人几乎对喊起来，将军因此对我十分不满。但阿斯特列先生则对我和法国人的争论似乎很高兴。起身离席时，他向我敬了一杯葡萄酒。晚上我到底和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谈了一刻钟左右的话，是在散步的时候。别人都朝游艺场那边的公园去了。波琳娜面对喷泉，在长椅上坐下，让娜坚卡[2] 去和附近的孩子们玩。我也让米沙到喷泉旁边去玩。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

一开始当然是谈正事。我把总共只有七百盾[3] 的钱交给她，她大发脾气。她满心以为拿她的钻石做抵押，我从巴黎至少可以给她带回两千盾，甚至还更多。

---

① 瓦·阿·佩罗夫斯基（1794—1857），俄国将军，1812年卫国战争参加者，他在《札记》中写道，1812年战争法军撤退时曾枪杀因体弱而掉队的俄国俘虏。

② 娜佳的另一小名。

③ 13—20世纪欧洲某些国家的金币名称。

“我非要钱不可，”她说，“一定要搞到，否则我就完了。”

我开始询问，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收到两次从彼得堡来的消息以外，别的没什么。第一次是说祖母病危；两天以后说她似乎已经死了。这是季莫菲·彼得罗维奇那里来的消息。”波琳娜又补充说：“他是个不乱说的人。我们正等着最后的确切消息。”

“这么说，这里大家都在期待之中？”我问道。

“当然，人人都在等，什么事也都在等着。整整半年一直只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您也盼着吗？”我问道。

“您要知道，我和她根本没有亲缘关系，我只不过是将军的继女。不过我能肯定，她会在遗嘱里提到我。”

“我觉得，您会得到很大的一份。”我十分肯定地说。

“不错，她很喜欢我。不过，为什么您这样觉得呢？”

“请告诉我，”我反问道，“我们这位侯爵[1]似乎对您家庭中的一切秘密也都知情吧？”

“您又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兴趣呢？”波琳娜严峻而又冷漠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当然感兴趣。要是我没有看错，将军准是已经向他借钱了。”

“您猜得很对。”

“哼，如果他不知道老奶奶的情况，他会肯借钱吗？难道您在餐席上没有注意到，他三次说到祖母时都称她为‘la baboulinka’[2]吗？这关系多么亲密，多么友好！”

---

① 即上文说到的伯爵，下同。

② 此词为俄语的法语音译，意为亲爱的奶奶。

"您说得对。他一旦得知遗嘱上也会多少有我一份，立刻就会来向我求婚。这就是您想知道的吧？"

"只不过是会来求婚吗？我想他早就在求婚了。"

"您自己非常清楚，根本不是这样。"波琳娜生气地说，"您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英国人？"她沉默片刻之后又问道。

"我就知道您马上要打听他。"

我把前几次在旅途中与阿斯特列先生相遇的情况告诉她。"他很腼腆而又多情，当然，肯定已经爱上您了吧？"

"是的，他是爱上我了。"波琳娜答道。

"还有，他自然比法国人更富有十倍。怎么？这个法国人果真有什么产业吗？没有可疑之处吗？"

"没有。他好像有座什么 château[①]。昨天将军还对我说得很肯定。怎么样？您要说的话完了吧？"

"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一定嫁给这个英国人。"

"为什么？"波琳娜问道。

"法国人更漂亮，不过也更卑鄙。而英国人除了正派之外还多有十倍的钱。"我干脆利落地说。

"对。可法国人是侯爵，而且也更聪明。"她说，语气平静之极。

"真的？"我还是原来的口气。

"一点也不错。"

波琳娜对我提这些问题很不高兴，因此在回答时有意用语调和粗鲁的话激怒我，我看出来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她言明。

"又怎么样呢？您这气急败坏的样子的确让我开心。我允许您提这样的问题和做这种猜测，单凭这一点，您就应该付出

① 法文：城堡。

代价。”

“我确实认为自己有向您提出任何问题的权利，”我平静地答道，“因为我准备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现在我连生命都在所不惜。”

波琳娜竟扬声大笑起来：

“您最近一次是在施兰根别格山上说过，只要我说一个字，您就能头朝下跳下去，那里好像有一千英尺深哩！有朝一日我会说这个字的，仅仅是为了看您如何兑现自己的话。您尽可放心，那时候我一定沉得住气。我恨您，因为我容许您的事太多。但尤其可恨的是我又需要您。而既然现在我还需要您，我就得保护您。”

她起身了，说话时显得非常恼恨。近来她和我的谈话总是以恼恨和愤怒结束，是真正的愤怒。

“请允许我问您，mademoiselle Blanche 是何许人？”我问道，不想让她不说清楚就走。

“您自己知道 mademoiselle Blanche 是何许人。从那以来她又没增添什么。Mademoiselle Blanche 大概要当将军夫人，当然这要看祖母病故的传闻是否证实，因为无论是 mademoiselle Blanche，还是她的母亲，还有她那位侯爵 cousin[①]，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是一贫如洗。”

“将军果真爱上她了？”

“现在这无关紧要。您听我说，并且记住：把这七百盾拿去赌轮盘赌，尽量给我多赢些钱回来，我现在非得有钱不可。”

她说完这些话就叫娜坚卡过来，然后往游艺场找我们那帮人去了。我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了弯，心中反复思忖，十分纳

① 法文：表兄。

闷。她命令我去赌轮盘赌一事对我似乎是当头一棒。真是奇怪，此时此刻我应该思考的事情很多，可我却把全部心思用在分析我对波琳娜的感情上。说真的，虽然一路上我疯狂地思念她，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甚至在梦中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身旁。但比起回来后今天这一天的感受，这两个星期的一切要轻松得多。有一次（那是在瑞士）我在车厢中睡着了，竟然在梦中和波琳娜谈话说出声来，弄得邻座的人都忍俊不止。我现在又一次问自己：我爱她吗？而且又一次不能加以回答，或者不如说，我重又第一百次地对自己说：我恨她。真的，我真是恨她。有过这种时刻（即每次我们谈话结束之时），我真想把她掐死，即使为之舍弃我的后半生也甘心！我发誓：如果有可能用一把尖刀慢慢刺入她的胸膛，我觉得我一定会无比痛快地抓起这把刀来。但是我同样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如果在施兰根别格山上她确实对我说"跳下去吧！"，我一定会立刻跳下去，甚至也会感到无比痛快。我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要有个了结。她对此非常明白。我完全正确而又清楚地意识到：她对于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种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确信，她一想到这点就特别高兴。否则，像她那样聪明和谨慎的人，怎么会对我如此亲密无间和推心置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她对我就像那个不把奴隶当人因而在他面前脱衣服的女皇一样。是的，有多少次她都不把我当人哪……

然而，我却接受了她的委托——无论如何去赌轮盘赢钱。我已来不及思索：为什么这么急地要赢这笔钱？她那时刻都在盘算的头脑里究竟又萌生了什么新念头？此外，这两星期内显然增加了许许多多新事实，对此我都还一无所知。这一切都应该把它想透，弄清全部底细，而且愈快愈好。但眼下已经来不及：要到轮盘赌场去。

第二章

说实话，对这件事我很不痛快。虽然我原已决意去赌，却根本不打算一开始就替别人赌。这甚至使我有些不知所措，因此我怀着无限烦恼的心情进了赌场，那里的一切我一看到就讨厌。全世界的小品文，特别是我们俄国报纸上那些小品文，都有一副奴才腔，实在叫我受不了。俄国的那些小品文作家几乎每年春天都要称道这两件事：第一，莱茵河上好些赌城的轮盘赌场如何富丽堂皇、豪华奢侈；第二，赌台上的金币似乎堆积如山。他们并不因此而得到赏钱，因此这可说是一种毫无私心的献媚。这些粗陋不堪的赌场毫不富丽堂皇，而所谓金币，不要说成堆，几乎连见都极少见到。当然偶尔在整整一个季节当中，也会忽然冒出个傻瓜，一个英国人，或是一个亚洲人——譬如今年夏天那个土耳其人，会大赢或大输一笔。可其他人统统都只用很小的盾下注，赌台上一般钱都很少。我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遭）之后，迟迟未决定赌。再说人也很挤。不过我想，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会很快离开，而不会开赌。我承认，我当时心中怦怦直跳，极不冷静。我确信而且早已决定，这次来卢列坚堡一定会不虚此行，肯定要发生某种根本改变我终生命运的大事。就该如此，也必定会如此。虽然我如此寄希

望于轮盘赌是可笑的，但我觉得，那种视寄希望于轮盘赌为愚蠢和荒唐的众所公认的看法是更加可笑的陈腐之见。为什么赌博就比其他任何一种搞钱的方法，譬如做生意，更坏呢？不错，能赢钱的人是百里挑一。但我又何必顾及这许多呢？

为防万一，我决定今晚先看看行情，决不认真干起来。今天晚上即便出什么事，也无足轻重。我打定了主意。再说还要研究一下到底怎么赌法。因为虽然我看过许多关于轮盘赌的说明，每次都看得人迷。但由于未亲眼见过，至今对此道还是一无所知。

首先，我觉得一切都很龌龊——某种道德上的卑劣与龌龊。这决不是指围着赌台那几十张、甚至几百张贪婪不安的面孔。我丝毫不觉得想赢得又快又多的愿望有什么龌龊之处。有位脑满肠肥、丰衣足食的正人君子在驳斥某人为“赌的输赢很小”做辩解时说，这样更坏，因为贪图小利和贪图大利二者不可相提并论。这其实是相对的。对罗特希尔德[①] 是小利，在我则是发大财。至于说牟利与赢钱，人们现在无处不在相互掠夺和赚钱，又岂止在轮盘赌场呢？而一般说来牟利与赢钱是否卑鄙可耻，这又当别论。我无意在此评判此事。既然我自己此刻为赢钱的强烈愿望所驱使，所以整个这牟利的愿望以及其全部的龌龊，自我走进赌场之时起，对我就变得更合适，更亲切了。最好的事莫过于人们彼此间不虚伪客套，而是直来直往，毫无遮拦。何必自己欺骗自己呢？这是最无聊又最不合算的事。乍看起来，这帮轮盘赌棍对自己所进行的勾当的那种敬意，以及他们围着赌台时的那种认真、甚至虔诚的神情特别丑

---

① 西欧的一个大财团家族，创始人是18世纪的法国银行家M. A. 罗特希尔德，二次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

恶不堪。正因为如此，此地对所谓 mauvais genr[①] 赌博及正派人的赌博严格加以区分。有两种赌博：一种是绅士的赌；另一种是平民百姓的赌，即为牟利而进行的、三六九等的无赖之徒都参加的赌。这里对二者是严加区分的，其实这种区分本身是如此卑鄙可耻！一个绅士可以下五个或十个路易的赌注，很少有人下更大的赌注。当然如果是个很有钱的人，也可能下一千法郎的注。但他们都只是为赌而赌，单纯为了消遣，为了看看赢钱或输钱的过程，但决不应对所赢的钱本身感兴趣。赌钱之后，他可能，譬如说，嘿嘿地笑两声，甚至可能再下一次加倍的赌注，但只不过是好奇，为了观察种种机会，进行计算，而不是出自平民百姓那种赢钱的愿望。总之，他把所有这些轮盘、赌台、trente et quarante[②] 之类都只应看做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愉快而安排的消遣而已。至于赌场东家的种种私利打算和圈套，他连想都不应想到。如果他能有这种感觉，即所有其余的赌徒，那些为每个盾战战兢兢的下等人，也是和他本人一样的阔人和绅士，也仅仅是为了消遣而赌，那就更妙不可言了。这种对现实的全然无知和对人的天真看法当然是特别贵族气派的。我看见，许多亲爱的妈妈把十五六岁的天真、幼稚的小姐们，也就是她们的千金们，推到前面去，给她们几个小金币，并教她们怎么赌。小姐们不论是赢是输，都笑容可掬，春风满面而去。我们的将军轩昂傲然地走近赌台，仆人跑过去递给他一把椅子，但他对此根本不加理会。他慢条斯理地掏出钱袋，又慢条斯理地从中取出三百金法郎，押在“黑色”上，而且赢了。他并未收起赢得的钱，而是把它留在赌台上，结果又出了

① 法文：低级的。
② 法文：三十与四十。

"黑色"。他这一次仍未把钱收起。但第三次出了红色，于是他一下丢了一千二百法郎。他笑眯眯地走了，很沉得住气。但我确信，他的心一定痛得像猫爪子抓过一样。如果他下的赌注多一倍或两倍，他肯定沉不住气，会在脸上露出来的。我还亲眼看见一个法国人高高兴兴、不动声色地先赢后输了三万法郎。一个真正的绅士即便输掉全部家产也不该激动。金钱与绅士风度相比是如此低贱，根本不值得想到它。对这一群下等人和整个环境的龌龊做出全然视而不见的样子，当然是十分有贵族风度的。不过，有时采取相反的办法，其贵族风度也毫无稍减。这就是做出看见这一群下等人的神情，并对他们稍稍打量，甚至拿起手持眼镜仔细端详一番。但是只不过把这一群乌合之众以及所有这些污垢当做某种消遣，当做为绅士们消遣而安排的一种表演。也可以自己跻身于这一群人中，但要环顾四周，做出信心十足的样子，表示您本人不过是个旁观者，根本不属于这一群。但是过分认真地观察也大可不必，这也不符合绅士身份。因为这种场面无论如何不值得认真注意。一般说来值得一位绅士过分认真观赏的场面也不多。但就我个人而言却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值得十分仔细地观察，对一个来此并非单纯为了观察，而是诚心诚意、认认真真把自己当做这一群下等人中之一员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至于我内心深处的道德信念，在我目前的种种考虑、想法中当然丝毫不起作用。姑且就这样吧，我这样说也可以洗刷自己的良心。但我要指出一点：最近以来，我特别讨厌以任何道德尺度来衡量我的思想和行为。是另外一种东西在指引着我……

这一群恶棍赌起来的确很龌龊。我甚至都觉得这里赌台上发生的许多事简直就是最普通的偷窃。坐在赌台两端的庄家要紧盯着别人下注，算账，忙得不可开交。这也是浑蛋！多半是

法国人。我在这里观察并记下来根本不是为了描写轮盘赌。我是使自己能适应环境，好知道将来如何行事。譬如我注意到，如果赌台后忽然伸出一只手把明明是您赢的钱拿去，这是十分平常的事。于是开始争吵，往往会大喊大叫，那就请您拿出证据，找出证人来吧，证明这赌注确实是您下的！

整个这套玩意儿起初对我简直是神秘莫测，我只能揣测和勉强区别，赌注有押在数字、单数和双数以及不同颜色上之分。我决定今晚从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钱中取出一百盾来碰碰运气。一想到我一开始赌是为别人赌，就令我有些心神不定。这是种十分不快的感觉，我想尽快摆脱。我总觉得，我从替波琳娜赌开始，会毁掉自己的幸福。难道人一碰上赌台就不能不传染上迷信吗？我一开始拿出五十盾押在双数上。轮子转出了“十三”，我输了。我怀着病态的心理在“红色”上押了五十盾，只想胡乱对付一下就走。结果出来的是“红色”。我把一百盾统统押上，出来的又是“红色”。我把所有的钱一次全都押上了，结果又是“红色”。我得了四百盾之后从中取出二百押在十二个平均数上，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人家付给了我两倍的钱。这样我原来的一百盾变成了八百盾。一种异乎寻常的奇怪感觉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决定立刻离去。但我还是把八百盾一股脑儿再一次押在双数上，这次出来的是“四”，人们又纷纷撒给我八百盾。我一把抓起一千六百盾，去找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他们都在某处的公园散步，直到晚餐时我才见到她。这次法国人不在座，将军也不拘束了。不过他认为应该再一次提醒我，不希望看见我站在赌台旁。照他的意见，如果我输得太多，会大大有损于他的声誉。“但即便您赢了许多，我的名誉也会受影响，”他又煞有介事地补充说：“当然我没有权利支配

您的行动。不过，您自己也承……”他一如既往，总是言犹未尽的样子。我冷冷地回答说：“我的钱很少，即便赌起来，也不会输很多。”回到楼上以后，我抽空把钱交给了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并对她说，下不为例，今后再也不为她赌了。

“为什么?”她十分不安地问。

“因为我想为自己赌，”我答道，并且诧异地审视着她。“而这二者相互干扰。”

“您仍确信，轮盘赌是使您唯一能得救的出路?”她嘲讽地问。我依旧认真地回答：“是。”我同意，我自认必赢的信心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但还是请别管我吧!”

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坚持要把今天赢来的钱分给我一半。她给我八百盾，并建议我以后继续按这个条件去赌。我坚决拒绝这半数赢款，并且说，我之所以不能再替别人赌，并非我不愿意，而是因为我肯定会输。

“不过，尽管很愚蠢，我自己几乎也同样把轮盘赌当做自己唯一的希望，”她沉思着说，“所以您一定要继续为我去赌，对半分成，当然，您是会去的。”她转身就走了，再也不想听我说什么反对的话。

第　三　章

虽然如此，昨天一整天她对我只字未提赌的事，而是一直回避与我谈话。她原来对我的态度也没有改变。见到我时还是那种全然不放在眼里的样子，甚至还有几分蔑视和憎恨。她素来不想掩饰对我的厌恶，我看得出来。尽管如此，她也不对我掩饰另外一点：即她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我，并因此而护着我。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十分奇特的关系。如果想到她对所有的人所持的骄矜和傲慢的态度，这种关系令我大惑不解。譬如她知道我爱她爱到发狂的地步，甚至也允许我对她倾吐我的热情。当然，她这种允许我毫无顾忌，不受限制地诉说自己爱情的态度最能表示她对我的蔑视。“这就意味着，我对你的感情根本毫不重视，所以无论你对我说什么和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我都是绝对地无所谓。”至于她自己的事，她原来也和我谈得很多，但从来未能完全开诚布公。不仅如此，她对我的轻蔑中还包含有十分精巧的心计。譬如，她知道我了解她生活中的某种情形或某件令她十分不安的事；而且当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用我当奴隶或跑腿的听差时，甚至还会向我透露某些情况；但她总是说得不多不少，刚刚够一个跑腿的听差需要了解的程度。尽管我对许多事之间的联系毫无所知，而且她也看得出来，我

为她的痛苦不安而痛苦不安，但她绝不以完全友好的推心置腹来给我以宽慰。虽然在我看来，她既然常常要我完成不仅是麻烦，而且甚至是相当危险的委托，本该对我开诚相见才是。我心里同样十分不安，而且我为她的烦恼和失意而烦恼和痛苦的程度可能两倍于她本人。但对她来说，我的感情又值几何呢？

早在三星期之前，我已知道她有意要赌轮盘赌。她甚至还告诉我，我应去代她赌，因她本人去赌有失体面。我当时就从她的口气中发觉，她有桩十分严重的心事，而不是仅仅想赢钱。金钱本身对她有什么价值！其中必有个目的，有些情况我虽能有所猜测，但至今不知究竟。当然，她加之于我的奴役和屈辱本来可以使我（这种机会是很经常的）粗鲁和直截了当地盘问她。既然我只是她的奴隶，在她眼中渺不足道，她也不必因为我粗鲁的好奇而生气。然而问题是她虽然让我提出种种问题，却并不回答，有时甚至是听而不闻。我们之间就是这样！

昨天一整天我们这里都在谈着那封四天前发往彼得堡而至今仍未得到答复的电报。将军看来十分不安和心事重重。祖母当然是事情的关键。法国人也颇不安。昨天午餐后他们就十分认真地谈了很久。这个法国人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操着一副高高在上、满不在乎的腔调。正如俗话所说：你请他入席，他就把脚伸到桌上来了。他甚至对波琳娜都随便得近于粗鲁。尽管如此，他和大家一起去游艺场玩乐或乘马车郊游却兴致勃勃。我早就知道把这个法国人和将军拴在一起的某些情况：他们原准备合伙在俄国开一家工厂。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否已告吹，还是仍在议论之中。除此以外，我无意中还了解到一点家庭隐私：去年法国人确曾帮将军摆脱困境，给了他三万卢布垫付移交时的亏空。这样，将军自然落入他的掌心之中。不过眼下，特别是眼下，在各方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个 mademoi-

selle Blanche，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的判断也不错。

Mademoiselle Blanche 何许人也？我们这些人说她出自法国名门，有个母亲和巨额家产。据悉她和我们这位侯爵有某种亲戚关系，不过是很远的亲戚，姑表兄妹或远房堂兄妹之类。据说在我巴黎之行以前，法国人与 mademoiselle Blanche 之间的相互交往要客气得多，关系似乎更微妙和含蓄。但现在，这两人之间的交往也罢，友谊也罢，亲戚关系也罢，似乎更加粗鲁，也似乎更加亲密。也许，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处境已经糟得很，所以无须在我们面前过分客气和掩饰了。前天我还发现，阿斯特列先生仔细端详 mademoiselle Blanche 和她母亲。我觉得他认识她们。我甚至还觉得，我们这位法国人以前也见过阿斯特列先生。不过阿斯特列先生是如此羞怯、腼腆寡言，所以对他几乎可以放心，他决不会把丑事张扬出去。至少法国人只对他略略欠身，几乎不正眼看他，也就是说不怕他。这倒可以理解，但为什么 mademoiselle Blanche 也几乎不正眼看他呢？更何况昨天侯爵还说漏了嘴：在大家说话时，不知因为什么话题引起，他忽然说阿斯特列先生非常富有，他对此很了解。Mademoiselle Blanche 本该在这时对阿斯特列先生特别垂青才是！总之，将军是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完全可以理解，此时一封报告伯母病逝的电报对他可真是非同小可！

我固然明知波琳娜回避和我谈话，似乎是怀着某种目的，但我自己也做出冷淡和无所谓的样子。因为我总想，她迟早要走到我跟前来。不过昨天和今天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mademoiselle Blanche 身上。可怜的将军，他彻底完了。在五十五岁之年如此热烈地堕入情网，这当然是一种不幸。再加上他又是鳏夫，有孩子，完全破产，负债累累。最后，他爱上的女人又是如此的一个尤物。Mademoiselle Blanche 是很漂亮。但我要

说，她有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懂我的意思。至少我对这种女人总是惧怕三分的。她大概二十五岁，身躯高大，两肩宽而陡，颈部和胸部非常丰满，褐黄色的皮肤，头发黑得像墨汁一样，而且多得惊人，可以梳出两份发式。她眼睛是黑的，瞳孔却呈淡黄色，眼光粗野，牙齿洁白，嘴唇总是抹得很鲜艳，浑身上下散发着麝香味。她衣着刺眼，阔气，很有排场，但也很得体。手和脚都很奇特。声音则是嘶哑的女低音。她有时哈哈大笑，把全部牙齿都露出来。但平时总是闷声不响和十分粗鲁地瞧着人，至少在波琳娜和玛丽娅·菲利波芙娜面前是如此（有个奇怪的消息：玛丽娅·菲利波芙娜要到俄国去）。我觉得，mademoiselle Blanche 毫无教养，甚至也不聪明，但疑心极重而又狡诈多端。我觉得，她生活中总少不了各种故事。如果干脆把话说明白，很可能侯爵根本不是她的什么亲戚，母亲也不是母亲。但是据说在柏林——我们是在那里交上的——她们母女俩交结了几家上等人。至于侯爵本人，固然我至今仍怀疑他是否真是侯爵，但他在莫斯科、德国或其他某些地方属于上流社会中人，倒是不必置疑的。不知道他在法国到底是何等人物。听说他有一座城堡。我想最近两周间发生了不少事，但我不能确知，将军与 mademoiselle Blanche 之间是否已说过十分肯定的话。总之，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境遇，取决于将军能否拿出许多钱给他们看。如果消息传来，祖母并未病故，mademoiselle Blanche 会立刻溜之大吉。我竟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人，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而可笑。咳，这一切多么令我厌恶。我要是能扔下这一切该有多高兴呵！但我怎么能舍波琳娜而去？又怎么能不在她左右周围探听消息？探听消息当然是卑劣的行径，我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昨天和今天阿斯特列先生也颇令我奇怪。是的，我确信他

爱上了波琳娜。一个腼腆、圣洁得近于病态而又被爱情所动的人的眼神竟能如此富于表情，这真是耐人寻味而又可笑，更何况这个人自己此时当然是宁肯钻进地下，也不愿言辞和眼睛有丝毫流露。阿斯特列先生常常在散步时和我们相遇。他摘下帽子，与我们交臂而过，心中自然是巴望着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简直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但如果邀请他，他一定会一口拒绝。在各种休息场所，在游艺场和音乐厅，或是在某座喷泉前，他准是在距我们坐的地方不远处伫立着。不论我们去哪里，是公园也罢，森林或施兰根别格山上也罢，只要一抬眼环顾四周，肯定能在最近的小径上或灌木丛后的某个角落里看到阿斯特列先生。我觉得，他在寻找机会和我单独谈话。今晨我们见面时寒暄了两句。他和我说话有时特别急促。还没有道声“您好”，他就说：

“嗯，mademoiselle Blanche！…我可是见过不少像 mademoiselle Blanche 这样的人！”

他默然不语了，大有深意地望着我。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因为当我问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时，他只带着狡谲的微笑点点头：“也就是如此而已。波琳娜小姐喜欢花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回答。

“怎么，您连这都不知道！”他十分吃惊地喊出声来。

“不知道，我根本没注意到。”我笑着重复说。

“嗯，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他说完点了点头就走了，不过，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我们两人是用很蹩脚的法语谈的话。

第四章

今天是滑稽可笑、荒唐无聊的一天。现在是深夜十一点，我坐在自己的斗室之内回想这一切。是这样开始的：一大早我还是屈从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意志，替她赌轮盘赌去了。她的一千六百盾我都拿了，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不想与她对半分成，如果赢了钱，我将分文不取；第二，晚上波琳娜要对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她要赢钱和究竟需要多少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这单纯是为了钱。钱当然是非要不可，而且愈快愈好，但有某种特殊的目的。她答应要说清楚，于是我去了。赌场里的人群是够可怕的，一个个都是如此无耻而又如此贪婪！我挤到中间，在庄家旁边站住，然后小心翼翼地试着赌，每次只下两三个小钱币的赌注。与此同时，我留心注意观察。我觉得所谓计算并没什么意义，根本不像许多赌徒们眼中那么重要。他们面前摆着画满了种种表格的纸，记下每次出的花色和数字。进行计算，算出种种可能的机会，然后再下赌注，可还是和我们这些赌起来不计算的凡人一样输。不过我倒是得出一个看来可靠的结论，诚然，在一系列偶然的机会中固然没有一个规律，但却似乎有某种顺序。这当然非常奇怪。譬如有这种情形：在出现十二个中间的数字之后会出现十二个最

后的数字，小球两次落到这十二个后面的数字上重又转到十二个前面的数字上来。如此接连三四次之后又转到十二个后面的数字上，两次之后再一次转到前面的数字上，又再三次落到中间的数字上，在整整一个半到两小时之间都是如此。“一”、“三”、“二”；“一”、“三”、“二”。这非常有趣。有时候一整天，或一个上午“红”、“黑”两种颜色几乎毫无规律地不停互换，从来没有连续两三次停在“红色”或“黑色”上。但有一整天或整个晚上“红色”接连出现达二十四次之多，而且一定要持续相当时间，譬如一整天。关于这一点阿斯特列先生对我解释了很久，他整个早上都站在赌台旁，但自己一次也未下注。我却输得精光，而且很快。我一上来就在双数上押了二百盾，赢了。再押五十，又赢了。这样来了两三次。我揣摩我手里在五分钟之内就有了约莫四千盾。我本当就此离开，但心中却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想向命运挑战、给它一记耳光、向它示威的愿望。我下了规定所允许的最大赌注——四千盾，结果输了。一气之下，我倾囊而出，全部押上，又输了。我昏头昏脑地离开赌台，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直到临午饭时才把输钱的事告诉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此之前一直在公园里徘徊。

进午餐时我情绪又非常激动，和三天前一样。那个法国人和 mademoiselle Blanche 又和我们共进午餐。原来 mademoiselle Blanche 上午去过赌场并看见了我的丰功伟绩。这一回她和我说话显得颇为关切。法国人倒是单刀直入地问我输的是不是自己的钱？我觉得他对波琳娜起了疑心。总之，此中必有道理。我立即编了个谎，说是自己的钱。

将军十分诧异：我从哪搞来的这笔钱？我解释说，我开始赌时只有一百盾，接连六七次赢了加倍，到五六千盾之数，结

果两次又都输掉了。

这当然完全是可能的。我说的时候看了波琳娜一眼，但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既然默许了我的谎言，并未纠正我的话，因此我断定这个谎编得对，应该掩饰我为她赌这件事。我心中忖度无论如何她总该对我讲清楚了，她前几天还答应过向我做某种透露。

我以为将军对我会有微辞，但他没有说话。不过我在他脸上看出了激动和不安。很可能由于他处在捉襟见肘的境况中，所以听到这样可观的一堆金币一刻钟之内在我这个不会精打细算的傻瓜手里打了个来回又跑了，心里委实难过得很。

我猜测昨晚他和法国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争执。他们插上门在屋里大声地谈了很久。法国人走的时候似乎十分恼火，今天一大早又去找将军，显然是继续昨天的谈话。

法国人听到我输钱以后，刻薄而且甚至恶狠狠地说我本来应该更懂事些。不知为什么他又加了一句，虽然许多俄国人都赌钱，但在他看来，俄国人连赌钱都不会。

“我倒是觉得，轮盘赌正好只适合于俄国人。”我说。当法国人对我的话报以蔑视的一笑时，我告诉他，真理当然在我这一边，因为我说到俄国人是赌徒时，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责骂，所以我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您的意思有什么根据?”法国人问道。

“根据这样一点：历史在文明的西方人的美德法典中加进了一条新品德，它几乎是其中的主要之点，这就是谋取资财之术。而俄国人不仅谋财无术，还白白地胡乱挥霍资财。可我们俄国人同样需要钱，”我补充说，“所以我们甚至乐于堕落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譬如去轮盘赌场，这里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不费吹灰之力忽然发大财。这对我们非常有诱惑力，可是由于我

们赌钱也不下功夫，随随便便，所以我们总输！”

“这倒有几分道理。”法国人扬扬自得地说。

“不，没有道理。您这样评论自己的祖国应该感到羞耻！”将军严肃而振振有词地说。

“何必这么说呢？”我答道，“说真的，俄国人的荒唐无行与德国人的诚实节俭，这二者到底哪个更可耻！还很难说哩！不是吗？”

“这个想法太荒唐了！”将军叫道。

“这个想法太俄国式了！”法国人叫道。

我笑了，我太想让他们俩吵起来了。

“我宁肯一辈子在吉尔吉斯帐篷里流浪，也不愿向德国式的偶像膜拜。”我喊道。

“什么偶像？”将军喊了起来，开始真的生气了。

“德国人那种积累财富的方式啊。我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所看到和考察到的一切都激起我这野蛮人本能的愤慨。上帝保佑，我可不要他们这种美德！我昨天已在这里十俄里外的四郊走了一圈。和德国人那种带插图的劝善警世的小册子里完全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有个品德高尚得可怕和特别正直的家长。他正直得简直令人望而却步。我可受不了这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正派人。每位这种家长都有个家庭，每天晚上他们都聚在一起朗读那些劝善警世的书。每幢房子上榆树和栗子树叶沙沙作响，夕阳映射，房顶上停着一只鹳鸟。嗯，这一切都非常有诗意，而且动人得很哪！……将军，您别动气，让我说得更动人一些。我自己也记得，先父在世时也是每到傍晚就在屋前小花园的菩提树下给我和母亲念这种书……我自己知道该如何评判这种事。可这里任何一个家庭都完全是家长的奴隶，完全听命于他。人人都像牛一样干活，像犹太人一样攒钱。父亲攒够

一定数量的金币后，就指望大儿子，好把自己的手艺或那块土地传给他。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小儿子卖去当兵或做苦工，把卖来的钱添到家庭的资财上。真的，这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仔细盘问过。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什么别的，而是出于诚实，诚实得连被出卖的小儿子自己都虔信，他被卖掉的理由是绝对正当的。一个牺牲品自己为自己被拿去当抵押品而高兴，这可真是至善至美呀！以后怎样呢？以后发展到连大儿子日子也不好过：他有个叫阿玛尔亨的姑娘，两人心心相印，可是不能结婚，因为还没有攒起数量足够的盾。他们也虔诚真挚地等待着，含着微笑去当抵押品。可阿玛尔亨的双颊塌陷了、枯萎了。经过二十年，家产增加了，盾经过正当和有德的途径也终于攒够了。于是父亲为四十岁的大儿子和三十五岁的阿玛尔亨祝福，他也已经胸脯干瘪，鼻尖发红了。父亲一面哭，一面训诲，一面寿终正寝了。于是大儿子自己成了一家之长，一切又都重演。如此经过五十年或七十年，第一代家长的孙子确已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资产，然后他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这样在五代或六代之后终于出了一个罗特希尔德男爵或是哥勃·康姆普银行[①]，或其他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怎么样？这个场面当然是宏伟壮观了：一百年甚至二百年代代相传的辛劳、忍耐、智慧、正直、性格、坚毅、计算，还有屋顶上的鹳鸟哩！您还要求什么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崇高吗？于是他们开始从这个观点来评判整个世界和所有的凡夫俗子，也就是说凡是和他们稍稍不同的人都要遭到讨伐。所以，结果怎样呢？我可是宁肯像俄国人那样放荡胡闹或是靠轮盘赌来发财，而不愿做个五代以后的哥勃·康姆普。我需要金

① 著名的银行，设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

钱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当成资产的一件必要附加物。我知道，我这一番话是大谬不然，但那也由它去吧！我的信念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您说的话里有多少真理。”将军若有所思地说，“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稍微让您有所放纵，您就要演出令人受不了的滑稽戏来……”

他像平常一样不把话讲完，我们这位将军只要一说起比他平常的谈话稍稍有点意思的东西，从来就不能言尽意达。法国人漫不经心地听着，略略瞪着两眼。我说的话他几乎一点都没听懂。波琳娜做出傲慢的、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不仅是我说的话，就连吃午饭时的全部谈话，她都一概没听见。

第五章

她显得特别心事重重，但离席之后，又立刻吩咐我陪她去散步。我们带上孩子，到公园的喷泉前去了。

我正处于特别的激动之中，因此，脱口而出地问了个愚蠢而粗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位德·格里叶侯爵，这个法国佬，现在不仅不在她外出时陪她，而且整天连话都不对她说一句？

“因为他是个卑鄙小人。”她的回答颇是奇怪。我还从未听她这样说过德·格里叶，所以没有说话，我都不敢想她为什么如此恼怒。

“您有没有注意他今天和将军有些不和？”

“您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吧。”她冷冷而愤然地回答说，“您知道，将军全都抵押给他了，他的全部家产都归他了。假如祖母不死，这个法国人就要立刻把押给他的全部产业接管过去。”

“难道真是全抵押给他了吗？我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全部。”

“不是全部就不会这样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再见吧，mademoiselle Blanche！”我说，“她也当不成将军夫人了！您知道吗，我觉得将军迷恋她

到这种地步，如果 mademoiselle Blanche 抛弃他，他会自杀。在他这种年纪还这样恋爱是危险的。”

“我也觉得，他大概会出点什么事。”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若有所思地说。

“这可太精彩了，”我叫了起来，“这能最露骨地证明她之所以同意结婚仅仅是为了钱，连一点体统都不顾，根本不讲面子。这太好了！至于说到祖母，这样一封电报接着一封电报地询问，她死了没有，她死了没有，还有比这更可笑、更肮脏的行径吗？您说呢？您觉得这件事怎么样，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这纯粹是胡闹，”她厌恶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倒是相反，对您这种兴高采烈的劲头感到奇怪。您高兴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把我的钱输掉了而高兴？”

“您为什么要把钱给我去输呢？我对您说过，我不能替别人赌，尤其是不能替您。不过只要是您的命令，我都听从，但结果不取决于我。我不是事先说过，成不了事吗？请告诉我，损失这么多钱，您非常难过吗？您要这么多钱做什么用？”

“何必问这些？”

“您可是自己答应过对我解释的……请您听我说吧：我完全有把握，只要我一开始为自己赌（我有一百二十个盾），我就会赢。那时候无论您需要多少，都向我要吧。”

她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请您别因为我的建议生我的气，”我继续说，“我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我知道我在您面前、在您心目中毫无地位，因此你根本不可能接受我的钱。但您总不能为我的赠与而生气吧！再说我把您的钱输掉了。”

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发现我的话里恼恨中夹有讽刺，于

是又打断了我的话。

“我的事对您来说毫无兴味可言。但如您实在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您，事情很简单，我负债了。我向人借了钱，我想还钱。我有个疯狂而奇怪的念头，就是我在这里，在赌台前，一定会赢钱。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念头，我也不明白。但我相信它。谁知道呢？也许正因为我没有其他机会可选择，所以就只好相信它了。”

“也许是因为太需要赢钱了吧！正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如果他不是快要溺死，他是不会把一根稻草当做一块木疙瘩的，您说是吧？”

波琳娜诧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她问道，“您自己不也寄希望在这上面吗？两个星期前有一次您和我长谈，您说您完全有把握在这里的轮盘赌上赢钱，而且说服我不要把您当成疯子，难道您当初只是开玩笑？但我记得您说得那么认真，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当做玩笑。”

“是这样，”我沉思着回答，“我到现在都还完全确信，我会赌赢。我甚至还要向您承认，您刚才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次糊里糊涂的、荒唐的输钱，竟丝毫没有让我动摇、怀疑？我依然相信，只要我开始为自己赌，我就一定会赢。”

“为什么您这样肯定无疑地确信呢？”

“您想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需要赢，这也是我唯一的出路。可能，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一定会赢。”

“这样说来，您也是非常需要，既然您这样狂热地相信？”

“我可以打赌，您怀疑我能会有什么严肃的需要。”

“这对我都无所谓。”她轻声而淡然地说，“不过，我也可

以告诉您：是这样。我怀疑您会为什么事真正地痛苦。您可能有痛苦，但并不认真。您是个没有条理而又不沉稳的人。您要钱做什么？您当初给我列出了许多理由，我看没有一条是正经的。”

“对了，”我打断她的话，“您说过，您需要偿还债款。好，这么说是一笔债啰！该不是欠这个法国人的吧？”

“您怎么问出这种问题？您今天情绪特别激烈。该不是喝醉了吧？”

“您知道，我是有话就要说的，而且提起问题来有时坦率得很。我重复一遍，我是您的奴隶，而在奴隶面前用不着害羞，奴隶也不会加辱于谁。”

“这全是胡说。我讨厌您的这套‘奴隶’理论。”

“请您记住，我之所以说到我的奴隶地位，并非我愿意做您的奴隶，而只不过是说一件完全不取决于我的事实。”

“您直说吧，您要钱做什么？”

“您又何必要知道这个呢？”

“随您的便吧。”她说，骄傲地把头一扭。

“您讨厌奴隶的理论，却要求别人做‘只许答话，不许议论’的奴隶。好吧，就这样吧！您问我，为什么需要钱？什么为什么？金钱——就是一切呀！”

“这我明白，但想得到钱也不必陷入如此疯狂的境地！可您都到了发狂、到了迷信宿命的地步。这里总有什么缘故，有某种特殊的目的。您不要拐弯抹角，还是直说吧，我希望这样。”

她好像生起气来了，她竟这样生气地盘问我，这倒令我十分高兴。

“当然有个目的，”我说，“但我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我

有了钱，在您眼里也会是换个人样，而不是奴隶，如此而已。”

“您怎么能达到这一点呢？”

“怎么达到？您甚至都不会理解，我怎么能做到使您不以看一个奴隶的眼光来看我。您看，您何必这样惊奇和迷惑不解，我可实在不希望这样。”

“您不是说过，这种奴役对您是一种幸福。我自己原先也这样想。”

“啊，您也这样想，”我怀着一种奇怪的痛快感叫了起来，“您这种天真可爱极了！对，是这样，我因做您的奴隶而感到幸福。在最屈辱和最渺小的处境中确有一种幸福，”我继续梦呓般地说着，“鬼知道，也许当皮鞭在背上抽打，把皮肉撕裂时，这皮鞭中也有一种幸福……但也许我还想领略别的幸福。不久前将军当您的面在餐桌上教训了我一番，就因为那每年我可能从他那里还拿不到的七百卢布。德·格里叶侯爵扬起眉毛打量我，同时却好像根本没看见我。而我呢？我也许巴不得能当着您的面揪他的鼻子哩？”

“您这是说的小孩子话，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如果这里有斗争，它还会抬高您而不会贬低。”

“真是金玉良言！不过，请您设想一下，我也许不会保持自己的自尊。或者说，我虽是一个自爱的人，但却不会保持自己的尊严。您知道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吗？其实俄国人统统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俄国人有过于丰厚和多面的天赋，不容易给自己找到一个体面的形式。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我们大多数俄国人天赋丰厚，为了有一个体面的形式我们需要天才，但又往往缺乏这种天才，因为一般说来天才总是罕见的。只有法国人，也许还有其他某些欧洲人，他们的形式漂亮得很，能够看上去有特别体面的外表，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最不

体面的人。正因为如此，对他们来说形式是如此之重要。法国人能忍受侮辱，在受到真正的伤及内心的侮辱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却决不能碰硬钉子，因为这破坏了千百年来传统的体面形式。我们俄国的小姐们这么迷着法国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形式漂亮得很。其实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形式，一只公鸡、一只 le coq gaulois[①] 而已。不过，我无法理解这一点，我不是女人。也可能好就好在是公鸡哩！我现在胡言乱语起来了，可您并不打断我。您多打断我几次吧！我一和您谈话，就想把什么都说出来，一切的一切，于是我失去任何形式。我甚至同意说自己不仅没有任何形式，也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我对您说清楚这点，毫不顾及什么尊严体面之类。现在我心中一片死灰。您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头脑中没有一丁点儿的思想。对于世界上，对于俄国和对于此地所发生的一切，我早就一无所知了。我刚经过德累斯顿，可现在却竟然不记得德累斯顿是什么模样。您自己知道，我全部身心已被什么所吞噬。既然我毫无希望而且在您眼中毫无地位，所以我干脆直说，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眼睛里只有您，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我为什么如此爱您——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吗，也许您根本不美？您能想象吗？我甚至不知道，您究竟美不美，甚至连您的脸美不美都不知道，可能您的心并不好，才智也不高尚，这很可能。”

“也许您之所以想用钱来买我，就是因为不相信我的高尚。”她说。

“我什么时候指望过用金钱买到您？”我喊了起来。

“您语无伦次了，思路也断了。即便您不想用金钱买我这

① 法文：高卢公鸡。

个人，也想用钱买到我的尊敬。"

"啊，不对，不全是这样。我对您说过，我总是言不尽意。您使我感到拘束。别对我的胡说生气。您也知道为什么不要生我的气，我不过是个疯子。唉，您要生气就生吧，我也无所谓了。我独自待在楼上那间小屋子里，一想起您的衣服的窸窣声，就要啮啃自己的两只手。您何必要生我的气？就因为我称自己为奴隶？您就利用、利用我的自甘为奴吧！利用吧！您知道吗？我总有一天要把您杀死；并不是因为我不爱您，或是因为忌妒过度。就是要杀死您，因为我有时简直想把您吃掉。您在笑……"

"我根本没笑……"她愤怒地说，"我命令您住嘴。"

她沉默了，愤怒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上帝，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不是美，但我总是爱她站在我面前默然无语的神态，正因为如此，我喜欢勾起她的愤怒。也许她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故意生气。我把这对她说了。

"多么肮脏！"她厌恶地喊道。

"我对这毫不在乎，"我继续说，"您还知道吗？我们俩走在一起是危险的，有许多次我都直想打您，毁坏您的面容，掐死您。您以为不会弄到这个地步吗？您把我都折磨到发热病的地步，我还怕出什么事吗？会惧怕您的愤怒吗？您的愤怒对我算得了什么？我毫无希望地爱着，而且我知道，在此之后我会更千百倍地爱您。如果我有朝一日杀死您，也得要杀死我自己。但我将尽可能把杀自己的时间拖长，让自己来体验这失去您之后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您知道我爱您爱得一天比一天厉害，但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事。在这之后我怎能不成为宿命论者呢？您记得吗？前天在施兰根别格山上您叫我走到跟前时，我在您耳旁轻声地说：只要您说一个字，我就跳到那万丈深渊

里去。如果您说了这话，我当时就跳了。您难道不相信我当真会跳吗?”

“多愚蠢的胡话!”她叫着说。

“愚蠢也罢，聪明也罢，我才不管这许多,”我也叫了起来，“我只知道，在您面前我要说话，说话，说话，所以我现在要说。在您面前我失去了一切自尊，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为什么硬要您从施兰根别山上跳下去呢?”她冷冷地说，好像感到特别委屈。“这对我毫无益处。”

“好极了!”我喊道，“您是故意用‘毫无益处’这个绝妙的词来刺激我。我看透了您。您说毫无益处，是吗?然而要知道满足的感觉总是有益的，而拥有粗暴的无限的权利——即便是对一只苍蝇——也是一种满足。人的天性就是要做暴君，喜欢折磨人。您特别喜欢。”

我记得，她以某种特别认真的目光审视着我。大概我脸上当时表现出了我全部混乱而荒唐的感受。我现在记得起来，当时我们的谈话的确和上面描述的一字不差。我两眼充血，唇角溅出了唾沫。至于说到施兰根别格山，我现在都以我的名誉发誓：如果她当时命令我跳下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的。即便她只是为了开玩笑，即便她是带着一种蔑视，一种对我不屑一顾的感情说，我同样会跳下去!

“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您。”她说，但脸上却露出一种刻薄、轻蔑和高傲的表情，简直使我恨不得立刻杀死她。只有她讲话有时会显出这种表情。她是在冒险。我也照实对她说了这一点。

“您不是胆小鬼吧?”她忽然问我。

“不知道，也许是胆小鬼。不知道……我早就不想这件事了。”

“如果我对您说：把这个人杀死！您会杀死他吗?”

“谁?”

“我想杀的那个人?”

“那个法国人吗?”

“您别问，还是回答问题。我会告诉您是谁。我想知道，您刚才的话是不是当真?”她是那样认真而又迫不及待地等着我的回答，使我觉得有些奇怪。

“您到底告不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叫了起来，“您难道怕起我来了吗?我自己也看见这里的种种乱七八糟的事。您是这个已经破产而又发了神经病的人的继女，而他又对这个魔鬼——Blanche着了迷。再加上这个法国人，他对您有某种神秘莫测的影响，您现在又如此认真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至少总应让我明白，否则我要发疯并做出什么举动来。也许您耻于对我开诚布公吧?难道您在我面前有什么可羞的事吗?”

“我和您根本不谈这个。我提了问题，现在等着回答。”

“当然我会杀死他，”我叫道，“只要您命令我就行。但是难道您可能……难道您是要命令我做这件事?”

“您以为我会可怜您吗?我命令您之后，而我自己却冷眼旁观。您能忍受这一点吗?不，您才不会这样！您大概会按照我的命令去杀，然后再来杀死我，因为是我派您去干这件事。”

听到这些话时，我的心中猛地一震。当然，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把她提的问题一半看成玩笑，看成一种挑衅，然而她说这些话时实在是太认真了。她居然说出这种话，要对我拥有如此大的权利，她愿意具有这种权利，而且直截了当地说：“您去死吧，而我可要冷眼旁观。”这终究令我感到惊愕。这几句话里有某种惊世骇俗同时又极其坦率的东西，但在我看来，

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在此之后，她将视我为何物呢？这已经越过了奴役和蔑视的界限。一个人被别人如此对待后是会恢复自己的尊严的。尽管我们的谈话是如此荒唐，如此不可思议，我的心颤抖了。

她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我们当时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对着游艺场前面来往马车停车的地方，人们从马车里出来后就到林荫小路上去。孩子们就在我们旁边玩耍。

“您看见那个肥胖的男爵太太了吗？”她大声说，“这是武梅赫姆男爵太太。她刚来这里三天。您看，那个瘦长干瘪、拿着手杖的普鲁士人就是她丈夫。您记得他前天怎样打量我们吗？去吧，现在就走到男爵太太跟前，脱下帽子，用法语对她随便说几句话。”

“为什么？”

“您发过誓，您会从施兰根别格山上跳下去。您刚才还发誓，只要我下命令，您可去杀人。现在我并不要您去杀人和演什么悲剧，而只不过是想笑一笑。去吧，别讲任何条件。我想看一看男爵用手杖打您的情景。”

“您是故意向我挑衅。您以为我做不出来吗？”

“好，是挑衅。您去吧，我要您这样。”

“好，我就去，虽然这个想法太离奇太古怪了。不过，这样做不会给将军惹来麻烦，并进而累及到您吗？我操这份心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您，也是为将军。真亏您想得出来，何必去侮辱一个女子呢？”

“我这才看清楚，您不过是个吹牛家而已，”她轻蔑地说，“您刚才只不过两眼有些充血，而且这可能是由于午餐时酒喝得太多了，难道我自己不明白这样做既愚蠢又无聊、而且会惹将军生气吗？我只不过想要笑笑，想笑笑，如此而已，为什么

您要去侮辱一个女子呢？多半您还要挨人家的手杖哩！”

我转身就走，默默地去执行她的吩咐。这当然是一件蠢事。然而，我当然又不能摆脱它。不过当我走近男爵太太时，我自己好像也被某种东西激怒了，就像一个小学生使起了性子一样。的确，我当时真是怒火冲天，像喝醉了酒一样。

第六章

在那愚蠢的一天之后已经过去两天了。这之间有过多少叫喊、吵闹、口舌和拍桌子啊！这一切都是如此紊乱、嘈杂、愚蠢和无耻，而这一切又都归罪于我。不过，有时又觉得好笑，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真是处于某种疯狂的状态，抑或是一时失态，等别人把我管束起来就会停止胡闹。有时我觉得神经出了毛病；有时又觉得自己远未脱稚气和小学生脾气，不过像个小学生一样胡闹而已。

这是因为波琳娜，全都是因为波琳娜！如果不是她，这种小学生脾气也不会闹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可能我全是由于绝望（尽管这样想是愚蠢的）。我也真不明白，不明白她到底好在哪里！不过，她漂亮还是漂亮的，好像是很漂亮。她还让别人也神魂颠倒哇！她亭亭玉立，体态匀称，就是太纤细了。我觉得她整个身子都可以系成一个结，或是折成两段。她留下的脚印纤小细长，——真能令人发疯。真是要发疯。她的发色微微透红，两只眼睛简直和猫的眼睛一样，但她多会用它们来表示骄矜和高傲啊。四个月以前我刚来就职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她在大厅里和德·格里叶长时间地热烈谈话。当时她望着他的那种眼光……我后来回去就寝时，觉得好像是她打了他

一记耳光，刚刚打了耳光，然后又那样站在他面前，盯着他……正是从那个晚上起，我爱上了她。

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沿着小路下到林荫道上，站在路中间等男爵夫妇。在距离几步远的地方我脱下帽子，鞠了个躬。

我记得，男爵夫人穿着一件宽大无比的浅灰色连衣裙，带着皱边、裙架和后摆。她个子矮小而又肥胖无比，垂下来的下巴肥得惊人，连颈项都被它遮住了。脸是紫红色的，眼睛很小，但显得凶狠而狂妄。走起路来的神气简直好像她在给所有的人赏脸。男爵是个瘦高个子，有一张德国人中很常见的歪脸，脸上布满细小的皱纹，戴眼镜，约莫四十五岁。他的下肢似乎是从胸部开始，这意味着血统高贵。他傲气十足，像只孔雀，举止不大灵便，脸上有某种绵羊的表情，它自有用处，正好可掩盖深刻思想的缺乏。

这一切都是在三秒钟的时间内在我眼前闪过的。

我的鞠躬和手中的帽子起先勉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只不过男爵略略皱起了眉头，男爵夫人则径直对我摇摇摆摆地走过来。

“Madame la baronne,”我一字一句地大声说道，“j'ai l'honneur d'être votre esclave。”①

然后我鞠了躬，戴上帽子。从男爵身旁走过，彬彬有礼地转过脸对他微笑。

脱下帽子是她吩咐的，鞠躬以及这一套胡闹这是我自己的杰作，鬼知道我中了什么邪，我似乎飘飘欲仙哩。

“哼！”男爵叫了一声，或者毋宁说是吼了起来，满脸惊愕

① 法文：男爵夫人……如能做您的奴仆，我将十分荣幸。

和恼怒地望着我。

我转过身来，恭候似的站住，继续望着他笑。他显然迷惑不解，把眉毛抬到了 nes plus ultra[①]。他的脸色愈来愈阴沉。男爵夫人也转过身来，同样是愤怒而困惑地望着我。有些行人已开始注意我们，有的人甚至干脆停了下来。

"哼！"男爵的吼声和愤怒都加倍了。

"Ja wohl[②]."我拖着长声说，仍然直盯着他的眼睛。

"Sind Sie rasend?[③]"他叫道，挥了一下手杖，但似乎有些胆怯起来。大概我的衣着使他惶然。我穿得很体面，甚至可以说是很考究，完全像一个属于最最上等社会的人。

"Jawo-o-ohl!"我忽然扯起嗓门喊了一声，故意把 O 的音拖长。柏林人就是这样，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地用"jawhol"这个词，并且总是用 O 音的长短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感受。

男爵夫妇迅速转过身去，在惊慌之中几乎是跑步逃走了。围观的人有的议论纷纷，有的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不过，我也记不清楚了。

我回转身，迈着普通的步子朝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走去。但在距她不到一百步的地方，我发现她起身带着孩子朝旅馆走去了。

我在台阶上追上了她。

"我遵命……胡闹了一通。"我和她走并排后说。

"那又怎样呢？现在您自己去收拾吧！"她回答说，看都不

---

① 拉丁文：最高之点。
② 德文：是。
③ 德文：您是发疯了吧？

看我一眼地上楼梯走了。

整个晚上我都在公园里徘徊，甚至穿过公园和树林走到另一个公爵的领地去了。我去一个农家吃了煎鸡蛋，喝了啤酒：为了这餐田园风味他们向我要了整整四个半马克。

回到旅馆已经十一点了。将军立刻派人来叫我。

将军一家在旅馆里占用了两套住房，一共有四间。第一间是大间的沙龙，有钢琴，第二间也是大间，是将军的房间，他就在这里等我，威风凛凛地站在房子中间。德·格里叶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亲爱的先生，请问您做出什么好事来了？"将军对我先说话了。

"将军，我倒希望您开门见山，"我说道，"您大概是想说我今天遇见一个德国人的事吧？"

"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是武梅赫姆男爵，一个重要的人物，您粗鲁地冒犯了他和男爵夫人。"

"根本没有的事。"

"您使他们受惊了，亲爱的先生。"将军喊道。

"根本没有。我在柏林时就听到他们在每个字前面都要翻来覆去加一个'jawohl'，而且令人讨厌地拖长着音调，我在林荫道上看见他们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个'jawohl'，并且激起了我一阵反感……何况男爵夫人已经遇到过我三次，每次都目中无人地朝我径直走来，好像我是一条可以用脚踩死的小虫子。您应当承认，我也有我的自尊心。我脱下帽子，很有礼貌地（我向您保证，是很有礼貌地）说：'Madame，j'ai l'honneur d'être votre esclave'。等男爵转过身并大喊一声'哼!'时，我忽然也忍不住喊出了'Jawohl!'我喊了两次：第一次很一般，第二次用尽全力拖长的

声调，如此而已。”

老实说，我为自己这一番百分之百的顽童式的表白十分高兴。我非常想把这段故事渲染得愈荒唐愈好。

我愈说愈津津有味。

“您存心取笑我是吗?”将军喊道。他对法国人转过脸去，并用法语对他说我是故意要闹事。德·格里叶轻蔑地冷笑着，并且耸耸肩膀。

“啊！请您别这样想，一点也没这种意思!”我对将军喊道，“我的举动当然不好。我完全坦率地对您承认这一点。我的举动甚至可以称之为愚蠢和不成体统的胡闹，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将军，您要知道，我对这件事十分后悔。但有一个情况又使我几乎觉得自己不必忏悔。近来，有两星期了，或者甚至有三星期了，我的自我感觉不好，我有病，很神经质，心情烦躁，胡思乱想，有时完全失去自制力。说真的，有几次我忽然想去找德·格里叶侯爵，并且……不过，算了吧，不必把话都说出来，他会生气的。总而言之，这是有病的征兆。不知道，如果我去向男爵夫人道歉（因为我准备向她道歉）的话，她肯不肯谅解这一点。我估计，她不会同意。尤其据我所知，近来在司法界人们开始滥用这个情况：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们动辄以这一点来为自己的主顾、也就是罪犯开脱，说他们在犯罪的时刻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因而似乎是某种病。‘打了一下，’他们说，‘可什么都不记得。’而医学呢？将军，您可知道，医学与他们随声附和，它证实，确有这样一种病症，即暂时性的神经错乱，这种病发作时完全丧失记忆，或是只记得一半，或是记得四分之一。可是男爵夫妇是老派人，而且又是

普鲁士的容克[1] 和地主，对司法界和医学界的这一进步他们想必还不了解，因此，不会接受我的道歉。您以为如何，将军？"

"够了，先生！"将军压着怒火，断然地说，"够了！我要设法让自己一劳永逸地摆脱您的这种胡闹。您用不着去向男爵和男爵夫人道歉。您和他们的任何交往，即使仅仅是您去道个歉，对他们说来都是一种过分的屈辱。男爵知道您是我家中的一员之后，已经和我在游艺场谈过话，而且，老实告诉您，他几乎都要向我提出决斗了。您明白您置我、置我于什么威胁之下吗，亲爱的先生？我，我不得不向男爵道歉，并答应他，您从此，从今天起，再也不是我府中的一员……"

"对不起，将军，对不起，这么说是他本人坚决要求，如您所说的，要求我从此不是您府中的一员，是吗？"

"不是。但我自己认为我有义务来给他这种满足，自然，他也终于满意了。我们就此分手，亲爱的先生。按照此地的汇率您还应该从我这里补领到四个腓特列金币[2] 和三个弗罗林[3]。钱在这里，这还有账单，您可以核算一下。再见了。从此我们互不相识。从您身上我只遇到麻烦和不愉快。我现在就把仆役叫来，向他宣布，从明天起不再负担您在旅馆的费用。谨向您致以仆人的敬意！"

我收下钱和用铅笔写的账单，向将军鞠了个躬并十分郑重地对他说：

"将军，事情不可能就此了结。我十分遗憾，您在男爵那

---

① 是当时德国贵族中大土地占有者。

② 普鲁士旧时的一种金币。

③ 13—16世纪佛罗伦萨的金币，后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的货币单位。

里遇到了不愉快，但是恕我冒昧，这怪您自己。您岂能替我在男爵面前承担责任？我属于您家中的一员，这话怎么讲？我不过是您家中的教师，仅此而已。我既非您的亲生儿子，又不受您的监护，所以您不能为我的行为负责。我自己——是个法律上有全权的人。我二十五岁，大学毕业，我是贵族，我和您毫无关系。只是由于对您的品德抱有无限敬意，我现在才不要求您就您居然擅自为我承担责任一事立刻做出满意的答复和进一步的说明。”

将军惊讶之极，把两只手臂都摊开了。然后他忽然对法国人转过脸去，匆匆忙忙地告诉他，我刚才几乎要提出和他决斗。法国人高声地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男爵我可不打算放过，”我十分冷静地接着说，毫不为德·格里叶先生的笑声所动。“将军，既然您今天肯听取男爵的抱怨，并为他的利益着想，因而使自己也成为某种当事人，所以我十分荣幸地禀告您，至迟在明天清晨我将以自己的名义要求男爵对下面一点做出正式解释：他为什么在和我发生纠纷之后绕过我而去找另一个人，似乎我不能或不配在他面前为自己承担责任。”

果不出我所料，将军听到我打算再做一桩蠢事，害怕极了。

“什么？您竟打算把这件该死的事继续搞下去？”他叫了起来，“您将置我于何地，我的上帝！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吧，亲爱的先生，否则，我发誓！……嗯，此地也有当局，而我，嗯……我……总而言之，以我的官衔……还有男爵……只消我们一句话，就会将您逮捕，并由警察押解出境，免得您胡闹！请您放明白些吧！”虽然他由于气急败坏而顺不过气来，但还是大大显露出了怯相。

“将军，”我不动声色地回答说，这种态度是他受不了的。“在我还没闹出事来之前以闹事为名逮捕我是办不到的。我与男爵的交涉尚未开始；您也完全不知道，我打算通过什么形式、以何种理由来着手这件事。我只想把这种有辱于我的设想加以澄清：即我是处于某某人的监护之下，此人似乎可以任意支配我的意志。您大可不必这样惶恐不安！”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上帝的分上，放弃您这个无意义的打算吧！”将军喃喃地说，忽然把他那愤怒的语调变成哀求了，他甚至抓住了我的双手。“请您设想一下，这会有什么后果？而且也不愉快！您也知道，我在此地一举一动必须特别注意，尤其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咳，您不了解！您不完全了解我的处境！等我离开此地后，我一定会再请您来。我现在这样只不过是，咳，总而言之，您也知道原因！”他绝望地喊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我走到门边，再一次力请他放心，答应他一切都会圆满体面地解决，然后匆匆走出来。

俄国人在国外有时过分胆小，对别人如何议论和看待他们，以及自己什么地方是否有失面子诸如此类的事怕得要死。总而言之，他们一举一动紧张得就像穿紧身衣一样，尤其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他们最喜欢根据某种先入之见定下一成不变的一套表面规矩，然后就老老实实地遵循它，在旅馆，游乐场所聚会和旅途中莫不如此……但将军失言了，他说除此之外，还有某些特殊的情由要求他“一举一动特别注意”。正因为如此他忽然胆怯了，连和我说话的口气都变了。我注意到这点，心中有数就是了。当然，他也可能昏头昏脑，明天真去找什么当局，所以我自己的确也应该谨慎从事。

就我而言，其实我也根本不想让将军生气。我现在倒要气气波琳娜。波琳娜对我竟如此狠心，亲自把我推到这样一条愚蠢的路上。我现在一定要弄得她亲自来求我罢手方休。我这一通胡闹到头来也会损及她的名誉。此外，我心中还酝酿了某些其他的体验和愿望，譬如，倘若我自愿在她面前化为一个零蛋，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在别人面前也是个可怜虫。当然，更轮不着由男爵“拿手杖来打我”。我要把所有的人嘲笑个够，而自己到头来落得个好汉。哼，让他们瞧瞧吧！也许！也许她害怕出乱子，又跑来叫我。即便不叫我也罢，好歹也让她看看，我可不是个可怜虫……

（奇怪的消息：刚刚我在楼梯上遇到我们的保姆，她告诉我，玛丽娅·菲利波芙娜今天一个人独自乘晚车到卡尔斯巴德她表姐那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保姆说她早有此意，但怎么谁都不知道？不过也可能只我一个人不知道。保姆还向我透露，玛丽娅·菲利波芙娜前天和将军吵得很凶。我明白啦！这当然是为 mademoiselle Blanche 的缘故。对，我们这里就要发生某种大事了。）

第七章

一清早我召来旅馆侍役，告诉他给我单独开账。我住的房间并不贵得可怕，以至我非搬出不可。我手头还有十六个腓特列金币，至于以后……以后，也许就发财了！我还没有赢钱，可行事、想事和感觉都像个阔佬，而且还只能这样想，真是怪事。

虽然时辰尚早，我本打算去离我们很近的 d'Angleterre[①] 旅馆走访阿斯特列先生，但德·格里叶忽然走了进来。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稀罕事，况且近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冷淡和紧张。他毫不掩饰对我的轻蔑，甚至有意表露出来。而我，也自有对他毫不欢迎的原因。总而言之，我恨他。我对他的来临颇感惊讶。顿时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他进来时十分殷勤有礼，还对我的房间说了几句恭维话。看见我手里拿着帽子，他询问道，难道我这么早就出去散步。我说要去阿斯特列先生处有事，他听了之后想了想，又考虑了片刻，脸上显得十分忧虑不安。

德·格里叶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在需要和有利可图时，

---

① 法文：安格列特尔。

高高兴兴，殷勤有礼；但一旦没有必要高高兴兴，殷勤有礼，又乏味无聊得令人无法忍受。法国人很难自然地殷勤有礼，他的殷勤有礼总是似乎奉命而为，出于利害关系。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做出富于想象、别具一格和不同凡俗的样子，他的想象也披上现成的、早已庸俗不堪的形式，愚蠢至极和做作至极。一个本来面目的法国人总是最小市民气、最卑猥和最平庸不过的。总之，是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人物。我觉得，只有那些不谙世故的新手，特别是俄国小姐们才会被法国人迷住。至于任何一个正派人对这一套奉命装出来的千篇一律的沙龙式的殷勤、随便和快活的样子，一眼便能看穿而且无法忍受。

“我来找您是有事，”他开始说话时样子格外尊严，不过很有礼貌。“我也不隐讳，我是来充当您和将军之间的使者，或者，不如说是调解人。我因为俄语懂得很少，昨天几乎全然没有听懂。但将军对我做了详细的解释，我承认……”

“您还是听我说吧，monsieur[①] 德·格里叶，”我打断了他，“您在这件事上也自愿来充当调解人。当然，我不过是一个‘un outchitel’[②]，从未抱有幸成为这个家庭的亲密朋友或是建立某种特别亲密关系的奢望，因此也不知道全部内情。但请您告诉我，难道您现在已经完全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您如今已是事必参与，处处充当调解人了……”

我的问题使他不快，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未免太单刀直入，而他又不想和盘托出。

“我与将军的关系部分是由于事务，部分是因为某些特殊情况。”他冷冷地说道，“将军要我来请您放弃昨天说的那些打

① 法文：先生。
② 法文：家庭教师。

算。您想出来的这一切当然很俏皮。但他正是请我告诉您，您是必然不会成功的。不仅如此，男爵根本不会接见您，而且，退一万步言，他也有一切办法使您再也不能找他的麻烦。您自己也不能否认这点。您何必坚持下去呢？何况将军已对您许诺，一有方便机会，立将重新接纳您。在此之前您的薪俸，vos appointements①，照付。这个条件相当优厚，不是吗？"

我十分平静地反驳他说，他之所言不对；可能男爵不但不会拒我于门外，而且会洗耳恭听。我请他承认，他此来无非是要进行试探：我究竟准备如何行事。

"我的上帝，将军既然和这件事有利害关系，当然很乐于知道您将怎样行事？这完全合情合理！"

我开始解释，他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听着，略略向我侧着头，脸上露出显然不加掩饰的嘲讽之色。总之，他态度傲慢至极。我尽力装出对此事看得十分严重的样子。我说：由于男爵在将军面前把我当成将军的仆人来责备，他使我：第一，失去了职位；第二，蒙受了侮辱，因为他把我看成一个不能自己承担责任并不配与之谈话的人。我觉得被侮辱当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不过考虑到我们之间年龄、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说到这里我几乎要笑出来），我不愿再一次做出贸然的举动，也就是不直接向男爵要求或者仅仅是建议决斗。但我完全有权向男爵，特别是男爵夫人表示歉意：更何况近来我确感身体不适，精神恍惚，而且可说是有几分狂想症，如此等等。不过男爵昨天坚决要求将军把我辞退这一对我侮辱的举动，使我处于已经不能向男爵和男爵夫人表示歉意的地位，因为无论是他还是男爵夫人，乃至整个上流社会，都会认为我来道歉是

① 法文：您的薪俸。

出于害怕，目的是要重新得到自己的职位。出于这一切考虑，我现在不得不请求男爵首先亲自向我道歉，可以用最有节制的言词，譬如说他完全无意加辱于我之类。男爵做此表示之后，我就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真心实意地向他表示歉意。总之，我最后说，我只不过是请求男爵使我不受拘束罢了。

“唉，这未免过于认真、过于斤斤计较了！您何必要道歉呢？您也知道，monsieur... monsieur... 您搞这一切都是故意要使将军难堪……也许您还有什么特别的目的……mon cher monsieur，pardon，j'ai oublié votre nom，monsieur Alexis? ... N'est-ce pas?[①]”

“请问，mon cher marquis[②]，这事与您又有何关系呢？”

“Mais le général...”[③]

“将军又怎样呢？他昨天说什么他现在要特别注意……而且又是那样惊恐不安……我可一点也不懂了。”

“这里有、这里确实有特殊的情况，”德·格里叶用请求的语气说，但请求之中愈来愈听出恼恨之音。“您认识 mademoiselle de Cominges?[④]”

“是 mademoiselle Blanche?”

“是，mademoiselle Blanche de Cominges ... et madame sa mére...[⑤] 您也知道，将军……将军爱上了……而且甚至……甚至可能要在这里结婚。您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种种乱

---

① 法文：我亲爱的……先生，请原谅，我忘记了尊名，是阿列克谢先生？是吗？

② 法文：亲爱的侯爵先生。

③ 法文：可是将军……

④ 法文：德·康敏小姐。

⑤ 法文：是布朗什·德·康敏小姐……还有她母亲……

子，丑闻……”

“我看不出有什么乱子或丑闻会影响到结婚。”

“但 le baron est si irascible, un caractère prussien, vous savez, enfin il fera une querelle d'Allemand.”①

“那也只会是对我，而不是对你们，因为我已不属于这个家庭了……（我故意装得十分糊涂。）不过请问，mademoiselle Blanche 出嫁将军的事已经定了吗？那还等什么呢？我是想说，那又何必把这件事瞒着，至少也不必瞒着我们这些家里人哪？”

“我不能向您……其实，这也还没完全……不过，您也知道，他们正在等着俄国来的消息。将军想把事情办得……”

“啊，对啦！是 la baboulinka!②”

德·格里叶憎恨地看了我一眼。

“总之，”他打断我的话，“我完全寄希望于您本性殷勤有礼，明事理，知分寸……为了这个待您如亲人并热爱和敬重您的家庭，您当然会这样做的……”

“您说什么？我已被赶出门了！对，您现在要说，这只是掩人耳目。不过您也得承认，如果有人对您说：‘我当然并不想揪你的耳朵，但为了装装样子，还是让我揪揪你的耳朵吧……’这不是几乎完全一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任凭怎样请求都不能影响您，”他严厉和傲慢起来了，“那么请恕我冒昧告诉您，将会采取某些措施。此地有当局，今天就将把您驱逐出境！什么东西！Que diable! un blan-bec comme vous③ 要向男爵这样的人物提出决

---

① 法文：男爵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是那种普鲁士的性格，您知道，他可能为一件区区小事而掀起一场风波。

② 法文：祖母。

③ 法文：见鬼！一个像您这样乳臭未干的家伙。

斗！您还以为人家对您会听之任之吗？您放明白些，这里谁也不怕您！我之所以来求您，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因为您使将军不安！难道、难道您真以为男爵不会叫仆人干脆把您赶出来完事？"

"可我并不是自己去，"我格外平静地回答说，"您弄错了，monsieur 德·格里叶，一切都要比您想得体面得多。我此刻正要去阿斯特列先生处，请他做我的中间人，也就是说，做我的second[①]。这个人很喜欢我，肯定不会拒绝。由他去见男爵，男爵定会接见。如果我本人只不过是区区 un outchitel，类似某种 subalterne[②]，而且说到底，没有后台，那么阿斯特列先生可是一位爵士的儿子，一位真正的爵士，这里家喻户晓的毕布洛克爵士，而且这位爵士正在此地。您尽可放心，男爵对阿斯特列先生定将以礼相待，而且耐心听他讲话。他如果不愿意听，阿斯特列先生将会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侮辱（您知道，英国人是很执拗的），并会自己派一个朋友去见男爵，而他是有些好朋友的。现在您估量一下吧，也许事情未必如您所想的那样收场哩！"

法国人可真是胆怯了。的确，这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也就是说，看来我真有本事把事情闹大。

"我请求您，"他的声音完全是苦苦哀求了，"请您把这些想法统统放弃吧！难道您以闹出事来为荣吗？您并不是要求决斗，而是要把事闹大！我说过，这一切结果将十分滑稽，甚至很俏皮，也许这正是您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还有一句话，"他看见我起身拿帽子，说出了最后的话，"我到您这里来是为

① 法文：公证人。
② 法文：附属品。

了把一位女士写的几句话转交给您，您看看吧，我受命等候答复。”

他说完之后从衣袋里取出一个折叠的、用胶漆封口的小纸条。

这是波琳娜的手笔：

我觉得，您打算把这件事继续闹下去。您生气了而且胡闹起来。但有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以后我会对您解释清楚。只是请您停止并平息下来吧。这一切是多么愚蠢！我需要您，您也答应过听我的话。想一想在施兰根别格山上说的话吧！请您听从我的话，如果需要的话，这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您的波

又及：如果您因昨天的事而生我的气，那么原谅我。

读完这些话，我眼前似乎天翻地覆了。我双唇发白，全身颤抖起来。这个可恶的法国人装出一副特别谦恭的样子，并且转过眼去，似乎有意不看我的窘态。他哪怕是大声地对我嘲笑一番也好。

“好，”我回答说，“请转告 mademoiselle 放心。不过，请问，”我生硬地补充说，“您为什么迟迟不把这个纸条交给我？我觉得，既然您是专诚为这项委托而来，本不该说那些废话，而是一开始就把这……”

“唉，我本想……这一切都是这么奇怪，因此您得原谅我这种自然的急迫心情。我想尽快地亲自从您本人这里知道您的意图。而且，我也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什么，所以我想什么时

候交给您都可以。”

“我懂——了，事情很简单，您是受过叮嘱，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交出这张纸条。如果能够谈妥就不交了，是这样吧？请您直说吧，monsieur 德·格里叶！”

“Peut-être,”① 他说，做出一种特别含蓄的表情，并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望着我。

我拿起帽子。他点点头，走出去了。我觉得，他嘴角挂着一丝讥笑。又怎么可能不这样呢？

“哼，卑鄙的法国佬，我和你还会交手的，我们较量较量吧！”我走下楼梯时喃喃自语说。我似乎头上挨了一拳，昏昏沉沉不知想些什么。外面的空气才使我略略清醒过来。

两分钟之后，我头脑刚一清醒就产生了两个十分明晰的想法：第一，昨天我像一个顽皮孩子信口开河说的几句不可置信的胡闹式的威胁话居然引起了这样一场轩然大波；第二，这个法国人对波琳娜到底有多大影响，只消他一句话，她就事事听他吩咐，给我写纸条，甚至还向我提出请求。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我认识他们一开始对我就是个谜。不过，最近这些天我发现她对他深恶痛绝，甚至不屑理睬，而他也是都不正眼看她，有时甚至毫不礼貌。我发现了这一点。波琳娜自己也对我谈到她对他的厌恶，她还曾经脱口而出地做过特别意味深长的表露……这么说他硬是把她掌握住了，她已落入了他的某种控制之中……

① 法文：可能。

第 八 章

在栗树林荫道上散步时，我遇见了我的英国朋友。

“喔！”他老远看见就说，“我来找您，您来找我！这么说，您和他们已经分手了？”

“请告诉我，首先，为什么这些事情您都知道；”我惊讶地问道，“难道这已是尽人皆知了吗？”

“没有，没有，不是尽人皆知，也不值得知道，没人说这件事。”

“但您为什么知道呢？”

“我是知道，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的。如今您离开此地到哪里去呢？我喜欢您，所以来找您。”

“您真是个好人，阿斯特列先生。”我说，（不过我心中十分纳闷，他从哪儿知道这件事的？）“我还没喝咖啡，您大概也还没有好好喝，我们一起到游艺场那边的咖啡馆去，去那里坐下，抽抽烟，我把一切告诉您，您也告诉我。”

咖啡馆只有百十来步远。给我们送上了咖啡，我们坐下，我点燃了一支烟。阿斯特列先生没有抽，他注视着我，准备听我说。

“我哪里也不去，就留在此地。”我开始说。

“我也确信您会留下。”阿斯特列先生赞赏地说。

到阿斯特列先生这里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打算、甚至有意不想对他谈及我对波琳娜的爱情。这些天来我对他一直只字未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非常腼腆，我第一眼就发现，波琳娜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但他从不提她的名字。非常奇怪，现在，当他刚一坐下并用他那一动也不动的眼光凝视着我时，我忽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想要把所有的一切、即我的爱情和它的一切甜酸苦辣统统倾诉给他。我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觉得心里特别痛快，这是我第一次说起这件事。我发现在我讲到某些特别热烈的地方时他感到困窘，因而我故意渲染我的故事的热烈程度。我只对一点感到后悔：也许关于那个法国人，我讲了几句多余的话……

阿斯特列先生坐在我对面一动也不动地听我说，他一言不发，一声不出地望着我。但我讲到法国人时，他忽然止住我，并严厉地问道：我有没有权利提及这个节外生枝的话题？阿斯特列先生一向提起问题来很奇怪。

“您说得对。恐怕我并没有这个权利。”我回答说。

“关于这个侯爵和波琳娜小姐，除了单纯的推测之外，您一点儿确切的话都不能说吗？”

我又感到惊奇了，像阿斯特列先生如此腼腆害羞的人，居然这样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

“没有，一点儿确切的都没有。”我回答说。

“如果是这样，那么您不仅不该对我谈起这一点，而且就连自己这样想，也是很不对的。”

“好吧，好吧！我认错。但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我打断了他，心中暗自诧异。我接着把昨天发生的事全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波琳娜的恶作剧，我和男爵之间的故事，我的被辞

退，将军的胆怯，最后还仔细地描绘了德·格里叶今天来访的全部经过，并把纸条出示给他。

“您从这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问道，“我就是为了听您的高见而来的。至于我，我好像要把这个卑鄙的法国佬杀死，而且很可能我会这样干。”

“我也会，”阿斯特列先生说，“至于波琳娜小姐，那么……您要知道，如果有必要，我们就得和甚至是我们所憎恶的人物打交道。这里可能有您所不了解的、取决于其他情况的关系。我想您可以安下心来，当然只是部分地。至于她昨天的举动，那当然有些奇怪，奇怪倒不在于她想摆脱您并打发您去挨男爵的棍棒（我还真不明白，他何以没有使用手中的棍棒），而是对于一位如此……如此美妙超群的小姐，这种恶作剧实在有失体面。当然，她事先也没估计到，您会一丝不苟地去执行她那可笑的意愿……”

“您知道吗？”我忽然叫了起来，并仔细地盯着阿斯特列先生。“我仿佛觉得，这些事您都已听说了，您想知道我要说是从谁那里听说的吗？是从波琳娜小姐本人那里！”

阿斯特列先生诧异地望了我一眼。

“您的眼睛闪闪发亮，我看得出您在怀疑，”他说完之后立刻又恢复了平静，“但您没有任何权利表露自己的怀疑。我不能承认这种权利，并且完全拒绝回答您这个问题。”

“好吧，够了！也不需要！”我喊道，感到一阵奇怪的激动，同时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脑子里钻进来这个想法。阿斯特列先生能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通过什么方式被波琳娜选为心腹知己呢？近来我多少有些疏忽阿斯特列先生，而波琳娜对我从来就是一个谜，而且这个谜是如此难以捉摸，当我现在要对阿斯特列先生讲述我的全部爱情故事时，我一面讲一面突然

感到吃惊，原来关于我和她的关系，我竟几乎说不出任何确切和肯定的话来，恰恰相反，一切都是如此虚幻、奇怪、没有根据，甚至荒谬绝伦。

“好了，好了，我被弄糊涂了，现在还有许多事想不清楚，”我回答道，好像都气喘不迭了。“不过，您是个好人。现在说另一件事吧，我想听听您的——不是劝告，而是高见。”

我略略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始说起来：

“将军为什么这样胆小起来，您怎么想？为什么我这么一次愚蠢之极的胡闹竟使他们所有的人如此大动干戈？连德·格里叶都认为不得不来干预（他是只在最关键场合才出场的），他居然来拜访我，（多了不起！）请求和哀求我，他，德·格里叶，来向区区的我！最后，请您注意，他是九点钟来的。在快到九点时候，而那时他已拿到了波琳娜小姐的纸条。那么纸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或许他们为这件事而专门把波琳娜小姐叫醒！因此我看波琳娜小姐简直是他的奴隶（因为她居然向我道起歉来了）；除此以外，这件事其实和她，和她本人有什么相干呢？她为什么如此关切。他们为什么怕起一个男爵来？将军要和 mademoiselle Blanche de Cominges 结婚，这又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由于这一情况他们一举一动似乎需要特别注意，但这也未免太特别了，您说是吧！您怎么想呢？从您的眼神我可以断定，在这方面您也比我更知情得多！”

阿斯特列先生笑了笑并点点头。

“的确，我好像在这方面了解得比您多，”他说，“这事全都与 mademoiselle Blanche 一人有关，我相信这完全是实情。”

“Mademoiselle Blanche 又怎样呢？”我忍不住喊了起来（我心中忽然萌发了一线希望，也许现在会透露些关于 mademoiselle 波琳娜的情况）。

“我觉得，mademoiselle Blanche 此刻特别需要千方百计回避与男爵和男爵夫人见面，尤其是一场不愉快的，或者更糟的话，引起风波的见面。”

“说下去，说下去吧！”

“Mademoiselle Blanche 前年开赌的季节就已来过此地，来到卢列坚堡。我那时也在这里。Mademoiselle Blanche 当时不叫 mademoiselle de Cominges，同样，他母亲 madame veuve Cominges① 当时也根本无其人，至少从未听说过她。德·格里叶呢？德·格里叶也没有。我深信不疑，他们不仅不是什么亲戚关系，就连相交也是刚刚不久前的事。德·格里叶也是不久前才成为侯爵的，我这样有把握是有根据的。甚至可以断定，他连德·格里叶的名字也是不久前才取的。我在这里有一个熟人，他以前遇到他用另外一个名字。”

“可是他社交的确相当广泛哪？”

“哦，这是可能的，连 mademoiselle Blanche 也可能如此。但三年之前，mademoiselle Blanche 正是由于这位男爵夫人的控告被此地警厅请离本市，她也就离开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她最初在此地露面时是和一个意大利人一起，他是个什么公爵，姓氏在历史上还有点来历，类似巴尔别里尼之类。此人手上满戴钻石戒指，而且还是真钻石哩。他们出入乘坐非常华丽的马车。Mademoiselle Blanche 起先赌得很顺手，但后来运气急转直下，我记得是这样。记得有一天晚上她输了很大一笔数目。但更糟糕的是，un beau matin② 她那位公爵忽然不知

① 法文：寡妇康敏太太。

② 法文：在一个美丽的早上。

去向，骏马和马车也无影无踪，一切都消失了。在旅馆里欠下了巨额的债。Mademoiselle 泽尔玛（她顷刻之间从巴尔别里尼夫人变成了 mademoiselle 泽尔玛）绝望到了顶点。全旅馆的人都听见她尖声的哭号，她还发疯似的扯破自己的衣服。当时旅馆里住着一个波兰伯爵（所有旅行的波兰人都是伯爵），这位自己撕破衣服和用美丽的、香水洗过的两手像猫一样抓自己的脸的 mademoiselle 泽尔玛给他颇留下了些印象。经过一番交谈，到进午餐时她已经怡然自得了，晚上他和她手挽手地出现在游艺场。Mademoiselle 泽尔玛如同往常一样高声大笑着，言谈举止更加放任不拘。赌轮盘赌的女人中有这样一类，她们走近赌台时拼命用肩膀撞开别的赌客，好给自己挤出个位子。她就属于这一类女人。这是此地这些女人的一种特殊的派头。您当然注意到了她们，是吗？”

“嗯，是。”

“也不值得注意她们。不过正派的公众感到恼恨的是此地这种女人总不绝迹，至少她们中那些每天都能在赌台前兑换上千法郎期票的人是如此。不过，只要她们一旦不再有期票兑换，马上就会请她们离开。Mademoiselle 泽尔玛还能继续换期票，但她的赌运却愈来愈不佳。您留心一下，这些女人赌起来往往十分走运，她们有惊人的自制力。不过，我的故事快讲完了。有一天，这位伯爵也和侯爵一样消失了。Mademoiselle 泽尔玛晚上来到赌场时已是只身一人。这一次无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两天之内她输光了，她放上最后一个路易并把它输掉之后，环顾四周，发现武梅赫姆男爵站在她身旁，他正非常注意而又深为气愤地端详着她。Mademoiselle 泽尔玛并没有看出他的愤怒，因而对男爵投以嫣然一笑，并请他替她在“红色”上下十路易的赌注。因此男爵夫人提出控诉，她当晚就收到了不

得进入游艺场的命令。您大概会奇怪，我竟知道所有这些极不体面的细微末节。这都是我的一位亲戚费德尔先生告诉我的，正是他当天晚上用自己的马车把 mademoiselle 泽尔玛从卢列坚堡带到了斯巴。现在您该明白，mademoiselle Blanche 之所以要成为将军夫人大概就是为了今后不再收到三年前游艺场警局给她的那种命令。现在她已不赌了。这是因为从各种迹象看来，她有了一笔资本，并把它借给此地的赌客生利息，这要合算得多。我甚至怀疑，不幸的将军也欠她的债。可能德·格里叶也欠她的债，可能他和她是合伙经营。您自己也明白，至少在婚礼之前，她不希望因为某种缘故引起男爵夫人和男爵对她的注意。总之，以她的处境而言，她现在最不希望闹出事来。而您和他们家庭有联系，您的行为可能引起一场乱子，更何况她每天都和将军或是和波琳娜小姐手挽手地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您现在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我大叫一声，并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弄得 garçon[①] 都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

"阿斯特列先生，请您告诉我，"我愤怒欲狂地重复道，"您既然已经知道这段历史，当然对这个 mademoiselle Blanche de Cominges 的底细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您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告诉将军本人？而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不告诉波琳娜小姐？她可总是和 mademoiselle Blanche 手挽手地出现在赌场和公众面前哪！怎么能这样呢？"

"预先告诉您没有必要，因为您也无能为力。"阿斯特列先生平静地回答，"再说，有什么值得告诉的呢？将军对 mademoiselle Blanche 的了解可能比我还多，但还是和她同波琳娜小

① 法文：侍者。

姐一起散步。将军是个不幸的人。我昨天看见，mademoiselle Blanche和德·格里叶以及那个小个子的俄国公爵骑着漂亮的骏马奔驰着，将军却骑着一匹栗色马尾随在他们后面。他今天早晨对我说，他虽然脚痛，但骑马的姿势仍很好。在这一刹那间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此人已不可救药了。再说这件事统统与我无关，我只是不久前才有幸认识波琳娜。而且（阿斯特列先生忽然想起了什么）我已对您说过，虽然我对您抱有真挚的友爱，但不能承认您有权对我提出某些问题……”

“够了，”我一面站起来，一面说，“现在我已清楚得如同白昼一样，波琳娜小姐也了解mademoiselle Blanche的一切，但她不能和她那个法国人分手，因此才肯和mademoiselle Blanche散步。您要相信，任何其他影响都不能迫使她和布朗歇小姐散步和写纸条恳求我不要触犯男爵。这都是这个因素的影响，在它面前一切都要俯首听命！可是，要知道恰恰是她激我去惹男爵啊！真是见鬼，简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您忘记了两件事，第一，这个mademoiselle de Cominges是将军的未婚妻；第二，波琳娜是将军的继女，她有一个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这两个人是将军的亲子女，但都被这个疯子抛弃，而且看来也被他掠夺了财产。”

“对啊，对啊！是这样！离开孩子——就意味着完全抛弃他们；留下，就能保护他们的利益，甚至可能保住小部分产业。对了，对了，这都是对的！但这终究，终究！啊，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现在都对老祖母这么感兴趣！”

“对谁？”阿斯特列先生问道。

“那个莫斯科的老巫婆，她还没有死，但这里正等着报告她死去的电报。”

“嗯，对了。现在当然全部的兴趣都集中于她了。一切都

是因为遗产！遗产一宣布，将军就结婚。波琳娜小姐将获得自由，而德·格里叶……”

“德·格里叶怎样？”

“会付给德·格里叶钱，他就是为此而在这里等着。”

“只是为此！您以为他只是为此而等待吗？”

“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阿斯特列先生说完便固执地沉默了。

“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在狂怒中重复说，“他也在等遗产，因为波琳娜将得到一份嫁妆，她一拿到钱，立刻就会吊到他脖子上去！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即便是她们中最骄傲的人到头来都是最卑贱的奴隶！波琳娜只会狂热地爱，其他都不会！这就是我对她的看法！您瞧瞧她吧，特别是她独自坐着沉思的样子：啊，这是造物主预先安排、判决的，这是该诅咒的！她能承受人生的一切苦痛和情欲……她……她……这是谁在唤我的名字？”我忽然大声说，“谁在喊我？我听见了，是用俄语喊的：‘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是女人的声音，您听，您听见了吗？”

这时我们已走近旅馆。我们几乎没有留意，我们早就离开咖啡馆了。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但不知道是叫谁。这是俄语的声音。现在我知道这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了。”阿斯特列先生用手指着，“这是一个女人在喊，她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正由许多仆役抬到台阶上，后面有人搬着箱子，大概是刚下火车。”

“她为什么叫我呢？她又在喊了，您看，她在向我招手。”

“我看见了，她是在招手。”阿斯特列先生说。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天哪，

他可真是个聋子!”从旅馆的台阶上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喊声。

我们几乎是跑到旅馆的大门前。我走上台阶……吃惊得垂下双手，两腿也像在石头上扎了根一样不能动了。

第九章

在旅馆宽大台阶的高台上赫然端坐的是——祖母！她是坐在轮椅上，由男女仆人和人数众多的奴颜卑膝的旅馆仆役簇拥着沿着阶梯抬上来的。旅馆仆役领班也亲自出来迎接这位来势如此显赫的高贵女宾，她不仅有随身的仆从，还带着不计其数的大小箱囊。对，这确实是她，威严而富有的七十五岁高龄的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塔拉谢维切娃。她就是那位女地主和莫斯科的贵妇人，la baboulinka；为了她有过多少次电报往返；也是她，总是快死而终于没死，现在却突然从天而降地亲身出现在我们眼前。她虽然已失去双腿，像最近五年来一直那样坐在轮椅上由别人推着，但依然和往常一样，精神抖擞，泼辣硬朗，扬扬自得，昂首挺胸，对谁都大叫大嚷地命令和训斥。总之，和我到将军家任职以来有幸见过她那两次时完全一样。自然，由于惊愕，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她面前。她那双锐利的眼睛在百步之外，当她还被人抬着的时候，就认出了我，并叫起我的名字和父名。她总是这样，见面一次就能记住。我脑子里迅速闪过这些想法："人家还以为她进了棺材，入了土，留下了遗产；可她比我们所有这些人，甚至整个旅馆的人都要活得长！天哪，现在我们那些人将怎么办呢？将军怎么办呢？她马

上要把整个旅馆都闹个天翻地覆的！”

“喂，老兄，您是怎么了？站在我面前干瞪着眼！”祖母继续对我嚷着，“您鞠躬、问好都不会，是吗？还是摆起架子，不愿意了吧？要不是认不出来了？波塔佩奇，您瞧，”她转过脸对她那个贴身老仆人说。他是个白头发的老头儿，秃顶发红，但穿燕尾服，系白领带。“您瞧，他认不出我了。他们已给我送葬了！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地问：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哼，我全都知道！可惜的是，您瞧，我活得好着呢！”

“您说到哪里去了，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我为什么要盼您死哩？”我定下神来，高高兴兴地答着话，“我只不过有些吃惊……吃惊也难怪呀，这样突如其来地……”

“你这有什么奇怪的？坐上火车就来了。车厢里平稳得很，一点儿震动都没有。您是去散步了吧？”

“是，往游艺场那边走了走。”

“这个地方不错，”祖母环顾四周说，“很暖和，树木也很茂密。我很喜欢这个！我们的人都在家吗？将军呢？”

“哦！在家，这个时候肯定都在家。”

“他们在这里还事事按钟点，定了种种规矩吗？讲派头呐！我听说，他们还有专备马车，哼，这些 les seigneurs russes①！把家产浪荡光了就跑到国外来！普拉斯科维娅也和他在一起吗？”

“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也在。”

“那个法国婆娘也在吗？好，所有的人我都能亲自看到。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你引路，直接去他那里。你在这里怎样？好吗？”

---

① 法文：俄国显贵。

“还可以吧，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

“波塔佩奇，你告诉这笨蛋仆役，给我安排一套舒服的房子，要好房子，不要太高，马上把行李搬过去。哎，为什么都抢着来抬我，他们抢什么？真是些奴隶！你旁边这个人是谁呀？”她又回过头来问我。

“是阿斯特列先生。”我回答。

“阿斯特列先生是什么人？”

“是位旅行家，我的好朋友，他也认识将军。”

“英国人。怪不得他光盯着我，可连牙齿都不露一下。不过我倒喜欢英国人。喂，你们抬上楼去吧，直接到他们房间去。他们现在在那里？”

祖母被抬起来了；我沿着旅馆的宽楼梯，走在最前面。我们这一行非常引人注目。凡是遇到的人都停下来张目而视。我们这家旅馆是温泉区公认最好、最昂贵和最贵族气派的旅馆。楼梯和走廊上处处可见雍容华贵的女士和神气十足的英国人。人们纷纷在楼下向仆役领班打听，他自己也还心神未定。他当然对所有打听的人回答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外国女人，une russe，une comtesse，grande dame[①]，她在旅馆里将要租用一星期前 la grande duchesse de N[②] 曾经下榻的房间。祖母坐在轮椅上被人抬着，她那发号施令和威风凛凛的外表是引人注目的主要原因。她遇到任何一个新人立刻就用好奇的眼光把他上下左右打量个遍，大量向我询问关于所有人的情况。祖母出自身材高大的家庭，因此，她虽然不从座椅上起身，看那样子也能觉出她个子很高。她腰挺得很直，不靠在椅背上。硕大而盖

---

① 法文：一个俄国人，一位伯爵夫人，非常显赫的夫人。

② 法文：N 大公爵夫人。

满白发的头昂然向上，脸上的线条粗直而鲜明，看起人来的眼光甚至含有某种骄傲和挑战的意味，看得出来，她的眼光和手势完全出乎本性。虽然她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脸色却相当润泽，连牙齿也尚未完全脱落。她穿着黑色的绸袍，戴着一顶小白软帽。

“她使我觉得非常有趣哩！”阿斯特列先生和我并肩上楼时在我耳边轻声说。

“她知道那些电报，”我暗想道，“德·格里叶她也知道，不过对 mademoiselle Blanche 似乎还不甚了解。”我立刻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阿斯特列先生。

罪孽深重的人哪！我自己刚刚惊魂稍定，立刻就为将要给将军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而喜不自胜了。我似乎受到某种挑逗，兴高采烈地走在最前面。

我们那些人住在三层楼上，我没有先去禀报，甚至都没有叩门，而是霍地一下把它推开，然后祖母如同凯旋般地被抬了进来。他们好像是特意在将军的客厅里集合，当时正值中午十二点，他们似乎正在筹计一次出游，有人要乘马车，有的骑马，全体出动。除此之外还邀请了一些熟人。客厅里除将军、波琳娜和弟妹们及女保姆外还有：德·格里叶、mademoiselle Blanche（她又穿着骑马服）、她母亲 madame veuve Cominges、一个矮矮的公爵，还有一个搞科学的旅行家，此人是德国人，我还是第一次在他们这里见到他。祖母的坐椅正好放在客厅中央，距将军三步远的地方。天哪，当时的情景我是终生难忘的！我们进来之前，将军正说着什么，德·格里叶在纠正他。应当说明一下，mademoiselle Blanche 和德·格里叶不知什么缘故，向那个小公爵大献殷勤已经两三天了，而且 à la barbe du

pauvre général[①]，这一伙人，尽管可能是做作，但都显得兴高采烈，亲切融洽，如同家人。一看见祖母，将军顿时惊呆了，他一句话没说完就张着嘴停住，并瞪大双眼望着她，如同中了魔一般。祖母也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但这是多么得意、充满挑战和嘲讽的眼光啊！这两人在周围一片沉默中互相对视足足有十秒钟之久。德·格里叶始则木然，继而脸上立刻呈现出极度的不安。Mademoiselle Blanche 高耸双眉，张开着嘴，虎视眈眈地仔细端详着祖母。公爵和那位学者大惑不解地面对着这幅图景。波琳娜的眼光中表现出特别惊奇和困惑，但她突然面白如纸，一分钟之后又血涌面庞，双颊绯红。的确，对所有的人这都是场灾难！我只是把眼光在祖母和其他人之间来回转动着。阿斯特列先生站在一旁，和平常一样安详而矜持。

“哈哈，瞧，是我来了！而不是电报！”祖母终于最先打破沉默，“怎么样？没料到吧？”

“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伯母……这是怎么回事……”倒霉的将军喃喃地说。如果祖母还有几秒钟不开口说话，他可能都要晕倒了。

“什么怎么回事？坐上火车就来了。要不铁路还有什么用？可是你们大家都以为我已经一命呜呼，给你们把遗产留下了，是吧？我知道你从这里一封封发电报。我想，发电报把钱都花光了吧？从此地发电报可不便宜。可是我把腿一抬，就到这里来了。这是那个法国人吗？好像是 monsieur 德·格里叶吧？”

“Oui，madame，”德·格里叶马上接着说，“et croyez，je suis si enchanté... votre santé... c’est un miracle... vous voir ici，

① 法文：在可怜的将军的眼皮底下。

une surprise charmante..."[1]

"说得倒好，charmante;[2] 我可是知道您这个跑江湖的，你的话我连一丁点儿都不信！"她向他伸出了小手指。"你是什么人？"她转过脸来，指着 mademoiselle Blanche 问。这个身穿骑马服装、手拿马鞭、非常耀眼的法国女人看来使她感到奇怪。"是本地人吗？"

"这是 mademoiselle Blanche de Cominges，这是她母亲 madame de Cominges，她们也住在这家旅馆里。"我禀告说。

"这个女儿结婚了吗？"祖母毫不客气地盘问着。

"Mademoiselle de Cominges 还是位姑娘。"我回答时尽量显得十分敬重并故意放低声音。

"她是个快活人吧？"

我没懂这个问题的意思。

"和她在一起不无聊吧？懂俄语吗？"德·格里叶先生在莫斯科时学过说我们俄国话，不过说得乱七八糟。

我告诉她，mademoiselle de Cominges 从未去过俄国。

"Bonjour![3]"祖母忽地转对 mademoiselle Blanche 说。

"Bonjour, madame."[4] Mademoiselle Blanche 非常规矩而又文雅地欠了欠身。她急于在极其谦恭而有礼的外表下，尽量用脸部表情和体态对祖母奇特的问题和态度表示不胜惊讶。

"嚯，把眼睛垂下来了，忸忸怩怩，装腔作势，一眼就看得出是个什么角色，一个戏子。我住在这家旅馆的楼下，"她

---

① 法文：是的，夫人……请您相信……我非常高兴……您的贵体……真是奇迹……能在此地见到您……真是奇妙的机缘……
② 法文：是很奇妙。
③ 法文：您好！
④ 法文：您好，夫人。

忽然对将军说，“要做你的邻居？你乐意不乐意？”

“哦，伯母！请相信，我出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将军赶忙接过话来，他多少已经定神了。他在必要的场合很会把话讲得又得体，又神气，而且颇能哗众取宠，所以现在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关于您贵体欠佳的消息使我们十分不安和震动……我们收到的电报都如此令人沮丧，而现在忽然间……”

“哼，你撒谎，撒谎！”祖母立刻打断他的话。

“但您是怎样……”将军也立刻打断她的话，并提高了声音，尽量装得没注意到“你撒谎”这三个字，“您是怎样决定做此一行的？说实在的，您如此高龄，贵体又欠安……至少这一切太突然了，所以我们的惊讶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我非常高兴……我们大家（他开始动人而又非常兴奋地笑起来）都将尽力使您在此度过一个最愉快的季节……”

“得了，够了。一派空洞的废话，总是这样一说就没完没了。我自己也能过得好。不过，我不和你们分开，我不记仇。你问我怎么决定的？这有什么奇怪的？简单极了。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大惊小怪。你好，普拉斯科维娅。你在这里做些什么？”

“您好，奶奶，”波琳娜走到奶奶近前说，“路上走了很久吧？”

“嗯，还是她问得比谁都聪明，不光是哎呀、哎呀的。是这么回事：我老是生病，治来治去，最后我把所有的医生都赶跑了，从尼古拉那里召来一个教堂做杂役的，他用干草末把一个害这种病的女人治好了。嗯，他也把我治好了。第三天出了一身大汗就起床了。后来我的那些德国医生又来会诊，他们戴上眼镜，议论起来：‘如果现在到国外温泉去治一个疗程，就把病根都除了。’我想倒也是，干吗不走一趟？扎日金家里人都唉声叹气说，‘这么老远您怎么去得了?!’瞧他们说的！我

一天就收拾停当，上星期五带上一个小姑娘，还有波塔佩奇，还有那个听差费道尔就上路了。不过我在柏林把这个费道尔打发回去了，因为我看根本用不着他。我本来一个人也到得了……我买的特等车厢，沿路的车站上都有搬运夫，给几个小钱叫他们抬到哪儿就抬到哪儿。嚯，瞧你们租的这房间！”她环顾四周，最后说，“我的老爷子，你哪来这么多钱？你自己的东西可是全部都典当出去了。光这个法国佬你就欠他多少钱！我可是都知道，统统知道！”

“伯母，我……”将军狼狈不堪地说，“我感到奇怪，伯母……我好像可以不需要什么人来监督……何况我也是量入为出的，我们在此地也……”

“哼，你会量入为出？你敢说！你肯定把孩子们那份钱财都掠夺光了，你可真是个好监护人！”

“您既然这样，说这样的话……”将军气恼地说，“我就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在这儿大概粘在轮盘赌上了吧？输得精光吧？”

将军受的刺激太大了，他感情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轮盘赌！我？以我的身份……我？您清醒些吧，伯母，您大概身体还欠佳……”

“哼！撒谎，撒谎，大概人家拉都拉你不开，可你还直在撒谎！我倒要去瞧瞧，轮盘赌是什么样，今天就去。普拉斯科维娅，你对我说说，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也会领我去看，波塔佩奇，你拿笔把所有该去的地方都记下。人家在这里都参观什么地方？”她忽然又问波琳娜。

“离此地不远有座城堡的废墟，还有施兰根别格。”

“施兰根别格是什么？是一片树林吗？”

“不，不是林子，是一座山。那里有个瞭望台……”

“瞭望台是怎么回事?”

“就是山上的最高点，周围用栅栏围了起来。从那上面看风景简直无与伦比。”

“那就得把轮椅抬到山上去? 能抬上去吗?”

“能，能找到挑夫的。”我回答说。

这时候女保姆费多希娅来向祖母请安，她把将军的孩子领来了。

“算了，别亲嘴了! 我不喜欢和小孩子亲嘴，一个个都淌鼻涕。费多希娅，你在这里过得好吗?”

“这里很好，很好，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老奶奶，”费多希娅回答道，“老奶奶，您怎么样? 我们可都为您揪着心哪!”

“我知道，你是个实心人。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 总是有客人吗?”她又问波琳娜，“这个戴眼镜的小矮子是什么人?”

“是尼尔斯基公爵，奶奶。”波琳娜轻声告诉她。

“啊，原来是俄国人? 我还以为他不懂我的话哩! 也许他没听见! 我已见过阿斯特列先生。瞧，他也又到这里来了。”祖母看见了他，“您好!”祖母忽然对他说。

阿斯特列先生默默地对她鞠了个躬。

“嗯，您有什么好的话对我说吗? 说几句吧! 波琳娜，把这话翻译给他听。”

波琳娜翻译了。

“我要说的是我看见您非常愉快，并为您身体健康而高兴。”阿斯特列先生郑重其事、但特别诚意地说。他的话被翻译给祖母听了，她很高兴。

“英国人总是善于对答，”她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很喜

欢英国人，那些法国佬简直不能和他们比！请您来赏光吧，"她又对阿斯特列先生说，"我尽力不来打扰您。你把这话翻给他听，我就住在这下面，在这下面，听见了吗？在下面，在下面。"她用手指指着下面反复地对阿斯特列先生说。

阿斯特列先生对她的邀请感到非常满意。

祖母用仔细而满意的眼光把波琳娜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

"普拉斯科维娅，我是会喜欢你的，"她忽然说，"你真是个好姑娘，比他们谁都强，可你那鬼脾气，真了不得！不过，我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你转过身来让我看看，你头上没戴假发吧？"

"没戴，奶奶，都是我自己的头发。"

"这就好，我可不喜欢如今这个愚蠢的时髦。你非常漂亮。我要是个青年男子，就要爱上你的。你为什么还不嫁人？算了，我也该走了。想要散散心去，这些天老是坐火车，坐火车……你是怎么了？还在生气？"她对将军说。

"哪里话，伯母快别这样说！"将军高兴了，赶紧说道，"我明白，您是上了年纪的人……"

"Cette vieille est tombée en enfance."① 德·格里叶对我耳语。

"我在此地什么都想观光观光。你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让给我吧？"祖母继续对将军说。

"嗯，全随您的意，我自己也……还有波琳娜和 monsieur 德·格里叶……我们，我们大家全都以陪伴您为一大快事。"

---

① 法文：这个老太婆变成小孩子了。

“Mais, madame, cela sera un plaisir.”[1] 德·格里叶表示同意地说，并做出很动人的笑脸。

“得了，得了。什么 plaisir[2]? 我的老爷子，我觉得你真可笑。不过，钱我是不会给你的。”她忽然又对将军补上一句话，“现在到我的房间去吧：我要看看，然后就到其他地方都走走。喂，你们抬起来吧。”

祖母又被抬起来，大家都跟在轮椅后面，鱼贯下楼。将军走路的神态就好像头上挨了一闷棍，被打晕了一样。德·格里叶若有所思。Mademoiselle Blanche 本想留下，但略加思索，还是决定和大家一起走。公爵立刻尾随而行，楼上将军的房间里只剩下那个德国人和 madame veuve Cominges。

---

① 法文：夫人，这的确是件快事。

② 法文：快事。

第十章

在各个温泉地，——似乎在整个欧洲都如此，——旅馆经理和仆役领班在给客人分配住室时，与其说是根据客人的要求和愿望，不如说是根据他们自己对客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应该说，很少会错。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给祖母安排的房间却未免阔绰得过头了：四个陈设华丽的房间，浴室，仆人住房，专门的化妆室以及诸如此类。一星期以前确有某位 grande duchesse① 曾下榻于此，不言而喻，此事当即向全体来客宣布，借以抬高那一套房间的价格。人们抬着，或者说得准确些，推着祖母巡视所有的房间，她看得很认真，很严格。领班是个秃顶的上了年纪的人，在祖母第一次查看房间时，他毕恭毕敬地陪着。

我不知道他们都把祖母当成什么人了，但看来是当成一位特别显要，而主要是特别有钱的人物。他们立刻在登记簿上写下："Madame la générale princesse de Tarassevitcheva."② 虽然祖母从来没当过公爵夫人。她的名气大概是从贴身仆从、专用

① 法文：显贵的夫人。
② 法文：塔拉谢耶维切娃将军夫人和公爵夫人。

包厢，以及与她同车到达的不计其数的有用无用的皮箱、木箱、盒子之类开始的。而终于使人人普遍对她肃然敬服的是她的性格，她说话时断然的语调和声音，她的种种怪问题以及提问题时那种无所顾忌和不容置疑的表情，一句话，是祖母那种昂然、激烈和威风凛凛的整个神态。在看房间时，祖母往往忽然命令把轮椅停住，指着陈设中的某件什物，对恭恭敬敬赔着笑脸但已开始怯懦不安的领班提出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祖母是用法语提问题，不过她法语说得相当蹩脚，所以得由我来翻译。领班的大多数回答她都不喜欢，不满意。而她问的问题也好像总是与正题无关，天晓得她问它做什么。譬如，她忽然在一幅复制得不好的神话题材的名画前停下来，问道：

“这是谁的画像?”

领班回答道，大概是某位伯爵夫人的。

“您怎么不知道? 你就住在这里，居然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挂在这里? 眼睛为什么是斜的?”

对所有这些问题，领班都不能做出满意的回答，他都惶然失措了。

“瞧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祖母用俄语说。

人们继续推着她往前走。在一个萨克逊的小塑像前这种场面又重演了一次，祖母把它端详了很久之后，命令把它搬出去，也不知道是何原因。最后她又没完没了地问领班：卧室里的地毯价值多少? 哪里织的? 领班唯唯答应去打听。

“真是些蠢驴?”祖母嘟囔了一声后，又把全部注意转移到床上。

“看这床罩有多华丽！翻开它。”

被褥翻开了。

“再翻开，再翻开。全都翻开。把枕头、枕头套都取下来，

鸭绒褥掀起来。”

所有的东西都翻开了。祖母仔细查看了一遍。

“不错，他们这里没有臭虫。所有的被单统统不要！铺上我的床单和我的枕头。这些东西都太华丽了，我这老太婆如何住这种房间？我一个人闷得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不教孩子的时候，常到我这里来吧。”

“我从昨天开始已不效劳于将军了，”我回答说，“我住在这家旅馆里完全是独立的。”

“这是为什么？”

“不久前此地来了一对显要的德国男爵夫妇，从柏林来的。昨天我在散步时和他们说德语，没有按照柏林标准发音。”

“那又怎样呢？”

“他认为我这是粗鲁无理，向将军表示抱怨，将军昨天当即辞退了我。”

“你是不是骂了他，骂了那个男爵？（即便骂了，又有什么了不起！）”

“哪里，根本没有。倒是男爵对我举起了手杖哩。”

“你这个废物，居然能允许别人这样对待你的家庭教师，”她忽然对将军说，“而且还要把他赶走！笨蛋，我看你们全是一群笨蛋！”

“伯母，您请放心，”将军以略带傲慢随便的口吻回答道，“我自己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再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对您说的也不全属实。”

“你居然忍受下来了？”她问我。

“我本来要向男爵提出决斗，”我尽可能平静而谦恭地回答了，“可是将军反对。”

“你为什么反对？”祖母又对将军说。“你去吧，老弟。叫

你的时候你再来。”她又对领班说，“别咧着嘴站在这儿，我可受不了这副纽伦堡嘴脸！”领班鞠躬告退了，他当然没听懂祖母对他的恭维话。

“请原谅，伯母，怎么可能进行决斗呢？”将军讽笑着回答。

“为什么不能？男人都是公鸡，让他们斗斗多好。我看你们都是些废物，自己祖国的荣誉都不会保护。喂，抬起来吧！波塔佩奇，你去吩咐一下，要随时有两个挑夫听候着，去雇好，讲好价钱。两个人就够了。只有上下楼梯需要抬，平路和大街上只要推就行。你这么说，而且先付钱，这样他们会更恭顺些。你自己要总待在我跟前。而你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散步的时候指给我看看。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男爵。对了，轮盘赌场在哪里？”

我告诉她，轮盘赌场设在游艺场的大厅里。接着她问：赌场多吗？赌的人多吗？是不是整天赌？怎么个赌法？我最后回答说，这些都最好亲眼看看，很难描述清楚。

“好吧，那就直接推我到那里去！你走在前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怎能这样呢，伯母，难道您旅途辛苦之后都不休息一下？”将军关切地问道。他似乎有些手忙脚乱。他们都好像有些不安，开始面面相觑。大概他们都觉得有些为难，甚至羞于陪同祖母直接去游艺场，因为她当然可能在那里做出惊人之举，那可是在公众面前。虽然如此，他们一个个都自告奋勇要陪她去。

“我休息什么？我不累，这五天都坐够了。然后再看看这里的泉水和矿泉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再以后……去看那个……普拉斯科维娅，那个什么来着，瞭望台？”

“是瞭望台，祖母。”

“瞭望台就瞭望台吧。这里还有什么呢？”

“这里有许多地方，祖母。”波琳娜觉得为难了。

“算了，你自己也不知道！玛尔法，你和我一起去。”她对自己的梳洗女仆说。

“伯母，何必要她去呢？”将军忽然忙着说，“再说，也不允许。连波塔佩奇都未必允许进游艺场哩。”

“简直胡说！因为她是仆人，就把她扔下不管，她也是活人，在路上奔波了一星期，她也想见识见识。她不跟我去，还能跟谁去？她一个人连大街都不敢上。”

“可是，祖母……”

“你和我在一起觉得难为情，是吗？那你就留在家里吧，又没有要你去。你这算个什么将军。我自己也是将军夫人。其实，我也用不着拖你们这么条长尾巴。我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两个人什么都能看……”

但德·格里叶却执意要全体都去陪伴，而且说了一大堆陪伴她是一种愉快之类的客套话。大家都动身了。

“Elle est tombée en enfance,”德·格里叶对将军又说了一遍，“seule elle fera des bêtises…”①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显然他有某种打算，甚至可能又产生了一些希望。

到游艺场有半俄里路程。我们沿栗树林荫道直到街心公园，然后绕过它直往游艺场。将军多少有些放心了，因为我们这一路虽然相当不同寻常，倒也十分神气和体面。何况温泉来了一个身体羸弱和没有腿的病人，这件事本身也不值得大惊小

① 法文：她简直像个孩子……她一人去肯定会干出许多蠢事来……

怪。但是，将军显然害怕游艺场：一个失去双腿的病人，还是个老妇人，去轮盘赌场做什么？波琳娜和 mademoiselle Blanche 分别走在轮椅两旁。Mademoiselle Blanche 笑盈盈的，快活之中显得谦恭，有时甚至非常殷勤地逗引祖母开心，最后，竟受到了她的夸奖。那一边的波琳娜则务必回答祖母顺口就提的无数问题，如：这个走过去的男人是谁？这个女人又怎么样？城市大不大？花园大不大？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山？此地有没有老鹰？那个房顶可笑不？阿斯特列先生和我并肩而行并轻声在我耳边说，他看今天上午会出许多事。波塔佩奇和玛尔法紧随在轮椅后面。波塔佩奇穿燕尾服，系白领带，但戴便帽，而玛尔法是四十岁的老姑娘，面颊红润，但头发已开始发白，她戴一顶圆便帽，穿印花布连衣裙和吱吱响的山羊皮鞋。祖母不时回过头去和这两个人说话。德·格里叶和将军离得较远，两人在很激烈地说着什么。将军神气非常沮丧，德·格里叶说话的态度很坚决，可能是要将军打起精神，显然在给他出主意。不过刚才祖母一言已出："我不会给你钱的。"难以挽回了。也许，对于德·格里叶来说，这一消息是难以置信的，可将军却深知自己的伯母。我发现，德·格里叶与 mademoiselle Blanche 不断相互使眼色。至于那个公爵和德国旅行家，我在林荫路的尽头处才看见：他们留在后面，丢下我们到别处去了。

我们如同一群凯旋者一般来到游艺场。此处司阍和仆人的毕恭毕敬之状与旅馆里的仆役相同。不过他们的眼里还露出好奇。祖母先吩咐推她去各大厅看一遍。她对有的东西大加赞赏，对有的完全无动于衷，但事事都详加询问。最后来到赌场。赌场紧闭大门，站在门口的仆人如同岗哨，他似乎大为震惊，立刻猛地将大门敞开。

祖母在轮盘赌台前的出现给众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各轮

盘赌台以及赌场深处 trente et quarante[①] 赌台前聚集着约一百五十到二百名赌客，他们分站成几排。挤到前面紧挨着赌台的人通常都牢牢占着自己的位置，不到把钱输光决不让开。因为空占一个赌客的位置而只充当看客是不允许的。赌台前虽有椅子，但坐下来的赌客不多。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因为站着可以挤得更紧，更便于占位置和下赌注。第二排和第三排的人都紧挨着第一排后面，注意等着自己的机会。有时他们等不及了，就伸手越过第一排去下注。连第三排的人有时也这样钻到前面去下注。因此，往往隔十分钟，甚至五分钟，在赌台的某一端就会发生一起因赌注引起的纠纷。不过游艺场内的警察十分干练。拥挤当然无法避免，但人如潮涌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样能赚钱。八个庄家坐在赌台四周，睁大着眼睛盯着赌注。他们算赌账，解决各种争端，万不得已时则叫来警察，纠纷立刻就能解决。警察就在赌场内，身穿便服，夹杂在看客之间，所以人家都认不出来。他们特别注意扒手和骗子。由于干起来方便之极，这两种人在轮盘赌场也特别多。在其他任何地方行窃都要掏腰包或撬门锁，搞不好就惹出麻烦，不好收场。在这里事情很简单，只要走到轮盘赌台前赌起来，然后忽然明目张胆地把别人赢的钱拿过来放进自己的口袋。即使发生争吵，骗子还大言不惭地坚持说那是他下的赌注。如果他手脚做得很乖巧，证人又有所动摇，这个骗子往往还能把官司打赢，捞一笔钱。当然，这通常是数目不大的钱。这种情况往往会被庄家或其他赌客发现，但只要数目不大，连那笔钱的真正主人有时也不肯吵下去，免得闹事丢人，宁肯一走了之。如果骗子被及时当场揭穿，就立刻把他轰出去了事。

---

① 法文：三十与四十。

祖母从远处观看这一切，看得简直着了迷。她特别喜欢看把扒手撵出去的场面。她对赌 trente et quarante 不大感兴趣，而更喜欢看轮盘赌和滚小球的情景。她终于说想到近前去看看。我都不明白是怎么搞的，虽然很挤，赌场的仆人和几个快手快脚的管事（这多半都是些输光了钱的波兰人，他们总是自告奋勇地为那些交好运的赌客和所有外国人出力效劳）顿时为祖母在赌台中间紧挨着庄家的地方腾出了位置，把她的轮椅推了过去。许多在旁边看而不赌的游客（多半是携家前来的英国人）立刻向赌台挤来，想从赌客们身后瞧瞧祖母，拿着长柄眼镜对着她举了起来。几位庄家都大抱希望：如此一位不同寻常的赌客肯定预示着要发生某种不同寻常的事。一个失去双腿、年逾古稀而又想赌钱的女人——这本身当然就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我也挤近赌台，站在祖母身旁。波塔佩奇和玛尔法站在远处人群之中。将军、波琳娜、德·格里叶和 mademoiselle Blanche 也站在一旁，混杂在看客中。

祖母起初是端详赌徒们。她半耳语地对我发出一连串连珠炮似的问题：这个男人是谁？那个女人是谁？她特别注意站在赌台顶端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赌的数目很大，每注下几千法郎之数。周围的人都窃窃私语，他已赢了四万法郎之多，面前的金币、银行期票成堆，他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亮，双手颤抖，下注时毫无算计，随手掷下，但不断地赢钱，不断地把钱拢到自己面前。仆人们围着他团团转，给他从后面端上座椅，在他旁边腾出更大的地方，好让他动作起来更方便，不挨挤。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赏钱。有些赌客赢了钱有时就连数都不数地给他们赏钱，由于高兴而信手撒钱。这个青年人身旁已经有个波兰佬在拼命卖力，他恭恭敬敬而又不停地在他身旁嘀咕着，大概是告诉他应该怎样下注，给他出主

意，作指导。当然他也是想事后得赏钱。但青年赌客几乎看也不看他一眼，照旧随意下注，并且不停地赢钱。他好像有些神智不清了。

祖母观察他达几分钟之久。

“你告诉他，”祖母忽然着急起来，用胳膊肘推着我说，“你告诉他，叫他别赌了，赶快拿起钱就走。他要输了，马上统统都输掉！”她急急忙忙地说，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喂，波塔佩奇在哪里？叫波塔佩奇去告诉他！你去说，你去说呀！”她又推着我，“喂，波塔佩奇到底在哪里？Sortez，sortez！[1]”她自己对那个青年人喊了起来。我俯身在她身边低声但坚决地说，此地不能高声喊叫，甚至稍略高声说话都不允许，因为这有碍算账，人家会马上把我们赶出去的。

“唉，真糟糕！这个人完了，他自作自受……我不能再看他，浑身都难受。真是个糊涂虫！”祖母立刻转过脸去看另一边了。

赌台左半边的赌客中有位年轻的太太颇惹人注目，她身旁是一个侏儒般的矮子。此人是谁？是她的亲戚，还是她带来招摇过市的？我都不得而知。我以前就注意到这位太太，她每天下午一时在赌台前面露面，二时整离去，每天赌一小时。赌场中人已认识她，她一来就给她摆好椅子。她从口袋里取出几枚金币和几千法郎银行期票，不动声色和心中有数地下注，每次都用铅笔在纸上记下各种数字，试图找出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机会出现的规律。她下注的数目相当大，每天赢一千、二千，最多赢三千法郎，以此为限。赢后立刻离去。祖母对她打量了很久。

---

[1] 法文：走吧，走吧！

“嗯，这个女人是不会输的！这样的女人是不会输的！她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是个什么人？”

“是个法国女人，想必是那种……”我悄悄地说。

“怪不得，看样子就是。看得出来她爪子尖得很。你现在给我解释清楚，每一转是什么意思？该怎么下注？”

我尽可能详细地给祖母解释：rouge et noir，pair et impair，manque et passe[①] 等各种花样的意义和各套数字的细微差别。祖母听得很认真，努力记住，反复询问并且背了下来。每套赌法都可以当即举例说明，因此很容易记住和背下来。祖母非常满意。

“那么 zéro[②] 是怎么回事？刚才这个庄家，就是那个鬈发的，那个首席庄家，他干吗喊了声 zéro？为什么他把桌上所有的钱都扫到自己前面了？好大一堆哩！他怎么能拿去？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祖母，zéro 表示庄家赢了。如果小球落到 zéro 上，赌台上的钱统统归庄家，连算都不必算。当然还要重击一次球，但庄家可分文不付。”

“这可不怎么样！那我就什么也得不到啰？”

“那倒不见得，祖母，如果在此之前您把注押在 zéro 上，而出来的又是 zéro，就得给您付三十五倍的钱。”

“什么，三十五倍？zéro 常出来吗？这些人为什么不把注押在 zéro 上，不是傻瓜吗？”

“三十六次中只有一次机会呀，祖母。”

“这是胡说！喂，波塔佩奇！波塔佩奇！对了，我自己身

① 法文：红色与黑色，双数与单数，缺额与超额。
② 法文：零。

边有钱，你看！”她从口袋里拿出装得满满的钱袋，从中取出一个腓特列金币。“来，你给我押在 zéro 上。”

“祖母，zéro 刚才出过了，”我说，“所以要过很久才会出来。您会输掉很多的，稍稍等等吧。”

“别胡说，押上吧！”

“听您的吩咐。可这 zéro 大概到晚上都不会出来，您会输掉上千的。这种事可是常有的。”

“全是胡说，胡说！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怎么？输了？再押！”

第二个金币也输了；又押了第三次。祖母几乎坐不住了，她的眼睛像燃烧一样，冒着火光，紧紧盯着在轮盘小槽内跳动着的小球。第三个金币又输了。祖母已不能控制自己，再也不能安坐，庄家没有喊出 zéro，而是喊出“trente-six”①，她甚至用拳头在赌台上猛击一下。

“见他的鬼！”祖母生气了，“这个该死的小圆点怎么还不出来？我非等到 zéro 出来不可，否则就不活了！是这个鬈毛鬼庄家存心这样搞，老不让 zéro 出来！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次押下两个金币！否则，如果像刚才这样的赌注，即便出来 zéro，也拿不了多少钱。”

“祖母！”

“押上，押上！又不是你的钱。”

我押了两个金币。小球沿着轮盘滚了很久，然后在槽沟里跳动。祖母屏住了呼吸，紧紧地捏住我的手，忽然，“啪”地响了一声。

“Zéro.”庄家宣布说。

---

① 法文：三十六。

“你看，你看呀！”祖母迅速地对我转过脸来，她容光焕发，得意扬扬。“我对你说了吧，我对你说了吧！是上帝亲自对我显灵，要我押两个金币。我现在该得多少钱？为什么不给我付钱？波塔佩奇和玛尔法去哪里了？我们家那些人都哪里去了？喂，波塔佩奇，波塔佩奇！”

“祖母，等一等，”我悄悄说，“波塔佩奇候在大门口，不允许他进到这里来。看，祖母，人家给您付钱哩，收下吧！”人家丢给祖母沉甸甸的一扎未开封的用蓝纸包着的五十腓特列金币，另外还数给她已开封的二十腓特列金币。我用小耙把这些钱都耙到祖母面前。

“Faites le jeu，messieurs！Faites le jeu，messieurs！Rien ne va plus?”① 庄家高声询问道，一面请大家下注，一面准备开动轮盘。

“老天爷！我们晚了！马上就开转了！押上，押上吧！”祖母着急起来。“别再拖了，快点。”祖母生气了，用力推着我。

“押到哪里呀，祖母？”

“押到 zéro 上，押 zéro！再押 zéro！下注愈大愈好！我们一共有多少钱？七十金币？别舍不得。每次押上二十金币。”

“祖母，您清醒些呀！零有时连着二百次都不出来哩！我保证您这样会把全部本钱赔掉的。”

“哪里话，你瞎说！你瞎说！真是饶舌！我自己做事自己当。”祖母在狂热之中全身都颤抖起来了。

“按规矩在 zéro 上下注每次不得超过十二金币，祖母。”我下了注。

“为什么不允许？你不是瞎说吧？先生！先生！”她推了一

① 法文：各位先生，请下注！各位先生，请下注！还有人下注吗？

把坐在她身旁左边的庄家，他正准备开盘了。“Combien zéro? Douze? Douze?”[①]

我赶紧用法语把她的问题解释一下。

“Oui，madame.”庄家礼貌地回答，“正如每次下注不得超过四千弗罗林一样，都是章程规定的。”他补充解说。

“算了吧，没办法，就下十二金币吧！”

“Le jeu est fait!”[②] 庄家一声高喊，轮子转动起来，出来的是“十三”。我们输了！

“再来！再来！再来！再押！”祖母高喊着。我已不再反对了，耸耸肩膀，又押了十二金币。轮子转了很久。祖母盯着轮子的时候简直在全身颤抖。“难道她真还想在 zéro 上赢钱？”我暗想道，并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她。她脸上焕发着确信必赢的光彩和认定立刻会喊出“zéro！”来的表情。小球终于跳进了小格中。

“Zéro!”庄家喊了出来。

“怎么样!!!”祖母看着我，她是那样得意，简直都发狂了。

我自己是个赌徒，对这种心情此刻能够体会。我的手臂和双腿颤抖着，脑中嗡嗡作响。这当然是个机遇，十来次内竟出来三次 zéro。不过，也无甚特别奇怪之处。我前天就亲眼看见 zéro 连出三次，而当时有一个曾经在纸上十分认真做计算的赌徒大声宣布，头一天整整二十四小时内，zéro 只出来一次。

祖母作为最大的赢家受到特别关注和尊敬的礼遇。她该得四百二十金币，即四千弗罗林和二十金币。给她付了二十金

---

① 法文：零下多少？十二？十二？
② 法文：赌局开始！

币，四千弗罗林则付银行期票。

这次祖母不再叫波塔佩奇了。她已有了新的念头。看上去她也不再坐立不安和身躯颤动了。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现在她的灵魂在颤抖。她全部身心都集中于某一念头上，她被它紧紧地缠住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刚才不是说一次只可押四千弗罗林吗？给你，拿去，把这四千都押在‘红色’上。”祖母下定了决心。

劝阻是徒劳的。轮子转动了。

“Rouge!”① 庄家宣布道。

又赢了四千弗罗林，也就是说统共有八千。

“四千给我放到这里，再拿四千再押‘红色’。”祖母命令说。

我又押了四千。

“Rouge!”庄家又一次宣布。

“总共一万二千！都放到这里。金币倒到钱袋里，期票收起来。”

“够了！回去吧！推轮椅！”

---

① 法文：红色！

第十一章

轮椅推到赌场尽头的门边。祖母容光焕发。大家立刻簇拥而上，向她致贺。无论祖母举止是多么离奇反常，但她的辉煌胜利弥补了许多，将军已不再害怕因与这样一位奇怪的女人有亲戚关系而在公众面前丢面子。他像安慰小孩一样，带着宽容、随和、快活的笑容向祖母祝贺。不过，他显然也像所有的看客一样极为震动。周围人们都望着祖母议论纷纷。许多人从她身边走过想从近处看看她。阿斯特列先生站在旁边和两个他认识的英国人在谈论她。看客中几个派头十足的女士像观赏某种奇迹一样以一种派头十足的疑惑的表情打量着她。德·格里叶则笑容满面，祝贺之声不绝于口。

“Quelle victoire!”① 他说。

“Mais madame, c'était du feu!”② Mademoiselle Blanche 说，满脸堆着讨好的微笑。

“对啰，我一赌就赢了一万二千弗罗林！不是吗？岂止一万二千，还有金币呐，连金币算上有一万三千。这换成卢布是

---

① 法文：真是了不起的胜利！

② 法文：啊，夫人，真是战果辉煌！

多少？有六千吧，是吗？”

我禀报说，不止七千，按照眼下的比率，大概要合八千卢布之数。

“乖乖！八千！可你们这些废物坐在这里，整天无所事事！波塔佩奇，玛尔法，看见了吗？”

“老奶奶，您这么有本事！八千卢布！”玛尔法扭动着身体，惊叫道。

“拿着吧！我给你们每人五个金币，来！”

波塔佩奇和玛尔法急忙上前吻她的手。

“每个挑夫也赏一个金币。给他们金币，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这个仆人鞠躬干什么？那个也鞠躬？是祝贺我吗？也给他们每人一个金币吧。”

“Madame la princesse...un pauvre expatrié...malheur continuel...les princes russes sont si généreux.”① 在她的轮椅旁边有个衣着褴褛、穿花背心、满脸胡子的人在纠缠着，他把帽子伸得远远地，卑屈地笑着……

“也给他一个金币吧。不，给两个吧。够了，要不然这些人没完没了。抬起来，走吧！普拉斯科维娅，”她对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我明天给你买件衣服。给她，那个小姐……她叫什么？是叫 mademoiselle Blanche 吧，也买一件！你翻给她听，普拉斯科维娅！”

“Merci，madame.”② Mademoiselle Blanche 殷勤备至地欠了欠身，她撇了撇嘴，和德·格里叶与将军相互交换了一丝讽

① 法文：公爵夫人……我是个可怜的流亡侨民……总是颠沛流离……俄国的公爵是以慷慨闻名的。

② 法文：谢谢，夫人。

笑。将军颇有困窘之色，等我们走上林荫路后才十分高兴。

“费多希娅，还有费多希娅呢，我想，她现在准要大吃一惊，”祖母想起了她认识的将军家的保姆。“也该送她一件衣服。喂，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也赏点钱给那个乞丐吧！”

有个衣着褴褛不堪、躬背曲腰的人从我们身旁走过，并看着我们。

“祖母，这可能不是乞丐，而是个骗子。”

“给他！给他！给他给他一个盾！”

我走上前去给钱。他粗野而又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收了钱。他身上有股酒味。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还没去碰碰运气吗？”

“没有，祖母。”

“可你眼睛都红了，我看出来了。”

“我要试试的，祖母，以后一定去。”

“你就押在 zéro 上！你看我！你有多少本钱？”

“祖母，我一共只有二十金币。”

“不多。你要是愿意，我借给你五十金币。来，给你这一叠吧，拿着，至于你，老爷子，别指望，我是不会给你的！”她忽然冲着将军说。

他老大不高兴，但未发一言。德·格里叶皱眉了。

“Que diable, c'est une terrible vieille!”[1] 他咬牙切齿地对将军说。

“乞丐，乞丐，又一个乞丐！”祖母叫了起来，“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给他一个盾！”

---

① 法文：真是见鬼，这老太婆真可怕！

这次我见到的是个白发老人，他支着一条木头假腿，穿一件蓝色的长襟上衣，双手撑着根长手杖，像一个老兵。我递给他一个盾，他后退了一步，严厉地望着我。

"Was ist's der Teufel!"[①] 他怒喊道，还骂了一连串难听的话。

"去他的吧，傻瓜！"祖母也喊了一声，把手一挥。"你们继续往前推呀！我饿了！现在马上吃饭，然后我稍稍躺躺，再到那里去。"

"您还想赌吗，祖母？"我惊叫道。

"你还以为怎样呢？你们自己一个个坐在这里闲得发慌，还要让我也就这样干瞧着你们？"

"Mais, madame，"德·格里叶近前一步说，"les chances peuvent tourner, une seule mauvaise chance et vous perdrez tout...surtout avec votre jeu...c'était terrible!"[②]

"Vous perdrez absolument,[③] 您一定会输掉的。"Mademoiselle Blanche 也像小鸟一样唧喳着说。

"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输的又不是你们的钱，是我自己的钱！那个阿斯特列先生在哪里？"她问我。

"他留在游艺场了，祖母。"

"可惜，这才是个好人。"

回来以后，祖母还在楼梯上就遇上了仆役领班，并叫他到跟前，把赢钱的事夸耀一番。后来她又叫来费多希娅，赏了她三个金币，并吩咐开饭。进餐时，费多希娅和玛尔法极尽阿谀

---

① 德文：见你的鬼吧，什么东西！

② 法文：可是，夫人……好运未必再来，一次坏机缘能使您全部丢光的……尤其是您总下那么大的赌注……真是可怕得很！

③ 法文：您一定会输的。

奉承之能事。

“我一面瞧着您，老太太，”玛尔法不停地唠叨说，“一面对波塔佩奇说，咱们老太太想干什么呀？可那桌上的钱，老天爷，那钱！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周围坐着的可都是些老爷，都是老爷。我说，波塔佩奇，这些老爷都是哪里来的呀？我心里寻思，圣母娘娘保佑她吧。我一直为您祈祷，老太太，可心里跳得哟，跳得哟，我直哆嗦，全身都哆嗦。心里想，老天爷保佑她吧，果然，老天爷给您送来了。老太太，我现在都还哆嗦哩，浑身都哆嗦。”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午饭以后，四点左右，你准备好，我们去。现在再见，可别忘了给我叫医生来，还得要喝矿泉水。要不然都忘了。”

我从祖母处出来时如同身坠云雾之中。我努力想象，这一家人将会怎样，事情又将怎样发展？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主要是将军）都还没恢复常态，甚至还处在最初的手足失措的状态中。他们曾心急如火地盼望着祖母的死讯（这意味着继承遗产），结果祖母竟不期而至，这个事实把他们一整套计划、决策砸得粉碎，因此对祖母来后在轮盘赌上的功绩竟全然不知该做何反应，一个个呆若木鸡。其实这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祖母虽然说了两次不给将军钱，然而事情尚在未知之中，还不应完全放弃希望。德·格里叶是对将军的一切事务都已介入的人，他就未放弃希望。我确信，同样介入极深的 mademoiselle Blanche（其中奥妙不言自明：将军夫人与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在祖母前使出浑身解数来讨好献媚，这和骄傲执拗而不善于讨人喜欢的波琳娜恰成对比。可是现在，当祖母在轮盘赌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果之后，她的个性在他们心目中已留下如此鲜明、典型的印象（一

位固执、霸道而又 et tombée en enfance[①] 老太婆），可以说，一切都完了。因为现在她为赢到了钱而高兴得像个小孩子，这种人照例会输得精光的。“天哪！”我想（原谅我吧，上帝，我竟由于幸灾乐祸而心花怒放了），“天哪，现在祖母下的每个金币赌注都要使将军心如刀割，令德·格里叶气急败坏，叫 mademoiselle de Cominges 愤恨欲狂，因为这无异于一勺美味到她嘴边又被拿走了。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件事实也是不能置若罔闻的：祖母甚至在赢钱后兴高采烈地见人就给赏钱，把每个路人当做乞丐，同时却对将军脱口说出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你的！’这样的话。这就是说，她已认定这个主意，死死抱住不放，决不收回自己的话。危险哪！危险哪！”

我从祖母处出来，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走到最高一层我自己的卧室中去，这些思绪一直在脑中千回万转。当然，我原来也能大体画出把我面前这些演员串在一起的粗线条，但对这场游戏的全部伎俩和秘密，终究不知底细。波琳娜从不对我百分之百地推心置腹。固然偶尔她也似乎是在不自觉之中对我打开心扉，但我发现，在这种表露之后，她常常，几乎是每次，把说过的话统统化为笑谈，或是又含糊其辞，有意使之真假难辨。唉！有许多事她都还瞒着！但我无论如何预感到，这种神秘而紧张的状态统统都快要了结了。只需最后一击，一切都要了结，真相也会大白。我自己的命运虽然也与这一切休戚相关，但我几乎已完全把它置之度外。我的心情也是够奇怪的：囊中统共只有二十个金币，远在异国它乡，无安身之处，又无谋生之路，前途渺茫，毫无打算——可却全然不为此操心！若不是想到波琳娜，我会放开心思，尽情咀嚼将来临的收场戏的

---

① 法文：如同小孩子一样的。

喜剧意味，放声大笑。然而，波琳娜使我惶惑不安，她的命运决定于旦夕之间，我有此预感，但我要忏悔的是，我所放心不下的根本不是她的命运。我是想窥视她的隐秘，我多么希望她来到我的身旁并且说："其实我爱你。"如若不然，如果这是不可思议的狂想，好嘛……唉，那又还有何求呢？难道我知道我自己的愿望吗？我好像已不能自已，我只要能在她面前，在她的灵光的照耀之下，如此终生，直到永远。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我能舍她而去？

在他们住的三层楼的走廊上，我忽地猛然一惊。我回头一看，看见波琳娜正从二十几步开外的房门里走出来。她好像是在等候和窥视着我，并立刻示意要我走过去。

"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小声点！"她提醒我说。

"你想想看，"我悄声说，"刚才我似乎背上猛地一震，一回头，竟然是您！好像您身上能放出一股电流似的。"

"请拿上这封信，"她紧锁双眉，心事重重地说，大概没听清我说什么。"并请立刻交给阿斯特列先生亲收。要赶快，我请求您。不必等回信。他自己……"

她没把话说完。

"给阿斯特列先生？"我惊讶地又问一声。

但波琳娜已进到门里去了。

"啊，原来她和他之间通着信呢！"我当然立刻跑去找阿斯特列先生，我先去他的旅馆，未遇，然后又去游艺场，跑遍了所有的大厅。当我终于在沮丧和绝望的心境中回来时，无意中遇见了他，他正和一群英国人骑马出游，男男女女都有。我向他示意，让他停下，并把信交给了他。匆忙中我们都没互相看一眼。我怀疑，阿斯特列先生是有意尽快策鞭而去的。

我为忌妒所苦吗？不过，我心已碎，根本无意去探悉他们信中的内容了。如此说来，他是她的心腹之人了！“朋友固然是朋友，”我暗想道，“这是十分清楚的事（什么时候他成了朋友也清楚），但这里有爱情吗？”“当然没有。”理智在小声地对我说。但在这种事情上，光凭理智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这也得搞清楚。真叫人不快，事情愈来愈复杂了。

我还没走进旅馆大门，司阍和仆役领班就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我，他们正在找我，打发人来探问了三次我的去处，并要我尽快去将军的房间。我心绪极坏。将军房间里除他本人外，还有德·格里叶和 mademoiselle Blanche，小姐的母亲不在。这个母亲纯粹是个做道具的人物，用来装门面而已。到办理正经事情时，mademoiselle Blanche 总是独自行事的。何况这位妈妈也未必对自己这个所谓女儿的事知其一二。

这三个人正在热烈商讨一件事，连房门都反锁上，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快到门口时，我听见里面说话声音极高，德·格里叶口气粗鲁而刻薄，Blanche 在疯狂无耻地叫骂，将军的声音十分可怜，他显然在为自己的什么事辩解。一看见我，这三个人似乎都有所收敛和抑制。德·格里叶抚平头发，把怒容换成笑脸，不过这正是我深恶痛绝的那种装得彬彬有礼而叫人恶心的法国式的笑脸。一蹶不振和丧魂落魄的将军像机器似的调整了姿势：昂首挺胸起来。唯独 mademoiselle Blanche 满脸怒火的尊容几乎不改，不过缄口不语了，用迫不及待的眼光直盯着我。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她对我怠慢无礼之极，我给她点头鞠躬她都不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将军以温柔之中含有责备的语调开始了，“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对我和我的家庭做出的举动是奇怪的，非常奇怪……总而言之，非常奇怪……”

“Eh! ce n’est pas ça,[①]”德·格里叶恼恨而又蔑视地打断了他，（毫无疑问，是他控制一切！）“Mon cher monsieur, notre cher général se trompe[②]（以下我用俄语来记述他的话），他想对您说……想提醒您……或者不如说十分恳切地请求您，请您不要把他毁掉，嗯，是可以这么说，不要毁掉。这正是我要用的字眼……”

“我怎么能，我怎么能呢？”我打断了他的话。

“您当然能，您自告奋勇来担当这个老太婆、这个可怜而又可怕的老太婆的向导（或者这还有什么别的叫法），”德·格里叶自己语无伦次了，“可是她会输掉的，会输得精光。您亲眼看见她是怎么赌的！一旦她开始输，她就再也不会下赌台，因为她又固执，又恼恨，她会一直赌下去，处在这种情况下，绝没有人能把输掉的再赢回来，那时候……那时候……”

“到那时候，”将军接过来说，“您就把我全家毁掉了！我和我的家庭，我们是她的遗产继承人，她没有更近的亲戚。我对您开诚布公吧：我的事情很糟，非常地糟。您自己也知道一些……如果她输掉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甚至输掉全部家产，（我的天哪！）我们将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将军回头看了德·格里叶一眼，）我又怎么办？（他望了望 mademoiselle Blanche，她轻蔑地扭过脸不看他。）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

“将军，请您告诉我，我拿什么来救你们哪！我能做什么？……我在这里能起什么作用？”

“您拒绝她，拒绝她，离开她走吧！……”

---

① 法文：嗳！根本不该这么说。
② 法文：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位将军弄错了……

“那她也能找别人哪!”我叫道。

“Ce n'est pas ça, ce n'est pas ça,”[1] 德·格里叶又插了进来,“que diable![2] 不是,不要离开她,但至少要让她感到惭愧,劝阻她,转移她的兴趣……咳,起码别让她输得太多,想点别的办法让她消遣消遣。”

“这件事我怎么能办到呢? Monsieur 德·格里叶,要是您亲自承担此事该有多好。”我故意天真地补上后面这句话。

这时我发现 mademoiselle Blanche 对德·格里叶投来迅速、火辣而又满含疑虑的一眼。德·格里叶本人脸上掠过某种特殊的,他所不能抑制的赤裸裸的表情。

“问题就在这里,她现在不肯要我!”德·格里叶把手一挥,喊了出来,“哼,要是! ……再说……”

德·格里叶意味深长地迅速瞥了 mademoiselle Blanche 一眼。

“Oh mon cher monsieur Alexis, soyez si bon.”[3] Mademoiselle Blanche 亲自出马了,她带着媚人的笑脸走到我面前,抓起我的双手,并紧紧地握着。真是见鬼,这张魔鬼的面孔能在一刹那之间变换。顷刻之间,她的脸充满祈求,它楚楚动人,像孩子一样微笑,甚至还有几分淘气的表情。她话音刚落,又狡黠地对我送来一个媚眼,没让任何旁人发现。莫非她想一举把我制服吗? 她这一手做得确很高明,不过未免太粗俗了,简直可怕。

将军随着她跳了过来,的确是跳过来的:

---

① 法文: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② 法文:真见鬼!
③ 法文:我亲爱的阿列克谢先生,您做做好事吧!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刚才一开始时那样说话，您别见怪，我本意也根本不是那样……我请求您，恳求您，给您行俄国式的深鞠躬礼。只有您，只有您一个人能救我们。我和mademoiselle de Cominges一起恳求您，您是明白人，完全理解，不是吗？”他对我苦苦哀求，并望着mademoiselle Blanche对我以眼色示意，样子实在可怜。

正在这时，轻轻响起了三下有礼貌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这层楼的仆人，他背后几步远的地方站着波塔佩奇。他们是祖母派来的，要他们找到我并立刻带去。“老人家生气哩！”波塔佩奇说。

“现在才三点半哪！”

“老太太睡不着，老是翻来覆去，后来忽然起来了，吩咐预备轮椅，来唤您。现在在大门口台阶上等着……”

“Quelle mégère!”① 德·格里叶叫道。

果然，我看见祖母时她已在台阶上，并为我迟迟未到而不耐烦了。她等不到四点钟。

“喂，抬起来吧！”她叫道。于是，我们又往轮盘赌场去了。

---

① 法文：真是个凶恶的女人！

第十二章

祖母正处于迫不及待和烦躁不安的精神状态中。显然，她现在一门心思就是轮盘赌，对其他一切事物都不注意，一路上对什么都不打听、不询问，精神恍惚，和不久前的情况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有一辆十分华丽的马车像旋风一般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她看见后倒也举起手来。问了一声：“这是什么？谁家的？”但对我的回答就像没听见一样。她沉思不语，但不断做出激烈而不耐烦的动作。走近游艺场时，我从远处把武梅赫姆男爵夫妇指给她看，她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完全无动于衷地“啊”了一声，然后立刻回过头来对走在后面的波塔佩奇和玛尔法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老跟着我做什么？也不能每次都把你们带着哇！回去吧！我有你一个人就够了。”等他们连忙行礼回转之后，她又对我补了一句。

游艺场里人们已在等候祖母光临。祖母一到，人们立刻为她让出了原来在庄家旁边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些做庄家的人虽然总是神气十足，表示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的办事人员，对赌场东家的赢输与否抱绝对无所谓的态度，实际上对赌东的赢输绝非无动于衷。毫无疑问他们得到过某种指示，要招引赌客和

尽量维持赌场主的利益，并肯定因此而得到报酬与奖赏。至少，他们现在把祖母看做一件好祭品。后来发生的事果不出我们所料。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祖母一心认定了 zéro，立刻吩咐我每次押十二金币。押了一次，二次，三次，zéro 都没出来。“押上，押上吧！”祖母急躁地推着我。我遵命了。

“我们输了几次？”她问我，终于由于失去耐心而咬牙切齿了。

“已经押了十二次，祖母。输了一百四十四个金币。我对您说吧，祖母，可能到晚上都……”

“你住嘴！”祖母打断了我，“你在 zéro 上下注，同时再在‘红色’上押一千盾。拿着，这是期票。”

“红色”出来了，zéro 仍然吹了。赢回来了一千盾。

“你看，你看！”祖母悄声说，“差不多把输的全赢回来了。你再押在 zéro 上，押它十次，然后不干了。”

但到第五次上祖母已不耐烦了。

“这个可恶的小圆圈，叫它见鬼去吧。来，把这四千盾全都押到‘红色’上。”她命令我说。

“祖母！这太多了，如果‘红色’不出来呢？”我恳求着说，但祖母几乎是揍了我一下（她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所以几乎可以说是打了我一下）。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不久刚赢得的四千盾都押在“红色”上。轮子转动了。祖母昂然不动声色地坐着，坚信一定会赢。

“Zéro！”庄家高声宣布。

祖母起初都没领会过来，等她看见庄家把她那四千盾连同赌台上所有的钱统统扫走时，才知道，那个久久没有出来、使

我们几乎输掉二百金币的 zéro，好像故意作对似的，恰恰在祖母刚刚骂过它和不再押它的时候突然冒了出来。她大喊了一声并猛地拍一响巴掌，连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周围的人都笑了。

“老天爷！这个可恶的东西这会儿又钻出来了！”祖母大声号叫着，“这个……这个该死的东西！这都怪你，这都怪你！”她把满腔怒火全发到我头上来，抓着我推来推去。“这都是你劝阻我。”

“祖母，我给您说的是道理，怎能保证您每次都福星高照呢？”

“我叫你去见福星吧！”她在我耳边气势汹汹地说，“你从我这儿滚开！”

“再见，祖母。”我转身就走。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留下吧！你到哪里去？喂，你干什么？干什么？瞧你气成这样！傻瓜！你再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吧！算了，别生气，我自己是傻瓜！得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祖母，我不打算给您出主意，到头来您又会怪我。您自己赌，您下命令，我来下注。”

“哼，瞧你！行，你在‘红色’上再押四千盾！这是钱包，你拿着。”她从衣袋中取出钱包交给我，“快拿去，这里面有两万卢布现款。”

“祖母，”我喃喃地说，“这样大的赌注……”

“我豁出老命了，一定要赢回来。下注吧！”我下了注，又输了。

“押上，押上，把八千盾都押上！”

“不行，祖母，最多不能超过四千！……”

“那就押四千吧！”

这回赢了。祖母大受鼓舞。

“你看，你看！”她又推起我来，“再押四千！”

押了，输了。以后又输了两次。

“祖母，一万二千盾全输了。”我禀报说。

“我知道都输了，”她冷静地说，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这是某种疯狂中的冷静。“知道了，老弟，我知道，”她喃喃地说，两眼发直地望着前面，似乎在反复思考。“唉！我不活了，再押上四千盾吧！”

“可是你没有钱了，祖母。钱包里是五厘利的卢布期票和汇款单，没有现金。”

“小钱包里呢？”

“只有零钱，祖母。”

“这里有兑换钱的铺子吗？人家说过，我们的卢布可以兑换。”祖母坚决地问道。

“哦，要换多少都行！但换起来您要受很大损失，连……犹太人都会吃惊的！”

“胡说！我会赢回来！推车走吧。把那几个挑夫叫过来！”

我推开轮椅，挑夫来了，我们把轮椅从游艺场推出来。

“快，快，快点！”祖母命令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给他们引路，要走近路……很远吗？”

“只两步路，祖母。”

在转到林荫道的路口上时碰上了我们那一群人：将军，德·格里叶，mademoiselle Blanche 和她那亲爱的妈妈。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在其中，阿斯特列先生也不在。

“喂，喂，喂！别停下来！”祖母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现在没工夫和你们说话！”

我走在后面；德·格里叶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我跟前。

“刚才来的钱全输掉了，此外还输了一万二千盾自己带来的钱。现在我们要去把五厘利率的卢布期票换掉。”我匆匆忙忙地轻声对他说。

德·格里叶直跺脚，跑去告诉将军。我们继续推着祖母往前走。

“停下来，停下来!”将军歇斯底里地在我耳边说。

“您自己试试让她停下来。”我低声说。

“伯母!”将军走近前来，“伯母……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他声音颤抖而且十分微弱，“我们雇好了马车到郊外去……那里风景美极了……瞭望台……我们是来请您的。”

“你和你那个瞭望台都见鬼去吧!”祖母气冲冲地挥手叫他走开。

“那里有个村子……我们可以去那里喝茶……”将军继续说，但已完全绝望了。

“Nous boirons du lait, sur l'herbe fraîche.”[1] 德·格里叶穷凶极恶地补充了一句。

Du lait, de l'herbe fraîche[2] ——这就是一个巴黎资产者的全部田园理想。大家都知道，他对“nature et la vérité!”[3]的看法也就是如此而已。

“去你的牛奶吧！要喝你自己喝去，我可是一喝就肚子痛。再说你们纠缠着我干什么?!”祖母喊了起来，“我说了，没时间!”

“祖母，到了!”我叫道，“就在这里!”

---

① 法文：我们还要坐在鲜嫩的青草地上喝牛奶哩。
② 法文：牛奶，鲜嫩的草地。
③ 法文：自然与真理。

我们把轮椅推到一家钱庄前。我进去换钱，祖母在大门口等候。德·格里叶、将军和 Blanche 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祖母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只好朝游艺场走去。

钱庄主提出的兑换条件非常苛刻，我不敢做主，出来请示祖母。

“哼，一帮强盗！”她两手一拍，叫了起来，“算了吧！没什么了不起的！换吧！”她下定决心地大声说，“等等，你把钱庄主给我叫出来！”

“祖母，还是叫个办事员出来吧？”

“办事员就办事员，反正都一样。哼，一帮强盗！”

办事员听说是位年老、体弱、不能走路的伯爵夫人请他，才同意出来。祖母混杂着俄语、法语、德语大声而愤怒地责骂他是欺骗讹诈，和他讨价还价，谈了半天，我帮着翻译。办事员一本正经，望着我们两个人，一言不发地直摇头。他紧盯着祖母，饶有兴味地打量着，那好奇的样子都过分得失礼了。最后他竟笑了起来。

“得了，你滚吧！”祖母叫道，“让我的钱把他们噎死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就在他这儿兑换。来不及了，要不还可去另一家……”

“办事员说，到别处给得更少。”

当时的兑换比率我记不清了，反正苛刻得惊人。我用金币和期票换了一万二千弗罗林，拿了收据，出来交给了祖母。

“行了！行了！行了！甭数了，”祖母挥动着双手，“快，快，快走！”

“一辈子也不押那个可恶的 zéro，也不押‘红色’。”快到游艺场时祖母喃喃地说。

这次我竭尽全力地劝她赌注下得小些，要她明白等运气转

好时再下大注不迟。但她太沉不住气，虽然最初答应了，但一赌起来就根本拦不住她。只要她押十个或二十金币时赢了，她立刻推搡着我说："你看！你看！我们赢了，如果不是押十个，而是押四千，我们就赢四千了，可现在呢？这全怪你！"

虽然看着她这种赌法我心中十分懊恼，但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一言不发，再也不出任何主意了。

忽然，德·格里叶冒了出来。这三个人都在附近不远。我发现 mademoiselle Blanche 和妈妈站在一旁，正向那个小公爵大献殷勤。将军显然失宠，几乎不被理睬。他虽然千方百计在 Blanche 边转来转去，但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可怜的将军！他脸色时白时红，战战兢兢，都没心思看祖母赌钱了。Blanche 和小公爵终于出去了，将军立即追踪而去。

"Madame，madame，"德·格里叶用蜜糖般的声音悄悄对祖母说，他好不容易挤到她旁边。"Madame，押在这里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他用糟糕的俄语说，"不行！"

"怎么办？嗯，你来指点吧！"祖母对他说。

德·格里叶忽然急急忙忙地说起法语来，他忙手忙脚，开始出主意，说应该等机会，并把一些数目字算来算去……祖母什么也不明白。他于是不停地对我说，要我翻译。他用手指在赌台上划来划去，末了又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算起来。祖母终于失去了耐性。

"呸，你走开，去你的吧！满口胡说！'Madame，madame'叫得没完，可自己什么不懂。你去吧！"

"Mais，madame，"德·格里叶喋喋不休地说，又指手画脚地做样子。他实在是热心极了。

"好吧，就依他说的赌一次，"祖母命令我说，"咱们瞧瞧，

也许真能赢。”

德·格里叶只不过是想让她不下大赌注：他建议在各个数字上分别下注和按组下注。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十二”以前的一些单数上各下一金币，在“十二”至“十八”，“十八”至“二十四”的两组数字上各押五金币，如此共下了十六金币。

轮子转动了。“Zéro！”庄家喊道。我们全输了。

“你这个吹牛的家伙！”祖母对德·格里叶喊道，“你这个卑鄙的法国佬！你这个恶棍，还给别人当参谋！去你的吧，你走开！什么都不懂，还死气白赖地缠人！”

德·格里叶委屈极了，他耸耸肩，轻蔑地看了祖母一眼，然后走了。他已为自己牵连进来感到羞耻，刚才实在太沉不住气了。

一小时以后，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挣扎，还是全部输光了。

“回去！”祖母高叫道。

走上林荫道之前她始终未发一言。在林荫道上，快到旅馆时，她终于忍不住了，喊了起来：

“真是个傻瓜！蠢婆娘！我真是个蠢婆子，老蠢婆子。”

祖母一走进房间就叫道：

“给我来茶！马上收拾行李！我们走！”

“老太太，您要去哪儿？”玛尔法问道。

“你管这干什么？你管你自己的事吧！波塔佩奇，把东西都收拾好，所有的行李。我们要往回走了，回莫斯科！我输掉了一万五千卢布！”

“一万五千卢布，老太太！我的上帝呀！”波塔佩奇叫了起来。他拍着双手，样子够动人的，大概是想要讨讨好。

“得了，得了，傻瓜！还哭起鼻子来了！闭嘴吧！快去收拾！还要结账，快点，快！”

“最早的一班车是九点半开，祖母。”我禀报说，想平平她的怒火。

“现在是几点?”

“七点半。”

“真烦人！咳，反正都一样！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连一戈比现钱都没有了。再给你两张期票，去跑一趟给我兑换掉，要不连路费都没有了。”

我去了。半个小时后我回到旅馆，看见我们那些人都聚集在祖母那里。祖母要回莫斯科的消息似乎比她输钱的事更令他们震惊。即或她的离去能使她的财产得免于难，但将军前途如何呢？谁来偿付欠德·格里叶的债款？至于 mademoiselle Blanche，她自然不会等到祖母死去，大概要和那个小公爵或别的什么人溜之大吉。这些人都站在祖母面前，安慰她，劝说她。波琳娜依然不在。祖母对他们怒吼着。

“别缠着我，鬼东西们！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这头山羊缠着我干什么?”她对德·格里叶说道。“你这矮婆子要什么?”她又对 mademoiselle Blanche 说，“你献什么殷勤?”

“Diantre!”① Mademoiselle Blanche 轻声说，两眼疯狂地闪动着。可她忽然又哈哈大笑起来，走了出去。

“Elle vivra cent ans!”② 出门时她对将军道。

“啊，你指望着我死，是吧?”祖母对将军狂吼起来，“滚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把他们都赶出去！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输的是自己的钱，不是你们的钱!”

将军耸耸肩，弯了一下身子，出去了。德·格里叶也随着

---

① 法文：活见鬼！
② 法文：她会活一百岁的！

将军走了出去。

“把普拉斯科维娅叫来。”祖母吩咐玛尔法说。

五分钟后，玛尔法与波琳娜一同回来。这一段时间波琳娜一直和孩子们坐在自己房间里，似乎是有意决定整天不露面。她脸上的表情是严肃、忧伤和思虑重重的。

“普拉斯科维娅，”祖母先说话了，“刚才我从旁听说你的这个傻瓜继父要和那个愚蠢、轻浮的法国女人结婚，这是真的吗？她是不是个戏子？也许比戏子还糟。你说，这是真的吗？”

“祖母，这件事的确切情形我不知道。”波琳娜回答说，“不过 mademoiselle Blanche 认为无须隐瞒，而根据她自己说的话来看，我想……”

“够了！”祖母断然地打断了她的话，“都明白了！我一向认为他做得出这种事，也一向认为他是个最最空虚和轻浮的人。摆着将军的架势（其实一直是上校，退伍后才得了这个头衔），神气十足。你们一封接一封地往莫斯科发电报：‘老太婆是不是快归西天了？’这我都知道。你们都等着遗产。他要是没有钱，这个贱婊子，——她叫什么？de Cominges？——连做仆役都不会要她这个满口假牙的货色。听说她自己钱不少，靠吃利息发了财。普拉斯科维娅，我不怪罪你，电报不是你发的。旧事我也不想重提。我知道你有一副坏脾气，像黄蜂一样！能把人蜇得鼻青脸肿，但我心疼你，因为我喜欢你母亲，故去的卡捷琳娜。你愿意把这里的一切丢下，跟我走？要知道你现在无处可去，再说现在还和他们搞在一起也不成体统。你等等！”波琳娜本想说话，祖母打断了她。“我还没说完，我对你一无所求。我在莫斯科有一幢房子，你自己知道，像座宫殿一样，你要占整整一层都可以，你既然不喜欢我的脾气，几个礼拜不来见我也行。怎么样？愿意不？”

“首先我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您真的立刻就要走吗？”

“难道我是开玩笑不成？我说走就走。今天我在你们这该死的轮盘上输了一万五千卢布。五年以前，我答应过把莫斯科郊区一座木教堂改建成石教堂，结果跑到这儿来输个精光。现在，我要修教堂去了。”

“矿泉水呢，祖母？您不是来喝矿泉水的吗？”

“去你的矿泉水吧！别惹我生气，普拉斯科维娅。你是故意这样的吗？你说，到底去不去？”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祖母。”波琳娜深情地说，“感谢您给我提供一个栖身之地。我的境遇您也猜对了一部分。我十分感激您，请您相信，我一定会到您那里去，甚至可能很快就去。但目前有些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马上，于此时此刻做出决定。如果您还能留下，哪怕只两个星期……”

“这意思是说，你不愿意啦？”

“这意思是说，我不能。除此之外，我无论如何不能把弟弟和妹妹丢下不管，而且既然……既然……既然他们确有可能被抛弃，那么……如果您肯连同小弟妹一起接纳我，我一定会来，而且请您相信，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她又十分激动地补充说：“祖母，没有这两个孩子我是不行的。”

“行了，别哭鼻子？（波琳娜没打算哭鼻子，而且她也从来没哭过，）给小鸡儿也能找到地方，鸡窝大得很哩。而且他们也该上学了。这么说你现在不走了？嗯，普拉斯科维娅，你要小心！我是希望你好，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走。我都知道，普拉斯科维娅！那个法国佬是不会让你幸福的。”

波琳娜的脸立时绯红了。我不由得颤抖了。（人人都知道！原来就我蒙在鼓里！）

“好了，好了，别愁眉苦脸了。我也不多说废话了。只不过你要当心，别吃亏上当，懂吗？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会让我心痛的。行了，够了，我要不看你们这些人就好了，眼不见为净！去吧！再见！”

“祖母，我再送送您。”波琳娜说。

“不用了，别打扰。你们都让我心烦了。”

波琳娜吻祖母的手，但祖母把手抽了回来，吻了吻她的面颊。

波琳娜经过我身旁时，急速地瞥了我一眼，立刻又把眼光移开。

“来，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你也告个别！离上车时间只有一小时了。我想，你陪我也陪累了。拿着，这五十个金币给你。”

“十分感激您，祖母，但我受之有愧……”

“别说了！”祖母大声说，口气是如此威严有力。我再也不敢推辞，收下了。

“在莫斯科如果找不到差事，来找我。我给你推荐个去处。好，你走吧！”

我回到房间，在床上躺下。我想，我大概双手枕在脑后仰卧了大约半小时，灾难已经发生，得好好想想。我决定明天和波琳娜认真地谈谈。唉！哪个法国佬？这么说确有其事！然而这怎么可能？波琳娜和德·格里叶！主啊，这是多不相配的组合！

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我忽然不由自主地一跃而起，想立刻去找阿斯特列先生，非让他说说不可。他自然对此也比我更加知情。但阿斯特列先生本人呢？这对我也还是谜。

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波塔佩

奇。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老太太叫您去哩。”

“怎么回事？就要走了吗？离开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我的好先生，老太太直心烦，坐也坐不住。直说‘快点，快点！’，是要您去哩；看在基督的面上您快去吧。”

我立刻跑下楼。人们已把祖母推到走廊上，她手里拿着钱包。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走在前面，我们走吧！……”

“去哪里，祖母？”

“我不赢回来死不瞑目！开步走吧，别多想了！那里不是一直赌到半夜吗？”

我木然了，但一转念，立刻就打定了主意。

“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随您的便吧，我是不去了。”

“这是为什么？这算什么？你们一个个都发疯了！”

“随您怎么说都行，我以后会责备自己的，我不想去！既不想看您赌，也不想帮您赌。您饶了我吧，安东妮达·瓦西里耶芙娜。这是您的五十金币，还给您，再见！”我当即把一叠金币放在祖母轮椅旁的一张小桌上，鞠躬告退了。

“胡说八道！”祖母在我背后喊道，“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也认得路！波塔佩奇，你跟我去！喂，抬起来，走吧。”

我未找到阿斯特列先生，回来了。我从波塔佩奇处得悉祖母这一天的结果。她把我刚为她换来的钱全输光了，也就是说折算成卢布，又输了一万之数。刚得到她两个金币赏钱的那个波兰人跟着她，一直指导她赌。在波兰人之前，她要波塔佩奇下注，没有多久就把他赶走。波兰人则正好在这当儿冒出来。好像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他懂俄语，而且还能用三种语言混杂地支吾几句，因此能和祖母勉强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一直

“像个乖孩子一样服帖得很”，但祖母总狠狠地骂他。“他跟您简直没法比，”波塔佩奇说，“她对您像对待一位老爷一样，可这个人，对上帝发誓，我亲眼看见，他就在她眼皮底下偷她的钱。她自己都亲自抓住过他两次，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出来了，有一次还揪了他的头发，千真万确，我决不撒谎。周围的人都笑了，老爷子，她可全输光了，连同您给她换来的钱，统统都输了个干干净净。我们把老太太推回来后，她只要了一点水喝，画了个十字，就上床了。大概是太累的缘故，马上就睡着了。但愿上帝送给她好梦！唉，这趟出国我算是够了，”波塔佩奇最后说，“我说过不会有什么好事。还是快些回我们的莫斯科吧！在我们那儿，在莫斯科，什么东西没有？花园，花朵，那些花朵这里见都没见过，可香哩，苹果正在灌浆，处处都很开阔，可他们偏不，要到国外来！唉——唉——唉！……”

第十三章

几乎整整一个月没有提笔了，我开始写这些笔记是由于心中的感受虽然杂乱无章，但实在是太强烈了。当初我已经感到一场灾难的临近，但实际上它比我设想的更加严重和出人意料上百倍。一切事都发生得非常奇怪，荒唐，甚至悲惨，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在我身上发生的某些事几乎是奇迹，至少迄今为止我还这么看，虽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特别是从我当初置身其中的事件漩涡来看，这些事充其量也只算不太一般而已。对我来说最堪称奇的是我自己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自己！一切都如同一场春梦一般消逝，甚至连我狂热的爱情也是如此，而我的爱情曾经是那样强烈，那样真诚，但……如今它在哪里？诚然，现在我的脑海中不时闪现出这样的念头：当初我莫非是疯狂了？或者一直是身在某所疯人院中？也许现在也仍在疯人院中，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直到现在，一切都只是一种恍惚的感觉而已……

我收齐和重读我写的这些纸页。（可能正是为了确认，它究竟是否在疯人院中所写。谁知道呢？）如今我孑然一身。秋天已到，树叶正黄。我坐在这凄凉的小城里（唉，德国的小城全都如此凄凉），不去考虑今后的步骤，却仍在玩味刚刚过去

的感受和新鲜的回忆，依然处在不久前发生的那场旋风般威力的影响之下，它曾把我卷入事件的漩涡，如今又把我推向他方。我有时觉得，这场风暴即将重新袭来，把我卷入，我又将扑朔迷离，不能自主，在其中沉浮，旋转，不辨方向……

但是，如若我能尽量把一个月来发生的一切理出头绪，也许就能多少站稳，不再迷失方向。我不禁又想拿起笔来，何况每到晚上有时完全无事可做。说来也怪，为了打发时间，我从此地蹩脚的图书馆借来保尔·德·科克[①] 的小说（德译本）看，其实这些书我几乎读不下去，但我还是读。我自己也对自己感到奇怪，我好像是怕刚刚成为往事的过去会因为读一本严肃的书或做什么正经事而对我失去原有的魅力。似乎那场噩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印象对我极为珍贵，因此我都不敢再增添任何新的感受，以免过去的一切烟消云散！这一切对我真的如此珍贵吗？是的，当然珍贵。甚至四十年后，我都会回想起来……

于是，我又提笔了。不过，现在可以把所有的事都说得简略些：印象本身也淡薄得多了……

首先要把祖母的事交代完。第二天，她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像这样的人，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就像坐着雪橇从雪山上往下滑一样，愈滑愈快。她赌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八点。我未在场目睹，只从旁人口里听说。

波塔佩奇整天都在游艺场中侍候她。这一天有几个波兰人轮流来给祖母当指导。起先，她把昨天被她揪过头发的那个波兰人赶走，但换来的这个几乎更坏。她把这个人赶走，又用上

①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所写家庭伦理小说19世纪中叶在欧洲颇为流行。

原来那个人。此人被赶走后一直没离开，总在祖母座椅旁转来转去。不时把脑袋伸过来，最后她终于拿他没办法。那第二个被赶走的波兰人也是任凭怎么都不肯离开。此二人分别站在祖母左右两旁，为押注的多少和花色数字不停地争吵、叫骂，互相叫着难听的名字和种种其他波兰“恭维话”。他们争吵之后又讲和，毫无计算地大把扔钱，胡乱指挥。他们总是在争吵一番之后分别下注，左面的押“红色”，右面的则押“黑色”。结果他们把祖母弄得头昏脑涨，糊里糊涂。最后她几乎含着眼泪求助于坐庄的老头儿，请他来把他们两人轰走。这两个人的确立刻被轰走了，虽然他们又叫，又抗议。他们都一口咬定并拿出种种证据，说是祖母反倒欠了他们的钱，骗了他们，对他们耍了不正当的卑鄙手段。这些事都是可怜的波塔佩奇在输钱的当天晚上一面淌眼泪，一面告诉我的。他气愤地说，他们口袋里的钱都塞得满满的了，他亲眼看见他们不顾羞耻地偷钱，不停地把钱往口袋里塞。譬如，他们一个人向祖母要五个金币的酬金，并立即把这五个金币押在祖母的注金旁边。如果祖母赢了，他们就大喊大叫，说是他们下的赌注赢了，祖母的输了。这两个人被赶走后，波塔佩奇立即出来禀报说，他们口袋里都装满了金币。祖母马上请庄家出面处理此事。请来了警察，不管这两个波兰人如何狂呼乱叫（像两只被抓住的公鸡），还是被当场掏空口袋，把钱还给祖母。祖母在未完全输光之前的这一整天内，在庄家和游艺场所有的管事面前还享有明显的权威。她慢慢成了闻名全市的人物。温泉上来自各国的游客，不分高低贵贱，都要来看看这位已经输掉“好几百万”的“une vieille comtesse russe，tombée en enfance”。[1]

---

① 法文：像小孩子一样的俄国老伯爵夫人。

但祖母的运气并没有因摆脱了那两个波兰佬而有所好转。立刻又出现第三个波兰人代替前两人来为她效劳。他操一口地道的俄语，虽然衣着如同绅士，举止却酷似仆人，满面胡须，态度倨傲。他对祖母也是曲意逢迎，卑躬屈膝，对周围的人却相当傲慢，发号施令，专横至极，似乎他不是祖母的仆人，反是主子。每次下注之前他都要对祖母赌咒发誓地说，他自己是个“很有身份的”波兰贵族，决不会拿祖母一分钱。他喋喋不休地反复发誓，弄得祖母倒真是害怕起来。起初，他的确好像对祖母的赌法有所纠正，开始赢了一些钱。祖母自己也觉得缺他不可。两小时之后，原来那两个被赶出游艺场的波兰佬又在祖母轮椅前出现，又主动要求为她效劳，甚至当跑腿儿。波塔佩奇发誓说，那个“很有身份的波兰贵族”对他们不停地使眼色，甚至还往他们手里塞东西。由于祖母未用午餐，也几乎没离开过座椅，有个波兰佬确实派了用场：他跑到游艺场的餐厅，给祖母端来了一碗鸡汤，后来又送来了茶。他们总是两人一起去。快天黑时，人人都看到祖母就要把自己最后一张银行期票输掉，她轮椅旁已站有六个从未见过和听说过的波兰人。等祖母把最后几个小钱币都输掉时，这些人一个个不仅不再听从她的话，简直都不把她放在眼里。他们越过她直接站到赌台前来，自己抓钱，自己发号施令下注，和那个自命贵族的人称兄道弟地争吵叫骂，这位有身份的贵族也几乎完全忘记了祖母的存在。甚至当祖母完全输光，晚上八时返回旅馆的途中，都还有三四个波兰佬不肯放开她，仍然在她轮椅两旁跟着跑，声嘶力竭和争先恐后地叫喊着说，祖母如何如何骗了他们，还欠他们多少多少钱。他们就这样一直跟到旅馆门口，才被狠狠地推了出来。

按照波塔佩奇的计算，祖母这一天输了有九万卢布之数，

头一天输的还不算。她随身带的全部五厘利期票、内债券、股票，都被她一张接一张地换掉。我原来觉得奇怪，她怎么能耐住性子整整七八个钟头坐在轮椅上，寸步不离赌台。波塔佩奇对我解释说，有三次她的确赢了很大一笔，这重新燃起了她狂热的欲望，于是再也不能脱身。凡是赌徒都能体会，为什么一个人能几乎一天一夜坐在牌桌上不动，眼睛一直盯着上手和下手不放。

与此同时，这一天在我们旅馆里还发生了一些至关重大的事。上午十一点之前，趁祖母尚未出门，我们的将军和德·格里叶决定走出最后一步棋。他们得知祖母根本不想离开、而是恰恰相反要再去游艺场之后，全体（波琳娜除外）出动，来和祖母做最后的、甚至是完全摊牌的谈判。将军一想到他面临的十分可怕的后果就胆战心惊，竟然做出了过分的举动：起先他苦苦哀求达半小时之久，甚至坦白承认了一切，即他已负债累累，连他对 mademoiselle Blanche 的热恋他也承认了（他已完全不知所措），此后，他忽然改用威胁的口吻，甚至对祖母大喊大叫、捶手顿足起来。他喊道，祖母辱没了他们的姓氏，成了全城的笑柄，最后……最后他竟然喊出这样的话来："夫人，您在使俄国的名字蒙受羞辱！为此，要请警察出面解决！"结果是祖母举起棍子（一根真正的棍棒）把他打跑了。将军和德·格里叶这天上午还聚商了一两次，他们确实有过这种念头，能否真的动用警察？就说这位不幸而可敬的老夫人神经失常，要把自己最后几块钱输掉，如此等等。总而言之，能否对祖母进行某种监督或约束？……但德·格里叶只耸耸肩膀，并当面嘲笑已经完全语无伦次、在房间里来回乱转的将军，最后竟扬长而去，不知去向了。傍晚时才得知，他在与 mademoiselle Blanche 进行了一场十分干脆而又鬼鬼祟祟的谈判之后完全搬

出了旅馆。至于 mademoiselle Blanche，她从一大早就已做出了最后的判断：她完全甩掉了将军，都不允许他再在她眼前露面。她到游艺场去，将军跟踪而至，看见她和那个小公爵携手而行。无论是她，还是那位 madame veuve Cominges，都好像不认识他。公爵本人也不和他打招呼。Mademoiselle Blanche 在这位公爵身上用了一整天的工夫，想让他做最后的表态。可是，呜呼！她在公爵身上打的算盘大错特错！这场小小的灾难发生时已是傍晚，原来忽然真相大白：这个所谓公爵竟是一文莫名的穷光蛋，他还指望着向她借支一笔钱去赌轮盘哩。Mademoiselle Blanche 气急败坏地把他轰了出去，自己闭门不出了。

这天一大早我去走访阿斯特列先生，说得更正确些，找了他一上午都没找到。旅馆、游艺场和公园都不见他的人影。这天他也没在旅馆用午饭。下午四时许，我忽然见他从车站月台径直朝 d'Angleterre 旅馆走。他行动匆忙，面有忧色，虽然很难看出，他是有心事还是有些不安。他高兴地向我伸过手来，和平常一样"喂！"了一声，但并未止步，继续快步匆匆而行。我尾随而去，但他的答话使我无法向他提任何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难以启齿向他问及波琳娜，他本人对她也闭口不谈。我把祖母的事告诉他，他很认真地听着，然后耸耸肩膀。

"她输掉了一切。"我说。

"是这样，"他回答说，"我知道，她是不久前我动身的时候去赌的，那时我估计她一定会输。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去游艺场看看，这的确挺有意思……"

"您动身去哪儿了？"我惊叫了一声，为自己竟一直没问及此事而感到奇怪。

"我去了法兰克福。"

“因为公事吗?”

“对，因为公事。”

我还能再问什么呢?我继续与他并肩而行，但他忽然转身走向路旁的“De quatre saisons”[1]旅馆，对我点了点头，就进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逐渐明白过来，即使我和他长谈两小时，也肯定什么都打听不出来，因为……因为我对他无从问起!当然是这样!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自己也表述不出来。

整整这一天，波琳娜或是与孩子们和保姆在公园散步，或独坐在家中。对将军她早就避而不见，几乎不和他谈话，至少是不谈任何正经事。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但在知道将军今天的处境之后，我想他不可能绕开她，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之间不可能不进行一场家庭内部的重要谈话。但当我与阿斯特列先生谈话后回到旅馆看见她和孩子们时，她脸上竟是一副绝对平静而无事的表情，好像家庭中的种种风暴唯独与她无关。她对我的鞠躬只报以微微的点头。我回到自己房间里，心中恼恨至极。

在与武梅赫姆男爵夫人的纠纷之后，我当然避免和她谈话，而且一次都没与她碰到一起。我所以如此，多少有些是故意作态和耍脾气。但愈往后我心中愈积郁起真正的愤慨之情。即使她对我没一丝半点儿情意，也不该如此蹂躏我的感情和如此轻蔑地对待我的倾吐。她明明知道，我对她的爱是一片真心，也明明是她自己允许我对她那样说话!不错，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有些奇怪。早在两个月之前，我就开始注意到，她想使我成为她的朋友、知己，甚至还多少对我进行考验。但

① 法文：四季。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关系并未顺利地朝这一方向发展，而形成了目前这种奇怪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她那样说话。然而，如果我的爱令她反感，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禁止我做出爱的表白呢？

她不仅不禁止我，有时甚至还故意引起我做这种流露，并且……当然，她这样做是为了取笑我。我知道，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先是听我说，勾起我心中的痛楚，然后又突然来一个极端轻蔑和冷淡的举动，弄得我不知所措，而她自己则以此为乐。她其实知道，我没有她是不能生活的。和男爵的纠纷过去三天了，我已经不能忍受我们的离别之苦。刚才我在游艺场遇见她时，心中怦怦然，脸色都变了。可是她没有我也生活不下去！她需要我，难道、难道只需要我做个巴拉基廖夫式的丑角① 吗？

她有一个秘密——这很清楚！她和祖母的谈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做过多少次努力，希望她对我开诚相见，她也知道，我确实甘愿为她献出头颅。但她总是以淡淡的蔑视来应付我，或者就是要求我——并不是献出我甘愿牺牲的生命——做出与男爵寻衅的那种荒唐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呢？难道整个世界在她眼里都只聚集于那个法国人一身吗？还有阿斯特列先生呢？其中的奥妙更是神秘莫测了，我的上帝，我在受着什么样的折磨呀！

回来后，我在痛苦欲狂的心情中提笔给波琳娜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

① 指的是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拉基廖夫（1699—1763），他是俄国18世纪安娜女皇的宫廷弄臣。

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看得很清楚，事情的结局已到，它自然也涉及您。我最后一次问您：您需要我的生命吗？如果需要，哪怕只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用处，任您支配吧，此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着，至少多半时间会在这里，不到任何地方去。如果需要，请写几个字，或派人来叫我。

我封上信，派旅馆仆役送去，并令他务必交她亲收。我没指望会有回信，三分钟后，仆役回来禀报说："小姐吩咐，向您致意。"

六时许，我被叫去见将军。

他正在书房里，衣着整齐，准备出门。帽子和手杖都搁在沙发上。我进去时，他好像正叉开双脚站在屋子中间，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发出声音。他一看见我，几乎是喊了一声，并立刻向我扑过来，我不由得后退几步，想要跑开。他抓住我的双手，拽我到沙发旁，他自己坐在沙发上，颤动着嘴唇，睫毛上忽然涌现出闪亮的泪珠，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救救我，救救我，饶恕我吧！"

我久久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饶恕我，饶恕我吧！"我终于明白，他期望着我为他出点主意，或者说是更确切些，在众叛亲离、忧伤不安之中，他想起并唤我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个人听他不停地说话而已。

他方寸已乱，至少是极度不知所措。他抄着手，几乎要在我面前跪下，要我（你们猜要我去做什么？）……要我立刻去mademoiselle Blanche处，求她萌发恻隐之心，回到他身边来，和他结婚。

"这不可能啊，将军，"我叫道，"mademoiselle Blanche到目前为止可能根本都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的存在，我能起什么

作用?”

但我的反对是徒然的，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他又喋喋不休地说起祖母来，但言语紊乱，脑子里仍然转着派人去叫警察的念头。他忽然开始大发雷霆地说：

“在我们那里，在我们那里，总而言之，在一个秩序井然有度的国家里，是有官府的，对这种老太婆会立刻进行监护！就是这样，亲爱的先生，就是这样，”他忽然又用申斥的语气继续说下去，并从沙发上霍地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您对这一点还不了解，亲爱的先生，”他对着屋角上某位想象中的亲爱的先生说道，“那就请您现在了解这一点……对，就是这样……在我们国家里要把这种老太婆管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对，就是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就是这样。哼，见鬼去吧！”

他又倒在沙发上，一分钟后，他几乎是抽泣，气喘不迭，急急忙忙地对我说，mademoiselle Blanche 之所以不嫁给他，就是因为盼来的不是电报，而是祖母，因而十分清楚，他得不到遗产。他还以为我对此一无所知哩。我说起德·格里叶，他把手一挥，说：

“他走了！我的一切都抵押给他了，我现在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您带来的那笔钱……那笔钱，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好像是剩下七百法郎，而且……就这些钱了，全就是这些，至于以后——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您如何在旅馆结账呢?”我骇然了，叫出声来，“而且……以后怎么办呢?”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但看来什么也没明白，可能连我的话都没听清。我试着和他谈起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孩子们。他急忙回答：

“是啊，是啊！”但立刻又说起那个公爵，说现在 mademoiselle Blanche 跟他走，“那时候，那时候，那时候我怎么办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忽然问我，“老天在上，请您告诉我，我怎么办呢。这可是忘恩负义！这还不是忘恩负义吗？”

最后，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拿这种人是毫无办法的，但把他一人留下也有危险，说不定会出事。我终于从他那里脱身，但我告诉保姆，要她不时去探望。此外我还对旅馆仆役说了几句，他是个很机灵的人，答应我会常去照应照应。

我刚离开将军，波塔佩奇前来唤我去见祖母。正是八点钟，她刚从游艺场彻底输光之后回来。我应召而至，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疲惫不堪，面有病容。玛尔法送上一杯茶，几乎是强逼着她喝下去。祖母说话时，无论是声音还是语调，和原来相比已完全判若两人了。

“您好，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的好先生，”她缓缓地说，并庄重地垂下了头，“对不起，我又打扰您了，原谅我这个老人吧，我的上帝，我全都丢在那里了，几乎有十万卢布。昨天你不同我去是对的。现在我没有钱了，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一分钟也不想拖延，九点半钟就走。我派人去找你那个英国人去了，他是叫阿斯特列吧？想向他借三千法郎，一星期以后还。你去叫他放心，别东想西想，不肯借。我依然还相当有钱。我有三个村子和两幢房子，现钱也还有，没都带来。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他别怀疑担心……哎，这不是他来了！一看就知道是好人。”

阿斯特列先生是应祖母之召立即赶来的。他毫不犹豫，也未加细问，立刻数给祖母三千法郎，祖母签署了期票。事毕之

后他匆匆鞠躬告退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现在你也走吧。还有一小时多一点儿，我想躺一躺，全身骨头痛。别怪罪我这老蠢婆子。现在我也不责备年轻人轻浮，还有你们那个可怜的将军，我要责备他也是罪过了。不过我还是不能如他的愿望，钱不会给他，因为我看他完全糊涂了，当然我这老蠢婆子也不比他聪明。真是上帝有眼，我太骄傲了，所以到老了也受到他的责备和惩罚。好了，再见，玛尔法，抬我走吧。”

然而，我还是想送祖母。此外，我心中隐隐约约还有所期待，总觉得转瞬之间就要发生什么事。我在自己房间里坐卧不安，总是出来到走廊上，有次还上林荫道踱了几步。我给她的信明确而坚决，现在发生的不幸当然已成定局。在旅馆里我听说德·格里叶已动身离去。说到底，如果她拒绝我作为一个朋友，也许不会拒绝我做一个仆人。起码她还需要我为她奔走办事。只有我能充当这个角色，此外还有谁呢！

开车前我赶到月台上，送祖母在车厢就座。她们都坐在特备的家庭包厢里。祖母与我告别时说：“谢谢你，兄弟，你有一副热心肠，一点私心都没有。把昨天我对普拉斯科维娅说的话再一次转告她，我会等着她。”

我回来。经过将军房间时，遇到了保姆，我向她询问将军的情况。她有气无力地回答：“老爷，他没什么。”我仍想进去看看，但在房门口愕然止步了。Mademoiselle Blanche 和将军都在前俯后仰地大笑。Veuve Cominges 坐在沙发上。将军看样子高兴得都发狂了，口中喃喃地胡言乱语，神经质地笑个不停，发笑时他满脸露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皱纹，连眼睛都看不出来了。后来 Blanche 自己告诉我，她在赶跑那个公爵并听说将军在痛哭之后，忽然心血来潮，要来给将军以短暂的慰藉。

可怜的将军全然不知此时此刻他的命运已完，Blanche 正在整理行装，准备明天乘第一班早车奔赴巴黎了。

我在将军房门口略站了片刻，打消了进去的念头，悄悄地退了出来。上楼打开自己的房门，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忽然发现屋角窗前的椅上有个坐着的人影。她看见我进来也并不起身。我迅速走上前去一看，我的呼吸顿时停止了：这是波琳娜！

第十四章

我不由得叫出声来。

“您是怎么了？是怎么了?”她问得很奇怪。她面色苍白，眼神阴沉。

“什么怎么了？您？在这里，在我这里！”

“我既然来了，就完完全全来了。这是我的习惯。您这就会明白的。点燃蜡烛吧。”

我点燃蜡烛。她起来走到桌旁，把一封拆开的信放在我面前。

“您看看吧。”她吩咐说。

“这是，这是德·格里叶写的！”我喊了一声，一把抓过信来。我双手颤抖着，一行行字迹在我眼前跳动着。信中的措辞我已记不确切，但至少意思是准确的，虽然不是一字不差。信是这样的：

“Mademoiselle,”德·格里叶写道，“由于处境恶劣，我不得不立即离去。您自己当然也注意到，在全部情况未澄清之前，我有意回避与您做最后的谈话。你那位 de la vieille dame[①]

① 法文：老女本家。

的到来和她的荒唐行为使我终于打消一切困惑犹豫。我自己的事业不佳，因此我今后不能像若干时候以来那样完全寄希望于甜蜜的梦想。我对过去的事感到遗憾，但我希望，在我的行为中您不会发现任何有损 gentilhomme et honnête homme[①] 身份之处。我由于借款给您的义父而几乎损失了全部钱财，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使我不得不对剩下的部分进行安排。我已通知我在彼得堡的朋友，请他们立即出售抵押给我的全部产业。我知道，被您轻浮的继父挥霍的钱财中也有您的一部分，因此我决定免去他五万法郎的债款，并将相当此金额的产业归还给他，所以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得到这部分产业，从而收回您的全部损失。Mademoiselle，我希望我的这一举动对处于目前境遇中的您大有好处。我同时相信，我这样做也完全履行了一个诚实、高贵的人应尽的义务。请您相信，对您的记忆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怎么样？这已再清楚不过了，”我对波琳娜说，“难道您还有过别的期望吗？”我愤慨地补上一句。

“我什么也没期望过，”她回答得看来很冷静，但声音却好像有些颤抖，“我早就做了决定。对他脑子里的想法我看得一清二楚，知道他转什么念头。他以为我是在寻求……我会坚持……（她欲言又止，咬着嘴唇，沉默不语了。）我有意让自己能加倍地蔑视他，”她又说起来，“我想看看，他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来。如果来了关于继承遗产的电报，我就会把这个白痴（我的继父）欠他的钱一把扔到他脸上，然后赶他出去！我老早、老早就憎恶他了。啊，这个人原来可不是这样，一千个不是，但是现在，现在！……哦，要是现在我能把这五万法郎扔

① 法文：贵族和正人君子。

到他那张卑鄙的脸上，啐上一口，然后又用手擦去这唾沫，这该有多痛快！”

“那张文契，那张他归还的价值五万法郎的抵押文契不是在将军手里吗？去把它拿来，还给德·格里叶就是了。”

“哦，不！不是这么回事！……”

“对，您说得对，不是这么回事。再说将军现在会做出什么事来也难以预料。可是祖母呢？”我忽然叫了起来。

波琳娜有些茫然而又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

“为什么要提祖母？”波琳娜遗憾地说，“我不能去找她……我也不想祈求任何人的宽恕。”她生气地又补充了一句。

“那怎么办？”我叫道，“您居然，咳，您居然会爱上德·格里叶！这是个十足的小人，一个小人！只要您愿意，我去和他决斗，打死他！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法兰克福，要在那里待三天。”

“只要您一句话，我明天就走，乘第一班火车走！乘第一班火车走！”我说话时所表现出的热心简直有几分傻呆。

她嫣然笑了。

“这又能怎样？他也许还会说，您先把五万法郎还来再说吧。何况他何必决斗呢？……这真是荒唐！”

“但是从什么地方能搞到这五万法郎呢？从什么地方？”我咬牙切齿地重复说，“阿斯特列先生怎样？”我问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她眼睛闪亮了。

“原来如此，难道你自己愿意我舍你而去求助于这个英国人吗？”她苦笑着说，而那逼视着的眼光穿透了我的心。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称我为你。

在这一瞬间，她好像由于激动而头晕目眩，她忽然坐到沙

发上，似乎身心交瘁了。

我如同遭到闪电袭击一般，呆呆地站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么说来，她是爱我的！她是到我这来，而不是去找阿斯特列先生！她，一个少女，独身一人来到旅馆中我住的房间里，也就是说，在众目睽睽之下置自己的名誉于不顾，而我，我站在她面前，却全然不晓！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闪现了。

“波琳娜！只给我一小时的时间吧！你在这里只等一小时……我就回来！一定……一定得这样做！你就会明白的！你在这里等着，在这里等着吧！”

我从房间里跑出来，没有理会她那惊诧而疑问的眼光。她在我身后喊了句什么话，但我没有回去。

是这样的，有时一个最疯狂、表面看来最异想天开的念头会深深地扎在你的脑中，使你最后竟把它当做某种已经实现的真事……不仅如此：如果这个念头还与一种强烈的、炽热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你甚至会把它当做某种注定的、必需的、冥冥之中的安排，当成非如此不可的、不可能不发生的事。也许这之中还有某种其他因素，有各种错综复杂的预感的交织，某种非凡的意志力量，由于沉溺于自己的幻想而走火入魔，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我说不清楚。但这个晚上（我终生不忘的这个晚上）我身上发生的事是个奇迹。这件事虽然可以用加减乘除来算清楚，但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奇迹。为什么这个信念当初会如此牢牢地深扎入我的脑海，而且很久以前就开始，为什么？而且说老实话，我再一次向诸位重申，我原来想到这件事时，完全不是把它当做或可或不可的偶然机遇，而是认定它非发生不可！

时间是十点一刻。我走进游艺场，一生中从未如此信心十

足和激动不已。各赌厅里的人还相当多，虽然比上午少了一半。

十时之后仍然留在赌台前的都是真正的、亡命徒般的赌客，对他们来说，这个温泉胜地除轮盘赌外别无它物，他们来此只有这一个目的，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很少注意，在整个一季中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他们从清晨赌到深夜，如果许可的话，也准备从深夜赌到天亮。深夜十二时轮盘赌场停业时，他们总是悻悻然地离开。为首的庄家在快十二点赌场即将停业时宣布："Les trois derniers coups，messieurs!"① 赌徒们往往在最后三击时倾囊下注，最大的输赢也确实在这时发生。我正好来到不久前祖母坐的那张赌台前。人不甚拥挤，我很快就在赌台前站着了一个席位。在一块正对着我的绿呢子上印着"Passe"，表示从"十九"到"三十六"的一组数字。而从"一"到"十八"这一组数字则叫"Manque"。但我已没有心思注意这许多。我没有计算，甚至都没听见刚才最后一击时的球落在什么数字上，连问都没问一声就开始赌起来。任何一个略有算计的赌徒都不会这样做的。我把我那二十腓特列金币统统掏出来，都扔在我面前的"Passe"上。

"Vingt-deux!"② 庄家喊道。

我赢了。我又全都押上，和原来一样：我又赢了。

"Trente et un!"③ 庄家又喊道。又赢了！这样一来我已赢得八十腓特列金币！我把这八十全都押在十二个中间的数字上(赢时得三倍于赌注的钱，但机会是二比一)。轮子转动了，出

---

① 法文：先生们，最后三次！
② 法文：二十二。
③ 法文：三十一。

来的是"二十四"。付给了我三叠钞票，每叠五十腓特列金币，另加十个金币。连同原来的钱，我已有二百腓特列金币了。

我好像高热中的病人，把这一大堆钱全都押在"红色"上，忽然清醒过来！我吓得全身发冷，手脚颤抖，这是整个晚上，整个赌博时间内唯一的一次。我惊恐万分地感觉和立刻意识到，现在如果输了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把我的全部生命孤注一掷！

"Rouge!"庄家喊道。我呼吸停止了，全身似乎被烧烤一样火辣辣的。人们付给我银行期票。我现在共有四千弗罗林和八十腓特列金币了！(那时我还能留意到账目。)

记得后来我又在十二个中间的数字上押了两千弗罗林，输了。我又押上金币和八十腓特列，也输了。一阵疯狂攫住了我，我把剩下的最后两千弗罗林全都押在十二个第一组的数字上，这纯粹是听天由命，毫无计算！在等待的那一瞬间，我的感受就像 madame Blanchard[①] 在巴黎乘气球降落到地面时的感受一样。

"Quatre!"[②] 庄家喊道。连同原来的赌注，我总共又有了六千弗罗林。我已经俨然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毫无所惧了，我把四千弗罗林掷在"黑色"上。有九个人都跟着我一拥而上押在"黑色"上。几位庄家互相使着眼色和交头接耳。周围人都在窃窃私语和等待着。

出来的是"黑色"。此时我已不记得账目和我下的赌注的顺序了。我只记得我已赢了一万六千弗罗林，如同在梦中一

---

① 法文：布朗夏尔太太。按：玛丽·布朗夏尔（1778—1819），第一批飞行员之一布朗夏尔的妻子，后在一次气球火灾事故中死去。

② 法文：四。

般。忽然，有三次击球叫我倒了霉，丢了一万二千。然后我把最后的四千弗罗林都押在“Passe”上（此时，我几乎已毫无感觉，只是机械地等着，脑中空空如也），又赢了。此后一连赢了四次。我只记得自己成千上万地收钱。我还记得，出来得最多的是十二个中间的一组数字，我正紧紧盯住它们不放。它们的出现有某种规律，——总是连续出来三四次，然后隔两次不出来，然后又连续出来三四次。这种奇怪的规律有时大片大片地反复出现，使那些手执铅笔，在纸片上算来算去的老赌徒们简直目瞪口呆。在这里，人们有时会受到命运多么可怕的嘲弄哇！

我想我来此还不到半小时。庄家忽然告诉我，我已赢了三万弗罗林。赌庄每次以此为限，所以这个轮盘要停业，到明天早晨才重开。我抓起我的全部金币，塞进衣袋；又抓起所有的期票，立刻转到另一个赌场的另一个赌台上去。整个人群蜂拥般地跟着我，那里顿时为我腾出了席位，我又开始下注，不加任何考虑和计算。真不明白，我靠了什么居然能幸免于难！

有时我脑中灵机一动，也开始计算起来。我对某些数字和机会特别留意，但为时不长。很快我又重新几乎毫无意识地下注。大概有时我过于心不在焉，记得庄家几次纠正我，我犯了一些非常粗心的错。汗水浸湿了我的两鬓，两手不停地颤抖。几个波兰佬又跑来献殷勤，我根本不理睬他们。但我始终福星高照。忽然间，周围一片喧哗和笑声。“真妙，真妙！”人人都高喊着，甚至有人拍手。我在这里也赢了三万弗罗林，赌庄又要停业到明早了！

“您离开吧，您离开吧！”一个声音在我右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个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他一直站在我身旁，好像有时还帮我下注。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离去吧，"另外一个声音在我左耳边响道。我扫了一眼。这是一位穿着十分素雅的女士，她不到三十岁，苍白的脸上虽显出病态和倦容，但仍能看出她昔日的无限风韵。这时我正把种种期票捏在一起，塞进衣袋，同时也收拢桌上留下的金币。我抓起最后一叠五十腓特列的钞票，乘任何人都不注意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塞到这位面色苍白的女士手里。我当时做这件事实在是快意之极。我记得，她那纤瘦的手指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真诚的谢意。这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

我收拾好钱，迅速转到赌 trente et quarante 的赌桌上去。

在 trente et quarante 赌桌前坐着的都是有贵族气派的人物。这不是轮盘赌，而是纸牌。这里赌东每次开局以十万塔勒为限。最大赌注也是四千弗罗林。我对这种赌法一无所知，除了一眼就看见的"红""黑"两色外，也不知道还能如何下注。我就一直押这两种颜色不放。全游艺场的人都拥集在四周。我不记得，在这期间我是否忽然想起过波琳娜。我不停地抓捞一把把的银行期票，它们在我面前愈堆愈高，我体验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满足。

的确，命运之神似乎始终在怂恿着我。这次发生的事好像是天意，不过，这种情形在赌博中也常多次遇到。譬如，"红色"交上了好运，连续出来十次，甚至十五次。前天我就听说，上星期的一天"红"曾经接连出现二十次，在轮盘赌上都不记得有过这种事，人们说起来都惊讶得很。不用说，谁再也不押"红色"，而且在十次之后，都还无人敢于问津。但有经验的老手也许不会押与"红色"相反的"黑色"。老手们都知道有所谓"机缘难料"之说。譬如，在"红色"连续出来十六次后看来第十七次肯定该出"黑色"了。新手们成群结伙地扑

向“黑色”，两倍、三倍地增加赌注，结果往往输得极惨。

但是我由于某种奇怪的执拗念头的驱使，在明明看到连续开出七次“红色”之后，偏要跟着它不放。我相信，这一半是出自虚荣心，我想要以自己的疯狂之举来哗众取宠。不过，我也记得很清楚，我忽然为可怕的冒险狂热所征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受，而决不是屈服于任何虚荣心的挑战。也许，在经过这许多甜酸苦辣之后，心灵并未得到满足，它只是受到刺激，并进而要求愈来愈强烈的感受，直到精疲力竭为止。说老实话，如果章程规定可以一次押五万弗罗林的话，我也会如数掷下。周围人声鼎沸，都嚷道这是发疯，因为“红色”已经出来十四次了！

“Monsieur a gagné déjà cent mille florins.”① 我身旁一个人对我说。

我猛然清醒过来。什么？这个晚上我赢了十万弗罗林！我要更多的钱有什么用？我急忙抓起种种期票，数也不数就捏成一团，塞进口袋。我收起所有的金币、一叠叠钞票，跑出游艺场。我经过各大厅时，人们看见我塞得鼓鼓的衣袋和由于身上装的金币太重而步履艰难，都哈哈大笑。我估计金币的重量大大超过了半普特。有几只手向我伸来，我随手抓出金币，一把把地分赏给他们。两个犹太人在门口叫住了我。

“您真勇敢！您非常勇敢！”他们对我说，“但明天上午您一定要离开此地，愈早愈好，否则您会统统输掉……”

我没有理睬他们。林荫道上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到旅馆有半俄里之遥。我从不怕小偷和强盗，小时候就如此，此刻也没想到他们。我也不记得我一路上都想了些什么，干脆什么想

① 法文：先生，您已赢了十万弗罗林了。

法都没有。我只感觉到某种极度的快乐——由于成功，由于胜利，由于自觉强大而感到的快乐，——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波琳娜的形象在我面前闪现着，我记得，也明确意识到现在是到她那里去，要和她在一起，告诉她，给她看……但我已不大想起不久前她刚对我说过的话和我为什么去赌，仅仅一个半小时以前，我那些感受此时此刻都好像成为事过境迁的遥远的往事了，我们将再也不会旧话重提，因为现在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快到林荫道尽头时一阵恐怖之感突然向我袭来："如果现在有人对我谋财害命怎么办?"这恐怖每走一步都倍增。我几乎是跑步了。终于突然大放光明，在林荫道的尽头看见了我们那座灯火辉煌的旅馆大楼，感谢上帝：到了!

我跑步上到自己住的那一层，迅速打开房门。波琳娜依在，交叉着双手臂坐在我的沙发上，面对着闪闪的蜡烛。她惊异地望着我，我当时的表情想必相当奇特。我在她面前停下，把成堆的金钱统统扔到桌子上来。

第十五章

我记得，她紧紧盯着我的脸，一动也不动，连姿势都没有改变。

“我赢了二十万法郎，”我把最后一包钱扔到桌上时喊了出来。整个桌面都被巨大的一堆期票和金币铺满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几分钟内完全忘记了波琳娜的存在。我时而动手把一堆堆的银行期票整理归类，然后叠齐，把所有的金币汇总到一个大堆；时而又扔下这一切在房间里快步地踱来踱去，低头沉思，然后又突然走到桌旁，重又数起钱来。忽然，我似乎如梦初醒，跑到门边，急忙把门插上，转了两下门上的钥匙。然后我在我那口小箱子前站住，沉思起来。

“或者都放到箱子里，等明天再说?”我忽然转过身来问波琳娜，这才猛地想起她来。她一直坐在原来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但一直紧紧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这表情我可很不喜欢！如果我说，这表情里有憎恨，这话是不会错的。

我快步走到她身边。

“波琳娜，这是二万五千弗罗林，也就是五万法郎，甚至还多一些。您拿去吧，明天拿它们朝他脸上扔过去。”

她没有回答。

“如果您愿意，我自己明天一清早送去。好吗?”

她忽然纵声大笑。她笑了很久。

我望着她，既觉得惊异又感到悲痛。这种笑酷似她不久前经常对我发出的那种嘲笑，每当我做最热情的倾吐时她就这样。她终于停止了笑，并紧皱双眉，用严厉的眼光从侧面打量着我。

“我不拿您的钱。”她轻蔑地说。

“怎么?这是为什么?”我叫道，“波琳娜，为什么呢?”

“我不白白地拿钱。”

“我是作为一个朋友把钱送给您，我连生命都献给您。”

她用试探的眼光看了我很久，好像想用这种眼光把我看穿似的。

“您出的价钱很贵，”她冷笑着说，“德·格里叶的情妇可不值五万法郎。”

“波琳娜，您怎能这样和我说话!”我责备地叫了起来，“难道我是德·格里叶吗?”

“我恨您!是的……是这样!……我不爱您，比不爱德·格里叶更甚。”她叫起来，忽然两眼闪亮了。

这时她忽然双手掩面，开始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发作。我扑向她身旁。

我懂了，我不在时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她好像完全丧失了理智。

“把我买去吧!想买吗?想吗?和德·格里叶一样，用五万法郎，是吗?”她已不能自持，说着就浑身抽搐，泣不成声了。我把她抱在双臂中，吻她的手、脚，跪在她脚下。

她的歇斯底里平息了。她双手放在我的肩上，仔细地端详

着我，似乎想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她在听我说话，但却好像并没听见我说什么。她脸上显现出心事重重和思绪万千的神情，我为她感到害怕，我觉得她肯定是神智失常了。她忽然无言地偎依着我，脸上浮现出以心相许的微笑，忽然又把我推开，还是用阴沉的眼光凝望着我。

忽然，她又猛地过来拥抱着我。

“你爱我，爱我，是吗?”她说，“你不是……因为我才要和那个男爵决斗，不是吗?”她忽然又哈哈大笑起来，好像突然记起一件亲切而又可笑的事。她一面哭，一面又笑，悲喜交加。我又能怎样呢?我自己也好像在寒热病中。我记得她开始对我诉说什么，但几乎全然不明白。她的话像是梦呓，某种喃喃不清的呓语。她好像急于尽快地告诉我些什么，但这呓语又往往被十分高兴的笑打断，这种笑真叫我害怕。“不，不，你是我的亲爱的人，亲爱的!”她重复着说，“你是我可以委身的人!”说完又把双手放在我两肩上，又仔细端详着我并继续重复着说，“你爱我吗?……会爱我吗?”我始终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狂热地表现出温柔和爱情。当然，这是一种梦幻般的呓语，但是……她发现我热情地望着她时，忽然开始狡黠地微笑，然后又忽然没来由地说起阿斯特列先生来。

不过，她不断地说着阿斯特列先生（特别是在她刚才努力要对我有所倾吐的时候），但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总不能完全抓住。她好像还嘲笑了他，反复地说他在等她……并问我知不知道他现在正站在我们的窗下。“真的，真的，就在窗户下面，你打开窗去看看，看看，他在这里，就在这里!”她推我到窗口去，但我刚要起身，她又笑出声来，于是我又留在她身边，她又紧紧地拥抱着我。

"我们走吧？我们明天就走，不是吗？"这个念头忽然使她不安起来。"嗯……（她又沉思起来），嗯，我们去追上祖母，你觉得怎样？我想我们在柏林能追上她。你想，等我们追上她，她看见我们时，她会怎么说？还有阿斯特列先生呢？……嗯，他是不会从施兰根别格山上跳下去的，像你想做的那样（她大声笑了）。我问你，你知道明年夏天他去哪里吗？他想到北极去进行科学考察，并且要我也跟他去，哈哈哈！他说我们这些俄国人如果没有欧洲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会做……不过，他也是个好心人！你知道，他原谅'将军'，他说，Blanche 嘛……这是狂热……唉，算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她忽然重复这句话，好像一开始说思路就乱了。"他们都是可怜人，我真可怜他们，也可怜祖母……我还问你，还问你，你怎么能杀死德·格里叶呢？难道、难道你真以为能杀死他？真是个傻瓜！难道你真以为我会让你去和德·格里叶决斗？你连那个男爵都杀不死！"她忽然笑了起来，补充说，"你和男爵闹的时候样子真可笑，我坐在凳子上看你们两个人。我要你去的时候，你当时是多不情愿。我那个时候看着真觉得好笑，真好笑。"她哈哈地笑着说。

她忽然又吻我和拥抱我，热烈而又温柔地把自己的脸紧贴在我的脸上。我已经什么也不想，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昏眩了……

我想，我醒过来时是早晨七点钟左右，阳光照进了室内。波琳娜坐在我身旁，奇怪地打量着四周，似乎正从一个暗处走出来，并还在集中精力回忆什么。她也是刚刚醒来，紧紧地盯着桌子和钱。我的头很沉重而且在痛着。我本想拉起波琳娜的手，但她突然把我推开，从沙发上霍然跳起。今天一大早就很阴沉，天亮前下了雨。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探出头和上身，

双肘支在窗架上，就这样待了约三分钟，既不回过头来看我，也不听我对她说话。我恐怖地想道："现在会怎么样？此事如何了结呢?"她忽然离开窗口，直起身来，走到桌旁，用无限仇恨的表情望着我，双唇由于愤怒而颤抖，并对我说：

"哼，现在把我的五万法郎给我吧！"

"波琳娜，你又来了！"我说。

"你改变主意了吗？哈哈！你大概已经舍不得了吧?"

昨天就数出来的二万五千弗罗林放在桌上，我拿起来给了她。

"这些钱现在是我的了，不是吗？是这样吧？是吧?"她手里拿着钱恶狠狠地问我。

"它们一直都是你的。"我说。

"现在好吧！把你这五万法郎拿去吧！"她用力一扬手，把钱向我扔过来。钱包打痛了我的脸，钱散开来撒满一地。波琳娜把钱扔完之后，跑出了房间。

我知道，此刻她神智当然有些失常，虽然我对她这暂时的失态不能理解。诚然，她在此之前，有一个月的光景，就已经病了。但是造成这种状态，最主要的，促使她做出这种举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受伤害的骄傲？还是由于自己竟然决定到我这里来而感到绝望？难道我向她表示出来，我把我的幸福只当做一种虚荣，而事实上和德·格里叶一样，想送她五万法郎然后脱身？但我扪心自问，根本不是这样。我想这多少是由于她本人的虚荣心。她正是出于虚荣心而不肯信赖我，而且还要侮辱我；虽然她自己对这一切也未必清楚。这样一来，我当然是代德·格里叶受过，而且成了无罪的罪人。不错，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谵狂症。我也知道她是处于谵狂之中，并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也是事实。可能她现在不能原谅我这一

点？是这样的。但这是现在，而当时呢？当时怎样？要知道她的谵狂和病态并未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全然忘记自己拿着德·格里叶的信到我这里来是一个什么举动。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事。

我匆匆忙忙把所有的钞票和一大堆金币胡乱塞进被褥，盖上床单，并在波琳娜走后十分钟走出房间。我满有把握地以为她是跑回旅馆，所以想悄悄到那里并在过道上向保姆问问她的身体情况。但我在楼梯上遇到保姆，她说波琳娜并未回来，她自己正要到我处来找她。这个消息令我十分吃惊。

"她刚才，"我对她说，"刚才从我那里离开，十分钟以前的光景。她可能到哪里去呢？"

保姆用责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这期间出了大事，整个旅馆里都在议论纷纷。司阍室和领班室里人们窃窃私语，说小姐一大早六点钟就冒雨跑出去了，是朝 Hôtel d'Angleterre 那个方向跑去的。从他们的话语和暗示里我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她整个晚上都是在我房间里度过的。不过，关于将军全家现在也都在议论。人人都知道将军昨天发了疯，哭声惊动了全旅馆。还说来的那位祖母是她的母亲，她专程从俄国来此就是为了禁止儿子与 mademoiselle de Cominges 的婚事，并因为他的违命而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由于他确实不孝，伯爵夫人故意让他眼看着她把所有的钱在轮盘上输光，叫他一分钱也得不到。"Diese Russen!"[①] 仆役领班愤慨地反复说，直晃着头。其他人都笑了。领班在准备账单。我赢钱的事已经尽人皆知。我这条走廊上的仆人卡尔第一个祝贺我。但我没有心思顾及他们，立刻直奔 d'Angleterre

① 德文：这些俄国人！

旅馆而去。

时辰尚早，阿斯特列先生不会客。但知道是我以后他出来到走廊上，站在我面前，一言不发地用毫无表情的眼光盯着我，等着我开口。我立刻向他打听波琳娜。

“她有病。”阿斯特列先生回答说，仍然紧紧地盯着我，眼睛一动也不动。

“原来她确实是在您这里？”

“是，在我这里。”

“您这是怎么……您打算把她留在这里吗？”

“是，我是这样打算的。”

“阿斯特列先生，这会闹得满城风雨的，这样可不行。再说她完全是个病人。您也许没注意呢？”

“哦，不。我注意到了，并已经对您说了，她有病。她如果不是有病，就不会在您那里过夜的。”

“原来您也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昨天晚上她是到我这里来，我本来要把她领到我一位亲戚那里去，但正因为她有病，走错了，才到了您那里。”

“原来是这样啊！好吧，我祝贺您，阿斯特列先生。对了，您使我想起一件事，昨天晚上是您在我窗下站了一通宵吧？波琳娜小姐整个晚上都要我去开窗看看，看您是不是站在窗下，而且她一直笑得很厉害。”

“是这样吗？不，我并没站在窗下。但我在走廊上等着，一直在附近踱来踱去。”

“要知道应该给她治病，阿斯特列先生。”

“是的，我已经请了医生。如果她死去，您将要对我就她的死因做出解释。”

我惊奇至极。

“对不起，阿斯特列先生，您这是为什么?”

“您昨天赢了二十万塔勒，这是真的吗?”

“一共只有十万弗罗林。”

“果然如此！这样的话，您今天上午就到巴黎去吧。”

“为什么?”

“所有的俄国人一有钱就都去巴黎。”阿斯特列解释说。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和语气好像是从一本书里看来的。

“现在是夏天，我在巴黎有什么事可做？阿斯特列先生，我爱她！您自己也知道。”

“真的吗？我认为，您并不爱。而且您如果留在此地，一定会统统输掉，那您就没有钱去巴黎了。再见了，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您今天会去巴黎。”

“好吧，再见，不过巴黎我是不去的。阿斯特列先生，您想一想我们的后果吧！总之，将军是……还有波琳娜小姐现在这段故事——这会传得满城风雨的。”

“是的，是会满城风雨。但我想将军不会想这些，他也顾不上。除此之外，波琳娜小姐完全有权在合她自己心意的地方生活。至于说到这个家庭，正确地说，它已不复存在了。”

我一面走，一面暗自嘲笑这个英国人竟如此奇怪地自信，认定我要去巴黎。“可是如果 mademoiselle 波琳娜死去的话，他还要在决斗时把我打死哩。这可真是麻烦事！”我想道。我起誓，我非常心疼波琳娜，可是说来也怪，自从我昨天触摸到赌台和开始一包包地把钱扫过来的那一刻起，我的爱情似乎退居二位了。我现在才这样说，当时可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难道我真是个赌徒？难道我真地……是很奇怪地爱着波琳娜？不，上帝为证，到现在我都爱她！而那时候，当我从阿斯特列

先生处回来时，我感到真诚的痛苦和自责。但是……正是在这当口我身上却发生了一段非常奇怪而又愚蠢的故事。

我赶去见将军，忽然离他们房间不远处的一扇房门打开，有人叫了我一声。这是 madame veuve Cominges 奉 mademoiselle Blanche 之命叫我。我走进 mademoiselle Blanche 的房间。

她们住的套间不大，有两个小间。从卧室里传出了 mademoiselle Blanche 的叫喊声和笑声。她正起床。

“Ah, c'est lui !! Viens donc, bêtà! 是真的，que tu as gagné une montagne d'or et d'argent? J'aimerais mieux l'or. ”①

“我是赢了。”我笑着回答。

“多少?”

“十万弗罗林。”

“Bibi, comme tu es bête. 喂，进来，我什么也听不清。Nous ferons bombance, n'est-ce pas?”②

我进到她的卧室。她懒洋洋地躺在粉红色的缎子被下，露出黝黑的、健康的、令人销魂的肩膀，——这种肩膀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肩膀上虚披着一件镶洁白花边的细麻纱衫，与那黝黑的肤色映衬得妙极了。

“Mon fils, as-tu du coeur?”③ 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道，并哈哈地笑起来。她一笑起来总是很开心，有时甚至还挺真

---

① 法文：是他！你来吧，傻瓜！听说你赢了一大堆金币和银币……我可是宁肯要金币。

② 法文：孩子（按：法语辞典并无 bibi 一词，但有来自英语的 baby 一词，后者与法文的 bébé 同义。而法文 bébé 意为婴儿，亦可译为娃娃或孩子——昵称。)，你可真傻……我们来痛痛快快地畅饮一番，好吗?

③ 法文：孩子，你勇敢吗?

诚。

“Tout autre...”[①] 我仿照高乃依的一句台词说道。

“你看，vois-tu,” 她忽然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第一，你帮我找一找袜子，给我穿上鞋；第二，si tu n'es pas trop bête, je te prends à Paris。[②] 你知道，我马上就动身。”

“马上?”

“半小时以后。”

她们的确全部收拾停当了。所有的箱子和她的用品都整整齐齐放在旁边。咖啡早就送来了。

“Eh bien! 你想吗? Tu verras Paris. Dis donc qu'est ce que c'est qu'un outchitel? Tu étais bien bête, quand tu étais outchitel.[③] 我的袜子哪里去了? 给我穿鞋呀，快!”

她伸出一只确实迷人的脚，它黝黑，小巧，完美无缺，如同几乎所有这种穿上鞋之后显得特别娇小可爱的脚一样。我嘻嘻地笑了，开始把丝袜套在她的脚上。Mademoiselle Blanche自己却坐在床上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Eh bien, que feras-tu, si je te prends avec? 首先，je veux cinquante mille francs。[④] 你在法兰克福交给我。Nous allons à Paris; 我们在那里住在一起，et je te ferai voir des étoiles en plein jour。[⑤] 会见到你在哪儿都没见过的女人。告诉你……”

“等一等，我就这样给你五万法郎，那我自己还剩什么?”

---

① 法文：如果是别人……按：这句台词出自高乃依的剧作《熙德》(1636) 第1幕第5场中一段有关胆小鬼的对话。

② 法文：你如果不太傻，我就把你带到巴黎去。

③ 法文：好极了! ……你将看到巴黎。你倒说说，家庭教师算个什么? 你做教师时可是个十足的笨蛋。

④ 法文：如果我带你走，你打算怎么办呢? 首先，我要五万法郎。

⑤ 法文：我们去巴黎……我会让你大开眼界的。

“Et cent cinquante mille francs，你忘了，除此之外，我还同意在你的房子里住一个月，两个月，que sais-je！在两个月里我们当然要花掉这十五万法郎。你瞧，je suis bonne enfant，我事先告诉你，mais tu verras des étoiles。”[①]

“什么，两个月内花光？”

“怎么？你居然吓坏了！Ah，vil esclave！[②] 你可知道，过一个月这种生活，也强过像这样活一辈子。只要过一个月，et après le déluge！Mais tu ne peux comprendre，va！[③] 你走吧，走吧，你不配！喂，que fais-tu？”[④]

这时我正给她另一只脚穿鞋，我不能自制，吻了它。她抽出脚来，用脚尖来踢打我的脸。后来，她把我赶走。“Eh bien，mon outchitel，je t'attends，si tu veux.[⑤] 一刻钟以后我动身！”她在我后面喊着。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已经昏昏然了。难道能怪我吗？是mademoiselle 波琳娜把整个钱包扔到我脸上，而且昨天就已舍我而取阿斯特列先生了。有些散开的银行期票仍零零落落地撒在地板上，我把它们拾了起来。正在这时候，旅馆的仆役领班开门进来（他在此之前对我是根本不屑一顾的），问我是否愿意搬到楼下一个高级房间去，不久前某位B伯爵曾在那里下榻。

我站着略略想了片刻。

---

① 法文：还有十五万哩……说不定……我可是个好姑娘……你会大开眼界的。

② 法文：哼，真是个下等奴隶！

③ 法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你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

④ 法文：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⑤ 法文：好吧，我的教师！我等着你，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拿账单来!”我叫道，“我马上要走，十分钟以后。”我心中暗想道：“去巴黎就去巴黎吧！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

一刻钟之后，我们真的三人同坐在一个家庭包厢里了：我、mademoiselle Blanche et madame veuve Cominges。Mademoiselle Blanche 望着我哈哈地笑个不停，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Veuve Cominges 和她一唱一和。但我心中并说不上快乐。生活截成了两半，从昨天起我已如同一个赌徒，惯于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可能，也的确是如此：我承受了如此之多的金钱，因而昏昏然了。Peut-être, je ne demandais pas mieux.[①]我觉得，暂时——但只是暂时——布景更换了。“但一个月以后我将重返此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较量一番吧，阿斯特列先生!”啊，是的，我现在都记得，当时尽管我和那个蠢女人 Blanche 笑个不住，但心中无限忧伤。

“你是怎么了？你多蠢！咳，看你有多蠢!”Blanche 尖声尖气地叫着说，她中止了笑声，十分认真地责骂起我来。“不错，不错，是这样，我们要把你的二十万法郎花掉，但是，mais tu seras heureux, comme un petit roi,[②] 我会亲自为你系领带，介绍你认识 Hortense[③]。等我们把钱花完后，你到这里来，再破一次赌庄。那两个犹太人对你说了什么？主要的是要有勇气，而你是不乏勇气的，你还要不止一次到巴黎来给我送钱。Quant à moi, je veux cinquante mille francs de rent et alors...”[④]

“将军呢?”我问她。

---

① 法文：可能，我正需要这样。
② 法文：你会享受到一个小小君王般的幸福。
③ 法文：奥尔唐斯。
④ 法文：至于我，我想要五万法郎的利钱，到时候……

“将军吗？你自己知道，每天这个时候要去为我买一束鲜花。这次我故意吩咐他去找一种最罕见的花。等这可怜虫回来，小鸟却飞走了。他会追着我们飞来的，我保险。哈，哈，哈！我会很高兴。他在巴黎能给我派上用场。而在这里的费用阿斯特列先生会为他付的……”

那时我就这样到巴黎去了。

第十六章

关于巴黎我能说什么呢？这一切当然都是梦呓和胡闹。在巴黎我一共只住了三星期零几天，在这个时间内我的十万法郎全部花光。我只说十万，其余的十万我全以现金给了 mademoiselle Blanche。五万是在法兰克福给的，到巴黎三天后我又给她五万的期票，但过了一星期她就向我索取了现金："Et les cent mille francs，qui nous restent，tu les mangeras avec moi，mon outchitel。"[①] 她总是称我为教师。很难想象出世界上会有比 mademoiselle Blanche 更精于算计、更吝啬和更贪得无厌的人。但这是就她对自己的钱而言。至于我那十万法郎，她后来直截了当地对我宣称，她要用来花在她巴黎的首次亮相上。"现在我已经一劳永逸地站稳脚跟了，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谁也不能把我搞垮，至少我已如此做好了安排。"她补充说。不过，这十万法郎我几乎再也没见过：钱总是在她手里，我的钱包里留的钱从不超过一百法郎，总比这个数目少，她每天都要查看一番。

"你要钱有什么用？"有时她会以最天真无邪的表情这样

---

① 法文：我们剩下的这十万法郎，你和我一起花掉吧，我的教师。

说，我也不和她争论。不过她倒真是用这笔钱把自己的住房修整得非常非常之好，后来她带我到新居，让我看那些房间，并且说："你看，只要会精打细算和趣味高雅，用最微不足道的钱可以做出什么事来。"这个微不足道之数可是整整五万法郎。其余的五万法郎她用来购置马车、马匹，此外，我们还举办了两次舞会，也就是两次晚会，Hortense 和 Lisette 和 Cléopâtre①都参加了，那是几个在许多方面都十分出色、风韵颇为不俗的女人。在两次晚会上我都被迫充当十分愚蠢的主人角色：迎接和招呼那些愚蠢不堪的暴发富商、不学无术和恬不知耻的各色中尉军官、可怜巴巴的末等报人和作家。他们身穿时髦衣服，戴淡黄色手套，那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派头，连在我们的彼得堡也是难以想象的，光凭这一点也就够了。他们居然还心血来潮，要拿我来开心。但我喝够了香槟酒就在后室躺下了。我对这一切都厌恶到了极点。Blanche 是这样对人说到我的："C' est un outchitel, il a gagné deux cent mille francs,② 他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花掉这笔钱。以后他还要去当教师；诸位之中有谁知道哪里有空缺？应该为他想点办法。"我开始常常求助于香槟酒，因为我常忧伤、苦闷至极。我生活在最资产阶级化、最商人气息的环境中，这里每一个苏③ 都要经过反复计算和掂量。最初两星期，Blanche 很不喜欢我，我看得出来。虽然她把我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每天亲自给我系领带，但内心深处对我十分蔑视。我对此全不在意。由于烦闷和沮丧，我常去 "Château des Fleurs"④ 饭店，每晚在那里痛饮之后就学

---

① 法文：奥尔唐斯、莉赛特和克莱奥帕特。
② 法文：这是一个家庭教师，他赢了二十万法郎。
③ 法国货币，等于二十分之一个法郎。
④ 法文：花之城堡。

跳康康舞①（那里这种舞跳得很不像话），后来还居然因此而出名。Blanche 终于把我看清楚了。原来她对我多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同居期间，我会手拿纸笔，寸步不离地跟她算账，问她花费了多少，私吞了多少，还要花多少，吞多少？她当然以为我们之间会为每十个法郎大动干戈。为了对付她假想中我的进攻，她事先准备好了一条条反驳的理由。但她看见我并无任何进攻，就自己反对起自己来。有时候她反对得极为热烈，但看见我总是闷声不响，——我多半躺在卧榻上并且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天花板，——竟然十分惊奇。最初她以为我不过就是愚蠢，"un outchitel"，所以往往说了一半干脆就不说了，心中暗想："他实在蠢得很，既然他自己不懂，用不着让他开窍。"于是走开，但过了十来分钟又走回来。（这总是在她最疯狂的挥霍无度之后，这种挥霍与我们手头的钱财根本不相称，譬如她用一万六千法郎新换来一对马。）

"嗯，Bibi，你不生气吗？"她走到我身旁说。

"一——点——也——不！你——真——讨——厌！"我用手推开她，这对她来说未免太奇怪了，她立刻在我旁边坐下。

"是这样，我决心付这么多钱，是因为机会难得。要是再卖出去，可以卖两万法郎。"

"我相信，我相信。是两匹很好的马。你现在出门很体面了。是有用的东西。够了，别再说了。"

"那你生气吗？"

"生什么气呢？你为自己储备一些必需之用，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些东西你今后都有用场。我知道，你的确需要这样站稳脚跟，否则是赚不了大钱的。我们这十万法郎只不过是开

① 法国游艺场所的下流舞蹈。

始，大海中之一滴罢了。”

布朗歇万没料到我会做这样一番议论（而不是喊叫和斥责），简直像从空中落到了地上。

“原来你……原来你是这样的人！Mais tu as de l'esprit pour comprendre! Sais-tu，mon garçon，[①] 虽然你只是个家庭教师，可你本该生来做王子的！这么说，你并不可惜我们的钱很快就会光？”

“才不可惜，愈快愈好！”

“Mais…sais-tu…mais dis donc，难道你很有钱吗？Mais sais-tu，你未免太看轻钱了。Qu'est-ce que tu feras après，dis donc?”[②]

“Après[③] 我去洪堡，再赢它个十万法郎。”

“Oui，oui，c'est ça，c'est magnifique![④] 我知道，你一定会赢，然后把钱带到这里来。Dis donc，我会真的爱上你的！Eh bien，既然你是这样一个人，我会永远爱你，绝不会对你做一次亏心事。这一段时间我虽然没有爱你，parce que je croyais，que tu n'est qu'un outchitel（quelque chose comme un laquais，n'est-ce pas?）…但我对你还是忠实的，parce que je suis bonne fille。”[⑤]

“呸！你撒谎！你和阿尔贝特，和那个黑皮肤的小军官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上次没看见？”

---

① 法文：原来你相当聪明，很明白事理，我的孩子。
② 法文：可是你知道……你知道……你说，你今后怎么办呢？
③ 法文：今后。
④ 法文：对，对，这真了不起！
⑤ 法文：你如果这样……好……那是因为我觉得你不过是个家庭教师（是个类似跟班的人，不是吗？）……因为我是个好姑娘。

"Oh, oh, mais tu es..."[1]

"呸！撒谎，你撒谎。不过，你以为我会生气吗？我才不在乎；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2] 他既然是在我之前，你又爱他，你当然不能把他赶走。不过，你可别给他钱，听见吗?"

"你对这件事也不生气?"她欣喜若狂地叫出声来。"Mais tu es un vrai philosophe, sais, tu? Un vrai philosophe! Eh bien, je t'aimerai, je t'aimerai, tu verras, tu seras content!"[3]

的确。从那以后她对我甚至好像真的有了好感，甚至很友好，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十天就这样过去了。她所答应过的叫我"大开眼界"固然并没实现，但在某些方面她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此外，她介绍我认识了 Hortense，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极为出色的女人，在我们的圈子里被称为 Thérèsephilosophe[4] 哩……

不过，关于这一切都不必多费笔墨了。它可以单独成篇，有特殊的色彩，但我不想把它插到这个故事中来。当时的情况是我千方百计巴望那一切都尽快了结。但正如我上面所说，我们那十万法郎几乎一个月才花完，我对此着实感到奇怪。Blanche 至少用了八万来给她自己购置各种衣物，所以我们的开销绝不会超过二万，但也够了。Blanche 到最后对我也几乎开诚布公（至少在有些事上不对我撒谎），她对我说，无论如何她所不得不借的债不会落在我头上。她对我说："我可怜你，

---

① 法文：哦，哦，可你……

② 法文：人年轻的时候才会为这种事发疯。

③ 法文：你是个真正的哲学家，知道吗？真正的哲学家！我会爱你的，爱你，等着吧，你会满意的！

④ 法文：哲学家泰蕾兹。按：她是一部匿名作家写的色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没让你在各种账单和期票上签字。换上别的女人一定会这样做，把你送进监狱。你看看，你看看，我是多么爱你，我心肠有多好！光这该死的婚礼一项花了我多少钱哪！"

我们确实举办过婚礼。那是在我的一个月生活结束的时候，大概在这上面花去了我十万法郎中所剩下的最后几文。事情就此结束，也就是说，我们那一个月的生活以此告终，以后我就正式退出舞台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巴黎住下一星期后将军来了。他一来就找 Blanche，而且几乎从第一次拜访起就留在我们这里。不过他在某处还另有自己的住室。Blanche 高高兴兴，尖声大笑地欢迎他，甚至跑过去拥抱他。到头来她反倒不放他走，并要他处处跟着她：无论是在林荫道上散步还是骑马兜风，是看戏还是访友。将军在这上面能派上用场：他相当有派头而且体面，身材算得上修长，连鬓胡子和髭须都染过（他曾在胸甲骑兵部队中服役），脸上虽然肌肉有些松弛，但还很漂亮。他有第一流的举止，燕尾服穿得很潇洒。在巴黎他开始佩带上自己的勋章。和这种人物在林荫道上散步，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相当值得。善良而糊涂的将军满意之极，他到巴黎后立即来访问我们时，完全没有指望得到这种礼遇。他当时战战兢兢，唯恐 Blanche 会喊将起来，叫人把他赶走。因此，当事情发生如此转机时，他简直手舞足蹈了，整整一个月都在某种神智不清而又欣喜若狂的状态中度过。我后来离开他时他就是这种样子。关于我们突然离开卢列坚堡后他的详细情况，我是到此地之后才得知的。那天早上他似乎发作了某种病，毫无知觉地跌倒了。此后整整一星期内如同疯子一般，总是喃喃不止地谈话。人们为他治病，但他忽然扔下一切，坐上火车，到巴黎来了。不言而喻，Blanche 的接待对他

来说是最好的良药。不过，虽然他一直兴高采烈，但有病的征兆长时间都保留着。他已完全不能思考，甚至也不能进行多少严肃点的谈话，在这种时候他只能句句话都哼一声"嗯"和点点头，如此而已。他经常笑，但这是一种神经质的、病态的笑，似乎无法止住。有时他又接连几小时紧皱浓眉，坐在那里阴沉着脸，像黑夜一般。许多事情他都记不起来，精神恍惚到了惊人的程度，并有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只有 Blanche 能使他有生气。如果他待在角落里闷声不响，阴郁不欢，这就意味着他很久没看见 Blanche，或是 Blanche 外出没带他同行，或是在走之前未对他温存一番。在这种时候，他自己也说不出他想要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郁郁寡欢。他这样坐上一两个小时（这种情况我见过两次，那时 Blanche 小姐出去了一整天，大概是去阿尔贝特处），忽然开始环顾四周，东转西转，努力想记起什么事，又像是要找寻某个人，但结果什么事也没记起，什么人也没看见，于是重又陷入昏昏然的状态，直到 Blanche 忽然露面为止。这时 Blanche 总是高兴活泼的样子，她脱下衣服，发出响亮的笑声。她跑到他跟前，拉扯着他，甚至还吻他，不过他很少得到这种恩泽。有一次将军见到她时高兴得泪流满面，令我都惊讶不止。

从他在我们这里露面一开始，Blanche 立即在我面前充当他的辩护人。她甚至花言巧语地提醒我，她之所以负心于将军是因为我，她本来几乎是他的未婚妻，对他许诺过；而且正是因为她，将军才背弃了家庭。最后她竟说，既然我曾在他那里供职，应该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我应感到羞耻……我一直沉默不语，她却喋喋不休地没完没了。最后我大笑开来，到此她才住口。起初她以为我是傻瓜，后来则安于认为我是个守规矩的好人。总之，我终于有幸完全赢得了这位体面女子的青睐

(Blanche 也的确是个心肠极好的姑娘，当然，她有她的好法，我最初可没赏识她这一点)。她后来多次对我说：“你是个聪明、善良的人，不过……不过……唯一的遗憾是你太傻了！你是什么也赚不到手的！”

“Un vrai russe，un calmouk!”[1] 她好几次派我去陪将军在街上散步，就像派一个仆人去领哈巴狗溜达一样。我则领他去戏院，上餐馆，逛 Bal-Mabile[2]。Blanche 为这些事总是要给钱的，虽然将军自己有钱，而且特别喜欢在人面前掏出钱包来。有一次我几乎不得不用强力来阻止他买一枚价值七百法郎的胸针，他在帕列罗亚尔珠宝店里看中了这件东西，非要送给 Blanche 不可。其实，她要一枚值七百法郎的胸针有什么用？而将军自己的钱总共也不到一千法郎。我永远也无从得知他的钱从何而来。我估计是阿斯特列先生给的，正是他为他们付清了欠旅馆的账目。至于将军在此期间如何看待我，我觉得他都没想过我与 Blanche 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固然隐约耳闻我赢了一大笔钱，但大概以为我是 Blanche 的私人秘书之类的人物，或者可能就是个仆人。至少他对我说起话来还总是和原来一样高高在上，俨然一位长官，有时甚至还要责备我一番。有一天早晨在我们这里喝咖啡时，他让我和 Blanche 笑得前仰后翻。他本来完全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这次却忽然对我生气了，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都不明白。当然，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总之，他语无伦次、à bâtons-rompus[3] 又叫又喊，说我是个毛孩子，他要好好教训教训我……要让我明白……如此等等。但

① 法文：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一个卡尔梅克人。
② 法文：马比勒舞会。
③ 法文：颠三倒四地。

谁都什么也没听懂。Blanche 笑个不停。后来终于让他安静下来，人家领他散步去了。我多次发现，他变得悲伤起来，好像因为某个人和某件事而惋惜遗憾，好像在想念什么人，甚至 Blanche 在场时也是如此。他在这种时刻曾有两次要和我谈话，但总是什么都说不清楚。他回忆自己的公职、亡妻、家业和田庄。有时他想到一个字眼，于是高兴得很，整天重复不下一百次，虽然这个字根本不表示他的感情，也不表示他的思想。我试着和他谈起他的孩子，他总是和原来那样匆匆忙忙地说："对，对！孩子，孩子！你说得对，孩子！"这样敷衍过去，然后赶快转到别的话题。只有一次我们去剧院时，他动了感情，忽然说："唉，他们是不幸的孩子！对，先生，他们是不——幸——的孩子！"后来这个晚上他还重复说了几次：不幸的孩子们！有一次我谈起波琳娜，他竟勃然大怒。"这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他叫着说，"她心肠狠毒，忘恩负义！她使全家都丢了丑！如果这里有法律，我一定要狠狠治治她！是，就是这样！"至于德·格里叶，他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受不了。"他毁了我，"他说，"他偷光了我的钱财，宰杀了我的性命！整整这两年他对我简直是一场噩梦！接连好几个月我天天晚上都梦见他！这个……这个……哦，永远别对我说他吧！"

我看他和 Blanche 之间似乎在谈论什么事，但我一同往常，缄口不言。是 Blanche 自己先对我宣布的，一星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她对我喋喋不休地说："Il a de la chance, babouchka[①]现在确实有病，肯定要死了。阿斯特列先生拍来了电报。你得承认，他终究是她的继承人。即使不是，他也不会坏事。第一，

① 法文：他很走运，祖母……

他自己有份养老金；第二，他将住在边房里，而且会很幸福。我将是 ‘madame la générale’[①]。进入上等人的圈子（这是 Blanche 始终梦寐以求的），然后我将成为俄国的女地主，j'aurai un château, des moujiks, et puis j'aurai toujours mon million。”[②]

“嗯，可是如果他吃起醋来，要求你……天晓得他会要求什么？你明白吗？”

“哎不，non，non，non！[③] 他绝不敢！我已准备好了对策，你别担心。我已叫他签了几张付给阿尔贝特的期票。他只要稍微闹点什么，马上就会受到惩罚。再说他也不敢！”

“好吧，那你就嫁给他吧……”

婚礼举办得并未特事铺张，而是家庭式地，不加声张地。邀请的客人中有阿尔贝特和几个亲近的朋友。Hortense，Cléopâtre 及其他一些人均被坚决排除。新郎对自己的地位兴奋异常。布朗歇亲自为他系领带，抹发油，他穿上燕尾服和白背心，看上去 très comme il faut。[④]

“Il est pourtant très comme il faut，”[⑤] Blanche 从将军的房间出来后，亲口对我说，似乎将军 très comme il faut 的想法使她本人都吃了一惊。我是作为一个懒散的观众来参加全部过程，很少去过问详情，因此当时许多情形都忘了。我只记得原来 Blanche 根本不姓 de Cominges，她母亲也不是 veuve Cominges，而是姓 du-Placet[⑥]，至于为什么她俩在此之前一直

① 法文：将军夫人。
② 法文：我将有一座城堡，农民，到头来也会有我的百万家产的。
③ 法文：不，不，不！
④ 法文：非常体面。
⑤ 法文：不过，他还是很体面的。
⑥ 法文：杜-普拉塞。

姓 de Cominges，我也不得而知。但将军对此也十分满意，甚至还更喜欢这个姓。举行婚礼的那天，一大早他就衣冠楚楚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表情异常严肃而又神气地自言自语说："Mademoiselle Blanche du－Placet！Blanche du－Placet Du－Placet！布朗歇·杜-普拉塞小姐……"脸上露出某种扬扬自得之色。在教堂里，在市长和自己家里的便宴上，他不仅春风满面，兴高采烈，而且还飘飘然起来。这两个人都发生了某种变化。Blanche 看上去也特别有身份。

"从今以后我的举止应该完全不同，"她特别郑重其事地说，"mais vois-tu，我没想到这么一件叫人讨厌的事：我至今都记不住我现在的俄国姓：扎戈梁斯基，扎戈济安斯基，madame la générale de Sago-Sago，ces diables des noms russes，enfin madame la générale à quatorze consonnes！Comme c'est agréable，n'est-ce pas?"①

我们终于分手了。布朗歇，这个蠢 Blanche 和我告别时居然淌了眼泪。她悲悲凄凄地说："Tu étais bon enfant. Je te croyais bête et tu en avais l'air,② 不过，这样子对你很合适。"她已经和我最后握一握手道别了，但忽然叫了一声："Atten ds!"并跑进房间去，三分钟后她出来带给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我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这对你有用处。你可能是个很有学问的 outchitel，可却是个蠢得可怕的人。我决不给你比两千法郎更多的钱，因为你反正会输掉。好了，再见吧！Nous serons toujours bons amis. 如果你又赢钱的话，一定到我

① 法文：可是你瞧……萨戈-萨戈将军夫人，这些该死的俄国名字，整整有十四个元音！也够开心的，是吗？

② 法文：你是个好孩子！我以为你很蠢，你也装着傻瓜样子。

这里来，et tu seras heureux!"①

我自己还剩约五百法郎之数。此外，还有一只价值一千法郎的贵重表，有钻石袖扣和其他一些杂物，这样还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不必为任何事操心。我故意留在这个小城，好养精蓄锐，而主要的是等阿斯特列先生。我已打听到确切的消息，他将路过此地，并因事做一天一夜逗留。我将向他了解一切……然后就直接去洪堡。卢列坚堡我是不去了，要去也是明年。真的，据说接连两次在同张赌台上碰运气不是个好兆头，而在洪堡正好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赌博。

---

① 法文：等等！……教师……我们将永远是朋友……你一定会幸福的！

第十七章

已经一年又八个月我没有看这些笔记了，现在，由于悲伤和痛苦，我忽然想自我排解，才偶然又拿出来重读。原来我是在要去洪堡的时候搁笔的。我的上帝！两相比较，我写那最后几行时的心情是多么轻松啊！不，岂止是轻松，而是多么自信，满怀多么不可动摇的希望啊！我当初对自己可曾有过半点怀疑？如今一年半多的时间已经过去，而我的处境在我看来连乞丐都不如！乞丐算什么！行乞又有什么了不起？我硬是毁掉了我自己！不过，几乎没什么可以拿来和我相比，也不必自己教训自己！在这种时刻最荒唐的事莫过于讲道学了！哼，那些心满意足的先生们，那些饶舌家们现在该摆出一副多么骄傲自得的神气来高谈为人处世之道！如果他们知道，我对自己目前处境的可鄙有何等充分的体会，他们是不好意思开口来教训我的。哼，他们能说出什么比我自己知道的更新鲜的东西来呢？何况这难道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只要轮子一转，事情就会全部改观，同样还是这些道学家们会头一批（我对此确信不疑）来向我友好地、戏谑地祝贺。这才是关键所在。人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见我就转过脸去。算了，让所有这些人见鬼去吧！我现在算个什么呢？Zéro. 明天能成什么？明天我可能死而复生，

重新开始生活！我还能重新做人，还没有全完哩！

我那时确实上洪堡去了，但……后来又去了卢列坚堡，去了斯巴，还去了巴登。我去巴登是作为金采参赞的侍从去的，此人是个坏蛋，是我原来在此地时的老爷。是的，我当过仆人，当了整整五个月！那是紧接我出狱以后的事。（我在卢列坚堡为一笔债务坐过牢，被一位不知名的人赎保出来。此人是谁？阿斯特列先生？波琳娜？不知道，但偿还了债务，总共二百塔勒，我于是获释了。）那时我有什么去处？只好投奔这位金采了。他是个年轻的浪子，生性懒散，而我会用三种语言说和写。最初我在那里任秘书之类的职务，每月得三十盾。但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仆人。他没有钱支付一个秘书的薪俸，因此减少了我的薪俸。我无处可去，就留下来，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仆人。我在他那里当差时，省吃俭用，五个月积攒了七十盾。在巴登时，一天晚上我对他宣告要和他分手。当夜我即去赌轮盘赌。啊，我的心跳得多么激烈！不，我并不是视金钱如此珍贵！当时我只想让所有这些金采之流，所有这些旅馆仆役的领班，巴登所有这些雍容华贵的妇人，到明天都说起我，讲述我的故事，对我惊叹，赞赏，并拜倒在我的金钱面前。这都是幻想和打算，不过……谁知道呢？也许如果我遇到了波琳娜，告诉她，她就会看见，我能战胜命运的种种荒唐的摆布……啊，我所珍贵的绝不是金钱！我相信，我还会把它们掷给一个 Blanche 之类的女人，还会在巴黎生活三星期，出入乘坐价值一万六千法郎一对的良马套的专用马车。我知道，我不是个吝啬的人。我甚至还觉得我挥霍无度。然而当我听着庄家喊出 trente et un，rouge，impaire et passe 或 quatre，noir，pair

et manque[①] 时，我是多么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啊！我如此贪婪地盯着撒满了赌台的路易、腓特列金币和塔勒，盯着庄家用耙子耙成一堆堆像火一样闪亮的金币或轮子周围达一俄尺长的一排排银币。当我走近赌场，在相隔两个房间之外就听见金币银币撒落的叮当声时，我几乎都要痉挛发作了。

我把自己这七十盾带到赌台上的那个夜晚也是令人难忘的。我以十盾的赌注，并且还是从 passe 开始。我对 passe 有一种偏爱，但是输了。还剩六十盾银币。我略想了片刻，转而押 zéro，每次下五盾。从第三次开始，zéro 忽然出现，我得了一百七十五盾，高兴得几乎晕倒，连赢了十万盾时都未曾如此。我立刻在 rouge 上押一百盾，赢了。把二百盾全押在 rouge 上，又赢了。然后又把所有的四百盾押 noir，赢了。以八百盾押 manque，赢了。连同原来的赌本，我有了一千七百盾，这都是五分钟不到的时间以内的事！真的，在这种时刻，是会把以往的一切失败都忘在九霄云外的！这是我冒着比丧失生命更大的危险而得到的，我敢于冒险，所以我又有资格跻身于人的行列了！

我租下一间房间，关起房门数点钞票，一直数到深夜三点。早上一觉醒来，已不是仆人之身了。我决定当日去洪堡，我在那里未当过仆人，也未入过狱。开车前半小时我又去赌了两注，只有两注，却输掉一千五百弗罗林。但我终归还是来了洪堡，至今已一个月了……

我当然一直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每次赌的数目都非常小，总是在等待，计算。我整天站在赌台旁观察别人赌，连做梦都梦见赌，同时我又觉得我好像身陷泥潭，身心麻木了。我

① 法文：三十一、红色、单数、超额……四、黑色、双数、缺额。

是根据自己与阿斯特列先生相遇时的感受这样说的。我与他从那时起未曾见过，此次相见是不期而遇。经过是这样的：我在花园里边走边计算，我如今几乎囊空如洗，手中只剩下五十盾，但前天已结清在旅馆的账目。我还有可能去赌最后一次轮盘，如果能多少赢钱，可以继续赌下去；如果输掉，则又要去当仆人，除非能马上找到需要家庭教师的俄国人。我完全沉浸于这些想法中，并像每天散步时那样，穿过公园和林子，步入另一个亲王的领地。我有时会这样一走出去就是三四个钟点，然后又饿又累地回到洪堡。这一次我刚从花园步入公园，忽然看见在一条长凳上坐着阿斯特列先生，他先看见我，并叫了一声。我在他身旁坐下。但我已看出他身上有某种架子，顿时便收敛了自己的高兴心情，本来我真会对他表现出欣喜若狂的。

"原来您是在此地！我本来就想会见到您，"他对我说，"您不必费神对我讲什么。我知道，我全都知道。您这一年八个月来的生活我都了解。"

"啊！您竟如此关切您的老朋友哩！"我回答说，"您能不忘旧情，这当然是值得嘉许的事……且慢，您使我想起，当我在卢列坚堡因二百盾债务入狱时，莫非是您赎我获释吗？那时我只知道是一位匿名的人赎了我。"

"不，不是。我并没有为您因二百盾债务在卢列坚堡入狱而付赎金，但我知道您因二百盾债务坐牢的事。"

"这么说，您总知道是谁把我赎出的？"

"不，我不能说我知道是谁赎出了您。"

"真是怪事。我们俄国人中无人认识我，而且此地的俄国人也未必会赎我出来。只有在我们俄国，正教徒会赎正教徒。我还一直以为是某个古怪的英国人出于怪脾气这么做的哩。"

阿斯特列先生听我说话时流露出几分惊诧的神情。看来，

他本来以为我会是垂头丧气、一蹶不振的样子。

“不过，看见您完全保留了您精神上的独立性，甚至还是那样快活，我非常高兴。”他这样说着，但表情却显得相当不快。

“也就是说，您内心为我没有完全垮掉和卑躬屈膝而懊恼万分吧。”我笑着说。

他没有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等明白之后，他笑了。

“我很喜欢您的这番话。从中我看出您还是原来我那位聪明、兴高采烈而又放浪形骸的老朋友。只有俄国人身上能在同一个时间内有如此矛盾的品性。的确，人总是乐于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友谊多半也建立在这种卑躬屈膝上。这是所有聪明人都知道的古老的真理。但现在，我向您保证，我见您没有垂头丧气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请您告诉我，您打算戒赌吗？”

“唉，见它的鬼去吧！我马上就戒掉，只要……”

“只要马上能赢回来，是吗？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您不必往下说，我知道。您这是无意中吐露的，因此，也是真话。请问，除了赌博以外，您什么别的事也不做吗？”

“是，什么也不做……”

他考问起我来。我一无所知，我几乎从来不看报，这一段时间以来没有翻开过一本书。

“您已经麻木不仁了，”他说，“您不仅放弃了生活，放弃了个人和公共的利益，放弃了作为公民和人的义务，背弃了朋友（而您原是有朋友的），您不仅放弃了除赢钱以外的任何目的，您甚至都放弃了自己的回忆。我还记得您血气方刚、生气勃勃的那个时候。但我确信，您已把当初一切最美好的印象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您现在的全部幻想，您的最最实在的愿望，

也不过是 pair 和 impair、rouge、noir 十二个中间数字，如此之类而已，我确信如此！”

“够了，阿斯特列先生，请您，请您……不要提起这些事吧，”我心烦意乱地、几乎是恼怒地叫了起来，“告诉您吧，我什么都没有忘记。我只不过是暂时把这一切，甚至包括回忆，都置诸脑后，直到我根本改变我的处境之日为止。到那时……到那时您将看见我会死而复生的！”

“十年之后您还会留在此地，”他说，“我可以和您打赌，只要我还活着，我还能在这条长凳上和您重新回忆起今天。”

“算了吧，够了，”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为了向您证明，对过去的事我并非如此健忘，请允许我打听一下：波琳娜小姐现在哪里？如果不是您出赎金保了我，那么肯定就是她。从那时起我对她音信全无了。”

“不，才不是！我不认为是她赎了您。她现在在瑞士，如果您不再对我问起波琳娜小姐，将是您对我的一大恩惠。”他坚决、甚至气愤地说。

“这么说来，连您也被她伤得很厉害了！”我不由自主地笑了。

“波琳娜小姐是一切最值得尊敬的人中最美好的一个。但我要对您再说一遍，您如不再对我问起她来，将是对我的一大恩惠。您从来不了解她，并且我认为从您口中说出她的名字是对我的道德感情的侮辱。”

“原来如此！可是您这话不对；除了她以外，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们的一切回忆都和她有关。不过，您不必担心，我不需要知道你们的任何隐私内情……我感兴趣的只是波琳娜小姐目前的表面情况，纯粹表面的情况。这只要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

“好吧，不过就以这一两句话为限。波琳娜小姐病了很久，现在仍在病中。她曾经和我母亲、妹妹在英国北部小住。半年以前，她的祖母，您记得吧，就是那个疯女人，死了。留给她七千镑财产。现在波琳娜小姐和我已经出嫁的妹妹一家在旅行。她弟弟和妹妹也由于祖母的遗嘱而得到保障，现在在伦敦读书。将军，她的继父，一月以前在巴黎中风死去。Mademoiselle Blanche 待他很好，不过她把他从祖母那里得来的一切都转到了自己名下……好像就是这些了。”

“德·格里叶呢？他是否也在瑞士旅行？”

“不，德·格里叶不在瑞士旅行。我也不知他在哪里。此外，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您，请您不要做类似的旁敲侧击和不高尚的对比，否则，您我之间会发生纠纷的。”

“什么？就连我们之间原来的友谊也不顾了吗？”

“是的，不顾。”

“那我向您赔一千个不是了，阿斯特列先生。不过，恕我冒昧，这里并无任何屈辱和不高尚之处；我对波琳娜小姐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再说，一个法国人和一位俄国小姐，一般说来，阿斯特列先生，这种配比，是非您我所能解决或彻底弄懂的。”

“如果您不把德·格里叶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名字并提，我倒想请您解释，您这‘一个法国人和一位俄国小姐’的说法是指什么？这种‘配比’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正好是一个法国人，而又一定是一位俄国小姐呢？”

“看，您到底也感兴趣了。不过，阿斯特列先生，这可说来话长。需要先了解许多东西。不过，这个问题虽然乍看起来相当可笑，但却十分重要。阿斯特列先生，一个法国人——这是一个完整的、漂亮的形式。您作为一个英国人，可以不同意

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俄国人，即便是出于忌妒心吧，也不同意这一点。但我们的小姐们却可能持另一种意见。您可能认为拉辛[1]是装腔作势、奇形怪状和油头粉面的人，而他的作品您大概连读都不愿读。我也觉得他装腔作势、奇形怪状和油头粉面，从某一个观点看，甚至滑稽可笑。但是，阿斯特列先生，他还是有他的妙处，而且主要的，不管您我愿意与否，他都是个伟大的诗人。法国人，也就是巴黎人的民族形式，在我们还是半熊半人状态的时候就已经精雅备至了。革命继承了贵族的遗产。现在一个最最庸俗不堪的法国人都可能具有外表极为精雅的风度、举止、谈吐、甚至思想，虽然无论就其主动性、就其灵魂和心灵而言，他都与这一外表毫不相干。这一切他们都是得之于祖传。不言而喻，他们事实上可能是最最空虚、无聊的人。但是，阿斯特列先生，我现在要告诉您，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一个善良、聪明和不过分装腔作势的俄国少女更轻信和更坦率了。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出来充当某种角色的德·格里叶赢得这种少女的心是轻而易举的。他有精雅的外表，阿斯特列先生，而少女则把这个外表当成了他的灵魂，当成他的灵魂和内心的自然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把它看成得自祖传的外衣。您一定十分不愉快，但我应当对您直说，英国人大多数都举止生硬，缺乏风雅，而俄国人对美十分敏感，并且都趋之若狂。但要能识别心灵的美和个性的不同凡俗，却需要比俄国女人，尤其是比俄国的小姐们更加独立和更加自由得多得多，至少也要更有经验才行。可波琳娜小姐呢？——请原谅我，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了，——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决断，抛开德·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古典主义有严格的规范和法则，所以说他“装腔作势”等等。

格里叶这个卑鄙之徒而取您。她会赏识您，成为您的朋友，向您敞开全部心怀，但在这颗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总还是那个可恶的坏蛋，卑鄙而渺小的高利贷者德·格里叶。即便是仅仅出于固执和自尊心都会如此。因为不久以前，这个德·格里叶在她心中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侯爵、心灰意懒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已经破产（似乎如此），却乐于资助她的家庭和轻浮的将军。所有这些花招后来才被揭穿，但揭穿也没什么。您现在还是给她一个原来的德·格里叶吧！这才是她所需要的。她愈是憎恨眼前的德·格里叶，就愈是思念原来那个，尽管原来的那个德·格里叶只不过存在于她的想象中罢了。您是制糖商吧，阿斯特列先生？”

“对，我在著名的洛维康勃制糖公司中有股份。”

“您瞧，阿斯特列先生，您一方面是制糖商，另一方面又是阿波罗·别维杰尔斯基，这二者之间可不大协调。而我呢？连制糖商都不是，只不过是轮盘赌场里的小赌徒，甚至还当过仆人。大概波琳娜小姐也知道，因为她好像有很能干的耳目哩。”

“您现在满腔怨恨，所以才说出这一番胡言乱语，”阿斯特列先生想了片刻之后冷静地说，“除此之外，您的话里也毫无独到的新意。”

“我同意！不过，我的高尚的朋友，我的一切指责无论多么陈旧，多么无聊，多么滑稽可笑，但终究是真理！您我二人之间终究也未能得到什么结果！”

“这是卑鄙的胡说……因为，因为……我告诉您吧！”阿斯特列先生声音颤抖，两眼闪着亮光说，“我告诉您吧，您这个忘恩负义和不识抬举、渺小而又不幸的人，我是受她之托而专门来洪堡的，来的目的就是要见到您，和您做一次诚恳的长

谈，然后把您的一切转告给她，您的感情、思想、希望和……回忆！”

“真的！真的吗？”我失声喊了出来，而且泪如泉涌。我怎么也不能止住自己的眼泪，这好像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真的，不幸的人，她爱过您，我可以对您透露这一点，因为您反正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不仅如此，即使我告诉您，她至今都还爱着您，您照样也还是会留在此地！是的，您毁掉了自己。您颇有才能，性格活泼，品性也不坏。您本来甚至还能有益于您的祖国，她是非常需要人才的，但您会留在此地，您的一生也因此断送。我不责备您。在我看来，所有的俄国人都是如此，或者是乐于如此。如果不是沉溺于轮盘赌，就是其他某种类似的东西，极少有例外的情形。到如今您都还是个正派人，所以宁肯去做仆人，而不愿行窃……但我不敢设想，将来会是什么结局。够了，再见吧！您当然需要钱吧？这是我给您的十个路易，更多我也不给，因为您反正会拿去输掉的。收下，再见吧！请收下呀！”

“不，阿斯特列先生，在您说了这一番话之后……”

“拿——去——吧！”他喊道，“我相信您还是个高尚的人，对您的赠与也是把您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如果我能有把握，您现在能立刻抛弃赌博、洪堡而回到您的祖国去，我愿意立刻给您一千镑作为您进行新事业的开始。但正因为现在对您来说，一千镑也罢，十路易也罢，反正都一样要输掉，所以我不给您一千磅，只给十路易。收下，再见吧。”

“您若是愿意以拥抱来告别，我就收下。”

“啊，我很高兴这样做！”

我们真诚地相互拥抱，阿斯特列先生走了。

不，他的话是错的！如果我说波琳娜和德·格里叶的话尖

刻而愚蠢，则他对俄国人的断语未免同样尖刻和仓促。我并不是说我自己。不过……不过，如今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这都是一派空话而已，而现在需要的是行动！现在最主要是行动！现在最主要是瑞士！明天就去，啊，如果能明天就动身的话！重新振作和再生。要向他们证明……让波琳娜也知道，我还能成为一个人。只要……不过，现在已经晚了，可是明天……啊，我有一个预感，肯定会是这样！我现在有十五个路易，而我曾经从十五盾开始哩！如果小心翼翼地开始……难道，难道我真是个三岁小孩子不成？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我已是不可救药的人吗？但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死而复生？对！人生中只要有一次能精打细算和耐心等待——就会有一切！只要有一次沉住气，我就能在一小时之内扭转我的命运！关键是要沉住气。只要回想一下七个月以前我在卢列坚堡那次彻底输光以前遇到的类似情景就行了。啊，那是一次要有决心的好例子：我那时全都输光了，全输光了……我走出游艺场，一看，背心口袋里还有一个盾。我想："这么说，还有钱吃顿午饭！"但走了一百步，改变了主意，又回去了。我把这个盾押在 manque 上（那次是押的 manque），的确，真是把最后一个盾押在赌台上！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走出游艺场时口袋里有了一百七十盾。这是事实！这就是最后一个盾有时所起的作用！如果我那时灰心丧气不敢毅然一掷，又该如何呢？……

明天，一切都将在明天了结！

刘宗次 译

永远的丈夫

一　韦利恰尼诺夫

夏天到了，可是韦利恰尼诺夫却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彼得堡，他的俄国南方之行泡汤了，而那件案子竟看不到何日是个了局。这个案件，也就是领地之争，竟每况愈下，愈打愈败兴。还在三个月以前，本案看去还极不复杂，几乎无可争议；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忽然全变了。“而且，总而言之，一切愈变愈坏了！”韦利恰尼诺夫幸灾乐祸地开始常常在心中反复叨咕这句话。他聘用了一名精明强干但费用昂贵的名律师，他不在乎多花几个钱；但是由于他不耐烦和生性多疑，竟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亲自阅读和书写公文（可是他写的公文却被那位律师全盘报废），奔走于大小衙门，查询资料，大概碍手碍脚，很帮了一些倒忙；起码那位律师对此很有意见，撵他快走，催他到别墅去。但是甚至对去别墅，他考虑再三，也决定不去了。尘土飞扬，气候闷热，再加上刺激神经的彼得堡白夜，——留在彼得堡，他能享受到的就是这些。他的寓所就坐落在大剧院[①] 附近的某地，是他不久前租下来的，也不称心。

---

① 指彼得堡大剧院，坐落在彼得堡剧院广场，建于1783年，于1889—1892年拆毁，此处现为彼得堡音乐学院。

“一切都不称心!”他满心抑郁，与日俱增；但是他心头感到压抑，则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饱经沧桑、见多识广、很阔气过一番的人，已经很不年轻了，大约三十八岁，甚至三十九岁了，而这整个“老态”（正如他自己所说）“几乎完全出人意料”地降诸其身；但是他自己也明白，他之步入老态与其说是岁月不饶人，倒不如说是因为历经坎坷；如果说他之渐感心力交瘁，倒不是形诸于外，而是见诸于内。就外表说，他看去依然器宇轩昂。他身材颀长，魁梧结实，一头浅褐色的、浓密的头发，头上以及几乎飘拂到胸前的长髯中没有一根白发或白色的胡须；乍一看，此公略显笨拙而又不修边幅；但是定睛细看，您就会发现这是一位坚定沉着、处事不惊，曾受过上流社会良好教育的绅士。韦利恰尼诺夫的仪表和举止，至今仍从容不迫、豪放果断，甚至显得十分优雅，尽管近年来他渐渐发福了，行动也显得笨拙了。甚至直到今天，他还充满一种上流人士所独具的睥睨一切的自命不凡，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这种自命不凡会达到如此程度，尽管他这人很聪明，有时甚至很有见地，几乎很有教养，无疑也颇有才干。他面容开朗，脸色红润，从前还别具风韵，具有一种女性的柔美，因而常常引起女人的注目；即使现在，一瞥之下，还是有人会说：“好一副健壮的体魄，白里透红!”然而，这个“健美壮实”的人现在却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他两眼大大的，约莫十年前，也曾神采奕奕，蕴含着许多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双眼睛曾经大而有神，欢快活泼，无忧无虑，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和被这双眼睛所吸引。现在他已是小四十的人了，这双眼睛的眼梢处已经爬上了许多细小的皱纹，其中的神采和善良也几乎已经熄灭；相反，却流露出一个并非完全规行矩步、已经活累了的人的犬儒主义和狡猾，最经

常的则是玩世不恭，还有一种他过去所不曾有过的神态：一种哀伤与痛心交织的神态，——一种散射的哀伤，似乎并无目标，却又十分强烈。这哀伤尤其出现在他只身独处、独自一人的时候。说来也怪，这人两年前还爱说爱闹、快快活活、漫不经心，爱讲故事，爱说笑逗哏，可现在却什么也不爱，就爱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待着。他故意杜门不出，与许多古旧断绝往来，其实，即使他现在的金钱状况已彻底崩溃，也大可不必深居简出，与人老死不相往来。不错，这是他的虚荣心在作祟；以他的多疑和虚荣，他见到从前的故旧，是受不了的。但是连他的虚荣心也在孤独中渐渐发生了变化。它不是收敛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开始蜕变成一种特别的、过去所不曾有过的虚荣；有时候他犯这病完全由于其他原因，与过去通常的原因不同，——这原因很突兀，过去根本不可思议，是一种较之过去“更高级”的原因，——“如果可以这样说，如果原因也果真有高低之分的话……”不过这话已是他自己添上去的了。

是的，他已发展到这般地步；他现在正在苦苦思索他过去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的高级原因。他扪心自问并在自己的私心深处把所有这些“原因”统统称之为高级原因，但是对于这些原因（说来也怪），他心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过去，这还从来不曾有过，——不用说，我说的是他内心；噢，在大庭广众之中，又另当别论；他知道得很清楚，一旦时来运转——尽管他的良心已经秘密而又恭而敬之地这么认定，第二天他就会十分泰然地摒弃所有这些“高级原因”，甚至会头一个站出来把这些所谓“原因”视若笑柄，当然他自己是什么也不会承认的。的确是这样，尽管这种兀然独立的想法的某一部分，甚至是很大一部分，不过是他近来从过去左右着他的“低级原因”中剥离出来的。而且现在有多少次，他清早起床，对他自己在

不眠之夜（而近来，他一直患失眠症）所经历的种种思虑和感情窃以为耻！他早就发现，他变得非常多疑，疑心一切，事无巨细，因此他决定尽可能少地信任自己。但是他常常碰到一些事，话又说回来，又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当真存在的。最近以来，有时候，每逢深夜，他的思想与感觉，与一向的思想和感觉相比，几乎全变了，大部分与他上午所想、所感觉到的迥然有别。这使他很惊讶，——为此，他曾去请教一位名医，不错，这人他认识，不用说，这话他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说的。他得到的回答是，每逢夜晚失眠的时候，总之是每逢夜晚，人的思想和感觉发生变化，甚至发生裂变这一事实，在一些“冥思苦想，思绪万千”的人中，乃是一种普遍现象，他还说，在夜晚和失眠的忧郁的影响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毕生信仰也会发生巨变；有时候还会没来由地做出一些十分要命的决定；但是，当然，一切都有一定限度——最后，如果这人深感自己心中发生了这类裂变，因而发展为一种痛苦，那无疑这就会形成一种症状，说明此公已思虑成疾；因此，必须立刻采取某种措施。最好是改变爱走极端的生活方式，改变饮食习惯，或者，甚至于采取外出旅行的办法。自然，服用一些泻药也大有裨益。

韦利恰尼诺夫没有再听下去；但他的病是已经完全确诊了。

“总之，这一切无非有病而已，这整个所谓‘高级’云云，无非是一种病，别无其他！”有时候他在私心深处自我挖苦地感叹道。他很不愿意认同这种看法。

然而，很快，每逢早晨也反复出现过去只有在夜间才出现的事，不过，较之半夜，具有更多的恼怒，更感到愤愤然，而毫无悔恨之意，感到可笑，而没有丝毫的感动。实际上，这不

过是某些越来越经常地浮现在他脑海中（突如其来地，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的往事；这是他过去的生活，早就过去了的生活中的某些往事，不过它们来得很特别。比如说，韦利恰尼诺夫早就抱怨自己记性不好：他常常忘记一些熟人的脸，见了面也不认识，因此这些人对他很生气①；有时候，一本书半年前刚读过，曾几何时，有时候竟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尽管这日甚一日的明显的丧失记忆（他曾为此十分担心），可是关于早就过去的一切，忘了十年、十五年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的一切，——现在，这一切有时候却会突然浮上脑海，而且印象和细节竟这么惊人地准确，倒像他又一次身历其境似的。某些陡地涌上心头的事，他早就忘记，现在竟会突然想起来，单凭这点，他就觉得是个奇迹。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再说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谁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回忆呢？但是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涌上心头的事，现在重新回想起来，观点却全变了，这观点仿佛是什么人硬塞给他似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从前完全不可思议。为什么某些回忆他现在觉得简直就是犯罪呢？问题不仅在于这是他的理智的判决：他的理智是阴暗的、孤僻的、病态的，——这样的理智，说实在的，他也信不过；但是问题竟发展到诅咒，几乎使他声泪俱下，如果说外表上倒也未必，但内心深处却涕泗滂沱，欲哭无声。如果两年前有人对他说，他总有一天会痛哭流涕的，他一定不信！然而，油然出现在他心头的，起先多半不是那些敏感的事，而是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想起了在社交场合的某些挫折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常常发生这类情况。有时候，他连一些亲戚朋友的脸也会忘记，可是对于很早以前发生的事却记得很清楚。——俄编注

和屈辱；比如，他想起他曾遭到“一个阴谋家的诽谤”，因此一家人家从此对他闭门谢客，——再比如，甚至发生在不很久以前，他曾经名副其实地公然受人欺负，可是他却没有提出挑战，要此人决斗，——又比如，有一回，在一些绝顶漂亮的女人的圈子里，有人居然用一首十分俏皮的讽刺短诗使他下不了台，而他居然尴尬地无言以对。甚至还想起了两三件他欠人家的债没有还，诚然，这债也不过区区之数，但是事关名誉，而且又是欠这样一些人的，他跟这些人已不再来往，对他们也不无微词。还有两处产业（每处都十分可观）被他十分愚蠢地挥霍掉了，每想起此事（不过也只是在心情十分恶劣的时候）就使他倍感痛心。但是他很快就想起了那些“高级”的事。

突然，比如说，他“无缘无故”地蓦地想起一个他早就忘记了（而且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的人，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官吏，头发斑白。十分可笑，从前，很早以前，这老人曾被他当众侮辱，但他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出于虚夸：无非是因为他想出了一句可笑的、绝妙的双关语，不能让这句话白白浪费了，这句话曾使他大出风头，后来还传为笑谈。这事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这老人的名字他也想不起来了，虽然发生这事的整个情景立刻十分清晰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他眼前。他清晰地想起，当时这老人曾站出来为自己的女儿辩护，她与他住在一起，徐娘半老，尚未出嫁，因此城里流传着一些关于她的闲言碎语。这老人本来想要站出来挺身作答和生气，但是却忽然当着大家的面号啕大哭起来，因而使全场不禁为之动容。结果大家为了起哄，争先恐后地请他喝香槟，嘻嘻哈哈地笑了个够。韦利恰尼诺夫现在“无缘无故”地想起了这老人如何痛哭，如何像孩子似的用两手捂着脸，他突然觉得，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事。说来也

怪：当时他觉得这一切十分可笑，现在则相反，尤其是用手捂着脸这一细节。后来他又想起，也不过是为了开开玩笑而已，他曾经诽谤过一位小学老师的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而且这诽谤还传到了她丈夫耳朵里。韦利恰尼诺夫很快就离开了这座小城，也不知道这诽谤产生的后果当时是怎么了局的，但是现在他突然开始想象这后果产生的结局，——只有上帝知道他的想象力将会达到什么程度，要不是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位姑娘的话。这事就发生在不久前，时间要近得多。这姑娘是位小家碧玉，他甚至都不喜欢她，说句心里话，对这姑娘他还引以为耻，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跟她生了个孩子，而且就这样把她跟孩子一起抛弃了，当他离开彼得堡的时候，甚至不辞而别（不错，也没工夫）。后来他到处寻找这姑娘，找了整整一年，竟遍寻无着。然而这样的回忆多极了，何止数百件——甚至似乎每想起一件这样的事，又会接二连三地带出一长串别的事。慢慢地、慢慢地，他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

我们已经说过，他的虚荣心竟蜕变成一种特别的虚荣心。我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有时候（不过，这样的时候很少），他竟会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甚至没有自己的马车也不引以为耻，居然安步当车，在各种大小衙门里走来走去，甚至还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偶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老相识中有人在街上遇到他，居然用一种嘲笑的目光把他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或者简直想装出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说真的，当时他还十分傲气，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真的连眉头也没皱一下，而不是仅仅为了做做样子。这情形自然难得一遇，这仅仅发生在忘我和恼怒的时刻，但是他的虚荣心毕竟慢慢、慢慢地开始脱离过去的种种缘由，开始集中在不断浮上他脑海的某个问题上。

“要知道，”他有时候开始讽刺地想到（而他在想到自己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是以讽刺的口吻开始的），“要知道，现在居然有人关心起改造我的道德品质来了，让我进行这些可恶的回忆，妄图使我‘后悔不迭，热泪盈眶’。且由他们，这纯属徒劳！须知，一切都是放空枪，瞎子点灯白费蜡！难道我不是确凿无疑地，比确凿无疑还要确凿无疑地知道，尽管我已到了混账的不惑之年，尽管我痛哭流涕，悔不当初，不断自责，但是我身上却没有一星半点的独立性！要知道，假如明天我又心痒难抓，比如说，再一次机缘凑巧，我又觉得散布流言（说什么那位老师太太似乎接受了我送给她的礼物）对我有利——我肯定会大放厥词，毫不心软，——到后来事情还可能更坏，比头一回还卑鄙下流，因为这一回已经是第二回了，不是头一回。要是那位年轻公爵，他母亲的这根独苗，十一年前给我打断了一条腿的那主儿，胆敢再次侮辱我——那我立刻就找他决斗，让他再装上一条假腿。然而，那不是一些打不响的空子弹吗，搞这种子弹有什么意思呢！真是哪壶水不开偏提哪壶，而我连体体面面地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都不会！”

虽说那位老师太太的事并没有重演，虽然他也没有让任何人装上假腿，但是一想到假如机缘凑巧，他一定会故态复萌，故伎重演，每念及此，有时候……几乎使他痛不欲生。也不总是痛感往事不堪回首；在思虑间歇的时候，也可以出去休息休息，散散心嘛。

韦利恰尼诺夫还真这么做了：他准备在思虑间歇的时候出去散散心，但是，话又说回来，越在彼得堡住下去，心里就越不是滋味。7月快到了。有时候，他恨不得头也不回地撇下这里的一切和这场官司，一走了之，而且说走就走，义无反顾，哪怕去那儿，比如说，去克里米亚都行。但是通常，过了一小

时，他又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嗤之以鼻，甚至哑然失笑："这类糟糕的思前想后，一旦开了头，哪怕到南方也不会偃旗息鼓，既然我多少也是个正派人，那就无须为了摆脱这些思虑而逃跑，再说大可不必嘛。"

"况且何苦逃跑呢，"他伤心地继续发表高论，"这里是如此尘土飞扬，如此闷热，这幢公寓里又到处脏兮兮；在我周旋于其间的这些大小衙门，在所有这些办事人员中间——成天跟耗子似的忙前忙后，成天跟在旧货市场上似的有操不完的心；留在城里的所有这帮人身上，在从早到晚匆匆掠过的所有这些人的脸上，——如此单纯而又公然地表现出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表现出他们朴实而毫无掩饰的厚颜无耻，表现出他们卑微的心胆小如鼠，一副小肚鸡肠，——说真的，要是说句大实话，这里乃是心头抑郁的人的天堂！一切都袒露在外，一切都一清二楚，甚至认为一切都不必遮遮掩掩，就像我们那些住在别墅里或者住在国外矿泉疗养地的太太小姐们一样；由此可见，单凭一切都开诚布公，一切都简单而又普通这两点，就足以使人肃然起敬……不，我哪儿也不去！哪怕在这里粉身碎骨，我也不到任何地方去！……"

二　礼帽上佩有黑纱的先生

那天是7月3日。闷热得叫人受不了。这天对于韦利恰尼诺夫来说真有操不完的心：忙忙叨叨地奔走了一上午，还有一件要事未办，今天晚上一定要去拜访一位用得着的先生，一位精于讼事的五等文官，他住在黑河边的他的别墅里，必须猝不及防地趁他在家的时候逮住他。五时许，韦利恰尼诺夫终于走进了涅瓦大街上靠近警察桥的一家饭馆（这是一家形迹非常可疑的饭馆，不过是一家法国饭馆），坐在自己惯常坐的地方的一张小桌旁，给自己要了一份每天例行的午餐。

他每天吃一份一卢布的午餐，酒钱另算，他认为这是他考虑到自己的境遇不佳，必须量入为出而做的一种牺牲。他一方面感到很惊讶，他怎么能吃这样糟糕的东西，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狼吞虎咽地把一切（直到最后一粒面包屑）一扫而空——而且每回的胃口都很好，倒像在此以前他三天三夜没吃过东西似的。“这似乎是一种病态，”有时候，他注意到自己的胃口这么好，心里叨咕。然而这回他在自己的桌旁坐下时心情却十分恶劣，没好气地把帽子甩到一边，以手支颐，陷入了沉思。如果坐在他身旁吃饭的那人，此刻不知怎么弄脏了桌子，或者侍候他的那名小厮，不是他一开口就听懂他的话，——他

这人一向很有礼貌，如果有必要，也善于傲慢地不动声色，但是如果现在发生这样的事，他一定会像个士官学校的学生那样，破口大骂，说不定还会大打出手。

给他端来了菜汤，他拿起汤匙，但是，还没来得及舀汤，他突然把汤匙摔到桌上，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一个出乎意料的想法猛地浮上他的心头：就在这一刹那（只有上帝知道是怎样的过程），他突然完全想明白了他所以心烦的原因。这是他自己的一种特别的烦恼，近来，已经连续好几天，一直使他心烦意乱，只有上帝知道，竟挥之不去，死气白赖地缠住他不放。现在他才把一切陡地看明白了，而且了如指掌。

“这完全是因为那顶帽子！”他仿佛大彻大悟地喃喃道，“无非是因为那顶该死的圆筒礼帽，还箍了一道服丧用的可恶的黑纱，一切皆由此而起！”

他开始思索——越想越愁眉深锁，越想这“整个事件”在他眼中就越令人惊奇。

“但是……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心中抗议道，连对自己都信不过了。“这里到底有什么正经八百地像个事呢？”

这整个事是这么发生的：差不多在两星期以前（到底怎样，他也记不清了，大概是两星期吧），有一回，他在大街上，在书吏街和市民街的拐角处，遇到了一位礼帽上箍有黑纱的先生。这位先生跟所有人一样，一点儿也没什么特别，他匆匆走了过去，但是他走过去时却十分注意地看了看韦利恰尼诺夫，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立刻引起了韦利恰尼诺夫的注意，觉得分外刺眼。至少，韦利恰尼诺夫觉得，这人的相貌似曾相识。显然，他在某时某地曾经看见过这张脸。“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辈子遇到过的人何止千万——哪能全记住呢！”尽管第一次

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然而他走出二十来步以后，就把这次的不期而遇全忘了。然而，这印象保留了一整天——这印象相当古怪：似乎使人产生一种漫无目标的、特别的敌意。现在，过了两星期，想起这一切还清清楚楚；他也想起，当时他简直不明白，他心中的这股敌意究竟从何而来，——他真不明白，那天整个晚上他的情绪一直十分恶劣，可是他一次也没有因此而联想到上午的这次邂逅。但是这位先生自己却匆匆地使人又想起了他，第二天，在涅瓦大街，他又碰到了韦利恰尼诺夫，而且又似乎有点异样地看了看他。韦利恰尼诺夫啐了口唾沫，但是刚啐完唾沫，他又对自己的啐唾沫感到惊奇。不错，有这么一些相貌，常常会激起他人无对象、无目标的憎恶。“对，我似乎当真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在这次邂逅后已经过了半小时，他若有所思地喃喃道。接着他又在十分恶劣的情绪中度过了整个晚上；甚至夜里还做了噩梦，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想到，他这种新的特别的忧郁，其起因盖因不久前遇到的那个佩戴黑纱的先生，虽然这天晚上他不止一次想到这个人。他偶尔想到“这么一个混账东西”胆敢这么久地盘桓在他的脑海，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如果把自己的心烦意乱全都归因于他，即使他作如是想，他肯定也会觉得这甚至有损他的尊严。两天后，在人群中，在从一艘涅瓦河的轮船上下船时，他俩又相遇了。在这第三次，韦利恰尼诺夫都敢发誓，这个礼帽上箍有黑纱的先生认出了他，这先生裹挟在人群中，被人群挤来挤去，曾挣扎着向他挤过来；甚至似乎还“胆敢”向他伸出手来；也许，甚至还喊了一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不过，叫他名字的时候，他没听清，但是……“不过这混账东西到底是谁呢？如果他当真认识我，如果他当真想过来跟我打招呼，他干吗不挤过来呢?”他恶狠狠地想到，一面坐上出租马车，向斯摩尔尼

修道院[1] 走去。半小时后，他已经在跟自己的律师争论和吵吵闹闹了，但是到了晚上和夜里，他又处在一种十分恶劣而又莫名其妙的烦恼中。“该不是我的肝火太旺了吧?”他一面照镜子，一面怀疑地问自己。

这是第三次相遇。后来，接连五天，他没有遇到过“任何人”，至于那个“浑蛋”，简直杳如黄鹤，没影了。可是与此同时他又会偶尔想起那个礼帽上箍有黑纱的先生。韦利恰尼诺夫略感惊诧地捉住自己的这一想法：“难道我讨厌这个人吗?唔！……想必，他在彼得堡也有许多事情要办，——他戴这黑纱是为了谁呢?他分明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是何许人。这些人干吗要戴黑纱呢?跟他们总仿佛有点不大合适似的……我觉得，如果我走近点，再仔细看一看，肯定能把他认出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开始在他的回忆中蠕动，好像是某个很熟悉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又突然忘记了的词，使劲想又想不起来的词：你对这个词肯定很熟悉——而且也知道这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在绕着这词转；可是绞尽脑汁，还是想不起来！

“这是过去的事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发生在某地……这里曾经……这里曾经……哼，滚他妈的蛋，什么这里曾经不曾经的！……”他突然恶狠狠地叫道，“值得为这混账东西这么作践自己，自寻烦恼吗！……”

他怒不可遏；但是晚上，当他突然想起他不久前也曾经恼怒过，而且也“怒不可遏”的时候，——他又觉得非常不愉快；好像有什么人抓住了他的把柄似的。他感到很尴尬，也很诧异。

---

① 又名复活修道院，在涅瓦河畔，邻近斯摩尔尼贵族女子中学。

"既然我一想起这事……就无缘无故地……大光其火，可见总有原因吧！"他想到这里没有再想下去。

而到第二天他的气更不打一处来，可是这一回他觉得他光火是有道理的，而且光火得非常有理："这样放肆简直闻所未闻"，问题在于，他俩又第四次相遇了。那位佩戴黑纱的先生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又出现了。韦利恰尼诺夫刚巧在街上逮住了那位五品文官和对他有用的先生。韦利恰尼诺夫现在正在到处找他，想出乎意外地哪怕在他的别墅里逮住他，因为这位官吏跟他勉强认识，但是在打这件官司上很有用，然而当时也跟现在一样，就是逮不住他，这人分明躲着他，竭力不与韦利恰尼诺夫见面；韦利恰尼诺夫终于在大街上碰到了他，别提多高兴了，韦利恰尼诺夫跟他并肩走着，谄媚地望着他的眼睛，使出浑身解数，想把这个两鬓斑白的老滑头引到一个题目，引到一个话题，说不定在谈话中他会说漏嘴，出乎意外地甩出一句半句他求之不得的、早就想听到的只言片语来；但是这个两鬓斑白的老滑头城府很深，他用打哈哈，用沉默来搪塞和应付，——正在这个令人煞费心机的节骨眼上，韦利恰尼诺夫的目光突然在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认出了那位礼帽上箍有黑纱的先生。他站在那里，正注视着他们俩；他在监视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好像，甚至在颔首微笑。

"他妈的！"韦利恰尼诺夫怒不可遏，这已经是在他送走那位官吏之后，并且把这次他周旋的不成功统统诿过于这个"无耻之徒"的突然出现，"他妈的，当密探，盯我的梢，是不是！分明在监视我！是不是有人雇他来，而且……而且我敢向上帝起誓，他在耻笑我！我敢向上帝起誓，非狠狠地揍他一顿不可……只可惜，我出来没有带拐棍！我去买拐棍！我跟他没完！这人到底是谁呢？我一定要弄清楚这家伙是谁？"

最后，——在这次（第四次）相遇过了整整三天之后，——我们碰到韦利恰尼诺夫（正如我们所描写的那样）坐在他常去的那家饭馆里，这时候他正六神无主，甚至有点张皇失措。尽管他自尊心很强，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点。当他比较了所有的情况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想通了，他的整个忧郁，他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整个烦恼，他整整两周的心神不宁——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佩有黑纱的先生，“尽管这人渺小而又微不足道”。

“就算我疑神疑鬼吧，”韦利恰尼诺夫想，“因此硬要把苍蝇说成大象，也许，这一切不过是幻想，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我就能轻松点吗？要知道，假如每一个这类浑蛋都能把一个人的五脏六腑翻个过，那岂不是……岂不是……”

果然，在使韦利恰尼诺夫今天如此激动的这一次（第五次）相遇中，这大象几乎是个不折不扣的苍蝇：这先生像过去一样一溜烟地跑了过去，但是这一次已经不再上下左右地打量韦利恰尼诺夫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摆出一副认出他的模样了，——而是相反，低下了眼睛，仿佛很希望别人没注意到他似的。韦利恰尼诺夫转过身来，提高了嗓门，向他叫道：

“喂，说您呢！帽子上箍黑纱的那主儿！现在躲什么呀！站住：您是什么人？”

这问题（还有这整个喊叫）没头没脑的。但是韦利恰尼诺夫明白这道理后，已经叫过了。这位先生对这声喊叫回过头来，站住了一会儿，慌慌张张地微微一笑，想要说什么和做什么，片刻间，显然非常犹豫不决，可突然——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飞跑而去。韦利恰尼诺夫诧异地望着他的背影。

“那怎么办？”他想，“假如真的不是他缠住我不放，而是相反，是我缠住他不放的话，那怎么办呢？全部问题在这儿！”

他用完午餐后，便急忙赶到别墅去找那位官吏。这官吏不在家；底下人回答说，老爷“一早出去后就没回来过，今天半夜两三点钟以前未必能回来，因为老爷留在城里要参加一个人的生日晚会”。这太“可气”了，一怒之下，韦利恰尼诺夫决定赶到那家过生日的人家去，甚至还当真去了；但是半道上想到路太远，因此走了一半就打发马车夫走了，他安步当车，慢条斯理地向回家的路上走去，走向大剧院。他感到需要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为了使激动的神经松弛下来，今天夜里无论如何得好好睡上一觉，尽管他连续失眠；而要睡着，起码要感到累。这样一来，他好容易走到家时已经十点半了，因为这段路很不近，——所以还当真很累。

这间公寓是他在3月份租下的，他自己也幸灾乐祸地、骂骂咧咧地认为这公寓不合格，可是又自己对自己表示歉意，说什么“这一切只能随遇而安”了，他之“滞留”彼得堡乃事出意外，都是因为这场“该死的官司”，——其实，这公寓并不像他自己对它批评的那样，很坏和很不成体统。入口处，大门下，的确有点黑黢黢的，也“蹭得很脏”；但是这套公寓本身，在二楼，由两间大的又高大又明亮的房间组成，二者之间隔着一间光线暗淡的门厅，因此一个房间临街，另一个房间面向院子。在窗户面向院子的那个房间的一侧，还有一间不大的书房，是做卧室用的；可是韦利恰尼诺夫却在这屋里乱七八糟地堆放了不少书籍和公文；他是在两个大房间中窗户临街的那间屋子里睡觉的。他睡在长沙发上。他屋里的家具还颇像样，虽然已经用旧了，此外，甚至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过去丰衣足食的残迹：一些瓷器和青铜制的小摆设，很大的真正的

布哈拉[1] 地毯，甚至还完好地留下了两幅不坏的油画；但是一切都明显地杂乱无章，放得不是地方，甚至还布满灰尘。原来有一名女佣叫佩拉格娅的伺候他，自从她到诺夫戈罗德去探亲，留下他一个人之后，这屋子就成了这模样。一个单身的年轻女用人伺候一个上流社会的光棍男人，而这男人又仍旧想保持绅士的风度，——这个奇怪的事实几乎使韦利恰尼诺夫感到脸红，虽然他对这个佩拉格娅感到很满意。自从他春天租下这套公寓以后，这姑娘就来伺候他，原来她在一个有家属的熟人家干活，可是这家人出国了，于是她就来帮他收拾屋子，把一切搞得井井有条。她走之后，他也就无心再去雇其他女用人了；短期雇一名男仆又不值得，再说他也不喜欢用男的。于是只好做这样的安排：由看门人老婆她妹妹马夫拉每天早晨来收拾一下他的屋子，他出门的时候就把钥匙交给她，可是这个马夫拉简直什么事也不干，钱照拿，似乎还偷东西。但是他已经对这一切都无所谓了，甚至感到很满意，因为他在家里现在完全是一个人了。但是一切都有一定限度——有时候，在某些肝火很旺的时候，他的神经又坚决不同意忍受这整个“令人厌恶的环境”，因此每次回家，他几乎总是厌恶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可是这一回他刚抓紧时间脱下衣服，急忙躺到床上，恼火地决定什么也不想，无论如何要“立刻”睡着。可是说也奇怪，他的脑袋刚一碰到枕头，就立刻睡着了；几乎有一个月了，他还从来不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他睡了三小时左右，但是梦里惊惶不安；他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就像发烧时做的梦那样。似乎他曾经犯了什么罪，隐匿

---

① 城市名，地处中亚，也是过去的国名，称作布哈拉汗国（16—18世纪），现属乌兹别克斯坦。

不报，可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走进一些人，却众口一词地指控他犯了罪。人来得多极了，而且还不断有人进来，因此房门都没法关了，只能让它敞着。但是大家的整个兴趣终于完全集中到一个奇怪的人身上，这人过去跟他很接近，也很熟，但是他已经死了，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突然走进了他的房间。让韦利恰尼诺夫最感到受不了的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他把这人的名字给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只知道过去他曾经很爱他。所有其他进屋的人都等着这人说出一句最要紧的话：到底韦利恰尼诺夫有没有罪，大家都翘首以待。但是这人却不动声色地坐在桌旁，一言不发，也不想说话。吵闹声不绝于耳，恼怒也越来越强烈，突然韦利恰尼诺夫怒不可遏，揍了这人一下，因为他不肯说话，这竟使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他竟会干出这种事来，他感到恐怖，也感到痛苦，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但是正是在这种惊悸中隐含着一种快乐。他怒不可遏，又接连揍了他两三次，他既愤怒又害怕，但又感到一种近似疯狂的陶醉，但是这陶醉又包含着无边的快乐，他不停地打他，究竟打了他几下，他已经记不清了。他想把一切，把这一切都砸个稀巴烂。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大家都拼命大叫，转过头去，望着房门，等待着，就在这瞬间传来三声响亮的门铃声，但是拉门铃竟使这么大的劲，仿佛要把这门铃从房门上拉下来似的。韦利恰尼诺夫醒了，霎时间便醒了过来，他一骨碌下了床，冲向房门；他深信，这门铃声决不是梦，刚才的确有人在拉他家的门铃。“这声音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那么余音在耳，如果说我在做梦，仅仅是在梦中听见的，那也太有悖人之常情了。”

但是，令他惊奇的是，这铃声还真是梦。他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走进过道屋，甚至还望了一眼楼梯——阒无一人。门

铃也挂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感到诧异，但是也感到高兴，又回到房间。他点亮了蜡烛，猛地想起他的房门只是虚掩着，并没上锁，也没挂上门钩。即使在过去，他回到家后也常常忘了夜里锁门，而且并不认为这事有什么大不了。佩拉格娅有好几次曾经为这事数落过他。他回到门厅想锁门，但又把门开开，看了看过道屋，仅仅从里面挂上了门钩，仍旧懒得转动一下门上的钥匙。时钟敲了两点半；这么说，他睡了三小时。

这梦使他心情烦躁，他已经不想立刻再去躺下了，决定在屋里走走，先走它半小时——“正好抽根雪茄”。他匆匆穿上衣服，走到窗口，拉起厚厚的花缎窗幔，以及窗幔外的白色窗帘。窗外已经大亮。他一向感到，彼得堡明亮的夏夜刺激他的神经，近来更使他彻夜难眠，因此两周前他特意在他室内的窗户上挂上了这些厚重的花缎窗幔，把窗幔完全放下后，室内就不透光了。把光放进来以后，他又把桌上点着的蜡烛忘了，他开始在屋里忽前忽后地走着，心情仍旧痛苦而沉重。梦境给他留下的印象仍在起作用。一想到他居然会举起手来打这人，他就感到十分痛苦，而这痛苦仍在继续。

“要知道，压根儿就没这人，也从来不曾有过，这都是梦，我难过些什么呢？”

他执拗地开始想，倒像他的全部烦恼都集中到这上面了似的，他想他一定有病，成了“病人”了。

他一向不肯承认他已垂垂老矣或者日趋老朽，有时候他心绪很坏，为了跟自己怄气，就故意夸大其词，硬说自己已经老朽了。

“老啦！已经完全老朽啦，”他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喃喃自语，“记性坏了，常常看见鬼，做梦，铃响……活见鬼！我根据经验知道，大凡做这样的梦，身上肯定在发烧……我坚信，

这整个有关黑纱的‘故事’——说不定也是梦。昨天我想得在理：我，是我硬缠住他不放，而不是他硬来缠住我！我用他来异想天开地编故事，可自己却吓得钻到桌子底下。我为什么要骂他浑蛋呢？也许，这人很正派。不错，脸长得不怎么好看，虽然也没什么特别难看的地方；穿戴也跟大家一样。只是神态有点儿……我又来了！我又在想他了！！他的神态关我屁事？难道离开这个……该死的东西，我就活不下去了吗？”

思前想后，想了很多，其中有一个想法似乎刺痛了他：他似乎突然相信，这位佩有黑纱的先生从前非但跟他认识，是好朋友，而且现在与他不期而遇，正在笑话他，因为他知道他过去的一件大秘密，看到他现在竟处在这样屈辱的境遇中。他机械地走近窗口，想打开窗户呼吸一下夜间的新鲜空气，——突然他浑身不寒而栗：他仿佛看到，在他面前忽地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非同寻常的事。

他还没来得及打开窗户，就急忙溜到窗户的一侧，躲了起来：在对面荒凉的人行道上，在房子的紧对面，他突然看到礼帽上佩有黑纱的那位先生。这先生站在人行道上，面对着他的窗户，但分明没有发现他，正在好奇地，仿佛在想什么心事似的，向这座公寓张望。似乎，他正在考虑一件什么事，在掂量着是否要这样做；他举起一只手，仿佛用一只手指贴近了脑门。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匆匆环顾了一下四周，踮起脚尖，开始轻手轻脚地匆匆穿过街道。可不是嘛，他走了过来，进了他们公寓的大门，穿过边门（夏天这门到半夜三点也不插上门闩）。“他上来找我了。”倏忽闪过韦利恰尼诺夫的脑海，接着他便特别快速地，似乎也同样踮着脚尖，跑进外屋，走到房门旁，——接着便悄悄地站在房门前屏息等待，他伸出有点发抖的右手，轻轻摁住他不久前挂上的门钩，开始竖起耳朵倾听楼

梯上可能发出的沙沙的脚步声。

他的心在怦怦地跳，就怕听不清那个陌生人踮起脚尖上楼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明白，但是他对一切的感觉却十分敏锐。仿佛方才的梦已经和现实融成了一片。韦利恰尼诺夫生来胆大。有时候他就爱炫耀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等着危险降临——尽管这时候根本就没人看着他，他不过是在自我欣赏。但是现在还夹杂着一些别的成分。不久前他还抑郁寡欢，疑神疑鬼，小肚鸡肠，现在却一下子全变了；仿佛彻头彻尾换了个人似的。他胸膛里迸发出一阵神经质的、听不见的窃笑。房门关着，可是他却在猜测门外面那个陌生人的一举一动。

"啊！听，他上楼了，上来了，在东张西望，倾听楼下的动静；在轻轻地呼吸，蹑手蹑脚……啊！抓住了门把手，拉，试了试！他指望我没有锁门！又拉门把手了；难道他以为门钩会滑出来吗？走开又不甘心！一无所获地走开又觉得怪可惜了的，不是吗？"

果然，诚哉斯言，发生的一切诚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真的有个人站在门外，在轻轻地、悄无声息地试了试门锁，拉了一下门把手，——"不用说，他有自己的目的"。但是韦利恰尼诺夫已胸有成竹，他怀着某种狂喜在等待时机，他在巧妙地伺机而动：他非常想突然摘下门钩，猛地打开门，使房门洞开，然后面对面地出现在这个"可怕的怪物"面前。"怎么啦？"他说道，"先生，您在这里做什么？"

还真的这么发生了；他抓住时机，突然抓住门钩，一下子把门推开——几乎撞着了那个礼帽上佩有黑纱的先生。

三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

那人似乎在原地愣住了。两人面对面地站在门口，两人都一动不动地逼视着对方。这样过了片刻，突然——韦利恰尼诺夫认出了这个不速之客！

与此同时，那位客人也显然明白了，韦利恰尼诺夫完全认出了他：这在他的目光中倏忽闪了一下。霎时间，他的整个脸似乎完全融化在极其甜蜜的微笑中。

"我大概有幸看到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吧？"他的声音像唱歌似的说道。这声音软绵绵的，近乎滑稽，与当前的情形很不协调。

"难道您就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吗？"韦利恰尼诺夫终于疑惑不解地说道。

"大约九年前，咱俩在T市[2]相识，——如果您允许我再进一步想下去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

"是啊，您哪……就算这样吧，您哪……不过——现在是半夜三点，可您已经整整十分钟了在试探我的房门是不是锁上

---

① 韦利恰尼诺夫的名字和父称。

② 指俄罗斯的特维里市。

了……”

“三点！”客人叫道，掏出怀表，甚至不无凄凉地感到很惊讶，“可不是吗：三点了！对不起，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进来的时候本来应该想到这点的，非常不好意思。那我改天再来吧，我想找您谈谈，可现在……”

“唉，不必啦！既然您有话要谈，不妨就现在谈吧！”韦利恰尼诺夫猛地醒悟过来，“请进，请里面坐；请上里屋，您哪。要知道，当然，您自己也是打算进里屋的，总不至于足下半夜光临寒舍，就为了试试有没有上锁吧……”

他很激动，与此同时又有点慌张，他感到他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感到很扫兴：既无秘密，也不危险——这整个变化莫测的幻影，到头来，竟什么也没有；只出现了某个名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混账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根本不信这事就这么简单；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预感。他先请客人坐下，坐在安乐椅上，他则焦躁地坐到自己床上，与安乐椅仅一步之隔，他微微弯下身子，用两手支着膝盖，心烦意乱地等待着客人开口。他十分注意地打量着客人，在慢慢地寻思默想。但是奇怪的是：那主儿一言不发，似乎完全不明白他“理应”立刻开口似的；与此相反，他的目光似乎在等待什么地望着主人。也可能，他不过是胆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老鼠在捕鼠器里似的，感到有点别扭；可是韦利恰尼诺夫却火了。

“您倒是怎么啦！”他叫了起来，“我想，您总不至于是幻影，是梦吧！难道您光临寒舍就为了装死人吗？有话请讲，先生！”

客人动弹了一下，微微一笑，小心翼翼地开口道：“依我看，首先，我在这样的时刻，而且又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

拜访府上，您甚至感到很吃惊……因此，回想过去种种，以及咱俩分手的情景，——现在我甚至觉得纳闷，您哪……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甚至没打算进来，您哪，至于出现现在这种局面，那——纯属意外，您哪……”

“怎么会纯属意外呢！我可是在窗口看见您，看见您怎么踮着脚尖穿过街道的呀！”

“啊，您看见了！既然这样，对这一切，也许，您现在知道得比我还多，您哪！但是我只会惹您生气……是这么回事，您哪：我到这里来办一件私事，已经差不多三星期了……要知道，我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要知道，您自己也承认了我，您哪。我此来的目的是为了张罗我调动的事，调到另一省，担任另一职务，地位将有大的升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切也不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您哪！……主要是，如果您爱听的话，我在这里上下奔走，已经快三星期了，似乎，我自己在故意拖延，我是说有关调动的事，说真的，即使真的办成功了，弄不好，我自己也会忘了我的事已经办成功了，您哪，就我目前的心情说，我是不会离开你们的彼得堡的。我跑来跑去，似乎失去了自己的目的，似乎失去了目的我甚至还挺高兴——以我现在的心情，您哪……”

“您现在是什么心情?”韦利恰尼诺夫皱着眉头问。

客人向他抬起了头，举起了帽子，神气活现地指了指黑纱。

“是啊，您哪——就是这心情!”

韦利恰尼诺夫反应迟钝地一会儿望着黑纱，一会儿望着客人的脸。突然，他的两颊倏地布满了红晕，非常激动。

“难道是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

“是她，您哪！是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今年3月……

肺痨，几乎突然之间，一共才两三个月！撇下了我——您已经看见了！”

客人说完这话后感慨万千地摊开两手，左手远离身体，拿着自己佩有黑纱的礼帽，深深垂下自己的秃头，起码有十秒钟之久。

这副表情和这种手势仿佛突然使韦利恰尼诺夫精神倍增；他嘴上掠过一丝嘲弄的，甚至挑逗的微笑，——但也只是刹那间一闪而过：这位太太去世的消息（他跟她早就认识，但是很早以前就把她给忘了），现在出乎意料地对他产生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影响。

“这怎么可能呢！”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地喃喃道，“您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呢？”

“谢谢您的关切，这点我看到了，并且很珍惜，尽管……”

“尽管？”

“尽管咱俩分别了这么多年，您现在对我的不幸，甚至对我本人，还抱着这样充分的关切之情，我自然感到不胜感激之至。这就是我想要赶快申明的，您哪。倒不是说我怀疑我的朋友，即使在这里，甚至现在，我也能找到许多最真诚的朋友，您哪（别人不说，就比方说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高托夫吧），但是要知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咱俩相识至今（也可以说有交情至今——因为我不胜感激地想到这点）已经过去九年了，您哪，您再没有回来看过我们，双方也没有通过信……”

客人像看着乐谱唱歌似的，但是他说话的时候始终低头看着地面，虽然，不消说，上面的一切他都看见了。但是主人也已经有点明白了。

他带着某种非常奇怪的而且越来越强烈的印象倾听着和注

视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略一停顿，——许多色彩纷呈和出人意料的思想便猛地涌进了他的脑海。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我始终没有认出是您呢？”他眉飞色舞地叫道，“咱俩不是在街上碰见过四五次吗！”

“是的；这我也记得，您总是出现在我面前，您哪，大概有两次，甚至说不定有三次……”

“应当说——是您总出现在我面前，而不是我总出现在您面前。”

韦利恰尼诺夫站起身来，突然大声地、完全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略微停顿片刻，注意地看了看他，但是又立刻继续说下去：

“您之所以没有认出我来，首先可能是因为您忘了，您哪，最后，还可能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我出了一次天花，脸上留下了疤痕。”

“天花？可不是吗，他还当真出过天花！这，您是怎么……”

“怎么闹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嘛，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碰巧就闹上了嘛！”

“不过这毕竟太可笑了。好了，说下去，说下去吧，——亲爱的朋友！”

“我虽然曾经遇见过您，您哪……”

“慢！为什么您刚才说‘闹’呢？我想说的话比这要礼貌得多。好了，说下去，说下去吧！”

不知道为什么他越来越开心。使他震惊的印象竟完全被另一种印象所替代。

他迈着快步在屋里走来走去。

“我虽然遇见过您，甚至动身到彼得堡这儿来的时候，我就打算一定要在这里找找您，但是我要再说一遍，现在我处在这样的心情下——从3月份起我就在精神上垮了……”

“可不是吗？从3月份起就垮了……等一下，您不抽烟吗？”

“您是知道的，当着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的面，我……”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可是从3月份起？”

“除非抽支香烟。”

“给您香烟；您点上烟再接着说，接着说，您使我非常……”

韦利恰尼诺夫点上一支雪茄后，又迅速坐到床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稍微停顿了一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您似乎很激动，您身体好吗？”

“唉，见鬼，提我的身体干什么！”韦利恰尼诺夫一下子又火了。“接着说！”

客人那方面，看到主人很激动，倒变得更满意，更自信了。

“还有什么可接着说的呢，您哪？”他又开口道，“您想想，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首先，一个悲痛欲绝的人，而且不是普普通通的悲痛欲绝，而是，可以说，极度的悲痛欲绝，在过了二十年的夫妻生活之后，现在却要改变生活，奔走于尘土飞扬的街道，但是又没有相应的目的，仿佛在草原上，处在一种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状态，甚至还在这种无法控制自己的状态中寻找某种陶醉。有时我遇到熟人，甚至是挚友，便故意回避，以免在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说在这种无法控制自己的状态下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在这之后，发生这样的事也就很自然

了。可是换个时候，——又会油然想起一切，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某个故旧——某个不久以前的，但已是一去不复返了的过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每逢这样的时刻，我的心就会剧烈地跳动，不仅在白天，甚至在半夜都想冒险去投入这个朋友的怀抱，甚至为了做到这点，不惜凌晨三时许就去叫醒他，您哪。我只是弄错了钟点，而不是弄错了我们的交情；因为我立刻得到了回报，得到了奖赏，您哪。至于钟点，说真的，因为心烦意乱，我还以为只有十一点多呢。我在喝自己酿成的苦酒，仿佛以这苦酒而自我陶醉，甚至也不是苦酒，而是正是这种新的状态在鞭挞我……”

“不过，瞧您说的！”韦利恰尼诺夫有点阴沉地说道，突然又变得非常严肃起来。

“是的，我说得很怪，您哪……”

“那您……不是开玩笑？”

“开玩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悲痛而又莫名其妙地叫道，“在这种时候，当我告诉您……”

“唉，就别提这事啦，求您了！”韦利恰尼诺夫站起身来，又在屋里踱来踱去。

这样过了四五分钟。客人也想站起来，可是韦利恰尼诺夫却叫道：“坐着，坐着！”于是那人又乖乖地立刻坐到椅子上。

“不过，您变多了！”韦利恰尼诺夫又开口道，突然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仿佛被这个想法猛地吓了一跳似的。“变得很厉害！非常厉害！完全变了个人！”

“不足为怪：九年了嘛，您哪。”

“不不不，问题不在年头！您的外表还没大变；您变成了另一个人！”

“可能也是因为九年了嘛，您哪。”

"要不，就是从3月份起！"

"嘿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狡黠地微微一笑，"您真爱开玩笑……但是，我想斗胆请问，——究竟变在哪里呢？"

"还用说！过去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为人稳重，彬彬有礼，很聪明，可现在——完全成了个 vaurien①！"

他非常恼火，在这种心态下，即使最有自制力的人有时也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Vaurien！您这么认为？已经不再聪明啦？不再聪明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得意地嘿嘿笑道。

"聪明什么呀，活见鬼！现在也可能太聪明了。"

"我放肆，可是这浑蛋比我还放肆！再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韦利恰尼诺夫一直在想。

"啊，亲爱的，啊，我的至亲至爱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客人突然开始非常激动，在坐椅上忸怩不安起来。"要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又不是在社交场合，又不是在上流社会珠光宝气的社交界！我们是两个至交和故旧，可以说吧，咱俩彼此肝胆相照，双方都在回忆咱俩这段宝贵的关系，而在这关系中，拙荆又成了咱俩友谊的极为宝贵的纽带！"

他十分动情地陶醉于往事的回忆，以至又像方才那样低下了头，可是现在用礼帽遮住了脸。韦利恰尼诺夫厌恶而又不安地注视着他。

"倘若这人不过是个小丑，怎么办呢？"他脑子里倏忽闪过，"但是不，不！看来，他没喝醉，——不过，也说不定喝醉了；脸红红的。即使喝醉了吧，——反正都一样。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混账东西到底要干吗呢？"

---

① 法文：无赖，淘气鬼。此处意为浪荡公子。

“记得吗，记得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渐渐拿开点帽子，仿佛越来越强烈地陶醉在回忆中似的，“您记得我们的历次郊游，我们的晚会，我们的舞会和我们的各种游艺会吗？就在非常好客的谢苗·谢苗诺维奇大人家？还有咱们仨常常在晚上读书？还有咱们仨第一次相识，那天上午您来找我，来查询您的那件案子，咱俩甚至还嚷嚷起来，您哪，突然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出来了，十分钟后，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莫逆之交，足有一年之久，您哪——就跟屠格涅夫先生的剧本《外省女人》里一样……”

韦利恰尼诺夫望着地面，慢腾腾地走来走去，不耐烦和厌烦地听着，但是——在用心听。

“我从来不曾想到过《外省女人》，”他有点局促不安地打断道，“过去您从来不这样尖声尖气，这样……反常地说话。这是干吗呢？”

“过去我的确不爱开口，就是说，比较沉默寡言，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急忙接口道，“您知道吗，过去，拙荆说话的时候，我多半喜欢洗耳恭听。您记得吗，她说得多好，多有风趣啊，您哪……至于《外省女人》，尤其是那个剧中人斯图边季耶夫，——您的话也对，因为后来您走之后，我和已故的爱妻在闲暇时分想起您时，常常把咱们的初次见面与这个剧本相比……因为这的确有点像……至于说那个斯图边季耶夫……”

“什么斯图边季耶夫不斯图边季耶夫的，活见鬼！”韦利恰尼诺夫叫道，甚至还跺了下脚，一听到“斯图边季耶夫”这名字，他心里就闪过某种不安的回忆，因而窘态毕露。

“斯图边季耶夫——是个角色，是个剧中人，是剧本《外省女人》中丈夫这个角色，”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用一种甜腻腻

的嗓音尖声尖气地说道，“不过这已经属于另一类我们的宝贵而又美好的回忆了，已经在您离开之后，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高托夫完全跟您一样，承蒙不弃，对我们惠予交好，而且我们的友谊足足保持了五年。”

“巴高托夫？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巴高托夫？”韦利恰尼诺夫突然呆若木鸡地停了下来。

“巴高托夫，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在您离开整整一年之后，承蒙不弃，对我们惠予交好，而且……同您一样，您哪。”

“哎呀，我的上帝，这事我是知道的！”韦利恰尼诺夫终于明白过来，叫道，“巴高托夫！他不是在贵省供职吗……”

“是的，是的！在省长手下供职！他从彼得堡来，是个来自最上层社会的十分风流潇洒的年轻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异常兴高采烈地叫道。

“是的是的是的！我倒是怎么啦！他不是也……”

“他也一样，他也一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接过主人一不留神说漏的这句话，依然兴高采烈地附和道，“他也一样！于是我们就演出了《外省女人》，在十分好客的谢苗·谢苗诺维奇大人家，在他家的家庭剧院，——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演伯爵，我演丈夫，拙荆演那个外省女人，——不过由于拙荆坚决不许，不让我演丈夫这一角色，所以我才没有演成丈夫，似乎因为我缺少演戏的才能，您哪……”

“见鬼，您怎么能演斯图边季耶夫呢？您首先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而不是斯图边季耶夫！”韦利恰尼诺夫粗鲁而又毫不客气地说道，气得差点发抖。“不过，对不起：这个巴高托夫在这里呀，在彼得堡；我亲眼见过他，春天见过！怎么，您也没去找他？”

“我每天都去，瞧，已经三星期了，您哪。不接见！有病，

不能会客！您想想，我从最最第一手的材料打听到，他当真有病，而且病得非常危险！这么一个相交六年的朋友！唉，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跟您实说了吧，再说一遍，处在这样的心情中，有时候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我说的是真心话，您哪；可是换个时候，又真想跑过去随便找个什么人，找个过去我们生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跟他拥抱在一起，就为了与他同声一哭，除此以外什么也不为，就为了与他同声一哭！……”

“嗯，话又说回来，今天您先说到这儿吧，够了，好吗？”韦利恰尼诺夫不客气地说道。

“足够了，足够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四点了，主要是打搅您了，我太自私……”

“我说：我会亲自去看您的，一定，到时候我希望……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请坦白说：您今天是不是喝醉了？”

“喝醉了？毫无醉意……”

“来以前或者更早一点，没喝酒？”

“我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在发烧，而且烧得很厉害，您哪。”

“明天我就来看您，中午，一点以前……”

“我早注意到您差不多在说胡话，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开心地打断道，抓住这话题不放。“说真的，我很不好意思，我这人不会说话……不过，我走，我走！您先躺下，睡一会儿吧！”

“您怎么不告诉我您住哪儿呢？”韦利恰尼诺夫猛地想起来，紧跟着向他嚷道。

“难道我没告诉您吗？在波克罗夫的一家旅店……”

“在波克罗夫的哪家旅店？”

“紧挨着波克罗夫广场，就在附近，在一条胡同里，您哪，——至于是什么胡同，我忘了，反正紧挨着波克罗夫广场……”

“我会找到的！”

“敬请光临。”

他已经走出去，上了楼梯。

“慢！”韦利恰尼诺夫又叫道，“您不会溜吧？”

“‘溜’？这是什么意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回过头来，瞪大两眼，站在第三级楼梯上微笑着。

代替回答，韦利恰尼诺夫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仔细地把房门锁上，挂上了门钩。他回到屋里，啐了口唾沫，倒像身上被什么东西弄脏了似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站了四五分钟，然后猛地躺到床上，刹那间就睡着了。忘记吹灭的蜡烛就这样放在桌上，直到点完。

四　妻子、丈夫和情夫

他睡得很死，直到九点半才醒；一骨碌爬起来后坐在床上，立刻想起了“那女人”的死。

昨天突然听说她死了，使他十分震惊，并且在他心上留下了某种惊慌，甚至痛苦。这种惊慌和痛苦，昨天因面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种奇怪的想法油然而生，因而暂时被淹没了。但现在一觉醒来，九年前的一切便异常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

对这个女人，即已故的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这个特鲁索茨基”的妻子，他曾经爱过，曾经做过她的情夫，当时他因为一件案子（也是一件遗产纠纷案）曾滞留 T 市整整一年，——其实这件案子根本不需要他待这么长时间，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不可告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这种爱恋，简直使他如痴如醉，他简直成了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的奴隶，只要这个女人稍一任性，硬要他去干什么，他肯定会撇下一切立刻去干甚至最荒唐、最没意义的事情。无论过去，也无论后来，他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分别已不可避免，因为这个要命日期的临近，韦利恰尼诺夫十分绝望，尽管分别也不过是分开一个极短的时期，他在绝望中竟向纳塔

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建议私奔，把她偷偷带走，离开丈夫，撇下一切，跟他一起逃往国外，永不回来。仅仅因为这位太太的嘲笑和坚持以为不可（其实她起初是完全赞同这一方案的，但是也可能仅仅因为无聊或者为了付诸一笑），才阻止了他，硬要他一个人先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分手后还没过两个月，他就在彼得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这问题他始终无法解答：他是否当真爱过这女人，或者这一切不过是他“鬼迷了心窍”？他心中产生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因为他处事浮躁或者另有新欢：在彼得堡的这头两个月，他一直处在某种迷狂状态，他未必会看上任何女人，虽然他立刻又与过去的亲朋故旧打成了一片，已经看到过上百个女人。然而他知道得很清楚，尽管他心中产生了这一连串问题，如果他又立刻出现在 T 市，他一定会重新如醉如痴地立刻投入这个女人使他越来越感到压抑的怀抱，甚至过了五年，他依然这样深信。但是过了五年，他已经在愤恨地向自己承认这点，甚至每想起“这个女人”就满怀憎恨。他对自己在 T 市度过的这一年感到羞耻；他甚至无法理解他韦利恰尼诺夫竟会这么“痴迷”！一想到从前竟会这样如醉如痴，他就感到耻辱，他就会脸红得掉眼泪，他就会受到良心谴责。诚然，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他已经让自己稍许平静了些；他竭力想忘掉这一切——而且差不多忘掉了。可是突然，在九年之后，在昨天听到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的死讯之后，这一切又突然和奇怪地在他眼前复活了。

现在，他坐在自己床上，脑袋里乱糟糟的，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他感觉到和清楚地意识到的只有一点，尽管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感到很震惊，但是对于她死了，他还是处之泰然，十分平静的。“难道我对她都不感到惋惜吗？”他扪心自问。不错，他现在已经不再对她感到憎恨了，可以比较不偏不

倚地、公正地对她做出判断了。按照他早就形成的看法（不过这看法是在他们分手后这九年中形成的），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不过是出身于外省“上流”社会的一名最普通的外省太太，而且——“谁知道呢，也许本来就是这样，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对她形成这样的幻想?”不过，他始终怀疑这个看法也许有误；甚至现在他也有此感觉。再说事实也与此矛盾；那个巴高托夫不是也跟她好过若干年吗，而且似乎也处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中。的确，巴高托夫是个出身于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因为此人“胸无点墨”（韦利恰尼诺夫曾这么说他），所以只能在彼得堡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前程。可是这人却置彼得堡于不顾，也就是说居然放弃了自己最主要的利益，仅仅为了这女人就在 T 市浪费了五年的宝贵光阴！即使他最后终于回到了彼得堡，说不定也是因为人家像扔掉“一只破鞋”似的把他给甩了。可见这女人身上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有一种令人销魂摄魄、甘心被奴役、甘心受支配的禀赋！

然而她似乎又没有令人销魂摄魄、甘心被奴役的本钱：“她本人也不见得怎么漂亮，说不定还很不漂亮。”韦利恰尼诺夫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八岁。她那不太漂亮的脸蛋有时候会令人愉快地容光焕发，但是她那双眼睛不漂亮：她的目光中有一种过分的阳刚之气。她长得很瘦。她的理性教育很差；人无疑很聪明，很敏锐，但看问题几乎一向片面。有一种外省上等太太的风度，待人接物也很有分寸；趣味高雅，但主要表现在善于穿戴上。性格很坚强，颐指气使；任何事情都没法跟她采取中庸之道：“要么全部，要么全不。”遇到为难的事，她总是当机立断，十分坚决。具有一种豁达大度的天性，与此同时又蛮不讲理。跟这位太太争论是不可能的：二乘二等于四，对于她毫无意义，她从来不买账。她从来不认为自己不讲理或

者错了。她经常地、无数次地背叛自己的丈夫，她的良心从没有感到过丝毫压力。在韦利恰尼诺夫看来，可以把她比作是“鞭笞派圣母”①，这种人十分自信，以为她当真就是圣母了，——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也高度自信她所做的每一件事。她对情夫是忠实的——不过也仅止于这个情夫尚未使她感到厌倦之前。她爱折磨自己的情夫，但也爱奖赏他。她这人既热情又残酷，又很性感。她憎恨淫荡，极其激烈地谴责淫荡，可是——她自己却十分淫荡。不管你举出任何事实，都没法让她承认她自己是淫荡的，永远做不到。“她大概真心真意地不知道这个，”韦利恰尼诺夫还在T市时曾想过她的所作所为(顺便指出，他曾亲自参与她的淫乱)。他想到：“这种女人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做不忠实的妻子似的。这种女人待字闺中时从来都守身似玉；她们的天性是要做这种事一定要先嫁人。丈夫是第一情夫，但是必须在举行婚礼之后。谁嫁人也比不上她们容易和精明。出现第一个情夫，永远是丈夫的错。而且一切都发生得十分真诚；她们直到最后都感到自己非常有理，当然也感到自己完全没错。”

韦利恰尼诺夫坚信，的确存在这种女人的这样的典型，但是他又同样坚信，也存在与这种女人相适应的丈夫这一典型，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与这种女性典型相适应。在他看来，这类丈夫的实质就是做（可以说吧）“永远的丈夫”，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在生活中只做丈夫，除此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这种人生来和长大成人仅仅是为了结婚，而且结完婚就立刻变成自

① 鞭笞派教徒在跳神时常常又跳又唱，达到一种神魂颠倒的狂热状态。领导这一教派的头头（女）被称为“圣母”。——俄编注。按：该派教徒常以皮鞭自笞其身，借以赎罪，故名鞭笞派。

己妻子的一件嫁妆，即使他也曾出现过属于他自身的无可争辩的性格，也概莫能外。这种丈夫的主要特征——只是某种装饰而已。他不能不戴绿帽子，恰如太阳不能不发光一样；但是他对这一层不仅永远不知道，而且就自然规律而言，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韦利恰尼诺夫深信，的确存在着这两种典型，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在T市的时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不用说，昨天见到的那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已经不是他在T市所知道的那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了。他发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变了，变得都令他难以置信了，但是韦利恰尼诺夫知道，他也不可能不变，一切都十分自然；特鲁索茨基先生只有在妻子在世的时候才能与他过去一模一样，而现在只是突然被释放出来的那个整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某种令人惊奇的、四不像的东西。

至于过去在T市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韦利恰尼诺夫现在记得起来和想得起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T市的时候仅仅是丈夫”，此外就什么也不是了。如果，此外，比如说，他还是名官吏，那也仅仅是因为在官署供职对于他可以变成，可以说吧，变成一种夫妇生活的应尽义务；他是为了妻子，为了妻子能在T市得到一种上等人的地位而供职的，虽然就他本人而言，他也是一位对于公务恪尽职守的官吏。他当时三十五岁。拥有若干财产，甚至还不完全是区区之数。在公务上，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干，但也没有显得缺乏才干。他周旋于省里的一切高等场合，以彬彬有礼著称。T市的人都对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十分尊敬；然而她对此并不十分珍惜，认为这是应该的，但是她却善于在自己家里非常得体地接待嘉宾，而且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调教得甚至在接待省里的最高当局时都具有一

副十分高雅的举止和风度。也许（韦利恰尼诺夫觉得），他也颇为聪明；但是因为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并不十分喜欢自己的丈夫多说话，所以他的聪明也就不显山不露水。也许，他还有许多天生的好品性，一如他有许多坏品质一样。但是好的品性仿佛蒙上了套子，而坏的意图又差不多被彻底压倒了。韦利恰尼诺夫记得，比如说，特鲁索茨基先生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取笑他人的意图；但是对于他这是被严格禁止的。有时候他也喜欢说说笑笑；但是连这也受到监督：只许说点不大起眼的事，而且要短。他颇喜欢出门，跟三五知己一起，甚至——一醉方休，但是后者甚至被连根拔除，扫地以尽。凡此种种还有一个特点：表面看去，谁也没法说这丈夫被妻子管得服服帖帖；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看上去似乎是个百依百顺的妻子，甚至也许连她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很可能，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非常爱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爱得入了迷；但是谁也看不出这点，甚至也不可能看出来，很可能，这也是因为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治家有方，做了这样的安排。韦利恰尼诺夫在客居T市的一年中曾有好几次自己问自己，这个做丈夫的是否多少有点疑心他跟自己的妻子有染呢？关于这事，有好几次，他也曾严肃地问过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每次得到的回答总是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有点恼怒地说，她丈夫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永远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现在发生的一切与他根本无关”。她这方面也有个特点：她从来不取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从来不认为他有什么事可笑，也从来不认为他有什么事做得很糟糕，如果有人胆敢对他表现出丝毫不敬，她甚至很袒护他，为他主持公道。因为膝下无子，自然，她也就必须主要变成一个出入社交界的女人；但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对她也是必需的。在社交界应酬带来的乐趣，从来没有

完全支配过她，她很喜欢在家里做家务和做针线活。昨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曾回忆起他们在T市的时候，每逢晚上，常常全家人坐在一起读书；这是常事：韦利恰尼诺夫读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读过；令韦利恰尼诺夫诧异的是，他很会朗读，而且读得很好。每逢这种时候，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总是平静而又泰然地绣着花，听我们朗读。有时候读狄更斯的小说，有时候读俄国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有时候也读些"严肃"的东西。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非常推崇韦利恰尼诺夫的学问，但是这推崇是默然的推崇，仿佛这事早解决了，早就有了定论，是毋庸多疑的。总之，她对一切书本上的东西和有学问的事都漠然处之，仿佛这完全是身外事，虽然，很有益也说不定；可是有时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对此颇为热诚。

T市的艳史在韦利恰尼诺夫这方面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差不多达到疯狂的程度以后，便突然中断了。他简直是被突然轰出来的，虽然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他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已经"像一只没用的破鞋一样"被扔了出去。这时候在T市，在他离开之前一个半月，出现了一位刚从中等武备学校毕业的年轻的炮兵军官，他也常到特鲁索茨基家来；原来是三个人，现在成了四个人。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对这孩子很赏识，但是也不过把他当做孩子罢了。韦利恰尼诺夫简直什么也没料到，再说他当时也顾不上这些，因为她突然向他宣布他们必须分手了。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当时提出的成百个务必尽快分手的原因中有一条是，她觉得她似乎怀孕了。因此十分自然，他务必立刻回避哪怕三个月或者四个月，以便过了九个月之后，即使后来出现了什么闲言碎语，她丈夫也难于猜疑什么。这一论据听起来颇为牵强。在韦利恰尼诺夫激烈地提议趁机私奔到巴黎或者到美国去以后，他不得不一个人去了彼得

堡，“无疑只是去一小会儿”，即不超过三个月，否则，不管向他提出什么原因和论据，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的。过了整整两个月之后，他在彼得堡接到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寄去的一封信，请他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因为她已经爱上了另一个男人；至于她怀孕的事，她告诉他，说她弄错了。其实告诉他弄错了云云完全是多余的，他对一切都明白了：他想起了那个年轻军官。这事就这样永远了结了。后来他不知怎么听说，已经是过了好多年了，那里出现了巴高托尔，足足待了五年之久。移情别恋，居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他认为个中原因大概是因为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太老了，她本人也变得恋旧了。

他在自己床上坐了差不多一小时，终于冷静下来，摇铃让马夫拉拿咖啡来，匆匆喝过咖啡以后，便穿上衣服，于十一点整前往波克罗夫广场，寻找广场附近的那家旅店。其实关于那家旅店，他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特别的、已经是当天早上的印象。顺便说说，他对他昨天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态度，甚至感到有点于心有愧，因此这事必须马上解决。

至于昨晚与门锁有关的幻象，他认为事出偶然，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醉醺醺的样子引起的，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是，说实在的，他并不完全清楚他现在干吗要去跟从前那个丈夫建立某种新的关系，其实他们之间的一切已经自动地、自然而然地了结了。他似乎被某种东西所吸引；这里似有某种特别的印象，他之所以被吸引，正因为这一印象……

五 丽莎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根本没有想“溜”，再说只有上帝知道，韦利恰尼诺夫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倒像他自己一时犯糊涂似的。他向波克罗夫广场旁的一家杂货店一打听，人家就向他指了指胡同里就两步远的波克罗夫旅店。旅店的人向他说明，特鲁索茨基先生现在“下榻”在这院子的一座厢房里，是向玛丽娅·瑟索耶芙娜租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他沿着这厢房的狭窄的、泼满脏水的、很不干净的石楼梯走上二楼，因为这些房间在二楼，突然听到了哭声。哭的似乎是个七八岁的小孩。这哭声被压低了，似乎在哽哽咽咽地痛哭，伴随这哭声的还有跺脚声，以及压低了的但却是恶狠狠的呵斥声，用的是某种沙哑的假声，但听得出是大人的声音。这大人似乎在呵斥这孩子别哭，生怕外人听到这哭声，但是他发出的声音更大，比哭声还响。这呵斥声听来很凶，而那小孩似乎在央求他，求他宽恕。韦利恰尼诺夫走进一个不大的楼道，两边各有两扇门，他遇见一个胖胖大大的女人，衣履不整，一副家常打扮。他向她打听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住哪。她伸手指了指里面有哭声的那扇门。这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的绛紫色脸膛上流露出一种愤怒。

“瞧，他在逗乐子呢！”她用低哑的声音小声说，说罢便下楼了。韦利恰尼诺夫本来想先敲门，但是又改了主意，直接推开门，走进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住所的房门。这房间不大，但却杂乱无章地摆满了家具，这是些普通的油漆家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站在房间中央，衣服只穿了一半，没有着上装，也没有穿背心，脸涨得红红的，一副生气的样子，他在指手画脚地吆喝一个小女孩，让她别哭，也许（韦利恰尼诺夫觉得）还在用脚踢她。这小女孩大概有八岁左右，穿得很寒酸，虽然一副小姐打扮，穿着短短的黑色绸裙。她似乎在发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地抽抽搭搭，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伸出两手，似乎想搂住他、拥抱他，有什么事情在央求他、恳求他。刹那间，全部改观：那小女孩一看见客人就发出一声尖叫，飞也似的跑进了旁边的小房间，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尴尬了片刻，立刻满脸堆笑，就跟昨天韦利恰尼诺夫向他猛地推开通楼梯的房门时出现的情形那样。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十分惊讶地叫道，“我万万没有想到……但是请进，请进！请到这里来，坐在沙发上，或者上这儿，坐在安乐椅上，而我……”他说罢便立刻跑去穿上装，但是忘了穿背心。

“别拘礼啦，原来穿什么就穿什么吧。”韦利恰尼诺夫坐到椅子上。

“不，还是请您允许我讲究点礼貌，您哪；瞧，我现在就稍许合乎点礼貌了。您干吗坐在这旮旯里呢，请上坐，坐在安乐椅上，挨着桌子……唔，真没料到，真没料到！”

他也坐到一把藤椅的边上，但不是与“没料到”的嘉宾并肩而坐，而是把椅子角转过一点，以便多少有点面对韦利恰尼诺夫。

“为什么没料到呢？昨天我可是说定了这时候一定要来看您的呀？”

“我以为您肯定不会来，您哪；今天醒来后想了一下昨天发生的一切，我完全不抱希望能够再看见您，甚至永远也看不见您了，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趁机打量了一下四周。屋子里乱糟糟的，床铺没收拾，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桌上放着几只喝过的咖啡杯，几块面包，还有一瓶喝得只剩半瓶的香槟酒，没有瓶塞，旁边还有一只玻璃杯。他又乜斜着眼睛扫视了一下旁边那个小房间，但是那里的一切都静悄悄的；小姑娘躲了起来，哑默无声。

“难道您现在喝这个？”韦利恰尼诺夫指了指香槟酒。

“一点剩酒，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觉得不好意思。

“您变多了！”

“积重难返，改也难，您哪。说真的，从那时起；不骗您！管不住自己。现在您不用担心，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现在没喝醉，不会跟昨天在府上那样胡言乱语了，您哪，但是跟您说句大实话：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您哪！要是半年前有人对我说，我会突然间像现在这样一蹶不振，而且还让我照照镜子看看我自己——我一定不信！”

“可见，您昨天还是醉了？”

“是醉了，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小声地承认道，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您知道吗：那时没有喝醉，而是稍后，您哪。我之所以要说明这点，因为后来我的情形更糟，您哪：醉倒没有大醉，而是有某种一不做二不休的狠劲和冒失，感到的不幸也更强烈；也许是为了借酒浇愁，您哪。当时我很可能

混账透顶地去胡闹，您哪，去欺侮人。昨天我想必让您觉得很奇怪吧？"

"您难道不记得了？"

"怎么不记得，都记得，您哪……"

"您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完全是这样想，也是这样理解的，"韦利恰尼诺夫息事宁人地说道，"此外，不瞒您说，昨天我自己对您的态度也有点激动，而且……很不耐烦。有时候我感到不太舒服，再说您突然夤夜来访……"

"是的，夤夜来访，夤夜来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摇了摇头，仿佛感到惊诧而又自责似的。"我怎么会突然心血来潮的呢！要不是您自己拉开门，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进去看您的；我会离开房门走开的，您哪。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约一星期前我曾经去找过您，但是没有碰到您，但是后来，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来找您了。我毕竟还有点自尊心，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虽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俩在大街上也遇见过，但是我总想：他肯定认不出我，他肯定会掉过头去不予理睬，九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总拿不定主意，不敢过来跟您打招呼。可昨天我从彼得堡区[1] 信步走来，忘记了钟点，您哪。都是因为它（他指了指酒瓶），还因为心情不好，您哪。愚蠢！非常愚蠢，您哪！要不是像您这样的人（因为您在发生了昨天的事以后，仍旧念旧，仍旧拨冗来看我），我甚至都失去咱俩复交的希望了。"

韦利恰尼诺夫注意地听着。看来，这人说的是真心话，甚至说这话还颇带几分自尊；然而，自从他走进他的房间以后，已经什么也不信了。

---

① 彼得堡的一个老区，因彼得堡城始建于此而得名。

“请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这么说，您在这里不是一个人喽？刚才，我在您这里碰到的那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呀？”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甚至都感到奇怪，扬起了眉毛，但却开朗而又愉快地看了看韦利恰尼诺夫。

“怎么是谁家的孩子？这是丽莎呀！”他亲切地微笑着说。

“什么丽莎？”韦利恰尼诺夫嗫嚅道。有什么东西突然在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印象太突如其来了。方才，他进来时看见了丽莎，虽然也有点奇怪，但是并没有在自己心中产生任何预感，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

“我们家的丽莎呀，我们的女儿丽莎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笑道。

“怎么是女儿？难道您跟纳塔利娅……跟已故的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有孩子？”韦利恰尼诺夫用一种很低的声音，不信任地、胆怯地问道。

“那又怎么着，您哪？哎呀，我的上帝，说真的，您又能从谁那儿知道这事呢？我这是怎么啦！这已经是在您离开之后，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甚至有点激动地从椅子上微微跳起来，不过这激动也似乎很愉快。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韦利恰尼诺夫说，接着——脸上一阵发白。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您又能从谁那里知道这事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用绵软无力而又极其感动的声音重复道，“拙荆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您自己不也记得吗，可是主突然祝福我们，我当时到底怎么啦，——只有主一人知道！好像在您走后过了整整一年！或者不价，不是过了一年，差远了，等等，您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离开我们的时候是

10月或者甚至是11月，不是吗?”

“我离开T市是在9月初，9月12日；我记得很清楚……”

“难道是9月？嗯……我这人怎么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很惊奇，“好吧，如果是这样，那对不起：您是9月12日走的，您哪，而丽莎是在5月8日生的，这么一来，9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4月，过了八个多月，就这样，您哪！您不知道拙荆是多么……”

“让我看看她……叫她出来……”韦利恰尼诺夫用一种失去控制的声音嗫嚅道。

“一定，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忙乱起来，立刻中断了他本来想说的话，仿佛他要说的全是废话似的，“马上，马上让她出来见您!”他手忙脚乱地向丽莎的房间走去。

过去了也许整整三分钟，或者四分钟，小屋里在急促地窃窃私语，可以勉强听到丽莎说话的声音；她在“请求不要让她出来”。韦利恰尼诺夫想。最后，两人出来了。

“瞧，您哪，总是害羞，”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非常怕羞，自尊心很强，您哪……跟去世的她妈一样!”

丽莎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哭了，垂下了眼睛；父亲拉着她的手。这是一个高个、苗条、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她迅速地抬起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望了望客人，很好奇，但是忧郁地看了看他，又立刻垂下了眼睛。在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庄重，正如孩子们被独自留下，让他们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他们就会钻进角落，从那里庄重而又不信任地望着这个还从来不曾来过的新客人一样；但也可能有别的、似乎已经不是孩子们常有的想法，——韦利恰尼诺夫这么觉得。父亲把她领到他面前。

“瞧，这叔叔以前认识你妈，是咱们家的朋友，你不要认生，伸出手来呀。”

小姑娘微微低了一下头，怯怯地伸出了手。

“在我们家，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不愿意教她行屈膝礼表示问候，而是这样，学英国人那样，微微一低头，向客人伸出手来。”他向韦利恰尼诺夫解释，同时仔细端详着他的面部表情。

韦利恰尼诺夫知道他在注意地看他，但是他已经根本不关心掩饰自己的激动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把丽莎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仔细打量着这孩子。但是丽莎却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忘了自己的手还握在客人手里，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她一直在怯怯地听着他说的一切。韦利恰尼诺夫立刻就认出这双蓝蓝的大眼睛，但使他最感惊奇的是她的脸蛋非常白皙、非常柔和，以及她的头发的颜色；这些特征对于他太举足轻重了。除此以外，她的脸型和嘴型十分像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与此同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已经早开始在说什么事情了，似乎说得非常热烈，非常动情，但是韦利恰尼诺夫却根本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他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话：

“……因此，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根本想象不出，主赏赐给我们这件礼物的时候，我们有多高兴，您哪！对于我来说，她的出现构成了我的一切，因此即使按照上帝的意志，我的平静的幸福消失了——我想，反正我还有丽莎呢；起码，对此我还是有把握的，您哪！”

“那，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呢？”韦利恰尼诺夫问。

“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撇了撇嘴，“您知道她的脾气，总还记得吧，您哪，她不爱多说话，然而，在弥留之际，她跟丽莎告别的时候……这时候就全暴露

了出来，您哪！我刚才已经跟您说到‘弥留之际’，您哪；可是突然，就在临死前一天，她很激动，很生气，——她说，她只是普普通通的发烧，可是人家硬要她吃药，想把她的病治坏，我们家的两位大夫什么也不懂，只要科赫一回来（记得吗，我们那个军医，小老头儿），再过两星期，她就能下床了！哪能呢，已经是在她临走前仅有五小时的时候，她想起了，再过三星期，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她姨妈，因为那天是她生日，她姨也就是丽莎的教母，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可是仍旧没有放开丽莎的手。顺便提一下，他觉得在小女孩紧盯着她父亲的热烈的目光中流露出某种责怪。

“她没生病吗？”他有点异样地、急匆匆地问道。

“好像没有，您哪，但是……在这儿，我们的情况都凑到一块来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带着一种伤心的、有操不完的心事似的说道，“这孩子很怪，本来就有点神经质，她妈死后又病了两星期，有点歇斯底里，您哪。您方才进来的时候，瞧我们这儿那个哭哇，您哪，——您听见了没有？究竟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常常出去，把她一个人撇在家里，说什么，可见我已经不再像她妈在世的时候那样爱她了，——这就是她责怪我的地方。这么小的孩子，您哪，本来只会玩玩具，可是竟会这么胡思乱想，异想天开。可这里她也找不到人可以跟她玩呀。”

“那，你们怎么……难道你们在这里就两个人吗？”

“完全举目无亲；除了有个女用人来洗洗涮涮，也就一天来一回。”

“您出去了，就这么撇下她一个人？”

“要不怎么办，您哪？我昨天出去的时候，甚至都把她锁

了起来，就锁在那间小屋里，就因为这事，今天我们就眼泪汪汪地哭开啦。您自己说吧，我究竟怎么办才好：前天，我不在家，她竟一个人下楼，一个小男孩向她扔石子儿，砸破了她的脑袋。要不就哭哭啼啼，到处打听，在院子里逢人便问：我上哪啦？要知道，这样不好，您哪。我倒好：说出去一小时，可到第二天一清早才回来，昨天就是这么搞的。还好，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女房东给她开了门，叫来一个锁匠把锁给开开了，——真丢人，您哪，——说真格的，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恶魔，您哪。都因为我一时糊涂，您哪……”

“爸爸！”小女孩怯怯地、不安地叫道。

“哎呀，又来了不是！你又来老一套了不是！我方才跟你怎么说来着？”

“我不了，我不了。”丽莎害怕地、匆匆地在他面前十指交叉，合十当胸，一再说道。

“在这种环境下，你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韦利恰尼诺夫蓦地用一种具有权威的声音不耐烦地开口道，“您不是……您不是有财产吗；您怎么会这样——第一，住在这幢厢房里，处在这样的环境下？”

“住在厢房里又怎么啦？要知道，再过一星期，也许我们就走了，您哪，而钱即使不算房租也已经花了不少啦，有财产又怎么样，您哪……”

“好了，够啦，够啦，”韦利恰尼诺夫打断他的话道，心中越来越不耐烦，似乎在明显地说：“不必说啦，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什么用意！”“我说，我向您提个建议：您刚才说，您还要留在这里一星期，也许两星期。我在这里有个人家，换句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我在那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已经二十年了。这是一家姓波戈列利采夫

的家庭。波戈列利采夫·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三品文官；甚至说不定对您的事业还有用。他们现在到别墅去了。他们有一座十分华丽的别墅。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波戈列利采娃就跟我的妹妹，我的母亲一样。他们家有八个孩子。让我现在就把丽莎送到他们那儿去……我这样做是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一定会欢迎她的，让她在这段时间里住在他们那儿，他们会把她像亲生女儿一样，会把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爱她疼她的！”

他显得非常烦躁，而且也不掩饰这点。

“这怎么行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道，做了个鬼脸，并且狡猾地（韦利恰尼诺夫觉得是这样）窥视着他的眼睛。

“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呢？”

“那还用说，您哪，就这么让一个孩子去，突如其来，您哪，——即使跟一个像您这样的至交，我不是那意思，您哪，但是，这毕竟是到一个陌生人家去，而且地位还那么高，我还不知道那里对她去抱什么态度呢。”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在那里等于是自己人，”韦利恰尼诺夫几乎愤怒地叫道，“只要我一开口，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肯定很高兴。就像欢迎我的亲生女儿一样……真见鬼，您自己也知道，您不过是废话连篇……这有什么可说的！”

他甚至跺了一下脚。

“我的意思是，这样做岂不很怪吗？我总应该先去拜访她一两次才成，要不，总不能完全没有父亲吧，您哪？嘿嘿……而且到这样显赫的人家去。”

“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家，根本不‘显赫’！”韦利恰尼诺夫叫道，“跟您说，他们家孩子很多。她在那里会恢复健康的，一切都为了这个……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我再亲自去把您介

绍给他们。再说，您也一定要去表示一下感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每天去看她……”

“总有点那个，您哪……”

“胡扯！主要是您自己应该明白这道理！我说，您从今天晚上起就上我那儿，就住那里，第二天一早咱俩就去，早点去，十二点到那儿。”

“您真是我的大恩人！甚至还让我住您那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深受感动地同意道，“您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他们的别墅在哪儿呢，您哪？”

“他们的别墅在林庄。”

“不过她的衣服怎么办呢？因为到这样显赫的人家去，而且还是别墅，您哪，您也知道……父亲的心，您哪！”

“什么她的衣服？她在戴孝。难道她还能穿别的衣服吗？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适的衣服了！不过内衣要干净点儿，把头巾……”（她的头巾和露出来的内衣的确很脏。）

“马上，一定得换衣服，”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忙着张罗起来，“至于其他必需的替换内衣，我们马上就替她收拾好；内衣拿去给玛丽亚·瑟索耶芙娜洗了，您哪。”

“马上让人去雇马车，”韦利恰尼诺夫打断道，“尽快，如果可能的话。”

但是却出现了阻力：丽莎坚决不肯去，她一直在害怕地听他俩说话，如果韦利恰尼诺夫在劝说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时候，有时间注意地打量她一下的话，一定会看到她的小脸蛋上流露出来的完全的绝望。

“我不去。”她坚决说，声音很低。

“您瞧，您瞧见了吧，全都跟她妈一样！”

“我跟妈妈不一样，我跟妈妈不一样！”丽莎叫了起来，绝

望地绞着自己的小手，仿佛在父亲面前辩护对她的可怕的指责，说她像她母亲似的。“爸爸，爸爸，假如您不要我了……”

她突然冲吓了一跳的韦利恰尼诺夫嚷嚷起来。

“您要是带我走，我就……”

但是，她没来得及往下说任何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就抓住她的一只手，差点没揪住她的脖领子，但已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狠劲把她拽进了那个小房间。在那里，又是几分钟在窃窃私语，又可以听到哽哽咽咽的哭泣。韦利恰尼诺夫本来已经想亲自到里面去了，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冲他走了出来，带着一丝苦笑宣布道，她马上就出来，您哪。韦利恰尼诺夫竭力不看他，眼睛望着一边。

他方才走进楼道时碰到的那个女人玛丽亚·瑟索耶芙娜也来了，开始把她拿给丽莎的内衣收拾到一个属于丽莎的好看的小布袋里。

“先生，您要把这小女孩带走吗?”她问韦利恰尼诺夫，“您有家吗？您做了一件好事，先生：这孩子很乖，让她离开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吧。”

“您呀，玛丽亚·瑟索耶芙娜。”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嘟囔道。

“玛丽亚·瑟索耶芙娜又怎么啦！大家都管我叫玛丽亚·瑟索耶芙娜。难道你这儿不是乱七八糟吗？一个懂事的孩子瞧着这种丢人的事合适吗？先生。给您叫的马车来了，——到林庄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

“那，祝你们一路平安！”

丽莎脸色苍白，低垂着眼睛，拿起布口袋出来了。她连正眼也不瞧韦利恰尼诺夫；她克制住自己，并不像方才那样扑过

去拥抱父亲，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一样。可见，她甚至都不想看他。她父亲合乎礼节地吻了吻她的小脑袋，摸了摸她的头；这时，她的嘴唇撇了撇，下巴也抖动起来，但是她仍旧不肯抬起头来看父亲。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仿佛脸色发白，他的两手在发抖——韦利恰尼诺夫清楚地看到了这点，虽然他竭力不转过脸去看他。他只想快点离开。“那又怎么啦，我有什么错？”他想，“本来就应该这样嘛。”他们仨下了楼，这时玛丽亚·瑟索耶芙娜跟丽莎连连亲吻。直到坐上马车以后，丽莎才抬起头来看了看父亲——这时她突然举起两手一拍，叫了起来；再过一刹那，她肯定就会跳下马车，扑到他跟前去，但是马车已经启动了。

六　一个闲散人的新幻想

“您是不是觉得不舒服?”韦利恰尼诺夫害怕起来，“我可以让车夫停车，让他拿点水来……”

她抬起头来，热烈地、责备地看了看他。

“您带我上哪呀?”她生硬而又急促地问道。

“这是一家很好的人家，丽莎。他们现在住在一座很漂亮的别墅里；那里有许多孩子，那里，他们会爱您的，他们都是好人……您不要生我的气，丽莎，我是希望您好……”

如果有什么过去认识他的人，这时候能够看到他，一定会觉得他的样子很怪。

“您多，——您多，——您多……呜，您多么坏呀!”丽莎使劲忍住眼泪，哽咽着说。她忽闪着眼睛看着他，这眼睛很美，但充满愤怒。

“丽莎，我……”

“您坏，您坏，您坏!”她绞着自己的双手。韦利恰尼诺夫完全慌了手脚。

“丽莎，亲爱的，您不知道您使我感到多么难堪哪!”

“他明天来，这是真的? 真是这样吗?”她命令式地问道。

“真的，真的! 我亲自把他送来；我一定去接他。”

“他肯定骗人。”丽莎低下眼睛看着地面，悄声道。

“难道他不爱您吗，丽莎？”

“不爱。”

“他欺负您了？欺负您了吗？”

丽莎板着脸看了看他，一言不发。她又别转头，不理他，坐着，顽固地垂下了眼睛。他开始劝她，他对她说得很热烈，他自己也十分激动。丽莎抱着敌意，不信任地听着，但毕竟在听。她在注意听，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甚至向她说明，一个人爱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很爱她，他要监督他的父亲。丽莎终于抬起了眼睛，注意地看了看他。他开始对她说，他还认识她妈，他看到，他讲的各种故事引起了她的兴趣。慢慢慢慢地，她也开始稍许回答他的问题了，——但是很谨慎，只言片语，很固执。对于主要的问题，她还是什么也不回答。关于她过去跟父亲的关系，她固执地绝口不提。韦利恰尼诺夫跟方才那样抓住她的手不放；她也不把手缩回去；不过在她含含糊糊的回答中，她还是说漏了嘴，说什么比之爱妈妈，她更爱爸爸，因为爸爸从前一向比妈妈更爱她，而妈妈从前爱她爱得不够；不过在妈妈临死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走出房间就剩下她们俩的时候，妈妈曾经死命地亲她，死命地哭……现在她最爱妈妈，爱她超过爱所有的人，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每天夜里都爱她，爱得超过所有的人。但是这女孩的自尊心的确很强：她一发觉自己说漏了嘴，又突然闭口不语，一言不发；甚至还恶狠狠地瞅了一眼促使她说漏嘴的韦利恰尼诺夫。这段路快到终点的时候，她的歇斯底里状态差不多过去了，但是她却变得皱紧眉头，若有所思，那样子活像个野孩子，板着脸，皱着眉，打定主意顽固到底。至于现在把她送到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陌生人家去，这好像暂时还没有使她感到很不

安。使她耿耿于怀的是另一件事，韦利恰尼诺夫看出了这点；他猜想，她看到他感到羞耻，她感到羞耻的正是她父亲竟这么轻易地就让她跟他走，倒像抛弃她，把她交给了他似的。

"她有病，"他想，"也许病得还不轻；她受尽折磨……噢，这个下流无耻的醉鬼！我现在算了解他了！"他催促车夫快走。他寄希望于别墅、新鲜空气、美丽的花园、天真烂漫的孩子以及她所不熟悉的新生活，而在那里，以后……但是以后会怎样，他已毫不怀疑；那里曾有过他圆满的、光辉的希望。只有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还从来没有体会到他现在感觉到的东西，而且这将使他终生难忘！"这就是目的，这就是人生！"他兴高采烈地想。

他现在思绪纷繁，但是他没有停下来想这些事，竭力不去想个中细节：即使不去想这些细节，一切也显得清清楚楚，一切都不可动摇。他的主要计划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可以协力同心地去影响这个浑蛋，"他幻想道，"让他把丽莎留下来，留在彼得堡，留在波戈列利采夫家，虽然起先不过是暂时留下，留一个时期，让他一个人先走；而丽莎就会留给我；这就行了，还要什么呢？而且……而且，当然，他还求之不得呢；否则，他干吗要折磨丽莎。"终于到了。波戈列利采夫家的别墅果然环境优美；抢在所有人头里跑来迎接他俩的是一群唧唧喳喳的孩子，他们蜂拥而出，跑到别墅台阶上。韦利恰尼诺夫已经很久不曾到这里来了，孩子们都高兴极了：大家都喜欢他。他还没下车，大孩子们就向他嚷嚷道：

"打官司，您那官司打得怎么样啦？"最小的孩子也齐声应和，哈哈笑着，跟在大孩子后面尖叫。这里的人都爱用打官司这事逗他。但是一看见丽莎，他们就立刻把她围了起来，并带着一种默默的、专注的、孩子们才有的好奇心打量着她。克拉

夫季娅·彼得罗芙娜走了出来，跟在她后面的则是她丈夫。她和她丈夫也是一开口就笑嘻嘻地问他关于打官司的事。

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年约三十六七岁，是位很丰腴、还很漂亮地长着一头黑发的太太，容光焕发，两颊红润。她丈夫约五十五岁上下，人很聪明，很有心计，但首先是心肠好，是个大好人。他们家对于韦利恰尼诺夫，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完完全全就跟“他自己的家”一样。不过这里还隐藏着一个特殊情况：大约二十年前，这位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差点没有嫁给韦利恰尼诺夫，当时，韦利恰尼诺夫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大学生。这是她的初恋，热情似火，既可笑又十分美好。但是结果却是她嫁给了波戈列利采夫。约莫过了五年，他们又相遇了。于是一切便转化成了明朗的、静静的友谊。在他们的关系中永远留下了一种温馨，一种照亮他们关系的特别的光。这里，在韦利恰尼诺夫的回忆中，一切都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对他来说，更可宝贵的是，也许，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别无其他。在这里，在这个家庭里，他纯朴、天真、善良，照看孩子，从不装腔作势，有什么事就承认，有什么不对就忏悔。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波戈列利采夫夫妇发誓，他将在社交界再混一阵，然后就搬到他们那儿去，跟他们永远住在一起，从此永不分离。他在心中设想这一打算时是认真的，根本不是开玩笑。

他相当详细地向他们讲了有关丽莎的应当讲的一切；但是只消他提出请求也就够了，根本用不着做特别的解释。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连连亲吻这个“孤女”，答应一定做到她能够做到的一切。孩子们簇拥着丽莎，把她领到花园里去玩。进行了半小时的活跃的谈话之后，韦利恰尼诺夫站起来，开始告别。他非常焦急。大家都看出了这点。大家都很奇怪，三星期

不来了，现在只坐半小时又要走了。他笑着发誓明天一定来。大家向他指出他太激动了；突然，他抓起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的两只手，借口有件很重要的事忘了告诉她，把她领到了另一个房间。

“您记得我曾经告诉过您我在T市住过一年吗？——就告诉过您一个人，这事连您丈夫也不知道。”

“太记得了；您经常讲起这事。”

“我不是讲，而是忏悔，而且就向您一个人，就向您一个人忏悔！我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女人姓甚名谁；她就是特鲁索茨卡娅，也就是这个特鲁索茨基的太太。就是她死了，而丽莎，她的女儿，——是我的女儿！”

“肯定？您没弄错？”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有点激动地问道。

“我完全、完全没有弄错！”韦利恰尼诺夫得意扬扬地说道。

于是他就尽可能简要地匆匆告诉了她一切，说的时候非常激动。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过去也知道这一切，但是这位太太叫什么她不知道。过去，韦利恰尼诺夫想到将来认识他的人中肯定会有人突然遇到Mme[①]特鲁索茨卡娅，会想到他这人居然会这么爱这个女人，甚至在此以前都不敢向他唯一的女友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公开“这女人”的姓名，——他每想到这事就觉得十分害怕。

“而且她父亲什么也不知道？”她听他说完后问道。

“不，他知道……使我受不了的也正是这事，我还没把他看透！”韦利恰尼诺夫热烈地继续道，“他知道，肯定知道；这

---

① 法文：太太。

是我在今天和昨天发现的。但是我必须搞清楚的是他到底知道多少？我现在急着走也是因为这个。今天晚上他要来。不过我纳闷的是他从哪知道的呢，——就是说，这一切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关于巴高托夫的事他什么都知道，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于我？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做妻子的总有办法让自己的丈夫深信不疑。即使天使亲自下凡——做丈夫的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可是肯定会相信她。您别摇头，也别责怪我，我正在自责，而且早就、早就在自责了！……您知道吗，方才我在他那儿的时候就深信，他肯定知道我在他面前所做的伤风败俗的事。您信不信：我昨天那么粗暴地对待他，我觉得十分惭愧和难过。(我以后再找机会把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您！)他昨天所以来找我，就是出于一种克制不住的恶意，他想让我知道，他知道自己的耻辱，也知道这个使他蒙受奇耻大辱的人是谁！这就是他喝得醉醺醺的，混账透顶地来找我的原因。但是，就他那方面来说，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来找我的目的就是要指责我！总之，方才和昨天，我对这事处理得太急躁了！不谨慎，也太蠢！自己把自己出卖了，卖给了他！他干吗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来找我呢？跟您说吧，他甚至还折磨丽莎，折磨一个孩子，大概也是想以此来指责，以此来泄愤，迁怒到一个孩子身上！是的，他怀恨在心，——不管这人多么渺小，但却怀恨在心；甚至十分歹毒。不用说，他不过是小丑，虽然过去，说真的，他还尽可能装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因此他出去放荡也就十分自然了！我的朋友，这事应当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亲爱的，我的好人，您知道吗，——我想对他彻底改变一下态度：我想对他动之以情。就我来说，这甚至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毕竟对不起他！我说，您知道吗，我还有话要对您说：在T市有一回我突然需要四千卢布，他立马就把钱

借给了我，不要任何借据，他对能满足我的要求真心感到快乐，而我也就收下了，收下了他亲手借给我的钱，我借了他的钱，要知道，我把他当朋友！”

“不过您要小心，”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不安地对这一切说道，“您这么兴高采烈，说真的，我替您担心！当然，丽莎现在也是我的女儿，但是这事还有许多、还有许多没弄清楚！最要紧的是，您要三思而行，特别是感到这么幸福，这么兴高采烈的时候；您太宽容了，特别是当您感到幸福的时候，”她微笑着又加了一句。

大家都出来欢送韦利恰尼诺夫；孩子们把在花园里跟他们一起玩的丽莎带了来。他们现在看她比方才似乎更加莫名其妙了。韦利恰尼诺夫在告辞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亲吻了一下丽莎，并且热烈地重复了一遍对她的许诺：明天一定带她父亲来，——这时丽莎更腼腆了，腼腆得什么似的。直到最后一分钟她都一言不发，也不看他，但这时却突然抓住他的衣袖，把他拉到一边，用央求的目光注视着他；她有话要对他说。他立刻把她带进了另一间屋子。

“有什么事吗，丽莎？”他温柔而又赞许地问道，但是她仍旧害怕地不断回头张望，把他拉到一个更远的角落，她要完全躲开所有的人。

“有什么事，丽莎，有什么事吗？”

她不吭声，似乎拿不定主意；她用她那蓝蓝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她那小脸蛋的所有表情都流露出一种近似疯狂的恐怖。

“他会……上吊的！”她像说胡话似的悄声道。

“谁上吊？”韦利恰尼诺夫恐惧地问。

“他，他！他半夜里曾经想拴上绳子上吊！”小姑娘急匆匆

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亲眼看见的！不久前，他曾经想拴上绳子上吊，他跟我说的，跟我说的！过去他也想……一直在想……半夜里我看见了……”

“不可能！”韦利恰尼诺夫莫名其妙地悄声道。她忽然扑到他身上亲吻他的手。她哭，哭得都喘不过气来了，她请求他，央求他，可是他从她那歇斯底里的含混不清的话里什么也没听懂。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的痛苦的眼神，近乎疯狂地，恐怖地看着他的那眼神，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看着他的那眼神，从此留在他的记忆中永志不忘，白天看见，做梦梦见。

“难道、难道她真这么爱他吗？”他焦虑不安地返回城里的时候，忌妒地想道，“方才她自己也说过母亲更爱她……说不定她恨他，根本不是爱他！……”

“这‘上吊’是什么意思呢？她到底要说什么呢？他这浑蛋会上吊吗？……要打听清楚；一定要打听清楚！要尽快弄清这一切，——彻底弄明白！”

七　丈夫和情夫互相亲吻

他非常急于去“打听清楚”。“方才都把我弄晕了；方才没有时间考虑，”他想到，回想他第一次遇见丽莎时的情景。“可是现在——要去打听清楚。”为了尽快打听清楚，他焦躁地吩咐车夫把他直接拉到特鲁索茨基家去，但是他立刻又改了主意：“不，还是让他自己来找我好，而我利用这段时间得先把这些该死的案卷给了了。”

他狂热地开始翻阅案卷；但是这一回他自己也觉得他十分心不在焉，今天根本没有心思看什么案卷。下午五点，当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脑子里头一回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想法：他插手这件官司，事必躬亲，忙忙碌碌地奔走于大小衙门，到处寻找自己的律师，可是那律师却躲着他，也许他这样做当真只会妨碍人家办案。他对自己的这个假设快乐地大笑起来。“要是我昨天产生这个想法，我一定会非常伤心的。”他更加快乐地加了一句。尽管他感到很开心，可是他却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越来越焦躁不安了：最后终于变得若有所思；虽然他思绪起伏，东想西想，想了很多，可是总的说来，他要想的却什么名堂也没有想出来。

“我需要他，需要这个人！”他终于认定，“必须先把他弄

清楚以后再及其他。这是一场决斗!"

他回到家时已是晚上七点，可是他并没有在自己的住处碰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对此感到十分惊奇，随之又感到愤怒，然后甚至感到很懊丧，最后开始害怕起来。"上帝知道，上帝知道这会怎么了局!"他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一会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不停地看表。最后，已经是九点左右了，才终于出现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如果这家伙要滑头，那他要暗算我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这时候我正垂头丧气，心灰意冷。"他想，突然精神抖擞，变得非常快活。

他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为什么这么久他都不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对他的活跃而又快活的问题的回答只是苦笑了一下，随随便便地，而不是像昨天那样坐下来，有点漫不经心地把自己那顶箍有黑纱的礼帽扔到另一把椅子上。韦利恰尼诺夫立刻注意到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已经不再像方才那样激动了，而是平静地，也没说多余的话，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讲了（作为汇报）他怎样送丽莎去，那里怎样亲切地接待了她，而这种情况对她是多么有益，慢慢慢慢地，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丽莎，不知不觉地把话题完全转到了谈论波戈列利采夫家，——即他们这家人多么可爱，他很早就认识他们，波戈列利采夫是多么好的好人，甚至多么有势力等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心不在焉地听着，间或皱起眉头，带着一种不满的、狡猾的嘲笑看着韦利恰尼诺夫。

"您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嘟囔道，似乎特别恶心地微笑着。

"不过您今天似乎心情不好。"韦利恰尼诺夫懊丧地说。

"为什么我就不能跟别人一样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帕

维尔·帕夫洛维奇仿佛一个箭步从什么角落里蹿出来似的反扑道；仿佛他就等着这个机会反唇相讥似的。

“悉听尊便，”韦利恰尼诺夫苦笑了一下，“我想您不会出什么事吧？”

“就是出事了，您哪！”他叫道，倒像在夸耀自己出事似的。

“到底出什么事了？”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沉吟片刻，没有立刻回答：

“还不是咱们那位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叫人纳闷……巴高托夫，那位十分高雅的彼得堡年轻人，出身上流社会，您哪。”

“难道又没接见您？”

“不——不，这次倒是接见了，头一回让我进去，您哪，我看了看他的脸……不过他已经死了……”

“什——么！巴高托夫死了？”韦利恰尼诺夫大吃一惊，虽然似乎根本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他死了，您哪！六年的至交！还是在昨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死的，我根本不知道。可能，正在他咽气的时候，我去问候他的健康。明天就出殡和埋葬，他已经躺在棺材里了，您哪。棺材被包上了紫红色的天鹅绒，四围镶着金边……死于神经性热病，您哪。他们让我进去了，让我进去瞻仰了遗容！我在门口说，我是他的生前好友，因此才让我进去了。他是我六年的至交，我倒要请问，他现在到底想把我怎么样呢？说不定，我就是因为他才到彼得堡来的呀！”

“您又何必生他的气呢，”韦利恰尼诺夫笑道，“他又不是故意死的！”

“要知道，我说这话是感到遗憾；一位挚友；他对我举足轻重啊，您哪。”

于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伸出两个手指作犄角状[①]，在自己的秃顶上比画了一下，接着便低声地、嘿嘿嘿地笑个不停。他作长犄角状，嘿嘿笑着，坐了足有半分钟，还带着一种陶醉，既挖苦又无耻地注视着韦利恰尼诺夫。韦利恰尼诺夫仿佛看到某种征兆似的呆若木鸡。但是他的这种呆若木鸡的神情只持续了极短的一刹那；他嘴上不慌不忙地绽出一丝嘲弄的、泰然到无耻程度的微笑。

"这表示什么呢？"他拖长了声音，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表示犄角，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终于把竖在头上两个手指放了下来，断然道。

"就是说……您头上有犄角？"

"我头上长了犄角，后天生的犄角！"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令人异常恶心地做了个鬼脸。

两人沉默不语。

"不过，您这人还真勇敢！"韦利恰尼诺夫道。

"就因为我敢作犄角状让您看？听我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最好请我吃点什么！要知道，过去，在T市，我可款待过您一整年哪，见天请吃饭，您哪……让下人去拿瓶酒来，嗓子眼儿干得慌。"

"太乐意了；您早说不就得了。您要什么？"

"什么您呀您的，应当说我们；咱俩一起干杯，难道不行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挑衅地，但与此同时又带着一种奇怪的不安窥视着他的眼睛。

"来香槟？"

---

① 意为戴绿帽子。西俗将我国民间"戴绿帽子"的说法换喻为头上长角。

“要不来什么？还没到喝伏特加的时候，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摇铃叫楼下的马夫拉上来，并做了安排。

“为咱俩分别九年之后又愉快地重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不必要而又十分不妥地嘿嘿笑着，“现在您，现在我剩下的至交只有您一个人了，您哪！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高托夫不在了！正如诗人所说：

> 没有了伟大的帕特洛克罗斯，
> 活着的是被人唾弃的忒耳西忒斯[①]”。

他在说到“忒耳西忒斯”时，伸出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部。

“你这蠢猪有话快说，我不喜欢绕弯子。”韦利恰尼诺夫在心里思忖。他心中的愤怒在沸腾，早就克制不住自己了。

“请您告诉我，”他恼怒地开口道，“既然您直截了当地指责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他现在已不直呼其名管他叫巴高托夫了），现在这个使您蒙受耻辱的人既然死了，您似乎应当感到高兴才是；您干吗要愤愤不平呢？”

“有什么可高兴的，您哪？为什么要高兴？”

“我是根据您的心情判断。”

---

① 引自席勒的叙事诗《胜利者凯旋》(1803)。按：帕特洛克罗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的朋友，后死于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之手。忒耳西忒斯是阿凯亚军中的普通一兵，在《伊利亚特》中，他被描写为一个可笑的人物，因诅咒阿喀琉斯和污辱阵亡的彭忒西勒亚的尸体，被阿喀琉斯所杀。

“嘿嘿，这您就错了，您不了解我的心情，您哪，按照一位先哲的名言：‘仇人死了固好，但活着更妙’，嘿嘿！”

“我想他活着的时候，五六年来您每天看见他，有足够的时间看个够嘛，”韦利恰尼诺夫恶狠狠而又放肆地说道。

“难道当时……难道当时我知道吗，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像从旮旯里一个箭步蹿出来似的，突然扑向韦利恰尼诺夫，甚至还似乎显得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人向他把这个他期待已久的问题提出来了。

“可见，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把我当什么人了？”

在他的眼神中突然闪出一种完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表情，这表情仿佛完全变了，把原来那种怀恨在心，但是此前仅仅是无耻地做着鬼脸的面孔变成了完全另一种样子。

“难道说您一无所知！”大惑不解的韦利恰尼诺夫猛地非常吃惊地问。

“难道我知道吗？难道我知道！噢，这帮人哪——这帮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朱庇特[①] 呀！在你们看来，人等于一条狗，你们对所有的人都以你们的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对你们我恨不得，您哪！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他疯狂地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但是他自己又立刻害怕起来，胆怯地望了望四周。

韦利恰尼诺夫摆出一副俨然的架势。

“我说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自己也明白，对于您，当时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我完全无所谓。如果您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对您是一种福气，虽然……话又说回来，我甚至搞不懂，您为什么把我看成是自己信得过的朋友？……”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宙斯，一译丘庇特。

“我不是说您……请别生气，不是说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两眼望着地面，嘟囔道。

马夫拉走进来，端来了香槟酒。

“酒来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叫道，分明很高兴可以借此转移一下话题了。“来两只杯子，亲爱的，来两只杯子；太好了！亲爱的，此外就什么也不要了。瓶塞打开了吗？劳驾了，多谢了，宝贝儿！好了，您走吧！”

他又振作起来，又放肆地望了望韦利恰尼诺夫。

“不过，您得承认，”他突然嘿嘿笑道，“您对这一切非常感兴趣，根本不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无所谓’，如果我立刻站起来走了，什么也没告诉您，您肯定很失望。”

“不，我一点儿不失望。”

“哼，撒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他的微笑似乎在说。

“好吧，您哪，咱开始喝！”他把酒倒进两只酒杯。

他端起酒杯祝酒：“为咱俩已故的朋友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干杯！”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样祝酒，我不喝。”韦利恰尼诺夫放下自己的酒杯。

“为什么？这样祝酒很愉快嘛。”

“是这么回事：您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喝醉了？”

“喝了不多一点。怎么啦，您哪？”

“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我觉得，昨天，特别是今天上午，您真心诚意地对已故的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感到惋惜。”

“谁对您说我现在不是真心诚意地对她感到惋惜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立刻跳起来，倒像有人拉了一下装在他身上的弹簧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您要明白，您对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也可能弄错了，而这事很重要。"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狡猾地微微一笑，挤了挤眼。

"您多么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的隐私的呀！"

韦利恰尼诺夫的脸红了：

"我要向您再说一遍：我完全无所谓。"他愤怒地想："我该不该把他跟这瓶酒一起立刻轰出去呢？"脸变得更红了。

"也没什么，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仿佛替他鼓劲似的说道，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现在我就来说给您听我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您哪，以此来满足您的火热的愿望……因为您是个热情似火的人，您哪！嘿嘿！不过请您给我支烟，因为我从3月份起……"

"给您烟。"

"我从3月份起就开始酗酒胡闹，一蹶不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听我说，这一切是这么发生的，您哪。肺痨这病，您也知道，我的好朋友，"他变得越来越熟不拘礼了，"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病，您哪。一个患肺痨的人，常常快死了，可是他几乎没有料到他明天就会一命呜呼，您哪。跟您说吧，还在五小时以前，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还打算过一两个星期到约莫四十俄里以外去看望她姨妈哩。此外，您大概也知道，许多太太（也许，男士也一样，您哪）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或者不如说，有这样一种癖好，您哪：爱保存过去的乱七八糟的情书，您哪。其实最可靠的办法是付之一炬，不是吗，您哪？不，她们把任何纸片都十分喜爱地保存在小匣子里和梳妆盒里；甚至还按年月日分门别类地编了号。这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呢——我不知道，您哪；想必为了愉快的回忆吧。在逝世

前五小时还打算到她姨妈那里去过节，自然，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根本就没想到要死，甚至到最后一小时还一直在等科赫。因此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死了，可是她那只镶有珍珠贝和银饰的乌木匣却留在她的写字台里。这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小匣子，带锁，是祖传的，是祖母传给她的。就这样，您哪——我就在这只匣子里发现了一切，您哪，就是说一切，毫无例外，按年月日，整整二十年。可是因为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十分爱好文学，所以甚至还给一家杂志社寄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中篇小说，收藏在这匣子里的他的作品几乎不下一百篇之多，——不错，这是在五年中写的，您哪。有几篇还有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的亲笔批注。做丈夫的看了真赏心悦目哇，足下高见如何?”

韦利恰尼诺夫迅速想了想，记得他给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既没写过一封信，也没写过一张便条。至于在彼得堡，倒是写过两封信，但是正如约定好的那样是写给他们夫妇俩的。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让他辞职的，他没有回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完后，沉默了整整一分钟，涎皮赖脸地满脸堆笑，看他作何反应。

“您对我这个小小的问题怎么什么也不回答呢?”他终于分明受不了了，问道。

“什么小小的问题?”

“就是关于我这个做丈夫的打开匣子时感到多么赏心悦目哇。”

“唉，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韦利恰尼诺夫恼火地挥了一下手，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敢打赌，您现在在想：‘你真是只猪，自己说自己戴上

了绿帽子，' 嘿嘿！您呀……真是洁身自好哇。"

"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事。相反，使您蒙受耻辱的人死了，您很恼火，再加喝了很多酒。我在这一切当中看不出有什么非同小可的地方；我太清楚了，您为什么要让巴高托夫活着，而且我很尊重您的恼怒；不过……"

"依您看，我需要巴高托夫究竟为了什么呢？"

"这是您的事。"

"我敢打赌，您的意思是跟他决斗，对不对？"

"活见鬼！"韦利恰尼诺夫越来越克制不住自己了。"我认为，任何一个正派人……遇到这种事——都不会自甘下贱，一味可笑地唠叨，愚蠢地装腔作势，可笑地发牢骚，令人恶心地含沙射影，这样做只会给自己越抹越黑，应当像个正派人那样开诚布公，直截了当，一切都摆明了！"

"嘿嘿，不过，很可能，我不是个正派人呢，您哪？"

"说来说去，这是您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这样，您要巴高托夫活着有屁用？"

"起码可以去瞧瞧朋友，您哪。可以跟他来瓶酒，两人一起，一醉方休呀。"

"说不定他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您喝酒呢。"

"为什么？Noblesse oblige?① 您不是跟我喝酒了；比起您来，他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可没有跟您喝过酒。"

"为什么突然摆起架子来了呢，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突然神经质地、愤怒地哈哈大笑起来：

"呸，见鬼！您还真是一个'凶狠的人'！我还以为您不过

① 法文：此处意为面子上不许可？

是个‘永远的丈夫’!”

“怎么是‘永远的丈夫’?这话是什么意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警惕起来，竖起了耳朵。

“是这样，有这么一类丈夫……说来话长。您最好滚蛋，再说您也该回去了；您让我讨厌!”

“凶狠是什么意思?您不是说我凶狠吗?”

“我说您真是个‘凶狠的人’——是跟您说着玩的。”

“什么叫‘凶狠的人’，您哪?请告诉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或者看在基督的分上，您哪。”

“够了，够了!”韦利恰尼诺夫又突然大怒地叫道，“您该走了，滚蛋!”

“不，不够，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跳起来，“即使我让您讨厌了，也不够，因为咱俩还得先干一杯，还得先碰碰杯!干杯后我再走，您哪，可现在还不够!”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我滚蛋，见您的鬼去呢?”

“我可以见鬼去，但是咱俩要先干一杯!您说，您偏不愿意跟我干杯，但是我愿意，我偏要您跟我干杯!”

他已经不再装腔作势了，他已经不再嘿嘿笑了。他身上的一切又似乎突然变了，而且变得与刚才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外形和整个腔调恰好相反，因而使韦利恰尼诺夫简直没了主意。

“喂，咱俩干一杯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唉，别拒绝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异样地看着他的脸，继续道。显然，这事并不单纯是干杯的问题。

“那，好吧，”韦利恰尼诺夫嗫嚅道，“这酒……在哪儿呢……”

“还剩下整整两杯，这酒是干净的，您哪！就这样，请端起您的酒杯。”

他俩碰了一下杯，一干而尽。

“好了，既然这样，既然这样……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捂住脑门，并保持这样的姿势片刻。韦利恰尼诺夫觉得，他马上就要说出他最后要说的话了。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什么话也没说，他只是看了看他，静静地咧开大嘴笑了笑，这笑又变成方才那种狡猾的、挤眉弄眼的笑了。

“您这醉鬼，您到底想要我干什么！拿我寻开心是不是！”韦利恰尼诺夫跺着脚，发狂地叫道。

“别喊，别叫，干吗嚷嚷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向他急忙摆手，“我不是拿您寻开心，不是拿您寻开心！您知道吗，现在咱俩——谁跟谁呀。”

他突然抓住他的手，亲了一下。韦利恰尼诺夫都没来得及醒悟过来。

“瞧，现在咱俩谁跟谁呀，您哪！现在——我就滚他妈的蛋，见鬼去啦！”

“等等，站住！”镇静下来的韦利恰尼诺夫叫道，“我忘了告诉您……”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房门口转过脸来。

“我说，”韦利恰尼诺夫涨红了脸，眼睛完全看着一旁，嘟嘟囔囔地说道，说得非常快。“您明天一定要到波戈列利采夫家去……彼此认识认识，表示一下谢意，——一定……”

“一定，一定，我怎么会不懂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非常乐意地接口道，迅速挥了一下手，表示这是不消说的。

“再说，丽莎也在焦急地等您。我答应她了……”

“丽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走了回来，“丽莎？您知道丽莎对于我是什么吗，您哪？过去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他突然几乎发狂般地叫道，“但是……嘿！以后再说吧，您哪；一切都以后再说吧，您哪……可现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咱俩虽然干杯了，但我觉得还不够，我需要的是另一种满足，您哪！……”

他把礼帽放到椅子上，又像方才那样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望着他。

“吻我一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突然建议道。

“您喝醉了？”韦利恰尼诺夫后退一步，叫道。

“是喝醉了，您哪，不过请您还是吻我一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唉，吻哪！要知道，我刚才不还吻过您的手吗！”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沉默了片刻，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但是他突然弯下腰来，凑近只有他肩膀高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这嘴发出一股刺鼻的酒味。不过他没十分把握，他是否当真吻了他。

“那现在，现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显出一副喝醉酒的狂态，两只眼睛在醉意盎然地闪闪发光，叫道，“现在行了，您哪：那时候我还以为——‘难道连这主儿？假如连这主儿，我想，假如连他也一样，那我还能相信谁呢！’”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泪流满面。

“您懂吗？您现在对于我是多么宝贵的朋友呀！”

他忽然拿起帽子，跑出了房间。韦利恰尼诺夫又跟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第一次拜访后那样在原地站了几分钟。

“唉，一个喝醉了的小丑，仅此而已！”他挥了挥手。

“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在他已经脱去衣服，钻进被窝之后，他又斩钉截铁地想到。

八　丽莎病了

第二天一早，韦利恰尼诺夫在等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时候（他曾答应一起到波戈列利采夫家去，决不迟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喝咖啡，抽烟，而且每分钟都感到他就像个清早醒来，无时无刻不在回忆头天夜里挨了人家一记耳光的人似的。“嗯……他太清楚了，这是我的要害，他想用丽莎来报复我！”他恐惧地想。

那个可怜的孩子的可爱的面容，在他眼前凄恻地闪了一下。一想到他今天，很快，再过两小时，又可以见到自己的丽莎了，他的心就跳动得很厉害。“唉，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热烈地认定，“现在这是我的全部生命，这是我的全部目的！即使挨耳光，即使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又怎样呢！……在这以前我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乱七八糟，百无聊赖……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样！”

但是，尽管他感到兴高采烈，他还是越来越陷入沉思。

“他想用丽莎来折磨我，——这很清楚！他肯定会折磨丽莎。他想用这办法来让我受不了，为了一切。哼……毫无疑问，我决不能让他昨天的伎俩重演，”他蓦地脸红了，“而且……瞧，真是的，他还不来，已经十一点多了！”

他等了很久，一直等到十二点半，他心头越来越烦恼。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还是没来。他早就有个想法在活动，想到这家伙肯定会故意不来，为的是故伎重演，玩昨天的老花样，存心气他，气死他："他知道我现在离不开他，他知道现在丽莎会怎样！他不来，我怎么向她交代呢！"

他终于忍无可忍，在中午一点整，亲自坐车去了波克罗夫广场。旅店里的人告诉他，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根本没有回来睡觉，他仅在早晨八点多的时候回来过一趟，总共待了一刻钟又走了。韦利恰尼诺夫站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房门前，听着女用人对他说的话，无意识地转动了一下锁着的房门的把手，来来回回地拽了两下。他回过味来后，啐了口唾沫，撇下门锁，请女用人带他去找玛丽娅·瑟索耶芙娜。但是玛丽娅·瑟索耶芙娜一听说他来了，就主动跑了出来。

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正如韦利恰尼诺夫把他跟她的谈话后来告诉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时所形容的那样，是个"怀有高尚情感的女人"。玛丽娅·瑟索耶芙娜先简短地问了问昨天他把那"小姑娘"送去的情况，然后就立刻开始讲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事。按她的说法，要不是有这孩子，她早就让他滚蛋了。他是让旅店给撵出来住到她这里来的，因为他胡作非为得太不像话了。这不是作孽吗？居然半夜里带了个姑娘来，人家孩子懂事了呀！他还嚷嚷："只要我愿意，她就是你妈！"您信不信，这姑娘还真行，往他的臭脸上啐了口唾沫。他竟嚷嚷，说什么"你又不是我女儿，你是……破烂"。

"哪能这么说呢！"韦利恰尼诺夫大吃一惊。

"我亲耳听见的。他虽然喝醉了酒，等于不省人事一样，但是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终归不合适；虽然她年龄还小，但是心里一琢磨还是能琢磨出来的！小姑娘在哭，我看，她给

折磨得够呛。前几天，我们院子里造了孽：有人说，有个警官什么的，晚上向旅店要了个房间，可天亮前上吊死了。据说因为寻欢作乐把钱花光了。聚拢来一大堆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本人不在家，可是这孩子因为没人看着就到处乱跑，我瞅见她在那边楼道里挤在人群里面，在别人后面向里面张望，在瞅那个上吊的人，觉得很稀奇。我赶紧把她领了回来。你猜怎么着，——她浑身发抖，整个脸都吓黑了，我刚把她领回来，她就扑通一声倒下了。折腾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没准得了急惊风，从那时起她就病了。他回来后知道了这事——把她浑身都掐紫了——因为，他倒不是打她，而是多半又掐又拧，后来他喝多了酒，就跑来吓唬她，说什么'我也去上吊，给你气的；而且就用那带子，在窗帘架上吊死；他还当着她的面把那带子绾了个套。那小姑娘吓坏了——用两只手搂着他，叫道：'我不了，我再也不了'。真可怜！"

韦利恰尼诺夫虽然也料到一定出了什么很怪的怪事，但是这故事却使他吃了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玛丽娅·瑟索耶芙娜还讲了许许多多。比如说，有一件事，要不是玛丽娅·瑟索耶芙娜，丽莎说不定都跳窗了。韦利恰尼诺夫跟喝醉了似的走出了房间。"我非得用棍子给他当头一棒，像打狗似的打死他！"他恍恍惚惚地想道。而且他喃喃自语地把这话重复了好几遍。

他雇了辆马车，动身到波戈列利采夫家去。还没出城，马车就被迫在运河上一座桥旁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有一大队送葬的行列正在过桥。桥两头都挤着几辆马车在等候；过路人也都停了下来。葬礼很隆重，送葬的车队很长，在这些送葬的马车中，有一辆马车的窗口，突然在韦利恰尼诺夫面前，闪现了一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脸。他简直不敢相信，要不是帕维

尔·帕夫洛维奇自己把头探出窗外，笑嘻嘻地向他点头打招呼的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能在人丛中认出韦利恰尼诺夫分明高兴极了；甚至从马车里连连向他招手。韦利恰尼诺夫立刻跳下马车，置拥挤、巡警于不顾，也不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马车已经上了桥，一直跑到车窗跟前。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就一个人坐在车里。

“您怎么啦?”韦利恰尼诺夫叫道，“您为什么不来？您怎么在这儿?”

“送葬啊，您哪，——别喊，别嚷，——我在送葬，”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快活地眯上眼睛，嘿嘿笑道，“我在给我的至交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的遗体送葬。”

“这一切太荒唐了，您这醉鬼，您这疯子!”一时间感到莫名其妙的韦利恰尼诺夫更大声地叫道，“马上下车，上我的车；快!”

“不行啊，您哪，送葬……”

“看我不把您拽下来!”韦利恰尼诺夫吼道。

“那我就叫啦！那我就叫啦，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依旧快活地、鬼鬼祟祟地笑道，——倒像人家在跟他闹着玩似的，——不过他还是一个劲地往马车后面的旮旯里躲。

“当心，当心轧着!”巡警叫道。果然在下桥的时候，有一辆不知道是谁的不相干的马车，冲开了车队，引起了一片慌乱。韦利恰尼诺夫不得不躲开；其他马车和行人立刻把他挤到一边，而且越挤越远。他啐了口唾沫，挤到自己的马车旁。“反正即使不发生这种事，也没法把他带去!”他继续又惊异又不安地想到。

当他向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转述了玛丽娅·瑟索耶芙娜说的故事，以及在送葬的行列中奇怪地遇见帕维尔·帕夫洛维

奇之后，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替您担心，"她对他说，"您应当跟他断绝一切关系，越快越好。"

"他是个醉鬼和小丑，此外什么也不是！"韦利恰尼诺夫急躁地叫道，"我才不怕他呢！丽莎在这儿，我怎么跟他断绝关系！您要想到丽莎呀！"

当时，丽莎正卧病在床；昨晚她开始忽冷忽热地发烧，大家在等候从城里来的一位名医，今天天刚亮就派人去请了。这一切都使韦利恰尼诺夫心绪不宁。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把他领去见病人。

"昨天我留意地观察了她，"她说，在丽莎的房间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而又性格忧郁的孩子；她住在我们家，父亲又这样抛弃了她，她感到羞耻；我看，这就是她的病根。"

"怎么是抛弃呢？您为什么认为她被抛弃了呢？"

"单凭他让她到这儿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来，而且陪她来的那人……也是几乎陌生的，或者处在这样的关系中……"

"这是我自己要带她来的，是我硬要带她来的，我不认为……"

"啊呀，我的上帝，这是丽莎呀，她是孩子，她这么认为嘛！我看，他永远不会来了。"

丽莎看见韦利恰尼诺夫一个人，并不诧异；她仅仅悲哀地微微一笑，把自己发烧的小脑袋转了过去，而对墙壁。韦利恰尼诺夫怯怯地安慰她，向她热情保证明天一定给她把父亲带来，——她对此什么也没有回答。从她那里出来以后，他突然哭了。

直到傍晚大夫才来。他先检查了一下病人，刚说头一句话

就把大家吓住了，他说不早叫他来乃是大错。可是当大家告诉他，病人是昨天晚上才生病时，起先他都不信。“就看今天夜里怎么过了。”他终于决定道。他做了安排后就走了，答应明天尽可能早点来。韦利恰尼诺夫本来想一定得留下来过夜；但是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却亲自恳求他，不妨再去“试试，把那恶棍带来”。

“再去?”韦利恰尼诺夫怒气冲冲地反问道，“我现在要去把他五花大绑地押了来!”

一想到要去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五花大绑地押了来，韦利恰尼诺夫就急不可耐地要去把这想法付诸实施。

“我并不感到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他跟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告别的时候说，“我要一扫昨天在这里说过的那些低三下四的、感伤的话!”他又愤愤然加了一句。

丽莎闭着眼睛躺着，看来睡着了；她的病情似有好转。当韦利恰尼诺夫向她的头部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想跟她告别，哪怕亲吻一下她的衣裳边的时候，她仿佛在等他似的突然睁开了眼睛，悄声道：“带我走。”

这是一种低声而又悲哀的请求，已经毫无昨天那种怒发冲冠的味道，但与此同时又可以听出似乎她自己也坚信，她的这一请求人家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当韦利恰尼诺夫开始十分泄气地对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时候，刚一开口，她就闭上了眼睛，再也不说一句话，仿佛对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似的。

他进城后便吩咐车夫直接把他拉到波克罗夫广场去。已经十点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不在旅店。韦利恰尼诺夫等了他足足半小时，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处在一种病态的焦急状态中。最后，玛丽娅·瑟索耶芙娜终于说服了他，她说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至少要到天快亮时才会回来。“那我就天快亮的时候

再来。”韦利恰尼诺夫决定，忘乎所以地动身回家了。

可是他感到多么惊奇呀：他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马夫拉告诉他，昨天那个客人从九点多钟就开始等他了。

“他还在咱们这里喝了茶，又让我去买酒，为此他还给了我一张五卢布的蓝票子。”

九 幽 灵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把自己安排得非常舒适。他坐在昨天坐的那把椅子上，抽着烟，刚从酒瓶里给自己倒了第四杯也是最后一杯酒。紧挨着他，在桌上放了一把茶壶和一杯还没喝完的茶。他的脸喝得红红的，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他甚至脱了燕尾服，一身夏天打扮，只穿一件背心。

“对不起，好朋友!”他一看见韦利恰尼诺夫便立刻站起来叫道，“为了舒服点，脱了衣服……”

韦利恰尼诺夫声色俱厉地走到他身边。

“您还没有完全喝醉吧？还能跟您谈谈吗?”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有点慌乱。

“没有，没有完全喝醉……悼念故友，但是——没有完全喝醉，您哪……”

“您能听懂我的话吗?”

“鄙人到这里来就为了洗耳恭听足下高见，您哪。”

“那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您是浑蛋!”韦利恰尼诺夫叫道，声音大变。

“如果您开始就这样，收场时将会怎样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分明十分胆怯，但还是微微提出抗议道。然而，

韦利恰尼诺夫根本不理他，叫道：

“令爱要死了，她有病；您是不是抛弃了她？”

“当真要死了，您哪？”

“她有病，有病，病得非常危险！”

“可能老毛病犯了，您哪……”

“别废话！她病得非——常危险！单凭这点您就应当去……”

“去道谢，您哪，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我太明白了，您哪！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亲爱的，我的好朋友，”他突然伸出两手抓住韦利恰尼诺夫的手，醉醺醺地、差点儿没有声泪俱下地，仿佛求他饶恕似的叫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别嚷嚷，别嚷嚷！我可以去死，我可以喝醉了酒立刻掉进涅瓦河——可是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这有什么用呢，您哪？至于去看波戈列利采夫先生，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嘛，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自知失态，稍许克制了点自己。

“您喝醉了，因此我不明白您到底要说什么，”他严厉地说道，“我永远乐意同您好好谈谈，甚至很高兴能快点谈……我来也是为此……但是您首先要知道，我采取了措施：今天您必须住我这儿！明天上午我就带您去，咱俩一起去。我不会放您走的，”他又号叫道，“我要把您五花大绑地押了去！这张沙发对您合适吗？”他气喘吁吁地向他指了指挨着另一面墙、放在他自己睡觉的沙发对面的另一张又大又软的沙发。

“您说什么呀，哪儿都可以，您哪……”

“不是哪儿都可以，而是在这张沙发上！给，给您床单、被子、枕头（韦利恰尼诺夫把这一切从衣柜里拽了出来，匆匆扔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老老实实地伸手接着）立刻铺上，快——铺——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手上堆满了东西，站在房间中央，似乎犹豫不决，在他那醉醺醺的脸上挂着长长的、醉意盎然的笑容；但是在韦利恰尼诺夫再次厉声吆喝之后，他突然迈开两腿，急忙跑过去张罗，先把椅子搬开，接着又气喘吁吁地开始拉开床单，匆匆铺上。韦利恰尼诺夫走过去给他帮忙；他对自己这位客人的驯服和害怕多少感到了满意。

“把您那杯酒喝完了就去睡觉，”他又命令道，他感到他不能不发号施令，“是您自作主张让下人去买酒的？”

“是我自己，让买酒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知道您再不会让底下人去买酒了，您哪。”

“您知道就好，但是您应该知道的事还不止这一件。我要再次给您说清楚，我现在采取了措施：我再也不会容忍您装腔作势，再也不会容忍您昨天那种醉醺醺地接吻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自己也明白，充其量，只能搞一次，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得意地微微一笑。

听到这个回答后，韦利恰尼诺夫本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这时几乎庄严地突然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面前站住。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有话就直说！您很聪明，这点我早看出来了，但是我要告诉您，您走错了路！有话就直说，要干什么就直截了当地干，我敢向您保证，——我将担当一切，承担任何事！”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拉长了脸微微一笑，仅此一端就让韦利恰尼诺夫的火不打一处来。

“慢！”他又叫起来，“别装腔作势，我把您看透了！再说一遍：我敢向您保证，我准备担当一切，您肯定会得到任何可能的使您满意的回答，即任何答复，甚至包括不可能的！噢，我多么希望您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啊！……”

“既然您有如此雅量，”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小心翼翼地向他身边挪近了点，“有个问题倒使我非常感兴趣，您昨天曾提到凶狠的人什么的，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啐了口唾沫又开始更迅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

“不，您哪，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别啐唾沫，因为我很感兴趣，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您哪……我这人不会说话，但是您会原谅的。要知道，我也曾在杂志上的批评栏里读到过关于这类‘凶狠的人’和‘老实人’的文章，您哪，——今天清早又想起来了……不过又忘了，您哪，说实话，当时我都没看懂，您哪。我非常想弄清楚：已故的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高托夫这号人到底是‘凶狠的人’呢，还是‘老实人’？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仍旧不做声，不停地走来走去。

“凶狠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突然狂怒地停下了脚步，“表面上虽然装着久别重逢，很高兴能跟他在一起‘喝香槟酒’，就像昨天您跟我在一起喝酒那样，心里却恨不得在酒里下毒，把巴高托夫毒死，——而不会像您今天那样把他的棺材送到墓地，鬼才知道您究竟出于什么见不得人的、阴暗的、卑鄙的动机，这样的装腔作势只会给您自己抹黑！给您自己！”

“这倒是真的，还是不去为好，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点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您到底对我怎么看呢，您哪……”

“您不是这样一种人，”韦利恰尼诺夫不听他说下去，又激动起来，叫道，“不是这种人，天知道您在扮演什么，说什么这不公平，应当去告他，像背书似的念念不忘自己的侮辱，垂头丧气，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死气白赖地缠住人家——

瞧——您把自己的时间全花在这上面了！您想上吊是真的吗？真有这事？”

“我喝醉了酒也许胡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您哪。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像咱们这种人要下毒，似乎总有点不成体统。此外，我官声尚好，——多少还有点财产，再说，也许，我还想续弦，您哪。”

“又要让您服苦役了。”

“可不是吗，您哪，这种不愉快的事也可能发生，虽然现在司法机关采取了许多缓和措施[①]。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今天我坐在马车里想起一个笑话，可笑极了，想跟您说说，您哪。您刚才不是说：‘死气白赖地缠住人家’吗。有个人叫谢苗·彼得罗维奇·利夫措夫，您可能还记得，当您还在T市的时候，他来看过咱们；唔，他有个弟弟，也算得上是个彼得堡的年轻人，他在B市，在省长手下当差，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您哪。有一回在俱乐部当着许多女士和他心上人的面，他跟戈卢边科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自己受了侮辱，但是他忍气吞声，把受到的侮辱藏在心底；就在那时戈卢边科却把他的心上人抢走了，而且向她求婚。您猜怎么着？这个利夫措夫——甚至跟戈卢边科真的成了朋友，竟同他完全言归于好了，这还不算，您哪——他还主动要求做他的傧相，给他捧着婚冠，而当新人刚行完婚礼出来，他就上前祝贺，亲吻戈卢边科，并且当着整个贵族社会的面，当着省长，他自己则穿了燕尾服，烫着头发，您哪，——猛地掏出匕首捅进了戈卢边科的肚子——戈卢边科应声倒下。这可是他自己的傧相，多可耻呀！还有什么说的呢，您哪！主要是他捅了一刀子后，竟仓皇四顾：‘啊，

① 指1864年俄国司法改革后实行的陪审制。

我干了什么呀！啊，我到底干了什么呀！’说罢泪如雨下，浑身发抖，扑过去搂住所有人的脖子，甚至女士们的脖子：‘啊，我干了什么呀！啊，我现在到底干了什么呀！’——嘿嘿嘿！真逗，您哪。要不就是他可怜戈卢边科；再说后来戈卢边科人也痊愈了，您哪。”

“我不了解您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韦利恰尼诺夫板着脸，皱起了眉头。

“不就是为了说捅一刀吗，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嘿嘿笑道，“可见这主儿还算不了是个人物，您哪，不过是个窝囊废，一害怕连礼节也忘了，当着省长的面，跑过去搂住女士们的脖子，您哪，——可是毕竟捅了一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您哪。”

“您给我滚，见您的鬼去，”韦利恰尼诺夫突然叫道，声音都变了，仿佛他心中有什么东西蓦地失去了控制。“您给我滚，连同您那乱七八糟的阴暗心理，您本人就是个心理阴暗的坏蛋——居然想来吓唬我——您是个折磨孩子的浑蛋，——小人，——无耻之徒，无耻之徒，无耻之徒！”他忘乎所以地大叫，说每句话时都气得喘不上气来。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浑身哆嗦了一下，甚至醉意全消；他的嘴唇在发抖：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管我叫无耻之徒？您叫我，您哪？”

但是韦利恰尼诺夫已经清醒了过来。

“我可以向您道歉，”他回答，在阴郁的若有所思中沉默了片刻。“不过有个条件：如果您愿意从此直截了当地行动的话。”

“我要是您，我是无论如何会道歉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

奇。”

“好吧，依您，”韦利恰尼诺夫又沉吟片刻，“我向您道歉；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自己也会同意，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已经什么也不欠您的了，我说的是整个事，而不仅仅指现在这事。”

“没什么，您哪，什么欠不欠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冷笑了一下，不过眼睛望着地面。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太好了！把您的酒喝完后就去睡觉，因为我反正不让您走……”

“酒又怎么啦，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似乎稍微犹豫了一下，然而还是走到桌旁，把自己早就倒好的那最后一杯酒喝完。说不定在此以前他已经喝过不少了，所以他的手现在有点发抖，把一部分酒洒到了地上、衬衫上和背心上，但还是把酒喝完了，——似乎不能把酒留下不喝，喝完后，他就恭恭敬敬地把喝光的酒杯放到桌子上，乖乖地走到自己的卧榻旁，开始脱衣服。

“不在这里过夜……不是更好些吗？”他不知为什么说道。这时他已经脱下一只靴子，两手捧着它。

“不，不好！”韦利恰尼诺夫怒气冲冲地说，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也不抬头看他。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脱下衣服后就躺了下去。一刻钟后他已经安置完毕，韦利恰尼诺夫吹灭了蜡烛。

他睡得很不好。现在有一种使事情更加乱糟糟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的新情况，使他惶惶然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不知为什么他对这种不安感到很惭愧。他已经蒙蒙眬眬地开始打盹了，但是突然一阵窸窣声把他吵醒了。他立刻回头看了一眼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床铺。屋子里黑黢黢的（窗帷

全放下了)，但是他似乎觉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并没有躺着，而是微微坐起了身子，坐在床铺上。

“您怎么啦?”韦利恰尼诺夫叫道。

“鬼影，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稍等片刻后，勉强听得出来地说。

“怎么啦，什么鬼影?”

“那儿，在那边房间里，往门里瞧，仿佛看到一个鬼影，您哪。”

“谁的鬼影?”沉默少顷后，韦利恰尼诺夫问。

“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的，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欠起身子，站在地毯上，亲自透过门厅瞅了一眼另一间屋子，这屋的门一直开着。那边的窗户没有窗幔，只挂着窗帘，因此要亮得多。

“那边屋里什么也没有哇，您喝醉了，快躺下吧!”韦利恰尼诺夫说，说罢便躺下，裹上了被子。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没说一句话，也躺了下来。

“过去您从来没见过鬼影吗?”韦利恰尼诺夫过了约莫十分钟，突然问道。

“有一回好像见过，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稍候了片刻，然后悄声道。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韦利恰尼诺夫说不准他到底睡着了没有，但是又过了大约一小时——突然他又回了一下头：该不是又有什么窸窣声把他吵醒了吧——他也说不准，但是他好像看到，在漆黑一片中似有一个白色人影站在他身旁，还没到他身边，但已经站在房间中央了。他从床上坐起来，注视了足有一分钟。

“是您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突然发出的他自己的这个声音，听去似乎

有点异样。

没有得到回答，但是有个人站在那儿，已经毫无疑问了。

“是您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提高了声音追问，声音甚至大得即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睡在自己床上，也一定会惊醒，并给予回答。

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可是他觉得，这个白色的、勉强看得出来的人影，又更近地向他身边挪动了一下。接着又出了一件怪事：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仿佛突然失去了控制似的，就跟不久前那样，他用最荒谬、最疯狂的声音，几乎每说一句话都喘不上气来似的拼命大叫。

“您这醉鬼，您这小丑，只要您有胆量——只要您敢——吓唬我——我就掉过头去，面对墙壁，把头钻进被窝，一整夜，一次也不回头，——我要向您证明，我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哪怕您一直站到天明……跟小丑似的……我压根儿不把您放在眼里!”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向假定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方向啐了口唾沫，突然转过脸去，面对墙壁，像他所说的那样，钻进被窝，仿佛屏住呼吸似的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那鬼影有没有走上前来，还是依旧站在原地——他没法知道，但是他的心在怦怦乱跳——跳哇——跳哇……过了起码五六分钟；突然，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响起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低低的、完全是如泣如诉的声音：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起来想找样东西……（他讲了一件日用必需品）——我在自己那边找不着，您哪……想悄悄地到您身边，在床边看看，您哪。”

“我喊的时候……您干吗不吭声?”韦利恰尼诺夫等了大约半分钟，才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道。

“我害怕了，您哪。您这么大叫……我害怕了，您哪。”

“那边，在左边墙角，靠门，在柜子里，您先点上蜡烛……”

“没有蜡烛我也看得清，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边向墙角走去，一面乖乖地说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请原谅，让您受惊了，您哪……酒劲完全突如其来地上了头，您哪……”

但是韦利恰尼诺夫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一直躺着，面朝墙壁，就这么躺了一夜，头也没有转一次。他是不是想这样来履行自己的诺言，以示轻蔑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他的神经衰弱终于变成一种几乎是谵妄，他很长时间都睡不着。第二天早晨九点多，他醒来后，突然一跃而起，坐在床上，好像有人把他推醒似的，——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已经不在屋里了！只剩下一张空床，被子也没叠，他本人天一亮就溜走了。

“我早知道会这样的！”韦利恰尼诺夫用手掌拍了一下脑门。

十 在 墓 地

大夫的担心被证实了，丽莎的病情突然恶化，——甚至恶化到完全超出韦利恰尼诺夫和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头天晚上的想象。韦利恰尼诺夫第二天清早去看她的时候，她还神志清醒，虽然浑身发烧；后来他硬要别人相信，她曾经向他微微一笑，甚至还向他伸出了发烫的小手。真有其事呢，还是他情不自禁地编造出来聊以自慰，——他也没工夫核实；快到半夜的时候，病人已经失去了知觉，而且在整个生病期间一直是这样。在她搬到别墅来的第十天，她死了。

这对韦利恰尼诺夫来说是个十分悲痛的时期；波戈列利采夫一家甚至替他感到害怕。这些艰难日子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他们家度过的。在丽莎患病的最后几天，他常常一个人，在一个犄角里，一坐就是好几小时，显然，他什么也没想；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常常走过去给他排遣一下，但是他很少回答，有时候看得出他心里烦，不想跟她说话。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甚至没料到这“一切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倒是孩子们最能排遣他的愁绪；他有时候甚至还跟他们说说笑笑；但是几乎每一小时他都要站起来，蹑手蹑脚地去看病人。有时候，他似乎觉得，她认出了他。他跟所有人一样，对这孩

子能否痊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丽莎生命垂危的房间，他通常坐在紧挨着的另一间屋里。

然而，即使在这些日子里，他也有两次突然表现出了非凡的活动精力：突然站起来，匆匆赶到彼得堡去请大夫，请最有名的大夫，请他们来会诊。做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诊是在丽莎死的前一天。还在这次会诊前三天，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就对韦利恰尼诺夫坚决地说，无论如何要去把特鲁索茨基先生找回来："一旦发生不幸，他不在，没法给丽莎安葬。"韦利恰尼诺夫懒洋洋地说，他一定给他写信。当时波戈列利采夫老头儿宣称，他可以亲自让警察局去把他找回来。韦利恰尼诺夫终于写了一张书面通知（就两行字），亲自把这通知送到了波克罗夫旅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照例不在家，于是他就把这通知交给了玛丽娅·瑟索耶芙娜，请她转交。

最后，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丽莎终于随同日落一起死去了，直到这时韦利恰尼诺夫才如梦初醒。给丽莎的尸体穿上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的一个女儿过节时才穿的白色衣裙后，就把尸体抬了出去，放在客厅里的一张桌上，她的手捧着鲜花，作十字交叉状，叠放在胸前，——他走到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跟前，两眼炯炯发光地向她宣布，他要立刻去把那个"凶手"带来。大家都劝他少安毋躁，到明天再说，但是他不听，硬要立刻进城。

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到彼得堡去不止是请大夫。在这些日子里，他有时候觉得，如果他能给生命垂危的丽莎把她父亲找回来，她一听到他的声音，说不定会清醒过来的；于是他就拼命地到处找他。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还跟从前一样住在旅店里，但到旅店去问也没有用："经常三天两头不回来住宿，人也不回来，"玛丽娅·瑟索耶芙娜说，

"偶然回来也喝得醉醺醺的，待不了一小时，慢悠悠地走了；邋邋遢遢，衣履不整。"波克罗夫旅店的茶房顺便告诉韦利恰尼诺夫，早在此前，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就常常到耶稣升天大街去找一些姑娘。韦利恰尼诺夫便立刻跑去找到了这些姑娘。那些接受过他的礼物、受过他宴请的女人立刻想起了自己的这名客人，主要是他的礼帽上佩有黑纱，好认，然而又立刻把他臭骂一顿，骂他的原因不外是最近他不来找她们了。其中一个姑娘叫卡佳，她自告奋勇地说，她"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因为他现在老守着玛什卡·普罗斯塔科娃，而他的钱多得都没底，而这个玛什卡——不应当姓普罗斯塔科娃，而应当姓普罗赫沃斯托娃[1]，现在住在医院里，只要她卡佳愿意，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她立刻送到西伯利亚去"。但是，这一回，卡佳没能找到她，但是她拍胸脯保证下次准能找到。韦利恰尼诺夫现在所能指望的只有她的配合和协助了。

他到城里时已经十点了，立刻让人去把她叫了来，因为让她请假，他付了一点钱给她的老鸨，然后便跟她一起出来找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该怎么对付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抓住什么理由杀了他，还是仅仅找到他后告诉他，他女儿死了，安葬的时候必须由他出面和配合？头一回去找他没找到：原来前天玛什卡·普罗赫沃斯托娃大打出手，跟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吵翻了，一名司库"用板凳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脑袋打开了"。一句话，找了他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最后已是半夜两点了，韦利恰尼诺夫从人家告诉他的一家游乐场出来，却突然出乎意料地与他碰了个正着。

两个女人领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走到这家游乐场门口，

---

① 这姓意为骗子、坏蛋。

他完全喝醉了；一个女人架着他的胳膊，他们后面则跟着一名膀大腰圆的大高个儿，是个要债的，他扯着嗓子拼命嚷嚷，可怕地威胁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顺便提一下，他嚷嚷说，这家伙“剥削了他，毒害了他的生活”。听得出来，是谈钱的事儿；那两个女的很害怕，很着急。看到韦利恰尼诺夫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便伸开两手，向他冲过来，倒像有人要杀他似的大叫：

“好兄弟，救救我吧！”

一看见韦利恰尼诺夫大力士般的体格，那要债的一下子蔫了，想溜走；得意扬扬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冲他的背影伸出自己的拳头，大吼一声，以示胜利；这时韦利恰尼诺夫愤怒地抓住他的两只肩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两只手拼命摇他，摇得他的牙齿作对儿厮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立刻停止了喊叫，带着一种愚钝的醉醺醺的恐惧望着这个折腾他的人。韦利恰尼诺夫大概也不知道接下去应该拿他怎么办，便狠狠地把他往下摁，让他坐到人行道边的短柱上。

“丽莎死了！”他对他说。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由一个女人搀扶着，坐在路边的短柱上，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韦利恰尼诺夫。他终于听明白了，他的面孔似乎一下子拉长了。

“她死了……”他似乎有点异样地悄声道。不知道是因为喝醉了酒因而令人恶心地拉长了脸，苦笑了一下呢，还是他脸上的哪块肉抽搐了一下，——韦利恰尼诺夫也闹不清，但是略等片刻，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便使劲抬起自己发抖的右手想画十字，但是这十字没画成，他那发抖的手又垂了下来。稍等片刻，他才慢慢地从路边的短柱上微微站起身来，抓住他带来的一个女人，靠在她身上，又继续走自己的路，仿佛迷迷糊

糊，——仿佛这里根本没有韦利恰尼诺夫这个人似的。但是韦利恰尼诺夫又伸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你这喝醉酒的恶棍，你明白不明白，你不出面没法给她安葬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向他转过头来。

“炮兵……准尉……记得吗？”他的舌头转动不灵地、含含糊糊地说道。

“什——么？”韦利恰尼诺夫吼道，病态地打了个哆嗦。

“这就是你要找的父亲！找他去吧……安葬……”

“胡说！”韦利恰尼诺夫心慌意乱地叫道，“你存心气我……我早知道你会给我来这一手的！”

他忘乎所以地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头顶上举起自己的可怕的拳头。再过一刹那——说不定，他真的会一拳把他打死；那两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飞也似的躲到一边。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连眼睛也没眨一下。一种疯狂的、野兽般的极端狠毒把他的整个脸扭歪了。

“你知道吗？”他的说话声坚定多了，几乎不像喝醉了酒。“你知道我们俄国的……（他说了一句难以形诸笔墨的骂人话。）你给我滚蛋，找它去吧！”接着他便用力从韦利恰尼诺夫的手中挣脱出来，一个踉跄，差点儿没摔倒。那两个女的扶住了他，这一回她俩几乎是拖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面尖叫，一面逃跑。韦利恰尼诺夫没去追他们。

第二天，中午一点，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官吏，中年，身穿制服，来到了波戈列利采夫家的别墅，他非常有礼貌地交给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一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写给她并让她亲收的大信封。这信封里装有一封信和随信附上的三百卢布，以及关于丽莎的一些必要证件。帕维尔·帕夫洛

维奇的信写得很简短，非常恭敬，也极为得体。他先对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夫人对这名孤女惠予关注（这种关注只有上帝才能赐予她）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接着他又语焉不详地提到，由于他的健康极为不佳，他不能前来亲自参加他万分心爱的、不幸的女儿的葬礼了，因此只能在这方面寄希望于夫人的一片好心以及天使般的善良。接着他又在信中说明，三百卢布是用来办葬礼以及因病所致的一应花销的。如果这钱花不完，还剩下点什么，那他就极其恭敬地恳请把这钱用来追荐丽莎的亡魂，让她的灵魂早日安息。除信上写的这些话以外，送信来的那位官吏就什么也说不清了。从他说的某些话中听得出来，他只是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再请求下才勉为其难地同意把这封信亲自送交给波戈列利采娃夫人的。波戈列利采夫几乎对信上所说的“因病导致的一应花销”感到很生气，他决定，除了留下五十卢布做丧葬费以外（因为总不能不许父亲安葬自己的孩子吧），其余的二百五十卢布立即退还给特鲁索茨基先生。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则决定，不是把二百五十卢布彻底退还给他，而是把墓地教堂收到用来追荐小姑娘伊丽莎白[1]亡魂的钱的收据交给他。这收据后来交给了韦利恰尼诺夫，让他立刻转交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把这收据付邮寄往他住的那个房间。

葬礼后，他就离开了别墅。他一个人在城里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了足足两星期，常常若有所思地撞在人家身上。有时候就整天躺着，挺直身子，躺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连最普通的东西也常常忘了。波戈列利采夫妇多次打发人来请他到他们家去；他答应了，但是立刻又忘了。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甚

① 即丽莎。伊丽莎白是丽莎的大名。

至亲自去找过他，可是去找他，他又不在家。他那律师也一样；可是这律师倒真有好消息告诉他：那场官司他非常巧妙地给了结了，对方同意庭外调解，将他们有争议的遗产的极小一部分作为补偿就成。现在剩下的事情仅仅是取得韦利恰尼诺夫的同意。那位律师终于在他家碰到了他，可是使那律师感到奇怪的是：他这位不久前还心急火燎的当事人，听到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后，竟非常委靡不振，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

正赶上最热的7月天，但是韦利恰尼诺夫连季节也忘了。他的痛苦郁积于心，就像熟透了的脓疮，时时刻刻呈现在他那痛苦的、自觉的意识中。他的主要痛苦在于丽莎没有来得及知道他是她的什么人就死了，不知道他多么痛苦地爱着她！在他面前以如此快乐的光辉倏忽闪过的他的人生的全部目的，突然沉浸在永久的黑暗里，失去了光泽。这目的就在于——他现在也在时时刻刻考虑这点，——希望丽莎每天、每时，乃至终身都不断地感觉到他对她的爱。"任何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更高的目的！"有时候他在阴暗的欢悦中寻思，"即使还有其他目的，那也没有一个目的能比这更神圣！""丽莎的爱将使我过去整个臭不可闻的、无益的人生得到净化和弥补；代替那闲散的、行为不端的、如同行尸走肉的我，——我将把这纯洁的、美丽的小生命抚育成人，而且因为这小生命我的一切都将得到宽恕，我自己也将宽恕自己所做的一切。"

他这一切自觉的想法的出现，总是与灿烂的、永远感到亲切的、永远使他的心灵感到震惊的关于这个死了的孩子的回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他一再回想她那苍白的小脸，一再想起她在棺材里躺在鲜花丛中的情景，以及她过去失去了知觉，在发烧，一动不动地睁着眼睛的样子。他又突然想起，那时她已躺在桌上，他发现她有一个手指天知道因为什么在病中发乌

了；当时这使他大吃一惊，他对这只可怜的手指感到太心疼了，当时他恨不得（还是头一回）马上找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把他打死，——而在这以前他“仿佛失去了知觉”。可能是被侮辱的自尊心，把这孩子的心折磨至死，也可能是她父亲使她受了三个月的痛苦煎熬：她父亲突然将爱变成了恨，用下流话侮辱她，嘲笑她的恐惧，最后又抛弃了她，把她甩给了不相干的人。他不断想象着这一切，而且层出不穷，千变万化。“您知道，过去，丽莎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吗？”他突然想起特鲁索茨基喝醉酒后发出的这一感叹，他感到这一感叹已经不是装腔作势，而是真的，这里已经包含着爱。“这恶棍过去是那么爱这孩子，怎么能对孩子这么残酷呢？这可能吗？”但是他每次都赶紧撇开这一问题，仿佛想撵走这个问题似的。这问题里有某种可怕的东西，有某种使他受不了的、尚待解决的东西。

有一天，他自己也几乎不记得是怎么搞的，信步走到埋葬丽莎的那片墓地，找到了她的小坟，自从参加完葬礼后，他一次也没到墓地来过；他总觉得这会引起太多的痛苦，因此他不敢去。然而奇怪的是，他把脸一贴到她的小坟上，亲吻这小坟时，他的心蓦地感到轻松了些。这是一个天色明净的黄昏，太阳正在西下；一座座坟头周围绿草如茵；不远处开了一丛野蔷薇，有一只蜜蜂在嗡嗡地采蜜；孩子们和克拉夫季娅·彼得罗芙娜在葬礼后留在丽莎坟头的鲜花和花圈，还在原地放着，但是叶子一半已脱落，经过长时间后这还是头一次，甚至好像是某种希望，使他陡地感到神清气爽。“多么轻松！”他想，望着静谧而又明静的天空，感觉着这种墓地的寂静。一种对于某样东西的纯洁而又安详的信仰陡地涌上并充溢于他的心头。“这是丽莎送给我的，这是她在跟我说话。”他不由得想到。

当他从墓地动身回家时，已暮色四合。在离墓地大门不那

么远的地方，路边有一座低矮的小木屋，屋里开了一家类似小酒馆或者酒肆之类的小店；小店的窗户洞开着，可以看到桌旁坐着许多顾客。他突然感到其中一位坐在紧挨窗口的地方，颇像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也看见了他，而且正从窗户里好奇地观察着他。他继续向前走去，很快就听到后面有人在追他；而追他的那人果然就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必是韦利恰尼诺夫脸上和解的表情，当他从窗口向外张望的时候，吸引了他，并且给了他勇气。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追上他以后，他怯怯地微微一笑，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醉意盎然的笑容了。他甚至根本没醉。

“您好。”他说。

“您好。”韦利恰尼诺夫回答。

十一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要结婚了

他回答了这个“您好”之后，自己都感到惊奇。他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他现在遇到这个人已经毫无憎恨之心，此刻他对此人的感情已完全变了，甚至出现了某种希望实现新关系的欲望。

“多么美丽的黄昏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注视着他的眼睛，说道。

“您还没走。”韦利恰尼诺夫仿佛不是在问，而是仅仅在思索，继续向前走着。

“我那事拖了一下，不过——得到了空缺，您哪，提升了，您哪。后天一准起程。”

“得到了空缺？”这回是他问了。

“为什么就不行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撇了撇嘴。

“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韦利恰尼诺夫皱起眉头，辩解道，斜过眼去看了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使他感到惊奇的是，特鲁索茨基先生的衣服、佩有黑纱的礼帽，以及整个外貌比两星期前体面多了。“他干吗坐在这家酒肆里呢？”他不由得一个劲地想道。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还想告诉您我的另一件喜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开口道。

“喜事？”

“我要结婚了，您哪。”

“什么？”

“祸福相倚，丧事之后是喜事，人生一向如此，您哪；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倒很希望能够，您哪……但是——我不知道，也许，您现在有急事吧，因为看您这样子，您哪……”

“是的，我有急事，而且……是的，我身体不舒服。”

他突然想把他甩开；他想建立某种新感情的愿望一下子不翼而飞。

“我倒很希望，您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没有把他到底希望什么说完；韦利恰尼诺夫也没有吭声。

“那就以后再说吧，如果咱们还能再见面的话，您哪……”

“是的，是的，以后、以后再说吧。”韦利恰尼诺夫急匆匆地嘟囔道，眼睛既不看他，人也不停下来。两人又沉默少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仍旧在一旁走着。

“那，再见，您哪。”他终于说道。

“再见；希望……”

韦利恰尼诺夫回到家后又感到十分心烦意乱。要跟“这个人”再碰头，他感到力不从心。他躺下睡觉时又想：“他干吗在墓地附近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终于拿定主意上波戈列利采夫家去，他十分勉强地拿定了这个主意；现在随便什么人的同情，甚至波戈列利采夫家的同情，他也觉得十分不是滋味。但是他们对他

很不放心，因此他必须去看看他们。他突然感到，刚一遇见他们，不知为什么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还是不去呢?”他想，急急忙忙吃完了早饭，可是突然，使他感到异常惊讶的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走了进来。

虽然昨天跟他见过面，韦利恰尼诺夫还是无法想象这人什么时候会再来看他，因此他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是好。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一切自作主张，先问了好，然后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即三周前他最后一次来看他时坐的那把椅子。韦利恰尼诺夫突然特别清楚地想起他那次来访。他不安而又厌恶地望着这客人。

“您感到惊奇吗，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看出了韦利恰尼诺夫目光的含意，开口道。

总的说，他显得比昨天随便多了，同时也看得出来，他显得比昨天还胆怯。他的外表特别有意思。特鲁索茨基先生不仅穿得很体面，而且穿得很讲究——穿着轻柔的夏装，穿着浅色的紧身裤，穿着浅色的西装背心；戴着手套，拿着金边的单目眼镜（不知有什么用，突然出现了这东西），内衣也无可挑剔；他身上甚至还发出一股香水味。他的整个外形包含着一种既可笑又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奇怪而又令人感到很不愉快的想法的东西。

“当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别别扭扭地继续道，“我这一来倒使您感到惊奇了，您哪，——我感觉到了这点，您哪。但是我以为，您哪，人与人之间永远保持着，——依我看，也应该保持着某种高尚的东西，不是吗?这就是说，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也无论发生什么甚至最不愉快的事，都应当保持某种高尚的东西……不是这样吗?”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有话您就快说吧，不必拘礼了。”

韦利恰尼诺夫皱起了眉头。

“两句话就说完，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急忙道，“我要结婚了，现在就去看未婚妻，马上去，您哪。他们也住在别墅里，您哪。我想万分荣幸地把您冒昧介绍给这家人认识认识，您哪，我此来有个不情之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低下了头），请您惠予作陪……”

“陪您上哪儿？”韦利恰尼诺夫瞪起了眼睛。

“上他们那儿，您哪。对不起，我说话像发高烧似的，也许说乱了；但是我就怕您拒绝，您哪……”

他说时凄凄惶惶地望着韦利恰尼诺夫。

“您想让我现在陪您去看您的未婚妻？”韦利恰尼诺夫反问，匆匆打量着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的，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变得非常胆怯，“您别生气，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这不是放肆，我只是十二万分地恳求您。我曾经幻想，您也许不至于在这件事上拒绝我吧……”

“首先，这根本不可能。”韦利恰尼诺夫的身子开始不安地扭动起来。

“这不过是我的不情之请，您哪，”他又继续恳求，“不瞒您说，这里自有原因，您哪。但是关于个中原因我想以后有机会再告诉您，而现在我只能冒昧请求，您哪……”

他甚至出于尊敬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但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您自己也明白……”韦利恰尼诺夫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这太好办了，您哪，首先，我打算把您作为朋友介绍给他们；其次，要知道，您本来就跟他们

认识；要知道，这是到扎赫列比宁的别墅去，五品文官扎赫列比宁，您哪。"

"怎么会是他呢?"韦利恰尼诺夫叫了起来。这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他老在找他、硬是碰不到他在家的那个五品文官，也就是在他的那件官司中偏袒对方的那位官吏。

"是的，是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笑着，似乎被韦利恰尼诺夫异乎寻常的惊讶所鼓舞。"就是他，您还记得吧，有一回，您跟他在一起，边走路边说话，我站在对面，看着你们俩；当时，我想等您走了之后再过去跟他打招呼。大约二十年前，我甚至跟他一起共过事，您哪，而当时，我想等您走了之后再去跟他打招呼的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想法。直到现在，约莫一星期前，我才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您哪。"

"但是我说，这似乎是一家非常正派的人家呀?"韦利恰尼诺夫天真地表示惊讶。

"为什么是正派人家就不行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撇了撇嘴。

"不，当然，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发现……"

"您去过他们家，他们记得，记得，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快乐地接茬道，"不过当时您不可能看到他的家眷；可他记得您，而且对您很尊敬，您哪。我曾经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谈起过您。"

"但是您鳏居才三个月，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并不是立刻举行婚礼，您哪；婚礼要过九个月或者十个月以后再举行，因此服丧也就整整一年了，您哪。请相信，一切都很好，您哪。首先，费多谢伊·彼得罗维奇甚至从我小时候起就认识我，他也认识我的亡妻，知道我过去的生

活和地位，您哪，最后，他还知道我有财产，现在又谋到了空缺，而且还提升了，——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您哪。"

"怎么，这是他女儿？"

"让我来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您吧，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脸上愉快地堆满笑容，"请允许我抽支烟。再说，今天您会亲眼看见的。首先，像费多谢伊·彼得罗维奇这样精通讼事的人，在这里，在彼得堡，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有时在衙门里是很受器重的，您哪。但是，要知道，除了薪俸以及此外的津贴、奖金、补助、餐饮费，或者还有什么一次性的补助呀等等，您哪——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说没有任何构成财产的基本东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可是拉家带口，想存钱就怎么也办不到啦，您哪。您自己想想：费多谢伊·彼得罗维奇有八个闺女，只有一个小不点的小儿子。他要是一命呜呼了——不就剩下一点儿少得可怜的抚恤金了吗，您哪。可现在却有八个闺女，——不，您只要想想，好好想想嘛，您哪：要知道，哪怕给每个人做双鞋，这要花多少钱！八个闺女中已有五个待字闺中，您哪，大女儿都二十四了（非常漂亮的一位姑娘，您会亲眼看见的，您哪），而第六个女孩才十五岁，还在上中学。要知道，必须给五个大姑娘找女婿，必须尽可能地未雨绸缪，可见，他这做父亲的应当把她们陆陆续续地全嫁出去，您哪，——请问，这要费多大事，您哪？突然我出现了，我还是头一个上他们家来求亲的，您哪，而且他们也明知道，明知道我有财产，而且是实打实的财产，您哪，瞧，这就是全部情况，您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十分陶醉地解释道。

"您向那个大女儿求婚了？"

"不，您哪，我……不是向大女儿；我是向那个小六求婚

了，也就是那个还在上中学的女孩。”

“什么?”韦利恰尼诺夫不由得微微一笑。

“您不是说她才十五岁吗!”

“现在是十五岁，您哪；但是再过九个月她就十六岁了，十六岁零三个月，为什么就不行呢，您哪?因为现在这一切还有伤大雅，您哪，所以暂时心照不宣，只是跟她的两位高堂……请相信，一切都很好，您哪!”

“这么说，还没说定?”

“不，说定了，一切都说定了，您哪。请相信，一切都很好，您哪。”

“那她知道吗?”

“就是说，只是做做样子，出于礼貌，似乎没有讲出来；可是实际上怎么会不知道呢，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愉快地眯起了眼睛，“怎么样，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成全成全我吧，行吗?”他非常胆怯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那干吗要我作陪呢?不过，”他又匆匆加了一句，“因为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的，所以您也不用给我讲什么原因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难道我能陪您一起去吗，您想想嘛!”

一时间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关于未婚妻的唠叨分了心，可是在这以后他又重新产生了那种既厌恶而又不愉快的感觉。看来，再过一分钟，他非请他彻底滚蛋不可。他没来由地甚至生起了自己的气。

“您就陪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就陪我走一趟吧，您不会后悔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用苦苦哀求的声音恳求道，“不不不!”他捕捉到韦利恰尼诺夫不耐烦而又坚决的姿态后，挥了挥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

奇，您先别忙决定，您哪！我看得出来，也许您误解了我的意思：要知道，我太清楚了，无论是您对我，也无论是我对您——咱俩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还不至于荒谬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您哪。我现在求您帮的这点小忙，今后对于您不会有任何干系的，再说我后天就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您哪；等于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让这天仅仅算是机缘凑巧吧，您哪。我来找您是寄希望于您的心灵的那种特别高尚的感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近来您心中很可能激起了这种感情，您哪……不知道我想说的话说清楚了没有，您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越说越激动，已经激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韦利恰尼诺夫奇怪地望着他。

“您请我帮忙，”他边沉思边问道，“而且再三请求，——这倒使我产生了疑心；我想知道得更多一些。”

“所谓帮忙无非是请您陪我走一趟。等咱们回来后，我就把一切向您公开，跟忏悔一样。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请您相信我！”

但是韦利恰尼诺夫仍旧不答应，他感到心中有一种苦恼而又凶狠的想法，因此更加执拗地不愿松口。这个恶毒的想法，从一开始，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告诉他关于未婚妻的事情起，就开始在他心中蠕动：这是一种普通的好奇心呢，或者是一种还不甚了然的意向呢，但却吸引他——表示同意。这种意向对他的吸引力愈大，他就愈不肯就范。他坐着，用胳膊肘支着头，在沉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再三恳求。

“好吧，我陪您去。”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忽然不安地、几乎是惊慌地同意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大喜过望。

“别价，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现在您先打扮一下，”他围着正在穿衣服的韦利恰尼诺夫快活地转来转去，“穿漂亮点，

拿出您的派头来。”

“这怪物的葫芦里究竟在卖什么药呢?”韦利恰尼诺夫寻思着。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寄希望于您的不仅是帮这个忙，您哪。既然您同意了，那就请您参谋一下，您哪。”

“什么事?”

“有个大问题，您哪：这黑纱怎么办?怎么更得体：拿下来呢，还是继续戴着?”

“悉听尊便。”

“不，我希望您给我拿个主意，如果您戴着黑纱，您自己会怎么做，您哪?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保留它，那就说明我感情专一，您哪，这样会对我有个好印象。”

“自然拿下来。”

“难道还‘自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若有所思，“不，我还是留着它好，您哪……”

“悉听尊便。”“这家伙信不过我，这倒好。”韦利恰尼诺夫想。

他俩走了出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满意地仔细打量着打扮得衣冠楚楚的韦利恰尼诺夫；他脸上甚至流露出一种仿佛肃然起敬和俨乎其然的神态。韦利恰尼诺夫对他的这副神态感到诧异，对自己则更加莫名其妙。门口已有一辆豪华的弹簧马车在恭候他俩大驾。

“您居然连马车也预备好了?那么说，您有把握，我一定会陪您去喽?”

“这马车是为我自己预备的，您哪，但是我几乎十拿九稳，您肯定会同意陪我去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以一种幸福至极的人的模样回答道。

“哎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当两人坐上马车，马车起动之后，韦利恰尼诺夫有点恼怒地笑道，“您对我也太有把握了嘛！”

“但是，您不该，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不该对我说这样的话，难道我就这么傻？”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坚定而又充满自信地回答道。

“那丽莎呢？”韦利恰尼诺夫想，但又仿佛害怕某种亵渎似的，立刻撇下这个不再想下去。他忽然觉得，他此刻显得那么低下，那么渺小；他觉得，使他感到诱惑的那种想法，是那么渺小，那么猥琐，他真想不顾一切地再一次撇下这一切，立刻下车，哪怕就现在，哪怕为了做到这点必须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狠揍一顿也在所不惜。但是那活宝又开口说话了，诱惑又攫住了他的心。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对贵重物品懂行吗，您哪？”

“什么贵重物品？”

“钻石，您哪。”

“懂。”

“我想带件礼物去，请给我出出主意：有没有必要？”

“我看不必要。”

“我倒很想带件礼物去，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嘀咕道，“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好，您哪？买全套首饰，即胸针、耳环、手镯呢，还是就买一件小玩意儿？”

“您想花多少钱？”

“四百卢布或者五百卢布，您哪。”

“嚯！”

“难道多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猛地打了个激灵。

“花一百卢布，买一只手镯。”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甚至有点大失所望。他非常想多花点钱，买下“全套”首饰。他坚持要买。他俩进了商店。然而后来还是只买了一只手镯，而且不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买的那一种，却是韦利恰尼诺夫指给他让他买的那一种。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买一副。那商人本来要价一百七十五卢布一只手镯，后来又把价钱让到一百五十卢布，——他甚至觉得惋惜，如果向他要二百卢布，他肯定会愉快地照付不误，他非常想多付点钱，买贵重点的东西。

“我这样急急忙忙地采购礼物，倒也没什么，”当他们又坐上马车往前走的时候，他陶醉地向他吐露道，“要知道，那里不是上流社会，那里很随便，您哪。天真未凿的人是喜欢礼物的，”他狡猾而又开心地微微一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方才曾经笑她只有十五岁；要知道，正是这事使我浮想联翩，——可不是吗，还在上中学，手里拿着书包，书包里装着练习本和钢笔，嘿嘿！正是这书包俘虏了我，使我陶醉！说实在的，我就喜欢这种天真烂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这事对于我，倒不在乎脸蛋长得美不美，而在乎这一层，您哪。跟小朋友躲在角落里，格格格地笑个不停，笑得多开心哪，我的上帝！她俩在笑什么呢，您哪：她俩笑来笑去无非是因为看见一只小猫从五斗柜跳到床上，把身体缩成一团，在睡觉……要知道，这里散发着一种新鲜苹果的味道，您哪！难道要把这黑纱取下来？”

“悉听尊便。”

“取下来！”他摘下礼帽，扯下黑纱，扔出了车窗，甩到马路上。韦利恰尼诺夫看到，当他把礼帽又戴到自己那光头上之后，他容光焕发，充满了最明媚的希望。

“难道这主儿当真是这样的人？”他想道，气已经不打一处

来。“他请我陪他一起去，难道这里就没有一点阴谋诡计？难道他当真指望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他继续想道，几乎对后一种假设感到可气。“他是何许人，小丑、笨蛋，还是‘永远的丈夫’？说到底，这也不可能嘛！……”

十二　在扎赫列比宁家

扎赫列比宁家的确像韦利恰尼诺夫不久前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家”，至于扎赫列比宁本人，则是一位仪表堂堂、很有风度的官吏，身居要职。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谈到他家的收入时所说，“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可是人一死，茶就凉，什么也剩不下来”，诚哉斯言，这话也不无道理。

老扎赫列比宁非常热烈而又友好地欢迎了韦利恰尼诺夫的光临，过去是“敌人”，现在却捐弃前嫌，完完全全成了朋友。

“祝贺您，这样更好，”他一开口就开门见山，神态快乐而又威严，“我本人一直坚持庭外调解，至于彼得·卡尔洛维奇（韦利恰尼诺夫的律师）乃是精于此道的金子般的人物。怎么样？您将拿到一千六百卢布，不费吹灰之力，既不拖延，也无须多费唇舌！不然的话，这官司可以再拖三年！”

韦利恰尼诺夫立刻被介绍给了扎赫列比宁娜太太，这是一位十分富有的、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相平常，一脸倦容。接着，姑娘们也逐一或者成双结对地走了出来。但是，跑出来的姑娘还真多；渐渐地渐渐地，越聚越多，多达十个或十二个，——韦利恰尼诺夫都数不过来了；一些姑娘进来了，另一

些姑娘又出去了。但是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别墅的邻居——众女伴。扎赫列比宁家的别墅是座大木屋，风格不详，式样奇特，还添造了一些不同时代的建筑——别墅拥有一座大花园；但是这花园四周还毗邻着三四座别的别墅，因此这大花园是公共的，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促成姑娘们与邻近的其他别墅的姑娘们互相接近。刚一开始交谈，才说了不多几句话，韦利恰尼诺夫就发现，这里的人早就在恭候他的大驾，他作为希望前来与这家人认识认识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朋友——他的光临几乎早已被隆重地宣布过了。他的目光在这类事情上是敏锐的，富有经验的，他很快就看出这里有一种独特的气氛：根据两位高堂的过于热情的接待，根据姑娘们的某种特殊的神态，以及她们艳丽的服饰（虽然话又说回来，这天恰逢节日），他蓦地产生了疑心：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耍了个滑头，很可能，他曾经在这里暗示（自然，旁敲侧击，并未明说），似乎他韦利恰尼诺夫还在打光棍，独守空房，“上等人出身”，有财产，非常可能这人终于会突然拿定主意，“就此打住”，成家立业，——“何况还得到了一笔遗产”。看来，扎赫列比宁家的大小姐，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也就是那个今年芳龄二十四岁，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称之为非常美丽的那位小姐，似乎芳心微动，略存这类非分之想。她在她的妹妹们面前，服饰显得格外突出，她那一头秀发也显得分外妖娆。她的妹妹们以及其他姑娘们的神态，似乎她们已经千真万确地知道，韦利恰尼诺夫此次前来拜会是“为了卡佳①”，是来“相亲”的。她们的眼神，甚至她们在这天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后来也向他证实了这一猜测。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身材颀长而丰腴，浅黄

① 卡捷琳娜的小名。

色的头发蓬松而秀美，脸蛋十分可爱，而性格则显然文静而随和，甚至仿佛有点无精打采。“怪哉，这样的姑娘居然会待字闺中，嫁不出去，”韦利恰尼诺夫快乐地端详着她，不由得想到，“即使没有陪嫁，即使很快大大发福，但是目前喜爱这个的仍大有人在……”其他几位妹妹也长得一点不难看，而在那些女伴们中间也时不时闪过几张有趣的甚至漂亮的脸蛋。这使他感到很开心，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此来另有目的，自有他自己的特殊的想法。

第六个小妹妹，名叫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还是名中学生，亦即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正在说合中的未婚妻，她并没有马上出来。韦利恰尼诺夫焦急地等着她，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禁哑然失笑。她终于出现了，而且不是平淡无奇地出现的，而是由一名麻利而又伶牙俐齿的女伴玛丽亚·尼基季什娜陪同，这姑娘一头黑发，脸长得很可笑，立刻看得出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非常怕她。这个玛丽亚·基尼季什娜年约二十三四岁，爱嘲笑人，甚至显得很聪明，她是一个与他们相熟的邻居家的年幼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在扎赫列比宁家早就被看做自家人一样，而且姑娘们非常倚重她。看得出来，娜佳[1] 也特别需要她。韦利恰尼诺夫乍一看就看出来了，所有的姑娘，甚至她们的女伴都反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而在娜佳出来后刚过一分钟，他就认定：她恨他。韦利恰尼诺夫还发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无可争议，娜佳是所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小小的年纪，一头黑发，像个野姑娘，具有一个女虚无主义者的勇敢；鬼头鬼脑，是个鬼灵精，一双眼睛热辣辣的，跟火一

---

① 娜杰日达的小名。

样，笑起来很美，虽然常常是嘲笑或者狞笑，她的小嘴唇和小牙齿也长得非常美，身材苗条，婀娜多姿，面部表情很热烈，若有所思，与此同时，又几乎完全是张娃娃脸。十五岁这年纪表现在她走的每一步和说的每一句话中，后来查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头一回看见她的时候，的确看见她手里拿着漆皮书包；可现在她已经不拿这书包了。

手镯这礼物彻底失败了，甚至给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看到未婚妻走进来，就立刻得意地嘿嘿笑着走到她面前。他送礼的借口是"上回，由于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在钢琴旁唱了一支令人愉快的浪漫曲，他感到心旷神怡，因而……"他说着便语无伦次了，没把话说完，便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伸出一只手，把装有手镯的首饰盒硬塞到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的手里；她不肯拿，又羞又怒地涨红了脸，把自己的两只手藏到背后。她猛地转过身子，面向妈妈(妈妈的面部表情显得很尴尬)，大声说道：

"我不要，maman[①]!"

"收下吧，说声谢谢，"她父亲温和而又严厉地说道，但是连他也颇感不满。"多余，纯属多余!"他训诫似的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道。娜佳没办法，只好收下，垂下了眼睛，行了个屈膝礼，就像小女孩行屈膝礼那样，即猛地向下一蹲，又立刻跟装了弹簧似的猛地跃起。有一位姐姐过来看新鲜，娜佳连盒子也没打开，就递给了她，以此表示不屑一顾。手镯拿出来后，大家逐一传看；但是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有的人还面露嘲笑。只有妈咪含混不清地说了句：这手镯很可爱。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

① 法文：妈咪。

韦利恰尼诺夫救了他。

他突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大声而又津津有味地说起话来，还没过五分钟，他已攫住了客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力。他精于在社交场合谈天说地的本领，即显示自己完全是个忠厚长者，同时又摆出一副样子，似乎他认为他的所有听众也跟他本人一样都是一些心地忠厚的人。他能够极其自然地装成（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一个非常快乐而又非常幸福的人。他善于在谈笑间十分巧妙地插进一句半句俏皮的带刺的话，快活的暗示，可笑的双关语，但又仿佛完全出于无心，仿佛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其实，这些俏皮话，这些双关语，甚至连这谈话本身，说不定早就想好了，早就倒背如流，而且已经使用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当前，他除了精于谈天说地的本领以外，还加进了他的本性：他感到他现在的心情很好，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他感到心中满有把握，而且胜券在握，再过几分钟，所有这些眼睛就将转而注视他，所有这些人就将只听他一个人说话，只跟他一个人聊天，只笑他说的那些既可笑而又逗趣的话。果然，很快就出现了笑声，其他人也慢慢地慢慢地加入了谈话（而他的拿手本领就是吸引别人，把别人拉进自己的谈天说地中），已经响起了三四个人抢着说话的声音。扎赫列比宁娜太太本来显得百无聊赖和满脸倦容，现在也几乎眉开眼笑了；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的情况亦然，她跟着了魔似的在听他说话，看着他。娜佳则皱着眉头，目光锐利地注视着他；看得出来，她对他已经抱有成见。这就使韦利恰尼诺夫更来劲了。那个“坏丫头”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善于在谈笑中针对他插进一句相当敏感的挖苦话；她向壁虚构，并且硬说，似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昨天在这里介绍他的情况时，称他是自己的总角之交，因而给他的年龄（而且明显地暗示了这点）平添了

整整七岁。但是就连这个丫头玛丽亚·尼基季什娜也喜欢上了他。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简直尴尬极了。他当然很清楚他的朋友拥有的手段，起初看到他成功甚至感到高兴，随声附和，嘿嘿地笑个不停，还不时一句半句地介入到谈话中来；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渐渐陷入沉思，最后，甚至垂头丧气起来，这心情在他焦虑不安的面容上明显地流露了出来。

“好了，像您这样的客人是用不着我作陪的了，”老扎赫列比宁终于快乐地认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想回到楼上自己的书房去，因为今天虽然是节日，他手头还是有几份公事需要批阅，“您想嘛，我还以为您是所有年轻人中最愁眉不展、最落落寡合的那种人哩。瞧，竟大错特错了！”

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韦利恰尼诺夫问谁在学琴，接着又突然问娜佳：

“您似乎会唱歌吧？”

“谁告诉您的？”娜佳顶撞道。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方才不是说了。”

“不对，我唱歌只会贻笑大方；再说，我的嗓子倒了。”

“我的嗓子也倒了嘛，可是我就爱唱歌。”

“那您能给我们唱支歌吗？您唱给我听，我就唱给您听，”娜佳的眼睛忽闪了一下，“不过不是现在，而是吃完饭。我最受不了这乐器，”她又加了一句，“这钢琴让人烦死了；要知道，我们家从早晨一直到半夜，所有的人不是弹琴就是唱歌——单是一个卡佳就够叫人头疼的了。”

韦利恰尼诺夫立刻抓住了这话柄，原来，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是所有人中学弹钢琴最认真的一个。他立刻请她赐弹一曲。他请卡佳弹琴，大家显然感到很开心，而 maman 甚至高兴得脸都红了。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笑嘻嘻地站起来，

向钢琴走去，可是突然，出乎自己意料，她也满脸通红，蓦地羞得无地自容：都这么大了，芳龄已二十有四，而且这么富态，还会像个小姑娘似的脸红，——当她坐下来弹琴的时候，这一切都活画在她脸上。她弹了一支海顿① 的曲子，弹得有板有眼，虽然没有感情；但她是怯场。她弹完后，韦利恰尼诺夫对她赞不绝口，不过赞扬的不是她，而是海顿，尤其是演奏的那支小曲子，——看来，听他夸奖，她感到很高兴，很感激，很幸福，尽管夸奖的不是她，而是海顿。这倒不由得使韦利恰尼诺夫对她另眼相看了，目光显得既亲切又关注。“唉，你真这么好吗？”在他的目光中似乎闪出这样的想法——大家似乎一下子全明白了这目光，尤其是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本人。

“你们家的花园真美，”他望着阳台的玻璃门，突然向大家说道，“我说，咱们大家到花园里去吧！”

“到花园里去，到花园里去！”响起了快乐的欢呼，倒像他猜到了大家最主要的共同心愿似的。

在花园里，大家一直散步到吃午饭。扎赫列比宁娜太太本来早已经困了，想去睡觉，这时也忍不住出去跟大家一起散了散步，不过后来还是明智地留在阳台上小憩片刻，坐了坐，接着便立刻打起了盹。在花园里，韦利恰尼诺夫与所有姑娘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友好了。他注意到，有两三个非常年轻的后生从邻居家的别墅里出来，加入了他们一伙；其中一位是大学生，而另一位不过是中学生。这两人立刻连蹦带跳地各自去找自己的姑娘，看得出来，他俩是为了她们才来的；第三个“年

---

①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之一。

轻人”是个脸色十分阴沉的、头发蓬乱的二十岁的男孩，他皱着眉头，急匆匆地跟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和娜佳悄声说着什么。他严厉地打量着韦利恰尼诺夫，他似乎认为自己有义务对韦利恰尼诺夫嗤之以鼻，有几位姑娘建议快开始做游戏。于是韦利恰尼诺夫就问她们，她们一向做什么游戏。她们回答说，什么游戏都做，也玩捉人，但是晚上玩猜谚语，玩法是大家坐下来，让一个人先出去；再由所有在座的人挑选一句谚语，比如说：“宁静而致远”，然后再把那个人叫进来，接着每个人（或男或女）必须依次准备好，向他说一个句子。说的第一个句子中必须有一个“宁”字，第二个句子中必须有一个“静”字，等等。而那个猜谜的人则必须把所有这些字抓住，并据此猜出这一谚语。

“这想必很好玩吧。”韦利恰尼诺夫说。

“哎呀，不，无聊透了。”有两三个人齐声回答。

“要不我们就玩演戏，”娜佳对他说，“您瞧见那棵大树了吗，就是周围围着一圈长椅的那棵：那里，树后面，好比是后台，那里坐着演员，那里有国王、王后、公主、年轻人——谁爱演什么就演什么；谁想要出场就可以出场，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七拼八凑就算演戏了。”

“这太好了！”韦利恰尼诺夫再次夸奖道。

“哎呀，不，无聊透了！先是每次都演得很开心，可后来每次都乱七八糟，因为谁也不会收场；除非跟您一起玩可能有趣些。要不我们还以为您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朋友呢，原来他净瞎吹。您来了，我很高兴……由于一件事。”她非常严肃而又庄重地望了望韦利恰尼诺夫，说罢又立刻走到一边，向玛丽亚·尼基季什娜走去。

“晚上再玩猜谚语，”突然一个女伴推心置腹地向韦利恰尼

诺夫悄声道，可是他直到此刻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她，都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晚上大家都会笑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您也不例外。”

“哎呀，您来了，真太好啦，要不然我们这里一切都无聊透了，”另一位女伴向他友好地说道。他甚至压根儿没注意到这姑娘，天知道她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棕红色的头发，满脸雀斑，由于走路和天热，脸蛋红彤彤的，显得非常可笑。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增长。到最后，在花园里，韦利恰尼诺夫已经跟娜佳变得非常接近了；她已经不再像方才那样皱着眉头看他了，看来，她把原来想仔仔细细观察他一番的念头也撇到了一边，而是哈哈大笑，又跳又叫，甚至还有两三次拉住了他的手；她感到幸福极了，她继续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不理不睬，好像压根儿没看见他这个人似的。韦利恰尼诺夫坚信，肯定存在一个捉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真正的阴谋；娜佳跟一帮姑娘们把韦利恰尼诺夫拉到一边，而其他女伴则利用各种借口招呼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到另一边去；但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一再挣扎出来，心慌意乱地立刻向他们，也就是直接向韦利恰尼诺夫和娜佳这边跑来，把他那光秃秃的和在不安地窃听的脑袋突然伸到他们俩中间。到后来，他甚至已无所顾忌；他的姿态和动作有时天真得令人吃惊。韦利恰尼诺夫也不能不再一次特别注意了一下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的神态；当然，她现在已经很清楚，他此来根本不是为了她，而是已经对娜佳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她的脸蛋仍像方才那样可爱和忠厚。她似乎因为也能待在他俩身旁，也能倾听这个新客人说什么——仅此一端就已经感到很幸福了；而她本人，说也可怜，竟怎么也不善于慧心独具、不动声色地介入谈话。

“令姐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有多好哇!”韦利恰尼诺夫突然悄悄地对娜佳说。

“您说卡佳!难道还有什么人比她更善良吗?她是我们大家的天使,我爱她都爱入了迷。”娜佳庄重地回答。

终于在五点钟开午饭了[①],同样十分明显的是,这午饭安排得非同一般,而是特地为客人预备的。有两三道菜显然是另加的,不同于一般菜肴,相当精致,而且其中有一道菜怪极了,谁也叫不出这道菜的名字。除了餐桌上常见的葡萄酒以外,还出现了一瓶匈牙利的托考伊葡萄酒,显然也是专诚用来款待客人的;在午餐快完时不知为什么又端来了香槟酒。老扎赫列比宁比平时多喝了一杯,心情好极了,不管韦利恰尼诺夫说什么,他都准备颔首微笑。到后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终于忍不住了:他一心想与韦利恰尼诺夫比试比试,突然灵机一动,也想说句什么双关语,而且说了;他坐在餐桌的另一头,挨着扎赫列比宁娜太太,这时突然从那头传来了姑娘们的响亮的笑声,姑娘们乐坏了。

“爸爸,爸爸!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说了句双关语,”扎赫列比宁家的两位年龄居中的小姐齐声叫道,“他说我们是‘少遇的少女……’”

“啊,他也会说双关语了!嗯,他说了句什么双关语呢?”老人用端庄稳重的声音回答道,接着便鼓励似的面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预先就对将要说的双关语颔首微笑。

“您听啊,他说我们是‘少遇的少女’。”

“是啊!那又怎样呢?”老人还是没明白过来,只是更加和

① 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与我国不同:吃午饭一般在下午两三点或四五点。

蔼可亲地微笑着，准备洗耳恭听。

“哎呀，爸爸，您怎么还不明白！先是少遇，然后是少女；少遇听起来像少女，少女又属少遇……”

“啊啊啊！”老人窘迫地拖长了声音，“嗯！好啦，——下回他会说得更好的！”

老人快乐地大笑。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哪能一下子样样精通呢！”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大声逗他，“啊，我的上帝，他卡了鱼刺！”她叫道，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

甚至掀起了一片慌乱，但是玛丽亚·尼基季什娜要的就是这股劲。其实，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喝了口酒，被酒呛得憋住了气，可是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却向四面八方赌咒，硬说这是“鱼刺，她亲眼看见的，卡了鱼刺会死人的”。

“拍拍后脑勺！”有人叫了一声。

“真的，这是最好的办法！”扎赫列比宁大声赞同，但是已经出现了几个自愿上前帮忙的：玛丽亚·尼基季什娜，还有那个红头发女伴（她也被请来吃饭），最后则是那位吓坏了的一家之母，——大家都想来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拍后脑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急忙从桌旁跳起来，扭来扭去，他花了整整一分钟再三再四地说，他只是被酒呛着了，咳嗽马上就会好的，——直到最后，大家终于明白过来了，这一切不过是玛丽亚·尼基季什娜的恶作剧罢了。

“嗯，真是的，你也太莽撞了嘛！……”扎赫列比宁娜太太对玛丽亚·尼基季什娜严厉地说道。——但是她立刻忍不住也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笑法在她十分难得；因此这也产生了一种效果。吃完饭后，大家都走到阳台上喝咖啡。

“这几天的天气多好哇！”老人高兴地眺望着花园，欣赏着大自然，夸奖道，“不过，再下点雨就更好啦……好了，我去休息了。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你们，开开心心地玩吧！你也开心点！”他出去时拍了一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

当大家又走进花园之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跑到韦利恰尼诺夫跟前，拉了拉他的袖子。

“请过来一会儿，您哪。”他焦急地悄声道。

他俩走到一旁，拐进花园的一条偏僻的小径。

“不，在此请恕我直言，不，在此我不允许这样，您哪……”他抓住韦利恰尼诺夫的袖子，气得结结巴巴地悄声道。

“什么？您说什么？”韦利恰尼诺夫瞪大了两眼问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看着他，一言不发，翕动着嘴唇，气愤地微微一笑。

“你们都上哪儿了呀？你们上哪儿啦？一切都准备好啦！”传来了姑娘们焦急的喊叫声。韦利恰尼诺夫耸了耸肩膀，回到了大伙中间。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跟着他跑了过去。

“我敢打赌，他向您借手帕了，”玛丽亚·尼基季什娜说，“上回，他也忘了。”

“老忘！”扎赫列比宁家排行居中的那个女儿接口道。

“忘了手帕！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忘了手帕！Maman，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把手帕给忘了，maman，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伤风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那他干吗不说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也太拘谨了嘛！”扎赫列比宁娜太太拖长了声音说，“跟伤风开玩笑可是危险的；我马上让人给您拿块手帕来。他怎么总是伤风呢！”她临走时又加了一句，很高兴终于抓住了这个回家的机会。

“我有两块手帕，再说我也没伤风啊，您哪！”帕维尔·帕

夫洛维奇在她身后叫道。但是她大概没听清，过了不多一会儿，正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溜小跑，紧跟在大家后面，已经快赶上娜佳和韦利恰尼诺夫的时候，一名跑得气喘吁吁的使女追上了他，到底给他拿来了手帕。

“做游戏，做游戏，玩猜谚语！”四面八方叫起来，倒像天知道“猜谚语”有多么好玩似的。

先选好一块地方，然后大家都在长椅上坐下；猜谚语这事落到了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头上；大家让她尽可能离远点，不许偷听；大家趁她不在那工夫选好一条谚语，分派了每人该说的词。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回来后一转眼就猜到了。这谚语是“梦虽可怕，上帝是慈悲的”。

在玛丽亚·尼基季什娜之后轮到了那个戴蓝眼镜的、头发蓬乱的年轻人。大家对他要求更严，采取了更多的防范措施——让他站到凉亭旁，将脸完全冲着围墙。脸色阴沉的年轻人鄙夷不屑地执行了对他的这个要求，甚至感到这仿佛是对他精神上的污辱。把他叫回来后，他竟什么也猜不出来，他走过每一个人面前，每人都向他说了两遍，他听完之后，板着脸想了很长时间，可是什么也没想出来。大家都刮脸皮羞他。这谚语是：“向上帝祈祷，向沙皇尽忠，永远有用！”

“这谚语让人恶心！”那个感到不快的青年，一面溜到自己的位置上，一面愤愤然嘟囔道。

“哎呀，真没意思！”传来了几个声音。

轮到韦利恰尼诺夫了，让他躲得远远的，比所有的人都远；他也没猜出来。

“哎呀，真没意思！”传来了更多的声音。

“现在该我去了。”娜佳说。

“不，不，现在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去了，该轮到帕维

尔·帕夫洛维奇了。”所有的人都叫起来，气氛稍许活跃了些。

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直带到围墙旁的一个角落里，让他面对墙壁，不许回头，还派那个红头发的姑娘看着他。这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已经振作起来，几乎又变得开开心心的了，打算对他应予履行的职责不折不扣地照办不误，他像段木头似的站着，看着围墙，不敢回头。那个红头发姑娘站在他身后二十步的地方看着他，离大伙较近，接近凉亭，她正激动地向姑娘们挤眉弄眼，商量着什么；准备着什么新花样。突然，红头发姑娘在凉亭那边开始连连挥手。所有的人一下子跳起来，拔腿飞跑，向什么地方拼命跑去。

“跑哇，您也跑哇！”因为他没有跑，十个人的声音几乎恐惧地向韦利恰尼诺夫悄声喊道。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他一边追大家，一边问道。

“小点声，别嚷嚷！就让他站那儿，看着围墙，咱们全跑开。瞧，娜斯佳也跑了。”

那个红头发姑娘（娜斯佳）在拼命跑。倒像天知道出了什么事似的，边跑边挥手。大家终于跑到了池塘的另一边，跑到花园正好相反的另一头。当韦利恰尼诺夫也走到这里，他看见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正在跟所有的姑娘，尤其是跟娜佳和玛丽亚·尼基季什娜在激烈地争论。

“卡佳，宝贝儿，您别生气嘛！”娜佳亲吻她。

“那好，我不告诉妈妈，但是我自己走，因为这很不好。瞧他多可怜，站在围墙旁，他会怎么想呢。”

她走了——出于恻隐之心，但是所有其他姑娘却像铁了心似的，仍旧毫不怜悯。大家要求韦利恰尼诺夫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回来后要不动声色，就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而现在让咱们大家来玩捉人游戏！”那个红头发姑娘兴高采烈

地叫道。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回到大伙中间来时起码已经过了一刻钟。这段时间中的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他就这么一直站在围墙旁。捉人游戏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玩得很成功，——大家嚷啊叫哇，开心极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简直气疯了，他径直跑到韦利恰尼诺夫跟前，又抓住他的袖子。

“请过来一会儿，您哪！”

“噢，主啊，他怎么老是过来一会儿过来一会儿的！”

“又要借手帕了。”大家冲他俩的背影嚷道。

“这回可是您了；现在肯定是您，您是罪魁祸首，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恨得咬牙切齿。

韦利恰尼诺夫打断了他的话头，和解地劝他要快乐，要开心，要不然大家非把他戏弄得无地自容不可：“她们所以逗您，就因为大家都很开心，您老发脾气。”令他惊讶的是，他的话和忠告居然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大吃一惊；他立刻安静了下来，甚至回到大伙中间来时还似乎很抱歉，乖乖地加入了大家的游戏；接着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找他麻烦，跟他一起玩，就同跟所有人一样，——还没过半小时，他又几乎变得很开心了。不管玩什么游戏，如果需要找人配对，他多半邀请那个忘恩负义的红头发姑娘或者扎赫列比宁家的一位小姐。但是，使韦利恰尼诺夫感到更为惊讶的是，他发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几乎一次也没敢主动找娜佳说话，虽然他不断在她身边或者离她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起码，他把她对他视而不见，受到她轻蔑的处境，视做似乎是应当的和十分自然的事。但是最后到底还是跟他又玩了一出把戏。

游戏玩的是“藏猫儿”。藏的那人可以在允许他躲藏的地

方随便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钻进一个茂密的灌木丛，本来已经躲得好好的了，可他突然异想天开，跑过来，躲进了屋子。发出一片呼喊，他被看见了；他急忙溜进楼梯上的亭子间，因为他知道那里在五斗柜后面有个地方，他想躲在那儿。但是那个红头发姑娘飞也似的跟在他后面，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口，咔嚓一声把门锁上了。大家立刻跟方才一样停止了游戏，又一溜烟跑到池塘对面，跑到花园的另一头。十分钟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觉得谁也没来找他，便从小窗户里向外张望。一个人也没有。他又不敢叫，怕吵醒两位高堂；使女和女仆又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许她们出来，如果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叫人，也不许她们答应。本来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是可以给他开门的，可她回到自己的小屋后，坐下来幻想了一会儿，出乎意外地也睡着了。他就在里面坐了大约一小时。姑娘们终于开始出现了。仿佛纯属偶然，三三两两地在窗前走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怎么不到我们那里去呀？啊，那里多开心哪！我们在演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演了个‘年轻人’。”

“又有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突然传来了扎赫列比宁娜太太的声音。她刚醒，终于决定先到花园里去走走，看看“孩子们”的游戏，等着喝茶。

“您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大家指了指窗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气得面孔发白，正向窗外张望，一脸苦笑。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他一个人坐着有什么意思呀！”一家之母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韦利恰尼诺夫终于有幸听到了娜佳的解释，即她不久前说的“由于一件事，他来了，她很高兴”，究竟指什么。这解释是在一条偏僻的林荫道上进行的。玛丽亚·尼基季

什娜特意把刚参加了什么游戏、非常想再玩点别的什么的韦利恰尼诺夫叫了出来，把他领到这条林荫道上，让他一个人跟娜佳待在一起，然后自己走了。

“我坚信，”她勇敢而又迅速地、唧唧喳喳地说道，“您根本不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胡吹乱捧的那样的朋友。我考虑再三，认为只有您一个人能够帮我这个大忙；这就是他方才给的那个令人恶心的手镯，”她从小口袋里掏出了那只首饰盒，“我请求您把这东西立刻还给他，因为现在乃至一生一世，我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跟他说话的。不过这事您也可以用我的名义告诉他，并附带说明，以后不许他自作多情地再送什么礼物。至于其他问题，我会通过别人告诉他的。您能俯允给我这个快乐，去办我希望您去办的这件事吗？”

“啊，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免了吧！”韦利恰尼诺夫连连摆手，几乎叫了起来。

“什么！怎么免了吧？”娜佳对他的推辞感到非常吃惊，睁大两眼瞪着他。她早就准备好的整个说话口吻顷刻瓦解了，她差点没哭出来。韦利恰尼诺夫笑了。

“我倒不是……我很乐意……但是，我跟他有我们自己的账……”

“我知道，您不是他的朋友，他信口雌黄！”娜佳热烈而又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永远不会嫁给他。您要明白这点！永远！我甚至不明白，他怎么敢……不过还是请您务必把他这只令人恶心的手镯还给他，不然，我怎么办？我一定、我一定要让他今天，就在当天，把它收回，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如果他向爸爸告密，我非要他好看不可。”

这时，从灌木丛里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跳出了那个头发蓬乱的戴蓝眼镜的年轻人。

"您务必把这手镯还给他，"他狂怒地冲韦利恰尼诺夫嚷道，"即使仅仅为了女权，如果您也能站在这一问题的高度……"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娜佳就使劲拉了一下他的袖子，把他从韦利恰尼诺夫身边拉开了。

"主啊，您多笨哪，普列德波瑟洛夫！"她叫道，"快走开！快走开呀。快走开，不许偷听，我命令您站远点！……"她向他跺着脚，当那个年轻人又溜进灌木丛之后，她依旧在那条小道旁忽左忽右地走来走去，似乎忘乎所以，合十当胸，两只眼睛在闪着光。

"您没法相信，这些人有多笨！"她突然在韦利恰尼诺夫面前站住，"您感到可笑，可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要知道，这可不是他，不是他呀，不对吗？"韦利恰尼诺夫笑道。

"自然不是他，不过您怎么会这样想呢！"娜佳微微一笑，脸红了。"这不过是他的朋友。但是，他挑的是什么朋友，我真不明白，可是他们大家却在那里说，说他是'未来的发动机'[①]，我真莫名其妙……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无人可求；最后一句话，您肯不肯还给他？"

"好吧，我还给他，给我。"

"哎呀，您真好！"她突然兴高采烈，把首饰盒交给了他。"为了感谢您，我要给您唱一晚上歌，因为我唱得很好，您要知道这个，我方才说我不喜爱音乐，是胡扯，是瞎掰。啊，要是您能再来一次就好啦，我会感到高兴的，我会把一切，一切

---

① 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激进报刊上，常将进步的活动家和革命者称之为进步的"发动机"。——俄编注

的一切都告诉您，许许多多事，除了那件事，因为您是这么好，这么好，就跟——就跟卡佳一样！”

果然，当大家都回去喝茶的时候，她给他唱了两支浪漫曲，她的声音还完全没有经过训练，还刚开始学唱，但歌声相当悦耳、有力。当大家都从花园里回来以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就十分神气地同两位高堂围坐在茶桌旁，茶桌上已经有一只供全家用的大茶炊烧开了，桌上摆了祖传的塞夫勒[①]瓷茶杯。他大概在跟两位老人商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他后天就要离开此地，而且一去就是整整十个月。他对从花园里回来的人，主要是对韦利恰尼诺夫，连看也不看；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并没有“告密”，一切还暂时平安无事。

但是，娜佳一开始唱歌，他就立刻过来了。他问了娜佳一句什么话，娜佳故意不回答，但是这并没有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发窘，也没有使他心里产生动摇；他站到她的椅子背后，他整个样子都在表明这是他的位置，他决不把它让给任何人。

“该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唱了，maman，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要唱歌！”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叫起来，挤到钢琴旁，——这时韦利恰尼诺夫正自信地坐到钢琴旁，打算自弹自唱，两位老人和他俩坐在一起，为他俩斟茶的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也出来了。

韦利恰尼诺夫挑了一支格林卡的[②]现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浪漫曲。

---

① 在巴黎近郊，1756年即建有瓷器厂，至20世纪仍为法国瓷器生产中心。

② 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开创者。代表作有《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在那快活的时分你张开樱桃小口，
对我咕咕地絮语比鸽子还温柔……

他仅仅向娜佳一个人唱这支歌，娜佳就站在他身旁，紧挨着他的胳膊肘，比任何人都接近。他的嗓子早倒了，但是听得出来，过去他的嗓子并不坏，现在是吃老本。韦利恰尼诺夫头一次听到这支浪漫曲，还是在二十年前，那时他还是大学生，是格林卡亲自唱的，是在这位已故作曲家的一位朋友家，在一位独身人的文艺晚会上。当时，格林卡很兴奋，亲自弹唱了自己所有心爱的作品，也包括这支浪漫曲。那时，他的嗓子也倒了，但是韦利恰尼诺夫记得，当时正是这支浪漫曲给他留下了非凡的印象。任何能手，任何沙龙里的歌星，任何时候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首浪漫曲有一种高昂的激情，随着每一诗行、每句歌词而不断亢进；正因为这种异乎寻常的高昂的激情所产生的力量，小小的虚假，小小的过火的唱法和不真实（这在歌剧中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会立刻毁了和歪曲整个含义。要唱好这首小小的但非同一般的曲子，一定要真实，一定要有真正的、充分的灵感，一定要有真正的激情或者对这种激情的充分的诗意把握。否则，这首浪漫曲不仅根本唱不好，甚至听起来还可能很不像话，近乎无耻，要表现出这种强烈的高昂的激情而不引起厌恶，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真实和质朴挽救了一切。韦利恰尼诺夫记得，这首浪漫曲，他本人从前也曾唱成功过。他几乎掌握了格林卡的唱法；但是现在刚唱出第一声，刚唱出第一句，真正的灵感便在他心中燃烧，在他的嗓音里颤动。随着这首浪漫曲的每一句歌词，他心中的激情便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勇敢地迸发出来和流露出来，在最后一段歌词里简直可以听到激情的呼喊，当他用闪闪发亮的目光面对娜佳，唱

到浪漫曲的最后一段：

现在我更勇敢地注视着你的秋波，
嘴唇渐渐贴近，一切不问不闻，
我要亲吻，亲吻，亲吻你！
我要亲吻，亲吻，亲吻你！①

娜佳听时几乎吓了一跳，甚至稍许后退了一步；她的两颊布满红晕，在这同一瞬间，在她那娇羞的、几乎胆怯的脸上，仿佛有什么反应灵敏的情愫向韦利恰尼诺夫倏忽一闪。所有的姑娘都听入了迷，与此同时，她们脸上又流露出一种困惑；大家都似乎觉得，这样唱是不可能的，也太羞人答答了，可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脸蛋和眼睛都在燃烧和发光，似乎还在等待什么。尤其在这些脸蛋中间，在韦利恰尼诺夫眼前匆匆闪现了一下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的脸，这脸变得真是太美了。

“这浪漫曲真好！”略感慌乱的老扎赫列比宁喃喃道，“但

---

① 这首浪漫曲的词作者是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1798—1855），由格林卡谱曲。关于格林卡如何自弹自唱这支浪漫曲的情景，曾由俄国作家科瓦列夫斯基在他的中篇小说《人生的总结》（载《欧罗巴导报》，1883年，第2期，第585～586页）中描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格林卡亲自唱这支浪漫曲，是在1849年4月21日由杜罗夫和帕尔姆举办的文学和音乐晚会上。关于这次晚会，格林卡本人也曾在他自己写的回忆录（参见格林卡：《回忆录》，列宁格勒：1953年，第207～208页）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曾回忆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当着我的面几次谈到他年轻时遇到格林卡，听见格林卡亲自弹唱这首浪漫曲时对他所产生的那种惊人的印象。”（参看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资料》，1922年，第61页，或参看克留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音乐》，载《苏联音乐》，1971年，第11期，第87～94页）——俄编注

是……是不是太强烈了呢？好听，不过太强烈了……”

“太强烈了……”扎赫列比宁娜太太刚想附和，可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不让她把话说完：他突然冲到前面，而且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地伸出自己的手，一把抓住了娜佳的手，把她从韦利恰尼诺夫身边拉开，然后他冲到韦利恰尼诺夫跟前，张皇失措地望着他，嘴唇在发抖，在翕动。

“请过来一会儿。”他终于使劲说出了口。

韦利恰尼诺夫看得很清楚，再过一分钟，这位先生很可能会一不做二不休，干出还要十倍荒唐的事来；他急忙抓住他的一只手，也不顾大家都莫名其妙，把他拉到阳台上，甚至还跟他从阳台上下来，向花园里走了两步，这时花园里已经差不多全黑了。

“您明白吗，您必须跟我立刻，马上离开这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道。

“不，我不明白……”

“您记得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用他那发狂般的声音说道，“您记得吗，当时您曾要求我把一切，把一切都坦率地告诉您，把‘最后一句话’都告诉您，您记得吗？好，现在已经到了说这话的时候了，您哪……走吧，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想了想，再一次望了一眼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表示同意离开。

他俩突然宣布要走，使两位高堂很不安，也使所有的姑娘感到异常愤怒。

“哪怕再喝一杯茶呢……”扎赫列比宁娜太太抱怨地感叹道。

“瞧你，激动什么呀？”老人用严厉而又不满的口吻对在一旁冷笑和避而不答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干吗要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带走呢?”姑娘们伤心地、絮絮叨叨地说道，与此同时又恶狠狠瞅着他。娜佳则对他怒目而视，他只是撇撇嘴，可没有服气。

“要知道，说真的，这得感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提醒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事我差点忘了。”韦利恰尼诺夫笑道，一面握了握男主人的手，一面向女主人和姑娘们鞠躬告辞，而且当着所有人的面似乎有点特别地向卡捷琳娜·费多谢耶芙娜鞠了一躬，这事又被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对足下枉顾寒舍不胜感激之至，我们，我们大家，永远欢迎您。”扎赫列比宁颇有分量地总结道。

“啊，我们非常欢迎您……”一家之母动情地接口道。

“请常来，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请常来!”当他跟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上马车后，可以听到阳台上有许多人说道，其中有个声音，说得依稀可辨，比其他人的声音都低：“请常来，亲爱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这是那个红头发姑娘!”韦利恰尼诺夫想。

十三　孰多孰少

他可能想到了那个红头发姑娘，可当时一种懊恼和追悔之感却早已使他的心感到苦恼。这一整天似乎过得都很开心，可是烦恼却几乎没有离开过他。还在唱歌之前，他就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烦恼了；也许，正因为这烦恼，他才那么忘情地歌唱。

“我竟会这样低三下四……竟会撇下一切！”他开始自责，但是又急忙打断自己的思路。他想哭，但又觉得太丢人；还不如迁怒他人，发一通脾气，来得痛快。

“浑——蛋。”他恶狠狠地低声道，斜过眼去看了看坐在马车里他身旁的、默然无语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顽固地一言不发，大概在聚精会神地做什么准备。有时候他用一种不耐烦的姿势从头上摘下礼帽，用手帕擦着自己的脑门。

“出汗了！”韦利恰尼诺夫恶狠狠地想。

只有一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开口问车夫：“会不会下大雨呀！”

“还用说，而且会是倾盆大雨！准下；这一整天多闷哪。”果然，天渐渐黑下来，远处不时打闪。进得城里，已是晚上十

点半了。

“要知道，我可是上您家去呀，您哪。”已经离韦利恰尼诺夫家不远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警告似的对他说道。

“明白；不过我要告诉您，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我不会坐很久的，不会坐很久的！”

当马车驶进大门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跑到看院子人的下房里去了一小会儿，去找马夫拉。

“您到那里去干什么？”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追上韦利恰尼诺夫，走进房间后，韦利恰尼诺夫板着脸问他。

“没干什么，您哪，随便看看，您哪……车夫，您哪……”

“我不许您喝酒！”

他置之不理。韦利恰尼诺夫点了蜡烛，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立刻坐进了安乐椅。韦利恰尼诺夫紧锁双眉，站在他面前。

“我也答应过您，我要告诉您我的‘最后’的话，”他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开口道，“我要说的话就是：我扪心自问，我认为，我们双方之间的所有的事都已经了结了，因此我们已经无话可谈；听见了吗——无话可谈；因此您不如马上离开这里，您走了我就锁门。”

“咱俩先算算账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但是又几乎特别温和地望着他的眼睛。

“算账？”韦利恰尼诺夫十分惊讶，“您说这话太离奇了！咱俩算什么‘账’？啊！难道这就是您方才答应要向我……公开的‘最后的话’吗？”

“就这个，您哪。”

“咱俩已经无账可算，咱俩的账早算清了！”韦利恰尼诺夫自豪地说。

“难道您这么认为吗，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用十分诚恳的声音说道，说时他有点奇怪地十指交叉，合十当胸。韦利恰尼诺夫没有回答他，在屋里踱起步来。“丽莎！丽莎?”他心中感到十分痛苦。

“不过话又说回来，您想用什么来清账呢?”韦利恰尼诺夫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皱着眉头问他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一直用眼睛盯着韦利恰尼诺夫，看着韦利恰尼诺夫在屋里走来走去，两手依旧十指交叉，合十当胸。

“请您再别上那里去了，您哪。”他用央求的声音几乎耳语般说道，然后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什么？那么，您要谈的就是这个?”韦利恰尼诺夫愤愤然笑了起来，“不过，今天一整天您也太让我奇怪了!”他恶狠狠地开口道，可是他的脸色陡地大变：“听我说，”他伤感而又推心置腹地说道，“我认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三下四过，——首先，我同意跟您一起去，然后是发生在那里的事……这是那么渺小，那么可怜……我玷污了自己，糟蹋了自己，跟您这种人拉拉扯扯……忘了……嗯，那又怎么呢!”他突然醒悟过来，“听我说：您今天赶巧了，正赶上我心情不好，有病……不过也犯不上自我开脱！我再不上那里去了，我向您保证，我对那里没有丝毫兴趣。”最后他坚决地说。

“真的，真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并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和激动，叫了起来。韦利恰尼诺夫轻蔑地看了看他，又开始在屋里踱起了方步。

“看来，您是下决心要办成这桩喜事的啦?”他终于忍不住问。

“是的，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低声而又天真地肯

定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韦利恰尼诺夫想，“管他是小丑呢，还是仅仅因愚蠢而混账？我反正没法不恨他，尽管他不值得我恨！”

“我是‘永远的丈夫’，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带着对自己逆来顺受的讪笑说道，“这词儿我早就听您说过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当时您还跟我们住在一起，您哪。当时，在那年，您说的许多话我都记住了。上回，您在这里说到‘永远的丈夫’时，我便了然于心，您哪。”

马夫拉拿来了一瓶香槟酒和两只玻璃杯。

“请原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知道，我没这东西不行，您哪。别认为我放肆；您就把我看做一个不相干的、不值得您生气的人好了，您哪……”

“好吧……”韦利恰尼诺夫厌恶地同意道，“但是我要告诉您，我觉得身体不舒服……”

“很快，很快，立刻，说话就喝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忙活起来，“就喝一小杯，因为嗓子很……”

他贪婪地把酒一干而净，然后坐下来，——几乎是温情脉脉地望了望韦利恰尼诺夫。马夫拉走了。

“真下流！”韦利恰尼诺夫悄声道。

“这不过是女伴，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精神抖擞地说道，完完全全活跃起来了。

“怎么！您说什么？啊，对了，您还在说那事……”

“不过是女伴，您哪！再说还这么年轻；我们装腔作势是由于想保持高雅，就这么回事，您哪！简直太美了。至于将来——将来您会知道的：我会成为她的奴隶；她将享尽荣华富贵，出入上流社会……她会完全变化的，您哪。”

“不过，该把手镯还给他了！”韦利恰尼诺夫摸到自己大衣口袋里的首饰盒，皱起了眉头。

“您刚才不是说我现在已下决心要办成这桩喜事吗？我必须结婚，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推心置腹地、几乎动情地继续道，“要不然，我能干什么呢？您自己也看到了，您哪！”他指了指酒瓶。“而这不过是百分之一——我是说品质，您哪。不结婚以及没有新的信仰，我根本活不下去，您哪；只有信，我才能复活，您哪！”

“您干吗要把这话告诉我呢？”韦利恰尼诺夫差点没有扑哧一声笑出来。话又说回来，他觉得这一切都很古怪。

“您也该老老实实告诉我了，”他叫道，“您干吗要把我拉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对您有什么用处呢？”

“为了考验，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仿佛突然不好意思起来。

“考验什么？”

“效果，您哪……要知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在那里找了……总共才一星期，您哪（他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我昨天遇见您后就想：‘除了我以外，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跟外人，也就是说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您哪……’这是个愚蠢的想法，现在我自己也感觉到了；纯属多余，您哪……”他忽地抬起头来，脸红了。

“难道他说的全是实话？”韦利恰尼诺夫惊呆了。

“那又怎么样呢？”他问。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甜甜蜜蜜，并且有点狡黠地微微一笑。

“仅仅是美好的童年！不过是女伴罢了，您哪！请您原谅我今天在您面前犯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以后再不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而且我也再不会到那里去了。”韦利恰尼诺夫苦笑了一下。

“我的意思也多少是指这个，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不由得感到几分厌恶。

“不过世界上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哪。”他愤然道。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脸又红了。

“我听到这话就伤心，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请相信，我也十分尊敬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

“对不起，对不起，我无意伤害您，——我不过觉得有点怪，您也太夸大我的手段了……而且……还这么真诚地对我寄予希望……”

“我之所以寄希望于您，正是因为没有办法了，您哪……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您哪。”

“既然如此，那么说，您现在还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喽?”韦利恰尼诺夫突然站住了。如果换个时候，他对自己居然这么天真地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垂下了眼睛。

“嗯，是的，那还用说……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只是，不管有什么……成见……”

“是啊，您哪，尽管有成见。”

“那么来彼得堡的时候呢?”韦利恰尼诺夫忍不住问道，自己也感到自己的这种好奇心太荒唐了。

“即使来彼得堡的时候，我也认为您是一位最最高尚的人，您哪。我一直很尊敬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抬起眼睛，目光清澈地看着自己的敌人，已经丝毫也不感到不好意思了。韦利恰尼诺夫突然胆怯起来：他很不愿意

出什么事，或者越过什么界限，更何况这是他自己引起的。

“我曾经爱过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仿佛拿定了主意似的说道，“整整一年，在T市，我一直爱您，您哪。您没有发现，”使韦利恰尼诺夫感到十分可怕的是，他用一种稍微发颤的声音继续说道，“当时跟您比，我显得太渺小了，没法引起您的注意。再说也许也没这个必要，您哪。在这九年中我一直对您念念不忘，因为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哪一年像那年那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眼睛不知怎么发出一种特别的光）。您当时说过的许多话和许多至理名言，以及您的想法我都记得，您哪。我永远记得您是一位热情洋溢、追求善良的感情和有教养的人，您哪，您是一个有很高教养和有思想的人，您哪。‘伟大的思想不是产生于伟大的智慧，而是产生于伟大的感情[①]，您哪，——这话是您亲口说的，也许，您忘了，可是我记得，您哪。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有伟大感情的人，因而对您寄予希望……由此可见，不管发生什么事，我还是一直相信您的……”他的下巴突然抖动了一下。韦利恰尼诺夫害怕极了；这样的口吻是他所不曾料到的，无论如何必须就此打住。

“得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请您别再说下去啦，”他红着脸嘟囔道，心里感到既恼怒又不耐烦。“干吗呢，何苦呢，”他突然叫起来，“何苦硬来缠住一个病人，缠住一个受了刺激，处于谵妄状态的病人，把他硬拉进这黑暗中去呢……要知道，那里全是幻觉和幻影，全是假的，可耻的，不自然的，而且——太过分，——而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可耻的，我是说

① 这是法国道德学家德·沃韦纳格（1715—1747）的一句名言（引用者略有改动）。——俄编注

太过分！一切都是扯淡：我们俩都是行为不端的宵小之徒，是小人……您要吗，您愿意吗，我马上就可以向您证明，您不仅不爱我，而且恨我，咬牙切齿地恨我，您在撒谎，而且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您拉上我，把我带到那里去，根本不是为了考验未婚妻这一可笑的目的（亏您想得出来），——而仅仅是因为昨天看见我，气不打一处来，就想带我去，向我显示一下，对我说：'瞧，多漂亮！她将是我的人；来呀，您现在试试呀！'您是在向我挑战！您这样想，也许自己都不知道，可是这是事实，因为这一切您都感觉到了……您心中没有恨就不会向我做出这样的挑战；由此可见，您恨我！"他一面喊一面在屋里跑来跑去，而最使他痛苦和最使他恼火的是，他屈辱地意识到他居然低三下四地落到了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样的水平。

"我曾经想与您言归于好，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突然急促地、小声地、坚决地说道。他的下巴又开始抖动起来。一阵狂怒攫住了韦利恰尼诺夫，似乎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给过他这样的侮辱！

"我要再一次告诉您，"他吼道，"您硬来缠住一个受了刺激的病人，目的是想趁人之危逼他做出他做不到的承诺！咱俩……咱俩属于不同的世界，您要明白这点，而且……你我之间横着一座坟墓！"他狂怒地悄声道——接着便突然醒悟过来。

"可是您怎么知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脸突然扭曲起来，变得煞白。"您怎么知道这里……我这里的这座坟墓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您哪！"他逼近韦利恰尼诺夫，以一种可怕的姿势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心窝，叫道，"我知道这里的这座坟墓，您哪，咱们就站在这座坟墓的两边，不过在我这边比在您那边更多一些，您哪……"他仿佛在说胡话似的悄声道，一边

继续捶打着自己的心窝。"更多一些，您哪……"突然，有人拉门铃，这不寻常的门铃声使两人陡地清醒过来。这人拉门铃用了那么大劲，好像下决心要猛地把这门铃拽下来似的。

"来找我的人没这么拉门铃的。"韦利恰尼诺夫慌乱地说。

"也不可能是来找我的呀，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胆怯地低声道。他也清醒了过来，霎时间又变成了过去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韦利恰尼诺夫皱起眉头，跑去开门。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是韦利恰尼诺夫先生?"从外屋传来一个年轻的、响亮的、非常自信的声音。

"您有什么事?"

"我有确凿的情报，"那个响亮的声音继续道，"有个叫特鲁索茨基的人现在就在府上。我必须立刻见到他。"韦利恰尼诺夫当然很高兴，如果能够立刻给这个自以为是的先生狠狠一脚，把他踢到楼梯上去的话；但是他想了想，闪到一边，还是让他进去了。

"那位就是特鲁索茨基先生，请进……"

十四　萨申卡与娜坚卡[1]

走进房间的是一位很年轻的人。约莫十八九岁，甚至说不定还要小些，——他那英俊潇洒、自信地微微扬起的脸，看去是那么年轻。他穿得不坏，至少身上穿戴的一切都显得很合身，身材比中等个儿稍高；浓密的黑发一绺绺的，略显蓬乱，大眼睛，深色，显得很勇敢——这是他相貌上最显眼的特点。只是鼻子略大了点，而且有点往上翘；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个十足的美男子了。他颇为神气地走了进来。

"看来，我有机会——见到了特鲁索茨基先生，"他从容不迫地说道，以一种特别的高兴强调了"有机会"这词，并以此表明，对他来说，见到特鲁索茨基先生，既不可能感到任何荣幸，也不可能感到任何高兴。

韦利恰尼诺夫开始有点明白了；看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已经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什么。他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安；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镇静。

"我与您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他威严地答道，"我认为

---

① 萨申卡是亚历山大的小名（即下文中讲到的亚历山大·洛博夫），娜坚卡是娜杰日达的又一个小名。

我不可能与足下有任何瓜葛，您哪。”

“您先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再发表高论，”年轻人自信而又训诫似的说道。他说罢，便摸出拴在一根带子上的玳瑁边的单目眼镜，开始用眼镜仔细打量了一下放在桌上的香槟酒酒瓶。他不慌不忙地把酒瓶观察完毕之后，收起眼镜，又转身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道：

“亚历山大·洛博夫。”

“亚历山大·洛博夫，这是什么意思，您哪？”

“这就是鄙人。没听说过？”

“没有，您哪。”

“话又说回来，您又能从何得知呢。我有要事找您，此事与您直接有关；不过，请允许我坐下来，我累了……”

“请坐。”韦利恰尼诺夫说。——但是年轻人还没等主人邀请就已经坐了下来。尽管韦利恰尼诺夫感到胸中越来越疼，他还是对这个小无赖很感兴趣。他在这年轻人的漂亮、稚气和红润的脸蛋上依稀看到某种与娜佳的模糊的相似之处。

“您也坐下嘛。”这年轻人随便点了点头，指着对面的位置，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

“没什么，您哪，我站会儿。”

“您会觉得累的。韦利恰尼诺夫先生，看来，您不离开也是可以的。”

“我要离开也无处可去，我在自己家里。”

“随您便。我跟这位先生说话的时候，说真的，我还希望阁下在场。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在向我介绍阁下的时候颇多赞誉之词。”

“啊！她什么时候说这话的？”

“您刚走不久，因为我也刚从那里来。是这么回事，特鲁

索茨基先生，"他转身向站着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道，"我们，也就是我和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他随随便便地斜靠在安乐椅上，含糊不清地说道，"早已彼此相爱，并以心相许。现在您是我们中间的绊脚石；我到这里来就是向您建议，请您让位。您是否愿意接受我的这一建议呢？"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甚至身体都摇晃了一下；他面色发白，但是他嘴上却挤出一丝冷笑。

"不，我绝对不愿意，您哪。"他简练地回绝道。

"原来是这样！"年轻人在安乐椅上转动了一下身子，跷起了二郎腿。

"我甚至不知道您是何许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补充道，"我甚至以为我们已经无话可谈，不必再说下去了。"

他说完这话后，也觉得需要坐下来歇歇了。

"我说过您会感到累的，"年轻人不经意地说道，"刚才我有机会告诉阁下，鄙人名叫洛博夫，我和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我们彼此已经以心相许，——因此，您不能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说您不知道跟谁在打交道；您也不能以为我们已经无话可谈，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先不说我，——这事有关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而她正是您无耻纠缠的对象。因此单凭这点就足以成为咱俩好好谈谈的原因了。"

所有这些话他都跟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像个花花公子一样，似乎在勉为其难地赏脸跟人说话；甚至又摸出单目眼镜，在说话的时候，对准什么东西看了一小会儿。

"请听我说，年轻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愤怒地叫道。但是这个"年轻人"立刻阻止了他。

"换了任何别的时候，当然，我是不许您叫我'年轻人'的，但是现在又当别论，须知，正因为我年轻，才是我对您的

主要优势，比如说吧，今天，当您以手镯相赠的时候，您真恨不得此时您能稍稍年轻一点儿哪怕就年轻一丁点儿呢。”

“哎呀，你这兔崽子！”韦利恰尼诺夫悄声道。

“不管怎么说吧，先生，”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肃然整容，“我依然不认为您提出的理由（这理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也是非常可疑的）足以成为继续这场辩论的理由，您哪。我认为，这整个事情不过是无聊的儿戏；明天我就去问可敬的费多谢伊·谢苗诺维奇，可现在请您不要再来打搅我，您哪。”

“您现在看到这人的德行了吧！”年轻人再也无法保持文绉绉的掉书袋腔调了，他立刻热烈地向韦利恰尼诺夫叫了起来，“除了人家向他吐舌头，把他从那里赶走以外，——他还打算向她老爸告发我们！您这死硬派，您是不是想以此表明，您想来硬的，想把这姑娘硬娶到手，把她从失去理智的人手里买下来呢？须知，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这两人保有对她的统治权。要知道，她已经向您表明，她蔑视您，看来，这就够了；要知道，不是有人已经把今天您那不体面的礼物，您那手镯退还给您了吗？您还要什么呢？”

“谁也没把任何手镯退还给我呀，再说这也不可能。”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打了个哆嗦。

“怎么不可能呢？难道韦利恰尼诺夫没有交还给您吗？”

“哎呀，见鬼！”韦利恰尼诺夫想。

“的确，”他皱着眉头说，“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曾托付我把这盒子交给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不肯，但是她——硬求我……就是这盒子……我感到遗憾……”

他掏出首饰盒，不好意思地把它放到呆若木鸡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面前。

“为什么您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他呢？”那年轻人严厉地责问

韦利恰尼诺夫。

“可见，还没来得及嘛。”他皱起了眉头。

“这就奇怪了。”

“什——么？”

“您自己也得承认，这至少很奇怪。不过，我也承认，这里有误会。”

韦利恰尼诺夫恨不得立刻站起来，揪住这小子的耳朵，但是他忍不住，突然扑哧一声，冲他笑了出来；那小伙子立刻也笑了。可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笑不出来；当韦利恰尼诺夫对洛博夫哈哈大笑的时候，如果他能注意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注视着他的那可怕的目光的话，他一定会明白，这人在这一瞬间正在跨过一个要命的界限……韦利恰尼诺夫虽然没有看到这目光，但是他明白应当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几句话。

“我说洛博夫先生，”他用友好的口吻说道，“先不谈其他原因，我也不想谈它，我要指出的仅仅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向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求亲的时候，还是做到了：第一，他在这个可尊敬的家庭中如实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第二，他带来了自己的良好的、可敬的地位；最后还带来了财产，因此他看到像您这样的情敌，也就自然感到不胜惊讶了，——像您这样一个人，也许有许多大的优点，但毕竟太年轻了，因此他无论如何没法把足下看做一个应予刮目相看的情敌……因此他请您免开尊口，还是对的。”

“‘太年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过一个月，我就满十九岁了。根据法律我早可以结婚了。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一切。”

“哪怕您将来是个十足的百万富翁或者是个未来有恩于人类的人，可现在又有什么父亲会下得了决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您呢？一个十九岁的人，甚至都没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您

却决心要责无旁贷地对别人的未来负责，而这人跟您一样还是个孩子！这样做也不见得高尚吧，足下高见如何？我之所以略陈己见，乃是因为您方才把我看成是您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之间的调停人。”

“啊，对了，他原来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那年轻人说道，“怎么我总模模糊糊地认为他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呢？是这么回事，您哪，”他对韦利恰尼诺夫说道，“您没有使我感到丝毫惊奇；我早知道你们全一样！然而奇怪的是，有人向我谈起您时说您这人甚至有点新派。不过，这都是废话，问题在于，就我来说，这里没有丝毫不高尚的地方，就像您方才不客气地形容的那样，甚至恰好相反，这就是我要对您详加说明的：首先，我们俩彼此以心相许，此外，我还答应她（有两个见证人），一旦她爱上了别人，或者只因为嫁给我后她后悔了，想跟我离婚，那我就会向她立刻出具我有外遇的证明，——以此来支持（该在什么部门就在什么部门）她提出的有关离婚的申请。除此以外：假如以后我想打退堂鼓了，不肯给她出具这样的证明，为了保障她的利益，在我们结婚的当天，我就开给她一张十万卢布由我本人出具的期票，因此，如果我一旦顽固不化，不肯给她开证明，她就可以把我开的期票立刻交付法庭，——我就会被抓起来！由此可见，一切都有了保障，我并没有拿任何人的未来冒险。唔，您哪，这是第一条。”

“我敢打赌，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普列德波瑟洛夫给您想出来的馊主意？”韦利恰尼诺夫叫道。

“嘿嘿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恶毒地嘿嘿笑道。

“这位先生嘿嘿什么？您猜对了，——这是普列德波瑟洛夫想出来的主意；您得承认，这主意很妙。荒谬的法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不用说，我决意永远爱她，可她却笑得前仰后

合，——要知道，这办法毕竟很妙，您得承认，这样做非常高尚，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点的，不是吗？”

“我看，不仅不高尚，甚至让人恶心。”

年轻人耸了耸肩膀。

“您依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他沉默片刻后说道，“这一切老早就不再使我感到吃惊了。如果普列德波瑟洛夫在这里，他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反驳您，说您这种对最自然的事不理解，无非是由于您有悖人之常情和理解力低下而已——第一，这是因为您长期的荒唐生活所致，而第二，这是因为您长期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过，也可能因为咱俩还不能互相理解；人家跟我讲起您的时候，对您的评价很好……话又说回来，您大概已经五十岁了吧？”

“请谈正题。”

“请原谅我失礼，并请息怒；我是无心的。现在接着说下去：我根本不是未来的十足的百万富翁，就如您惠予形容的那样（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正如您看到的，我这人就爱直来直去，但是对于我的未来我完全有把握。我当不了英雄，也决不会做任何人的恩公，但是我一定能保障自己和妻子的生活。当然，现在我还一无所有，甚至我从小就是在他们家长大的……”

“怎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我是这位扎赫列比宁的妻子的一房远亲的儿子，我们家的人死绝以后，当时我才八岁，老人收养了我，后来又送我上了中学。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这老人甚至很善良……”

“这，我知道，您哪……”

“是的；但是脑子太古板。然而，是个好人。当然，现在

我早已脱离了他的监护，我想自己独立谋生，自己管自己。”

“您什么时候与他脱离关系的?”韦利恰尼诺夫好奇地问。

“约莫四个月了。”

“啊，现在全明白了：青梅竹马！怎么样，您有工作吗?”

“有，私人的工作，在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月薪二十五卢布。当然，这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当我向她求婚的时候，连这点钱也没有。那时我在铁路工作，月薪十卢布，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难道您都求过婚了?”

“正式求婚，而且已经很久了，约莫三星期前。”

“怎么样?”

“老人先是大笑不止，后来又非常生气，于是就把她关了起来，关在楼上的亭子间。可是娜佳勇敢地经住了考验。然而，我首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还在从前，他就对我怀恨在心，我辞去了机关的工作，这工作是四个月前他给我安排的，还在我去铁路工作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人，我再重复一遍，他在家里平易近人，快快活活；可是一到机关，您简直想象不出！端坐其中的简直是个朱庇特！自然，我让他明白，他的这种作风我已不再欣赏，但是这里最主要的是由于一名副科长：这位先生竟告了我一状，说我对他‘说粗话’，其实我不过说他没有修养罢了。于是我离开了他们大家，现在在帮一个公证人工作。”

“在机关工作收入很多吗?”

“唉，能给编外人员很多吗? 老头儿也就给一点生活费罢了，——我对您说，他是个好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让步。当然，二十五卢布决不能说生活就有了保障，但是我很快就会有希望去参与管理扎维列斯基伯爵的不景气的庄园，到时

候薪水就会直线上升，达三千卢布；要不就去当律师。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哎呀！雷声多大呀，要下大雨了，幸亏我在下雨前赶了来；要知道，我是从那里走来的，几乎一路奔跑。”

“但是，请问，既然是这样，您哪儿来的时间跟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说话呢，——再说那里还不让您进去哩？”

“啊，不是可以翻墙吗！刚才您看到那个红头发姑娘了吧？”他笑道，“那儿有她在张罗，还有玛丽亚·尼基季什娜；不过这玛丽亚·尼基季什娜是条毒蛇！……您怎么皱眉头啦？是不是怕打雷？”

“不，我不舒服，很不舒服……”韦利恰尼诺夫的确感到胸口突然痛起来，他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想在屋里走走。

“哎呀，不用说，我妨碍您了，——您放心，马上！”年轻人从座位上匆匆站起来。

“您并不妨碍我，没事儿。”韦利恰尼诺夫说了句客套话。

“怎么没事儿，‘科贝利尼科夫肚子疼’，记得谢德林小说里说的话吗？你喜欢谢德林吗？”

“喜欢……”

“我也喜欢。好了，您哪，瓦西里……啊，对了，哦，想起来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咱们快把这事给了了吧，您哪！”他几乎笑着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道，“为了便于您理解，我再一次把问题表述如下：您是否同意明天当着两位老人的面，并且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正式放弃对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的任何奢望呢？”

“我决不同意，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以一种不耐烦和顽固不屈的姿态站了起来，“并且我要再一次请您不要再来纠缠我，您哪……因为这一切都是孩子气和胡闹，您哪。”

“那您就瞧着办吧！”年轻人脸上挂着傲慢的微笑，伸出一

个手指警告他道，“您可不要打错了算盘！您知道这类打错算盘的事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把丑话说在头里，再过九个月，当您在那里钱也花了，罪也受了，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候，您自己就会被迫放弃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要是您还不肯放弃，——您就会更糟糕；瞧，您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我要预先警告您，您现在就像蹲在干草上的狗①。——对不起，这不过是比喻，——自己不吃，还不让别人吃。我出于人道再说一遍：请您好好考虑一下，一生中哪怕就这一次迫使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呢。”

“请您不要来教训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狂怒地叫道，“至于您那卑鄙龌龊的暗示，我明天就采取措施，严厉的措施，您哪！”

“卑鄙龌龊的暗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您头脑里真这么想的话，您自己才卑鄙龌龊呢。不过，我同意等到明天，但是，假如……哎呀，又打雷了！再见，很高兴能认识您。”他向韦利恰尼诺夫点了点头，便撒腿飞跑，看来想抢在雷雨前，免得挨浇。

---

① 俄谚，意为“自己不吃，也不让别人吃”，含意与我国的“蹲着茅坑不拉屎”相近。

十五 清 账

“您看见了，您哪？看见了，您哪？”那个年轻人刚一出去，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就冲到韦利恰尼诺夫跟前。

“是的，您不走运！”韦利恰尼诺夫无意中说漏了嘴。要不是他胸中越来越感到疼，使他十分难受，十分恼怒的话，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好像被烫伤似的打了个哆嗦。

“唉，您哪——这么说，您是可怜我才没把手镯还给我喽——嘿？”

“我还没来得及……”

“就像挚友对挚友，打心眼里可怜我？”

“嗯，是的，我可怜您。”韦利恰尼诺夫发怒道。

但是，他还是简短地告诉了他，他方才怎么拿回了手镯，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怎么近乎强迫地迫使他参加……

“您要明白，我是无论如何不肯拿的；不愉快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

“鬼迷心窍，管闲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嘿嘿笑道。

“您这样想就太蠢了；不过，对您应予原谅。刚才您自己也看见了，我不是这事的主谋，而是别人！”

“反正鬼迷了心窍，您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酒。

“您以为我会给这毛孩子让步吗，您哪？我要迫使他就范，就这么回事，您哪！明天我就去扫除和战胜一切。去掉这臭味儿，从这幼稚的心灵，您哪……”

他把一杯酒几乎一干而尽，又倒了一杯；一般说，他的行为还从来没这么随便。

“瞧，娜坚卡与萨申卡，一对可爱的孩子，——嘿嘿嘿！”

他气得忘乎所以。又传来一声十分厉害的霹雳；闪电耀眼地闪了一下，接着便下起了倾盆大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站起来，关上了打开的窗户。

“他方才问您：‘您怕不怕打雷’——嘿嘿！韦利恰尼诺夫怕打雷！科贝利尼科夫——他叫什么来着——科贝利尼科夫……又提到什么五十岁——啊？记得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挖苦道。

“看来，您想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韦利恰尼诺夫道，疼得好不容易说出了话。“我要睡了……请自便。”

“遇到这样的天气，打狗也不出门嘛[1]！”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生气地接口道。然而他几乎很高兴，因为他也有权生气了。

“嗯，好吧，您尽管坐着喝酒……哪怕过夜也行！”韦利恰尼诺夫无精打采地说道，在沙发上伸直了身子，微微发出了呻吟。

“过夜，您哪？那您——不怕吗？”

“怕什么？”韦利恰尼诺夫蓦地抬起头。

---

① 俄谚。

“没什么，您哪，随便说说，您哪，上回您似乎怕来着，您哪，或者只是我的错觉……”

“您真浑！”韦利恰尼诺夫忍不住说道，愤愤然侧过身子，面对墙壁。

“没什么，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答道。

病人躺下后刚过一分钟，就忽然睡着了。近来他的健康本来就十分欠佳，加之这天他的神经不自然地绷得太紧，仿佛突然间松了下来，他也就像个孩子似的变得软弱无力。但是疼痛又忽地起了作用，战胜了疲劳和睡眠；一小时后，他又醒过来，痛苦地在沙发上翻身坐起。大雨过去了；屋子里满是烟味，酒瓶空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睡在另一张沙发上。他仰面躺着，头枕在沙发的靠垫上，完全是和衣躺着，还穿着皮靴。他方才用的单目眼镜，从口袋里滑了出来，拴在带子上，差点儿没拖到地面。礼帽被甩在旁边的地板上。韦利恰尼诺夫忧郁地看了看他，没有叫醒他。他佝偻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因为他已经无力再躺下去了，他呻吟着，反复思忖着自己的疼痛。

他害怕胸口的这种疼痛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类发作由来已久，但却很少挨上，——一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他知道这是因为肝疼。先是集中在胸腔的某一点，在心口或者稍上一点，而且是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疼得并不厉害，但却是一种令人心烦的内向的压迫感。这疼痛感在不断加剧，有时候会接连十个小时一直疼下去，越来越疼，疼得叫人受不了，一直疼到病人想死。最后一次发作约莫在一年前，连续疼了十小时后终于平息了下来，他突然感到浑身乏力，躺在床上跟瘫了似的，动一下胳膊都十分吃力，大夫只允许他每天喝几茶匙淡茶，以及一点儿用肉汤泡的面包，就跟喂婴儿似的。出现这类疼痛是

由于各种偶然性，但一向是在这以前就已经处在神经紊乱的状态中。不过它好得也怪：有时候只要用普通的热敷，一开始即在头半个小时内就控制住疼痛，一切就会不治而愈；可是有时候，比如最近一次犯病，什么药也不管用，可是这疼痛却由于多次地逐渐服用催吐剂居然停止了。大夫后来承认，他坚信是中毒。现在离天亮还早，他不愿在半夜派人去请大夫；再说他也不喜欢看医生。最后他忍不住了，开始大声哼哼。他的呻吟声吵醒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在沙发上坐起来，坐了好长时间，害怕地谛听着，又困惑地瞪大了两眼，注视着几乎在两个房间里来回奔跑的韦利恰尼诺夫。喝下去的一瓶酒，看来没有跟往常那样，而是对他发生了很大作用，他很长时间都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终于明白了，冲到韦利恰尼诺夫身边；作为回答，韦利恰尼诺夫模糊不清地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您这是因为肝疼，这，我知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突然精神抖擞地活跃起来，"这跟彼得·库兹米奇·波洛苏欣一样，是因为肝疼，您哪。这得用热敷，您哪。彼得·库兹米奇一直用热敷……要知道，弄不好会死的！我跑去找马夫拉，——好吗?"

"不要，不要，"韦利恰尼诺夫怒气冲冲地挥手道，"什么也不要。"

但是，天知道为什么，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却几乎一反常态，倒像这事有关拯救他亲生儿子的生命似的。他不听，拼命坚持非用热敷不可，此外，还得喝两三杯淡茶，而且要一口气喝下去，"但是，这不是普通的热茶，而是滚烫的，您哪!"他不等允许就拔腿去找马夫拉，并跟她一起在厨房里（平常总是空无一人）点上了火，生起了茶炊；与此同时又让病人躺下，

从身上脱去外衣，裹上毛毯，总共就约莫二十分钟既烧好了茶，又准备好了第一个热敷器皿。

“这是加热过的盘子，滚烫的，您哪！”他几乎兴高采烈地说道，把滚烫的盘子裹上餐巾，敷在韦利恰尼诺夫感到疼痛的胸脯上。“没有别的热敷工具，再说要弄也不容易，而盘子，我敢用人格向您担保，甚至更好，比什么都好，您哪；我曾经在彼得·库兹米奇身上试验过，这是我亲眼所见，亲手所为，您哪。要知道，弄不好会死人的，您哪。喝茶，一口气咽下去，——没关系，烫就烫点；命比逞能……更宝贵，您哪……”

他死气白赖地拽住还完全睡眼惺忪的马夫拉；每隔三四分钟就换一次盘子。在换了第三次盘子和一口气喝了第二杯滚烫的热茶以后，韦利恰尼诺夫突然感到疼痛减轻了。

“如果疼痛减轻了，那就谢天谢地了，而且是个好兆头，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叫道，接着高高兴兴地又再次去拿盘子和茶。

“只要能压住疼痛！只要能使疼痛减轻！”他无时无刻不在重复这句话。

半小时后，疼痛已经完全减轻了，但是病人也已受尽折磨，不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怎么恳求，他还是不同意再经受一次“再来一个盘子，您哪”。① 他由于衰弱，眼睛都睁不

---

① 这一段关于韦利恰尼诺夫发病的描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9月4日的笔记类似：“在德累斯顿旧病复发。发作后很快，还在床上，就感到胸口有一种十分难受、简直让人受不了的压迫感。令人不由得感到，这次发作很可能会要了我的命。热敷后（干热敷，用烧热的盘子和浸过热水的毛巾），半小时内这病就好了。”——俄编注

开了。

“睡觉，睡觉。”他用虚弱的声音重复道。

“那当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同意道。

“您就在这里过夜吧……几点啦?”

“快两点了，差一刻，您哪?”

“在这里过夜吧。”

“我在这儿过夜，过夜。”

一分钟后，病人又叫了一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您，您，”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跑过来，向他俯下身子的时候，他含糊不清地喃喃道，“您——比我好！我一切都明白了，一切……谢谢。”

“睡吧，睡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悄声道，接着便急匆匆地、蹑手蹑脚地走向自己的沙发。

病人快睡着时还听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给自己轻轻地匆匆铺上褥子，脱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吹灭了蜡烛，屏住了呼吸，以免有响动，在他那张沙发上伸直了身子。

无疑，韦利恰尼诺夫睡着了，吹灭蜡烛之后很快就睡着了；后来他对这事还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在他睡着的整个时间，一直到他醒来的那一分钟，他都梦见他没睡着，而且不管自己的身体多么虚弱，怎么也睡不着。最后他梦见他似乎开始了似醒非醒的恍恍惚惚的状态，他四周麇集着各种幻影，挥之不去，尽管他完全意识到这不过是谵妄状态，而不是真有其事。各种幻影老是似曾相识；房间里似乎挤满了人，而通外屋的门则敞开着；人们成群结队地走进来，有些则挤在楼梯口。桌子搬到了房间中央，桌旁坐着一个人——跟他约莫一个月前梦见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跟上回那样，那人坐着，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一言不发；但是他现在戴着礼帽，帽上佩着黑

纱。“怎么？难道上回也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吗？”韦利恰尼诺夫想，——但是，他又瞅了一眼那个一言不发的人的脸，深信这完全是另一个人。“那他干吗佩戴黑纱？”韦利恰尼诺夫莫名其妙。挤在桌子周围的那些人的喧哗声、说话声、喊叫声，不绝于耳。看来，这些人比在上回梦中还要痛恨韦利恰尼诺夫；他们举起手来威胁他，向他拼命喊叫着什么，但到底喊什么——他怎么也听不清。“要知道，这是梦魇，我知道！”他不由得想道，“我知道，我睡不着，因为心里烦，躺着难受，现在坐了起来！……”但是喊叫声，到处是人，还有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实，因而使他产生了怀疑：“难道这真是梦魇，我的上帝，这些人到底要我干什么呢！但是，假如这不是梦魇，那怎么可能——这么喊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吵醒呢？要知道，他就睡在这里的长沙发上呀？”最后，又忽然出了一件事，跟上回的梦境一样；大家都冲向楼梯，在房门口拼命挤来挤去，因为这时从楼梯上又有一群人要挤进房间。这些人似乎抬着一件什么东西，一件又大又重的东西；可以听见搬运夫们沉重的脚步在跨上一级级楼梯，以及他们气喘吁吁的声音在急促地彼此呼叫。屋里的人都喊起来：“抬来了！”所有人的眼睛都发出了光，一齐盯着韦利恰尼诺夫；所有的人都在恐吓他，都在兴高采烈，向他指着楼梯。已经毫无疑问了，这一切决不是梦魇，而是真的，他踮起脚尖，越过人们的脑袋，想快点看清他们抬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心在跳——在跳——在跳，蓦地——就跟上回梦中一样，——传来三下很响的钟声。而且这声音是这么清晰，这么真实得如闻其声，不言而喻，这样的钟声不可能仅在梦中听见！……他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但是，他没有像上回那样冲到门口去。有什么想法指导了

他的第一个行动。但是在那一刹那他可能有什么想法吗？——但是似乎有人在提醒他，叫他做什么：他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向前伸出两手，仿佛在自卫和抵御攻击似的，径直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睡觉那个方向猛扑过去。他的手一下子碰到了另一双已经向他张开的臂膀，他紧紧抓住了这双手；可见，已经有人站在他身旁，向他弯下了身子。窗幔放了下来，但室内并不是漆黑一团，因为另一个房间里没有挂窗幔，有一点微弱的光照了进来。突然，有什么东西非常疼地划破了他左手的手掌和手指，霎时间，他明白了，他抓住了刀子或剃刀的刀刃，用手紧紧握住了它……同一刹那，一样东西有分量而又声音单调地落到了地板上。

也许，韦利恰尼诺夫的力气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三倍，但是他俩之间的搏斗却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概足足有三分钟。他很快就把他摁到地板上，把他的两手反剪到身后，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感到非把这反剪着的两手绑起来不可。他开始用右手摸索——用受伤的左手按住杀人凶手，——摸索那根拴窗帘的绳子，摸了很久，硬是摸不着，但最后终于抓住了，使劲从窗户上扽了下来。后来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时哪儿来的这股超人的膂力。在这整整三分钟之内，两人（无论是他，还是另一人）都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两手捆好后，韦利恰尼诺夫把他撂在地板上，站了起来，从窗户上拉开窗帘，把窗幔也拉了上去。僻静的街道上，天已经亮了。他推开窗户后，站了片刻，做着深呼吸。已经四点多了，四点刚过。他关上窗户，不慌不忙地走到衣柜跟前，拿了一条干净毛巾，用毛巾绕在自己的左手上，绑得紧紧的，以便止住从手上流出来的血。那把打开的剃刀落在地毯上，就横在他脚旁；他捡起剃刀，合上，放进了剃须盒（这盒从早上起就忘在小桌

上了，就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睡觉的长沙发旁边)，用钥匙锁上了写字台的抽屉。把这一切做完之后，他才走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身边，开始打量他。

就在那工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已经费劲地从地毯上站了起来，坐到安乐椅上。他没穿外衣，就穿着一件内衣，甚至也没穿靴子。他的衬衫背部和袖子上浸透了血；但这血不是他的，而是从韦利恰尼诺夫受伤的手上滴下来的。当然，这人就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但是，如果无意中遇到他，一开始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的相貌大变。他坐在那里，两只手反绑着，在安乐椅里别别扭扭地挺直了身子，面孔扭曲，似乎受尽了折磨，脸色发青，间或打着哆嗦。他用一种阴沉的，似乎对一切还无力分辨的目光，凝神注视着韦利恰尼诺夫。蓦地，他毫无表情地微微一笑，用头指了指放在桌上的凉水瓶，用短促的低语悄声道：

“给点水喝，您哪。”

韦利恰尼诺夫给他倒了杯水，亲自喂他。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渴极了似的张大了嘴；吞咽了两三口后，微微抬起头，很注意地看了看拿着杯子站在他面前的韦利恰尼诺夫的脸，但是什么话也没说，接着又把水喝完。他喝足后深深叹了口气。韦利恰尼诺夫拿起自己的枕头，随手拿上外衣，向另一个房间走去，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锁在第一个房间里。

他方才的疼痛全好了，但是由于刚才刹那间用足了力气，这力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又感到身体异常虚弱。他想好好想想方才发生的事，但是他的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刚才对他的震动太强烈了。他的眼睛一会儿合拢来，有时甚至长达十分钟左右，一会儿又猛一激灵，惊醒过来，想起了一切，他微微抬起感到疼痛的、缠着染有血迹的毛巾的手，开始激动地

苦思冥想。他想清楚的只有一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确想杀死他，但是，也许，还在一刻钟以前，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自己也不知道他会杀人。这个剃须盒也许仅从昨晚起才闪过他的眼帘，当时并没有唤起他的任何想法，他脑子里只记得有这件东西罢了（剃须刀一直就放在写字台里，上了锁，韦利恰尼诺夫仅仅在昨天早晨才把它拿出来，想用它刮唇髭和颊须旁的多余的胡子，他有时常常这样做）。

“如果他早就蓄意杀人，肯定会预先准备好刀子或者手枪，而决不会打算用他直到昨晚为止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的剃须刀来杀人。”他不由得想到。终于敲了早晨六点。韦利恰尼诺夫醒了过来，穿好衣服，便跑去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当他打开房门时，他弄不明白：他干吗要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锁起来，当时干吗不放他走，让他离开这屋子？使他吃惊的是，被他抓起来的那主儿已经完全穿戴好了；大概碰巧了，想了个办法，给自己松了绑。他坐在安乐椅里，看到韦利恰尼诺夫走进来，就立刻站了起来。他手里已经拿着礼帽。他那惊惧不安的目光似乎在匆匆地说：

“别说话；没什么可说的；也不必说什么……”

“您走吧！”韦利恰尼诺夫说道，“拿着您的首饰盒。”他又冲他身后加了一句。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已经走到房门口，又走回来，随手从桌上拿起那只装手镯的盒子，塞进口袋，走上了楼梯。韦利恰尼诺夫站在房门口，准备他走后锁门。他俩的目光最后一次相遇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猛地站住，两人四目对视，约有五秒钟——他俩仿佛动摇了；韦利恰尼诺夫终于向他微微挥了挥手。

“好了，您走吧！”他低声道，锁上了门。

十六 分 析

一种不寻常的、巨大的快乐感充斥他的心头；一件事了了，收场了；某种可怕的苦恼过去了，烟消云散了。当时他这样觉得。这苦恼持续了五星期，他抬起胳膊，看着浸透了血的毛巾，自言自语道："不，现在总算彻底了结了！"这整个早晨，这三周来头一回他几乎没有想到丽莎，——仿佛从割破的手指上流下的这血，甚至可以使他与这苦恼"两讫了"似的。

他清楚地意识到他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危险。"这些人，"他不由得想到，"正是一群活宝，一分钟以前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人，——可是一旦拿起刀子，拿在自己发抖的手里，就立刻感到自己的手指热血沸腾，不仅杀人，——甚至会使人的'脑袋彻底搬家'，正如苦役犯们常说的那样。就这么回事。"

他没法在家里待着，于是走到街上，坚信现在必须立刻做点什么或者他立刻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什么事；他踯躅街头，静以待变。他非常想遇到什么人随便谈谈，哪怕跟个陌生人也行，正是想到这儿，使他不由得想到大夫，想到他的手必须重新好好包扎一下。这大夫是他过去的老相识，检查了他的伤口之后，好奇地问："这是怎么搞的？"韦利恰尼诺夫用玩笑搪塞了过去，他哈哈笑着，差点儿没把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但是

他忍住了。大夫不得不给他把了把脉，当大夫知道他昨夜旧病复发之后，便劝他现在先吃一点手头有的镇静药。关于划破手的事，他也让他放心："不会发生特别不好的后果的。"韦利恰尼诺夫哈哈大笑，并且告诉他，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后果。这天他还有两三次忍不住想把一切全说出来，——有一回，还是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他是在一家糖果店主动上前跟人家攀谈的。而在此之前，他最讨厌在公共场合跟不相识的人随便闲聊了。

他走进商店，先去买了份报纸，后来又去找自己的裁缝，给自己做了件衣服。前去拜访波戈列利采夫家的想法，仍旧使他感到不快，因此他也就不再去想他们，再说他也不能到别墅去：他在这儿城里似乎老在等待着什么。他津津有味地吃了午饭，并主动跟跑堂的和在一块吃饭的人闲聊，还喝了半瓶啤酒。他想也没想到昨天的病还会复发；他坚信，在那一刻，也就是当他筋疲力尽地睡着之后过了半小时，又能从床上一跃而起，又能以这么大的力气把凶手摔倒在地的时候，他的病就已经全好了。然而，傍晚时分，他又开始头晕，仿佛有什么症状类似昨晚他在梦中出现的谵妄状态，又时不时地出现在他身上。他回到家后已是暮色四合，他走进自己房间时几乎感到一阵害怕。在他的房间里，他似乎感到一阵可怕和恐怖。他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甚至还走进了厨房，而过去他是几乎从来不进厨房的。"昨天他们在这里烤盘子了。"他不由得想到。他把房门紧紧锁上，提前点亮了蜡烛。他在锁门的时候想到，半小时前，他在走过看院子人的下房的时候，曾把马夫拉叫出来问她："他不在家的时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有没有来过？"——倒像他真的会来似的。

他仔细锁上门以后，打开写字台，取出了装剃须刀的盒

子，打开“昨天”的剃须刀，看了看。在白色的骨头柄上还残留着稍许血迹。他又把剃须刀放回盒子，又把盒子锁进了写字台。他觉得困；他感到必须立刻躺下，——否则明天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明天是决定命运的“最后”一天。但是，一整天，甚至在大街上，一刻也没离开过他的同样的想法，现在也麇集在他那有病的脑瓜里，不断地、挥之不去地敲击着他的脑瓜，他一直在想啊——想啊，——想啊，又过了很长时间，还是睡不着……

“既然认定，他下床杀我纯属无意，”他一直在想呀想的，“那么过去他有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呢？哪怕就一次，哪怕在恨透了我的时候仅仅作为一种幻想出现过这个念头呢？”

他对这问题的解答很奇怪，——他认定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杀他，但是在这以前，这个未来的杀人凶手一次也没有产生过杀人的念头。简而言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杀人，但是他不知道他想要杀人。这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韦利恰尼诺夫想：“他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找工作，也不是为了找巴高托夫——虽然他的确在这里找过巴高托夫，后来听说巴高托夫死了，他的气还不打一处来；他看不起巴高托夫，认为这人微不足道。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而且是带着丽莎一起来的……”

“而我自己是不是料到他会……杀我呢？”他认为是的，他料到了，正是从看见他坐在马车里尾随在巴高托夫的棺材之后的那一刻起，他就料到了。“我似乎料到会出什么事……但是，自然，不是这事，自然，不是杀人的事！……”

“难道，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突然从枕头上抬起头，睁开了眼睛，叫道，“这一切，也就是这个……疯子，昨天，下巴颏颤动着，用拳头捶打胸脯，向我奢谈他对我的爱，是真

的吗?”

“完全是真的!”他不断地深入和分析，最后认定。“这个T市来的夸西莫多[①]既愚蠢又高尚，只有他才会爱上自己妻子的情夫，而且二十年来居然对自己的妻子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尊敬了我九年，对我念念不忘，而且记住了我的‘至理名言’，——主啊，而我竟一无所知!昨天他不可能撒谎!但是昨天，当他说他爱我又要跟我‘算账’的时候，他当真爱我吗?是的，因恨而爱，这爱是最强烈的……

“要知道，也可能是这样的，在T市的时候，我给他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正是十分强烈而又‘愉快’的印象，正是在外表像夸西莫多，内心像席勒[②]的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把我夸大了一百倍，因为我在他精神闭塞的状态下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想了解一下，我使他五体投地的到底是什么?说真的，也许是新潮的手套和戴手套的优雅潇洒。夸西莫多爱美，太爱啦!一副手套就足以使某个非常高尚的心灵，而且还是‘永远的丈夫’的心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余的他们就会添油加醋地夸大一千倍，甚至为了您而彼此大打出手，只要您愿意!他对我迷惑人的本领评价很高!也许，正是这种迷惑人的本领使他五体投地，非常吃惊。当时他高呼:‘如果他也是这样，还能相信什么人呢!’听到这样的呼喊，一个人真能成为野兽!……

“嗯!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十分卑鄙地所说，是为了‘跟我互相拥抱，同声一哭’，也就是说他到这里来的

---

① 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撞钟的畸形人，这里泛指肉体或精神上的畸形人。

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席勒是高尚和崇高的象征。

目的是为了杀我，可心里想的却是去‘互相拥抱，同声一哭’……他还把丽莎带来。那又怎么样：如果我当真跟他同声一哭，也许，他会当真宽恕我也说不定，因为他非常想宽恕人！……可是在发生第一次冲突时，这一切就忽然变成了借酒装疯，变成了丑化，变成了令人生厌的像娘儿们似的哭诉和号叫（还在自己脑门上装上犄角）。他之所以喝醉了才来，为的就是能够哪怕装模作样地一吐为快；不喝醉酒，他就做不出来……他非常喜欢装模作样，嗬，可喜欢啦！嗬，当他迫使我跟他亲吻时，他多么高兴啊！不过他当时拿不定主意他该怎么收场：彼此拥抱还是拔刀相向？结果当然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是最自然的决定！是啊，您哪，造化不喜欢畸形儿，因此就用‘最自然的决定’把他们逐一毁灭。最畸形的畸形儿——那是拥有高尚情感的畸形儿：这是我的切身体会，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造化对于畸形儿不是慈母，而是后娘。造化生下畸形儿，不是要可怜他，而是要惩罚他，——这也言之成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对于正派人，饶恕一切的拥抱和眼泪，也不会白做和白流，何况对你我这样的人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是的，他这人也太笨了，竟带我去见未婚妻，——主啊！未婚妻！只有这样的夸西莫多才会产生借此‘复活，过新生活’的念头——借助于扎赫列比宁娜小姐的白璧无瑕①！但是，这不是您的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没有错：您是畸形人，因此您身上的一切都是畸形的——您的幻想和希望。但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发表于《时代》杂志1862年第9期上的《巴黎圣母院》的俄译本写了个译序，其中提到“19世纪整个艺术的基本思想”就是“让毁了的人获得新生”，这里可能是对这一基本思想的讽刺性模拟。

是尽管畸形，却怀疑自己的幻想，因此需要得到他所敬佩的韦利恰尼诺夫的高度赞许。需要有韦利恰尼诺夫的认可，需要他的肯定，肯定他的幻想不是幻想，而是切实可行的。他因为敬佩我才把我带了去，并且相信我的高尚的感情，——说不定还相信我们将在那里的小树丛里互相拥抱，同声一哭，就在离那白璧无瑕的人不远的地方。是的！这个‘永远的丈夫’有朝一日总还是必须，总还是应当为了一切彻底惩罚自己，而为了惩罚自己，于是他就拿起了剃须刀，——诚然，是无意的，但毕竟还是拿起来了！‘终究还是捅了一刀，到底还是捅了，当时省长也在场！’顺便说说，当他跟我讲到傧相那一插曲的时候，他有没有出现过这类想法呢？昨天夜里，当他下了床，站在房间中央的时候，是不是当真发生了什么事？嗯。不，他当时站在那里是开玩笑的。他下床是因为他有事，可是一看见我见了他胆怯，他才十分钟没有回答我，因为他看到我见了他胆怯感到非常愉快……当时他站在黑暗里也许还当真头一回隐隐约约地若有所悟……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昨天不把这把剃须刀忘在桌子上的话——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不是这样吗？要知道，过去他一直躲着我，要知道，他经常一两个星期不来看我；要知道，他是因为可怜我才不来看我的！要知道，他先选中的是巴高托夫，而不是我！要知道，他曾半夜起来给盘子加热，想要声东击西——从捅刀子到令人深受感动！……想用加热的盘子——来拯救自己和拯救我！……”

这个过去的“上等人”的有病的脑袋，一直在这样颠三倒四地胡思乱想，想了很长时间，直到心情平静下来，第二天醒来时，他的脑子仍在隐隐作痛，但他脑子里却出现了一个完全新的，已经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恐怖。

这新的恐怖来源于一个出乎意料地在他的脑子里扎下根的雷打不动的信念，他坚信，他韦利恰尼诺夫（一个上等人），到最后，今天肯定会主动地去找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去干吗呢？做什么呢？——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厌恶地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一点：他不知道他干吗真的去了。

然而，这种疯狂（他没法管它叫别的）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居然取得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理智的外表，以及言之成理的借口，他似乎出现一种幻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紧紧地反锁在屋里——上吊了，就像玛丽亚·瑟索耶芙娜说的那个司库一样。这是他昨天出现的幻想，现在却渐渐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但却是颠扑不破的信念。"这傻瓜干吗要上吊呢？"他时不时打断自己的思路。他不由得想起丽莎不久前说的话……"话又说回来，我要是他，也许会上吊的……"有一回他不由得想道。

结果是，他本来应当出去吃午饭，却去找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了。"我只是向玛丽亚·瑟索耶芙娜问一声。"他决定。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走到街上，便突然在大门下停了下来。

"难道，难道，"他叫起来，脸羞得通红。"难道我到那里去就为了'互相拥抱，同声一哭'吗？难道我丢人现眼还不够，竟干起这种毫无意义的令人厌恶的事吗？"

但是因为他预先看到了所有规规矩矩的正派人，才使他终于没有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令人厌恶的事"。他刚刚走到街上，便与亚历山大·洛博夫撞了个满怀。这年轻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十分激动。

"我是来找您的！您那朋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怎么说呢？"

"上吊了？"韦利恰尼诺夫神态异样地喃喃道。

“谁上吊了？干吗上吊？”洛博夫瞪大了两眼。

“没什么……我随便说说；您说下去！”

“嘿，见鬼，您想到哪里去了，真是的，也太可笑了，压根儿没上吊，（为什么上吊？）相反——走了。我刚把他送上火车，把他送走了。哎呀，告诉您吧，他多能喝呀！我们喝了三大瓶。普列德波瑟洛夫也在那儿，——但是，他多能喝呀，多能喝呀。还在火车里唱歌，提到您，向您问好，让我问您好。可是这家伙挺无耻，您觉得呢，——啊？”

这年轻人的确喝醉了；他的脸喝得通红，两眼放光，舌头不听使唤，都有力地证明了这点。韦利恰尼诺夫放声大笑。

“那么说，他们终于杯酒言欢啦！——哈哈！互相拥抱，同声一哭！唉，你们哪，都是席勒式的诗人！”

“别骂人，劳驾了。要知道，他在那里彻底放弃了。他昨天在那里，今天也在那里。说了我们许多坏话。他们把娜佳关了起来——关在亭子间。又叫又哭，可我们就是不让步！但是，我告诉您吧，他多能喝呀，多能喝呀！要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没教养的人哪，就是说不是没教养的人，可是叫什么呢？……他总是提到您，但是他怎么能跟您比呢！您毕竟是个上等人，而且从前货真价实地属于上流社会，直到现在才被迫回避，——难道因为穷……鬼知道，这事我也闹不清。”

“啊，那么说，他对您就是用这些话来形容我的喽？”

“是的，是的，是他，请别生气。做个响当当的公民——胜于跻身上流社会，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这时代，在俄罗斯，简直不知道应该尊敬谁了。您得承认，当一个人不知道应

该尊敬谁——这是一种严重的世纪病[1]，——不对吗？”

“对，对，他怎么样呢？”

“他？谁？啊，对了！他为什么总是说‘五十岁但却挥霍殆尽的韦利恰尼诺夫’呢？为什么‘但却挥霍殆尽’，而不是‘而且挥霍殆尽’呢！他笑着，重复了一千遍。坐上火车后就开始唱歌，开始哭——简直让人讨厌；可是又觉得他可怜——喝得醉醺醺的。哎呀，我最不喜欢傻瓜了！到处给乞丐们钱，为了让利扎韦塔[2]的亡魂得到安息——是他的妻子吗？”

“女儿。”

“您的手怎么啦。”

“划破了。”

“没事，会好的。要知道，这家伙真见鬼，亏他走了，但是我敢打赌，他一到新地方，又会立刻结婚，——不是吗？”

“您不是也想结婚吗？”

“我？我另当别论，——您也真是的！您要是五十岁，那他大概有六十岁了；这事需要讲点逻辑，先生！要知道，从前，已经很久了，就信仰而言，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拉夫主义者，可是现在我们都在等候从西方升起的曙光……好了，再见；好，没进门就碰到您；我就不进去啦，别客气，没工夫！……”

于是他又拔腿飞跑。

“哎呀，我倒是怎么啦，”他又突然跑了回来，“要知道，他还让我给您捎了封信！给您信。您干吗不来送他呢？”

---

① 指社会的动荡和转型，人们的地位高低与尊卑也随之发生变化。

② 丽莎的大名，一称伊丽莎白。

韦利恰尼诺夫回到家，打开了那封信封上写有他名字的信。

信封里没有一行字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写的，但里面装着另一封信。韦利恰尼诺夫认出了这信的笔迹。这是封老信，由于年代久远纸质已经变黄，墨水也已退色，是十年前写给他的，那时他在彼得堡，也就是在他离开 T 市后两个月写的。但是这封信并没寄出；当时他收到了另一封信；从这封发黄的信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在这封信中表示要跟他永远分手（跟他当时收到的另一封信一样），并毫不掩饰地向他承认，她现在爱的是另一个人，然而又提到她怀孕了。与此相反，她又安慰他，向他许诺她一定会找个机会把即将出世的孩子交还给他，并向他保证，从此以后，他俩将有另一种义务，他俩的友谊现在业已牢不可破，——总之，颠三倒四，没有逻辑，但说来说去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不要再来纠缠。她甚至还允许他一年后到 T 市来看看孩子。天知道她后来为什么改了主意，这封信没有寄，寄出了另一封。

韦利恰尼诺夫看这封信的时候，脸色苍白，但是他又在想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找到这封信后，面对打开的镶有珍珠贝的祖传的乌木小匣时，头一次读这封信时的情景。

“想必，他也脸色苍白，跟死人一样，”他想，同时又无意中见到镜子里自己的脸。“想必，他读了，闭上了眼睛，又突然睁开，希望这封信能变成普通的一张白纸……大概，这试验重复了三次！……”

十七　永远的丈夫

在我们描写的那件事发生后又过了几乎整整两年。有一年夏天，在我国一条重新运营的铁路的车厢里[1]，我们遇到了韦利恰尼诺夫先生。他到敖德萨去看一位朋友，目的是散散心，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也是相当愉快的事；他希望通过这位朋友的关系，能见到一位非常招人喜爱的女人，而他早就想跟这个女人认识认识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就不详谈了，仅限于指出，在最近这两年，他已彻底改观，或者不如说情况大变。过去那种抑郁寡欢的样子几乎一扫而光。两年前，在彼得堡，在打那场不顺利的官司的时候，他旧病复发，因而想起各种各样的“往事”和引起各种各样的惊悸不安，——如今残留在他身上的只有某种由于意识到从前的畏缩而感到的隐蔽的羞耻。他得到的部分补偿，是坚信这种情况再也不会有了，而且这种事永远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诚然，他当时已不再涉足社交界，甚至穿着也差了，找个地方躲开所有的人，——这情况，当然，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但是他非常快又负荆请罪似的出现

① 指从克列明楚格到敖德萨的铁路（建于 1865—1869）。——俄编注

了，而且又恢复了颇具自信的原貌，因而“大家”也就立刻原谅了他，原谅他短暂的销声匿迹，甚至那些他对之不再问候的人，也主动走过来同他寒暄，向他伸出了手，而且也不再提任何让人听了讨厌的问题，——倒像他是因为他们当中谁也不便过问的家庭琐事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出了趟远门，一直不在家，现在刚回来一样。所有这些变化，出现好的、有利的转机的原因，不用说是因为官司赢了。韦利恰尼诺夫得到了总共六万卢布，——这事无疑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他却非常重要：首先，他立刻感到心里踏实了，——因而精神上得到了满足；他现在已经满有把握，这最后一点钱，他是决不会再“像个傻瓜”似的挥霍掉了，就像过去挥霍掉头两笔财产一样，这也就够他过一辈子的了。“不管那里他们的社会大厦如何摇摇欲坠，也不管那里他们在大吹大擂地说什么，”他有时注视着和倾听着发生在他周围和整个俄罗斯的奇妙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想到，“不管将来的人怎么变和思想怎么变，反正现在我享受的这些美味佳肴不会变，由此可见，我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这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想法，渐渐地完全充塞了他的心田，且不说他在精神上发生了变化，甚至在肉体上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的模样与过去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从前的样子我们在两年前已经描写过了，而且他当时也出了不少洋相，——现在他快乐、开朗、神气。甚至连那些在眼角和脑门开始逐渐增多的显示老态的皱纹，也几乎平复了；甚至脸色也变了，——人显得白了，也红润了）。这时，他坐在头等车的一个舒适的位置上，脑子里正浮现出一个可爱的想法：下一站将是铁路分岔，往右是一条新路。“如果暂时不走直路，取道往右，那最多过两站，就可以去拜访又一位熟识的太太，她刚从国外回来，现在正待在对他来说十分愉快、

对她来说却是十分无聊而又偏僻的小县城；因此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散散心，决不会亚于去敖德萨，再说那里也跑不掉……”但他还是犹豫不决，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在“等待一个推动力”，然而下一站快到了；这推动力也就毫不拖延地出现了。

火车在这一站停靠四十分钟，让旅客到站上用餐。在供头等车和二等车旅客用餐的餐厅入口处，照例挤满了许多不耐烦的、急性子的旅客，——也许，不足为奇，也照例发生了争吵。有一位从二等车厢出来的太太，人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对于旅行又似乎穿得太花哨了些，她两手拽住一位十分年轻而且长得很帅的枪骑兵，可是这枪骑兵却在使劲从她手里挣脱出来。那个年纪轻轻的小军官喝得酩酊大醉，而那位太太看来是他的年长的亲戚，硬是不让他走，大概怕他又冲到卖酒的小卖部去买酒喝。然而，因为拥挤，有个也是纵酒作乐、而且闹得不成样子的年轻商人，与那个枪骑兵撞了一下。这年轻商人滞留在这座车站已经第二天了，他大吃大喝，挥金如土，被各种各样的狐朋狗友包围着，老是坐不上火车，因此老也走不了。两人发生了争吵，小军官在喊，小商人在骂，那太太急得走投无路，硬把他拉走，不让他吵下去，用央求的声音向他喊道：“米坚卡！米坚卡！”那小商人觉得这简直是出乖露丑；诚然，大家都笑了，但是那小商人却生气了，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的道德感受到了侮辱。

“瞧，‘米坚卡！’”他模仿那位太太的尖嗓子，带刺地说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真不害羞！”

那位太太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并让那个枪骑兵坐在自己身旁。这时，那个年轻商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俩身旁，对他俩轻蔑地打量了一下，拉长了声音说道：

“你这破鞋，破鞋，又臭又脏的破鞋！”

那太太一声尖叫，可怜地环顾四周，期待着能躲过这场灾难。她既感到羞耻，又感到害怕，加上那军官又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吼一声，向那年轻商人扑去，可是他脚底一滑，又扑通一声跌回到椅子上。周围一片哄堂大笑，可是谁也没想来帮忙；韦利恰尼诺夫却挺身而出：他一把抓住那个年轻商人的脖领子，把他扭转身去，使劲一推，推出离那个受惊的女人五六步远。这场争吵就此结束；那个年轻商人被这一推和韦利恰尼诺夫的威武的仪表镇住了；立刻被同伴们拉走。这位穿戴高雅的老爷的魁伟的相貌，甚至对那些作壁上观的嘲笑者也产生了威严的影响：笑声停止了。那位太太红着脸，几乎眼泪汪汪地开始连声道谢。枪骑兵也喃喃道：“谢谢，谢谢！”他本来想向韦利恰尼诺夫伸出手来，可是刚伸了一半，又突然躺到椅子上，伸直了两腿。

“米坚卡！”那位太太两手一拍，责备地埋怨道。

韦利恰尼诺夫对这桩意外的事故和他造成的局面感到很满意。这位太太使他很感兴趣，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富有的外省女人，虽然穿得很花哨，但却缺少审美感，举止也有点可笑，——正因为她集这一切于一身，所以保证了这位从京城来的、对女人抱有一定目的的花花公子旗开得胜。双方攀谈了起来；这位太太热烈地诉说并埋怨自己的丈夫，说他“突然离开了车厢，不知跑哪儿去了，因此才发生了这一切，因为他永远是这样，这里需要他时，他偏不知道跑哪儿了……”

“有事呗……”枪骑兵嘀咕道。

“哎呀，米坚卡！”她又举起两手一拍。

“这下丈夫得挨剋了！”韦利恰尼诺夫想。

“他叫什么？我去找他。”他建议道。

“帕尔·帕雷奇[1]。”枪骑兵答道。

“您那位先生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韦利恰尼诺夫好奇地问。蓦地，一颗他所熟悉的秃脑袋在他和那位太太之间伸了进来。霎时间，他眼前便浮现出扎赫列比宁家的花园、天真无邪的游戏、以及不断伸到他与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之间的那个令人讨厌的脑袋。

“哎呀，您总算来了！”他太太歇斯底里地叫道。

这就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本人；他惊奇而又害怕地看着韦利恰尼诺夫，他看见他就像看见鬼魂一样惊慌失措。他简直吓傻了，吓得好长一段时间似乎什么也听不懂；听不懂他那受了侮辱的太太生气地、急促地向他诉说的到底是什么。最后他终于打了个哆嗦，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件对他可怕的事到底是什么：弄清了自己错在哪里，米坚卡又怎么啦，以及这位“麦歇”（他太太不知为什么这样称呼韦利恰尼诺夫）“是我们的保护天使和救命恩人，而您——当需要您在这里的时候，您总是跑开了……”

韦利恰尼诺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我跟他是老朋友，是总角之交哇！”他向那位不胜惊奇的太太叫道，说罢便伸出右手亲昵而又呵护地搂住正在神色尴尬地微笑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他没有向您说起过韦利恰尼诺夫？”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他夫人有点慌张地答道。

“那么，背信弃义的朋友，那就请您把我介绍给尊夫人吧！”

“莉波奇卡，这的确是韦利恰尼诺夫先生，您哪，是这样

---

① 即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因枪骑兵喝醉了酒，吐字含混。

的，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开口道，但又羞于启齿地欲言又止。他夫人倏地脸涨得通红，两目圆睁，向他怒目而视，显然是因为当着生人的面叫她“莉波奇卡”。

“您想想，他又没告诉我他结婚了，也没请我去喝喜酒，但是您，奥林皮阿达[①] ……”

“谢苗诺芙娜[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提醒道。

“谢苗诺芙娜！”本来已经睡着了的枪骑兵突然应声说道。

“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请您看我的面子，看在老朋友久别重逢的分上，原谅了他吧……他是个好丈夫！”

说罢，韦利恰尼诺夫友好地拍了一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

“心肝儿，我，我不过离开了……一小会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替自己辩解。

“撇下妻子，让妻子受这样的奇耻大辱！”莉波奇卡立刻接口道，“需要您的时候，您偏不在，不需要您的地方，您偏爱多管闲事……”

“不需要您的地方——您偏爱多管闲事，不需要您的地方……不需要您的地方……”枪骑兵附和道。

莉波奇卡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自己也知道，当着韦利恰尼诺夫的面，这样不好，因此涨红了脸，但又克制不住。

“不需要您的地方，您也太多心了嘛，太多心了嘛！”她脱口说道。

“在床底下……找情夫……床底下——在不需要您的地

---

① 莉波奇卡的大名。

② 奥林皮阿达的父称。俄俗中对人叫名字和父称，表示礼貌，具有恭敬之意。

方……在不需要您的地方[1]……”米坚卡也突然非常激动起来。

但是同米坚卡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不过后来一切都愉快地结束了；接着就完全熟悉了。他们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去买咖啡和鸡汤。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则向韦利恰尼诺夫说，她丈夫在敖德萨工作，他们现在就从敖德萨来，到他们乡下去，准备住两个月，这村子不远，离这车站一共才四十俄里，他们在那里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和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将会有客人到他们家做客，他们那里还有几家邻居，如果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肯赏光到“他们偏僻的小村”去看他们的话，她一定把他当“保护天使”一样欢迎，因为她一想起今天发生的事，还不能不心有余悸，如果……一句话，将把他当“保护天使……”

“而且是救命恩人，救命恩人。”枪骑兵热烈地坚持道。

韦利恰尼诺夫很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他回答道，他是一个完全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的人，因此对于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的邀请他感到太荣幸了。接着他就快活地闲聊起来，在闲聊中还成功地加进了三两句恭维话。莉波奇卡高兴得脸都红了，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回来，她就兴高采烈地向他宣布，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居然肯赏光，接受了她的邀请，答应到他们乡下做客，逗留整整一个月，并答应一周后即枉驾前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心慌意乱地微笑了一下，一言不发。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向他耸了耸肩膀，举目望天。最后，他们

---

① 这种疑神疑鬼反映了作者父亲 M. A.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特征，这一特点也表现在《白痴》中列别杰夫身上。——俄编注

分手了：再一次千恩万谢，又是“保护天使”，又是“米坚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终于把太太和枪骑兵送走了，帮他俩坐进了车厢。韦利恰尼诺夫点上了雪茄，在车站大楼前的回廊上开始来回踱步；他知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定会立刻再跑来找他谈谈的，一直谈到铃响。果然如此。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立刻出现在他面前，眼神里和整个眉宇间都流露出满腹狐疑。韦利恰尼诺夫笑了起来：“友好”地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拉到最近的一张长椅旁，自己先坐下，又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在自己身旁。他不做声：想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先开口。

“那么说，您要上我们那儿去喽，您哪？”他吐字不清地问道，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

“我早知道您会这么问我的！一点没变！”韦利恰尼诺夫哈哈大笑。“难道您，”他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难道您当真以为(哪怕就一分钟)我会当真到府上去做客，而且还要去一个月吗——哈哈！”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

“那么说您不去，您哪？”他叫道，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

“不去，肯定不去！”韦利恰尼诺夫得意扬扬地笑道。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觉得特别可笑，但是越到后来，他越觉得好笑。

“难道……难道您此话当真，您哪？”说罢这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甚至还从座位上跳起来，焦急地等待着。

“我不是说了，我不去，——您呀，真是个怪人！”

“那我怎么……如果这样的话，假如过了一星期您不来，而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却在等您，我对她说什么好呢，您哪？”

“有什么为难的！您就说，我摔断了腿，或者诸如此类。”

“不会相信的，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可怜地拉长了声音说。

“您会挨剋吗？”韦利恰尼诺夫仍旧笑吟吟地说道，“但是我发现，我的可怜的朋友，您一见到如花似玉的尊夫人就会战战兢兢地发抖，——啊？”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笑，但是笑不出来。至于韦利恰尼诺夫谢绝到他们家去——这当然很好，但是对他太太采取熟不拘礼的调侃态度——这就不好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撇了撇嘴；韦利恰尼诺夫注意到了这点。然而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从远处车厢里传来一个尖嗓门，在惊慌地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原地忙乱起来，但是并没有应声立刻回去，大概还有什么事有求于韦利恰尼诺夫，——当然，希望他能再一次保证决不到他们家去。

“尊夫人娘家姓什么？”韦利恰尼诺夫打听道，仿佛根本就没发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担忧。

“我娶的是监督司祭[①]的千金，您哪。”他答道，慌乱地向车厢那边张望和倾听。

“啊，明白了，因为长得漂亮。”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撇了撇嘴。

“这个米坚卡又是您的什么人呢？”

“也没什么，您哪；我们的一房远亲，就是说，我的一个远亲，您哪，我的一位已故的表姐的儿子，您哪，叫戈卢布奇科夫，由于胡闹被降职了，现在又官复原职；我们给他置办了行装……是个不幸的年轻人，您哪……”

① 东正教中负责监督若干教区活动的神职人员。

“啊，原来是这样，一切安排得当；都齐全了！”韦利恰尼诺夫想。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车厢里又传来遥远的呼唤声，声音中已经流露出怒气冲冲的、不耐烦的味道。

“帕尔·帕雷奇！”又传来另一个沙哑的声音。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开始手忙脚乱起来，但是韦利恰尼诺夫却紧紧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肘，不让他走。

“要不要我立刻跑去对尊夫人说，您曾经想杀我，——啊？”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显得十分害怕。“上帝保佑，千万别，您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传来了一迭连声的呼唤。

“好了，您走吧！”韦利恰尼诺夫终于放开了他，继续温和地笑着。

“那么说，您不去，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差点儿绝望地最后一次低声问道，甚至像古时候那样在他面前合十当胸。

“我向您起誓，说不去就不去！快跑吧，要不您会倒霉的！”

他说罢便大方地向他伸出了手，伸出手后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非但没有跟他握手，甚至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

响起了第三遍铃声。

霎时间，两人都出现了某种怪异的情况；两人都变了。韦利恰尼诺夫一分钟前还喜笑颜开，这时他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抖动了一下，突然崩断了。他紧紧地、用力地一把抓住帕维

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

“要是我向您伸出这只手，”他向他伸出了自己左手的手掌，手掌上明显地留下了一道很大的伤痕。“您就会握它了！”他用发抖的、苍白的嘴唇低声道。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脸也刷地白了，他的嘴唇也哆嗦了一下。他的脸上忽地掠过一阵痉挛。

“那丽莎呢，您哪？”他用快速的低语含混不清地问，——他的嘴唇，还有两颊和下巴颏，突然跳动起来，眼泪夺眶而出。韦利恰尼诺夫像根木头似的站在他面前。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车厢里有人号叫道，倒像那里杀了什么人似的，——突然发出了火车的汽笛声。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清醒过来，两手一拍，拔腿飞跑；火车已经开动了，可是他不知怎么却赶上去抓住了扶手，——纵身跳进了车厢。韦利恰尼诺夫留在车站，直到傍晚才等到另一列走原路的火车，上了路。他没有取道向右，去看那位蛰居乡间的他熟识的女人，——他情绪恶劣，已经没有那心情。后来又觉得不胜惋惜！

臧仲伦　译

题　解

一件糟糕的事

该作品最早发表在《时代》，1862 年，第 11 期，署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最初标题是《一件不幸的事》。它大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2 年秋从国外归来之后写成的。1865 年再版时，只在修辞上做了一些改动。

作品由小见大，涉及的是当时俄国因废除农奴制而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文职将军普拉林斯基，他自命为一个讲仁爱的人和新自由思想的拥护者，但他所引发的趣事证实了三品文官尼基福罗夫所预言的：他扮演的角色“不能坚持到底”。实际上这种人的思想与他们的行为是不一致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与人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普拉林斯基的形象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讽刺散文》（1859—1862）中对改革时代的活动家们的讽刺描写颇为相似，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祖巴托夫和乌达尔·叶雷金尤其相

似。

这部短篇小说的开头和列夫·托尔斯泰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开头也有相似之处，在那篇小说里，列夫·托尔斯泰对改革的准备时期做了讽刺性的描述，在回顾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的俄国社会环境时，他嘲笑当时俄国社会上自由派的“激情”。

在《一件糟糕的事》中作者指出，上层官僚贵族，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唯一关心的只是希望在进行改革时，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制实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与《现代人》杂志颇为近似。同时，他继续在自己的政论演说中与革命民主主义“暴露”派进行论战。譬如，他在1863年写的关于出版《时代》的启事中曾说，编辑部断然弃绝“有些偶然的沉渣和固有的垃圾这两种腐朽性”，它对“革新的渴望”并不亚于“暴露者”，而后者则“因老百姓肮脏和丑陋”而对他们进行指责，但是《时代》杂志编辑部不愿把“金子”与垃圾一起扔掉，它认为“出路就在根基和人民之中”，而“暴露者”却“在内心鄙视”人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启事中解释编辑部的观点时写道：“我们与他们，即我们的暴露者相比大概走得远得多，也深入得多，并且证明，与西欧最热心的革新者的幻想相比，俄罗斯国家的特性和风习的某些自然因素对进步和革新具有多得多的健全的和重要的保证，尽管西欧的革新者已经对自己的文明进行指责，并正在从中寻找新的出路。”

《一件糟糕的事》和作者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都是描写官吏，不过在这里“大人”和“月薪十卢布”的小官吏之间的冲突具有更大的社会尖锐性。普谢尔多尼莫夫并不像《穷人》中的马卡尔·杰武什金和《脆弱的心》中

的瓦夏那样听命于上级；他在行动中表现出了对普拉林斯基将军一种发自内心的敌视态度。在该篇草稿中，普谢尔多尼莫夫曾表示憎恨大人:“让你见鬼去吧!”这里也可以看到这部作品与他19世纪40年代作品的联系和差异。“小人物”的形象在小说中是以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来描写的。根据研究者的正确看法，19世纪6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的幻想（1860—1861年之间作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抱有这种幻想）和具有“荒谬、可怕的灾难”的现实生活之间的悲喜剧对照，“确定了小说的结构，就是使主人公具有灾难性失败的梯形结构，以及像不光彩的梦幻般的行为的环境……”小说中唯一光辉的人物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这是一位普通的俄罗斯妇女，善良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她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丽莎（《地下室手记》）、索菲娅·马尔梅拉多娃（《罪与罚》）的形象的先驱。在《一件糟糕的事》中，抽象的逻辑与具有复杂的悲剧因素的生活是彼此矛盾和对立的，在这里，“怪诞”小说的风格已初具轮廓，这一风格在《地下室手记》中得到了发展。

尽管《一件糟糕的事》具有明显的艺术上的优点和题材上的现实性，但是作家健在时，并没有为评论界所注意，只有尼·斯特拉霍夫在一篇文章中简单地谈道，它是一篇“在出色的加工上值得注意的”作品。

刘逢祺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该作品最早刊于《时代》月刊，1863年，第2、3期，署

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以下简称《印象》）写于1862至1863年之间的冬季，1865年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2卷时，只在修辞上做了不大的修改。

就体裁来说，这是一篇独特的文学特写，一篇旅行见闻录。《印象》继承了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的传统。作者在着手创作时，阅读了前辈的一些旅行特写，例如尼·米·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丹·伊·冯维辛的《国外通讯》。他还涉猎了许多旅行特写、国外通讯和文章。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视角阐述了西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系统地描写旅行中的见闻并非作者的主要任务，在《印象》中，旅行见闻同关于欧洲各国生活，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综合的、政论形式的特写，和作者关于西方和俄国命运的思考是夹杂在一起的。

赫尔岑的《法意书简》(1847—1852）和《终结与开端》(1862—1863）等作品是这种类型特写的直接先驱。当然，《印象》的情节和结构并非来自《法意书简》，但它和《法意书简》以及《终结与开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艺术和思想上的继承关系，尼·尼·斯特拉霍夫曾指出这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2年的国外之行使他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亲自观察了解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生活，他把自己的旅游特写叫做《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强调指出了这篇作品并非在旅游期间获得各种印象之后直接写出的，而是联系俄国生活中的种种迫切问题，对旅游观察结果进行了认识和补充之后写成的。第1章写的是对柏林、科隆和德累斯顿的印象；第4章描述了在车厢里和法国警察部门的密探相遇的情况以及巴黎的饭店；第5章是对伦敦夜晚的描写；第7章则是参拜巴黎先贤

祠。

从艺术结构来说，作品在起源上与19世纪40年代欧洲和俄国文学中广泛流行的“描写日常生活细节的”特写体裁相联系。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改变了欧洲文学中这类描写中那种冷漠的态度。欧洲各国的生活情景引起了作家对哲学、历史、社会和道德伦理诸问题的思考，这使得叙述具有了政论色彩。叙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阐明这样的问题：“欧洲是怎样在不同的时期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怎样带着自己的文明到我们这里来做客的？我们的文明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有多少人已经文明化了？”

在《印象》中，作者以不同的形式关注着从18世纪开始的俄国和西方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论述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1860—1862年发表的许多政论和文学批评文章，其中包括《俄国文学论丛》（1861）所涉及的问题。此外，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其他作者的许多文章中的一些材料也是创作这几章的主要资料来源。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特写的这几部分常常采取讽刺性模拟文艺作品的形式或者抨击性文艺作品的形式①，对法国议会的描述和资产者概括形象的刻画（《我的小鸟和我的小鹿》）等都应当归入这一类抨击性描写之中。

《印象》里的中心问题——“俄国和西方”——在1861—1863年的俄国社会生活中成了首要问题之一。当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俄国是不是像西欧那样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

① 参见：多罗瓦托夫斯卡娅-柳比莫娃：《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性模拟作品中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载《文学批评》，1936年，第9期，第204～211页。

路，或者她的发展将采取独特的方式？

上述问题第一次摆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的面前，并且这个时期在别林斯基、赫尔岑以及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作品里都得到了不同的申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审讯时的口供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农民改革[①]之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对俄国文学和政论界来说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和《论罗马倾覆的原因》（1861）、赫尔岑的《终结与开端》（1862—1863）、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等，都涉及这个问题。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俄国发展的历史前途问题自然源于他对俄国社会那部分获得西欧教育的人和广大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之特点的思考。他的这一视角实际上就是他在《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中明确表达的他的“根基派”思想。

在《印象》里，作者对拿破仑三世时代法国的社会风俗进行了讽刺性描写，再现了资本主义伦敦的无产者可怕的生活画面，揭露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的种种“自由”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而这些“自由”都是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掀起的欧洲革命所倡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辛辣讽刺的笔调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自由。他对待18世纪法国革命和掌权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作家日记》的许多篇章和他晚年的一些文章都可以证明。譬如，1873年他写道，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并不是用新的方法对社会进行革新，而只是社会的一个强大的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

①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胜利”，“新的胜利者（资产者）可能比原来的专制君主（贵族）更坏……‘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空话……”

在俄国文学中，批判西欧资产阶级风尚和社会政治制度，反资本主义倾向，是具有历史传统的。18世纪俄国启蒙者特别是在冯维辛的作品当中曾有所表现，而在19世纪又为俄国文学中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所继承。譬如说，《印象》中对资产阶级的评价同别林斯基，甚至“西欧派”屠格涅夫就同样的问题发表的见解，就有许多共同之处。谢德林在《法国帮闲的戏剧家们》一文也对资产阶级统治持批评态度。不过与别林斯基等人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革命，他不承认、也不考虑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俄国当时的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对资产阶级西欧的批判，同19世纪40年代一样，都是从不同的社会政治立场出发的。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德林同时参加这一批判的，还有伊·谢·阿克萨科夫等斯拉夫派成员。对西欧各国发展的历史前途以及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所持的态度，是确定每一论者立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譬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完全肯定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不认为西欧吸取了先进的、历史发展的一切条件，也没有把西欧的未来同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联系起来。他断定，西欧最先进国家的人民群众同俄国的人民群众一样，“并没有积极地、独立地参加”斗争，而只是“准备进入历史”。

赫尔岑在《终结与开端》一书中则证明，资产阶级的西欧在自己的发展中已经达到了“终点”：“巴黎和伦敦是世界史的最后一卷，而这一卷几乎只剩下了不可分割的几页。”他确信，

俄国可以避免西欧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他把俄国的未来同农民村社变成社会主义基层组织联系了起来，他问道：“……一个独立发展的民族，在与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为什么要经历西欧所已经走过的道路，而这一点——非常清楚，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印象》中得出了与《终结与开端》的作者相似的结论，但他是从不同的思想出发的，他还认为，资产阶级文明不仅丧失了发展的能力，而且“最近以来，文明在欧洲总是用鞭子和监狱制约一切发展”。就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的具体性和尖锐性而言，他与当时的民主思想是接近的，但是他的实际结论与斯拉夫派的观点又是近似的。最后，作家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民族历史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贪财的欲望笼罩了西欧社会的所有阶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结论——“没有任何理想”——不但扩大到了资产阶级，也扩大到了无产阶级：“要知道，工人从天性来说也都是私有者，他们的整个理想就是成为私有者，尽可能多地聚积财物。”

最能说明《印象》作者的立场和出发点的是他断言：“西方人”（工人和资产者一样）都失去了博爱原则，而俄国人民却本能地向往共同生活、博爱与和谐。在这里他无视俄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沙皇与贵族地主对人民的压迫和严酷的剥削，两者间的尖锐的矛盾，却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生活、博爱与和谐”！这是他的“根基”思想的表现，是一种幻想或梦想。正是从幻想出发，他认为，如果断言“博爱”的概念“以感情和天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理智为基础”，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甚至像是对理智的侮辱，”——然而他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大家彼此相爱，一切都能迎刃而解。”按照他的意

见，实现这个合乎福音的约言，可以保证达到普遍的幸福，这比那种抽象理性的呼声更可靠。他还满怀激情地指出："……应当完全、彻底地牺牲自己，而不考虑个人的利益。绝对不能这样想：我为社会牺牲整个自己，而社会本身也应百分之百地报答我。牺牲应当是这样的：要把一切奉献给社会，甚至不希望给你任何回报……"这些论断，使人感到这是在同启蒙派幸福主义说教进行论战，特别是同车尔尼雪夫斯基间接进行论战，后者在他的重要著作《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书中主张"人首先爱自己本身"，"自己个人利益的思想"甚至是大公无私的人们的行为基础。《印象》做出的论战性反应，还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的另一论点："在一定的环境里人可以变善，而在另外的环境里人可以变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反对"环境决定论"，而认为人的行为首先取决于人的"天性"，而"天性"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几千年来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反对环境论使他在《印象》里第一次形成了"有力发展了的个性"这一概念，这种个性相信自己有权成为有个性的人，他"不可能使自己的个性成为其他任何东西，就是说，除非把自己的整个个性献给大众，使其他所有的人都成为同样的具有自我权利的、幸福的个性"。后来，作者在索尼娅(《罪与罚》)和梅什金公爵(《白痴》)的形象上具体展现了"有力发展了的个性"的概念。

《印象》中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1870年之间的小说中多处展开的思想辩论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作家在了解西欧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同观点之后做出了自己的结论，而后来者的许多社会批判思想都是在作家的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印象》与他在《当代》杂志上发表的

其他许多小品文和文章区别开来，并把它收入1865—1866年出版的自己的文集的第2卷，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作者本人赋予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

刘逢祺

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手记》首次发表于《时世》月刊，1864年，第1～2、4期。

《地下室手记》的构思可能开始于1862年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写下的笔记中，就有《地下室手记》主人公关于不可能“在理性基础上”建立人类生活那段“哲学忏悔”的雏形。起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这个构思写成一部题为《忏悔录》的“大部头小说”，在1862年第12期和1863年第1期的《时世》月刊上，曾预告将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忏悔录》。当《地下室手记》的第1章在《时世》杂志上发表时，作者仍称其为一部大型作品的一个部分，但在发表第2章时，作者显然已经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将《地下室手记》当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正如作者在《地下室手记》的结尾所写的那样：“不过，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至此仍未结束。他没有停下，还在继续地写。但是，我们却认为，可以在这里打住了。”《地下室手记》于1865年出版单行本，此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一直没有再版。

小说第1章“地下室”的写作，主要是在1864年1—2月间进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住在莫斯科，由于妻子玛丽

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和他自己都身染疾病，这部小说的写作常被耽搁下来。作者在1864年2月9日写给长兄的信中说："不瞒你说，我的写作进展得很差。我突然开始不喜欢这部小说了。这都是我自己弄的。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小说的第2章"由于湿雪"写于1864年3—5月间，作者在3月20日致哥哥的信中说道："小说的写作比我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不过，必须将它写好，我自己需要这样。"另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困难的，还有书刊检查机关的监视，作者在小说的第1章发表后，就发现其中有检查机关的删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3月26日写给长兄的信中抱怨道："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猪猡检查官，我对一切进行嘲弄、为了做样子而时有亵渎上帝的那些地方，他们放过了，而我据之得出需要信仰和基督之结论的那些地方，却被禁止了……"1864年4月15日，作家的妻子去世，小说第2章的写作因而耽搁了一阵，原计划连载该小说的《时世》杂志3月号（1864年5月8日出版）上曾刊出《地下室手记》第2章延期发表的启事。小说可能在1864年5月最终完成，发表于1864年6月7日出版的《时世》杂志第4期，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回到彼得堡。

《地下室手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如此前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以及此后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都有其有机的联系。"地下室人"这一形象，是作家长年思考的结果，作家终生都为这一形象而激动。这一形象的某些心理特征，在《化身》的主人公戈里亚德金的身上就已经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物的上司竟都是名为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奇金的人。此外，《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的主人公福马·奥皮斯金和《一件糟糕的事》中的主人公姆列科皮塔耶夫，与"地下室人"也有某种近似的性格，"地下

室人”所持有的哲学观念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也已有所表述。这个人物是一个“书呆子”，“幻想家”，“多余的人”，失去与人民的联系，因此，他受到了当时持“根基派”立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谴责。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形象开始被一些新的活动家主人公所代替，关于“多余的人”问题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比如，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关于恰茨基及其后继者“多余的人”，他就写道：“他们全都没能找到事业，一连两三代都没能找到。这是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看来是没什么话好说的，但可以出于好奇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无法理解，作为一个聪明人，他们居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事业。”在关于《时世》杂志出版计划的一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写道：“我们久久地呆坐着，无所事事，像是被一种可怕的力量迷惑住了。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中却强烈地体现出了对生活的那种渴望。通过这一生活愿望，社会定能走上一条真正的道路，获得这样一个意识：不与人民相结合，社会就将一事无成。”在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并没有被称为“多余的人”，但在小说第 1 章“地下室”的脚注中，作者却写道：“我欲以一种较平常更为醒目的方式将不久之前的一个人物带至公众面前。这是尚且活着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而在 1865 年为《时世》杂志所写的编辑说明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我们看到，我们当今的一代正在消逝，在自动地、委靡不振地、不留痕迹地消逝，他们用后人感到奇怪、难以置信的坦率，自称为‘多余的人’。当然，我们谈的只是‘多余的人’中的佼佼者（因为，‘多余的人’中间也有佼佼者）。”对比一下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地下室人”的形象，也许正

是旨在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多余的人”的一个变种。《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自白道：“若没有对自己的无止境的苛求，一个有修养的、体面的人是不会有虚荣心的，是不会时常蔑视自己并达到憎恨的地步的。……我很有修养，就像一个我们时代的人所应该成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一悲剧性的世界观，就是那些“优秀的”“多余的人”的典型特征。

在构思这部以“忏悔的”“多余的人”为中心的作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不注意到此前作家们塑造这一典型的经验以及批评家们对于这一典型的评论。就心理特征而言，“地下室人”与屠格涅夫的《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1849）中那位“俄国的哈姆雷特”和《多余人日记》（1850）中的丘尔卡图林最为相近。俄国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1867年，他在评论1865—1866年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时写道：“与生活疏远，与现实割裂……这一痈疽显然存在于俄国社会之中。屠格涅夫为我们塑造了几个因患此症而痛苦的人物形象；他的‘多余的人’和‘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都是这样的人物。……与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相平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也以非常鲜明的笔触写出了自己的‘地下室’主人公……”用一个富有爱心、心理深刻、勇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作为“多余的人”的对照，这一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形象塑造上的“传统”结构模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继承。

《地下室手记》起初曾拟以《忏悔录》为题，这表明，这部作品的构思也许与卢梭的《忏悔录》有关联。在大胆坦白自己的不良行为和卑劣动机这一方面，“地下室人”和卢梭的主人公是一致的。在构思和写作《地下室手记》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很关注卢梭的《忏悔录》，《地下室手记》中也出现有

主人公对卢梭观念的抨击，研究者 A. 贝姆认为，后来换上的《地下室手记》这一题目，可能来自普希金的小悲剧《吝啬的骑士》，在该剧第 1 场的结尾，主人公阿尔伯决定去向大公控告自己父亲的吝啬："我主意已定——向大公申诉，/让他强制父亲把我当成亲儿子，/而不是生在地下室里的一只耗子。"可以为这一假说提供支持的是，在《地下室手记》第 1 章第 3 节中，主人公曾将自己喻做一只"有强烈意识的耗子"。

《地下室手记》写进了作者自己的某些生活经历，如主人公关于学校生活的回忆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说过，"地下室人"这个形象是"我从心里掏出来的"，但是，作者和主人公生活传记中的某些相似之处，并不能使我们认定，作者就是主人公，主人公的思想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研究者 A. 斯卡弗特莫夫在将《地下室手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1—1864 年间写作的其他作品进行了比较之后写道："地下室的主人公体现了'脱离根基'的最终结果"，因此，这一人物"不仅是揭露者，而且也是被揭露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人物不是一个主人公，而是"非主人公"。后来，在《少年》的《前言稿》(1875) 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写道："我感到骄傲的是，我首先写出了一个代表俄国大多数的真正的人，首先揭露了他畸形的、悲剧的一面。悲剧就在于意识的畸形……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这一悲剧就在于受苦，就在于自虐，就在于意识到美好的东西却无能力去达到。而且关键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所有的人全都这样，因此，便不值得去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结论道："地下室的原因"就在于丧失对公共法则的信念。不再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地下室手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它在作家的创作进程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这部小说中，首次采用了以一个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小说结构原则，这后来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结构的一个特征。在这部小说中，“地下室人”与周围现实的关系，就是其“对世界的思想态度”（借用Б. 恩格尔哈特的术语）的结果；按米·巴赫金的说法，“地下室人”的每一个思想，“都是一场未完成对话中的一个段落”，“它紧张地生活在与其他思想、其他意识相毗邻的边界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不是地下室人的思想同仁，但他却使主人公的议论具有了一种深刻的“论证”力量，后来，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斯塔夫罗金（《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人物的独白中，都具有这样的“论证”力量。

有人不止一次地、也往往是有理由地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与之进行论战的主要敌手，就是小说《怎么办?》的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过，《地下室手记》是在《怎么办?》问世前构思的，早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过批驳，而《怎么办?》于1863年的发表，显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地下室手记》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人公是带有破碎意识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是非理性的，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标准相去甚远。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其意识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其行为应该是合理的、符合特定目的的。这部小说的第1章，几乎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一观点的论战，“地下室里的奇谈怪论者”的许多推论，都是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的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反对启蒙思想家的唯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依据个人与社会间

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性协议而得以实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引用了一些与康德、叔本华和施蒂纳等人的哲学思想有些相近的命题和概念，认为启蒙主义者的哲学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一样，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宿命论，导致对他所崇尚的自由意志的否定。他认为："自己本身的、自由的愿望，自己本身的、即便是最野蛮的任性，自己本身的、有时甚至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想象，——这一切，便是那被遗漏的、最有益的利益，它不适合于任何一种分类，它经常会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都见鬼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对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儿》中的主人公进行分析，他认为，"拉摩的侄儿"是一个否定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他又是某种讽刺辩证法的负荷者，这一辩证法驱动了18世纪启蒙主义理论中那些僵死的、理性的范畴，揭示了"善"与"恶"、"理性"与"疯狂"之间内在的互动性，揭示了不同的社会和道德观念的相对性。研究者格·米·弗里德连杰尔认为，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地下室人"的"讽刺辩证法"中既含有乖张的成分，也含有唯理的成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了各种启蒙主义伦理学说的抽象性及其与生活的脱节，因为这些学说的基础就是：社会利益是由个人利益通过纯逻辑的方式推论出来的。这样一来，社会和精神的发展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就被忽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也感觉到了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性，空想社会主义将人类的未来描绘成一座"水晶宫"，将这样的宫殿视为某种超历史的象征，一幅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概念相近似的静止画面。但是，在《地下室手记》中，通过"非主人公"之口道出的对乌托邦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的这种批评，却具有否定一切的性质，沦为一种无边个人主义和

虚无主义的说教，它所否定的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是与19世纪60年代革命民主派相近的唯理伦理学说，它也完全否定了人类能动地、创造性地改造现存社会生活的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其主人公体现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但同时，在小说的第1章，他也借“地下室人”内心的“论敌”之口，指出了一条有可能脱离这种意识的出路：“您以意识而自吹自擂，但您却一直在摇摆不定，因为，虽然您的智慧在工作，您的心灵却被放荡所侵蚀了，而没有纯洁的心灵，就不会有充分的、正确的意识！”有研究者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未经书刊检查官删改的原稿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那些“西欧派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只是人的物质幸福，“仅仅局限于肚皮”，他在《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一文中写道：“有某种比肚皮上帝还要崇高得多的东西。这就是，去做自我的主宰和主人，牺牲掉这个自我，把这个自我交给众人。这一理想中包含着某种潜在的美，某种甜蜜，某种必然，甚至某种隐秘……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想象，怎么能为了大家而自愿地奉献出自我呢，在他看来，这是不道德的。而若是为了某种报酬，那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高于社会主义，基督教全部的无限性就在于，一个基督徒（理想）在献出一切的时候，并不要求任何的回报。”

小说的第2章“由于湿雪”以涅克拉索夫的《“当我用热情的规劝……”》一诗作为开端，该诗的主题在小说中得到了转调式的复现，但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已对19世纪50年代盛行的这类乔治·桑式的小说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它的态度既是同情的，又是论争性的。在《地下室手记》中，丽莎是“活生生的生活”的代表，而“地下室人”则是一个“死胎”，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后以女主人公的精神胜

利而结束。她的纯洁的人性与“地下室人”构成对比，同时也揭示出，“地下室人”原本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他的恶意和报复都不过是一种内在痛苦的外在表现。在女主人公的身上，人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说过的那种“有力发展了的个性”的体现。

这部小说中的许多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几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在《罪与罚》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地下室手记》的第1章于1864年3月底发表后，立即引起了革命民主派阵营的注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一篇评论中将《时世》杂志的编者称为“一群雨燕”，并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第四只雨燕，一个忧伤的小说家”，他对《地下室手记》也进行了嘲笑和否定：“《手记》是借一个患病的、狠毒的雨燕的名义写下的。起初他谈到了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谈到他是有病的，狠毒的，谈到世上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谈到他腰痛，谈到谁也无法肯定这个夏天是否将会有大量的蘑菇，最后还谈到，每个人都是废物，只要他不相信自己是个废物，他就难以变成一个好人，最后，他自然要转化为其思考的真正对象。他那些论据主要是从福马·阿克温斯基那里吸收来的，但是，由于他对此保持沉默，读者便觉得，这些思想全都属于叙述者自己。随后，应该出现故事的场景，这场景既不暗也不亮，而是某种灰色调，听不到活的嗓音，而只有呲呲之声，看不到活的形象，而只感觉到，似乎有许多只蝙蝠在昏暗的空中来回飞动。这个世界不是幻想的，但却是没有生气的，像是一锅稠粥。大家全都在哭，哭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大家的腰都很痛……”谢德林的讽刺文章在当时是唯一针对《地下室手记》的直接反响，直到《罪与罚》在1866年发表之后，《地下

室手记》这部小说才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尼·尼·斯特拉霍夫在《我们的美文学》一文中写道，“地下室人”“对现实、对他周围贫乏生活的每一现象都怀有怨恨，因为那每一个现象都会是责难，都会是对他自己死寂内心的揭露，使他感到屈辱”，“然而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但是，在保持清醒的智性和意识的前提下，他们却构成了精神堕落和灵魂衰竭的极限”。斯特拉霍夫还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功绩就在于，他“窥见了地下室主人公的灵魂，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再现了这些精神动摇可能具有的各种形式，再现了由这种精神的摇摆所派生出的各种苦难”。批评家阿·格利戈里耶夫对《地下室手记》的评价很高，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 1869 年 3 月 18 日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称，格利戈里耶夫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称赞这部小说，并说：“你就这样写下去吧。”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曾在其《残酷的天才》（1882）中辟出专章评论《地下室手记》，他认为，“地下室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早的“受难者”之一，在这个人物的天性中，“每一个生活现象都因残忍而复杂化了”。米哈伊洛夫斯基还责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揭示出“地下室人”之恶意的根源，他写道：“在这一方面，小说中有的只是一些缺乏特定内容的空泛句子，似乎是地下室人脱离‘活生生的生活’，迷恋上了‘书本上的’生活。”米哈伊洛夫斯基不能接受小说所包含着的“根基派”思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为“地下室人”开脱，甚至是在美化这一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是在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博爱和专制在一起生长，开花，结果，甚至在相互渗透。”《地下室手记》的作者将这当成了“自然规律”的体现。

自 19 世纪末起，对《地下室手记》的关注和评论就渐渐

多了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多余的人”有着血缘关系的“地下室人”及其世界观，被认为含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因素。高尔基就曾说过：“对于我来说，《地下室手记》中有整个尼采。在这本书中，——人们还不善于阅读它，——给了整个欧洲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据。”而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批评，则更关注《地下室手记》中所包含的存在主义思想萌芽，因此，揭示包括《地下室手记》在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便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陀学”研究热点。

这部中篇小说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被译成外文，如今已有多达几十种语言的译本。

刘文飞

鳄　鱼

该作品初次发表于《时世》杂志，1865年，第2期，署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小说的前言里，作者曾提到该小说带有“文学游戏”性质：“的确，在我脑海里浮现一些滑稽可笑的情况，我想把它扩展开来。”小说前面的题词是：“哎，朗贝尔，朗贝尔在哪儿，你可曾见到朗贝尔？”作者所引用的这个机械式的重复句，同样是荒诞而令人发笑的。

小说总的思想是作者于1864年9—10月之间形成的，一些草稿可以为证。在《罪与罚》初稿中间也夹有这个故事的一些轮廓，并有了初步的标题：“前所未闻的事故，或者准确地

说，游廊商场里的怪事，这是一位可敬的先生如何被游廊商场的鳄鱼活活吞下以及由此发生的事件。由谢苗·斯特里若夫提供。”但这些笔记在叙述上都没有连贯性和条理性。从各方面看来，完稿时间约在 1865 年 1—3 月间。

《鳄鱼》的构思与作者 1863—1864 年间的论战文章有关。研究者指出，这篇小说与作者的论文《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1864）有一定联系。从初步计划和草稿中可以看到，作者一开始就打算在这篇小说里对当时一些期刊进行讽刺性模拟。他首先是嘲笑民主派刊物，并利用当时民主派刊物《现代人》和《俄国言论》两者相互论战的材料。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 1862 年被捕而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两个刊物都在依自己的看法来论述他的思想。而在《鳄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开始的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争，发展成了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与《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两书中的哲学、审美、社会经济与历史观点的拥护者和阐释者的论战。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的主人公写成近似《俄国言论》阵营的虚无主义者。此前，谢德林在反对《俄国言论》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一文中说：“虚无主义者不是别的，而是不知悔改的九品文官，而九品文官实际上是悔改了的虚无主义者。”在《鳄鱼》手稿中多次提到身处鱼腹的官吏害怕被看做虚无主义者。但他在瓦·扎伊采夫（《俄国言论》编辑）的影响下还是成了身不由己的虚无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任何虚无主义者都是身不由己的虚无主义者”。他痛哭流涕，甚至请求给他一半薪金，保留职位。同时他又担心，他的身陷鱼腹没有被看做对“大臣们”或“某些要人”的抨击。又如伊万·马特维伊奇关于“利益”、“关于公共利益”、关于自然科学的议论，大都是对《俄国言论》的德·皮萨列夫、尤其是瓦·扎

伊采夫的有关言论的讽刺性模拟（这不仅见于定稿中，还见于手稿中）。较显著的例子是：伊万·马特维伊奇反驳他的朋友关于“利益”的见解。他说：主要是要吃饱肚子。这在《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一文中也谈到，“肚子是一切，而其他一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奢侈品……”政治、民族性、根基、艺术，甚至科学，如果不吃饱肚子“有什么用”，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瓦·扎伊采夫有关这些问题的功利主义乃至庸俗唯物主义观点的。

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同民主派刊物论战，也同保守派和自由派刊物辩论。例如，他一再激烈批评米·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米·卡特科夫是个英国迷。《鳄鱼》中伊万·马特维伊奇说：“应当让外国公司大片大片地购买我们的土地，然后尽可能分割成一个个小块土地。”这句话几乎就是从作者批评米·卡特科夫的文章中摘引出来的。《鳄鱼》手稿里还有数处是针对自由派西欧主义者阿·亚·克拉耶夫斯基及其《呼声报》（称之为《头发报》。按：俄文中“呼声”（голос）与“头发”（волос）二字只差一个字母）。伊万·马特维伊奇的有些想法，是作为“根基派”的作者向其敌对者的思想观点的讽刺性模拟。如他身陷鱼腹后，反而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刻，认为在鱼腹中是他的正常状态：“我在精神上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和安静，我是一个离开各种偏见的人。”这是针对自由派的。另一方面，伊万·马特维伊奇还认为：“现在我能够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社会制度……”“现在，从鱼腹中将会发出真理的光芒，毫无疑问，本人将发明有关新经济关系的一种新的自己的理论……将推翻一切旧理论而成为新的傅立叶。”这一段则显然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定稿中删去了手稿中的一些文字，只保持了论战的主要内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刊出《鳄鱼》而写的编者前言中曾指出，它的作者是谢苗·斯特里若夫。斯特里若夫是雨燕的音译，谢德林在抨击《时代》杂志同仁时称他们为“雨燕”，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头号雨燕”。

手稿中原来的结局是：伊万·马特维伊奇最后从鱼腹中爬出来，而德国人却企图把他重新送到鱼腹中，据说，他因这官员爱上他的“太太”而妒忌他。

彼得堡书刊检查会审查此书的会议记录上有这样一段话：“《罕见的事件，又名游廊商场上的怪事》，其中叙述的是一个官员被鳄鱼吞掉的故事。他在鱼腹中不但没有受伤害，反而成了一个哲学家。根据书刊检查员的意见，如果删除标出的地名，这篇作品可以准予出版，因为除此之外，作品中没有政治暗示。决定同意书刊检查员的汇报，这篇作品在删除标出的地名之后，准予出版。”

应当指出，在手稿里，被鳄鱼吞下的官员说自己是哲学家，他说：“哲学家是什么意思？‘哲学家’这个词在我们俄罗斯就是骂人的话，意思是：傻瓜。”在发表的文本里，主人公幻想成为“新的傅立叶”，而且如果不是苏格拉底，就是第欧根尼，在小说的杂志上的异文里还说到，他“由于无所事事和苦闷，竟成了一位哲学家”。至于从《鳄鱼》中删除的由书刊检查员指出的地名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这篇小说在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略去了前言，并对正文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辞上的变动，同时把标题改成了《鳄鱼》，而原来的标题《罕见的事件，又名游廊商场里的怪事》则被用做副标题。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一连串的论战性反应。

《火星》周刊刊登了德·德·米纳耶夫的一首诗:《非常可怕的怪事，又名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身居要职的先生如何变成潜水员以及由此发生的事情》，这首诗对故事的情节进行了嘲笑。在这首诗的附言中说:“那些在一切方面都习惯于找到另外用意的人，在这个复活节的故事当中大概也要寻找某种东西，唉！除了‘无限的想象’和舞台式的消遣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东西。”

《呼声报》评论员对《鳄鱼》的反应更加强烈。他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不久前被判处有罪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抨击的作品。他说:“我们的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当然不会接受，但是我们仍然建议他着重研究这部极其令人尴尬的小说的第 4 章。关于这部小说，现在议论纷纷，这对于《时代》杂志的读者和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都是极其不利的……我们说的只是关于鳄鱼和被鳄鱼吞掉的那位先生，同样也是关于先生的太太，一个对鳄鱼吞掉丈夫感到高兴并拒绝跟在丈夫之后进入鱼腹之中的卖俏的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所有这一切不可能用《头发报》和《彼得堡新闻》这样并不高雅的俏皮话所概括，您将要受到大家的谴责，这种谴责既会来自朋友，也会来自反对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忙于与结束《时世》杂志（这份杂志于 1865 年 5 月底出版 2 月号后即停刊，《鳄鱼》就是在这一期上发表的）有关的事宜，并为贷款问题所折磨，所以对阿·亚·克拉耶夫斯基在《呼声报》上的批评没有给予答复。

把《鳄鱼》解释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个人命运的嘲笑，《现代人》杂志的许多撰稿人也有同感。关于这个问题，尼·亚·涅克拉索夫于 1866 年初曾告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

1873年作为《公民报》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个人琐事》一文（见《作家日记》，1873年1月8日）中对这种说法进行了辩解。他在说明自己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过程并指出他们间相互的友善关系之后，反驳所谓他粗暴侮辱车尔尼雪夫斯基悲惨命运的指责。他写道："这就是说，假定我这个过去的流刑犯和苦役犯对另一个'不幸的人'的流放不仅感到高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写了幸灾乐祸的诽谤作品，那么证据何在？是在讽喻之中吗？请您随便给我拿出什么作品来……《狂人日记》、颂诗《上帝》、《尤里·斯洛斯拉夫斯基》、费特的诗——随便什么都行，而我立刻就可以对您说出……这是关于普法战争的讽喻，或者是对演员戈尔布诺夫的谤书……"

尽管他进行反驳，但关于《鳄鱼》中的主人公就是被判处有罪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在后来的评论界和学术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鳄鱼》的手稿可以使我们深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这篇小说的构思起源，不过这里并没有如下的直接暗示：身陷鱼腹的那位官员和他的妻子就是对几个实际人物的讽刺性模仿。

由于某些研究者要证明伊万·马特维伊奇的形象意在嘲笑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他的妻子的形象意在讽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夫人，所以他们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外在特征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并推测身陷鱼腹之后充当"新"思想说教者的主人公的经历，作者可能是联想到那个被捕之后在要塞之中创作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并且于1863年在《现代人》杂志发表这部作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个人经历。但是，说小说主人公的外在特征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是令人怀疑的。而伊万·马特维伊奇所发挥的许多观点，又是对自由派、民主派、甚至保守派思想的讽刺性模拟，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思

想是这几个派别所共有的。关于《鳄鱼》具有讽喻意义的说法，是阿·亚·克拉耶夫斯基的《呼声报》提出的，因为在这篇小说里他同他刊物的同仁一起受到了嘲笑，而且他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怀有怒气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19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政论家进行论战的更为广泛的背景上来加以判断。

还得指出，19世纪60年代所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民主阵营之间的思想分歧，在19世纪70年代的《群魔》问世之后加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当中多次提到这些分歧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加以掩饰。在这种情况下，在《公民报》上发表的《个人琐事》一章中提到了在维柳伊斯克流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且公开声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过去的流刑犯和苦役犯”不能不同情他的流放，这是公民勇气的举动。但这些是否可以证明他在此前为《鳄鱼》的辩解是真诚的？或者是由于他后期思想立场变化，由过去的隐蔽的讽刺变成公开的攻击呢？众说纷纭，这成了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疑案。

刘逢祺

赌　徒

《赌徒》最初发表于1866年由斯捷洛夫斯基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是作家继《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之后又一部在西欧之行印象下写的作品。

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作家在1863年9月18日自罗马致

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一种在国外的俄国人，请您注意：在国外的俄国人可是杂志上的大话题。这一切都将在我的小说里反映出来，而且一般地说还将反映出当前此时此刻的（当然，是尽可能地）我们的内心生活。我要描写一个率真的性格，而且是个修养颇高、但在各方面又尚未定型的人：他失去了信心，又不甘没有信心，反抗权威又害怕权威。他以自己在俄国不能有所作为来自我安慰，所以狠狠地批评那些从俄国国内对我们在国外的俄国人发出种种号召的人……但是主要的关键在于他全部的生命乳汁、精力、狂热和勇敢都用到轮盘赌上了。他是个赌徒，但不是个简单的赌徒，正如普希金的悭吝骑士不是个简单的悭吝人……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诗人，但问题在于，他又为自己的这种诗情感到惭愧，因为他痛感其低下，尽管敢于冒险的要求又让他觉得自己高大。整篇小说就是讲述他如何连续三个年头流连于轮盘赌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即草拟了小说的大纲并动笔写作，但由于忙于在罗马观光游览，未写完就搁置下来。

1865 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债务所苦，被迫将自己的全部作品版权卖给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合同规定，作家务必在 1866 年 11 月 1 日前写出一部不少于十二印张的新长篇小说，否则，出版者有权在九年内无偿出版作家写的任何作品。合同签订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忙于创作《罪与罚》，直到 1866 年 10 月 4 日，距完成合同规定的交出新小说的期限还不到一个月，才重新回到早在 1863 年在罗马开始构思的关于赌徒的小说上来。

小说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口授，由友人介绍来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速记，并把速记稿整理成文，再由作家修改定稿。小说于 10 月 26 日完成，11 月 1 日交给斯捷洛夫斯基。

最初小说的名称是《卢列坚堡》（意为“轮盘赌城”，乃一虚构的德国地名），但斯捷洛夫斯基要求小说的名称更具“俄国味”，于是改名为《赌徒》，并于当年出版。《赌徒》的创作促成了一段姻缘：他爱上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向她求婚，于次年2月结婚。她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后来成为他的贤内助，并写了关于他的回忆录。

19世纪60年代初，大量俄国人出游欧洲，据1862年10月号《俄国导报》杂志公布的统计资料，仅在1860年就有二十七点五万余俄国人出国。“在国外的俄罗斯人”成为当时俄国期刊上的热门话题，引起激烈的争论。伊·阿克萨科夫于1863年3月的《白昼报》上把生活在国外的俄国人称作“游手好闲的人”。谢德林则反对这种说法，他在1863年5月份的《祖国纪事》上指出，只有那些“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搞农奴制”的“父辈们”才可以被称作“游手好闲的人”，“子辈们”则另当别论，他们并不“以自己的祖国为耻”，他们之所以在国外自有其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屠格涅夫在小说《烟》（1866）中同样触及了“在国外的俄国人”这一题材。

陀思妥耶夫斯基欧游期间对“在国外的俄国人”观感很多，印象很深；他同时十分关注俄国国内期刊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赌徒》反映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小说的主人公阿列克谢是“在国外的俄国人”中“子辈”的代表。将军一家则属于“父辈”，这是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偶合家庭”的典型，注定没有前途。阿列克谢则有许多优点，他仍然保有自爱之心，并不盲目崇拜财富而一心敛财；他仍有发展前途。阿列克谢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写到过的那种青年人：他们因为在俄国不能有所作为而步恰茨基（俄国作家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对俄

国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主人公)的后尘,到欧洲去寻找和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生活经历在《赌徒》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记。阿列克谢和波琳娜的爱情波折折射了作家和他的情人阿·苏斯洛娃之间的复杂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一封信中写到过阿·苏斯洛娃的性格:“她要求于人的是集一切于一身,尽善尽美,决不因有许多其他优点而原谅一个缺点。”(见1865年4月19日致阿·苏斯洛娃信)这些话完全可用来描述波琳娜的性格。阿·苏斯洛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共游西欧,同时又曾迷恋过一个法国人并与他有钱财上的纠葛,小说中波琳娜与德·格里叶的关系与此也有相似之处。

主人公阿列克谢流连赌场,不能自拔,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写照。他游历欧洲时曾迷恋轮盘赌,并在给亲友的信中多次讲到这一点。他在1863年8月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四天来我仔细观察那些赌徒们。他们有好几百人在那里下注,可是,老实对你说,除了两个人,我没发现一个会赌的人。他们全都输得精光,因为他们不会赌。有个法国女人和英国爵士,这两个人可是会赌,他们不仅没输,还差点让庄家都垮台了。我知道不输钱和赢钱的秘密,可别以为我是因为没输钱而高兴得吹起牛皮来。我的确知道这秘密之所在,它非常愚蠢而简单:关键就在于,不管是处在赌博的哪个阶段上,一定要每时每刻都控制住自己,而且千万不能急躁……”(1863年8月20日致瓦·德·康斯坦特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轮盘赌的这套“理论”与小说中阿列克谢相关的议论(特别是在最后一章里)极其吻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作家与她一起讨论小说人物命运时的情景写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站在‘赌徒’一边,并说后者的许多感想和印象他自己都体验过。他反复说,可以有很坚强的性格并以生命来验证

这一点，但却不能克服自己心中对轮盘赌的狂热迷恋。”（见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

《赌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1—1864 年间写的政论文章，特别是《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政论中的许多观点都在小说中有所反映。作家想要通过小说的艺术结构来对当代俄国与西欧进行对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随着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形成某种狭窄固定的形式，俄罗斯性格则仍处在发展的过程中。阿列克谢和波琳娜都还没有“定型”，都力图克服西欧社会形态中形成的狭隘性。阿列克谢蔑视德国人，后者只知道穷毕生之力积攒财富。老祖母的形象更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她和阿列克谢都迷恋轮盘赌，但都视金钱如粪土，为了某种热情一掷千金，在所不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这些俄罗斯人身上体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优越性，足以保证俄罗斯有可能找到通向更高的全人类理想的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有意用 18 世纪法国作家普列沃（1697—1763）的小说《曼侬·列斯戈》（1731）中性格高尚的主人公的名字来称呼身为放高利贷者和骗子手的法国人德·格里叶，以此讽刺法国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他们已经完全失去原先的理想，走上了贪得无厌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说到过《赌徒》的构思与普希金《悭吝的骑士》的联系。小说与普希金创作的联系不限于此，它的某些细节与《黑桃皇后》相近，不过后者的主人公格尔曼只一心想发财并通过财富取得统治别人的权利，阿列克谢则将赢得的二十万法郎立刻挥霍一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看做纯粹俄罗斯的性格特征。阿列克谢用法语称自己为“ouchitel”（家庭教师），含自贬意味，这容易让人想起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杜

勃罗夫斯基》，小说中的老特罗耶库罗夫轻蔑地称青年杜勃罗夫斯基为“ouchitel”。作家在《地下室手记》中曾提及莱蒙托夫的剧作《假面舞会》，有人据此认为《赌徒》中有莱蒙托夫的影响。

《赌徒》里的英国人阿斯特莱先生赢得了阿列克谢、波琳娜、老祖母三个人的好感，他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十分推崇的狄更斯小说中那些性格善良、品行高尚的主人公。而阿斯特莱与波琳娜相互关系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则与法国作家乔治·桑第一部长篇小说《印第安娜》（俄译本 1833 年发表）中男女主人公感情波折有一致之处。陀氏推崇的德国作家霍夫曼的小说中的人物不乏赌徒，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驴皮记》开篇中的某些场景也可能对《赌徒》的构思有一定影响。此外，《赌徒》中还能看到英国作家萨克雷的特写《英国观光客》（篇名为俄译者另取的，原英文篇名是“The Kicklebury on the Rhine”，俄译本发表于 1851 年《祖国纪事》杂志）的痕迹：此书的俄译者把特写中虚构的德国疗养地改称作“卢列坚堡”（《赌徒》中赌城的名称与此相同）；两部作品中赌场的庄家都说同样的法语句子；两部作品里的英国人都住在“四季旅馆”。1859 年 4 月份出版的《俄国言论》杂志上登有一篇欧洲著名出版家杰尔绍所写的《赌徒札记》一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也读过这篇文章，他的短篇小说《舅舅的梦》就发表在同年 3 月出版的该杂志上。

《赌徒》曾多次被改编为舞台剧上演并成为许多剧院的保留剧目。1916 年 C. 普罗科菲耶夫曾根据小说情节写成歌剧，并于同年在圣彼得堡皇家马尔林斯基剧院演出。

刘宗次

永远的丈夫

该作品首次发表于《曙光》杂志，1870年，第1～2期，署名分别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8年9月17日，阿·迈科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彼得堡早就感到需要出一份新杂志，俄罗斯的杂志。这样的杂志终于出现了：其出版人虽然是一位您所不熟悉的人（可是我认识他，名叫卡什皮列夫），但是它的主编却是您所认识的尼·尼·斯特拉霍夫。眼下我受人之托，恳请您担任撰稿人……"迈科夫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允许将他列入杂志的撰稿人名单，同年10月26日（11月7日）[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信道："听说要出一份新杂志，我感到万分高兴。关于卡什皮列夫这个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即斯特拉霍夫。——译者）终于找到了一个与他相称的工作；这主编正应由他来当……他应当成为整个杂志的灵魂……我衷心希望，这杂志一定要像我们俩所理解的那样，务必成为一种具有俄罗斯精神的杂志，纵然并非纯粹斯拉夫派的。"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至于"您为杂志工作，我当然衷心同意"。他在同一天给他的外甥女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也曾提到《曙光》杂志："看来，这事是严肃的、美好的。"后来表明，《曙光》并不完全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期望。在他看来，这份杂志忽视了读者的利益，过分学究

① 括号内的日期为公历。

气，远离日常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

1869年初，斯特拉霍夫代表杂志编辑部正式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您给我们随便写点什么——我们：卡什皮列夫、丹尼列夫斯基和我都恳求您。是否需要告诉阁下：您在《曙光》上与在《时代》上一样，可以放开手脚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2月26日（3月10日）的回信中答应"在今年9月1日前，即半年之后，向《曙光》编辑部寄奉一部小说，亦即长篇小说。它的篇幅与《穷人》相仿，或者说有十个印张；我想不会少，或许会稍多一些，小说的主题思想强烈吸引着我。我希望能再一次引起反响；对于我来说，在《曙光》上引起对自己的注意，要比在《俄国导报》上更有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个要写而未写的作品一会儿叫长篇小说，一会儿叫中篇小说，他请斯特拉霍夫让编辑部立刻给他预支一千卢布稿费。他希望他的这部长篇小说能在当年杂志的秋季号上连载。但是，因为《曙光》未能将钱立刻汇出，因此这个协议未能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动手写这部小说。他在1869年3月18（30）日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又提出了另一建议："……我有一部'不大的'短篇小说，约两个印张，也许稍多些（在《曙光》可能占三个甚至三个半印张）。这部小说还在四年前，即家兄去世那年就想写了，是对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称赞我的《地下室手记》的回答，他当时曾对我说：'您就这样写下去吧。'但这并不是《地下室手记》，形式上完全不同，虽然本质一如既往，仍是我一向的本质。这个短篇我很快就能写出来，——因为在这个短篇中没有一行、没有一个词我不清楚的。而且我已经做了许多笔记（虽然还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为这个短篇先预支三百卢布稿费，其中一百二十五卢布立刻照付，剩下的一百

七十五卢布则在一个月后支付，这一新条件《曙光》接受了。斯特拉霍夫在 1869 年 3 月 27 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信中请求他“一旦确定大作篇名，盼即告知——以便我们预先将这一喜讯告诉读者。”

然而，搬家（从佛罗伦萨搬到德累斯顿），炎热的夏天，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妨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约在 9 月 1 日前交稿，而且连这部小说的篇名也未确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这部小说，大概在这一年的 8 月底，在德累斯顿，因为作者在 8 月 14（26）日曾这样写信告诉斯特拉霍夫。可是他在同一天写给迈科夫的信中仅提到：“要坐下来给《曙光》写稿。并准备再过一个月或再过五个星期把这部中篇寄出。”但是无论当时或者稍后作者都没有动手写这部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9 年 8 月 29 日（9 月 10 日）曾在信中对伊万诺娃说：“……春天，我从《曙光》拿了三百卢布，答应今年寄给他们一部中篇，篇幅不少于两印张，可是我还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在佛罗伦萨，天这么热，是无法写作的；我在订约时指望早在春天就能离开佛罗伦萨到德国去，然后在那里立刻着手写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9 年 9 月 17（29）日给阿·迈科夫的信中告诉他道：“……现在我正在给《曙光》写一部中篇小说，已经写好了一半，这小说的篇幅将是《俄国导报》的三印张半（约合《曙光》的五印张)。这是最低限度。”至 10 月 27 日（11 月 8 日）他又写道：“这部中篇的三分之二已经写好了，已彻底誊清”，小说的篇幅越写越多，“……将不是三印张半了，起先我曾这样写信告诉卡什皮列夫（不过，我是指最低限度)，——很可能会有相当于《俄国导报》的六个或七个印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请迈科夫劝说卡什皮列夫把他的这部小说发表在《曙光》1869 年 11 月号和 12 月号上。但是《曙光》的这两期杂志业已付排，加上《永远的丈夫》在 1869 年 12 月 5（17）日才寄往编辑部。稿子寄出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 12 月 14（26）日在写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对写作这篇小说做了一个简略总结："我一直很忙，在为《曙光》写我那部该死的中篇小说。动笔本来就晚，直到一周前才写完。大概写了整整三个月，至少写了十一个印张。您可以想象得出这工作有多么艰苦！何况从一开始我就恨透了这部可恶的小说。原来想最多写三个印张，可是细节纷至沓来，一写就是十一个印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永远的丈夫》时曾部分地使用了他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回忆：他有个朋友亚·叶·弗兰格尔，曾与当时阿尔泰山区军事长官 A. 格尔恩格罗斯之妻叶卡捷琳娜·约瑟福芙娜有染。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完全摹写他俩的罗曼史，而是对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做了必要的变形和重新构思。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的是一个吃醋的丈夫，一个可笑的和被人看不起的丈夫，是莫里哀喜剧中那类戴绿头巾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塑造这一形象的。迈科夫读了《永远的丈夫》后，曾写信给作者说，他从中"看到了亚诺夫斯基[①] 的故事和他的性格"。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0 年 3 月 25 日（4 月 6 日）给他的回信中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一看法。可是亚诺夫斯基的妻子 A. И. 舒伯特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书信和回忆材料都肯定了迈科夫的这一猜测。至于

① 斯·亚诺夫斯基（1817—1897），医生，作者的老友。他俩相识于 1846 年，一度过从甚密，后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卷入亚诺夫斯基与夫人舒伯特的家庭纠纷，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

《永远的丈夫》中的其他情节多半取材于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家的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指出："这部长篇小说带有自传性质。这是我丈夫1866年在莫斯科近郊柳布林诺消夏时部分生活的写照，当时他住的别墅离他妹妹韦·米·伊万诺娃的别墅很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作家。——译者）通过扎赫列比宁一家的成员描写了伊万诺夫一家。女伴玛丽亚·尼基季什娜这个人物写的就是伊万诺夫家的朋友伊万奇娜·皮萨列娃，而亚历山大·洛博夫这个人物则是我丈夫前妻的儿子——帕·亚·伊萨耶夫的写照，当然写得太理想化了。在韦利恰尼诺夫这个人物身上甚至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某些特点，例如描写他来到别墅后想出了种种游戏。"

诚如《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一位编者H. 索洛明娜所说："……在特鲁索茨基这一形象上有些地方与A. П. 卡列平颇为相似。卡列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与伊万诺夫夫妇的外甥，是一个青年医生，据作家的外甥女玛·亚·伊万诺娃回忆，卡列平当时二十六岁，未婚，有许多怪脾气。狄更斯的匹克威克的全部经历在他身上都发生过。尽管他毕业于某大学的医学系并在帕夫洛夫斯克医院当医生，可是他在生活上却几乎是个白痴。他是伊万诺夫家年轻伙伴们开不尽的玩笑和说不完的挖苦话的对象。""卡列平尚未娶妻，但却一直在幻想找一位理想的未婚妻，但是这姑娘一定不能超过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姑娘还没找到，他却已经为她对所有的人吃起了醋。他恨透了那些所谓的解放型妇女，他说他的妻子一定要远离当代所有那些关于妇女平等和妇女参加劳动的思想。当时恰好赶上大家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读得入迷的时候，于是大家就逗卡列平，说他的妻子到头来一定跟这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一样。有一回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同他说，

政府鼓励妻子离开丈夫，逃到彼得堡去学习使用缝纫机缝纫，而且政府还为那些私奔的妻子安排了专列。卡列平居然信以为真，很生气，怒不可遏，差点没为未来的新娘大打出手。”

在情节取舍与心理变化上如何处理被愚弄的丈夫的内心忌妒与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同于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与《丈夫学堂》，也不同于屠格涅夫的《外省女人》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遵循的原则是将特鲁索茨基的意识和行为中的悲剧与喜剧、庸俗与高尚、谦逊与傲慢结合在一起，揭示一个人集暴君与牺牲品、凶狠的人与老实人于一体的复杂的心灵辩证法，同时他又将这一辩证法与一个人的心灵“地下室”和“地下室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永远的丈夫》保存至今的还有作家写的一份预备材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

在最后定稿中，城市名（特维里）被字母 T 所代替；安娜·伊万诺芙娜改成了纳塔利娅·瓦西里耶芙娜。并保留了作者本人 1859 年住在特维里时各种经历的时间顺序。作者所以把这故事安排在特维里，显然旨在冲淡这部小说所依据的弗兰格尔和格恩格罗斯太太的罗曼史。

草稿中的许多话（包括文本开头）用的是第一人称。但是后来作者叙述和非直接引语逐渐占了上风。与此相应，特鲁索茨基的作用也起了变化。起先，特鲁索茨基长篇大论，夸夸其谈，后来他的话就少得多了。原来由他说的许多话都让给了韦利恰尼诺夫。特鲁索茨基讲话中原来蕴含的许多文学联想也都被弃置不用，保留下来的只有他俩论凶狠的人与老实人的谈话。特鲁索茨基意欲自杀这一主题，在最后定稿时仅出现在丽莎的谈话中，可是在预备材料中它却数度变形，它之再度提出，是在特鲁索茨基得知他妻子的一个当大官的情夫暴死之后

(特鲁索茨基去彼得堡就是为了找他报仇)。他对韦利恰尼诺夫说:“这个目的使我忘掉了悬梁自尽。可现在忘不掉了。”

这部小说的写作提纲和草稿中,某些片段特别惹人注目,它反映了作者对特鲁索茨基性格渐次成熟的想法。例如:一,“在这个人身上看得出他在演戏和他戴着面具,但是他的脸皮厚到这种程度,对于人家可能会看出他在演戏,以及他脸上的面具可能会掉下来,他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这人城府很深,心怀报复,见多识广,他既有自己的生存权,也有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权利,他有引以为耻也有引以为乐的事,他心中既出现过可怕的悲剧,也曾经为非作歹(丽莎)。”

最后,对于理解这部小说总的人道主义有重大意义的还有韦利恰尼诺夫谈到特鲁索茨基的下列几句话(原定用于小说结尾):“这是一个身居地下室的丑陋的家伙,但是这家伙是人,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他自己对于幸福和人生的看法。我干吗要硬插到他的生活中去呢?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幸福,既然人生苦短,噢,人生苦短!人生苦短,主啊,人生真短促哇!我们又何苦见了面羞赧无地,彼此怒目而视呢?”

这小说何时使用现在这个篇名的,不详。至少在1869年10月号《曙光》杂志刊载的广告上,篇名仍告阙如。这篇名第一次见诸报端是在《莫斯科公报》(1870年1月24日)刊载《曙光》杂志的广告上。

对《永远的丈夫》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尼·尼·斯特拉霍夫。他在1870年2月14日写道:“您的小说给人产生了极深的印象,它无疑将会取得成功。依愚见,这是您最用心润色的作品之一,就主题来说,这也是您所写的最有意思和最深刻的作品之一:我说的是特鲁索茨基的性格;大多数人未必看得懂,但是人们会读它,而且将会贪婪地读它。”一个月后,

1870年3月17日，斯特拉霍夫满意地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的预言证实了。您的《永远的丈夫》引起了极大注意，人们争相阅读。"4月16日，他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道出了自己的最终评价："您的《永远的丈夫》当然优于今年出现的所有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0年5月7（19）日写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写道："我在《曙光》发表了一部不足道的中篇小说，颇受《曙光》赞许。杂志评论(《呼声报》、《圣彼得堡新闻》等）对我也很客气。"当时的报刊评论中，对《永远的丈夫》完全肯定的，是《呼声报》的一篇书评："还能有什么比这故事更普通的呢：一个人结婚了，结婚后就成了自己妻子的十足的奴隶，而且老老实实地、视而不见地戴上了绿帽子；丧妻后，他又急于续弦，又急于再当奴隶，再戴绿帽子；再说一遍，还能有什么比这故事更普通的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才华就有这样的特点——他能这样来讲这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司空见惯的，看来又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他娓娓道来，能使读者的想象力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同时有一种神秘性，有一种秘密隐藏在所有这些似乎是生活中的低级趣味中。"

但是,《圣彼得堡新闻》的评论员B. 布列宁则持相反意见："在当代，这类小说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除非是那些特别热衷于病态的'虚假心理'的人才会喜欢它，《永远的丈夫》虽然使用了老一套的手法，但是开头写得很巧妙；先是令人感到神秘，用了长达二十页的篇幅，使读者的想象力精疲力竭，接着便在第21页上豁然开朗。紧接着这个神秘性之后，就出现了两个主要人物的'神经质'的对话，而作者则在这场对话中极富艺术地玩弄心理动机，这一套，非但作者精于此道，甚至读过他过去作品的读者也耳熟能详。随后粉墨登场的

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得意的人物——一个早熟的男孩或女孩，于是再围绕这个人物按照通常的处方演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阿·迈科夫也曾写信给作者，指出《永远的丈夫》“整个作品充满悲喜剧的二重性”。

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俄国文学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不理解作家笔下的人物行为复杂的艺术心理动因，只有斯特拉霍夫对《永远的丈夫》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年后，他举这部小说为例，用来说明俄国文学在艺术上的进步，他在《曙光》（1871 年，第 2 期）上写道：“对我国文学决不能等闲视之。如今它十分繁荣；正当现在，无论是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还是英国文学正在衰落、或停滞不前的时候，俄国文学却在繁荣、扩大和不断发展。我国的大部分作家不仅没有停止发展，甚至只要他们还在写作，他们就在一步一步地继续向前迈进。比如屠格涅夫，与过去别林斯基对他的期望相比无可比拟地成长了。再如托尔斯泰，他在不断攀登，比从前更正确，更坚定不移，也上升得更高了。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他动摇过，可是仍在继续攀登，对于一个俄国批评家来说，这是很清楚的，比如在《永远的丈夫》中，这个很早就从事写作的作家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上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臧仲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６卷　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７６０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６２１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７３６５０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